W.J.D. WALKER
ST. LOUIS MO.

W. J. D. WALKER
ST. LOUIS M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L 009 291 018 1

SEAL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ET THERE BE LIGHT
1868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East Asian Library
Oriental Collection
PL 2722 U2 1925
5759 L63 1925 v.2 C

言文對照
新式標點
聊齋誌異

原著者蒲留山
句讀者許嘯天
校閱者胡翼雲

神 （下）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則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爲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卽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爲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居臺閣猶爲賤也！」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

是秋入闈復落，鬱邑不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

CALIFORNIA-LOS ANGELES

（註釋一）如市　市，是街道；說門口熱鬧得和大街上一般。

（註二）淸骾　倒頭擱住在喉嚨口，喚做骾；淸骾，是說人的脾氣清高剛直。

（註三）敝人　沒有道德的人，喚做敝人。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爲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卽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爲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居臺閣，猶爲賤也！』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

是秋入闈，復落；鬱邑不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

A-LOS ANGELES

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不以爲可，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翦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卽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郎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

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囘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爲羞，欲少竄易，而顚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去。郎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卽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諸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自得，不復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怍間，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眞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跡山邱，與世長絕矣！』郎曰：『此亦高大，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況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

決矣！」

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有叟坐堂上，郎使參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郎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扇，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履登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飢，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響；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貓抓癢；自牖睨之，則虎蹲檐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卻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入近榻，氣休休，遍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嗥動，如雞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瞑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眞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嫗導我來。」解衣，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偎傍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爲歡。既畢，夜已向晨，聞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傾，郎從叟入，叟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

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不以爲可，又令復作；作已，又嘗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葛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卽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郎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

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囘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爲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去。郎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卽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諸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自得，不復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怍間，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眞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跡山邱，與世長絕矣！』郎曰：『此亦高大，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況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闈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歎曰：「亦復誰人做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闈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賈奉雉，平涼地方人，有才學的名氣，在當時算他第一；却是去趕考，總是不中的。有一天路上遇到一個秀才，自己說姓郎，神氣很漂亮，說的話稍稍中他的意；便拉他一塊兒囘家去，拿出文章來請他批點。姓郎的讀完了，不很稱贊好，說道：『你的文章，小考得第一名便儘夠得上，考鄉場要得末一名，便不能夠。』姓賈的說道：『這便怎麼好？』姓郎的說道：『天底下的事體，向上爬去是煩難的。向下去就他是很容易的。這個何必我說呢？』便指出一兩個人做的一兩篇文章，算是榜樣；大半是姓賈的瞧不起不肯學的，聽了他的話，笑笑說道：『讀書人做的文章，第一要能夠傳給後世；譬如酒菜，擺了許多貴重的東西，要叫天下的人不說我是奢華呢。照這樣子謊騙功名，便是做到宰相，還是一個下流東西！』姓郎的說道：『不是這樣子說的。文章雖好，沒有功名的人做的，便不能夠傳給後世；你打算抱着書本兒到老的便罷，若不是這個意思，考場裏的那班考官，都是拿這種文章得功名的，怕不能夠因為看你的文章，另外換一副眼睛肚腸呢！』姓賈的到底不說話，姓郎的站起來笑着說道：『年輕的人，脾氣好好強啊！』便告辭去了。

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僕責，從此暫去，相見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

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憩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問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遁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為之易衣，迨歿，兩孫窮踧，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苫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即某是也。』

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少年，疑為詐偽；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霪霪，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杲及婦與己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舍，烟埃兒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婦人恆不得一飽。吳士故氏女，頗嫻閨訓，承顏不衰。祥家給奉漸疏，或嘑而與之。賈怒，攜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故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

這一年秋天進考場去又不中，肚子裏悶悶的不高興；很想到姓郎的說話；便拿從前他說的這幾篇文章勉強讀，他不曾讀完一篇，便昏昏沉沉的要睡熟了；心裏疑疑惑惑的自己沒有了主意。又過了三年，考的日子快到了，姓郎的忽然跑來，大家見着面很高興；便拿出他想出來的七個題目；叫姓賈的做文章。過了一天，向他要文章來看；不說他好，又叫他再做；做完了，又說他不好；姓賈的和他開玩笑。在不中的卷子裏湊他沒精神浮泛的不能夠給人看的句子；接成了做七篇文章。等他來的時候，給他看；姓郎的歡喜起來，說道：『不錯了！』便叫他熟讀記着；再三叮囑他不要忘記。姓賈的笑笑說道：『老實告訴你，這文章裏的話，不是從肚子裏想出來的，一轉眼便忘了；便是被板子打着，不能夠再記得了，』姓郎的坐在桌子橫頭；逼着叫他自己讀一遍；便叫他脫去衣服露出背脊來，拿筆畫一道符便去了。說道：『便是這幾篇，已經夠了，可以把許多書收藏起來了。』看看背上的符，洗他不下來，深深的攢進皮肉裏去了。

到考場裏，七個題目沒有一個錯的，回想到從前做的許多文章，糊糊塗塗的不記得了，祇有那玩兒都成功的文章，一句一句都記在心裏。但是揑着筆，到底想想不好意思，要想稍稍改換幾句，便翻來覆去再三想着，竟不能夠再換去一個字；太陽已經向西面落下去，完完全全抄在上面出來，

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賈喚入計曩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徹，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為人鯁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

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為妾；乙故狙詐，鄉人斂金助訟，以此聞於都，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瘐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泮已久，為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囑果，夫婦攜一僕一媼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

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鼓樂殷作，虞候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小憩。賈見驚喜，踴身而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個老頭兒，坐在堂屋裏，姓郎的叫他去拜見，喚他做師父；老頭子說道：『來得怎麼這樣早？』姓郎的說道：『這個人修仙的志向，已經打定了，請你收留下來。』老頭子說道：『你既然來了，連自己這個身子，也要丟在肚子外面，纔可以。』姓賈的是是的答應着，聽他的話。姓郎的送他到一個院子裏，收拾好給他睡的住的地方，又送乾糧給他吃，纔走去。房子也究淨也乾淨，祇是門口沒有門，窗上沒有窗格子，裏面祇有一張茶几一張榻。姓賈的脫下鞋子，爬上牀去，月亮光直照進來了，覺得稍稍肚子餓；拿乾糧吃下去，味甜，就容易吃飽。暗暗的想姓郎的一定再要來的，坐着好半天，靜悄悄的一點沒有聲音，祇覺得清香滿屋子，肚子空裏雪亮，血脈筋條，都可以指點着數得出來。忽然聽得有聲音很尖的，好似貓兒抓着癢；打窗子裏去一看，那老虎蹲在廊簷下。當時看見了，十分驚慌，因想到師父的話，便又定了神呆坐着，老虎好似知道屋裏面有人。慢慢的走到床前來，鼻子裏喘着氣，呼呼的響，四處聞着他的脚和腿；稍停了一回，聽得院子裏，有叫喊翻騰的聲音，好似雞給人綁住了一般，老虎便跑出去。又坐了一回，一個美人兒走進來，蘭花麝香的香氣，吹進鼻管裏來；輕輕的爬上床，貼着耳朵邊低低的說道：『我來了！』說一句話的時候，嘴裏的香氣四面散開來；姓賈的靜悄悄的不動一點心，又低聲說道：『睡熟了嗎？』聲音很像他的妻子，心裏稍稍動了

姓郎的等着他已經好半天了，問他：『怎麼這樣遲？』姓賈的拿老實情形告訴他，便求他指去符，一看已經沒有了；再想考場裏的文章，便和隔了一世一般。十分詫異，便問他：『爲什麼不給自己想想法子？』他笑笑說道：『我祇因不存這種功名的念頭，所以不能夠讀這種文章呢。』便約定明天到他家裏去，姓賈的答應他。姓郎的出去以後，姓賈的拿文章稿子自己一看，實在不是自己心裏發出來的，悶悶的自己不高興，不再去尋姓郎的了，垂頭喪氣的回到家裏。不多幾時，出了榜，竟中了一名經魁；又去看看舊時的稿子，讀一句出一身汗，讀完了，幾層衣服統統濕透了，自己說道：『這篇文章一拿出去，怎麼有這張臉去見天底下的讀書人呢？』正不好意思的時候，姓郎的忽然來了，說道：『你求考中，已經中了，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呢？』他說道：『我正在自己想拿金盆玉碗盛了狗糞，眞沒有這臉面出去見同考的人；快要逃到山裏去，和世界上人永遠斷絕了！』姓郎的說道：『這樣子也很好，祇怕做不到呢；果然能夠做得到，我領你去見一個人，可以修到永遠活着命，連這一千年的名氣，也沒有什麼捨不下，何況是這空得來的富貴呢？』姓賈的歡喜，留住他和他一塊兒過夜，說道：『待我想一想停當』；到天亮，對姓郎的說道，『我主意打定了。』也不去告訴妻子，偷偷的便走去，慢慢的走進深山裏；到一座洞門口，這裏另外有一個天地，有一

小，竟沒有一個人合他認識的。心裏纔詫異起來，忽然想到從前劉阮兩個人從天台回來的樣子，和他現在狠像；不敢走進門去，在對門坐着息力好半天，有一個老頭兒，拄着拐杖出來，姓賈的對他作一個揖，問他：『姓賈的家在什麼地方？』老頭子指點着他的屋子說道：『這個地方便是的，可是要打聽奇怪事體嗎？我統統知道的。他們說：這位先生，聽得中了經魁便逃去；逃去的時候，他兒子祇得七八歲年紀。後來到十四五歲的時候，他的母親便永遠睡着不醒來；他兒子在世的時候，冷冷熱熱，替他換衣服，待到死過以後，兩個孫子窮得利害，屋子也拆去了，祇拿木條搭着架子，上面用草遮蓋着。一個月以前，那太太忽然醒過來，扳着手指一算，一百多年了。遠近的地方，聽得這奇怪事體，都來打聽看他，近幾天慢慢的少了。』姓賈的忽然十分明白，說道：『老先生不知道、賈奉雉便是我呢。』

老頭子十分詫異，走去告訴他家裏；這時候他大孫子已經死了，第二個孫子，名字喚祥，活到五十多歲了。看這姓賈的年紀輕，心他是假裝的；稍停一回，太太走出來，纔認識他，兩掛眼淚吊下來，喚他一塊兒進去。苦得沒有屋子，暫時走進孫子的房裏，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跑進來站滿了兩傍；都是他的曾孫元孫；大半是粗蠢沒有文氣的，大孫子媳婦姓吳，買了酒煮了粗菜，又叫小兒子名喚

一動。又肚子裏想着道：『這個都是師父來試試我的假法術。』閉上眼睛。依舊不動。那美人兒笑着說道，『老鼠動了！——』當初他夫妻兩人，是和丫頭同住一個房間的；尋快活的事體，祇怕丫頭聽得，私下說定一句暗號道：『老鼠動。』便大家做那開心事體了——忽然聽得這個話。不知不覺心裏十分動起來；睜開眼睛來細細的一看，眞是他的妻子呢。問他：『怎麼能夠來的。』他回答說道：『郎先生怕你冷靜，想回家來，打發一個老媽子領我來。』說話的時候，因爲姓賈的走出家門，不和他說明，倒在他懷裏的時候，狠有怨恨他的口氣；姓賈的勸慰他好半天，纔能夠說說笑笑尋着開心事體完了，夜裏已經快天亮了。聽得老頭子喝罵的聲音，慢慢的走近院子來；他妻子急急下床來，沒有地方可以躲，便爬過短牆出去。停了一回，姓郎的跟着老頭子進來；老頭子在姓賈的跟前打姓郎的，便叫他把客人趕出去；姓郎的也領着姓賈的打短牆裏爬出去，說道：『我望你的心太過了，不免性急些；不想你愛情的緣份還不會斷，害我受打。從今以後，我們暫時分手，見面還有日子呢。』告訴他回去的路，拱拱手便分別了。

姓賈的低頭一看，自己舊時住的村坊，原在跟前，心想他妻子小脚走不動，一定還留在路上。狠快的跑了一里多路，已經走到家門口；祇見屋子牆頭塌壞了，舊時的樣子統統改了，村坊裏老老小

時裏算他家最熱鬧。姓賈的做人脾氣剛直，不怕有權的高官皇帝身傍的大官，想要害死他，姓賈的常常上奏章要告退，不曾得皇帝答應。

不到幾天，那禍事來了：原來他孫子賈祥，生了六個兒子，都是沒有行業的；姓賈的雖說趕着他出去理他，但是都仗着他的威勢，去欺侮人，便霸佔別人的田地房產。地方上的人，大家恨他，有一個人，娶了一個新媳婦，祥的第二個兒子，搶來做姨太太；那人原是奸刁的，地方上的人湊了錢幫他打官司。因為這件事體，傳到京城裏；於是那有權柄的官，大家上奏章，說姓賈的壞話，姓賈的實在沒有法子自己分辯。被捉去一年，賈祥和第二個兒子，都關死在牢監裏；姓賈的奉旨充軍到遼陽去。這時候賈杲中了秀才，已經多日了，做人十分忠厚，有好人的名氣；太太生了一個兒子，年紀十六歲，便把兒子託給賈杲，夫妻兩人帶了一個用人，一個老媽子出去。姓賈的說道：『十多年的做官發財，還不如做一場夢的長久！到現在纔知道做官發財的地方，都是地獄；懊悔比古時劉晨阮肇兩個人，還多造一重罪孽呢！』

幾天工夫，到了海邊上；遠遠的看見一條大船，隱隱約約有吹打的聲音，那用人都像天上的神道。待到走近，那船裏有一個人走出來，笑着說道：『請侍御官下船去稍稍息息力。』姓賈的看見那

果的，和他的媳婦，跟着自己一塊兒住一間屋子，打掃房間給太公太婆住下。姓賈的走進屋子去，烟氣灰塵，和孩兒的尿，許多臭氣；薰在人身上；住了幾天，肚子裏不舒服。實在耐不住，兩個孫子家裏，輪着送酒飯，烹的菜又不好吃；鄰舍人家看姓賈的新回家來，天天喚他去吃酒，那太太却常常不得吃一回飽飯。他姓吳的孫媳婦，原是讀書人家的女兒，很知道做女人的規矩，事奉太公太婆，沒有冷淡的心思；那祥孫子家裏送菜送飯，慢慢的懶了，有時要喚了纔給他吃。姓賈的生氣，帶了妻子出去，開一個學堂，在東街上；常常對他妻子說道：『我狠懊悔這一趟回家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沒有法子，再做舊時的行業；若心裏不知道害羞，做官發財不難弄到的。』

住了一年多，那吳氏還常常送東西來給他吃，那賈祥的父子，已經斷絕來往了；這一年考進了縣學，縣官歡喜他的文章，多多的送他錢，從此家裏慢慢的寬舒起來。賈祥稍稍走來親近親近，姓賈的喚他進來，算一算從前用去他的錢，拿出錢來還他，趕他出去；便買了一座新屋子，喚吳氏搬來一塊兒住着。吳氏有兩個兒子，大的留在家裏看管老屋子，第二個名果，狠聰明，着他和學生們一塊兒讀書。姓賈的自從山裏回家以後，肚子裏想頭越發明亮；不多幾天，接連中了進士，又過了幾年，照侍御的官銜放出去，帶兩浙的巡查御史，名氣狠響亮。家裏天天唱着戲，造着狠大的屋子，一

七，椎布甚樸，而光華照人。媼驚顧窮詰，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母家。』媼益驚曰：『娘子天
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意必爲侯門亡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
去；問其氏姓，曰：『母肯納我，我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媼曰，『貧賤傭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
笑坐床頭，戀戀殊殷；媼辭之，言：『娘子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媼覘之西去。
又數日，西巷中呂媼來，謂馬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爲賢郎婦，胡弗納？』馬以疑慮具
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馬大喜，諾之。呂既去，媼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
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參母，起拜盡禮，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召也。』媼曰：『我母子
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蠅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
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不費母事，皆能自得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
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於前；即令伏地叩母。
[illegible]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簾幕，光耀奪視，驚極，不敢入。女
[illegible]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即起欲出行沽，女止曰：
[illegible]；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柈盛炙，觸類

人，又詫異又歡喜；縱身一跳，跳過去。看管他的差人，不敢攔住他；他太太急急要上去跟着他，那船離開已經遠了。便生氣跳在海裏，在水面上氽了幾步路；看見一個人掛一根練條，在水裏拉住他，教他去了。差人叫撐船的搖着船，一邊追着，一邊喊着；祇聽得打鼓的聲音，和打雷一般，和那浪頭聲音夾着，一轉眼的時候，便不見了。那用人認識這個人，原來便是那姓郎的呢。

異史氏說道：『世界上傳說陳大士在考場裏，文章做完以後，自己讀着三四遍，嘆着氣說道：「也還有什麼人能夠做得來這樣東西？」便丟開了再做。因此他考場裏做的文章，不會打得草稿；姓賈的知道害羞逃去。這個原本已經有仙人骨頭的了；誰料他再回到人世界上來，便為吃飯的事體，自己變了志氣。窮苦的害人，利害極了！』

（注釋一）不朽　樹木爛了，喚做朽；人做的事體，或是做的文章傳下幾千百年去，人人道好，便喚做不朽之業，不朽之作。說他的事業文章，和不腐爛的木頭一般。

（註二）瘐死　犯人在牢監裏受凍受餓死了，喚做瘐死。

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麵為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一日，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

馬二混，住在青州的東門城裏，做賣酒的營生；家裏窮，沒有媳婦，和母親一塊兒做苦工。有一天，老太婆一個人住着，忽然有一個美人兒走來，年紀大約十六七歲，梳着一個田螺頭，穿着一件布衣裳，很樸實，那臉上的光彩，叫人看了也動心。老太婆詫異起來，看着他細細的問他；那女人笑笑說道：『我知道你這個好兒子很規矩，情願把我的身體給了媽媽家裏。』老太婆越發詫異起來，說道：『娘子是天上的仙人，說了這一句話，便短我母子幾年的壽數。』那女人再三說了，他想一定是大戶人家逃出來的女人，推辭得越發利害，那女人便去了。過了三天，又跑來，延挨着不肯去；問他的名姓，他說道：『媽媽若肯收留我，我纔肯說；若不肯收留我，原不必你問。』太婆說道：『窮苦得被人傭用的賤骨頭，得了這樣一個媳婦，不相配，——也不是好事體。』那女人笑着坐在床橫頭，跟住了十分親熱；老太婆辭謝他說道：『娘子快快出去，不要害我。』那女人便走出門去，老太婆看着他向西面走去。

又過了幾天，西面巷裏的呂老太婆走來，對馬老太婆說道：『隔壁的姑娘蕙芳，一個人沒有靠傍；自己願意做你兒子的媳婦，為什麼不肯收留他？』馬老太婆把自己疑心的意思統統告訴他，呂老太婆說道：『怎麼有這樣的事體呢？如有錯處，罪在我老太婆身上。』馬老太婆聽了，十分歡

[illegible]子共者之媼詣呂，所將迹所由入門，[illegible]女之會託乎？」媼益疑，且言端委；呂大駭，即同媼來視新[illegible]合之義，呂覩其慧麗，愕眙良久，即亦不辯，唯唯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爲姥姥爬背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爲白金。

馬自得婦，頓更舊業，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馬取着，而出室門，則爲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近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已忽不見。

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偶良懽，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依，語無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適余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樸訥，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褻，蕙芳奚取哉？於此見仙人之貴樸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一個皮袋來，提着到門背後去，連連的搖幌着；停了一回，拿手伸進去一摸，壺裏盛着酒，盆子裏盛着菜，樣樣都是熱氣騰騰的，酒吃罷，便睡；那花毯子綢褥子，又暖又軟，非常有趣；天亮，走出門去，那茅草屋子，原和舊時一樣，娘兒子兩個看了，他大家奇怪；老太婆到呂老太婆家裏去，要打聽他這女人打什麼地方來的。走進門，先謝他做媒人的好意。呂老太婆詫異起來說道：『許多日子不來看你，什麼地方的鄰舍女人，曾經來託我事體呢？』老太婆越發疑心，統統說出這情形來：呂老太婆十分奇怪，便跟着老太婆來看新媳婦。那女人笑着來迎接他，再三謝他做媒的好意；呂老太婆看他長得聰明標緻，撐大了眼睛，好半天，便也不分辯，是是的應着罷了。那女人送他白木頭做的搔癢的傢伙一個，說道：『沒有什麼東西謝你的好意，送你這些小東西，替媽媽爬着背罷了。』呂老太婆拿着回家來，細細的一看，便變了白金子。

馬二混自從有了媳婦以後，立刻改了舊時的窮相；門窗收拾得簇新，箱子裏貂皮綢緞數也數不清，聽馬二混去拿來穿着。待到一走出屋子門，便變了布衣服，祇是輕鬆和暖罷了；女人自已穿的衣服，也是這個樣子。過了四五年，忽然說道：『才罰下世界上來十多年，因為和你有緣份，便暫時留下住在你家裏，如今要分別了！』馬二混苦苦的留住他，那女人說道：『我替你另外找一個好

喜，答應了他。呂老太婆去了以後，老太婆打掃屋子，鋪好床帳，要等兒子回來去娶他來；天快晚了那女人輕輕的自己跑了來，走進屋子，拜見婆婆，站起來又拜下去，十分有規矩。對婆婆說道：『我有兩個丫頭，不會請得母親的主意，不敢喚他進來。』老太婆說道，『我娘兒子兩個人住着破屋子，不知道使喚丫頭用人；一天拿了很少幾個錢，祇夠自己呢用。現在添了新媳婦一個人，嬌嫩得坐着吃飯，還怕吃不飽；再添兩個丫頭，難道是吸風可以活命的嗎？』那女人笑笑說道：『丫頭來了，不費母親的事，都能夠自己尋飯吃的。』問他：『丫頭在什麼地方？』那女人便喚：『秋月！秋松！』喚的聲音不會完，忽然和飛着的雀兒一般落下來兩個丫頭，已經站在跟前。便喚他爬在地下對起太太磕頭。

停了一回，馬二混回家來，他母親迎出去告訴他這事體，馬二混歡喜，走進屋子去，看見貼翠的柱子。雕花的橫梁，好似皇帝住的宮殿一般。裏面的茶几屏風簾子帳子，發出光來，眼也看花了；他詫異極了，不敢走進去。那女人走下床來，迎出去笑着看他，好似仙人一般；越發詫異，倒退出來，那女人拉住他坐着，和他親親熱熱的說話；馬二混歡喜得想不到，身體和魂靈好似不在一塊兒了。便站起來要走出去買酒，那女人攔住他說道：『不用。』便喚兩個丫頭料理吃酒的傢伙，秋月拿出

『這纔是梁鴻的妻子呢!』

(註二)蠅頭利　說錢少和蒼蠅頭一般小。西廂記裏有兩句：『蝸角虛名，蠅頭微利。』都是比方小的意思，

陸押官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筆札；公召入，見其人秀雅如書生，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傭價；公留之，慧過凡僕，往來牋奏，輒任意裁答，無不工妙。又主人與客弈，陸睨之，指點輒勝，趙由是益優寵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顧，咸相戲索俾作筵；押官諾，因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皆至，約三十餘人，衆悉告之數以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諸侶，赴臨街店。既坐，酒甫行，有按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今日東道誰主？宜先出貲爲質，始可放情飲啜；不然，一舉數千，鬨然都散，於何取償焉？』衆目押官，押官笑曰：『得毋謂我無錢耶？我固有錢。』乃起向盆中捻溼麵如拳，碎掐置几上，隨擲隨化爲鼠，竄動滿案。押官任捉一頭，裂之，啦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吾飲耶？』衆異之，乃共恣飲。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稱金，適符其數。

妻子，叫他來接下去看家。我隔着一年幾月便來一迴。』話說完，忽然不見了。

馬二混便娶了秦家的女兒，後來隔了三年，七月初七的夜裏，夫妻兩人正一塊兒說着話；那女人忽然走進來，笑着說道：『新夫妻狠要好，不想到舊人嗎？』馬二混狠詫異，站起來，肚子裏狠傷心；拉他坐下，便說着心事。那女人說道：『我恰巧來送織女過河去，覷空來看你一看。』兩個人大家捨不得，話說不完；忽然半空裏有人喚着蕙芳，那女人急急站起來告辭。馬二混問他：『來喚你的是誰？』他說道：『方纔我同雙成姊姊來的，他沒有耐快長久等着我。』馬二混送他出去，那女人說道：『你壽活到八十歲，到了那時候，我來收拾你的屍首。』話說完便不見了。現在馬二混六十多歲了，他這個人祇是老實，沒有別樣好處。

異史氏說道：『姓馬的，他的名字叫做混，他的行業賤；蕙芳看他有什麼好處呢？在這種地方，可以見得仙人也看重老實人呢。我常常對朋友說道：「像我和你，鬼和狐狸也不要的；所差沒有什麼對不起仙人的地方，祇是一個「混」字罷了！」』

（註一）椎布　椎，是說女人梳的頭和椎子一般，俗名叫田螺頭；梳田螺頭，穿布衣裳，是女人樸——實的樣子。漢朝有一個女人，名叫孟光，他嫁了丈夫，梳推髻，着布衣。他丈夫梁鴻稱贊他，說道：

趙先生，湖廣地方的武陵人；做到宮詹官，卸了任回來。有一個年輕的人候在門口，求他收留管寫信的事體；先生喚他進來看他這人秀氣文雅，和讀書人一般。問他的姓名。自己說是陸押官，不要工錢的；先生留下他來，聰明得勝過平常用人。來來去去的信札奏章，常常隨意寫着回信，沒有不精工的；又主人和家人下棋，陸押官在一傍看看指點他，便能贏過來。趙先生從此越發另眼看待他，許多同伴的用人，看他得了主人看得起，大家和他開玩笑，向他要吃酒；押官答應了，便問『同伴有多少人？』齊巧那莊子上的用人都來了，大約三十多個人；大家統統告訴他一個數目，難難他，押官說道：『這個很容易。但是客人多，一刻工夫不能夠辦得這樣快，到酒店裏去罷，』便統統邀了許多同伴，到靠大街的一家酒店裏；待到坐下，纔拿起酒杯，有一個人按着酒壺站起來說道：『諸位暫時不要吃酒，先問一聲：今天是什麼人做東道？應該先拿出錢來做押頭，纔可以放量的吃喝；若不是這樣子，一吃幾千個錢，大家一哄散去，向什麼人去要錢呢？』大家都拿眼睛去看着押官；押官笑着說道：『可是疑心我沒有錢嗎？我原是有錢的。』便站起來在盆子裏拿一團濕麵粉，和拳頭一般大，拉碎了擱在桌子上；隨手拋着，隨手變成了老鼠，悉悉索索滿桌子跑着。押官隨意捉住一隻，拉破他，嗤的叫了一聲；肚子破了，拿出小小的一粒金子來；再捉一個，也一般拉破了

衆思白其異於主人；遂索一枚，懷之。既歸，告趙；趙命取金，搜之已亡。返質肆主，則償貲悉化蒺藜：還白趙。趙詰之，押官曰：『朋輩索逼酒食，囊空實無貲；少年學作小劇，故試之耳。』衆復責償，押官曰：『我非賺酒食者。某村麥穰中，再一簸揚，可得麥二石，足償酒價有餘也。』因浼一人同去。某村主計者將歸，遂與偕往。至則淨麥數斛，已堆場中矣。衆以此益奇押官。

一日，邀赴友筵，堂中有盆蘭甚茂，愛之；既歸，又贊歎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難致者。』趙猶未信，凌晨至齋，忽聞異香蓬勃，則有蘭花一盆，花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竊，故審之。押官曰：『臣家所蓄，不下千百，何須竊為？』趙疑之。適某友至，見蘭驚曰：『何酷肖寒家物也？』趙曰：『余適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君出門時，見蘭花尚在否？』某曰：『我實不曾至齋，有無固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押官曰：『此無難辨，公家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頗多，都疑妄謬；今屈玉趾，乘月往觀。但諸人皆不可從，惟阿鴨無害。』——鴨，宮詹之僮僕也，——遂如所請。既出，已有四人荷肩輿，伏候道左；趙棄之，疾於奔馬。俄頃入山，但聞奇香沁骨；無何，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即蘭花一種，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美。觀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十餘年，後趙無疾終；遂與阿鴨俱出，不知所往。

見的一樣便疑心他是偷來的，故意去問他，押官說道：『我家裏種的不止幾千百株，爲什麼一定要去偷呢？』趙先生不信他，恰巧那朋友走來，看見蘭花，詫異着說道：『怎麼很像我家裏的呢？』趙先生說道：『我纔買來的，也不知道他是什麼地方來的。但是你走出家門的時候，可看見蘭花還在那裏嗎？』那朋友說道：『我實在不曾到書房裏去過，有沒有實在是不知道。但是怎麼能到這個地方來的？』趙先生拿眼睛看着押官，押官說道：『這個不難分別得出來，先生家裏的花盆是破的，有補着的疤；這個花盆是沒有的。』去一看，纔相信。到夜裏告訴他主人說道：『從前說我家裏花草很多，總疑心是我胡說；現在請主人勞駕一趟，趁着月亮光跑去看看。但是這裏許多人，都不可跟去，祇有阿鴨是不妨他。』——阿鴨是宮詹官的僮兒，——便依了他的話，待到走出門去，已經有四個人抬着一肩轎子，停在路傍候着；趙先生坐上轎，快得比跑馬還快。停了一回，走進一座山去，祇聞得奇怪的香味，攢到人的髓裏去；不多幾時，走到一座洞府裏，看見屋子華麗得眼也花了，和人世上大不相同，到處都擺設着花草石頭，精細的花盆，好的花草發出光彩來，飄出香味來；便是蘭花一種，大約有幾十多種，沒有一種不興旺好看。看完了，和來的時候一般坐着轎子回家去。押官跟着趙先生十多年，後來趙先生沒有害病便死了，便和

肚子；一刻兒工夫，老鼠統統捉完了，零碎的金子，堆滿了跟前。便對大家說道：『這許多金子，不夠我吃喝的嗎？』大家看了詫異，便一塊兒放量吃酒。待到吃完了，算一算帳，三兩多金子大家稱一稱金子，齊巧合這個數目。

大家想把這個奇怪事體卽告訴主人，便向他要一粒金子藏着；待到回家去告訴趙先生，趙先生叫他拿金子出來，伸手去一摸，已經不見了。回轉去問店主人，那給他的酒錢，統統變成了藥草。回家去告訴趙先生，趙先生問他押官，押官說道：『朋友逼着向我要吃酒，袋子裏空空洞洞，實在沒有錢；年輕的時候，學得一點小玩意兒，故意試試看的。』大家又要他還酒錢，押官說道：『我不是騙酒吃的，那邊村坊裏的打麥場裏，再去篩一篩，可以得到麥子兩石，夠還酒錢還有得多呢。』便拉一個人一塊兒去。那村坊裏的用人，快要回去，便和他一塊兒去；到那裏，乾淨的麥子幾斛，已經堆在麥場裏了。大家因爲這個，越發奇怪這個押官。

有一天，趙先生到朋友家裏去吃酒，客廳裏有一盆蘭花，開得十分興旺，心裏愛他；待到回家去，又稱贊好花。押官說道：『若眞的歡喜這個蘭花，不難拿來的。』趙先生還不肯相信，一早到書房裏去，忽然鼻管裏聞得一陣陣奇異的香氣；便看見有蘭花一盆，花葉的多少，很像那在朋友家裏看

哂曰：『婆子戰慄纔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爲情死。』媼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浹洽，日同操作。覘所績勻細生光，織爲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扃其戶，有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

後媼漸洩於親里中，姊妹行託媼以求見，女讓曰：『汝言不愼，我不能久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人之求見者益衆，至有以勢迫媼者。媼者涕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懇，始許之。越日，老媼少女，香烟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默然端坐，以聽朝參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傾動，媼悉絕之。

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媼，媼諾，爲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我感其癡，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媼又復叩，女約以明日。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何以教妾也？』生曰：『實不敢他有所干，祇以毛嬙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一闊眼界，下願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布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見，似無簾幕隔者。生意眩神馳，不覺傾拜；拜已而起，則厚幙沈沈，聞聲不見矣。悒悵間，竊恨未覩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不盈指。生又拜，簾中女曰：『君歸休，妾

阿鴨一塊兒出去，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績女

紹興有寡婦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為侯門亡人，苦相詰；女曰：『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故相就；兩免岑寂，固不佳耶？』媼又疑為狐，默然猶豫；女竟升牀代績，曰：『媼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為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攜來衾枕，尚在門外，出溲時，煩代捉入。』媼出，果得衣一裹；女解陳榻上，不知是何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布被，與之共榻。羅襦甫解，異香滿室。既寢，媼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於枕上笑曰：『姥七旬，猶妄想耶？』媼曰：『無之。』女曰：『既不妄想，奈何欲作男子？』媼益知為狐，大懼；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而又懼我耶？』媼益恐，股戰搖牀，女曰：『胆如此大，還欲作男子？實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足。』

媼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肌一著人，覺皮膚鬆快。媼心動，復涉遐想，女

到夜深的時候，對老太婆說道：『帶來的被褥枕頭，還在門外面；出去小便的時候，請你代拿進來。』老太婆走出去，果然拿了衣服一包；那姑娘打開鋪在牀上，不知頭是什麼綢緞，香軟得沒有別的東西比得上。老太婆也鋪着布被，和他一塊兒睡在牀上；羅裙子纔解下來，奇怪的香味，散滿了一房間。待到睡下去以後，老太婆暗想：遇着這個美人兒，可惜我的身體不是男人。那姑娘睡在枕上，笑着說道：『媽媽七十歲的人了，還要胡意亂想嗎？』老太婆說道：『沒有想什麼。』那姑娘說道：『既然不胡意亂想，怎麼要做起男人來了？』老太婆越發知道他是狐狸，十分害怕；那姑娘又笑着說道：『願意做男人，怎麼心裏又怕我呢？』老太婆越發害怕，兩條腿發抖，連牀也搖動了。那姑娘說道：『胆這樣一點大，還要做男人，老實告訴你，我眞的是仙人，但是不是來害你的。祇叫你不要到外面去多說，穿的吃的自然舒服。』

老太婆早晨起來，在牀下拜着，那姑娘伸出臂膀來拉住他；臂膀滑得和油一樣，又暖又香，四面噴露出來，皮肉碰着人，覺得皮肉上面很爽快。老太婆心裏動一動，又生出妄想來；姑娘冷笑着說道：『老太婆發抖纔住，心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叫你做了男人，便要為女人送了性命。』老太婆說道：『若說是一個男人，今天夜裏怎麼能夠不死？』——從此以後，兩個人心裏很親熱，白天一塊兒

體憍矣。』

媼延生別室烹茶爲供；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寸淩波玉筍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著重臺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題畢而去。女覽題，不快，謂媼曰：『我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媼伏地請罪，女曰：『罪不盡在汝，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汚褻；此皆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遷，恐陷身情窟，轉劫難出矣。』遂褛被出，媼追挽之，轉瞬已失。

紹興地方，有一個寡婦，夜裏織着布；忽然有一個年輕的女人推着門進來，笑着說道：『老婆婆辛苦嗎？』看他年紀十八九歲，神氣臉兒，又秀氣又標緻，衣服都有光彩；老太婆異疑問他『什麼地方來的？』那姑娘說道：『可憐你老太婆一個人住着，所以來和你做伴兒。』老太婆疑心是大戶人家逃出來的女人，苦苦的追問他；姑娘說道；『媽媽不要害怕，我的孤單，也好比媽媽一樣；我歡喜媽媽這地方乾淨，所以到你家裏來的。兩個人都免了冷靜，豈不好嗎？』老太婆又疑心他是狐狸，不做聲；心裏打不定主意，那姑娘便自己爬上架子，去代他織布，說道：『媽媽不用憂愁，這種活計，我最爲做的，一定不因爲吃飯的事體來拖累你。』老太婆看他和氣得叫人歡喜，便留他住下；

姑娘在簾子裏面和他說話，問道：『你賣去了產業來見我，有什麼話對我說呢？』秀才說道：『實在不敢有別的事體求仙人，祇因爲毛嬙西子的美貌，空聽得前人傳說下來；若不因爲我粗笨瞧我不起。給我着一眼，擴擴眼界，我的心願已經滿了。至於命好命壞，自然有一定的數，不是我要知道的。』忽然看見布簾裏面臉色照出來；黑黑的眉兒，紅紅的嘴唇，沒有一樣不看見，好似沒有門簾隔着的一般。秀才心也亂了，魂靈也飛去了，不知不覺跪下去拜，拜罷了站起來：那很厚的簾子一動也不動的掛着，祇聽得聲音，不看見人了。心裏正懊悶着，暗恨不會看他的下半截身體；停了一回，看見門簾下面繡花鞋子兩隻尖尖的，細得一手把也捏不滿。秀才又拜下去，簾子裏面的姑娘說道：『你回家去息息，我身體倦了。』

老太婆拉秀才到另一間屋子裏，煮一杯茶給他吃。秀才寫一首南鄉子的詞在牆上，那首詞說道：『隱約畫簾前，三寸淩波玉筍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著重臺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寫完了，便走去。那姑娘看見了他寫的詞，不高興，對老太婆說道：『我說緣出已經完了，現在眞不錯了！』老太婆爬在地上請他打罵，那姑娘說道：『罪不是完全在你身上，我偶然動了愛情，拿臉色給人看，便絡這不規矩的詞句子墻場了；這

做工；看他織的布勻淨細膩，發出光來，織的是布，光亮得和綢緞一般。賣得的錢，比平常布要大着三倍。老太婆出去，便鎖上門，有來尋老太婆的，便在別的屋子裏答應他。住下半年，沒有知道的人。後來老太婆慢慢的在親戚鄰舍跟前露出來，姊妹們託老太婆去說，要求見一見；那姑娘埋怨他說道：『你說話不小心，我便不能長久住下去了！』老太婆懊悔自己多說了話，十分恨自己；那外人來求見面的越發多了；竟有拿勢力逼着老太婆的。老太婆淌着眼淚去告訴，那姑娘說道：『若是那班女同伴見見也不礙事；祇怕有那班輕薄的男人，跑來做出沒規矩的樣子來。』老太婆又苦苦的求他纔答應他。過了一天，年老的婆婆年輕的姑娘拿着香燭，路上接接連連的；這姑娘嫌他太熱鬧，不論有錢沒錢的，都不和他說話，祇是靜悄悄的恭恭正正的坐着。聽他們去拜見罷了。村坊裏年輕的男人，聽說他長得標緻，魂靈也飛去；老太婆統統回絕他。

有一個姓費的秀才，是本地有名氣的讀書人；賣去了他的產業，拿許多錢去，打動老太婆。老太婆答應他替他去說；那姑娘已經知道了，埋怨他說道：『你賣去我了嗎？』老太婆爬在地上，自己認錯；那姑娘說道：『你貪圖他的銀錢，我感激他的癡心，可以見一見，——但是緣分卻從此完了。』老太婆又問他，那姑娘說定明日來見；秀才聽得了歡喜，拿着香燭走去，走進門一個揖拜到地。那

熱，往往送情以目，而欲語無間。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為嫁娶，辭以兄負販未歸。由此蹈隙往來，形迹周密。

一日，偶經紅橋，見嫦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宗述其故，便入室，取黃金一錠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絕，遂他有所要。受金而為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為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默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事必無成；即令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立，愛之而歸；心緒紛亂；進退罔知所從。隔夜，以告顛當，顛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專意嫦娥，宗不語，願下之，宗乃悅。即遣媒約金林媼，媼無辭，以嫦娥歸宗；入門後，悉述顛當言，嫦娥微笑，陽慫恿之。宗喜，急欲一白顛當，而顛當迹久絕。嫦娥知其為己，因暫歸甯，故予之間；囑宗竊其佩囊。

已而顛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勿急；既而解衣狎笑，脇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女覺之，變色起，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絕！」宗屈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顛當子母徙去已久，影滅迹絕，莫可問訊，怨歎而已。

個都是我自己尋出來的，在你有什麼錯呢？若不快快搬去，怕身體吊在情坑裏受着刼數不能夠出來了。』便捧着被包兒出去，老太婆追上去拉住他，一轉眼已經不見了。

嫦娥

太原宗子美，從父游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嫗有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固請過諸其家，瀹茗共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極贊之，嫗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福相也，如不鄙棄，便奉箕帚，如何？』翁促子離席，使拜嫗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嫗獨居，女忽自至，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嫦娥，嫗愛而留之，實將奇貨居之也。是時宗年十四，睨女竊喜，意翁必謀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隱以白母。翁聞而笑曰：『曩與貪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

踰年，翁媼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嫗，嫗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能輕折腰，何媼視之，不直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嫗乃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即都忘却。今既云云，我豈留嫁天王耶？要日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

適有寡媼，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顛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嫦娥，向慕之，每以饋遺階進，久之漸

娥」消息，固頗聞之。」宗急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蹤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

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墉盡頹；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綴納其中。睹客至，漫不爲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卽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睽絕，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氣益下，乃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日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旣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夜烏悲啼，恇懼無所復之。方徘徊際，遙見二三女郎自外入，則嫦娥在焉；宗喜極，突起，急攬其袪。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顚當饒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執手款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姮娥被謫，浮沈俗間，其限已滿；託爲寇刦，所以絕君望耳。尼亦王母守府者，妾初譴時，蒙其收卹，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妾，當爲代致顚當。」宗不聽，垂首隕涕；女遙顧曰：「姐妹輩來矣！」

宗方四顧，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恍惚覺魂已出舍，悵悵靡適。俄見嫦娥來，提而提之，足離於地；入寺，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癡郎！癡郎！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顚當賤婢，害妾而殺郎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旣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

飛燕舞風，既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意態，對卷逼眞。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僚，既而審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床闥矣！』

一夜方熟寢，數人撬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驚言盜入。宗初醒，卽欲嗚呼，一人以白刃加頸，懼不敢喘；又一人掠嫦娥負背上，鬨然而去。宗始號，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悵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

荏苒三四年，鬱鬱常不聊賴，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靡計不施。偶過姚巷，値一女子，垢面敝衣，傴僂如丐；停趾相之，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答云：『別後南遷，老母卽世；爲惡人掠賣富室，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恐耗費煩多，不能爲力。』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貨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約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諾之。

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綈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北行數武，卽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從。嫦

『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笑罰之，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襪能磨乎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銜鳳鉤，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斂神，訶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當懼，釋口投地。嫦娥又厲責之，衆都不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爲其所愚，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矣!』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顛當慚懼，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之極，不覺媚之甚；不惟不敢，抑不忍。』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嬉戲無節，數戒宗，宗不能聽，因而大小婢婦，競相狎戲。

一日，二人扶一婢，傚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賺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遽釋，婢暴顛堦下，聲如傾堵。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嵬[五]薨矣!衆懼，急白主人。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哉?』往驗之，已不可救。使人告諸其父。父某甲，素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叫罵萬端。宗閉戶惴恐，莫知所措。嫦娥自出責之，曰：『主郎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殂，焉知其不再甦?』甲譟言：『四支已冰，焉有生理?』嫦娥曰：『勿譁，縱不活，自有官在。』乃入廳事撫尸，而婢已蘇，隨手而起。嫦娥反身怒曰：『婢幸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草索縶送官府。』甲無詞，長跪哀免。嫦娥言：『汝既知罪，暫免究處。小人

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嘆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否？』宗愕然不能答。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當自至。』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疊指彈之，曰：『小鬼頭！陷人不淺哉！』顛當叩頭，但求賒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須繡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操作。』顛當恭曰：『但求分工，一時齎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便卽放却。』顛當目宗，宗笑不語，顛當目怒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

買與待之，次日果來，遂俱歸。或有問者，宗詭對之。然嫦娥重來，恆持重不輕諸笑；宗強使狎戲，惟密教顛當爲之。顛當慧絕，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夕。一夜漏三下，猶聞顛當房中，吃吃不絕；使婢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窗一窺，則見顛當凝妝作己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顛當心暴痛，急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厭勝者耶？汝自欲捧心傚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

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賭。嫦娥每趺坐，眸合若瞑；顛當悄以玉瓶插柳，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櫻唇半啓，瓠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眸詰問，顛當曰：

話有一個姑娘站在一傍，有十分的顏色。老頭兒沒嘴的稱贊他。老太婆看着宗子美說道：『大官人和氣柔順得和女孩兒一般，是有福氣的相貌呢；若不瞧他不起，便給你做了媳婦罷。你看怎麼樣？』老頭兒催着兒子站起來叫他拜謝老太婆，說道：『一句話值千金了，』從前老太婆一個人住着，那姑娘忽然自己跑來，對他說道：『一個人很苦，』問他的小名，便喚做嫦娥；老太婆歡喜他，留下他，實在要拿他當作稀奇貨霸佔住呢。這時候宗子美年紀十四歲，看見姑娘的面貌，暗暗的歡喜；想他父親一定託媒人去說定了的，但是他父親回家去，好似忘記了一般。心裏焦急，暗地裏去告訴他母親；他父親催了，笑着說道：『從前是和貪心的婆子開玩笑罷了，他不知道要賣黃金多少呢！這個怎麼可以輕易去說的？』

隔了一年，父親母親一齊死了；子美心裏不能忘記那嫦娥，穿服快滿，託人把這個意思去對林老太婆說。老太婆起初不肯認，宗子美生氣，說道：『我一生一世不肯輕容易對人拜的，怎麼媽媽看不我值一個錢呢？若失了從前的信，可要還我的拜呢！』老太婆便說道：『從前或者和你的父親鬧着玩兒說着的，容或有之；但是不會說定，便大家忘記了。現在既然這樣說，我難道要留住他嫁給天王的嗎？所以天天打扮着他，原是望在他身上換一千塊錢；現在要你一半可好嗎？』宗子美

無賴，反復無常，留汝女終爲禍胎，宜即將去。原價若干，當速爲措置！』遣人押出，俾浼二三村老，劵證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恙乎？』答云：『無恙。』而後付之以去。

已，乃集諸婢，數責徧扑；又呼顛當爲之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爲人上者，一笑嚬亦不可輕；謔端開之自妾，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此循環之定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敬聽之。顛當泣求援脫，嫦娥乃掐其耳；逾刻釋手，顛當憮然爲間，忽若夢醒，據地自投，歡喜歌舞。由此閨閣淸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浼村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刀破左脅出之，果男；無何，復有身，又破右脅而出一女。男酷類父，女酷類母，皆論昏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天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一亨者，又何以爲解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笑之也。』

太原地方的宗子美，跟着他父親出去念書，寄住在揚州地方。他父親和紅橋脚下的林老太婆，一向有交情的。有一天，父子兩人走過紅橋，遇到了他，再三邀着到他家裏去，煎着茶，一塊兒談談說

訴顛當、顛當再三說：『他的說話不錯』祇勸宗子美在嫦娥身上用心，宗子美不說話；顯意在他，下面宗子美纔高興起來便託媒人送金子給林老太婆，老太婆沒有話好說，把嫦娥送給宗子美；進門以後，統統告訴他顛當的話，嫦娥微微的笑着，故意勸他去娶顛當。宗子美高興起來，急急要去告訴顛當，那顛當的脚迹斷絕長久了。嫦娥知道他爲自己在屋子裏，不好意思來見面；便暫時回娘家去，故意給他一個空當，叮囑宗子美偷住他掛在身上的袋袋。

停了一回，顛當果然來了，和他商量他們說定的事體，他祇說：『不用性急。』隔了一回，脫下衣服尋快活；他脅膀下面有一個紫色的荷花袋子，他正要伸手去除下來，那女人覺着了，變了臉色坐起來。說道：『你待別人一條心，待我兩條心；負心的漢子，便從今以後和你斷絕了！』宗子美耐着性解勸他，他不依，竟去了。有一天，走到他家去打聽，已經另外有一個蘇州客人租着屋子住在裏面。原來顛當子母兩人，搬去已經長久了；影兒也沒有，蹤跡也沒有，沒有地方可以去訪問，他怨恨嘆着氣罷了。

宗子美自從娶了嫦娥以後，家裏忽然有起錢來，接接連連的樓屋，彎彎曲曲的迴廊，延滿了路傍；嫦娥歡喜說好話，恰巧看見一幅美人兒的畫卷，宗子美說道：『我自問像你這樣美貌的人，天底

自己量力不能夠弄到這許多錢，也便聽他去。

恰巧有一個寡老太婆租屋子住在他西面的隔壁，有一個女兒年紀到十五歲了，小名喚做顛當，偶然去窺看他文雅標緻，也不輸給端娥，心裏歡喜他，常常借着送東西到他家裏去。日子久了，慢慢的熟識起來，常常拿眼睛送着心事過去；可是要和他說一句話也沒有空。當有一天夜裏，他爬過牆頭來討火，宗子美開心起來，抱住他兩人便親熱起來，要和他說定嫁娶的事體，他推說：『哥哥出外做買賣，不會回來。』從此覷着空便來去，形跡祕密。

有一天，偶然走過紅橋，看見端娥恰巧站在門裏，很快的走過他門口；端娥在裏面看見，拿手招招他。宗子美站住了脚，那姑娘又招着他，便走進去，姑娘埋怨宗子美失信，宗子美說明他的緣故。他便走進屋子去，拿黃金一錠給他；宗子美不肯收，回絕他說道：『我自己想永遠和你斷了，便問別家說定了。收了金子，替你想法子，是對不起別人；收了金子，不替你想法子，是對不起你。我實在不敢做對不起人的事體。』姑娘不做聲，半天說道：『你說定的那個人，我很知道；他的事體一定不成功的，便是成功了，我也不怨你負心的。你快快走，老太婆快要來了！』宗子美慌慌張張的自己打不定主意，收了金子回家來，心裏頭緒歷亂，做不做不知道依了誰好。過了一夜，拿這件事體告

化子一樣。站住了腳看他，便是顯當；詫異起來說道：『你怎麼流落到這個樣子？』回答說道：『分別以後，搬到南邊去；年老的母親死去；被壞人搶去賣給有錢人家，打罵凍餓，眞是說也不好意思說，』宗子美淌下眼淚來，問他：『可以拿錢去贖你出來嗎？』說道：『難的了！怕化的錢要很多，不能夠替我出力了。』宗子美說道：『老實告訴你，近年來很算有幾個錢？可惜在客邊，帶的錢有限，賣去了行李賣去了馬也不敢推辭的。若是要錢太多了，再回家去設法拿來。』說定明天走出西門城外去，兩人在柳樹林中見面，叮囑他不要喚別人跟去。宗子美答應他。

到了第二天，一早跑去。那女人先到了；上身穿一件衣服，新鮮漂亮，很不像從前的樣子。詫異起來問他，笑着說道：『從前是試試你的心罷了。幸得舊交情還在，請你到我家裏去，總一定可以有相當的報答你。』向北走了幾步，便走到他家裏，拿出酒菜來，兩人說笑着吃着酒。宗子美要他一塊兒回家去。顯當說道：『我有許多事體，不能夠跟你去。嫦娥的信息，原是十分聽得。』宗子美連連的問他：『在什麼地方？』顯當說道：『他的地方恍恍惚惚，我也不能夠十分知道；西面山上有一個老尼姑，一隻眼睛瞎了，去問他，總可以知道的。』便住下了，睡在他家裏。

到了天亮，告訴他路徑；宗子美走到那地方，有一座舊廟，園牆統統坍了；一叢竹樹裏面，有茅草屋

下了有第二個了；祇是不會看見飛燕楊妃罷了。』嫦娥笑一笑說道：『你若要看他的樣兒，便也不難。』說着拿着畫卷細細的去看一遍，又跑進屋子去照着鏡子打扮起來；學着趙飛燕的舞完了，又學楊貴妃的酒醉，長短肥瘦，隨時能夠改變；那風韵神氣，和畫兒上的一比，活像眞的。正裝着神氣的時候，有一個丫頭打外面走進來，不再能夠認識了；詫異起來，問問他的同伴，後來細細一看，忽然明白，纔笑起來。宗子美歡喜着說道：『我得着了一個美人兒，那千年以來的美人兒，都在我床前房裏了！』

有一天夜裏正好睡的時候，有幾個人撬着門進來，火光照在牆上；嫦娥急急起來，驚慌着說道：『強盜進來了！』宗子美纔醒過來，便要叫喊；有一個拿着雪亮的刀擱在他頸子上，嚇得不敢喘氣。又有一個人搶着嫦娥，揹在背上，一擁出去了；宗子美纔叫喊起來，家裏的用人，統統跑攏來，屋子裏貴重的玩物，沒有一樣丟去的，宗子美十分傷心，悽悽涼涼的沒有法子想，不能夠再過日子；告到官裏去追捉，一點兒也沒有信息。

慢慢的過了三四年，肚子裏悶悶的常常沒有趣味；便推說是趕考，進京去住下半年，求神問卜，到處打聽，沒有一樣法子想不到。偶然走過姚巷地方，遇到一個女人臉面齷齪，衣服破碎，瘦弱得和

宗子美正囘過頭去四面看看那嫦娥已經不見了；宗子美大哭起來哭得很響，不要再活在世界上了，便解下帶子來自己吊死。恍恍惚惚覺得魂靈已經離了身體，慌慌張張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停了一囘，看見嫦娥走來，抓住他提起來，脚便離開地了。走進廟去，拿樹上掛着的屍首向他身上一推，喊着說道：『癡郎！癡郎，嫦娥在這裏。』忽然好似夢醒一般。少息了一囘。嫦娥發恨說道：『顛當這個賤丫頭，害了我又殺了官人，我不肯饒恕他的。』走下山僱着轎子坐着囘去，便吩咐家人收拾行李，又轉身走出西門城外去，要去謝謝顛當；到那裏一看，屋子統統改了樣，又詫異又傷心的囘來，暗想虧得嫦娥不曾知道；走進門，嫦娥迎上來，笑着說道：『你可看見顛當嗎？』宗子美呆呆的囘答不出話來，嫦娥說道：『你瞞着嫦娥，怎麼可以找得到顛當；請你坐下，候着他便能夠自己來的。』不多幾時，顛當果然來了，慌慌張張的跪在床前；嫦娥疊着兩個手指，彈着他說道：『小鬼頭！害人不淺呢！』顛當磕着頭，祇求饒他一死。嫦娥說道：『推人落在坑裏，自己却想脫身到天外去嗎？月宮裏的十一姑娘不多日子要出嫁了，要繡枕頭一百面，鞋子一百雙，可以跟了我去，大家一塊兒做着。』顛當恭恭敬敬的囘答道：『祇求分一半拿囘去做着，到時候拿來。』嫦娥不答應，對宗子美說道：『你若肯替他求情，我便放他去。』顛當拿眼睛看着宗子美，宗子美笑笑不

半間，一個老尼姑在裏面縫着衣服。看見客人來了，很冷落的不去招呼他；宗子美對他作一個揖，尼姑纔抬起頭來問他，便告訴他的姓名，又說要求他的事體，尼姑說道：『八十歲的老瞎子，和世界上是斷絕的了。什麼地方知道美人兒的信息？』宗子美再三求着他，說話越發客氣，便說道：『我實在不知道。有兩三個親眷，明天夜裏要來，或者小姑娘們，認識的也不可知道。你明天可以來。』宗子美便出去。第二天再跑去，那尼姑到別處去了，破門鎖着；候了好半天，已經打起更來，月亮高高的掛着，夜裏的烏鴉很悽涼的叫着。心裏害怕，沒有地方可以躲去。正走頭無路的時候，遠遠的看見兩三個姑娘，從外面走進來，那嫦娥在裏面呢。宗子美開心極了，忽然跳起來，急急拉住他的衣裳；嫦娥說道：『莽撞男人，嚇煞我了！可恨顛當多說話，便教情欲來纏住人！』宗子美拉他坐下，揑住的他手，很親熱的說話，一樣一樣把他的苦楚說出來，不知不覺傷心起來。嫦娥說道：『老實告訴你，我實是天上的姮娥；被罰落來的，在世界上跑來跑去。那限期已經滿了，借這個強盜搶的因頭，要死你的心罷了。那尼姑也是替王母看屋子的，我初罰落世的時候，承他收留我，看待我，所以空的時候常常來看望他一回；你若肯放了我，便可以替你去喚顛當來。』宗子美不肯，低着頭淌眼淚。嫦娥遠遠的望去說道：『姊妹們來了！』

美笑起來，嫦娥張開眼來査問顚當說道：『我學着龍女伺候觀音呢。』嫦娥笑一笑，聽他去，罰他學着童子拜觀音的樣兒。顚當把頭髮紮起來，向四面拜着；他爬在地下打滾，做出許多樣子來，右面左面的彎着腰，脚底能碰到耳朵。嫦娥笑起來，坐着拿脚踢他；顚當抬起頭來，嘴含住脚尖兒，輕輕的拿牙齒咬住了。嫦娥正玩笑的時候，忽然覺得心裏一陣搖幌，從脚趾頭上來，一直到心口；心也蕩了，想着淫慾的事體，好似自己不能夠做主。便急急收着心，喝着說道：『狐狸奴才！該死！不看看人便迷人的嗎？』顚當害怕，嘴裏放了，跪在地下；嫦娥又很凶的埋怨他，大家都不懂。嫦娥對宗子美說道：『顚當狐狸的脾氣不改，方纔差了一點被他害了。若不是多年修行深的，墮落有什麼難呢！』從此以後看見顚當便很凶的待他顚當慢慢的害怕起來，對宗子美說道：『我看娘子身上一隻臂膊一塊皮肉，沒有不歡喜到了極地，不知不覺迷得他利害；若說害他，我不但不敢，且也沒有這樣的狠心。』宗子美便把這個話去告訴嫦娥，嫦娥看待他便和從前一樣了；但是因爲他玩兒得沒有停的時候，常常勸着宗子美。宗子美不能夠聽他的話，因此那大大小小的丫頭媳婦，大家都搶着玩兒。

有一天，兩個人扶着一個丫頭，學着做楊妃的樣兒，兩人拿眼睛看着，暗暗的打個招呼；趁丫頭身

說話；顛當拿眼睛瞪着他生氣，便求回去一遍，告訴家裏人答應他，便去，宗子美問顛當的情形，纔知道他是西山的狐狸。

僱着轎子，候他第二天果然來了，便一塊兒回去。有人去問他的，宗子美便造着謊對人說；但是嫦娥第二次來了，常常穩重，不輕容易說笑話。宗子美故意逗着他玩兒，祇是暗暗的叫顛當和他去玩兒。顛當十分聰明，很迷人；嫦娥願意一個人睡，常常推託着不和宗子美一塊兒睡過夜。有一天夜裏，打三更的時候，還聽顛當房裏連連的笑聲不斷；喚丫頭去偷聽他，丫頭回來，不肯告訴出來，祇請太太自己去。爬在窗子外面一看，祇見顛當打扮得和自己一樣，宗子美抱着他喚他嫦娥，嫦娥微微的笑着，回到房裏，不多幾時，顛當心裏忽然痛起來。急急披了衣服，拉着宗子美到嫦娥房裏去，一走進門，便跪倒。嫦娥說道：『我難道是做法事的醫生，能夠解救的嗎？你自己然捧着心學西子的樣兒呢！』顛當磕着頭，祇說道：『知道錯了！』嫦娥說道：『好了！』便起來笑着出去。顛當暗地裏對宗子美說道：『我能夠使得娘子學着觀音的樣兒。』宗子美不信，便大家玩兒着賭，誰的話不錯。嫦娥每逢盤腿坐的時候，閉着眼睛好似睡去。顛當悄悄的拿玉瓶插着楊柳，擱在茶几上，自己便低頭合掌站在他身傍；嘴唇一半開着，牙齒微微的露着，眼睛一點兒也不動。宗子

停了一囘，便喚齊了許多丫頭，埋怨幾句，統統打一頓；又喚顛當來，對他很很的警戒幾句。對宗子美說道：「到現在纔知道做人主人的笑一笑、縐一縐眉頭，也不可以輕容易做出來的；玩兒的事體關頭是我，那害處便不能夠止住。大概傷心的事體是屬陰的，快活的事體是屬陽的；陽極陰生、這個是循環一定的數。丫頭的禍水，是鬼神告訴你禍事慢慢的來了；若荒唐癡迷不明白，那破家的事體便來了。」宗子美恭恭敬敬的聽着他的話，顛當哭着求他超度；嫦娥便拉住他的耳朵，過了一刻工夫放了。顛當心裏怔怔的一囘，忽然好似夢醒一般；爬在地下自己磕頭，歡喜得喚着跳着。從此閨房裏又清靜又規矩，沒有敢胡鬧的；那丫頭前囘他自己家裏，沒有病，忽然死到。那人因爲贖身的錢，求村坊裏年老的代他來求饒；答應了他，又看他服待了一輩子的面上，賞他一口棺材去了。宗子美常常怕沒有孩兒，嫦娥肚子知忽然聽得孩兒的哭聲，便拿刀破開左面的脅骨，拿出來，果然是一個男孩兒。不多幾時，又有了胎，又破開右面的脅骨，拿出一個女孩兒來。男孩兒很像父親，女孩兒很像母親，都和大戶人家結了親。

異史民說道：「『陽極陰生』是不錯的話。但是屋子有了仙人，幸得能夠儘量尋我的歡心，消除我的災難，延長我的壽命，却不給我到死的地步；這地方的快活，便到老也有趣的。那仙人爲什麼

子搖搖幌幌做酒醉樣子的時候，兩隻手忽然放去，丫頭立刻倒在階沿下面，聲既好似倒了一堵牆一般。大家正大笑着走近去一摸，那妃子已經眞的到馬嵬地方死了！大家害怕，急急去告訴主人。嫦娥驚慌起來說道：『禍水來了！我的話是怎麼樣呢？』跑去一看，已經救不過來了；派人去告訴他的父親。他父親一向是個無賴，哭着跑着走來，背着屍首走進客堂裏，百般的喊着罵着。宗子美關上門，心裏害怕，沒有法子想；嫦娥自己走出來責問他道：『主人虐待丫頭死了，照王法也沒有償命的道理，况且是無意中忽然死了，怎麼知道他不再活過來？』那人喊着說：『手脚已經冷了，怎麼有活的道理？』嫦娥說道：『不要胡鬧，縱然不活，自然有官在着。』便走進廳堂去，摸着屍首，那丫頭已經醒過來，跟着手站起來。嫦娥回出來生氣說道：『丫頭幸而不曾死，賊奴怎麼可以沒規矩！快拿草繩子綁起來，送到官府裏去！』那人沒有話說，直挺挺的跪着求饒恕他；嫦娥說道：『你既然知道錯了，暫時免辦你的罪；但是小人是靠不住的，反來覆去沒有一定，留下你的女兒，到底是一個禍根，便趕快帶着他回去。原來的身價多少，應該快快的設法！』派人押着他出去！叫他邀着兩三個村坊裏年老的，在契劵上做見證，後面寫着名字完了；便喚丫頭到跟前來，叫那人自己去問他：『沒有病了嗎？』他回答說道：『沒有病了。』然後交給他帶去。

朱大興，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非女兒婚嫁，坐無賓，廚無肉。然佻達，喜漁色；色所在，冗費不惜；每夜踰垣過村，從蕩婦眠，一夜，遇少婦獨行，知爲亡者，強脅之，引與俱歸。燭之，美絕，自言：霍氏。細致研詰，女不悅曰：『旣加收齒，何必復盤察？如恐相累，不如早去。』朱不敢問，留與寢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臛，必燕窩，或雞心，魚肚白，作羹湯，始能饜飽。朱無奈，竭力奉之；又善病，自言日須參湯一碗，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投之，病若失，遂以爲常。女衣必錦繡，數日，卽厭其故。如是月餘，因用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但求復去；朱懼，又委曲順承之。每苦悶，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爲戲；戲時，朱設凳簾外，抱兒坐觀之；女以無客，數相誚罵，朱亦不甚分解。居二年，家漸落，向女婉言求少貶，女許之，用度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不得已，以肉糜相安，又漸而不珍亦可矣。朱竊喜。

忽一夜，啓後闥亡去；朱怊悵若失，徧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何大姓，世胄也，豪縱好客，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閨，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朱爲人，何素藐之；又悅女美，遂竟納焉。綢繆數日，益惑之；窮極奢欲，供奉一如朱。朱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爲意。朱質於官，官以其姓名來歷，都不分曉，置不理。朱貨產行賕，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亦非采禮媒定者，胡畏之？』何喜，將與質成。坐客顧生，獨云不可，謂『收納逋逃，已干國紀；況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卽千金之家，何能久也？』何大悟，罷訟，以

反躭憂呢？天運繞着圈兒的定數，道理原是這樣的；那世界上永永窮苦沒有一刻舒服日子的人，又是怎麼說呢？從前宋朝時候的人，有求仙不得的，常常說道：「若得做一日仙人便死了也不恨的了！」我不再能夠笑他的了。』

（註一）飛燕楊妃　飛燕，是漢成帝的妃子；能在手掌上跳舞。楊妃，是唐明皇的妃子；酒吃醉的神氣最好看。

（註二）袿衣　女人上身的衣裳，喚做袿。

（註三）厭勝　人有病，求着菩薩壓住病魔勝過他，喚做厭勝。

（註四）捧心西子　西子，便是西施，古時有名的美人；他心痛的時候，兩手按住胸口，縐着眉頭，他的神氣越發好看，便喚做「捧心西子」。有一個鄰舍的醜女人，回家去，也學着西子的樣子；他鄰舍見了害怕，有錢的人便趕快把大門關起來，窮人便帶着他的妻子逃去。

（註五）馬嵬坡　楊妃跟着唐明皇逃難到馬嵬坡地方，那兵士們心裏恨着妃子，便吵嚷起來說道：『若不拿妃子弄死了，我們是不去打仗的。』明皇沒有法子，喚高力士去逼着妃子吊死在佛堂前的梨樹底下。便喚做「馬嵬坡」。

霍女

劵，去不去，固自在我耳。」黃不可，女逼促之；黃不得已，詣焉。立刻兌付，黃令封誌之，曰：「遽以貧故，遽相割捨；倘室人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趙。」方運金至舟，則見女從榜人婦，從船尾已登商舟；遙顧作別，並無悽戀。黃驚魂離舍，嗌不能言。俄商舟解纜，去如箭激。黃大號，欲追傍之，榜人不從，開舟南渡矣。

瞬息達鎮江，運貲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悶坐，無所適歸，望江水之滔滔，如萬鏑之叢體。方掩泣間，忽聞嬌聲呼：「黃郎！」愕然四顧，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問：「卿何遽得來？」女答曰：「再遲數刻，則君有疑心矣。」黃乃疑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於吝者則破之，於邪者則誑之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致千金者？借囊充物，而合浦珠還，君幸足矣。窮問何爲？」乃僱役荷裝，相將俱去；至水門內，一宅南向，逕入。俄而翁媼男婦，紛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參公姥，有兩少年揖坐與語；是女兄弟大郎三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柈四枚，方几已滿；雞，蟹，鵝，魚，皆臠切爲個。少年以巨椀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導入別院，俾夫婦同處。衾枕滑耎，而牀則以熟革代椶籐焉。日有婢媼，饋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至。黃獨居，頗覺悶苦，屢言歸，女固止之。

一日謂黃曰：「今爲君謀，請買一人爲子嗣計；然買婢媵則價奢，當僞爲妾也兄者，使父與論昏，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士之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強爲娶之；新婦小名阿美，亦頗

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

有黃生者，故貧士，無偶；女叩扉入，自言所來，黃懷刑自愛，豔麗忽投，驚懼不知所爲。固卻之，女不去，應對間嬈婉無倫，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能安貧；女早起，躬操家苦，劬勞過舊室。黃爲人，蘊藉瀟灑，工於內媚，因恨相得晚。止恐風聲漏洩，爲歡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終不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歲，親愛甚篤。一日，忽欲歸寧，要黃御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前後之舛？』曰：『曩漫言之，妾鎮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於此；妾家亦頗裕，君竭貲而往，必無相虧。』

黃從其言，賃輿同去。至揚州境，泊舟江際。女適凭窗，有巨商子過，驚其豔，反舟綴之，而黃不知也。女忽曰：『君家甚貧，今有一療貧之方，不知能從否？』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爲君育男女，亦一不了事；妾雖陋，幸未老耄，有能以千金相贈者，便鬻妾去，此中妻室田廬皆備焉。此計何如也？』黃失色，不知何因。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肯以千金買妾者？其戲言於外，以覘其有無；賣不賣，固自在君耳。』女自與榜人婦言之。婦目黃，黃漫應焉。婦去無幾，返言：『鄰舟有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搖手以難之。未幾，復來，便言：『如命，卽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教渠姑待，我囑黃郎，卽令去。』女謂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今始知也。』黃問：『以何詞遣之？』女曰：『請卽往署

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辭翁媼時，諸郎皆他出，翁挽留以待其歸，黃不聽而行。

登舟淒然，形神喪失；至瓜州，忽回首見片帆來，駛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遙謂曰：『君欲遄返，胡再不謀？遺夫人去，二三年誰復能相待也？』言次，舟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逕去。先是：阿美既歸，方向父母泣訴；忽大郎將輿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一家懾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開舟遂發。至家，出貲營業，頗稱富有。阿美懸念父母，欲黃一往探之；又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翁訪至，見屋宇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家探問，見門戶已扃，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零涕，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實告以情，因猜為神。

後阿美生子，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鎮江，至揚州界，休於旅舍。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答云：『不知。』女言：『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為挽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曰：『將去買書讀。』兒問：『其誰？』曰：『兒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朱大興死無棺木，當助之。」勿忘也。』老僕歸舍，失少主；尋至他室，聞與人語；窺之，則故主母。簾外微嗽，將有咨白；女推兒榻上，恍惚已杳。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

婉妙，女嫂呼之。黃踧踖不自安，而女殊坦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一省阿姨；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妻獨居一院，按時給食飲，亦甚隆備；然自入門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媼，一兩言輒退；娣姒在旁，惟相視一笑。即留連久坐，亦不款曲。黃見翁亦如之，偶值諸郎聚語，黃至即都寂然。

黃疑悶莫可告語，阿美覺之，詰曰：『君既與諸郎伯仲，何以月來都如生客？』黃倉猝不能致對，吃吃而言曰：『我十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閥閱，及妯[三]娌里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媵者；無怪諸宛[四]若鄙不齒數矣！』黃惶怖失守，處知籌計；惟長跽而前，一一聽命。美收涕挽之，轉請所處。黃曰：『僕何敢他謀？計惟孑身自去耳！』女曰：『既嫁復歸，於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知姑俟其歸，問彼既出此謀，將何以置妾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喧飲，黃潛往竊之；見二客戎裝上坐，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作兜牟，虎口銜額，鼻耳悉具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莫測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謀欲僦寓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實告卿，即南海人還，折證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攜卿去，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二年中當復至。卿能待待之，如他適者，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黃不可；阿美流

着不吃飯；祇說又要囘去朱大興害怕起來，又百般依順他常常厭氣悶，便要他隔十幾天去喚唱戲的來唱一囘戲做戲的時候朱大興擺一張凳子在簾子外面抱着孩兒坐着看那女人，因爲沒有客人常常責駡他朱大興也不十分和他去分辯。住下兩年，家裏慢慢的窮了；對女人軟說，求他稍稍省些那女人答應他，用的錢都減去一半。日子久了，依舊是不夠用；那女人沒有法子；吃着肉勉強住下去，又慢慢的不吃肉也可以過去了。朱大興暗暗的歡喜。

忽然有一夜開着後樓逃去；朱大興心裏悶悶的，好似丟了東西，到處去尋他，纔知道在隔壁村坊姓何的家裏。何家的人很多，世代做官的；脾氣爽蕩，歡喜接待客人，燈火直到天亮。忽然有一個美人兒半夜裏走進房裏來，問他，便說：『是朱家逃出來的姨太太。』姓朱的做人，姓何的一向看他不起；又歡喜這女人長得美貌，便竟收留他，親熱了好幾天，越發歡喜他，拚命化錢供養他，和姓朱的一般。姓朱的得了信息，去坐在他家裏，向他要人，姓何的一點兒也不去理他；姓朱的告到官裏，官因爲他連那女人的姓名來歷都不明白，把案子擱起來不理他。姓朱的賣去了家產，送錢給官，便答應去捉他來審問；那女人對姓何的說道：『我在姓朱的家裏，也不是拿聘金請媒人來說定的，爲什麽要怕他？』姓何的聽了歡喜，便要和他去對質；住他在家的客人金秀才，他一個人說：『

」，日，自鎮江歸，語黃，又出所贈；黃感歎不已。及詢朱，則死纔三日，露尸未葬，厚恤之。

異史氏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爲貞，然爲吝者破其慳，爲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破之則不必其憐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溝壑何惜焉？』

朱大興是彰德地方的人，家裏很有錢，可是小器得利害，不是兒子女兒娶姪婦出嫁的事體，家裏是沒有客人的，廚房裏是不煮肉的。但是生性輕薄，歡喜玩女人；有女人的地方，便是多化錢也不可惜的。每天夜裏爬過牆，到隔壁村坊裏，跟着那淫蕩的女人睡覺。有一天夜裏，遇到一個年輕的媳婦，一個人走着，知道他是家裏逃出來的；硬攔住他，拉他一塊兒回去。拿蠟燭一照，看他標緻得利害；自己說是霍家的女兒。細細的盤問他，那女人不高興起來，說道：『既然看中了我，爲什麼一定還要盤問我？如怕連累你，不如早些放我回去！』朱大興不敢問他，拉他一塊兒睡着住着；看那女人不能吃粗菜淡飯，又不愛吃肉湯，一定要吃燕窩，或是拿雞心魚肚煮成湯纔肯吃飯。朱大興沒有法子，竭力供養他。又常常害病，自己說每天要吃參湯一碗；朱大興起初不肯，那女人叫喊着快要死了，沒有法子，給他吃下去，病好似不見了，便把這個吃慣了。這女人穿的一定要綢緞，過了幾天，便厭他舊了。——這樣子一個月多，因爲用的錢算不淸楚，朱大興慢慢的不給他；那女人哭

姓黃的依了他的話，僱着車子，一塊兒去到揚州地界，停船在江邊上；那女人齊巧靠在窗盤上，有一個大客商的兒子走過，看他長得標緻，回過船頭來跟着他，那姓黃的不知道呢。那女人忽然說道：『你家裏很窮，現在有一個醫窮的法子，不知道肯不肯依我？』姓黃的問他，女人說道：『我跟着你幾年，不能夠替你生兒育女，也是一件不了的事體；貌雖長得不好，虧得年紀不曾老，有人肯拿一千塊錢給你的，便賣去了我。這幾個錢裏邊妻子田地房屋都完全了。這個法子你看怎麼樣？』姓黃的變了臉色，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那女人笑着說道：『你不要愁，天底下原有許多美人兒，什麼人肯拿一千塊錢來買我呢？不妨到外邊去說着玩兒，且看他有沒有這種人，肯不肯賣原是在你的。』那女人自己去和搖船的媳婦說了，那媳婦拿眼睛看着姓黃的，姓黃的胡亂答應他；那媳婦去了不多幾時，回進來說道：『隔壁船上有一個做買賣人的兒子，願意拿出八百塊錢來；』姓黃的故意搖着手不答應他，不多幾時又跑來，便說：『依你的話，便請走過船去付錢。』姓黃的微微一笑，那女人說道：『教他暫時等一等，我吩咐黃官人便喚他去拿錢。』女人便對姓黃的說道：『我天天拿着一千塊錢的身體陪着你，現在纔知道呢。』姓黃的問他：『拿什麼話打發他去？』那女人說道：『請你便去寫着賣身契據，去不去原是在我呢。』姓黃的不肯，那女人催逼他，姓

不可以。』說道：『收留別家逃出來的人，已經是犯了王法；況且這個女人一進門來，每天化的錢沒有數目，便是有一千兩黃金的人家，怎麼能夠長久呢？』姓何的十分明白起來，不去打官司，把那女人送還朱家；過了一兩天，那女人又逃去。

有一個姓黃的秀才，原是窮讀書人，沒有妻子；那女人打着門進去，自己說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姓黃的害怕王法，自己很小心，美人兒忽然跑來，又詫異又害怕，不知道怎麼好；再三推託着，那女人不肯去，說話的時候，那神氣風流得沒有人比得上。姓黃的心裏動了，留他住下，又怕他不肯過着窮日子；那女人一早起來，親自去做那家常辛苦事體，勤謹得勝過多年的妻子。姓黃的做人，脾氣和順，風流，專會在女人身上用工夫，便恨兩人見面得太遲，祇怕風聲傳出去，快活的日子不能過得長久。那姓朱的自從打官司以後，家裏越發窮了；又想到那女人到底不能夠安安靜靜住下的，便聽他去，不去查向。那女人跟着姓黃的幾年，情分十分好。有一天，忽然說：『要回娘家去。』要姓黃的僱着車子送他，姓黃的說道：『從前說沒有家的，怎麼前後說的話不對？』他說道：『從前是胡亂說說的，我是鎮江地方人，從前跟了浪蕩的男人，流落在江湖上，便到這個樣子。我家裏也很有錢，你竭力湊幾個錢跑去，一定不虧待你。

呢』便僱一個脚夫背着行李，兩個人拉着手一塊兒去；走到水城門裏面，一座屋子朝南開着；一直走進去停了一回，那老頭子老太婆男男女女熱熱鬧鬧的走出來迎接他，都說道：『黃官人來了！』姓黃的進去拜見丈人丈母，有兩個年輕的，作一揖坐下；和他說話，是女人的兄弟們，大郎三郎呢。酒席上菜不多幾樣，玉盤子四隻，方桌子上已經擺滿了；雞肉，蟹肉，鵝肉，魚肉，都切得碎碎的做成一個一個。那年輕的拿大碗勸着酒，說話很爽快；隔了一回，領他到另外一座院子裏去，給他夫妻兩個一塊兒住着，被褥枕頭又滑又軟，那床鋪便拿熟皮代着棕籐，天天有丫頭老媽子送來三餐茶飯。那女人有時一天不來，姓黃的一個人住着，狠覺得氣悶；常常說要回家去，那女人再三留住他。

有一天對姓黃的說道：『現在替你想法子去買一個人，爲子孫的事體；但是去買丫頭做姨太太，那價錢太貴，可以假說你是我的哥哥，請父親去說媒，好人家的女兒不難娶到的。』姓黃的不肯，那女人不去管他，有一個張貢生的女兒，新死丈夫，說定聘金一百串錢，那女人硬給他娶來。新媳婦小名喚做阿美，也狠標緻；那女人喚他做嫂嫂，姓黃的蹋蹋踧踧，沒有安身的地方，那女人却坦坦白白。過了一天，對姓黃的說道：『我快要和大姨到南海去看一看阿姨，一個多月可以回家來，

黃的沒有法子，跑過去立刻給他錢；姓黃的叫他包起來點清楚了，說道：『一時因爲家裏窮的緣故，立刻硬拿他賣去；倘然我家裏人一定不肯答應，仍舊拿原來的錢還你。』正拿着錢囘到船裏，便看見那女人跟着搖船的媳婦，打船艄頭已經走上了那做買賣人的船；遠遠的看着他，和他告辭，一點沒有傷心捨不得的樣子。姓黃的驚慌得魂靈出了竅，喉嚨裏塞住了，說不出話來。停了一回，那做買賣人的船，解了繩子去得和射箭一般快；姓黃的放聲大哭，要追上去跟着搖船的不答應，開着船向南渡去了。

一轉眼到了鎮江，搬着銀錢走上岸去；搖船的急急搖開船去，姓黃的看着行李癡坐着，沒有地方可以去。看着江面上的水滾來滾去，好似一萬枝箭射在身上；正按住臉哭的時候，忽然聽得狠脆的聲音喚着：『黃官人！』瞪着眼四面一看，那女人已經在前面路上走着。他快活極了，背着行李跟上去問他：『你怎麼這樣快便來了？』那女人笑着說道：『再遲幾刻鐘，你便要起疑心了。』姓黃的便疑心他不是平常人，再三問他的情形，那女人笑着說道：『我一生一世待人，見那小器的人便去破壞他，見那不規矩的人便哄騙着他；若老老實實和你商量，你一定是不肯的。什麼地方可以拿一千塊錢來呢？借別人塞住袋子裏的錢，那夫妻依舊團圓，你的運氣好極了，查問我什麼

是當官的不如暫等他回去，問他既然出了這個主意，却怎麼安排我呢？』住下了幾個月，那女人竟不回來。有一夜，聽得客廳裏很熱鬧的吃着酒，姓黃的偸着去看他；看見兩個客人，武官打扮，坐在上面，一個人圍着豹皮的圍巾，威風凜凜的好似天上的神道，東面一個人，拿老虎頭上的皮做盔帽，老虎嘴罩在額角上，鼻子耳朵統統完全。詫異着回進屋子去，把這情形去告訴阿美，竟料不定姓霍的父子是什麼人；夫妻兩人又疑心，又害怕，商量要搬去住在別的地方，又怕遭他們的疑心。姓黃的說道：『老實告訴你，便是南海去的人回來，說明白了，我也不能夠住家在這地方了。現在要帶你去，又怕你父親有別的話；不如暫時分別了，兩年裏面便再來。你能夠等便等我，如要到別處去，也聽你自己便。』阿美要告訴爺娘跟着他去，姓黃的不肯；阿美淌下眼淚來，要他賭咒，便分別着回去。姓黃的進去，向老頭子老太太告辭的時候，那班舅兄弟都到別處去了；老頭子拉住他，要等他們回來，姓黃的不依。

他走了，上了船，冷清清的樣子也變了，魂靈也丟了；走到瓜州地界，忽然回過頭來，看見一張風蓬過來，在水面上走着和飛一般，慢慢的走近來，那船頭上拿着寶劍坐着的是霍大郎呢；遠遠的對他說道：『你要回家，怎麼一點不和我商量丟下了夫人去，兩三年工夫，什麼人再能夠守着你呢？

請你夫妻兩人好好的住在這地方。』說着便去了。夫妻兩人獨住着一座院子，照時候送茶飯，也狠豐滿周到，但是自從進門以後，從來沒有一個人再到他屋子裏來。每天早晨，阿美進去見老太太，說一兩句話便囘來；妯娌在一傍，祇是大家看看一笑，便是跟着坐下，半天也不和他談天。姓黃的見了老頭子，也是這個樣子；偶然遇到幾個舅兄弟在一塊兒說話，姓黃的一到，便大家靜悄悄的。

姓黃的又疑心又氣悶，沒有說話的地方；阿美看出他的情形來，問他說道：『你既然和那班年輕的是兄弟，怎麼一個多月以來，都和陌生客人一般？』姓黃的一時裏囘答不出來，遲遲疑疑的說道：『我十年工夫在外邊，現在纔囘來呢？』阿美又細細的盤問他公婆家裏的情形，和妯娌娘家住的地方；姓黃的十分為難，不能夠再瞞他，把實在情形統統說了出來。那女人哭着說道：『家裏雖說窮，沒有做小老婆的。怪不得那班妯娌瞧我不起，不和我說話了！』姓黃的慌慌張張心亂了，不知道想什麼法子好，祇是直挺了的跪着，走近去，樣樣聽他的話。阿美抹乾了眼淚，拉他起來；又問他：『怎麼安排法？』姓黃的說道：『我怎麼敢有別的想頭，算來祇有一個人自己囘去罷了。』他女人說道：『既嫁了丈夫，又囘家去，問心怎麼忍得過？他雖說是先跟你，是私的；我雖說是後來，

下髻上插着的花給他戴，上拿出金鐲子來套在手臂上；又拿黃金塞在他袖子裏，說道：『拿去買書讀。』孩兒問他『你是什麼人？』他說道『孩兒不知道你還有一個娘嗎！回家去告訴你的父親：「朱大興死了沒有棺材麼，應該去帮他買棺材，不要忘記呢。」』老家人回到客店裏，不見了小主人，尋到別間屋子裏，聽得他和人說話，去張望他，便是舊時的主母，在簾子外輕輕的咳嗽一聲，要去和他說話；那女人推孩兒在床上，一轉眼不見了。問問那客店老班，並沒有人知道的。幾天以後，從鎮江回來，告訴姓黃的，又拿出他送的東西來；姓黃的感激他，可惜他，心裏丟不開。待到去打聽那姓朱的，便死去衹有三天，暴着屍首不曾埋葬，便拿許多錢去照料他。

異史氏說道：『這個女人是仙人嗎？三回換了丈夫，不算是規矩女人；但是見了小器的人便破壞他的家產，見了淫蕩的人給他快快的敗去銀錢，這女人不是沒有心的人。但是破了也的家產，也不必再去可憐他了；貪心淫蕩小器人的屍骨，便丟在野地裏，有什麼可惜呢？』

(註一)肉臛　拿肉切碎了煮做湯，喚做肉臛；加上菜的，喚做肉羹。

(註二)璧趙　趙惠文王的時候，得到一塊楚國姓和的白玉；秦國的昭王知道了，情願拿十五座城池和他換這一塊玉。趙王使藺相如送玉去見秦王，秦王反悔，不肯給他城池，藺相如便

』說話的時候，船已經靠近了；阿美從船裏走出來，大郎扶他上了姓黃的船，身體一跳，回到船裏，一直去了。從前阿美回去以後，正對他爺娘哭着說着；忽然大郎帶着車子走進門來，拿着寶劍逼住他，趕着阿美很快的走去，一家人都害怕躲着，沒有人敢去攔住問他。阿美說出這情形來，姓黃的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但是見了阿美也很歡喜，開了船便走着到了家裏，拿出錢來做買賣，從可稱得有錢。阿美記掛爺娘，要姓黃的去看望一回；又怕和他和霍家的女兒一塊兒來，大小老婆又有吵鬧的事體。住着不多幾天，張老頭子找到了，看見屋子清爽整齊，心裏很歡喜；對女兒說道：『你出門去以後，便到霍家去打聽；看見門戶已經鎖起來了，那屋子的主人也不曾知道。半年工夫，竟沒有信息；你的母親日日夜夜淌着眼淚，說是被壞人騙了去，不知道流落在什麼地方。現在虧得沒有什麼嗎？』姓黃的把實在情形對他說，便疑心他是神道。

後來阿美生下兒子來，取名叫仙賜；到十多歲的時候，他母親打發他到鎮江去，走到揚州地界，住在客店裏，跟他的人都出去了。有一個女人走來，拉他兒子走進別的房間裏去，放下簾子，抱他坐在膝蓋上笑着問他：『喚什麼名字？』孩兒告訴他。問他：『取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他回答說道：『不知道。』那女人說道：『回去問你的父親，自然能夠知道的。』便替他梳一個髻兒，自己拔

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

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筵；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答云：『此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坐寂然。酒既行，桓侯曰：『歲歲叩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區之意。値遠客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干求，如少存愛戀，卽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骨，非塵世所能驅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獻，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傾酒饌紛紜，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顧同席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徧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草，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得金一萬。』卽命僮出方授彭，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於馬羣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賈，吾自給之。』又告衆曰：『遠客歸家，可少助以資斧。』衆唯唯，觴盡謝別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坐者爲劉子翬，同行二三里，越嶺卽睹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所，述其異。

先是，村中歲歲賽社於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爲成規，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神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與駭異；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卻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賓，行至矣。』——蓋卽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握者，

偷偷的喚跟人拿着玉從小路裏逃回趙國，這便叫做「完璧歸趙」。璧便是玉，後來人說物歸原主便喚做璧趙。

（註三）妯娌　關西人弟兄的媳婦，彼此稱呼做築娌；書上寫做妯娌。

（註四）宛若　弟兄的妻子，彼此稱呼做宛若。

桓侯

荆州彭好士，自他飲歸，下馬溲便；馬齕草路側，有細草一叢，蒙茸可愛。初放黃花，豔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拔其餘莖，嗅之，有異香，因內諸懷，超乘復行。馬騖駛絕馳，頗覺快意；竟不計算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近山，始將旋轡；但望亂山叢沓，並不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爲捉銜，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此屬何地？』曰：『閬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伊誰？』曰：『到自知之。』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主疾行，人馬若飛；過一山頂，見半山中屋宇重疊，雜以屏幔，遙睹衣冠一簇，若有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像剛猛，巾服都異人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於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

歷亂的山頭橫七豎八，並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地方。一個用人打扮的走來，見馬正噴着氣叫着，替他拉住韁繩，說道：『天色已經快晚了，我家裏的主人，便留你住一夜。』姓彭的問他：『這裏是歸什麼地方管的？』他說道：『是四川閬中地方呢。』姓彭的十分詫異，——原來半天工夫已經走了一千里路了——便問他：『主人是什麼人？』說道：『到了自然能夠知道的。』又問他：『在什麼地方？』說道：『近在眼前呢。』便替他拉着馬，很快的走着，人和馬和飛的一般走過一個山頭；看見半山裏房子重重疊疊的，夾着屏風門簾遠遠看見一簇人，穿戴着衣帽好似等着什麼人。姓彭的走到了，跳下馬來，大家拱着手見禮。停一回，主人走出來，神氣狠粗暴，帽子衣服，都和世界上人兩樣；拱着手對客人說道：『今天來的客人，再沒有比彭先生遠的了。』便對姓彭的作一個揖，請他先走；姓彭的推遜着不肯，便走在前面，主人着拉他臂膀走去，姓彭的覺得他拉的地方，好似帶着手拷，痛得要斷下來，不敢再和他推讓，便走着。後面的人還大家推遜着，主人有的去推着，有的去拉着，客人都喊着痛，跌跌衝衝的，好似吃不起苦痛，統統依了主人的吩咐走着。

走上客廳去，便見擺設得很考究，兩個客人坐着一桌；姓彭的悄悄的問那一塊兒坐着的人：『主人是什麼人？』回答說道：『這個是張飛呢。』姓彭的睜大了眼，不敢再咳嗽一聲，一屋子坐着的

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內青黑，彭自視亦然。眾散，劉卽襆被共寢；旣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亦拚苟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逕騎入村，以待鬻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貲送歸，馬一日約行五百里，抵家言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以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然主人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吳木欣言：有李生者，脣不掩其門，齒露於外者盈指；一日，於某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一力挽使前，一力却向後；力猛肘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喙，雙齒並墮，血下如涌。眾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荊州地方的彭好士從別地方吃着酒囘來，跨下馬來小便；那馬在路傍吃草，有細草一堆，蓬蓬鬆鬆的很有趣味，纔開着黃色的花，美麗的顏色，看得人眼花。馬已經吃去了一大半了，姓彭的拔起他吃剩的草，拿到鼻子邊去聞聞，有奇怪的香味；便藏在懷裏，騎上馬，又走，馬跑得很快，狠覺得舒服，竟不留心看囘去的路，聽馬自己跑去。忽然看見晚快了，太陽在山頂上，纔把繮繩拉轉；祇看見

裏的屋子。許多客人陪着姓彭的到劉子翬家裏，纔說出他奇怪的事體來。

從前村坊裏年年在張飛的廟裏出會殺牲口唱戲，做成了老規矩；劉子翬是起頭兒的，三天以前，廟會纔完。這一天的日中，各人家裏都有一個人來邀請過山去，問他：『是什麼人？』說話又是很含糊的，祇是催逼得十分要緊；走過山去，看見花園屋子，大家都詫異起來。快到門口，那打發來的人纔老實告訴他，大家也不敢逃囘去；那人說道：『暫時一塊兒在這裏等着，請一個遠路客人快要到了。』原來便是這姓彭的呢。大家都說他的奇怪情形，內中有被他拉着捏着的，都害臂膀痛；解開衣裳一照，皮肉裏發出青黑色來。姓彭的自己看看，也是這個樣子，大家走開。劉子翬便拿着被褥和他一塊兒睡，待到天亮，村坊裏人搶着接待客人；又陪着姓彭的走到街上去看馬，十多天看了幾十匹，實在沒有好的。姓彭的也打算隨隨便便買一匹，又走到街上，看見一匹馬，骨格好似好的；騎着試一試，他玲瓏輕快，得沒有別的馬比得上，一直騎着走進村坊裏去，等着那買馬的再去尋他，那人已經去了。便告別着村坊裏的人，要囘家去；村坊裏的人，各人送着金錢，送他的行。馬一天工夫方約走五百里路，到了家裏，告訴他們從什麼地方來的；傍人都不去信他的話，袋子裏拿出四川的東西來，纔大家詫異起來。香草早已枯乾了，齊巧有七根；照他的法子點着，變着金子，

人，睜悄悄的，酒送上來以後。張飛說道：『年年白吃了親戚客人的，也算擺一桌水酒，盡我一點點的心；恰巧遠路客人來了，不是榮耀的事體。』我心裏有一件荒唐事體，要求你；如你稍稍有一點不捨得，便也不硬要你的。』姓彭的站起來問：『是什麼東西？』他說道：『你的馬已經長了仙骨，不是世界上人可以騎得他的；想買一匹馬來和你換，你看怎麼樣？』姓彭的說道：『便拿這馬奉送，不敢和你掉換。』張飛說道：『便給你一匹好馬，又要賞你一萬塊錢。』姓彭的離開坐位來，爬在地上道謝；張飛喚人拉他起來。停了一回，酒菜很多的送上來；太陽下去了，點上蠟燭來，大家站起來告辭，姓彭的也告別。張飛說道：『你遠路跑來，回到什麼地方去？』姓彭的看着同桌坐的人說道：『已經求着這位先生，做我的房東了。』張飛便統統拿大杯子篩酒祇給人吃。對姓彭的說道：『你藏着的香草，新鮮的吃下去可以成仙，枯乾的可以點東西成金子；草七條，可以點成一萬金子。』便喚僮兒拿出點金子的方單來，給姓彭的，姓彭的又拜着謝他；張飛說道：『明天到街上去，請你在馬堆裏隨意挑一匹好的，不必和他講價錢，我自然能夠給他錢的。』又對大家說道：『遠路的客人回到家裏去，可以稍稍幫他幾個盤船錢。』大家是是的答應着，酒吃完謝過了，分別着出來。在路上纔問他的姓名，一塊兒坐着的是劉子翬，同走着二三里路，走過山頭，便看見村坊

粉蝶

陽曰旦，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於海。遭颶風，舟將覆，忽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逾狂，瞑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亘。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靄，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蓓蕾滿樹；心愛悅之，逡巡遂入。遙聞琴聲，步稍停，有婢自內出，年十四五，飄灑豔麗。睹陽，返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邦族，陽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既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方調。年可十八九，風采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遁，此即卿家眷屬。』因代溯所由。少婦曰：『是吾姪也。』因問：『其祖母尚健否？父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沈痼，一步履須人耳。姪實不知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途遼闊，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問訊矣，」渠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嶼姓晏。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趨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飯已，因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為怪。晏曰：『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

家裏便立刻多起錢來，便恭恭敬敬在舊時那地方獨供着一座張飛的廟，唱着三天戲囘家去。

異史氏說道：『看這張飛請客，纔相信武夷山仙人幔亭地方請客的事體，不是假的；但是主人拉客人，便叫那受他好意看待的客人，幾乎要斷了手臂。那當年的大力，也可想的了！』

吳木欣說的：有一個李秀才，脣遮不住他的嘴，牙齒露在外面，滿一個手指長；有一天，在一個地方，大家一塊兒吃酒，兩個客人推遜着上位下位。他推邀得很利害，一個用力拉他到前面來，一個用力躲避向後去；用力太大了，臂彎一脫手；李秀才恰巧站在他後面，那臂彎過去，撞着他的嘴，兩個牙齒一齊吊下來，血流下來好似噴水一般；大家睜大了眼睛，他們的推遜纔罷手。這個和張飛的捏手臂拉斷膀子，同是一樣的笑話呢！』

(註一)閬中　現在四川保甯府的閬中縣。閬水灣灣曲曲圍着縣城三面，所以取名閬中。

(註二)居停主人　居停是說住的屋子，居停主人，便是說房東。

(註三)武夷幔亭　武夷山的山神，名叫武夷君；秦始皇二年，對村坊上人說道：『你們在八月十五這一天在山頭上會齊。』這一天村坊裏人統統到齊，看見亭子上遮着幔，五色的圍子，男女分着坐位吃酒。後來便把這地方取名叫幔亭。

教以「天女謫降」之曲；指法拗折，習之三日，始能成聲。晏曰：「梗概已盡，此後但須熟耳。嫺此兩曲，琴中無梗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姪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即不難，故舟尚在，當助爾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粉蝶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曰：「歸醫祖母，不惟却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陽覓檝，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爲之縈繫。陽慮迷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淒然方欲拜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糒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唯恐遽盡，但啗胡餅一枚，覺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藏之，即亦不復飢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息遙見人烟，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矣。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益憊，出藥投之，沈痾立除；共怪問之，因述所見。祖母泫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晏氏；壻十歲入山不返，十娘待之二十餘，忽無疾自殂，葬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共疑未死，出其裙，則猶在家所素着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飢，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冢驗視，則空櫬存焉。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返，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議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豔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壻；遂媒定之，涓吉成禮，既入門，光豔絕

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晏但微笑，還齋炳燭，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晏撫絃捻柱，十娘自內出，晏曰：『來來！卿為若姪鼓之。』十娘即坐問：『姪願何聞？』陽曰：『姪素未讀琴操，實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即按弦挑動，若有舊譜，意調崩騰；靜會之，身似在舟中，為颶風之所擺簸。陽驚歎欲絕，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傚之；陽習至更餘，音節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然妙悟，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姑命侍安寢，掩戶移檠耳。』審顧之，秋水澄澄，意態媚絕；陽心動微挑，婢俯首含笑。陽益惑之，遽起挽頸。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間，聞晏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晏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為吾姪遣之。』陽甚慚懼，反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譴逐。俄晏與十娘並出，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為一奏。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肄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晏

待到走進屋子去，便見一個年輕的女人，端端正正的坐着，紅色的絃線正調勻了；年紀大約十八九歲，臉上神氣很漂亮。看見客人進來，推開琴要逃去；那年輕的男人攔住他說道：『不用逃，這個便是你家裏的親眷。』便替他說出遭難的情形來，那年輕的女人說道：『是我的姪兒呢。』便問：『他的祖母家健旺嗎？爹娘年紀多少了？』姓陽的說道：『爹娘年紀四十多了，都沒有什麼病；祇有祖母六十歲，害了病許多日子不好，走一步要人扶呢。做姪兒的，實在不知道姑母是誰的一房裏的長輩？請你老實對我說了，可以回家去的時候對家裏人說。』那年輕的女人說道：『路隔得狠遠，信息不通長久了；回家去祇對你父親說：「十姑母問好呢。」他自然能夠知道的。』姓陽的問：『姑丈是姓什麼？』那年輕的男人說道：『海島地方姓晏的，這地方叫名神仙島，離開瓊州三千里路，我寄住在此地也不多時候呢。』

十娘走到裏屋去，喚丫頭拿酒菜出來給客人吃；新鮮的菜蔬，又香又好呢，也不知道他是什麼名兒。飯吃完，便和他四處看看遊玩；看見花園裏桃樹李樹花含着苞，很當他奇怪事體。姓晏的說道：『這地方夏天沒有極熱的時候，冬天沒有極冷的時候，開花沒有斷的時候。』姓陽的高興起來說道：『這個是神仙地方，回家去對爹娘說了，可以把家搬來和你做鄰舍了。』姓晏的祇是微微

代，旦覘之，卽粉蝶也。驚問曩事，郎茫乎不知；蓋被逐時，卽降生之辰也。每爲之鼓天女謫降之操，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陽曰旦，是瓊州地方的讀書人；有一回從別的府城裏回家來，坐着船過海，遇到了旋風。船快要翻了；忽然水面上浮着一隻空船過來，急急跳上船去；回過頭來一看，那同船的人，統統呆在水裏淹死。風勢越發利害，閉着眼昏昏沉沉的聽他吹去；隔了不多時候，風住了。睜開眼來，忽然看見水中央一座山地，屋子接接連連的造着；搖着船靠近岸去，直走到村坊的門口，村坊裏靜悄悄的。走一程，坐一回，好半天，雞狗的聲音也聽不到；看見一座門朝化開着，松樹竹葉，密密層層的遮着。這時候已經是十月裏的天氣，牆裏面不知道是什麼花，不曾開的花朶兒，結滿了一樹；心裏歡喜他，慢慢的便走進去，遠遠聽得彈琴的聲音，站住了脚步。一刻工夫，有一個丫頭從裏面出來；年紀十四五歲，又風流又標緻。看見這姓陽的，一轉身急急走進去；停了一回，聽得琴聲停住了。一個年輕的男人走出來，很詫異的神氣，問客人：『從什麼地方來的？』姓陽的統統告訴他，轉問他：『是什麼地方人？姓什麼？』姓陽的又告訴他，那年輕的笑着說道：『是我的親戚呢。』便作一個揖，請他走進院子去；院子裏屋子造得精巧乾淨，又聽得彈琴的聲音。

氣迷人得利害；姓陽的心裏動起來，去調戲他，那丫頭低着頭抿着嘴笑着。姓陽的越發歡喜他，忽然站起來抱住他的頸子，那丫頭說道：『不要這樣子，夜已打過了四更，主人快要起來；你我有這個心的，到明天夜裏也不遲。』正親熱抱住他的時候，聽得姓晏的喚着粉蝶；丫頭臉兒變了顏色說道：『壞了！』急急逃了進去。姓陽的躡了脚跑去偸聽他，祇聽得姓晏的說道：『我原說丫頭的凡心不曾斷，你一定要收留他，現在到底怎麼樣呢？該打他三百下。』十娘說道：『這個心一生，不可以再當丫頭了，不如給我姪兒帶去罷。』姓陽的十分慚愧害怕，回到書房裏，吹熄了蠟燭火自己睡下。

天亮，有一個童兒來服侍他，洗臉漱口，不再看見粉蝶了；心裏害怕着，怕被他駡着趕出去。停了一囘，姓晏的和十娘一塊兒出來，好似心裏一點也不記他的恨，便問他：『學的琴這麼樣了？』姓陽的對他彈一囘，十娘說道：『雖然不能夠得神，已經會了十成裏的九成了；練熟了，可以到極好的地步。』姓陽又求他教別的曲子，姓晏的教他天女罰落在世界上的調子；指法很生硬，學了三天，纔能夠成調。姓晏的說道：『大概已經不錯了，從今後以祇叫熟練罷了；學會了這兩個曲子，琴裏邊沒有難彈的調了。』姓陽的很想着家裏，對十娘說道：『姪兒住在這個地方受姑母照看養着，

的笑着，囘到書房裏去，點着蠟燭；看見琴擱在桌上，要求聽他彈一套。姓晏的撥着絃線旋着柱子，十娘從裏面出來，姓晏的說道：『來來！你替你姪兒彈一彈。』十娘便坐下來，問姪兒：『要聽什麼？』姓陽的說道：『姪兒從來不會讀過琴譜，實在不知什麼是要聽的。』十娘說道：『祇叫隨你的意思說出一個名目來，都可以彈成調子。』姓陽的笑着說道：『海風吹着船，也可以彈成一個調子的嗎？』十娘說道：『可以的，』便按着絃線彈起來，好似有現成的譜的；聲音調頭又響又急，靜悄悄的聽着，身體好似座在船裏，被吹着旋風搖幌着。姓陽的又詫異又稱贊不住嘴，問他：『可以學得嗎？』十娘給他琴，叫他試彈着絃子，說道：『可以教得的，你要學什麼？』說道：『你方纔彈的旋風曲子，不知道可以幾日學得成？求你先抄一個譜拿來讀着。』十娘說道：『這個沒有文字的，是我隨意彈着的呢。』便另外拿一架琴，做着一勾一剔的樣子，叫姓陽的學着；姓陽的學到一更多工夫，聲音調頭稍稍有一點像，夫妻兩人纔告別進出。姓陽的眼睛看着，用心想着，對蠟燭火自己彈着；好半天，忽然自己想明白了，不知不覺高興得跳起來。抬起頭來，忽然看見一個丫頭站在燈光下面，詫異起來說道：『你原來還不會去嗎？』丫頭笑着說道：『十姑娘吩咐我：「候你睡下了，關上門拿燈去呢。」』細細的對他一看，眼光水盈盈的，神

問他，便說起他看見的人；祖母淌看眼淚說道：『眞是你的姑母呢！』當初老太太有一個小女兒，名叫十娘，生下來有仙人的面貌，許配給姓晏的女壻，十歲的時候，走到山裏去不曾回家來，十娘守到他二十多歲，忽然沒有病便自己死去，埋葬了已經三十多年了。聽了陽曰旦的話，大家疑心他不曾死；拿出他的裙子來一看，便還是在家裏平日一向穿的呢。那個餅分着吃了一個，一天也不肚子餓，那精神却加倍好起來。老太太吩咐掘開坟來查看，那空棺材在裏面呢。

陽曰旦起初定的吳家的女兒，不曾過門；陽曰旦幾年不回家來，便嫁到別家去了。大家相信十娘的話，叫他等着粉蝶來；隔了幾時，一年多沒有信息，纔商量到別家去說媒。隔壁縣城裏錢秀才有一個女兒，名喚荷生，美人兒的名氣，傳到遠地方都知道；年紀十六歲，不曾出嫁，却死了三個女壻。便託媒人去說定了，撿了好日做親；待到走進門來，臉兒標緻得一時裏找不出第二個人來。陽曰旦一看，他便是粉蝶呢；詫異起來，問他從前的事體，那女人模模糊糊的不知道。原來被十娘趕出的時候，便是他生下來的日子呢；常常對他彈天女罰落在世界上的曲子，他便拿手撐着臉呆想，好似有什麼事體記得一般。

錦瑟

我很快活；但是家裏的人記掛着我，離開家三千里的遠路，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去呢？』十娘說道：『這個也便不是難事。舊時的船還在，便當帮你一風蓬的風；你沒有娶妻子，我已經打發粉蝶去了。』便送他一架琴，又給他藥材，說道：『拿回家去，醫祖母的病；不但可以治好病，還可以長壽。』便送他到海邊上，喚他上船，姓陽的尋搖船的槳，十娘說道：『不必用這個東西。』便脫下裙子來做風蓬，替他綁起來掛着；姓陽的怕走錯路，十娘說道：『不用憂愁，祇隨着風蓬吹去好了。』掛好裙子，走下船去，姓陽的很傷心的，正要拜着告辭，那南風一陣一陣的吹起來，離開岸上已經遠了。看看船裏吃的東西，已經預備齊全，——但是祇能夠一天的吃，心裏怨他小器；肚子餓，不敢多吃，祇怕立刻吃完，祇吃了芝蔴餅一個，覺得那餅裏裏外外都是又甜又香，剩下了六七個，很小心的藏着，便也不再肚子餓了。

停了一回，看見晚快的太陽要下去了，正懊悔來的時候，不曾向他們要得燈油蠟燭；一轉眼遠遠的看見人家冒着煙，仔仔細細一看，便是瓊州地方呢。高興極了，過了一回，已經靠了岸，解下裙子包着餅，回家去，走進門，一家人都又詫異又快活。原來離開家裏已經十六年了，纔知道是遇見了仙人，看看祖母又老又害病，越發利害。拿出藥來給他吃下去，很利害的病立刻沒有了。大家奇怪，

窮，使妾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災矣。』挑燈導之，啓後門黯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窗，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室四瞻，蓋已歸己家也。反奔而出，遇婦所役老嫗，曰：『終日相覓，又焉往？』反曳入，婦帕裹傷處，下床笑逆曰：『夫妻年餘，狎謔顧不識耶？我知罪矣，君受虛誚，我被實傷，怒亦可以稍解』。乃於床頭取巨金二錠，置生懷，曰：『以後衣食，一唯君命可乎？』生不語，拋金奪門而奔，仍將入壑，以叩高第之門。

既至野，則婢行緩弱，挑燈猶遙望之；生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生曰：『我求死，不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需人，我願服役，實不以有生爲樂。』婢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惟淘河糞除，飼犬負尸；作不如程，則刵耳劓鼻，敲刖脛趾。君能之乎？』答云：『能之。』又入後門，生問：『諸役何也？適云負尸，何處得如許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九幽橫死無歸之鬼；鬼以千計，日有死亡，須負瘞之耳。請一過觀之。』

移時，見一門，署給孤園，入見屋宇錯雜，穢臭熏人；園中鬼見燈羣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即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已，負置祕處，乃求婢緩頰，幸免尸汙。婢諾，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妾入言

沂水王生，少孤，家清貧；然丰標修潔，灑然裙屐少年也。富翁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為起屋治產；娶未幾而翁死，妻兄弟鄙不齒數，婦尤驕倨，常庸奴其夫，自享饈饌。生至則脫粟瓢飲，折稊二為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子科，被黜；自郡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胛四熟，就啖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大慚，抵箸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婦恚問死期，即授索為自經之具；生忿投羹碗，敗婦顙。

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壑，至叢樹下；方擇枝繫帶，像見土崖間微露裙幅，瞬息一婢出，睹生急返，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綻痕。固知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覘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樂，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歡，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生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游蜂。生曰：『諾。』遂坐以待夕。

居亡何，星宿已繁，崖間像成高第，靜敞雙扉；生拾級而入，纔數武，有橫流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亦不知其深幾許。疑即鬼神示以死所，遂踴身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幸浮不沈，泅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行次，遙見夏屋中有燈火，趨之，有猛犬暴出，齕衣敗襪。摸石以投，犬稍卻；又有羣犬要吠，皆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郎來耶？吾家娘子憫君厄

臂脆然有聲。臂斷落地，虎亦遁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遽未知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衿裹斷處。女止之，俯覓斷臂，自爲續之，乃裹之。

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墟。天既明，僕媼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骨已續；又出藥糝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與己等。臂愈，女置酒室內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隅坐。女舉爵如讓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君體，意欲效楚畀我之於鍾建，但無媒，羞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爲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

一日，女長姊瑤臺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瑤臺命坐，曰：『我千里來，爲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瑤臺遽命酒，使兩人易琖。生固辭，瑤臺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飮之。瑤臺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謫；自願居地下，收養寃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刦，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遠邀大姊來，固主婚嫁，亦使代攝政，便以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圓成委曲以謀其生。』女笑，但言不妨。既醉，歸寢，歡戀臻至。

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請卽歸。君幹理家事畢，妾當自至。』以馬授生，啓扉令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廬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箠楚報之；至暮不歸，如去。

之；飼狗之役較輕，當代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曰：『來來！娘子出矣！』從生入，見堂上籠燭四懸，有女近後坐。——乃二十許天人也，——生伏階下，女郎曳命起之，曰：『此一儒生，烏能飼犬？可使居西堂主簿籍。』生喜伏謝，女曰：『汝似樸誠可敬，乃事；如有舛錯，罪責不輕也！』生唯唯。

婢導至西堂，見棟壁清潔，喜甚，謝婢；殆問娘子官閥，婢曰：『小字錦瑟，東海薛侯五女也，妾名春燕，旦夕所需，幸相聞。』婢去，旋以衣履衾褥來，置床上，生喜得所，黎旦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盡來參謁。餽酒送脯甚多，生引嫌，悉卻之。日兩餐，皆自內出。娘子察其謹廉，特賜儒巾鮮衣；凡有齎賚，皆遣春燕。婢頗風格，既熟，頻以眉目送情；生斤斤自守，不敢少致差跌，但僞作騃鈍。積二年餘，賞給倍於常廩，而生謹抑如故。

一夜方寢，聞內第賊噪，急起捉刀出，見炬火光天。入窺之，則羣盜充庭，廝僕駭竄。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塗面束腰，雜盜中呼曰：『勿驚薛娘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時諸舍羣盜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爲所獲，潛入第後獨覓之。遇一伏嫗，始知女與春燕皆越牆矣。生亦過牆，見主婢伏於暗陬，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復能行矣！』生亦力負之奔二三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令坐。欻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之；虎已銜女，生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

沂水地方的王秀才，年紀小的時候，死了爹娘；但是神氣挺拔，乾淨，很漂亮的一個考究穿載的小影子呢。有一個有錢的老頭子，姓蘭，見了中意，他拿女兒給他做老婆，答應他給他造房子，買田地；不多幾天那老頭子死了，他老婆的兄弟，看他不起，不拿他當人看待。那媳婦越發驕傲，常常使喚他的丈夫，當用人看待；自己吃着魚肉，秀才走來，便給他白飯清湯吃，拿草幹兒折斷了做筷子，擺在他面前。王秀才統統耐着氣，年紀十九歲，去考童生，被考官剔出來；從府城裏回家來，那媳婦恰巧不在屋子裏，鍋子裏煮着羊背肉，已經熟了，他走上去吃着。媳婦走進來，不說話，拿了鍋子走去；秀十分慚愧，丟筷子在地上，說道：『待我這個樣子，還不如死了罷！』媳婦惡狠狠的問他死的日子，便給他一條繩子做自己上吊的傢伙；秀才氣極了，拿菜盌丟過去，打破了媳婦的臉兒。

秀才受着一肚子的氣，走出門去；自己想實在還不如死的好，便藏着帶子，走到深山洞子裏，到了樹林子下面，正要檢一條樹枝兒掛帶子。忽然看見泥山頭裏微微的露出一點裙角兒來，一轉眼一個丫頭走出來，看見這秀才，急急回進去，好似人影兒一般，慢慢的不見了，泥牆也沒有破縫的形迹。原知道他是妖怪，但是要尋死的人，原也沒有什麽害怕；丟去了帶，坐着看他，稍停了一回，又露出半張臉兒來，一看，便縮着進去；心想這個鬼東西，去跟着他，一定有死去的快活事體，便拾起

或於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媒通蘭氏，遂就生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亘。賈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賈亦恆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舊媼，媼驚伏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於舍後得之，已自經死，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妾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託村人求反其妾，妾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

方疑錦瑟負約，一夕正與妾飲，則車馬叩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卽遣歸；入室；妾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苦矣。』卽賜以錦裳珠飾，妾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懽。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履登床，妾始出；入房則生臥榻上；異而反窺之，燭已滅矣。生無夜不宿妾室。一夜妾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共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床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留女所，時寄妾宿耳。生囑隱其異。

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忽臨蓐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卽下；舉之，男也。爲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無復爾業多則割愛難也！』自此婢不復產。妾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反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攜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攜老僕夜去，亦不返。

黑魆魆的走出走進一家人家，很亮的蠟燭光照着窗子，說道：『你自己進去，我去了。』秀才走進屋子去四面一看原來已經回到自己家裏了；轉身逃着出去，遇到他媳婦使喚的一個老太婆，說道：『一天到晚尋着你，又要跑到什麼地方去？』回轉身來拉着他走進去，那媳婦拿手帕包着打壞的地方，走下床來，笑着迎接他說道：『夫妻一年多，和你鬧着玩兒，你不知道嗎？我知道錯了！你聽了空的嘲笑說話，我受着實在的痛楚，你的冤也可以稍稍銷去一點了。』便在床頭邊拿大金元寶兩隻塞在秀才的懷裏，說道：『以後穿的吃的，統統依着你的主意可好嗎？』秀才不說話，丟了金子，搶着門又逃出去；仍舊要走到山洞裏去，打大房子的門。

待到走到空地裏，那丫頭腳小走路慢，拿着燈還遠遠的望得見他；秀才急急跑上去，一邊喊着那燈光便停住了。待到追着那丫頭，說道：『你又來了，對不住娘子一番苦心了！』秀才說道：『我要尋死，不是和你商量再要求活；娘子是大戶人家，在陰世裏也應該要用人，我情願做一個用人，實在不望保全性命算快活事體。』丫頭說道：『「好好的死，還不如苦苦的活着」，你的想頭怎麼這樣偏心呢？我們家裏沒有別的事體，祇有掘河打掃餵狗背屍首這幾件事體；做得不好，便割去耳朵，創去鼻子，敲斷腳骨，截去腳趾。你能夠做嗎？』回答他說道：『能夠的。』又走進後門，秀才問：

一塊石頭來，打着山牆子說道：『地下如可以進去，求你告訴我一條路；我不是來求開心的，是來求死的。』好半天沒有聲響，那秀才又是這樣說了一遍，裏面說道：『你要死，請你暫時回去，可以到夜裏跑來。』說話的聲音清爽尖脆，細得如飛着的蜜蜂一般。秀才說道：『是了。』便坐着候他天黑。

過了不多幾時，天上的星已經出了許多，山邊忽然變了很大的屋子，靜悄悄的開着兩扇門；秀才一步步跨着階沿，走進去，纔走了幾步，有一道橫流着的水，滔滔滾滾的，他的氣味好似溫泉。拿手去試一試，熱得好似滾的水一般，也不知道他的深有多少；疑心便是鬼神叫他死的地方，便一跳身下去，熱水濕透了他一層一層的衣服，皮肉痛得要爛了。幸得浮在水面上，不曾沉下去，游着浸着好半天，熱氣慢慢的可以耐得住了；用力爬着拉着，纔走上了南面的岸上，渾身虧得不曾泡壞。正走的時候，遠遠看見大屋子裏有燈火的光；跑上前去，有一隻兒狗，忽然跳出來咬破他的衣裳，咬壞他的襪子。摸着一塊石頭拋過去，狗稍稍退後幾步；又有一淘狗攔住了他叫喚，那大得和小牛一般。正危險的時候，一個丫頭走出去，喝退了狗說道：『尋死的官人來了嗎？我家娘子可憐你走頭無路，喚我來送你到安躭快活的地方去，從今以後沒有災難了。』擎着燈領他走，開着後門，

那女人說道『看你好似老實可教的人，——但是事體如有做錯了，要罰你的罪不輕呢，』秀才是是的應着。

丫頭領他到西面堂屋裏去，看見柱子牆壁清爽乾淨，歡喜極了，謝謝那丫頭；纔問起娘子的名姓，丫頭說道：『小名喚錦瑟，——東海地方薛侯的女兒；我名喚春燕，早晚要什麼東西，請你告訴我。』丫頭去了，停一回拿衣服鞋子被褥去，擱在床上；秀才心裏高興，找到了好地方，天纔微微的有點亮光，一早起來做事體，寫着鬼的名簿。一家人家的用人，都跑來拜見，送酒送肉的狠多；秀才要避嫌疑，統統不收他的。每天兩餐飯，都從裏面拿出來的。娘子看他做事體謹愼不貪心，特意賞他戴方巾新衣服；凡是有東西送去，都是打發春燕來的。這丫頭長得很風騷，待到伴熟了，常常拿眉眼兒遞着心事；秀才狠小心的，自己守着規矩，不敢稍稍做錯事體，祇是假裝着癡獃的樣子。過了兩年多，賞他送他的東西，比平常薪水還多一倍；那秀才依舊很小心的做着事體。

有一天夜裏，正睡着，聽得裏面屋子裏叫喊起來；急急起來，拿着刀走出去，看見火把的亮光，照得天也雪亮。走進去一看，那許多強盜，塞滿了院子裏，用人眞害怕得逃去；一個用人拉着他，叫他和他一塊皆跳去。秀才不肯，拿顏料塗着臉，帶子束着腰，夾在強盜裏面，喊着說道：『不要嚇壞了薛

『這許多事體做着什麽用?方纔你說背屍首,什麽地方有這許多死人呢?』丫頭說道:『娘子好良心,開着一座佈施窮苦人的院子,收養九層地獄裏橫死沒有地方去的鬼,鬼的數目上千,天天有死去的,要去背來埋葬的。請你跑去看一看。』

停了一回,看見一座門,寫着給孤園,走進去看見屋子橫一間豎一間,臭氣熏在人的鼻管裏;園裏的鬼看見燈,有許多跑攏來,都是殺了頭斷了脚的,眼睛裏看不進去,回轉臉去要跳走。看見屍首睡倒在牆脚下,走近去一看,血肉模模糊糊,說道:『半天沒有人背去,已經給狗吃了。』便喚秀才搬他去。秀才有不願意的樣子,丫頭說道:『你若是不能夠做這個事體,請你仍舊回去享受安眈快活。』秀才沒有法子,背到幽靜的地方;便求丫頭給他去說說,祇求免了這背屍首的齷齪事體。丫頭答應他,走到一間屋子裏,說道:『暫時坐在這個地方,我進去說了。餵狗的事體,比起來輕巧一點;便替你去商量商量,或者可以成功,再來對你說。』過去了一息工夫,跑出來說道:『走來走來!娘子出來了!』秀才跟他去,看見客廳上燈籠四隻挂着,有一個女人靠在後面坐着。——是二十多歲的仙人呢,——秀才爬在階沿下面,那女人便吩咐拉他起來,說道:『這是一個讀書人,怎麽能夠做餵狗的事體?可以叫他住在西面堂屋裏管帳簿的事體。』秀才高興起來,爬在地下道謝;

秀才，給他一切享用的東西，都和自己一樣。臂膀好了以後，錦瑟擺酒在裏屋子裏，是謝他的功勞；喚他坐下，推遜了三囘纔在角兒上坐下。——錦瑟拿起酒杯，好似勸客人吃酒一般，好半天說道：『我的身子已經貼過你的皮肉，心裏要學着從前楚國——背季芊的鍾建——這件故事；祇是沒有媒人，不好意思自己拿自已送給你。』秀才又慚愧又害怕，說道：『我受的好處不少了，便是送了性命也不能夠報答；你現在做的事體，不配我的身份，怕要被天雷打死，不敢依你的吩咐。若可憐我沒有妻子，賞我一個丫頭，已經過分了。』

有一天，——錦瑟的大阿姊瑤臺跑來，——是四十多歲的美人兒呢，——到了夜裏，喚秀才進去，——瑤臺喚他坐下，說道：『我一千里路外面走來，替妹子做媒；今天夜裏，可以嫁給先生。』秀才又站起來推辭，——瑤臺便立刻吩咐擺上酒來，給他兩人換着酒杯；——秀才再三推謝，——瑤臺伸手去奪下來換着，秀才便爬在地下，謝過了罪，接過酒來吃了。——瑤臺走出去，——錦瑟對他說道：『老實告訴你，我是神仙的女眷，因爲犯了罪，罰落在世上；自己願意住在陰世裏，收養那班寃鬼，去贖囘上帝罰我的罪。方纔遇到那班天魔的搶刼，便和你有貼着身體的緣分；很遠的路請着大姊過來，原是來做這個媒，也要託他替我管理家務，可以跟着你囘去呢。』秀才站起來對他行一個禮，說道：『在陰世裏頂快

娘子！祇叫分着搶些銀錢東西，不要給他剩下了！』這時候各間屋子裏的許多強盜，正尋錦瑟不着；秀才知道不曾被他們捉去，偷偷的走進屋子後面去，一個人找尋他。遇到一個躲着的老太婆，纔知道錦瑟和春燕眞爬過牆外去了；秀才也爬過牆去，看見主人丫頭兩個，都躲在黑暗的牆角裏，說道：『這個地方怎麼可以自己躲得過？』錦瑟說道：『我不能夠再走路了！』秀才丟下刀，背着他跑了兩三里路多，渾身淌着汗，纔走到一個深的山洞裏；放下肩頭來，喚他坐下，忽然一隻老虎跑來。秀才十分害怕，要迎上前去攔住他，老虎已經咬住錦瑟；秀才急急拉住老虎的耳朵，用力拿自己的臂膀伸到老虎嘴裏去，要替着錦瑟。老虎生氣，丟了錦瑟，咬住秀才的臂膀；刮的一聲，臂膀斷了，落在地下，老虎也一直跑去了。錦瑟哭着說道：『苦了你了！苦了你了！』秀才慌慌張張的時候，不知道痛苦，祇覺得血流出來和水一般；叫丫頭拉下衣襟來，包住斷的地方。錦瑟攔住他，低着頭找到了斷落的臂膀，自己替他接上去，便包住了。

東面天上慢慢的發出白光來，纔慢慢的走着回去；走上客廳，好似荒坟裏一般，靜悄悄的沒有人。到天明以後，用人老媽子纔慢慢的走攏來；錦瑟親自走到西面屋裏去，問秀才的痛苦。打開那包住的地方，那臂膀上的骨頭已經接住了；又拿出藥來敷在他的傷口上，纔回去。從此越發看重這

太太，那姨太太很傷心的哭着不肯去；秀才便寫着狀紙，要告他霸住家產姦佔妻子的罪，那做買賣的人不敢再說了，關了店鋪向西面走去。

正疑心錦瑟失了約，有一天夜裏，正和姨太太吃着酒，便有車馬走到門口，來打門；那錦瑟已經來了。錦瑟祇留下了一個春燕，其餘的人，便打發他回去；走進屋子，那小老婆拜見他。錦瑟說道：『這個人有生男孩兒的相貌，可以替我的苦了。』便賞他綢衣服珠首飾，那姨太太拜着收下了，站在一傍伴着；錦瑟拉他坐下，說說笑笑很高興。好半天說道：『我酒吃醉了，要睡去。』秀才也脫去鞋子上床去，小老婆纔退出，走進房裏，那秀才便睡在床上。詫異起來，回轉去看他，那蠟燭已經吹熄了。秀才沒有一夜不是睡在姨太太房裏的。有一夜，姨太太起來，偷着去看看錦瑟的房裏；那秀才和錦瑟正一塊兒說笑着，很奇怪，急急回到房裏去，對秀才說，那床上已經沒有人了。到天明的時候，悄悄的告訴秀才，秀才也自己不知道，祇覺得有時住在錦瑟房裏，有時在小老婆房裏過夜呢。秀才叮囑他瞞住這個奇怪事體。

日子長久了，那丫頭和秀才好上了；錦瑟裝做不知道。丫頭忽然要養孩兒了，很不容易不下來，祇是喊着娘子。錦瑟走進去，那胎衣便下來；抱起來一看，是一個男孩兒，替他拉斷了臍帶，擱在丫頭

活，我家裏有一個兒女人，又是房子狹小，其勢不能夠勉強拉攏來過着日子。』錦瑟笑笑，祇說：『不礙事的。』待到酒吃醉以後，回房去睡覺；又快活又親熱，到了極頂了。

過了幾天，對秀才說道：『陰世裏住在一塊兒，不能夠長久，請你立刻回家去；你安排家裏的事體完全了，我便自己跑來。』拉一匹馬給秀才，開着門叫他出去；那山上的峭壁，又合起來了。秀才騎着馬走進村坊，村坊裏的人，都詫異起來；到了家裏，那屋子造得簇新高大。——從前秀才出去了以後，他妻子喚着兩個阿哥來，預備拿棍子打他，報這個讎；到夜不見他回來，纔各人回去了。有一個人在山溪裏尋得了秀才的一隻鞋子，疑心他已經死了；以後一年多沒有信息，有一個陝西地方做買賣的人，託媒人來和蘭氏說通了，便在秀才家裏和蘭氏做了夫妻。半年裏面修造房子，接接連連的很多；那做買買的人出門去做買買，又買了一個姨太太回來，從此家裏弄得不安耽，那做買賣的人也常常幾個月不回家來。秀才打聽得他的情形，生氣，吊着馬進去；看見舊時的老媽子；老媽子害怕，爬在地下，秀才喝罵了好半天，叫他領到蘭氏房裏去，尋尋他已經逃去了。停了一回，在廊簷下尋得了，已經自己吊死了；便打發人抬着屍首去還蘭家。喚那小老婆走出來，年紀十八九歲，神氣也狠好，便和他一塊兒睡着住着。那做買賣的人，託村坊裏的人去，求他還他的姨

鍾建。封他做樂尹的官。

丐仙

高玉成故家子，居金城之廣里善鍼灸，不擇貧富，輒醫之；里中來一丐者·脛有廢瘡、臥於道，膿血狼籍，臭不可近，居人恐其死，日一飴之。高見而憐焉，遣人扶歸，置於耳舍；家人惡其臭，掩鼻遙立。高出艾，親爲之灸，日餉以蔬食；數日，丐者索湯餅，僕人怒訶之，高聞卽命僕賜以湯餅。未幾，又吃酒肉，僕走告曰：『乞人可笑之甚！方其臥於道也，日求一餐不可得；今三餐猶嫌粗糲，既與湯餅，又吃酒肉。此等貪饕，只宜仍棄之道上耳！』高問其瘡，曰：『痂漸脫落，似能步履，頗假呻嗄作呻楚狀。』高曰：『所費幾何？卽以酒肉饋之，待其健，或不吾讎也。』僕僞諾之，而竟不與，且與諸曹偶語，共笑主人癡。次日，高親詣視丐，丐跛而起，謝曰：『蒙君高義，生死人而肉白骨，惠深覆載；但新瘥未健，妄思饞嚼耳。』高知前命不行，呼僕痛笞之，立命持酒炙餌丐者。僕銜之，夜分，縱火焚耳舍，乃故呼號；高起視，舍已燼，歎曰：『丐者休矣！』督衆救滅，見丐者酣臥火中，齁鼻雷動；喚之起，故驚曰：『屋何往！』羣始驚其異，高彌重之，臥以客舍，衣以新衣，日與同坐處；問其姓名，自言：『陳九。』居數日，容益光澤，言論多風格；又善

懷裏，笑着說道：『丫頭不要再這樣子，女兒多了便不容丟下的呢！』從此丫頭不再生孩兒。錦太太生下五個男孩子；兩個女孩子；住下了三十年，錦瑟常常回到他家裏去，來來去去都在夜裏。有一天，帶着丫頭回去，不再回來了。秀才年紀八十歲，忽然帶着老家人夜裏出去，也不回家來了。

（註一）裙屐少年　專考求打扮的年輕男人，便喚做裙屐少年；俗話便是漂亮小夥子。

（註二）折稊為七　七，是筷子；稊，是有臭氣味的草。拿稊草折斷了做筷子，是厭惡他的意思。

（註三）羊胛　胛，有有三種解說：有的說是肩，有的說是大腿，實在是背脊中心的肉喚做胛。羊背脊的肉，最容易煮得爛。

（註四）給孤園　從前舍衞國有一位善心人，名喚須達拏，常常拿了銀錢食物去佈施孤苦貧窮的人，便喚做給孤；蓋着一座院子，專給孤苦貧窮的人住，便喚做給孤園。這個名目是出在佛經裏的。

（註五）薛侯　從前有一個名喚奚仲的，做夏朝的車正官，封他在薛的地方；後來人便稱他是薛侯。

（註六）鍾建　從前楚國被吳國打敗了，楚王逃到鄖的地方去；他臣子鍾建，背着公主季芊一塊兒逃去。後來楚王要給公主出嫁，公主說道：『做女人的，不容易和男人親近的；鍾建背過我的，一定要嫁給鍾建了。』後來季芊真的嫁了

歌曰：『連翩笑語踏芳叢，低亞花枝拂面紅；曲折不知金鈿落，更隨蝴蝶過籬東。』餘音嫋嫋，不啻繞梁。高大喜，拉與同飲，陳命之坐，亦飲之酒，高酒後，心搖意動，遽起狎抱；視之，則變爲夜叉，睛突於眥，牙出於喙，黑肉凹凸，怪惡不可狀。高驚釋手，伏几戰慄；陳以箸擊其喙，訶曰：『速去！』隨擊而化，又爲蝴蝶，飄然颺去。高驚定，辭出，見月色如洗，漫語陳曰：『君旨酒嘉肴，來自空中，君家當在天上？盍攜故人一遊？』陳曰：『可。』即與攜手躍起，遂覺身在空冥，漸與天近：見有高門，口圓如井。入則光明似晝，階路皆蒼石砌成，滑潔無纖翳；有大樹一株，高數丈，上開赤花，大如蓮，紛紜滿樹。下一女子，搗絳紅之衣於砧上，豔麗無雙。高目立睛停，竟忘行步。女子見之，怒曰：『何處狂郎，妄來此處！』輒以杵投之，中其背；陳急曳於虛所，切責之。高被杵，酒亦頓醒，殊覺汗愧。乃從陳出，有白雲接於足下；陳曰：『從此別矣！有所囑，愼志勿忘：君壽不永，明日速避西山中，當可免。』高欲挽之，反身竟去。高覺雲漸低，身落園中，則景物大非。歸與妻子言，共相駭異。視衣上著杵處，異紅如錦，有奇香。早起，從陳言，裹糧入山，大霧障天，茫茫然不辨徑路；躡荒急奔，忽失足墮雲窟中，覺深不可測，而身幸不損。定醒良久，仰見雲氣如籠，乃自歎曰：『仙人命我逃避，大數終不能免！何時出此窟耶？』又坐移時，見深處隱隱有光，遂起而漸入；則別有天地，有老三方對弈，見高至，亦不顧問，棋不輟；高蹲而觀焉。局終，斂子入盒，方問：『客何得

手談，高與對局輒敗，乃日從之學，頗得其奧祕。如此半年，丐者不言去，高亦一時少之不樂也；卽有貴客來，亦必與之偕飲。或以擲骰爲令，陳每代高呼采，雉盧無不如意，高大奇之。每求作劇，輒辭不知。一日，語高曰：『我欲告別，向受君惠且深，今薄設相邀，勿以人從也。』高曰：『相得甚歡，何遽訣絕？且君杖頭空虛，亦不敢煩作東道主。』陳固邀之曰：『盃酒耳，亦無所費。』高曰：『何處？』答云：『園中。』時方嚴冬，高慮園亭苦寒；陳固言不妨，乃從如園中，覺氣候頓暖，似三月初。又至亭中，益暖，異鳥成羣，亂哢清味，髣髴暮春時。亭中几案，皆鑲以瑙玉；有一水晶屏，瑩澈可鑑，中有花樹搖曳，開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來句輈於其上；以手撫之，殊無一物。高愕然良久，坐見鸜鵒棲架上呼曰：『茶來！』俄見朝陽丹鳳，銜一赤玉盤，上有玻璃琖二，盛香茗；伸頸屹立，飲已，置琖其中，鳳銜之，振翼而去。鸜鵒又呼曰：『酒來！』卽有青鸞黃鶴，翩翩自日中來，銜壺銜杯，紛置案上；頃之，則諸鳥進饌，往來無停翅，珍錯雜陳，瞬息滿案，肴香酒洌，都非常品。陳見高飲甚豪，乃曰：『君宏量，是得大爵。』鸜鵒又呼曰：『取大爵來！』忽見日邊熌熌，有巨蝶攫鸚鵡杯，受斗許，翔集案間。高視蝶大於雁，兩翼綽約，文采燦麗，亟加贊歎。陳喚曰：『蝶子勸酒。』蝶展然一飛，化爲麗人，繡衣翩躚，前而進酒。陳曰：『不可無以佐觴。』女乃仙仙而舞，舞到酣際，足離於地者尺餘，輒仰折其首，直與足齊，倒翻身而起立，身未嘗著於塵埃。且

吃。這種狠心饞嘴的人，祇可以仍舊抛他在路上呢！』高玉成問他『害的瘡怎麼樣？』說道：『那瘡上的皮慢慢的脫下來了，好似能夠走着路了。』看他假意叫喚着做出痛楚的樣子來，高玉成說道：『所化的錢有的幾個便拿酒肉給他吃，待到他身體強壯了，想來也不恨我了？』用人假答應他，却到底也不給他吃；自己去和他的同伴在一塊兒說話，大家笑他東家癡心。

到了二三天，高玉成親自跑去看那化子，化子蹺着脚站起來，謝着道：『承你的好意思，救活我快死去的人，好似枯骨上長出肉來，恩惠深得和天地一般；祇因爲害病纔好，身體未曾強健，胡亂想吃好東西罷了。』高玉成知道他從前吩咐的話不曾做到，喊用人來，把他很很的打了一頓，立刻叫他拿了酒菜去給化子吃。那用人肚子裏懷着恨，到半夜裏放着火去燒那廂房，又做意叫喊看；高玉成起來一看，那屋子已經燒光了，嘆着氣說道：『那化子完了！』催着許多人去救熄了火，看見那化子睡得很熟，在火裏打鼾的聲音和打雷一般響；喚他起來，故意做出驚慌的樣子來說道：『屋子到什麼地方去了！』大家纔詫異他有奇怪的本領，高玉成越發看重他，給他在客房裏睡，給他穿新衣服，天天和他一塊兒起坐。問他的姓名，自己說：『名喚陳九。』住着幾天，臉上的氣色越發有光彩滋潤；談論很有理路，又很會下棋；高玉成和他對下着棋，常常輸的，便天天跟他學着，

至此？」高言「迷墮失路。」老者曰：「此非人間，不宜久淹，我送君歸。」乃導至竈下，覺雲氣擁之以昇，遂履平地。見山中樹色深黃，蕭蕭木落，似是秋杪，大驚曰：「我以冬來，何變暮秋？」奔赴家中，妻子盡驚，相聚而泣。高訝問之，妻曰：「君去三年不返，皆以為異物矣。」高曰：「異哉，纔頃刻耳！」於腰中出其糗糧，已若灰燼，相與詫異。妻曰：「君行後，我夢二人皂衣閃帶，似誶賦者，詾詾然入室張顧，曰：『彼何往？』我訶之曰：『彼已外出；爾即官差，何得入閨闥中？』二人乃出，且行且語云：『怪事！怪事！』而去。」乃悟己所遇者，仙也；妻所夢者，鬼也。高每對客，衷杵衣於內，滿座皆聞其香，非麝非蘭，著汗彌盛。

高玉成是舊家人家的兒子，住金城的廣里地方，很會打針打火替人治着病，不分有錢沒有錢的，便給他醫治他。住的弄裏來了一個化子，腿上長一個爛瘡，睡在路上，淌血四面流開來，臭得不能走近去；住在這地方的人，怕他死去，每天給他吃一盌飯。高玉成看見他可憐，打發人扶他回家，給他住在廂房裏；家裏的人，厭惡他氣味難受，拿手按着鼻管遠遠的站着。高玉成拿出艾圞來，親自替他去拿火救着，天天給他吃飯菜。過了幾天，那化子要麵吃，用人生氣，喝住他；高玉成聽得了，便喚用人給他麵吃。不多幾天，又要酒肉吃，用人去告訴他說道：「化子好笑得狠，當初他睡在路上的時候，每天求吃一回飯也不能夠到嘴；現在吃着三回飯，還嫌粗淡，待到給他麵吃了，又要酒肉

拿茶來！』停一囘，看見一隻朝陽的丹鳳，嘴裏含住一隻紅玉的盤子，上面有玻璃杯子兩隻，盛着香的茶；仲長了頸子，直挺挺的站着。吃完了茶，放茶杯在盤子裏；鳳凰銜着，扇着翅膀飛去了。八哥又喊着說道：『酒來了！』便有青鸞黃鶴，扇着翅膀從太陽裏飛來；一含酒壺，一含酒杯，很多的東西放在桌子上面。停了一囘，那許多鳥類送上菜來，來來去去，沒有停住翅膀的時候。山上水裏的菜很多的拿上來，一轉眼擺滿了一桌；菜又香，酒又清，都不是尋常東西。陳九看看高玉成的酒量很大，便說道：『你的酒量大，應該拿大酒杯吃。』八哥又喚着說道：『拿大杯子來！』忽然看見太陽邊一閃一閃的有大蝴蝶，捧着一隻鸚鵡酒杯，可以盛得一斗多酒；飛下來，停在桌子上。高玉成看那蝴蝶比雁兒還大，兩隻翅膀一擺一擺，花文五顏六色很好看，十分稱贊他。陳九喚着說道：『蝶兒來勸酒。』那蝴蝶一轉身，變了一個美人兒，繡花的衣裳，隨風飄着，走上來篩酒。陳九說道：『不可以沒有下酒的事體。』那女人便飛來飛去的跳舞起來，舞到出神的時候，他腳離開地有一尺多；常常仰轉身子去，折轉他的頭，一直和腳跟碰住，倒翻過身體來站住，那身體一點兒也不碰着地面，一邊唱着曲子說道：『連翩笑語踏芳叢，低亞花枝拂面紅；曲折不知金鈿落，更隨蝴蝶過籬東。』他那末一字的聲音很細很長，好似繞住在梁上。高玉成十分快活，拉住他和他一塊兒吃酒；

很學得他的祕訣。

這樣子半年功夫，那化子不說要去，高玉成也一時裏不見他不快活的；便是有做官的客人來，也一定和他一塊兒吃酒。有時把擲骰子代酒令，陳九常常代高玉成瞧着點子；要點子多少，沒有不如他的意思的。高玉成很奇怪，他常常求他變戲法，他便推說不知道；有一天，對高玉成說道：『我要去了，從前受你的好處很深；現在稍稍備了一點酒菜，請你去吃，不要叫別人跟去。』高玉成說道：『我們過得很好，怎麼這樣快要分別了？況且你沒有錢，也不敢要你做東道主人，請我吃。』陳九再三邀着他說道：『吃杯酒罷了，也沒有什麼費事。』高玉成說道：『在什麼地方？』回答說道：『在花園裏。』這時候是十分冷的冬天，高玉成怕花園亭子裏冷得利害；陳九再三說不礙事的。便跟他到花園裏去，覺得天氣立刻和暖了，——好似在三月初上，——又走到亭子裏，越發和暖。奇怪的雀兒成羣結淘亂叫着，很清脆的聲音，髣髴是晚春的時候；亭子裏的茶几桌子，都嵌着瑪瑙白玉，有一座水晶的屏風，亮晶晶的照得出人來。裏面有開着花的樹，搖搖幌幌；有的開着花，有的落着花瓣兒，不是一樣的。又有一種白色的雀兒，和雪一般，飛來飛去，在樹上面唱着叫着；拿手去摸摸他，實在沒有一點兒東西。高玉成怔怔的半天，坐下來，看見八哥停在架子上，喊着說道：『

接住在脚底下。陳九說道：『從此分別了！我有一句話叮囑你，你牢記着不要忘記：你的壽命不長，明天快快去躲在西山裏面，可以免得。』高玉成要拉住他，他一轉身一直去了。高玉成覺得那朵雲慢慢的低下來，身體落在花園裏，那樣子東西統統兩樣了。

回到家裏，對他妻子說了，大家詫異着；看看衣服上被棰子打過的地方，異樣的鮮紅，和繡着的一般，有奇怪的香氣。一早起來，依了陳九的話，帶了糧食走進山裏去；大霧迷天，糊糊塗塗的看不出路來。脚步亂走，急急跑去；忽然一失脚，吊在雲窟裏，覺得深得算不出來，那身體幸而不曾受着損傷。定一定神，好半天抬起頭來，看見雲氣和一個罩子一般；便自己嘆着氣說道：『仙人叫我逃開，那定數到底是不能夠免去的！什麽時候能夠走出這個窟窿呢？』又坐了一回工夫，看見深的地方，暗暗的發出光來；便站起來慢慢的走進去，便另有一個天地。有三個老頭子正對面坐着下棋，看見高玉成走來，也不去看他，不去問他；下着棋不停。高玉成蹲在地下看他，一盤棋下定了，收着棋子到盒子裏去；纔問客人：『怎麽能夠到這地方來的？』高玉成說：『是走糊塗了，吊下來認不得路。』一年老的說道：『這地方不是人世上，不可以長久住在這地方，我送你回去。』便領他走到窟窿下面，覺得那雲氣抬着他飛上去，便走到平地上；看見山裏樹葉的顏色深黃，悉悉索索的落

陳九喚他坐下，也給他吃杯酒。高玉成酒吃過以後，心裏搖搖幌幌的動起來，霍地站起來很親熱的抱住他；他一看，變做了夜叉，眼珠子突出在眼眶子外面，牙齒露出在嘴唇外面，黑色的肉，高高低低的又怪又醜，說也說不出他的樣子來。高玉成害怕起來，一放手撲在桌子上，發起抖來；陳九拿筷子打他的嘴，喝着說道：『快去！』跟手打過去便變了，又做了蝴蝶，輕輕的飛去。

高玉成心裏驚慌定了，告辭出來，看見明亮的顏色，乾淨得和洗過一般。隨意對陳九說道：『你好酒好菜，從半空裏拿來，你的家裏總在天上了？何妨帶着老朋友去玩一趟呢？』陳九說道：『可以。』便和他拉着手跳起來，祇覺得身子在半空裏，慢慢的和天上近了；看見有一座高門，那門框子的大和井口一般。走進去便亮得和白天一般，階沿道路都拿白石頭砌成功的，又滑又乾淨，沒有一點灰塵。有大樹一株，高幾丈，上面開着紅色的花，大得好似荷花，一朵一朵的開滿了一樹；下面一個女人，在那一塊石板上搥着一件紫紅的衣服，面孔標緻得沒有第二個人比得上。高玉成呆呆的站着，眼睛不停的看他，竟忘記了走路；那女人看見他這樣子，生氣說道：『什麼地方的狂男人，大胆到這地方來！』便拿搥子拋去打他，打中了他的背脊。陳九急急拉他到沒人的地方，很埋怨他；高玉成被搥子打了一下，酒也忽然醒了，很知道不好意思，便跟着陳九走出去，有一朵白雲

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巓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一二麗者，趨入通報。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欲展拜，妃便先言：『敬展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爲地，因起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况敢分庭抗禮，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鬲之愚。』

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麗者，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一垂髫人，折紙爲範，置腕下；略寫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脫稿，爭持去，啓呈絳妃。妃展閱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

醒而憶之，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足而成之：

謹按：[一]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爲懷；濟惡以才，絕殊偃草，射人於暗，深類含沙。昔虞帝樂其薰融，富貴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二]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三]沛上[四]英雄，雲散而思猛[五]

下葉子來，好似秋末的時候。十分詫異的說道：『我是冬天來的，怎麼變了晚秋時候了！』跑到家裏去，老婆兒子統統詫異起來，大家在一塊兒哭着。高玉成詫異起來問他妻子說道：『你去了三年不回來，大家都認做你是死了。』高玉成說道：『好奇怪啊！祇得一刻工夫呢！』在腰裏拿出來的糧食來，已經和灰塵一般，大家看着詫異。他妻子說道：『你走過以後，我做夢看見兩個人穿着黑衣裳亮晶晶的腰帶，好似催租的差人，氣冲冲的走進屋子來，四面一看，說道「他在什麼地方？」我喝着他說道：「他已經到外面去了；你便算是官府裏的差人，怎麼可以走進女人的房裏來？」兩個人便走出去，一邊走一邊說道：「奇怪事體，奇怪事體！」』玉成纔明白自己所遇到的是仙人呢，妻子做夢看見的是鬼呢。高玉成常常陪着客人，穿那件被棰子打過的衣服在裏面；滿桌子人都聞到奇怪的香氣，不是麝香，不是蘭花香。碰着汗，越發香得利害。

花神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履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豔麗，近請曰：『有所奉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

殘彙族悉爲其蹂躪；紛紅駭綠，掩苒何窮；擘柳鳴條，蕭騷無際。雨零金谷，綴爲藉客之裀[三三]；露冷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殘妝卸而翻飛；朱樹雕欄，雜珮紛其零落。減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

幽閒江漢女，弓鞋漫踏春園；寂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爲情之怨，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逞無端之踔厲；發蒙振落，動不已之闌珊。傷哉綠樹猶存，簌簌者繞牆自落！久矣朱旛[三五]不豎，娟娟者隕涕誰憐？墮溷沾籬，舉芳魂於一日；朝榮夕瘁，免荼毒以何年？

怨羅裳之易開，罵空風於子夜；訟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誕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羣與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鶯儔燕侶，公復奪愛之讎；請與蝶友蜂交，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蓋柳旗，用觀兵於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給其氣餒，洗千年粉黛之冤；殲爾豪強，消萬古風流之恨。

癸亥年，我就館在畢州官的綽然堂裏；先生家裏花草樹木最興旺，有空便跟着先生的脚跟，能夠放量玩着看着。有一天看花回來以後，辛苦極了，便想睡；脫去鞋子上牀去做夢，看見兩個姑娘，穿

士；茂陵天子[六]，秋高而念佳人[七]。

從此顧盼自雄，因而披猖無忌；怒號萬竅[八]，響碎玉於深宮[九]。淜湃中宵[十]，弄寒聲於秋樹[一一]。倏向山林叢裏，假虎之威[一二]；時於灩澦堆中[一三]，助江之浪。且也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鐵[一四]忽敲，破離人之幽夢。褰帷拂簟，儼同入幕之賓[一五]；排闥升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留裙[一六]，幾掠蹁躚而去。吐虹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一七]；翻柳浪於青郊，謬說爲花寄信[一八]。賦歸田者，歸途纔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者，高興方濃，輕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搏空[一九]；箏聲杳無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明空之詔[二十]，特速花開；未絕坐客之纓[二一]，竟吹燈滅。

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二二]；叫雨呼雲，捲破杜陵之屋[二三]。馮姨起而擊鼓，少女[二四]進而吹笙；蕩漾以來，石皆作燕[二五]；吼奔而至，瓦竟分鴛[二六]。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二七]拜；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二八]之輕帆，彼有取爾；牽瑤臺之翠帳，于意云何？

至於海鳥[二九]而靈，尙依魯門以避；但使行人無恙，願喚石郎[三十]以歸。古有豪賢，乘而破者萬里[三一]；世無高士，御以行[三二]者何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郎[三三]自大；恃貪狼之逆氣，漫云河伯爲尊。姊妹俱受其摧

不起你的重託；但是受了貴人的吩咐，敢不用盡我肚子裏的笨思想。』

妃子聽了歡喜，便在殿上給我紙筆；許多美人兒抹着桌子，拂着椅子，磨着墨，醮着筆；另外一個披鬅髮的人，折着紙成了格子，鋪在手臂下面。稍稍寫了兩三句，便有兩三個人挨着背來看着我。一向筆頭遲鈍的，這個時候，覺得文章的思想好似潮水一般湧起來；停了一回，寫完草稿，大家搶着拿去，攤着紙送給絳妃看。妃子拿着看了一遍，很說『不壞。』便又送着我回去。

醒過來，心裏想想這情形事體，活像是真的；祇是那篇檄文的句子，有一大半已經忘記了。便湊成功了一篇，那檄文裏的意思說道：

細查封家生成輕浮的性格，妒忌人的心腸；聰明加在壞人身上，他做壞事的快，實在比風吹倒草還快。在暗地裏害人，很像那蜮在水裏含着沙泥射人影子一般。從前舜皇帝歡喜他，吹在身上舒服，那富貴都不能解他的憂愁，反靠着他銷去煩惱；楚王受了他的歡驕，有了忠心有才學的人，還不夠叫他心裏快活，祇有得到他，便稱贊他是英雄。沛上的英雄，為他吹散了雲，便想起那有氣力的人；茂陵地方的皇帝，在秋天吹着他的氣息，便想起美人兒來。

他從此以後自己看得很尊貴了；因為這個，便大膽胡為，不知道害怕。生氣的時候，一聲叫喊，好

的衣服很漂亮，走近來說道：『有點事體求你，請你去一遭。』我很詫異的站起來，問：『是什麼人喚我？』說道：『是絳妃呢。』糊糊塗塗不懂他的說話，立刻跟了他去；停了一回，看見宮殿樓閣高得接住天上的雲。下面有石階沿，一層一層的走上去，大約走完一百多級；纔走到上面，看見紅色的門開得很大。又有一兩個美人兒跑進去通報，說：『客人來了！』不多時候，走到一座殿屋外面，金的鉤子，掛着綠色的簾子，光彩照在人眼睛裏面；一個女人走下階沿出來，那身上掛着的玉器珠串，叮叮噹噹的響着，樣子好似貴妃。正要上去拜見：妃子便先說道：『邀了先生來，照理應該先謝你。』喚傍邊伺候的人，拿毯子鋪在地上，好似要行禮；我驚慌得沒有法子想，便站起來說道：『荒野地方又小又賤的人，得到貴人來喚我，已經有很多的榮耀；何況敢對面受着禮？是加了臣子的罪孽，折了臣子的福分！』妃子吩咐拿去毯子，擺上筵席，對面坐着吃酒。吃酒過幾盃，我告辭說道：『做臣子的吃一點點酒便醉，怕有失規矩的地方；吩咐我什麼事體，求解去了我的疑心？』妃子不說話，祇拿大杯子催着吃酒；我好幾次請他吩咐，便說：『我是花神呢。一家人大大小小都住在這地方，常常被封家的丫頭無端來欺侮；現在要靠着城池打一仗，求先生做一篇通知軍士們的檄文的草稿呢。』我慌慌張張的站起來，回答說道：『做臣子的學問淺，沒有認得多少字，怕擔

把水掀動起來，好似打着鼓一般；樹神把樹葉擺動起來，好似吹着笙一般。飄飄蕩蕩的走來，那石塊都變做了羔子，喊着跑着走來；瓦片竟打開變了鴛鴦，不會拿出掀波作浪的威風來；浮在水面上的江豬，常常出來拜着；忽然做出遮住天的勢力來，那雁兒飛着排不成功一行字；幫着王勃在馬當山行船，他原是可取的；捲着瑤臺的翠帳，是什麼意思？

至於那海鳥，是有靈感的，還要在魯國的東門外躲避着；祗求出門人沒有危險，情願他把石家姑娘的丈夫喚回去。古時候有一個英雄，趁着他打開一萬里路的浪頭，世界上沒有清高的人，坐着他走的是什麼人？駕着砲車的狂雲，便學着夜郎國的人，自己看得很大。仗着貪狼星的兇氣，胡說河神是尊貴的；姊妹們統統受着他的欺侮，同種的統統被他糟塌，紅紅綠綠的折斷了榦兒，怎麼算得清楚？打着楊柳條兒呼呼的響着，吵鬧得沒有完的時候；雨淋着花園，花瓣兒掃在一塊兒，做客人坐的墊子。露打着花叢，落下去變了染着爛泥的花朵兒，埋沒了香氣，收拾了美貌，好似女人卸了妝；那胭脂花粉到處拋來拋去。空有着紅色的走廊，雕花的欄杆；那掛着五顏六色的花朵，都弄得七零八落。減去春天的景緻，在一朝一晚工夫；一萬點花瓣兒，一齊飄着。尋那落下來的紅點兒，一片在東，一片在西；原是桃樹自己要結子，五更時候的風，並不會吹錯。

似一萬個洞裏發出聲音來；在那深宮裏，把掛着的碎玉片，弄得叮叮噹噹的響。半夜裏，一陣一陣淑湃的，在秋天的樹林裏發出冷聲音來；一霎時跑到山上的樹林裏，靠着老虎的威風。有時在灩澦堆上面，幫着江水吹起波浪來；還有那把簾鉤常常動着，發出高樓上清爽的聲音來；廊簷下的鐵馬，忽然敲動起來，驚醒了離家人靜悄悄的夢。掀起門簾，拂着席子，很像是走進門來的客人；推進門去，走上廳來，老老實實做了翻書的人。一生一世不曾和他見面，竟開着門窗進來；若不是伸手去拉住了裙子，差一線要搶着美人兒去了。吐一條紅色綫兒在青天上，便敢繞着月裝打一個圈子；在青色的城外，搖着楊柳葉子，好似波浪一般。打着謊說是替花來寄信的。那說願意丟了官回去種田的人，他纔上了回家的路，便一陣陣吹動那山麻香草的葉子；走上高臺的，登高興味正濃的時候，便悄悄的打落他插菊花的帽子。沒有根的草，被他捲住了，一上一落；九月裏好似羊角一般的風，在半空裏打着。風箏的聲音，遠遠的在雲端裏吹着；一百尺長的鷂子線，打斷了結兒，不會接得。武則天的聖旨，便過意催着花開；不會拉斷同桌客人的帽瓣，竟把燈火吹熄了。

那利害的，便飛起灰塵，拋着泥沙。吹平了李賀的山頭；贓着雨喚着雲，打壞了杜陵的屋子。水神

威風洗去幾千年來抹粉畫眉的人寃枉；滅去你這兇橫的也消了幾萬年來風流場中的恨事。

(註一)背城借一　兵隊打敗仗，直逃到城牆脚下，便和敵人說明，背靠着城牆再拚命打一回死仗，便喚做背城借一。

(註二)解慍　慍，便是恨；解慍，便是解去煩惱。古時，舜王彈着五條絃子的琴，唱着道：『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薰，是和暖的意思。

(註三)稱雄　古時有一位宋玉，做一篇風賦；他有四句意思說道：『風在身上，叫耳目也淸爽，身體也舒服；又叫人靠着他得到好處，這個是大王的雄風。』雄風，便是稱贊他的風勢大，所以叫做稱雄。

(註四)沛上英雄　漢朝第一個皇帝，高祖，名叫劉邦；在沛上地方打起天下，所以人喚他沛上英雄。

(註五)思猛士　漢高祖十二年，皇帝回家去，路過沛上，喚了地方上許多年老的來吃酒；又喚一百二十個人來唱曲子，皇帝打着筑琴唱着道：『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猛士，便是有氣力的人；因爲大風，便想起了猛士，所以叫做思猛士。

(註六)茂陵天子　茂陵，是漢武帝新造的京城；茂陵天子，便是說漢武帝。天子，便是皇帝。

(註七)念佳人　漢武帝做的秋風詞裏有一句：『懷佳人兮不能忘！』他因爲秋風，便想起了

靜幽幽江漢地方的女人，他弓一般的鞋子隨意踏着春天的花園；冷清清玉樓上的美人，看着那掛球繮繩的馬，在草地裏空叫着。這個時候，看着春天傷心的人，有難以爲情的怨恨；游玩名勝的人，唱那無可奈何的曲子。你却大脚步走着，裝着氣衝衝的模樣兒，做出那沒頭沒腦的兇橫事體來；揭開遮掩，打落東西，那威權行個不住。可憐啊！那綠葉還在樹上，祇聽簌簌幾陣，便靠着牆根，自己落下來；許多日子不會掛紅旗保護他，美人兒在那裏吊眼淚，有什麼人去可憐他？落在泥蕩裏，飄在籬笆邊，斷送他香魂在一天工夫裏；早晨還新鮮的，晚上便枯乾了，要免這個災難，不知在什麼年歲呢？

恨他容易揭開女人的羅裙，罵他在半夜裏空吹着狂風；去告那大膽人的行兇，這張狀子還不曾送到天上去。因此告訴你們好鄰舍，學着孫子結一隊女人的兵；凡是你們同種的，大家起了草木的兵。不要說我和蒲草楊柳一般沒有本領，祇叫有志氣保住我們的地界；且看那鶯的朋友，燕的同伴，大家報這個搶去歡喜的讎恨。去求那蝶的朋友，蜂的故交。一齊立一個同心的志願；蘭花做槳，桂花做篙子，可以在昆明池裏練成水兵。桑葉做傘，柳葉做旂，可以在花園裏看操。東面籬邊躲着的讀書人，也走出茅屋來幫助；大樹下面坐着的將軍，應該幫着生氣。殺殺他的

宮；後來謝安來見桓溫，桓溫請郗超匿在帳子裏，風吹開了門簾，謝安笑着說道：『郗先生可算得入幕之賓！』意思是說郗超做了進帳子的客人了。幕，是帳子；賓，是客人。

（註十六）掌上留裙　唐朝皇后趙飛燕，穿了一件越南送來的紫裙，唱着曲子；皇帝喚馮無方吹着笙和曲子，唱得正好聽的時候，一陣大風吹來，皇后好似要被風吹去。皇帝急喚無方拉住皇后的裙子，風住了，皇后哭着說道：『害我不能趁着風做仙人去！』掌上留裙，便是這個故典。

（註十七）月闌　月亮四周有一圈紅光，名叫月闌，也叫月暈；月亮有了這一個圈子，便要刮風。

（註十八）花信　風吹着花開，好似替天氣寄着信，名叫二十四番花信風。小寒節氣、梅花山茶花水仙花寄着信；大寒節氣、瑞香花蘭花山礬花寄着信；立春時節，迎春花櫻桃花望春花寄着信；雨水節氣，菜花杏花李花寄着信；驚蟄節氣，桃花棣棠花薔薇花寄着信；春分節氣，海棠薔薇花木蘭花寄着信；清明節氣，桐花麥花柳花寄着信；穀雨節氣，牡丹花荼蘼花楝花寄着信。

（註十九）羊角　旋風，又喚做羊角風；風吹來，上粗下尖，彎彎的好似羊角。

（註二十）明空　唐朝的武則天皇后，他自立做女皇帝，取名叫曌；這曌字，是把明空兩個字合

美人兒，不能夠忘記。懷，便是想念；佳人，便是美人兒。

（註八）萬竅　莊子裏有一句：『作則萬竅怒呺。』他說發風的時候，好似一萬個窟窿一齊生氣叫喊着。竅，是窟窿；呺，是風叫的聲音。

（註九）碎玉　唐朝岐王的宮裏，來竹園裏掛着許多碎玉片，夜夜風吹着，聽得玉碰着，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來。

（註十）淜湃　淜湃，是風勢急的聲音；出在歐陽修做的秋聲賦裏。

（註十一）寒聲　秋天到了，風吹在樹上，達出聲音來，覺得很冷，便喚做寒聲。

（註十行）虎威　老虎一聲叫，那山洞裏都發出風來；又老虎出來的時候，先有一陣風吹來。所以說風是借着老虎撐成威勢。

（註十三）灩澦堆　四川長江裏，瞿塘峽口，有一個灩澦堆；孤立在江心裏的一塊地，周圍有二十丈大小。

（註十四）簷鐵　漢元帝的時候，常常到池邊去看竹樹；後來竹枯了，皇后常常想聽風吹着竹竿相碰的聲音，想得夜裏睡不熟。元帝替他做了幾十個薄的玉片，雕成龍樣子，拿絲線掛在廊簷外面；夜裏被風吹着響着，好似竹竿的聲音一般，百姓們學着他，拿碎玻璃片代玉片，名叫鐵馬；因他掛在廊簷外的，便喚做簷鐵。

（註十五）入幕之賓　晉朝的桓温，用郄超做[illegible]

猪浮在水面，便知道是天快要刮風了

(註二十八)馬當　馬當是山名，在彭澤縣北面，靠着大江，形狀和馬一般。山脚下風波兒險，行船的人，都見了害怕；山下造一座馬當山廟，供着山神。唐朝的王勃，被逆風攔住在山脚上；看見一個老頭兒來幫助他，一陣順風，一夜工夫送到江西南昌府。

(註二十九)海鳥　春秋時候，海鳥一齊飛到魯國的東門外躲着；因爲這一年，海裏常常刮大風。

(註三十)石郎　從前石家有一個女兒，嫁給尤官人做媳婦；那尤官人出遠門做買賣去，他媳婦攔住他不讓他去。尤官人不聽，一去不回家來；石家姑娘想他丈夫，想得害病，臨死的時候說道：『我死以後，便變做大風，攔住那出門人的船；免得他們做媳婦的，也和我一樣想丈夫想死。』從此以後，凡是出門做買賣的船，開船的時候，遇到打頭逆風，便說這個是「石尤風。」便停着船不開。

(註三十一)萬里　南宋時候，有一個宗慤，年紀小的時候，叔父問他的志向；宗慤說道：『我願意趁着一陣長風，去破開一萬里的波浪。』便叫做乘長風破萬里浪。

(他三十二)御風　古時候，有一個列子，他能夠坐着風走路。御，便是坐。

(註三十三)夜郎　夜郎，是古時的國名，現在的

起來的。他在十月裏，要去游後花園，便下一道聖旨，催那花開到了第二天一早，那百樣花草統統開齊了，祇有牡丹花不開，便下聖旨，把牡丹花名字改做洛陽花。

(註二十一)絕纓　楚莊王賞許多臣子一塊兒吃着酒，一陣風來，把燈吹滅了；裏面有一個臣子，悄悄的伸手去拉住皇后的衣服，皇后便拉斷他的帽瓣兒，一邊喊道：『快快點起火來看！誰的帽瓣兒斷了？』皇帝聽得了，他知道有人調戲皇后，心裏想了一條計策，忙喝道『慢慢的點火！今天和我吃酒，個個人快活，沒有一個人不笑得把帽瓣兒笑斷了。』那許多臣子聽了，在暗地裏一齊把帽瓣兒拉斷；待到點上了火，也認不出誰是調戲皇后的。纓，便是帽瓣兒；絕，便是斷。

(註二十二)杜陵　杜甫住在杜陵地方，自己取名叫杜陵老；他的茅屋，被風吹坍了，杜甫做一篇歌，有兩句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註二十三)馮夷　馮夷，是水神的名字。

(註二十四)少女　少女，是風神的名字。

(註二十五)石燕　石燕，是山名；山上大小石塊，到發風打雷的時候，一齊飛起來，和燕子一般

(註二十六)鴛瓦　魏文帝做了一個夢，看見瓦被風刮下來打破，變了一對鴛鴦。

(註二十七)江豚　江豚，是江猪；行船的人，見江

便求求崔處士也可以了。』元微問他『什麼事體？』他說道『我們許多女朋友都住在花園裏，每年被惡風欺侮着；常常求十八姨保護。昨天醋醋得罪了十八姨，怕他不肯來保護我們。祇求崔先生每年正月初一，豎一張紅旂，旂上畫着太陽月亮五星的花紋，在東面花園裏豎着，便可以逃過這個災難。』崔元微答應他，依他的話豎了紅旂；那一陣陣風吹來，從洛陽地方起，沿路把樹枝吹斷，沙子石塊都飛起來，祇有他花園裏的花開在樹上一點也不搖動。元微纔明白那班女人都是花精；醋醋便是石榴花，封十八姨便是風神。朱旛，便是紅旂。

青娥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歲，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爲人。父既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祇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爲計。

廣東南面他國裏的人，自己看得很大，他見了中國的欽差官問道：『中國地方可有我們夜郎國這樣大麼？』夜郎，祗有中國一州的大小。

（註三十四）花裀　裀是坐墊；唐朝宰相許謹，請客人在花園裏吃酒；喚僮兒把落下來的花瓣兒，掃做一堆一堆，喚客人坐在上面。說道：『這個是花裀。』

（註三十五）朱旛　唐朝的崔元徽，一個人住着一座院子；到三更以後，忽然有一個穿青色衣裳的人走來說道：『我要帶着一兩個女伴，暫借這裏花園住着可好嗎？』元微答應他，那人便領他們進來。有一個穿綠色衣裳的，走上來說道：『我姓楊。』又指着一個人說道：『姓李。』另外一個人，說是姓陶。又點着一個穿紅色衣裳的小姑娘，說道：『他姓石，名喚醋醋。』元徽喚他們坐下，問他們：『出來幹什麼？』他回答道：『要到封十八姨家裏去。』還不曾坐定，門外面便有人來通報說道：『封家阿姨來了！』元微走出去見他，那封家的說話很少神氣很冷淡，拉他進門去坐；擺上酒來，十八姨打翻了酒杯，弄髒了醋醋的衣服，醋醋生氣，捋着袖子站起來。十八姨說道：『小姑娘撒酒風了！』大家都走到門外分別。十八姨向南走去，許多女人向西走進花園去。第二天夜裏，那班女人又跑來，有一個說：『要到十八姨家裏去。』醋醋生着氣說道：『爲什麼還要去？封家的事體，

賓中出。

旣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顯拒，惟偏託媒氏，急爲別覓良姻。靑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風示媼；媼悅，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不勝恚憤；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並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爲，我都懵懵。何遂有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婦一併殺却？』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聞愧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以不他，其辭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

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署內，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乎？』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女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致中寢。』問：『猶願之否？』生靦然不言，公笑曰：『我當爲子成之。』即委縣尉敎諭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

踰歲，娶女歸，入門乃以鑱擲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恆不去身。女爲人溫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則事事經紀，罔不井井。二年餘，女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懽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即亦默默；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

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鑱，——長纔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答云：『劚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卽以斫牆上石，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聊以奉贈。』生大喜，酬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略無隔閡。頓念穴牆則美人可見。——而並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去，直至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尙有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牖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郞驚覺，必遭呵逐，遂潛伏繡衾之側，略聞香息，心願竊慰。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

女醒，聞鼻氣休休，開目見穴隙亮入，大駭；急起，暗搖婢醒，拔關輕出，敲窗喚家人婦，共爇火操杖以往。見一總角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視爲霍生。推之始覺，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靦然不作一語。衆指爲賊，恐呵之，始出涕曰：『我非賊，實以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鑱以言其異。共試之，駭絕，訝爲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沉吟，意似不以爲可；衆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第，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也？』女不答。衆乃促生行；生索鑱，共笑曰：『騃童子！猶不忘凶器耶？』生覷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爲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媼拍頸曰：『莫道他騃，若小意念乖絕矣！』乃曳之，仍自

手嗚惻；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悉述苦況，女亦慘然。生曰：『卿死年餘，此來毋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實非死，所瘞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

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曰：『霍郎來！』翁驚起，握手，略道平素，曰：『壻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即亦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裀焉。生既退，曳女同寢，女却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捉臂不舍，窗外婢子笑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汚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可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窺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將隨。』翁無辭，招女隨之，啓後戶送之；賺生離門，父女闔扉去。

回頭則峭壁巉巖，無少隙縫；隻影煢煢，罔所歸適。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鑱，鑿石攻進，且攻且罵，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洞底豁開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既愛我為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職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欲死！』生得女，意願已慰，不復置辯；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為馬，行且駛，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

絕矣。母子痛悼，購材而葬之。母已衰邁，每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遘疾，遂憊不起，逆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無魚，百里外始可購致，時廝騎皆被差遣；生性純孝，急不可待，懷貲獨往，晝夜無停止。

返至山中，日已沈冥，兩足跛踦，步不能咫；後一叟至，問曰：『足得毋泡乎？』生唯唯，叟便曳坐路隅，敲石取火，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叟遙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倘能從我去，僕當為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別而去。

生歸，烹魚獻母，略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在。周章踰時，夕暾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分上山頭，以瞻里落。而山路崎嶇，不可復騎，跋履而上，昧色籠煙矣。蹀躞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山，而歸途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竄間，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綫荒臺，墜臥其上，闊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岸邊皆生小樹，約體如欄。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着石，蠕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二三里許，忽睹廊舍；並無釭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把

異史氏曰：『鑽穴眠榻，其意則癡；鑿壁罵翁，其行則狂。仙人之合撮之者，惟欲以長年報其孝耳。然既混迹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霍桓號匡九，是山西人，父親做縣尉的官，年紀輕的時候死了。留下他年紀最小，聰明得沒有人趕得上。十一歲的時候，得了神童的女兒，中了秀才。他的母親太愛惜他了，禁住他不許走出院子門口去；年紀到了十三歲，還分別不出伯叔外甥娘舅的稱呼來。同街上住的有一個姓武做評事官的，歡喜修仙，走到山裏去不回家來；有一個女兒名喚青娥，年紀十四歲，標緻得和別人兩樣。年紀輕的時候，偷讀着父親的書，想學何仙姑的做人；他父親到了山裏去以後，打定主意不肯嫁人，他母親拿他沒法子有。有一天，霍秀才在門外面一轉眼看見他；小孩子雖不知道男女的事體，祇覺得歡喜他的利害，却不能夠說出來。老老實實去告訴母親，要託人去說定了親事；母親知道是做不到的，故意不肯答應他。秀才肚裏悶悶的，自己不快活。母親怕拗了兒子的心思，便託在他家來去的人，把這個意思去對武家說了，果然不成功；秀才走路想着，坐也想着，沒有法子。遇見有一個道士在門口，手裏拿一把小鏟刀，——長祇有一尺多，——秀才借過來拿來一看，問他：『要他什麼用處？』他回答說道：『是磋藥的傢伙；東西雖說小，硬的石頭可以磋進去。』秀才

得，歸而告母；母遣人窮搜山谷，並無蹤緒。生憂惶無所，聞子歸，懽喜承迎；舉首見婦，幾駭絕。生略述之，母益忭慰。女以形蹟詭異，慮駭物聽，求母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櫬歸窆。兒已成立，宜即留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葬後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問之老奴，則云：『赴葬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

孟仙文名甚譟，而困於場屋，四旬不售；後以拔貢赴北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視其卷，註順天廩生霍仲仙；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曾並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蹟，仲仙始信；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纔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尙共杯酌，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闃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爲無益，乃止。是科，仲領鄉薦，以晉中祖墓所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尙居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蹤跡矣。

說；大家指着他說他是賊，嚇着他，嚇着他。他纔淌下眼淚來說道：『我不是賊，實在因爲歡喜姑娘的緣故，要和他親近一親近身體能了。』大家又疑心他打通了幾重牆壁、不是小孩子所能夠做得到的；秀才拿出鏟刀來告訴他們這奇怪的情形。大家拿來試試他奇怪極了，詫異着說是神仙給他的，要一塊兒去告訴太太；那姑娘低着頭想了一回，看他神氣好似不願意。大家看出姑娘的意思來，便說道：『這個孩子的名氣，人家實在是不辱沒我們；不如放他回去，叫他再來求婚罷。』到了明天天亮，推說是有賊進來，去告訴太太可好不好？』那姑娘不回答話。大家便催着秀才走，秀才向他們要回那鏟刀；大家笑着說道：『癡孩子！還不忘記行兇的傢伙嗎？』秀才轉眼看見枕頭邊有鳳凰釵兒一枝，暗暗的藏在袖子裏；已經被丫頭看見了，急急去告訴他，那姑娘不說話也不生氣。一個老太婆拍着他的頸子說道：『不要說他癡，看看好似年紀小，心思却奸刁極了！』便拉着他仍舊打洞子裏送出去。

待到回家去，不敢把實在情形告訴一親，祇求母親再託媒人去求親；母親不好意思明說不答應，祇是到處託着媒人，急急替他到別家去尋一頭好親事。青娥知道了，心裏焦急起來，暗暗的叫心腹人去說動霍老太太，霍老太太歡喜，託媒人去說。媒恰巧有一個小丫頭去說出從前的事體來，

不狠相信他，道士便拿這個去斫牆頭上的石頭，跟着手落下來，好似豆腐一般；秀才十分奇怪，他拿着看着不肯放手。道士笑着說道：『公子若歡喜他，便拿他送給你。』秀才十分歡喜，送他錢，他不肯收去；他拿回家去，一樣一樣試斫着磚頭石頭，一點兒也不要用氣力。他忽然想到在牆上打一個洞過去，便可以看見美人兒了。却並不知道這個是不規矩的事體。打過更以後，爬着牆過去，一直走到姓武的家裏；一共打通了兩重牆頭，纔走到院子中間。看見小廂房裏還露出燈光來，彎着腰去一看，那青娥除下晚裝了，稍停一回，蠟燭火吹熄了，靜悄悄的沒有聲響；穿着窗子走進去，那女人已經睡熟了。輕輕的脫下一雙鞋子，悄悄的爬上牀去；又怕那姑娘驚醒過來，一定要被他罵着趕出來，便偷偷的縮在繡被的傍邊，稍稍的聞着一點香氣，心裏暗暗的自己歡喜。但是半夜辛苦過來，疲倦得十分利害；稍稍一閉上眼睛，不知不覺睡熟了。

女孩子醒過來，聽得鼻息呼呼的響；撐開眼睛來，看見牆洞外面的亮光照進來，十分詫異。急偷偷的去搖着丫頭，醒過來，拔下門閂，輕輕的走出去，打着窗子，喚起家人的媳婦來；一塊兒點着火，拿着棍子跑去；看見一個梳着丫叉頭的讀書孩子，狠好睡的睡在繡花牀上。細細的一看，是霍秀才，推着他纔醒過來。他急急坐起來，眼光亮晶晶的好似流星，也不十分害怕，祇是紅着臉一句話不

過了一年，娶那姑娘回來；一走進房門，便拿鑲刀丟在地下說道：『這個是強盜的東西，快拿去！』霍秀才笑着說道：『不要忘記了媒人！』便拿他當寶貝一般看待，掛在身傍，一天到晚不離着身體。這姑娘的做人，和氣良善少說話，一天去三趟看他的母親，空下來祇是關上房門，靜悄悄的坐着，不狠留心家裏的事體；母親有時因爲吊孝道喜的事體到別家去，便樣樣事體是他照料，沒有不清清楚楚的。兩年多工夫，姑娘生下一個兒子來，名叫孟仙，樣樣事體交給奶媽子，好似也不狠去看他愛惜他的。又過了四五年，忽然對秀才說道：『快活的緣份，到現在已紀八年了；到今大分離的日子長，見面的日子短，可怎麼好呢？』霍秀才驚慌起來問他，他便不說話；打扮得很齊整，去拜過了母親，回轉身走進房裏去。追上去問他，便仰面睡在床上，那氣已經斷了；母子兩人十分傷心，買了棺材去埋葬他。他母親已經年老衰弱，常常抱了他的兒子，想起他的娘，好似拉破了肝肺一般；從此便害了病，身體疲倦得不起牀，嘔吐不能夠吃茶飯，祇想吃魚肉。那近處地方沒有魚，在一百里外面纔可以去買來；這時候用的馬匹都被他打發出去，霍秀才生性十分孝順，急急忙忙不等他們回來，帶着錢一個人走去，日日夜夜不停走着。

回來走到山裏，天已經昏黑，兩隻脚蹺着，跨一步不到八寸；後面一個老頭兒走來，問他道：『你的

武太太認做是丟臉的事體，耐不住又恨又生氣；媒人來了，越發引起他的氣頭來，拿拐杖搥着地罵秀才，又罵他的母親。媒人害怕逃囘去，統統說出他的情形來；秀才的母親也生氣說道：『不爭氣的兒子，做的事體我都不知道，怎麼便可以這樣沒禮待人？在那腿兒壓腿兒的時候，爲什麼不把蕩兒淫女一齊殺死呢？』從此見了他的親眷，便把這事體告訴出來；那姑娘聽了，羞得要死，武太太也十分懊悔，却不能夠攔住他不說這個話呢。姑娘暗暗的叫人去，好好的對秀才的母親說，又說：『立願不嫁給別人了！』他的說話又傷心又親熱，瞿秀才的母親感動了，便不再說這個話，那說媒的意思也便罷了。

過了幾天，陝西地方的歐先生，做這地方的縣官；看見瞿秀才做的文章，十分看重他，常常喚他到衙門裏去，狠好的心思看待他。有一天，問秀才：『可曾娶了親嗎？』他回答說道：『不曾。』細細的問他緣故，他囘答說道：『從前和已經死去的姓武的評事官的小女兒說定了心願，後來因爲有一點小小的不如意，便弄到半路作罷。』問他：『可還願意娶他嗎？』瞿秀才紅着臉不說話。先生笑着說道：『我便替你去說成了。』便派縣委教諭兩個官，送聘禮到武家去；武太太歡喜，這親事便定了。

祇能夠擱住身體。向下一看，黑沉沉的看不見底，害怕極了，不敢稍爲動一動；又虧得壁子的邊上都長出小樹來，攔住了身體，好似欄杆一般。睡着一回工夫，看見脚邊有一個小洞的口；心裏暗暗歡喜，拿背心靠住石頭，和蛇一般爬着進去，心裏稍稍放心。望到天亮可以喚人救他，稍停了一回，深的地方露出光來，和星點兒一般；慢慢的挨近去，大約走了兩三里路多，忽然看見房子。並沒有燈燭，那光明得和白天一般；一個美人兒打房子走出來，一看，便是靑娥呢。看見霍秀才，詫異起來說道：『官人怎麼能夠來的？』霍秀才來不及說話，拉着手狠傷心的哭，姑娘勸住了；他問起母親和兒子，霍秀才統統告訴他傷心的情形，姑娘也縐着眉頭。霍秀才說道：『你死了一年多，這地方莫不是陰世裏嗎？』姑娘說道：『不是的，這裏是神仙家裏。從前實在不是眞死，你埋葬的是一枝竹棍子呢。官人今天到這裏來，是和神仙有緣份了。』

便領着他去見父親，便見一個長鬍子的男人，坐在廳上；秀才跪上去拜着，姑娘說是：『霍官人來了！』老頭子狠詫異的站起來，拉住手稍稍說幾句從前的事體；說道：『女壻來了，很好，應該留你在這裏。』霍秀才推說道：『母親在家掛念，不能夠長久住在這裏。』老頭子說道：『我也知道的，祇遲了三四天，便也沒有什麼要緊。』便請吃酒飯，又喚了頭鋪一張牀在西廳上，鋪着綢被褥；霍

脚可是起了泡嗎！』霍秀才是是的答應着，老頭子拉他坐在路傍，打着石頭拿出火來，拿紙包着藥粉，熏霍秀才的兩隻脚；熏過了，叫他試試走走，不但是痛住，還越發有氣力了。感激到十分，說着謝他。老頭兒問他：『什麼事體這樣要緊？』回答他說：『母親害病。』便仔仔細細的說出他的情形來。老頭子問他：『為什麼不另外娶一房妻子？』他回答說道：『沒有好的。』老頭子遠遠的指着山裏一座村坊說道：『這地方有一個美人兒，倘肯跟着我去，我便替你做媒。』霍秀才推託說：『母親害病等魚吃，暫時不得空。』老頭子便拱一拱手和他說定：『過幾天走到村坊裏來，祗問老王是了。』便分別了走去。

霍秀才回到家裏，煮着魚給母親吃，他稍稍吃了一點；幾天工夫，慢慢的病好了。便帶着用人騎着馬去找尋老頭子，走到舊時的地方，看不見村坊在什麼地方；東走西走的過一回時候，晚快的太陽慢慢的落下去，山脚狠多，又不能夠看得清楚，便和用人分開，各人走上山頭去遠望着村屋。那山上的路，高高低低不能夠再騎馬走路；走上去，黑沉沉的光，好似罩住了一層烟氣呢。走來走去，四面一看，並沒有村坊；正要下山去，那回去的路又認不得了，心裏焦急得和火燒一般。慌慌張張的東跑西奔的時候，糊糊塗塗的吊下削壁去；斷得幾尺下面有一帶草堆，落下去睡在他上面，闊

分辯；祇怕路險，不容易走回家去。青娥拆着兩條樹枝，各人騎着一條，便變做了馬；走得又狠快；一刻兒工夫到了家裏。這時候不見了霍秀才，已經七天了。當初霍秀才和他用人失散的時候，尋他不到；回家去告訴母親，母親打發人去到處山上山下尋他，一點兒也沒有形跡。正憂愁着沒有法子想，聽說兒子回來了，滿肚子歡喜，走出去迎接着；抬起頭來看見媳婦，幾乎嚇煞。霍秀才把大略情形告訴他聽，母親越發歡賞。青娥因爲他來去形跡奇怪，怕有人聽了詫異，求母親搬家到別處去；別府裏有一座他另外的房屋，立刻搬着去，別人都不知道。同住了十八年，生下一個女兒，嫁給本城李家。後來母親活到年紀狠大死了，青娥對霍秀才說道：『我家草田裏有一隻野雞孵着八個蛋，這個地方可以埋葬，你父子兩人送着棺材去送葬；兒子已經成人了，便可以留下住在看坟的屋子裏，不必再回來。』霍秀才聽了他的話，落下了葬以後，自己回家來。過了一個多月，孟仙去看望爹娘，他爹娘都不見了；問那老用人，便說道：『去送葬不曾回家來。』心裏知道他奇怪，祇得大大的嘆一口氣罷了。

孟仙的文章名氣狠大，卻考不上功名，四十歲還不曾考上；後來得了拔貢的功名，去考鄉場，遇見同住一個號房的秀才，年紀大約十七八歲，神氣臉色狠漂亮，歡喜他，看他的卷子上面，寫着順天

秀才回房去，拉着青娥一塊兒睡，青娥推着不肯，說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可以容你做齷齪事體？』霍秀才拉住臂膀不放，窗子外面的丫頭，嗤嗤的發出笑聲來；青娥越發不好意思，正拉拉扯扯的時候，老頭子走進來喝着說道：『俗骨頭弄齷齪了我的洞府，應該快快出去！』霍秀才一向氣性大，羞得耐不住，變着臉兒說道：『男女的情份，做人是不能夠免的；你做長輩的，怎麼可以來張望我們？我不難立刻出去，但是你的女兒便要一塊兒帶去。』老頭兒沒有話說，喚女兒跟着他去，開着後門送他出去；騙着霍秀才走出了門，父女兩人關上門進去了。

回過頭去看，便見削壁很高，沒有一點洞，沒有一點縫；一個人孤零零的，不知從什麼地方走回去。看見天上斜月高高的掛着，星點已經少了；一肚子不高興，好半天傷心過了。便發起恨來，對着山壁子叫喊，到底也沒有答應的人；他氣極了，腰裏拿出鑱刀來鑿着石頭，打進去。一邊打，一邊罵，一轉眼一個窟窿打進去三四尺多深，暗暗的聽得有人說話聲音，說道：『眞是孽障呢！』霍秀才用力打得越發利害，洞底裏忽然開着兩扇門，推着青娥出來，說道：『快去快去！』那壁子便又合上了。姑娘怨着他說道：『旣然歡善我，要我做媳婦，難道可以待丈人這個樣子的嗎！是什麼地方的老道士、給你這個行兒的傢伙，把人胡纏得要死！』霍秀才見了青娥，心裏已經歡喜了，不再和他

的拉攏他，是祇要望他長壽，報答他的孝心罷了。但是既然落在人世上尋快活，生下兒女來，便住在世界上到頭罷了；也有什麼不可以呢？他三十年工夫，常常丟掉他的兒子，這是為的什麼呢？奇怪極了！』

（註一）評事　評事，是唐朝的官名，專管派出去審問案件的事。

（註二）何仙姑　何仙姑，是零陵地方開店人的女兒；呂純陽給他一個桃子，他吃了半個，從此肚子不餓，能夠預料事體的好壞。到年老了，便脫下凡胎成仙去了。

（註三）周章　周章，是慌慌張張，無路可走的樣子。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卽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婢，託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豔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卽來答拜，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閥，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想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逋逃者，何須逼知

廬生霍仲仙睜大了眼睛，十分奇怪。便自己說出姓名來，仲仙也奇怪起來，便問他：『什麼地方人？』孟仙統統告訴他，仲仙歡喜起來說道：『做兄弟的到京裏去的時候，父親叮囑我說：「在考場裏若遇到山西姓霍的，便是我們一家人呢。可和他招呼。」現在果然不錯了！但是怎麼名字兩人一樣到這個樣子？』孟仙便問他高祖曾祖的名字，和父親母親的姓名；停了一回，詫異起來說道：『是我的爹娘呢！』仲仙疑心年紀合不上，孟仙說道：『我爹娘都是仙人，怎麼可以看他的臉色，相信他的年紀嗎？』便告訴他從前的事體，仲仙纔相信他；考過以後，沒工夫息力，便僱着車子一塊兒回去。纔走到家門口，有人迎上來告訴：『這一夜不見了老太爺和太太在什麼地方了。』兩人十分詫異，仲仙走進去問他的媳婦，媳婦說道：『昨天夜裏還是一塊兒吃着酒的，母親說：「你夫妻兩人年紀輕，不懂事體；明天大哥哥來了，我不怕了。」到早晨走進屋子去，便靜悄悄的沒有人了。』兄弟聽了這個話，頓着腳哭得很傷心；仲仙還要追上去尋他，孟仙說：『是不中用的。』便不去追了。這一場，仲仙中了舉人，說是山西地方祖宗的墳墓在着，跟着阿哥回家去，還望爹娘還住在人世上，到處去打聽，却到底沒有形跡了。

異史氏說道：『打開牆洞去睡在床上，他的意思是癡的；鑿着山壁罵丈人，他的行為是狂的。仙人

溼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懽謝而去。

武昌的尹圖南，有一所別墅，許多日子被一個秀才租着住下；半年多工夫，也從不去看他問他。有一天，在他門口遇到了，年紀很輕，那相貌神氣；穿着皮衣騎着馬，很風流漂亮。走上去和他說話，便又和氣叫人歡喜；奇怪他，回家去對妻子說了，妻子打發了頭，推說是去看望他，留心着他房裏。房裏有美人兒住着，標緻得賽過仙人：許多花兒石頭，穿的玩耍的，都不是耳朵眼睛裏常聽見看見的。姓尹的看不出他是一種什麼樣的人，走上門去求見，恰巧遇到他出門去了。到了第二天，便來回拜；照他名片上的寫的名字，纔知道他姓余名德。說話的時候，細細的打聽他家裏的情形，說話十分糢糊；再三問他，便說道：『要想來去，我也不敢回絕；你要知道不是強盜賊逃罪的人，為什麼要逼着問明白來歷呢？』姓尹的認着錯，喚擺上酒來，狠高興的吃酒，說說笑笑很要好。到晚上有兩個用人，拉着馬拿着燈來迎接他，領着他回去；到了明天，拿請帖來回請房東。

姓尹的到了他家裏，看見屋子牆上，都拿又亮又光的紙裱糊着，乾淨得好似鏡子一般；金獅子香

來歷？」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甚懽。向暮，有兩崑崙[一]捉馬挑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

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二]爇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疏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溼蝶斂翼，蒂即如鬚莛，間不過八簋，而豐美異常。既命童子擊鼓催[三]花爲令。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顫顫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一聲，蒂鬚頓落，卽爲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飲滿，蝶亦颺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四]」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翩翩而下，惹袖沾襟。鼓僮笑來指數：尹得九籌，余四籌。尹已薄醉，不能盡籌，強引三爵，離席亡去。

由是益奇之。然其爲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弔慶；尹逢人輒宣播，聞其異者，爭交懽余，門外冠蓋常相望。余頗不耐，忽辭主人去。去後，尹入其家，空庭灑掃，無纖塵，燭淚[五]堆擲青階下，窗間零帛斷線，指印宛然。

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攜歸，貯水養朱魚，輕年水清如初貯。後爲傭保移石，誤碎之，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軟。手入其中，則水隨手瀉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結爲晶，魚游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壻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紛於門。臘夜，忽解爲水，陰

接連的姓余的很不願意，忽然辭別了房東，搬到別地方去；去過以後，姓尹的走到他家裏空院子打掃得沒有一點灰塵，蠟燭油堆着丟在階沿下面窗檻兒上面零碎綢子斷的線頭，手指印兒很清楚。

祇有屋子後面留下一隻小白石水缸，可以裝一石多水。姓尹的拿回家去，放水在裏面，養着紅魚；過了一年，水清得和纔放下去的一般。後來被用人搬着石頭，錯打碎了，水和裏面養着的魚，一點不倒翻流出來；看看水缸還是好好的，去摸摸，已經是空的軟的了。手伸到裏面去，那水跟着手流出來；拿出手來，便又合上了。冬天的月份也不結冰。有一夜，忽然結成了水晶，魚在裏面依舊游來游去，姓尹的怕別人知道，常常放在一間祕密房間裏，不是兒子女壻不肯拿給他看的；日子多了，慢慢的有人說出去，來看的人狠多。到了臘月的夜裏，忽然烊做了水，水淌着滿地，魚也不見了；他的舊缸破石頭還在。忽然有一個道士走上門來，向他要姓尹的拿出來給他看，道士說道：『這是龍王宮裏放水的傢伙。』姓尹的告訴他打破了不淌出水來的奇怪事體，道士說道：『這個是水缸的魂靈呢。』再三向他要了一點兒去，問他：『什麼用處？』他說道拿他磨成粉，合着藥吃下去，可以長壽。給他一片，歡喜着道着謝去了。

爐裏面燒着奇怪的香，一個綠玉的花瓶，插着鳳凰尾巴孔雀毛各兩根，——每根長着二尺多——一個水晶瓶兒浸着紛花一株，不知道什麼名兒，也有二尺多高，掛下樹枝兒來，罩在茶几外面。葉兒少，花兒多，包着花心子不曾開；花的樣子好似水上的蝴蝶，縮着翅膀，花蒂兒便和蝴蝶鬚兒一般。桌上不過八碗菜，却又多又好吃，異乎尋常。停了一回，喚童兒打着鼓催着花做酒令；鼓聲一響，那瓶裏的花搖搖幌幌的要落下來。停了一回，那蝴蝶的翅膀慢慢的長起來，停了一回，鼓聲停了，簌簌一聲，那花蒂上的鬚兒，忽然落下來，便變做了一隻蝴蝶，飛下來停在姓尹的身上。姓余的笑着站起身來，送一大杯酒去；酒纔吃完，蝶兒也飛去了。停了一回，鼓聲又響了，兩隻蝴蝶飛下來，停在姓余的帽子上；姓余的笑着說道：『定了規矩自己犯了！』也吃了兩杯酒。第三回鼓打完，花朵兒亂落下來，四處飛開來，黏在袖子上，落在大襟上。打鼓的童兒，笑着來點着數兒，姓尹的身上有九隻，姓余的身上有四隻；姓尹的已經快醉了，不能夠照數吃完酒，勉強吃下三杯，離開桌子逃回去。

從此越發奇怪他，但是他的做人，朋友來往很少，不和地方上人來往，弔孝道喜的事體；姓尹的見了人，便去告訴，聽得他這奇怪的事體的人，大家搶着去和姓余的做好朋友，門外面車馬常常接

鞭僕，即出金僱善泅者，百計冥搜，竟無可見。乃懸金署約而去。由是尋石者，日盈於河，迄無獲者；後邢至落石處，臨流於邑，但見河水清澈，則石固在水中。邢大喜，解衣入水，抱之而去，檀座猶存，既歸不肯設諸廳事，潔內室供之。

一日，有老叟款門而請，邢託言石失已久，叟笑曰：『客舍非耶？』邢便請入舍，以實其無，既入，則石果陳几上，錯愕不能言。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耶？既見之，請即賜還。』邢窘甚，遂與爭作石主。叟曰：『既汝家物，有何驗證？』邢不能答，叟曰：『僕則故識之，前後九十二竅，巨孔中五字云：「清虛天石供」。』邢審視孔中，果有小字，細於粟米，竭目力纔可辨認。又數其竅，果如所言；邢無以對，但執不與。叟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拱手而出。邢送至門外，既還，則石失所在；大驚，疑叟，急追之，則叟緩步未遠。奔去，牽其袂而哀之，叟曰：『奇矣！徑尺之石，豈可以手握袂藏者耶？』邢知其神，強曳之歸，長跪請之；叟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答曰：『誠屬君家，但求割愛耳。』叟曰：『既然，則石固在是。』還入室，則石已在故處。叟曰：『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石能自擇主，僕亦喜之。然彼急於自見，其出也早，則魔刦未除；實將攜去，待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之，當減三年壽數，始可與君相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叟乃以兩指捏一竅，竅軟如泥，隨手而閉。閉二三竅。

(註一)崑崙　用人的別名，喚做崑崙奴。

(註二)金猊　猊雕成獅子的樣子，外面拿金顏色塗着，裏面空的灌着香末子，燒着香，代香爐用。猊，便是獅子的別名。

(註三)催花　唐明皇知道音樂的理，歡喜打鼓；有一天春天下雨纔住，各樣花不曾開，唐明皇對着花打鼓，自己做一隻曲兒，名喚春光好，叫人唱着曲子，那柳葉也長起來了，杏花也開了；便喚做羯鼓催花。

(註四)作法自斃　秦國宰相商鞅，他立的法很兇，後來秦皇要捉商鞅，商鞅逃到關口，那管關的人說道：『商鞅定下的王法，沒有執照不能過關去的。』便不肯放他逃去。商鞅嘆着氣說道：『這便是作法自斃。』

(註五)燭淚　蠟燭上淌下來的油，喚做燭淚。

石清虛

邢雲飛順天人，好石；見佳石，不靳重値。偶漁於河，有物挂網，沈而取之，則石徑尺；四面玲瓏，峯巒疊秀。喜極，如獲異珍，雕紫檀爲座，供諸案頭；每値天欲雨，則孔孔生雲，遙望如塞新絮。有勢豪某，踵門求觀；既見，舉付健僕，策馬竟去。邢無奈，頓足悲憤而已。僕負石至河濱，息肩橋上，忽失手墮諸河；豪怒

訊遂伏。問石，則鬻諸宮氏；取石至，官愛玩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石忽墜地，碎爲數十餘片，罔不失色；官乃重械兩盜而放之。邢子拾石出，仍瘞墓中。

異史氏曰：『物之尤者，禍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癡甚矣！而卒之石與人相終始，誰謂石無情者？古人云：「士爲知己者死」非過也。石猶如此，而況人乎！』

邢雲飛順天地方人；喜歡石頭，看見好的石頭，不可惜重價錢的。偶然到河邊去釣魚，有東西挂住魚網，跳下去拿上來，便是一塊有一尺長的石頭，四面玲瓏，山峯一層一層的很清秀。歡喜極了，好像得着了奇怪的寶貝似的，雕刻了紫檀木做座子，供在書桌上。常常碰着天快要下雨，便一個一個洞子裏生出雲來，遠遠望去，塞着新棉花一般。有一家有勢力的人家某人，尋上門來要求他給他看一看；等到看見了，拿起來交給很強壯的用人，鞭着馬一直跑去了。姓邢的沒有法子好想，頓腳悲傷生氣罷了。用人背石頭到河邊，在橋上歇下來，忽然不小心落在河裏；主人生氣，鞭用人，便拿出錢來，僱了會游水的人，千方百計到河裏去搜尋，竟沒有東西看見。便寫了出賞錢的條子出去——從這一天起，尋石頭的人，天天站滿了河邊，到底沒有人找着。後來姓邢的走到落下石頭的地方，對着河水悲傷；祇看見河水清清楚楚，那石頭果然在水裏。姓邢的很歡喜，脫了衣服到水

巳曰：『石上竅數，即君壽也。』作別欲去，邢告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遂去。

積年餘，邢以故他出，夜有小偸入室，諸無所失，惟竊石而去；邢歸，悼喪欲死，訪察購求，全無蹤緒。積有數年，偶入報國寺，見賣石者，近視，則其故物；將便認取，賣者不服，因負石至官。官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竅數，邢問其他，賣石者不能言；邢乃言竅中五字及三指痕，理遂得伸。官欲杖責賣石者，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遂釋之。

邢得石歸，裹以錦，藏櫝中；時出一賞，先焚異香而後出之。有尙書某，購以百金，而邢意萬金不易也；某怒，陰以他事中傷之，邢被收，典質田產。某託他人風示其子，子告邢，邢願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獻石尙書家，邢出獄始知，罵妻毆子，屢欲自經，皆以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丈夫來，自言石淸虛，謂邢：『勿戚，特與君年餘別耳；明年八月二十日，昧爽時，可詣海岱門，以兩貫相贖。』邢得夢喜，敬志其日。而石在尙書家，更無出雲之異，久亦不甚貴重之。明年尙書以罪削職，尋死；邢如期詣海岱門，則其家人竊石出，將求售主，因以兩貫市歸。後邢至八十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必以石殉。

既而果卒，子遵遺教，瘞石墓中。半年許，賊發墓刼石去，子知之，莫可追詰；踰二三日，攜僕在道，忽見兩人奔躓汗流，望空自投，曰：『邢先生勿相逼，我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遂縶送諸官，一

是我家的呢?』回答說道:『實在是你家裏的,祗求你捨了他罷了!』老頭子說道:『旣是這樣,石頭果然在此。』回到屋子裏,那石頭已經在原地方。老頭兒說道:『天底下的寶貝,應該給喜歡他的人;這塊石頭能夠自己挑中他的主人,我也喜歡他。但是他急急的要自己顯出來,他的出世還太早,他災難沒有消;實在可以帶他回去,等到三年之後,纔可以送你。旣然你要留住他,應該要短三年壽數,纔可以和你大家過一世,你願意的麼?』回答說:『願意。』老頭兒便用兩個手指,揑去一個洞子、洞子軟得和泥一般,隨手捻去了兩三個洞子,揑完了說道:『石頭上洞子的數目,便是你的壽數呢。』分別了要走,姓邢的苦苦留住他;推辭得很害利,問他的姓名,也不肯說,便去了。

過了一年多,姓邢的因爲有事體到別處去,夜裏有小賊跑進屋子裏;別的東西一樣不少,祗偸着石頭去了。姓邢的回家,悲傷懊悔得要死;打聽查問出錢去買,一點兒沒有影子。過了幾年,偶然到報國寺去,看見賣石頭的;走近來看,便是自己的東西,便要認着拿了去。賣石頭的不服氣,便帶了石頭去告官;官問:『有什麼憑據?』賣石頭的說出洞子數目。姓邢的問:『別的還有什麼?』賣石的人不能回答;姓邢的便說洞子裏有五個字和三個指頭的印字;理由便明白了,官要打賣石頭的人。賣石的人說:『自己拿二十兩銀子從街上買來的,』便放了他。

裏，抱了他出來，紫檀的座子還在；等到了家，不肯擺在廳上，收拾了裏屋子供着他。有一天，有老頭子敲門進來，問他要石頭看，姓邢的推說：『石頭不見已經長久了。』老頭兒笑着說道：『客廳裏的不是石頭嗎？』姓邢的便請他進客廳，要指實他沒有石頭的話；等倒進來，那石頭果然擺在茶几上，詫異得說不出話來。老頭兒摸着石頭說道：『這是我家裏的舊東西，不見了已經好長久了，現在果然在此地嗎？既然看見了他，請你便送還了我。』姓邢的急得很，便和他爭着做石頭的主人。老頭兒道：『既是你家裏的東西，有什麼憑據？』姓邢的回答不出，老頭兒說道：『我是一向知道他的，前後共總有九十二個洞子；大洞子裏有五個字說道：「清虛天石供。」』姓邢的細看洞子裏，果然有小字，比米還要細，用盡眼力，纔可以分辨認得。再數他的洞子，果然和他所說的一樣。姓邢的沒有法子可以對付他，祇是拿定主意不給他；老頭兒笑着說道：『那一家的東西，肯聽你做主的嗎？』拱拱手跑出去了。姓邢的送到門外，等到回進來，那石頭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很吃驚，疑心老頭子，急急追上去，那老頭子慢慢的走着，還沒有走遠。跑過去，拉着他的袖子，苦苦求他，老頭兒說道：『奇怪極了，一尺高的石頭，怎麼可以用手捻在袖子裏藏的嗎？』姓邢我知道他是神仙，硬拉他回來，跪着不起來，求他；老頭子便說道：『石頭果然是你家裏的嗎？還

空中自己跪着求告說道：『邢先生不要來逼我！我兩人拿石頭去，不過賣了四兩銀子罷了。』便拿住他去送官，一問便招出來；問石頭是賣在姓宮的家裏，拿石頭來，官看了好玩兒，想要他了；吩咐藏在府庫裏，差人拿石頭，忽然落在地下，碎做幾十片，看的人沒有不變色的。官便重重責罰兩個強盜便放了他；姓邢的兒子拾了石片出去，仍舊葬在墳墓裏。

異史氏說道：『東西最好的，便是惹禍水的根；等到要拿身子去殉石頭，也癡極的了！但是到底石頭和人伴了一身一世，誰說是石頭沒有情分呢？古人說道：「讀書人肯替知己朋友死。」不是過分的說話。石頭還能夠如此，何況是人呢？』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憩於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扳談。生舉巵勸客，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劇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尊既盡，不復喚沽，苗曰：『措大飲酒，使人悶損矣！』起向壚頭，出錢行沽，提一巨甒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釂，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爲盡數觴；苗以羹碗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裝行。約數里許，馬病臥於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無所方計。

姓邢的得了石頭囘來，用綢緞包起來，藏在箱子裏；有時候拿出來看一囘，先燒起好香來，然後再拿他出來。有一位某尚書官出一百兩買他；但是姓邢的意思，雖然有出一萬兩的也不賣。尚書生氣，暗中拿別件事體去害他，姓邢的被人捉了去關着，押賣田產；尚書託旁人到他兒子面前去透個風聲，兒子告訴姓邢的，姓邢的情願跟了這石頭死的。老婆暗中和兒子商量，送石頭到尚書家裏；姓邢的出了監牢纔知道，罵老婆打兒子，常常要自己吊死，都是家裏人知道了救他的，能夠不死。夜裏夢見一個男人走來，自己說是石清虛，勸姓邢的：『不要煩惱，我和你有一年多的分別罷了；明年八月二十這一天天纔亮的時候，可以到海岱門的地方，拿兩貫錢來贖我。』姓邢的得着夢很歡喜，恭恭敬敬記了他的日子。那石頭在尚書家裏，再沒有出雲的奇處，長久了，也不很貴重他；第二年尚書因為犯罪革職，不多幾時死了。姓邢的到了那時候，到海岱門去，有尚書家的用人，偷了石頭出來，將要把他賣給人，便拿了兩貫錢買他囘來。後來姓邢的活到八十九歲，自己料理身後東西，再叮囑他的兒子，要用石頭一塊兒安葬。

後來果死了，兒子依了遺訓，將石頭葬在墳裏面；半年多，有賊來掘開墳墓，把石頭搶去了。兒子知道了，沒有法子去追問。過了二三天，帶了用人在路上走，看見兩個人拚命跑得汗都淌下來，望半

其：『何爲？』答曰：『我今爲苗生之倀，從役良苦，必當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即爲故人謀也。』靳不敢辯，敬諾而別。至寓所，籌思終夜，莫知爲謀；自拚背約，以聽鬼耳。適有表戚蔣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右，竊懷忌嫉。是日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著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備至。會郡守登嶺上，守故與蔣爲通家，聞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易冠服。交著未竟，虎驟至，銜蔣而去。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者，捉襟袖，強人聽聞；聞者欠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也。然嫉忌易服而斃，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龔先生，岷州地方人，到西安地方去考試，寄住在客店房裏，買了酒來自己喝着；有一個長大的男人進來，坐下來和他扳談。龔秀才拿起酒盃來勸客人，客人也不推辭，自己說是姓苗，說話很快很粗魯；秀才嫌他不斯文，懶懶的應酬他，酒壺裏的酒喝完了，不再去買。姓苗的說道：『窮秀才喝酒，敎人氣悶極了！』立起來到賣酒的地方，拿出錢來買酒，提了一只大酒瓶進來；秀才推辭說不能

苗荐至，詰知其故，遂謝裴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為神人，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飲可也。』引盡一甑，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尚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

後闈畢，三四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攜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驥尾。』衆起為禮，相並雜坐，豪飲甚懽。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必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其罪不至於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生曰：『絕巘憑臨眼界空，』苗信口而續之曰：『唾壺擊缺劍光紅！』下座沈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足。如赦我者，勿作矣！』客弗之聽，苗不可復忍，遽作龍吟，山谷響聲；又起俛仰為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觴再酌。時已半醉，客互誦闈中作，迭相贊賞；苗不欲聽，牽生豁拳，二人勝負屢分。而諸客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床頭對婆子讀耳！廣衆中刺刺者，可厭也！』衆有慚色，又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靳。靳是科領薦。

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嵇捉韁使不得行，靳乃下馬，問

個拙步』姓苗的說道：『倘然不是要殺人的我是武人也會做詩的呢』第一位靳秀才說：『纔蠟灑臨眼界空』姓苗的隨口接下去說道：『唾壺擊缺劍光紅』下一位靜悄悄的想了好半天，姓苗的便拿酒壺來自己篩酒；停了一回兒排着次序聯句，慢慢的做到粗魯的句子，姓苗的嚷着說道：『便是這些已經夠了，倘然肯饒放我的，不要再做詩了！』客人都不去聽他的話，姓苗不能再耐性兒等，忽然發出龍叫的聲音，山凹裏統統發出響聲來接應；再站起來一撲一仰舞出獅子一般的樣子，做詩的興緻被他已經擾亂了。大家便不做詩了，便拿着酒盃再喝酒，這時候已經有大半醉了；客人大家都讀起考場裏做的文章來，大家互相稱讚感歎着。姓苗的不要聽，拉着龔秀才豁拳，兩面常常各有勝敗；那許多客人的讀文章稱讚還沒有完，姓苗的很兇的聲音說道：『我聽得已經很明白了；這種文章祇好到牀頭邊去對老婆讀讀罷了！許多人面前囉囉嗦嗦的實在討厭呢！』大家臉上都有難爲情的樣子，又更加討厭他的粗魯，便越發提高了聲音唱起來。姓苗的氣極了，蹲在地下大喊一聲，立刻變作老虎，撲殺了那些客人，氣哄哄的喊着去了。所留下的人，只有龔秀才和靳秀才。——靳秀才這一科鄉場裏考中了的。——

過了三年，再走過華陽地方，忽然碰見稽秀才，——也在山上被老虎咬死的，——很害怕的要逃

再喝。」姓苗的捉了他的手臂，勸他喝酒，手臂痛得快要斷了。秀才沒有法子，和他喝了幾盃；姓苗的用盛羹的碗自己喝着，笑着說道：『我不會勸酒；你要怎樣，請你自便罷；』秀才便收拾行李出去了。大約走了幾里多路，馬生病睡在半路上，坐在路旁邊等；行李重了很累墜，沒有什麼法子好想。姓苗後來也到了這個地方，問明白了這個原故，便拿了行李來交給用人；自己用肩膀背了馬肚子帶了他走，跑了二十幾里，纔到客店。放下馬來，帶他到槽邊；停了一回，秀才和用人纔到。秀才很吃驚，當他是神仙，待他很厚很殷勤；買酒買飯，和他同吃飯，同喝酒。姓苗的說道：『我吃飯吃得很多，不是你能夠給我吃得飽的，喝酒罷了。』喝完了一罈，便站起來和他分別，說道：『你要醫馬，還要等好幾天；我不能等你，要去了。』便走了去。

後來考試完了，三四個朋友，邀着到華山去遊玩，在地下鋪墊子擺酒；正在一塊兒喝酒說笑的時候，姓苗的忽然來了。左手提着大酒罈，右手提着猪腿，丟在地下說道：『聽見諸位上山來玩，我很恭敬的跟在你們的馬背後。』大家站起來和他見禮，大家一塊兒亂坐，放量喝酒很歡喜。大家要做詩聯句，姓苗的攔着說道：『盡情喝酒很快活，爲什麼要發愁想心思？』大家不依，定出喝酒多少的罰款；姓苗的說道：『做得不好的，應該拿軍法來責罰。』大家笑着說道：『他的罪不到得這

友也應該在旁邊碰碰他的手臂，踢踢他的脚尖兒，恐怕一桌上的人，有沒有耐心聽話和姓苗的一般人呢。但是妬忌換了衣服死的，可以知道姓苗的，也是沒有心的罷了；所以討厭他們生氣的，果然是姓苗的，實在也不是姓苗的呢！』

阿纖

奚山者，高密人，貿販為業，往往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縶蹇登堂，堂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貪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荊弱女，眠熟矣。雖有宿肴，苦少烹鬻，勿嫌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短足牀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攜一短足几至，拔來報往，蹀躞甚勞。山起坐不自安，曳令暫息；少間，一女郎出行酒，叟曰：『我家阿纖興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

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貫尊閥，答云：『士虛，姓古，子孫皆夭折，賸有此女，適不忍攪其酣睡，想老荊喚起矣。』問：『壻家阿誰？』答言：『未字。』山竊喜。旣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

走；姓稽的捉住馬韁繩，使他不能走。問他：『要做什麼？』回答說道：『我現在替姓苗的做領路的鬼，跟着他做事體實在狠苦；一定要再弄死一個讀書人，纔可以叫他代我。三天以內，應該有穿讀書人衣服的人，被老虎咬死；但是一定在蒼龍嶺下，纔是替代我的人。你在這一天，多邀幾個讀書人到這個地方，便算替朋友盡心了。』姓靳的不敢分辨，恭恭敬敬的答應着走散；到客店裏，盤算了一夜，不知道怎樣是好，自己拚着一定要失信，聽他怎樣罷了。却巧有表親蔣秀才來，姓靳的說起這樣奇怪事體；姓蔣的在當時是有名氣的讀書人，本縣的尤秀才，考的名次比他高，暗中谷着妒忌心。這一天聽了姓靳的說話，存心要害他；寫了信去邀姓尤的，和他一塊兒到山上去玩兒，自己便穿了平民百姓的他服纔去。姓尤的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走到蒼龍嶺的一半，菜和酒一塊兒擺上來，恭恭敬敬的待他狠周到；碰着知府到蒼龍嶺上去，知府向來和姓蔣的是世交，看見姓蔣的在山下，叫用人請他去。姓蔣不敢把沒有品級的衣服穿了去見他，便和姓尤換了衣服帽子；掉換着還沒有穿好，老虎忽然跑來，銜了姓蔣的去了。

異史氏說道：『得意洋洋的人，拉住人家的衣襟袖子，硬叫別人聽他的說話；聽的那人常常的伸頸聽，要想睡覺，要想逃走。那讀文章的人，頓着脚搖着手，瘋瘋顛顛的自己還沒有覺得；知己的朋

去。凡四返而粟始盡。既而以金授媼，媼留其一八二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賃騎，談僕乃返。

既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即以別第館媼，卜吉爲三郎完婚，媼治匳妝甚備。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晷。以是上下悉憐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居三四年，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

一日，山宿古之舊鄰，偶及曩年無歸投宿翁媼之事；主人曰：『客誤矣！東鄰爲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媼相留？』山甚訝之，而未深信；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牆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猫，尾在內猶搖；急歸，呼衆共往，則已渺矣。羣疑是物爲妖，後十餘日，復入試驗，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人居。』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爲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中人紛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數載，未嘗少失德；今置妾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卿入門，家日以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此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紜，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

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朴魯：僕有幼弟三郎，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頑冥。欲求援繫，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託，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殷勤安置而去。雞既唱，叟已出，呼客盥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客留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為婚姻乎？』

既別，客月餘，乃返。來村里餘，遇老媼率一女郎，冠服盡素；既近，疑似阿纖，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媼袂，附耳不知何辭。媼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山唯唯。媼慘然曰：『不幸老翁壓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即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媼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纖既為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

既至家，媼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尚存念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售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躈一致之也。』即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戶，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媼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為操量執概，母放子收，頃刻盈裝，付之以

不豐，聞多金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謝不受粟，故索金。女歎曰：『此皆妾身之惡障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訴於邑；陸氏止之，爲散粟於里黨，斂貲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纖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尙無儋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矣。不數年，家大富；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習以爲常。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緣識君哉？』後亦無甚怪異。

有一個名叫奚山的，是高密地方人；他的行業是做販賣生意的，常常出門到山東各處地方。有一天，半路上碰着下雨，留住了；等到到了他常常寄住的地方，但是夜裏已經很深，到處去敲店家的門，沒有一家來答應的。跑來跑去的在廊檐底上，忽然兩扇門大開，一位老頭子走出來，便放客人進去；奚山歡喜去跟着他，牽了驢子進客堂，客堂裏沒有茶几和坑牀。老頭子說道：『我可憐你沒有地方去住，所以請你進來；我實在不是賣飯賣酒的，家裏沒有多少人口，祇有年紀老的老婆，年紀小的女孩兒，睡着了。雖然有剩下的菜，可惜沒有人來煮，不要嫌吃冷東西呢。』話說完，便走了進去。停了一回兒，拿了短脚的牀來，擺在地下，請客人坐；再進去拿了短脚的茶几來，跑來跑去的，

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貓，以覘其意；女雖不懼，然蹙蹙不快。一夕，謂媼小恙，辭三郎省待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蹤迹之，並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爲幸，交慰藉藉，將爲續婚；而三郎殊不懌。俟之年餘，音問以絕，父兄輒相誚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纖不衰。又數年，奚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纖。

有叔弟嵐，以故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既返，復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死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月前姥死，女獨處，無線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因往款扉，有人揮涕出，隔扉應曰：『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遙審之，果嫂，便曰：『嫂啟關，我是叔家阿遂。』女聞之，拔關納入，訴其孤苦，意悽慘悲懷。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乖迕，何遂遠遁至此？』郎欲賃輿同歸，女慘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

既歸，以言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婦相見，各有涕洟。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數爲妾，數年不取其租，頻風示媼，媼絕之。媼死，竊幸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

況且結了婚姻的了。』

等到分別出去了一個多月，便回去；離開村坊一里多，遇見老太婆帶着女孩兒衣服帽子統統穿了素的。等到走過去，疑心好像是阿纖，女孩兒也常常回轉頭來看；便拉住老太婆的衣袖，咬着耳朵不知說了些什麼話。老太婆便停了脚步，對奚山問道：『你是姓奚的嗎？』奚山說道：『是的！是的！』老太婆狠淒凉的樣子說道：『運氣不好，老頭兒被壞了的牆頭倒下來壓死了！現在正要去上墳，家裏空着沒有人；請你稍稍在路上等一回兒，一刻兒便回來的。』便走進樹林裏去，過了一回兒纔回來，路上已經昏黑；便和他一塊兒走，說起他孤苦伶仃，不知不覺很悲傷的哭起來。奚山也覺得心酸可憐，老太婆說道：『這個地方的人，心狠不公平狠不好，孤兒寡婦難過日子；阿纖既然你們家裏的媳婦，過了這時候恐怕要挨遲日子，不如早晚同了回去。』奚山答應他。

等到回到家裏，老太婆點燈留客人，後來和奚山說道：『我想你快要來了，藏着的米都已經賣出去了；還存着二十幾石，路遠沒有人拿出去。此地朝北去四五里路，村坊裏第一家，有一個叫做談二泉的，是我的買主；你不要怕辛苦，先將你的驢子運一袋去，敲着他的門告訴他，祗叫說：「南村地方的古媽媽，有幾石米賣掉他做盤纏。」辛苦你趕了騾子到那邊去走一遍罷。』便拿了一袋

忙忙碌碌很辛苦。奚山起來坐着，自已很意不過，拉着勸他暫時歇息。過了一回兒，一個女孩兒出來篩酒。老頭兒說道：『我們家的阿纖起來了！』看了一看他，年紀大約十六七歲；苗條清秀，風度很好看。

奚山有小兒弟沒有定親，暗暗的看中他呢；便問老頭兒祖基住的地方，和家世根蒂。回答說道：『自已的名字叫士虛，姓古，兒子孫子都年紀小的時候死了，賸有這個女孩兒；方才捨不得去噪聒他在好睡時候，想來總是老太婆叫他起來的。』問他：『女壻配在誰家？』回答說：『還沒有配人家。』奚山暗暗的歡喜，後來有許多菜蔬一塊兒擺上來，好像是向來備好在那裏的；吃完了，對他恭恭敬敬的說道：『一向不認識的人，便承你拿頂好的意思看待我，我一生一世都不敢忘記你的！因爲老先生有很大的義氣，便敢忽然說出心腹的說話：我有一個小兒弟，名字叫做三郎，有十七歲了；讀書學生意，很不算呆笨。要求你提帶他一些，嫌不嫌我底微嗎？』老頭兒歡喜說道：『我在此地，也是寄住的；倘若能夠有倚靠，便借一間房子，給家眷搬了去，纔可以免得兩處記挂。』奚山統統答應他，便站起來拜謝他，老頭兒仔細弄停當了纔去。等到雞啼了，老頭兒已經出來，叫客人梳洗；收拾完了，送他飯錢，苦苦的推辭說道：『客人留了一頓飯，萬萬沒受銀錢的道理，——

怪；所以空閒得好長久有什麼老頭兒和老太婆來留你？』奚山很詫異這件事體，但是沒有狠相信；主人再說道：『這所房子以前空過十年，沒有人敢去住的；有一天，房子後面的牆頭忽然坍了，阿伯跑去看那個地方，有石頭壓着大老鼠和猫一般大，尾把還在裏面搖着。急急回來，叫了大家一塊去，便已經不見了，大家疑心這個東西作怪。後來十幾天，再進去試試看，靜悄悄的沒有聲音；再過一年多，纔有人去住。』奚山越發奇怪起來，回到家裏暗暗的說，暗裏疑心新媳婦不是人，暗中替三郎躭心事；但是三郎親愛他和平常一樣。長遠了，家裏人亂哄哄的大家猜想議論，媳婦稍稍有些知道他們的意思，夜裏和三郎說道：『我跟着你幾年，沒有做過一點點壞事體；現在不理我，不當我人，請你給了我離婚的書，讓你自己檢好人來配你。』便滴下淚來。三郎說道：『我這區區的一片心，你應該一向知道；我自從你進門來，家裏一天好似一天，大家都說：「福氣從你身上來的。」』媳婦說道：『你沒有兩條心，我怎麼不知道；祇是大家的心裏胡說亂道，恐怕不免和秋天的扇子一般了丟的我。』三郎再四的安慰譬解給他聽，便放心了。

奚山終是不放心，天天尋會捉老鼠的猫，拿來試試他的意思；媳婦雖然不害怕，但是總是怏怏不樂。有一天晚上說老太婆有病，別了三郎去看望服侍母親，天亮了，三郎去問安，那屋子已經空着

米交給奚山，奚山鞭着騾子去了，敲第一家的門；有一個大肚子的男人出來告訴了他原由，倒出了袋子先回去。一回兒有兩個男人，趕了五匹騾子來，老太婆領奚山到藏米的地方，——是在地洞裏面，——奚山下去替他拿了掠平升籮的東西；母親放米，女兒收在米袋裏，一刻兒工夫騾子身上裝滿，交給他去了。來來去去的四遍，米纔運完，後來拿銀子給老太婆，老太婆留着一個人兩匹騾子，收拾行李便動身往東行。走了二十幾里天纔亮；到一條街上，街市口租了騾子騎，談家的用人就回去了。

等到回家，奚山把情形告訴他的父親母親，大家見了面狠歡喜；便拿別間房子留老太婆住；檢好日子替三郎做親，老太婆料理得嫁妝狠齊備。阿纖不大說話，不大生氣，有人和他說話，祇有微微的一笑；日夜紡紗織布，沒有停的時候。因爲這樣上上下下的人統統可憐他歡喜他，叮囑三郎說道：『你轉告訴我大伯：「倘然再過那從前的地方，叫他不要說出我們母女兩個人來。」』過了三四年，奚山越富；三郎中了秀才。

有一天，奚山住在姓古的從前的鄰舍家裏，偶然說起前年沒有地方去，寄住在老頭兒老太婆的家裏的事體；主人說道：『你弄錯了，東面鄰舍是我阿伯的房子，三年之前，住着的人常常看見妖

當中雖然有點不對的地方，怎麼便狠遠的逃到這個地方來？』便要僱轎子和他一塊兒回去。女人狠悽涼的樣子說道：『我因爲人家不當我人的原故，便和母親一塊兒躲着；現在又回去靠別人，那一個不是看不起我？我差不多要拿毒藥自己尋了自盡罷了！』

奚嵐回家把這嫂子的事體告訴三郎；三郎連夜趕來，夫妻相見，大家都滴下淚來。第二天，告訴他的房東，房東姓謝的監生，看見女兒長得美貌，暗中想法子要討他來做小老婆，幾年不收他的房錢；常常有風聲給老太婆，老太婆回復了他。老太婆死了，暗暗的歡喜有法子好想了，不料三郎忽然來了，統統算起房錢來，留難他們；三郎家裏本來沒有錢。聽見許多錢，很有憂愁的樣子。女兒說道：『不妨事的，』領了三郎到藏穀的倉裏去看，大約有三十幾石米，還房錢有得多了。三郎歡喜去告訴姓謝的，姓謝的不要米，有意要銀子；女兒歎口氣說道：『這個都是我命裏的孽障呢！』便將這個情形告訴三郎，三郎生氣，便要縣衙門裏去告；姓陸的勸住他，替他把米散給鄉村地方，收攏來的錢還姓謝的，叫車子送兩人回去。三郎把說話告訴父親母親和哥哥，分開住；阿織拿出私底下的銀子，天天造起穀倉米囤，但是家裏還沒有一担一石的米。大家都看他奇怪，一年多，去看米倉裏已經滿了，不到幾年家裏很富；那奚山很窮苦，阿織便搬了公婆來自己養着，常常拿銀子和

沒有人奇怪極了，打發人四處去尋找他們，並沒有信息；心裏七上八下的，吃飯睡覺都不記得。但是父親和哥哥都反當他好事體，大家都說許多話安慰他，快要替他再娶，祇是三郎實在不能忘記。等了他一年多，信息便斷了；父親和哥哥嘗說取笑他埋怨他的話。沒有法子，拿出重價錢買了一個小老婆，——但是想阿纖的心思一點兒不忘記。再過了幾年，奚家慢慢的窮了，於是大家都想着阿纖。

有一個阿叔生的兄弟叫奚嵐的，有事體到膠州去，彎路進去住在表親陸秀才家裏；夜裏聽得鄰舍人家哭得狠悲傷，沒有工夫去問他，等到回來，又聽見他們哭聲，便問主人。回答說道：『幾年以前守寡的娘，沒有父親的女兒，寄住在這個地方；前個月他媽媽死了，女兒一個人住着，沒有一家親眷，因為這樣很悲傷呢。』問他；『姓什麼？』說道：『姓古。常常關了大門，不和同住在這地方的人往來，所以沒有知道他的根基家世。』奚嵐吃驚的說道：『這個是我的嫂子呢！』便去敲門，有人抹着眼淚出來，隔着門答應說道：『我們家裏一向沒有男人的。』奚嵐在門縫裏望着遠遠的認識他，果然是嫂子，便說道：『嫂嫂開門，我便是你叔叔家裏的阿遂。』嫂子聽見了，他拔門閂請他進來，訴說他沒有人幫助的苦處，心裏狠淒涼狠悲傷；奚嵐說道：『三哥哥想念你得狠苦，夫妻

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醵酒爲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四郎強合之，血液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臥床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

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邵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邵，時已暮，邵以客舍爲家人所積，遂導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顱，顱裂而踣。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爲之奈何！』萬搖首，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者殪。三人吼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刀倚屏後，寂不少動。一人入，剁頸亦殪。仍倚屏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關告邵。邵大驚，共燭之，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讎，留萬於家，炰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於常饈。萬生之名，由是大噪。

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闔家惶懼；聞萬生名，堅請過諸其家。恐萬有

米照應他的哥哥，做了老規矩。——三郎很歡喜的說道，『你可以算得不記舊恨的了！』——阿纖說道：『他是因爲喜歡阿弟罷了，——況且沒有他我怎樣有緣分嫁你呢？』後來也沒有怎麼奇怪的事體。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計驅遣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嫂，皆莫敢喘息，爲害尤烈。有邵弧者，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媼盡奔；閻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爲汝禍。』因抱腰如舉嬰兒，置牀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既而下牀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

弧於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弧知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妻憊不起，心甚羞之，戒下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俟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四少年蘊藉；有僮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恐更番爲淫，則命合

大又有力氣狠當不住，昏昏沉的時候叫痛得要暈過去了。四郎也愛惜他，那東西沒有盡情放完。停了一回兒下牀說道：『我五天之後再來。』便去了。

邵弧在門外開當店的，這日夜裏丫鬟跑去告訴他；邵弧知道他是五通菩薩，不敢去問他。天亮了，看老婆疲倦得不能起牀，心裏狠不好意思，叮囑家裏人不要傳出去。老婆三四天便復原，但是怕他再來；丫鬟老媽不敢住在屋子裏，統統躲避到外面房裏，只有老婆對蠟燭眈着心事等候他。不多時候，四郎同了兩個朋友進來，都是年紀輕很風雅的人，有僮兒擺出酒菜，和閻氏對喝；閻氏害羞低着頭，硬勸他喝酒，也不肯喝，心裏戰競競的樣子：『恐怕輪流着奸淫他，那時我的性命應該完了！』三個人互相勸着喝酒，一個叫他大哥，一個叫他三弟；喝酒喝到半夜裏，上面坐着的兩個客人一塊兒站起來說道：『今天四郎因爲得了美人來邀我們，停一天應該合二郎五郎合了送酒席來替你賀喜。』便分別去了。四郎扶了閻氏進牀去，閻氏苦苦的求他免了罷了；四郎硬和他輕薄起來，血水兒都流在牀裏，暈過去不省人事，四郎纔去了。閻氏氣息奄奄的睡在牀上，又氣又羞，不過想要自己尋死，但是上吊的時候，那帶子便自己斷了，常常試驗都是這樣的，苦得不能尋死。幸虧四郎不是常常來，約莫閻氏病好了纔來一遍。

難詞，隱其情不以告。盛筵既罷，粧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坐傴僂，某捺坐而實告之：萬初聞而驚，而生平意氣自豪，故亦不辭。至日，某仍懸綵於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竊喜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簷間忽如鳥墮，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嗥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蹟，入於江中。某大喜，聞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牀寢，使與女合巹焉。於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攜妻而去。自是吳中止存一通，不敢公然爲害矣。

異史氏曰『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眞天下之快人也！』

南方有五通菩薩，好像北方的有狐狸；但是北方的狐狸，還可以拿許多法兒去趕他跑的，至於江蘇浙江的五通菩薩，百姓家裏的美貌的媳婦兒，常常被他姦淫霸占住了，父親兄弟都不敢響一聲兒受他的害處更利害。有一個叫做邵弧的，是江蘇人，做當店生意的；老婆閻氏很標緻。有一天夜裏，有男人不聲不響的從外面走進來，按着寶劍四面的看，丫鬟老媽統統逃走了；閻氏要想出去，男人橫着門口擋住他說道：『不要怕我，我是五通菩薩四郎呢。我喜歡你，不來害你的。』便在腰裏抱住。和抱起小孩子來一般，睡在牀上，裙子帶子自己會脫下來。到幹起那事兒，但是東西又

去。先是他有一個女兒，沒有出嫁的，忽然五通菩薩白天來了；是一個二十幾歲的標緻男人，說快要討他去做老婆，留下一百兩銀子，約定好日子纔去的。算算日子已經近了，全家的人都害怕；聽得萬秀才的名氣，一定要請他到家裏來，恐怕姓萬的有推託的說話，瞞住了其中情形，不敢告訴他。狠好的酒席吃完了，粧扮了女兒出來拜客；人年紀十六七歲，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姓萬的詫異，不知道他的原故；離了坐位，彎着腰還禮。那人按他坐着，將實在情形告訴他。姓萬的起初聽了狠爲吃驚，但是平生狠有志氣，把自己看得狠貴重，所以也不推辭。到了日子，那主人仍舊在門上挂紅結綵，叫姓萬的坐在屋子裏；太陽落山了還不曾來，暗暗歡喜，以爲新郎已經在被殺的幾個人裏面。不多時候，看見廊檐口，忽然和雀兒一樣的跌下來，是一個年紀輕的人，妝扮狠華麗的進來；看見姓萬的，回身便跑，姓萬的追出來，祇看見黑氣要飛上去，拿刀跳起來殺他，割斷了他一隻脚，大聲喊着去了。低着頭一看，那隻大脚爪和人手一般大小，不知道什麼東西；尋着他的血跡，到了江裏。主人狠歡喜，聽見姓萬的沒有老婆，這天晚上便用他已經預備的牀榻，叫女兒和他成親了。從此一向怕五通菩薩的，都拜着請他到家裏去住一夜；過了一年多，纔帶了老婆去了。從此蘇州地方只祇有一通，不敢大胆來害人了。

過了兩三個月，一家裏的人都受盡累墮。有一個會稽地方的叫得萬秀才的，邵弧的表弟；剛強猛力，善於射箭。有一天，來看邵弧，時候已經天晚；姓邵的因爲客廳裏被傢伙堆積，便領他到內院裏去住宿。姓萬的好半天不睡，聽見院子裏有人走的聲音，伏在窗子裏看他；看一個男人走進女人的屋裏，疑心起來，提着刀偸偸的看住他，他看見男人和閻氏並着肩膀一塊兒坐着，菜擺在茶几上。心裏火冒起來，跑着進去；男人狠吃驚的站起來，急急的尋他寶劍，那把刀已經打中了腦殼，腦殼破開跌倒了。仔細一看，是一匹小馬，和騾子般大小；詫異的問起女人，女人統統把以前的事體說出來。又說道：『許多菩薩快要來了！怎麼好呢？』姓萬的搖搖頭叫他不要說話，息了蠟燭，拿了弓箭，蹲在黑暗地方；不多時候，有四五個人從半空中飛着跳下來，姓萬的急發去一箭，頭一個死了。三個人喊着生氣，拔出寶劍來搜射箭的人；姓萬的提着刀站在門背後，靜悄悄的一點不動，一個人進來，劃他的頭頸，也死了。仍舊站在門背後，好半天沒有聲音，便出來，打門去告訴邵弧；邵弧狠吃驚，大家拿蠟燭來照，一匹馬，兩隻猪死在屋子裏；全家人都大家賀喜，恐怕兩件東西來報仇，留姓萬的在家裏，煮猪燒馬來請他，味兒比平常的格外好吃。萬秀才的名氣，從此大家都知道了。住了一個多月，他的妖怪竟沒有了，便辭別了主人要去。有一個做木行生意的人，苦苦的要請他

一日，生詣河北，笠帶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笠，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圜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續矣。異之，歸齋向女緬述；女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爲，曰：『卿果神人，當明相告，以袪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癡情人，爲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爲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欲見絕耶？』生不敢復言。

先是生養甥女，既嫁，爲五通所惑；心愛之，而未以告人。緣與女狎暱既久，肺鬲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事，家君能驅除之；顧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沈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家奴隸，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無已，女曰：『當即圖之。』次夕至，告曰：『妾爲君遣婢下南矣，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却耳。』次夜方寢，婢來叩戶，生急起內之；女問：『如何？』答云：『力不能擒，已宮之矣。』笑問其狀，曰：『初以爲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壻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斂魂覆瓿中。少時物至，入室急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啓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汚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閹之，物驚懼遁去。乃起啓瓿，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之，女與俱去。

後半月餘，絕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何處獲罪？

異史氏說：『五通菩薩，青蛙將軍，世界上的人，迷惑得好長久了；便到得隨他奸淫，沒有人敢私底下說一句話的。萬秀才眞是天底下的一個爽快人呢！』

又

㊃金生，字王孫，蘇州人；設帳於淮，館縉紳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雜；夜既深，僮僕散盡，孤影彷徨，意緒良苦。一夜，二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問之，對以乞火，音類館僮。啟戶內之，則二八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意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疑爲鄰之奔女，懼喪行檢，敬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魄都迷，忽顚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云：『霞姑，我且去。』女頷之，既而呵之曰：『去則去耳，甚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笑曰：『適室中無人，遂偕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腕釧，以條金貫火齊，銜雙明珠；燭既滅，光照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甫畢，婢來叩窗，女起，以釧照徑，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時遙尾之，女似已覺，遽蔽其光；樹林濃茂，昏不見掌而返。

天夜裏，二更快打完，忽然有一個人用指尖兒彈着門；急急問他，回答說是來討火的，聲音好像館裏的書僮。開門放他進來，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美人兒，一個丫頭跟在他後面；秀才想他是妖怪，向他問底細很明白。姑娘說道：『我因爲你風雅的讀書人，冷靜得可憐，不怕許多露水，和你來解悶在這個最好的夜裏；恐怕說出他的原故，我不敢來，你也不敢收留我呢。』秀才又疑心他是鄰舍人家逃出來的女孩兒，恐怕壞了自己的德性，很恭敬的謝謝他；姑娘斜着眼兒看了他一眼，秀才覺得魂靈兒都被他迷住了，忽然糊塗得不能自己做主意。丫頭已經知道他們的意思，便說：『霞姑娘，我出去一回兒。』姑娘顛頭答應他，後來又埋怨他道：『去便去罷了，要喚什麼雲啊霞的！』等到丫頭去了，姑娘笑笑說道：『方才屋子裏沒有人，所以帶了丫頭來；不懂人事到這個樣子，便把小名兒被你聽見了。』秀才說道：『你精細到這樣，所以我恐怕有禍水。』姑娘說道：『長久了，你自己會明白的，包你不來壞你的行爲，不必憂愁呢。』上牀解去他的衣帶，看見臂膀上的手鐲，用金條兒穿了火齊珠嵌着一對明珠；蠟燭已經息滅，亮光照滿了一屋子。秀才越加詫異，總猜不出他從什麼地方自己來的。事體纔完，丫頭來敲窗子，姑娘起身用手鐲照着路徑，進樹林子裏去了。——從此沒有一晚不來，秀才等他去的時候，遠遠的跟着他；姑娘好像已經知覺，立刻遮沒他

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來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妾屬金龍大王之女，緣與君有宿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為君閹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為大恥，忿欲賜死；幸婢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一跬步皆以保姆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其衷曲，奈何！』言已欲別。

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三十年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當晚若夢，覺一人捉塞盎中；既醒，則血殷牀褥，而怪絕矣。』生曰：『我曩禱河伯耳。』羣疑始解。

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麗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漸至如錢而滅。——此事與邵弧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為害也。

金秀才，號叫王孫，蘇州地方人；開館在揚州，住在讀書人家的花園裏。房子不多，花兒樹木很長大很多；等到夜深了，書僮和用人統統散完了，一個人對自己的影子很害怕，心裏想着很難受。有一

求他，姑娘說道：『便要替你想法子。』第二天晚上，來告訴他說道：『我替你打發丫頭到南邊去了；丫頭本領小，恐怕不能立刻殺死他罷了。』第二天晚上，正睡下的時候，丫頭來敲門，秀才急急起身放他進來；姑娘問他：怎麼樣子？』回答說：『我的力氣不能捉他，已經閣了他了。』笑着問他『什麼樣子？』說道：『起初當他是姑爺家裏呢，已經到了，纔知道不是；等到了女壻家裏，燈火已經點着，進去看見娘子坐在燈下，伏在茶几上像打盹兒；我收住他的魂靈兒，躲在合着的瓶兒裏。一回兒那東西進來，進來了，便急的退回去，說：「怎麼可以住陌生人？」看了一回，沒有什麼人，便再進來；我假裝出迷惑的樣子，他揭起被頭進來，又吃驚說道：「怎麼有鐵器的味兒？」我本來不要被骯髒東西弄髒了手，尖兒沒法兒，恐怕慢了生出變故，便急急的捉住閣了他，那東西嚇得叫着逃去，便起來拿開瓶兒，娘子好似像夢醒一般，但是我已經走了。』秀才狠喜歡的謝他，姑娘和他一塊兒去了。

後來有半個多月，絕脚不再來，也已經沒了望頭；快要過年，解了館要回去，姑娘忽然來了。秀才狠喜歡的迎接他，說道：『你丟了我好長久，想一定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幸虧你到底不是和我斷絕嗎？』姑娘說道：『大家要好了一年工夫，分別的時候沒有一句話，終究是一件缺陷事體；聽見

的亮光，樹林根濃密，黑得看不見手指便回轉。

有一天，秀才到河北去——箬帽的帶子斷了；風吹着帽子要落下來，常常在馬上用手自己按住。到河邊，坐在小船上，風吹過來箬帽吹落，隨着水波浪一直去了；心裏狠覺得可惜，等到已經過河，看見大風飄着箬帽，在半空中旋圓圈兒，慢慢的下來用手去接他，那帶子已經接好了。奇怪起來，回到書房裏對姑娘仔細說起；姑娘不說話，只有微微的笑他。秀才疑心姑娘做出來的，說道：『你果然是神仙，應該明明白白告訴我，可以去了我的疑惑。』姑娘說：『冷靜的時候，得着這樣一個癡心多情的人，替你解悶，我自己想不算不好；縱算是我能夠做這樣的事體，也是歡喜你罷了。苦苦的責問我難我，你要和我斷絕嗎？』秀才不敢再問。

從前秀才養了一個外甥女兒已經出嫁；被五通菩薩迷住了，心裏爲他憂愁，但是沒有告訴過人。因爲和姑娘親熱得長久了，心裏的說話，沒有不統統說出來的。姑娘說道：『這種東西，我的父親能夠趕走他，——但是怎麼敢把情人的私下事體，去告訴我的父親？』秀才苦苦的哀求他想法子，姑娘仔細想了說道：『這事體也容易打發，祇是要親自去，他們都是我們家裏的奴才；倘然被他一個指尖兒碰我的皮肉，這個羞辱，便是拿了西江的水，也洗不乾淨了呢。』秀才祇管苦苦的

後來秀才到六十幾歲的時候相貌還像三十幾歲的人;有一天坐船過河去遠遠看見上流水面上浮着荷葉,大小和蓆子一般,一個美人兒坐在荷葉上。近去一看,便是龍王的女兒呢;跳過去跟住他,人和荷葉一塊兒縮小,慢慢的和錢一般小得沒有了。這件事體,和那邵弧的一件事體,都是明朝時候的事體;不知道那個在前那個在後?倘然在萬先生殺妖怪之後,在蘇州地方祇剩下半通,應該他不能夠出來害人了。

葛巾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園居焉。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勾萌,以望其坼,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反。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遄返。暮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豔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返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女郎遇,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為?』生長跽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縶送令尹。』生大懼,女郎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返,不能徒

你收館，所以私下來和你分別一回罷了。』秀才請他同了回去，姑娘嘆口氣說道：『這話便難說他了現在快要分別，情分上不忍來瞞你：我是金龍大王的女兒因為和你有前世的緣分，所以自己來尋着你不應該打發丫頭到江南去的，弄得江湖一帶的謠傳，說我替你閹割了五通菩薩。我家父親聽見了，以為倒霉的事體，氣極了要逼我自己尋死；幸虧丫頭担承在自己身上，氣便稍稍的平了，把丫頭打了一百棍。我走一步，都有老媽子跟着；捉空兒來一遭，不能說完我心裏的心事，怎麼好！』話說完便要分別去了。

金秀才拉住他哭起來，姑娘說：『你不要這個樣子，再過三十年，可以大家再在一塊兒。』秀才說道：『我年紀已經三十歲了，再過三十年，白頭髮蓬蓬鬆鬆的一個老頭兒，有什麼臉面再來見你？』姑娘說道：『不是這樣說，龍王宮裏沒有白髮老頭子呢；況且人活在世上，壽長壽短不在相貌上論的。倘然僅僅要求相貌不老，這個也狠容易。』便寫了一個方子在書本子上，便起身去了。秀才回到家裏，他外甥女兒纔說起他的奇怪事體，說：『那一天晚上好像做夢，覺得一個人捉住他塞在瓶兒裏；等到醒過來，有血通紅的在牀上褥子上，那妖怪便沒有了。』秀才說道：『我從前禱告河神的原故。』大家的疑心纔解去了。

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今夕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撐拒曰：『何遽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爲鬼妒。』言未及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牀下。』生從之，無何，一女郎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爲長夜之歡。』女郎辭以困惰，玉版固請之；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而出，恨絕，遂搜枕簟，冀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無香匳，祇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襟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牀之恐，遂有懷刑之懼，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

隔夕，女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爲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之。所以不偶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熏，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爲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爲情動耳。此事要宜慎密，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禍離更慘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爲仙，固詰姓氏；女曰：『既以爲仙，仙人何必姓名傳？』』問：『嫗何人？』曰：『此桑姥姥，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蹈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貽。』問：『玉版爲誰？』曰：『妾叔妹也。』

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詬辱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甯帖；而回憶聲容，轉懼爲想。

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嫗入持甌而進曰：『吾家葛巾娘子，手合鴆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與娘子夙無怨嫌，何至賜死？既爲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進之。嫗笑，持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鬲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爲仙。無可夤緣，但於無人時，髣髴其立處坐處，虔拜而默禱之。

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內，覿面遇女郎；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花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即妾居也。』匆匆遂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能知其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着，老嫗亦在坐，一婢待焉。又返，——凡三往復，三漏已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恨而返。

次夕復往，梯先設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揣福

郎亦非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一媼之往返耳。」生懼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不害，郎命車遣桑媼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媼下車，使御者止而候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即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計其時日，使大器盛服而逆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

一日，有大盜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問：「有讎否？」答言：「無讎。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為縱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而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眾一齊仰拜，喏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道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鬨然始散。

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失二女，何得一置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諮訪，世族無魏姓。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問所由

』付鉤，乃去，去後，衾枕皆染異香。

由此兩三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囊橐既空，欲貨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貨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感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為人矣？』女固強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數十下，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之，出白鏹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十餘錠，生強反其半，而後掩之。

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為卿故，如寡婦之失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逆之；比至，則女郎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卽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

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顧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尤勝於君。』完昏有期，妻忽夭殞，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嘉耦。』生聞之而笑，戲請作伐，女曰：『必欲致之，

的家眷，也便急急的跑了回來。天晚了去，又看見他們，慢慢的避了開去；稍稍看了他一眼，穿着宮妝，衣服華麗得很眼花撩亂的時候，忽然轉心一想：這位必定是神仙，人世上那裏有這樣子的女孩子呢？急急回轉身子去尋他，匆匆忙忙的跑過假山，却巧和老媽媽碰着，女孩兒正坐在石頭上；大家看見，吃了一驚。老太婆把身子遮着姑娘，喝着他說道：『沒規矩的秀才！做什麼來？』——常秀才跪着說道：『娘子必定是神仙。』老太婆喝着他說道：『這樣胡說，正應該綑了送到縣官衙門裏去。』女孩兒微微的笑着說道：『叫他去罷，走過假山去了。』——常秀才回來，嚇得不能走路；暗想姑娘回去告訴父親哥哥，一定有責罰他的事體來了。靜悄悄的睡在空書房裏，自己懊悔太莽撞；暗想幸虧姑娘沒有生氣的樣子，或者可以不放在心裏，懊悔和害怕的心思一塊兒想着，一夜工夫便生病了。時候已經到了辰時，暗暗歡喜沒有責罰他的人來，心中漸漸的安靜起來但是回心想他的聲音相貌，轉過了害怕的心思，變了想他的心思了。

這樣的三天，心裏焦灼得要死。點了蠟燭到夜裏，用人已經睡得很熟；老太婆進來，拿着杯子到他面前說道：『我們家裏的葛巾娘子，親手煎了毒藥，你快喝罷！』秀才聽見了害怕，後來說道：『我和娘子一向沒有冤讎，怎麼到得叫我尋死？既然是娘子親手煎的，比着我想念他得生病，不如吃

名，則以此花爲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葛巾紫」也。』心益駭，遂疑女爲花妖；旣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忽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

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經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朶大如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神鬼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況眞能解語，何必力窮其源哉？惜常生之未達也！』

常大用洛陽人，生成脾氣歡喜牡丹花；聽見曹州地方牡丹花比山東地方還要好，心裏狠想到那個地方去。却巧有別件事體到曹州去，便借紳士人家的花園寄住了。但是這時候正在二月裏，牡丹沒有開花；祇是在園裏踱來踱去，眼睛釘住了牡丹芽兒，盼望開起來，做起挂牡丹的詩一百首。不到幾天，花兒慢慢的生出乳頭；但是盤費快要用完，尋出春天穿的衣服去當了，遲遲挨挨的不記得囘去。有一天，大早上跑到牡丹花的地方，有一個女孩兒和老媽媽在那裏；疑心是富貴人家

叫丫頭大家拿去了他秀才在牆上要下去沒有了梯子，狠不高興的回來。

第二天晚上再去，梯子先已經擱在那裏；幸虧靜悄的沒有人，進去了，那姑娘端端正正的坐着，好像想什麼似的。看見秀才，吃了一驚，站起來斜立着害羞；秀才作揖說道：『我自己想着福氣小，恐怕和神仙沒有緣分，誰知也有今天嗎？』便親熱着抱他，細的腰身抱滿了一手把，吹出來的氣味和蘭花一般；推着他說道：『爲什麼便這個樣子？』秀才說道：『好的事多磨折，遲了恐怕要被鬼妒忌。』說話沒有說完，遠遠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姑娘着急說道：『玉版妹妹來了！你只好暫時躲在床底下。』秀才聽他的說話。不多時候，一個姑娘進來，笑笑說道：『打敗仗的將官，還收再說打仗麼？我已煮好了茶，特地來邀你尋一夜快樂的。』姑娘推辭說身體困倦，玉版苦苦的邀他，姑娘硬坐着不肯去；玉版說道：『這樣子戀戀不捨，難道有男人藏在屋子裏嗎？』硬拉着他出門去了。秀才用膝蓋走着出來，恨極了；便搜他的枕頭蓆子，想得着一點點剩下的東西，但是屋子並沒有女人用的東西，祇有床頭邊有一枝水晶如意，上面結着紫顏色的手巾，又香又靈很可愛。把他來藏在懷裏，跳過牆頭回來；自己整理衣襟袖子，他身體上的香味還是狠濃，心裏想念他得愈加利害，但但是因爲躲在床底下的害怕，便想到要犯王法的，叫人害怕，便細想着不敢再去，祇有好

藥死了!』便拿着盃子吃下去了。老太婆好笑，拿着盃子去了；——常秀才覺得藥的氣味又香又涼爽，好像不是藥死人的東西，一回兒覺來肺裏心裏狠是舒暢，頭惱子清爽，安安靜靜的睡熟去了。醒來已經時紅的太陽照滿了窗子，起來試試看，病好像沒有了；心裏越發相信他是神仙，沒有法千可以攀接。但在沒有人的時候，髣髴記得他坐過立過的地方，誠誠心心的拜着暗暗的禱告他。

有一天走過去，忽然在濃密的樹林裏，對面遇見姑娘，沒有別人；狠歡喜的跪下去，姑娘走過來扶他，忽然聞見狠奇怪的香氣，從他全身發出來的。便用手捻住他和玉一般的手臂，站起來，手指碰着皮肉又軟又滑，叫人的骨節都要軟了。正要說話，老太婆忽然來了；姑娘叫他躲在假山石後，朝南指着說道：『夜裏用花梯攞在牆上過牆來，四面有紅窗子的，就是我住的房子呢。』說完，急急的去了。秀才狠不高興的樣子，魂靈兒都飛了去，不能知道他什麽地方去；到夜裏，拿梯子接着爬到南面牆上，那牆下巳經有梯子擺好，狠歡喜的下去。果然看見紅窗屋子，裏聽得着棋子兒的聲音，直站着不敢再往前去，且等跳過牆頭回去。停一回兒再來，棋子的聲音還狠多；慢慢的跑去張望他們，那姑娘和一位穿白衣服的姑娘，對面下棋，老太婆也在裏面，一個丫頭服侍着，——總共來去了三過，三更已經打了，秀才爬在梯子上，聽見老太婆出來道說：『梯子誰擱在這個地方？』

』給他如意,便去了;去了之後。被褥枕頭都染了很好的香氣。

從此常常過兩三夜來一淌,秀才被他迷惑住了,不再想囘去;但是袋子裏已經沒有錢了,要賣馬。姑娘知道他了,說道:『你因爲我的原故,用空了錢,當了衣服,心裏實在有點不忍;再要賣去了替你走路的東西,一千多里路,怎麽可以囘去呢?我有私下的積蓄,稍稍可以幫助你的行李。』秀才推辭着說道:『感激你的情分厚,挖出我的心肝割開我的肉,不能夠報答你的;倘然再有貪心下流來破你的錢財,怎麽可以再做人呢?』姑娘苦苦的要給他,說:『我暫時借給你。』便拉住秀才的臂膀,走到一顆桑樹底下,指着一塊石頭說道:『拿開來。』秀才依他的話做,再找下頭上簪兒,在泥土上面刺了幾十下,說道:『爬開來。』秀才再依着他的做,有罈子的口兒已經看見;姑娘伸手去拿,拿出白銀大約五十幾兩,秀才捻着手臂勸住他,他不依,再拿出十幾錠銀子;秀才硬還了他一半,然後仍舊蓋好。

有一天夜裏,和秀才說道:『近來稍稍有了謠言說話,在理是不能長久的了;這個不好不預先想法子呢。』秀才吃驚的說道:『這事怎麽好?我一向狠小心謹愼的,現在爲了你的原故,好像寡婦守不住的一般,不能夠自己做主意了。我一樣一樣都聽憑你的吩咐,刀槍鋸子斧頭這種刑罰,我

好藏着如意可以望他自己尋來。

隔了一晚，姑娘果然自己來了，笑着說道；『我素來當你是上等人呢，實在不知道是強盜和賊呢！』秀才說道：『實在有的，所以偶然不做上等人的原故，祇盼望能夠如意罷了！』便將他的身體抱到懷裏，替他解開裙帶結兒，和玉一般的皮肉忽然露出來；抱着親熱的時候，覺得鼻子裏的氣息，和汗薰出來的味兒，沒有不香的。便說道：『我一向當你是神仙，現在愈加知道不錯的；僥幸承你看得起我，恐怕是前世有緣分？但是恐怕和杜蘭香一般的嫁了凡人，終究要受離別的苦處罷了？』姑娘笑着說道：『你也太會憂愁；我本是一個多情的女人，偶然被愛情感動罷了。這件事體要應該謹慎，恐怕造謠的這嘴，瞎造些的好歹說話；你不能長出翼膀來，我不能隨着風飛去，那禍水的來起來，比好好兒的分別更加難受了。』秀才也道他的意思不錯，——但是終疑心他是神仙，苦苦的問他名姓；姑娘說道：『既然當我神仙，仙人何必拿名姓說出來？』問：『老太婆是什麼人？』說道：『這個是桑——媽媽；我年紀小的時候，受過他的照應，所以不和丫頭們一般看待的。』便起身要去了，說道我家裏耳目多，不可以長久留在此地，趁空兒可以再來。』臨走的時候問他要如意，說道：『這個不是我的東西，是玉——版失落的。』問：『玉版是誰？』說道：『是阿叔生的妹妹呢。

扮爲狠華麗去迎接他們;離開五十幾里,便大家碰着一塊兒坐着車子回來。吹吹打打的點起花燭,拜堂成禮;從此兄弟兩人都得美貌的媳婦兒,那家景便一天一天的富起來。

有一天有騎馬的強盜幾十個人,忽然跑進他家裏來;秀才知道有了變故,全家的人都跑到樓上。強盜進來圍住樓下,秀才低着頭問他:『有沒有什麼讎寇嗎?』回答說:『合你並沒有讎,祇有兩件事體來求你:第一件,是兩位姑娘,都是人世上沒有的,請你賞我見一見;第二件,五十八個人,每人要銀子五百兩。』拿柴火推在樓下,做出要放火的法兒來逼他們;先答應他銀子的說話,強盜不滿意,要燒房子,家裏人很害怕。姑娘要和玉版下去勸住他們,大家不肯,他們竟粧扮得很華麗的下樓;樓梯有三級沒有走完,和大衆說道:『我姊妹都仙女,暫時到人間來走一遭的,怎麼怕強盜?要賞你一萬銀子,恐怕你不敢當呢!』大衆一齊仰天拜他,連聲說:『不敢!不敢!』姐妹二人要退回來,有一個強盜說道:『這是假的呢!』姑娘聽見了他們這樣說,回轉身來站着,等着說道:『你們心裏要做什麼,便早些做出來,還不算遲呢。』一羣強盜你看我,我看你,靜悄悄的沒有一句話;姊妹兩人,慢慢的上樓去了。強盜朝上望着,看不見影兒,纔一鬨聲的散了。

過了兩年,姊妹二人大家都生了兒子,纔慢慢的自己說出來:姓魏,母親封曹國夫人。秀才疑心曹

也顧不了。』姑娘想法子和他逃走，叫秀才先回去，約會在洛陽地方；秀才收拾行李回家去，要想先回去過了，再去接他。等到到家，那姑娘的車子，已經到門口；進門去見一家的人，四面鄰舍都很奇怪，都來道喜，但是並不知道他是私下逃來的呢。秀才暗暗的自己膽小，姑娘到很大大方方的，和秀才說道：『不要說是在一千里路之外，不是能夠打聽得出來的；就是被他們知道了，我是讀書人家的女兒，卓王孫見了司馬長卿，也沒有法兒的呢！』

秀才的阿弟名叫大器，年紀十七歲；姑娘看着他說道：『這個人有聰明的天性，將來比你更得意。』娶親有日子了，老婆忽然年紀很輕的死了。姑娘說道：『我的妹妹玉版，你從前已經看見過的；相貌很不壞，年紀也差不多，做夫妻好算是頂好的一對兒。』秀才聽了這話，笑起來，取笑着請他做媒；姑娘說道：『一定要娶他呢，便也沒有什麼難處。』笑着問他：『有什麼法子？』說道：『妹妹和我兩人很要好，兩匹馬拉着一部車子，衹要老太婆來去一過罷了。』秀才怕把從前的事體一塊兒敗露出來，不敢依他的法兒做去；姑娘一定說不礙事的，便僱車子打發桑老太婆去了。幾天工夫，到了曹州，將近家門，老太婆下了車子，叫車夫停着等在路上，趁黑夜到家裏。好半天，同了姑娘一塊兒來，上了車子便走；天晚了便睡在車子裏，五更天再走。姑娘算算他們的日子，叫大器祗

頂好的牡丹花，除了洛陽，沒有別處地方比得他上的。

異史氏說道：『心裏能夠專誠的想着他，他便是鬼神也會來的；用情用在不正當的地方的人也不能夠說他是沒有情分的。一個讀書人，冷冷清清的，拿花可以當老婆；況且眞正能夠說話的，何必苦苦的查問他的底細呢？可惜常秀才的心裏想不通呢！』

黃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爲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刻治裝，從客至金陵；客多方爲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除，遇一少年，跨蹇從碧油車，豐姿灑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漑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顧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爲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

州地方，沒有姓魏的大戶人家；再況且大戶人家不見了兩個女兒，怎麼能一向擱着不問呢？不敢苦苦去追問，但是心裏暗暗的想着他們奇怪；便假說有事到曹州去，一到曹州細細的尋問大族人家，沒有姓魏的，於是仍舊寄住在老主人的花園裏。忽然看見牆上有贈曹國夫人的詩，覺得詫面；便去問主人，主人笑起來，便請他去看曹夫人。到那個地方見牡丹花一株，高得和廊簷一樣高，問他：『這名字從什麼地方來的？』便說：『這花是曹州第一種好花，所以朋友們玩兒着封他的。』問他：『是什麼種？』說：『是「葛巾紫」呢。』心裏越加詫異，便疑心姑娘是花兒變的妖怪；到了家中，不敢直說出來；祇說出送曹國夫人的詩，去試試他看。姑娘縐着眉心，面上變了色，立刻出去叫了玉版，抱了孩兒過來，和秀才說道：『三年之前，感激你想念我的情分，便現出身子來報答你；現在被你疑心，怎麼可以再住在一塊兒？』便和玉版都拿起孩兒來，遠遠的拋去；孩兒落在地下，一塊兒沒有了。秀才正在詫異看，這兩位姑娘也都不見了，懊悔和痛恨得了不得。

過了幾天，孩兒跌落的地方，生出牡丹兩株，一夜工夫長了一尺；便在這年開花，一株紫顏色，一株白顏色，花朵兒大得和盤兒一般，比尋常的「葛巾」「玉版」兩種花的花瓣兒更加多；幾年工夫，茂盛得變了一大叢。分開了種在別處地方，便變成別樣種草，不能認得他的名稱了。從此以後，

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於都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花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為廊舍；更買田一區，築墉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

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畝，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陶函信；發之，則囑姊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即妻死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采，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贅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壁間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恆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齎還之，戒勿復取；未浹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親主勞乎？」馬慚，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材，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亙，兩第竟合為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

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清德，為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眞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事不能發

日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饋䘏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紉績。

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為常？為今計，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劣種，陶悉掇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將開，聞其門囂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貪，欲與絕，而又恨其私祕佳本。遂款其扉，將就誚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劚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之，皆向所拔棄也。

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貲，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貴姊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詣之，新插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非可以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月，門庭略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

露迹，飲益放；恆自折柬招曾，因與莫逆。値花朝，曾來造訪，以兩僕舁藥浸白酒一罎，約與共盡；罎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甑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醉已憊，諸僕負之以去；陶臥地，又化為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英聞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掐其梗，埋盆中，攜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惡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中萌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於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植此種於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馬子才順天地方的人，世世代代歡喜菊花；到了馬子才手裏，歡喜得很利害。聽見有好的種子，必定去買了他來，雖有千里路也不怕遠。有一天，有金陵來的客人，寄住在他家裏；自己說起他的表親家裏，有一兩種，是北邊地方所沒有的。姓馬的被他說動了，立刻收拾行李，慢慢的到了金陵；那客人百計的替他想法兒，得着兩株嫩芽兒，裹好了，藏着和寶貝似的。回到半路下，有一個年紀輕的人，騎了驢子，跟着一輛華麗的車子，模樣兒很風流大方，慢慢的走近來和他說話；年紀輕的自

迹！故聊爲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願富爲難，富者求貧固亦甚易；床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於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馬。馬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爲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遂復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煩，款朵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少間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闊，遂止宿。馬要之歸，陶曰：『金陵吾故土，將終於是，積有薄貲，煩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賈。』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賃舟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床榻裀褥皆設，若預知弟歸也者。

陶自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爲之擇婚，辭不願。姐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沈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馬復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恨相得晚。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沈睡坐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即地化爲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愛敬之。而陶自

氣，聽見姓陶的說話，很看他不起，說道：『我當你是風雅高貴的讀書人，應該能夠過窮苦的日子；現在說出這個話拿聚花的笆籬當他街上，有點對不住菊花了！』姓陶的笑着說道：『自己吃自己用氣力做出來的不算有貪心，賣花當行業，不算俗人。人雖然是不可以求不應該得着的富貴，但是也不必一定去求着過這樣窮苦的日子。』姓馬的不說話，姓陶的站立起身來出去了。從這日起，姓馬的丟了的枯了的花枝，和不好的花種，姓陶的統統拾着拿回去；從此以後，也不和姓馬的一塊兒睡覺吃飯，去請他纔肯來一適。不到幾時，菊花開了，聽見他的門口熱鬧得街上一般；奇怪起來，過去看看他們，看見街下來買花的人，車子下裝着，肩膀下背着，街下接連不斷的。他的花，都是別種種草，眼睛裏沒有看見過；心裏嫌他太愛錢，要和他斷絕了。但是又恨他暗裏藏着好花種不肯拿出來，便去敲門，要想去埋怨他；姓陶的跑出來，握着他的手拉他進去。看見從前荒了的半畝大的一個天井，都變了菊花田；幾間房子的外面，沒有一塊空地方；有掘去的便折了別的菊花枝補上；那在地上攢出乳頭的，沒有一枝不好的。但是仔細認認看，都是從前自己所拔了丟了的東西呢。

姓陶的走進屋子，拿出酒菜，在菊花傍邊擺了桌子，說道：『我窮了，又不能過清苦的日子；這幾天

己說是姓陶，說的說話很風雅。便問姓馬的：『從什麼地方來的？』便實在和他說了。年輕的人說道：『種沒有不好的，培養澆灌在乎人的。』便和他談種菊的法子，姓馬的很歡喜，問他：『要到什麼地方去？』回答說：『姐姐在金陵住得厭煩了，要寄住山西地方呢。』姓馬的很歡喜樣子說道：『我雖然一向窮苦，茅草房子可以給你住的；你不嫌冷靜粗糙，不用到別處去了。』姓陶的跑到車子面前，和姐姐說明白了；車子裏的人，推開簾子來說話，——是二十幾歲光景，現在世下沒有看見過的一個美人兒，——對阿弟說：『房子不嫌小，但院子是要他大的。』姓馬的代他答應了、便和他們一塊兒回家。屋子裏面有沒有人料理的花園，祇有小屋三四間；姓陶的很喜歡的住上，天天跑到北院子裏，替姓馬種菊花。菊花已經枯了的，拔根再種過，沒有不活的。但是家裏很清苦，姓陶的天天和姓馬的一塊兒喝酒；但是留心他的家裏，好像不燒火的。姓馬的妻子呂氏，也喜歡陶家姐姐，常拿了幾升幾斗的米去照應他；姓陶的姐姐，小名叫黃英，很喜歡談天，常常到呂氏這邊來，和他一塊兒做針線織布。

姓陶的有一天和姓馬的說道：『你家裏素來也不是富足的，我天天爲自己的嘴巴肚子，連累你的朋友，怎麼可以長久呢？想想現在的法子，賣菊花也可以過日子。』姓馬的一向有不要錢的脾

面買好的田二千畝，房屋造得更加體面華嚴。忽然有一個客人從廣東來，寄姓陶的信來，折開來看，是叮囑阿廸嫁姓馬的。查他寄信的日子，便是老婆死的日子；回想園裏喝酒的時候，正是四十三個月呢。很奇怪，拿信去給黃英看，請問他『送定親的禮在什麼地方？』黃英推辭着不肯受禮，又因為老房子不好，要叫他到朝南屋子裏住，和入贅一般的；姓馬的不肯，檢了好日子，行他親迎的禮節。黃英已經嫁了姓馬的，在牆壁上開了一頭門，打通南面的房子，天天過去約束他的用人；姓馬的不願靠着老婆有錢，常常教黃英分開南北兩家的帳簿，恐怕弄錯。但是家裏所用的東西，黃英常常到南屋裏去取；不到半年，家裏沒有一件不是陶家的東西。姓馬的立刻叫人一件一件的送還，他交代用人不要再拿；不到幾十天，又弄得很雜亂，搬了好幾過，姓馬的心裏煩不過。黃英笑着說道：『陳仲子為什麼這樣太辛苦呢！』姓馬的難為情，不再查了，一切事體隨黃英調度；叫工人買材料，很大的做起泥水木匠工程來，姓馬的不能禁止他。過了幾個月，樓屋房子接接連連，兩家人家竟變了一家，不能分出界限來。但是聽姓馬的說話，關上門不再種花了；但是享福用錢，比做官人家還要闊綽。

姓馬的心裏不安，說道：『我三十年工夫的清高的品形，被你弄壞了！現在雖然活在世間，祇是靠

幸虧得着一點點錢，很可以爽爽快快的喝酒。」停一回兒，裏邊叫：『三郎！』姓陶的答應着進去，一回兒捧出很好的菜，燒煮得很好吃，便問他『你姐姐爲什麼不許人家？』回答說道：『時候沒有到。』問他『等什麼時候？』說：『是四十三月。』又問他：『這話怎麼講？』祇笑着不再說，很歡喜的喝完了酒纔走開。過了一天再去到他家去，新種的花枝已經長滿一尺了；很奇怪他們苦苦的要他說出法子來。姓陶的說：『這個不是可以拿說話教人的，況且你不要靠他賺錢，怎麼用得着這個法兒？』再過幾天，門裏略爲冷靜，姓陶的便用蒲蓆包着裝好了幾車子去了；過了年春天快過了一半，纔帶着南方的好花兒回來，在京城裏開了花兒店，十天工夫便賣完了。再回家種菊花，問那去年買花的人，留着他的根，第二年都變了壞種，便再問姓陶的去買。姓陶的從此一天一天的有錢了。第一年添造屋子，第二年造起高大廳堂，掘地造房子隨着自己的心，從不和主人商量；慢慢的把從前種花的地方，統統變了廊檐屋子。又買一塊田，四面打了圍牆，統統種了菊花；到秋天帶了花兒去了，春天過完沒有來。這姓馬的老婆生病死了，心裏要想娶黃英，稍稍叫人去透個風聲給他；黃英微微的一笑，意思好像是答應他的，祇是專等姓陶的回來罷了。

一年多，姓陶的竟不來，黃英教用人種花，和姓陶的一樣；得着錢又更加合了做生意的人，村坊外

託你寄給我的姐姐，我過年的時候，暫時要到別處去。』姓馬的不肯，越加苦苦的邀他回去，且又說道：『家裏幸虧富足了，儘可以不做事體過日子，不用在做生意。』坐在店裏，叫用人代說價錢，減了價錢，幾天工夫便賣完，催逼他收拾了行李，僱船便往北方來。進門去，他的姐姐已打掃了房子，床榻被褥統統擺齊備了，好像是預先知道阿弟要回來的樣子。

姓陶的自從回家來，安置了行李，約束用人，大修花園亭子；祇是天天和姓馬的下棋喝酒，更不再來結交一個別的朋友。替他定親，他推辭說不願意；他的姐姐叫兩個丫頭服侍他和他一塊兒睡。過了三四年，生下一個女孩兒。姓陶的喝酒的酒量很大，從來不看他有喝醉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曾秀才，酒量也沒有人比得他上的，却巧到姓馬的家裏來，姓馬的留他和姓陶的比着喝酒。兩個人放量的喝酒很歡喜，大家自己恨見面得很太遲了；從辰時起直喝到打四更，算算看大家都喝了有一百壺酒。曾秀才喝醉得和爛泥人兒一般，在坐位上睡得熟了；姓陶的站起來回去睡覺。走出門去脚踏着種花的地方，身子跌倒了；衣服抛在旁邊，便在地上化了一枝菊花，高得和人一般；花兒十幾朵，比拳頭還要大。姓馬的很吃了一驚，告訴黃英，黃英急忙跑去拔了起來擱在地上，說道：『怎麼醉到這個樣子？』把衣服蓋上，叫姓馬的一塊兒走開，叫他不要去看他；等到天亮跑去，

着女人吃飯，眞是一點也沒有做丈夫的志氣了！別人都願意有錢，我祇是禱告窮苦罷了！』黃英說道：『我不是和下流人一般的貪錢，倘然不是稍稍賺一點點家產，便叫一千年以後的人，說是陶淵明是窮骨頭，世世代代沒有發跡的日子；所以稍稍替我們家的彭澤先生取笑罷了！但是窮人要望富貴很難，有錢的人要求沒錢，這是容易得很；床頭邊的銀子聽你化去了他，我並不可惜呢。』姓馬的說道：『用別人的錢，但是也是很沒臉面的事體；你不願意有錢，我也是不能過窮日子呢。沒有法兒，和你分開住；高貴的自己去高貴，不高貴的自己不高貴，有什麼妨害？』便在園裏造茅草房子，檢標緻的丫頭去伏侍他，姓馬的便安靜了；但是過了幾天，很想着黃英，叫他不肯來，沒有法子自己反去尋着他，隔一夜便來，做了老規矩。黃英笑着說道：『東邊吃，西邊住，清高的人恐怕不是這樣的！』姓馬的自己也笑起來，沒有話可以回答他，便再一塊兒住着和從前一般。碰見姓馬的有事體到金陵地方去，住着齊巧是秋天菊花開的時候；早晨走過賣花的地方，看見店裏擺得花盆兒很多，上面的花朵兒和花枝幹兒樣子很好，疑心他像姓陶的種出來的花兒。停了一回兒，店主人跑出來，果然是姓陶的呢。歡喜本了，大家都說許多分別以後的話，便留他住下；姓馬的要請他回去，姓陶的說：『金陵地方是我的家鄉，要終身住在這地方；積畜了一點點小錢財，

以不去尋他一枝來種着呢。』

書癡

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產，積書盈屋。至玉柱尤癡，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肯賣。父在時，曾書勸學篇，黏其座右；郎日諷誦，又籠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爲干祿，實信書中眞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冀卷中麗人自至；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後，則誦聲大作，客逡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掘之，乃古人窖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忘，讀益力。一日，梯登高架，於亂卷中得金輦徑尺；大喜，以爲「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週金而非眞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己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郎獻輦爲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二匹。郎喜，已爲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之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郎：『天孫竊奔，蓋爲君也！』郎知其戲，置不辯。一夕，讀漢書至八卷，卷將半，見紗翦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

那姓陶的睡在菊花田旁邊。姓馬的纔想到姐弟兩人都是菊花精呢；越發歡喜他，敬重他。但是姓陶的自從露出原形之後，喝酒越加放量，常常寫了信去請姓曾的，便和他做了知己朋友；碰着花兒開的時候，姓曾的來看望他，叫兩個用人擡了一罈藥浸的白酒來，約他兩人喝完。來罈子裏快要完了，兩個人還不狠醉；姓馬的暗中再拿一罈酒倒進去，兩個人再喝完了。姓曾的醉得已經撐不住，許多用人背了他回去；姓陶的睡在地上，又變了菊花。姓馬的見慣了不害怕，和從前一般拔他起來，候在他旁邊，要看他到底怎麼樣；好半天葉兒越發枯了，狠像害怕，纔去告訴黃英。黃英聽得吃了一驚，說道：『殺死我的阿弟了！』跑去看他，根和枝幹兒已經枯死，十分悲傷；摘下他的梗兒，埋在花盆裏，帶到自己的房裏，天天用水澆灑他。姓馬的又恨又懊悔得要死，狠恨那姓曾的；過了幾天，聽見姓曾的因爲酒醉死了。盆子裏的花兒，九月裏慢慢開起來；短的幹兒，白的花兒，聞聞看他有酒的香氣，名字叫他做「陶醉」，澆上了酒越發濃密。後來女孩兒長大了，嫁給讀書人家；黃英直到年紀老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奇怪事體。

異史氏說道：『青山白雲旁邊的人，便把酒醉死了；世界上的人統統可惜他，但是不見得他自己不當自己爲快活的事體呢。種這一盆菊花在天井裏，好像是對好朋友，好像是對着美人兒，不可

讀書，妾固謂無益。今即「夫婦」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於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鑽穴踰牆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媼撫育之。一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為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呱呱者耶？』女亦悽然，良久曰：『必欲留，當舉架上書盡散之。』郎曰：『此卿故鄉，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曰：『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窺見女，無不駭絕，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郎不能作偽語，但默不言。人益疑，郵傳幾徧，聞於邑宰史公；史，閩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竊欲一覩麗容，因而拘郎及女。女聞之，遁匿無迹；宰怒，收郎，斥革衣襟，梏械倍加，務得女所自往。郎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略能道其髣髴。宰以為妖，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烟結不散，瞑若陰霾。郎既釋，遠求父門人書，得從辨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而銜恨切於骨髓，為顏如玉之位，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於閩！』後果以直指巡閩，居三月，訪史惡款，籍其家。時有中表為司理，逼納愛妾，託言買婢寄署中；案既結，郎即日自劾，取妾而歸。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妒，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為不可；而祖龍

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覆瞻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郎驚絕，伏拜案下。既起，已盈尺矣；益駭，又叩之。下几亭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郎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爲人。每讀，使女坐於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郎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跪而禱之，殊無影迹；忽憶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所，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樗蒱之具，日與遨戲，而郎意殊不屬；覷女不在，則竊卷流覽，恐爲女覺，陰取漢書第八卷，雜溷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至，竟不之覺；忽睹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懼，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葉數不爽。因再拜祝，矢不復讀；女乃下，與之弈，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贏女二子，女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郎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郎遂極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倜儻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而仕矣！』郎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

幾時，有父親的同年做道台名字叫是道的，他的性情相信菩薩；有人勸郎玉柱送金車子給他做菩薩堂。觀察很歡喜，送他銀子三百兩馬兩匹，郎玉柱歡喜，以爲「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車如簇」的那兩句話，果然是有靈驗的了。因爲這樣，越發的用苦功。但是年紀已經過到三十歲了，有人勸他娶親，他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我怎麼愁沒有標緻的老婆呢？

再讀了二三年，一點兒沒有效驗，大家都捉弄他，這時候百姓人家謠言，說天下的織女私上逃進了。有人和郎玉柱說笑話兒說：『天孫私上逃走了，恐怕是爲你呢！』郎玉柱知道他取笑，隨他去，不理他。有一天晚下讀漢書，讀到第八卷；正讀到半卷，看見紗剪的美人兒，夾着藏在我裏邊，詫異的說道：『書中的顏如玉，難道是這個應了嗎？』心裏狠不高興，狠失望；但是細細的看那那美人兒，眉毛眼睛和活的一般，背下隱隱約約有細字，說道『是織女』。狠看了他奇怪，天天擱在書下，翻來覆去的看着玩兒，弄得忘記吃飯睡覺。

有一天，正定了眼睛看他的時候，美人兒忽然伸懶腰站起來，坐在書下微微的笑着；郎玉柱奇怪極了，跪上來拜倒在桌子底上，等他爬起來，已經滿一尺了。越加詫異，再拜他，走上几來，端端正正的，像煞是人世上沒有的美人兒。拜着他問：『是什神仙麼？』美人兒笑說道：『我姓顏氏，名字如

之虐，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

彭城地方的郎玉柱，他的老輩做官做到知府，做官的時候不貪錢，得了薪俸不做家產，賣了一屋子的書傳到玉柱，愈加變了書獃子；家裏很窮，沒有一件東西不賣去的，祇有父親藏着的書，一本也不肯買去。父親在世的時候，會做過一篇勸人讀書的文章，貼在他坐位的傍邊；郎玉柱天天念着，他又罩下一層白的紗，祇恐怕他弄壞了。不是因為怕罪過，實在相信書裏面眞個有黃金有米；日日夜夜用功讀書，熱天冷天也不肯歇息的。年紀二十幾歲，不求婚姻的事體，盼望書裏面的美人兒自己來；看見親戚朋友，不知道應酬，三四句說話之後，便把讀書的聲音放出來，客人很沒趣的自己去了。每逢學臺來考試，常常把他的名次拔在前面，但是總得不着功名。有一天，正在讀書，忽然大風吹了書本兒去了，急急追他，踏着的地方脚陷落去了；伸手摸着洞子裏有爛草，掘開來纔知是從前的人地窖裏藏着的款子；腐爛得已經變了泥土。雖然不能夠吃他，但是越發相信前人所說的，「書中自有千鍾粟」的那句話不是假的，讀書越發用功。有一天，用梯子爬下高的書架子下去，在亂書堆裏，得着金的車子，有一尺長，很歡喜，以為前人說的「書中自有黃金屋」的那句話是眞的；拿出來給人家看，是鍍金，不是眞金的，心裏暗暗的怨古人騙我呢。過了不多

不精，我又要去了。』到了第三天，忽然有一盤棋贏了姑娘兩個子兒，姑娘便喜歡；教他弄絲絃傢伙，限他五六工夫學會一個曲。郎玉柱手裏拉眼睛裏看，沒有空兒顧到別的事體；長久了隨手按拍，不知不覺喜歡起來。姑娘便天天和他喝酒賭錢，郎玉柱便喜歡玩兒忘記讀書。姑娘又放他出門，叫他結交朋友，從此他風流的名氣立刻傳開去，姑娘說道：『你可以出去做官了！』

郎玉柱有一天夜裏和姑娘說道：『人家男人女人一塊兒住着便生孩子；現在和你住了好長久，怎麼不生孩子呢？』姑娘笑着說道：『你天天讀書，我說你沒有用處；現在便是夫婦的一章書還不明白。「——枕席」二字裏面有別的事體……』郎玉柱詫異問：『什麼事體？』姑娘笑着不說話；停了一回兒，偷偷的去和他親熱。郎玉柱歡喜極了，說道：『我想不到夫妻的快樂，有嘴裏說不出的好處！』於是逢着人便說出來，別人沒有不掩着嘴笑他的。姑娘知道了，埋怨他；郎玉柱說道：『鑽洞子爬牆頭的事體，纔不可以告訴人；天生成人類裏面的快樂，別人都有的，怎麼要瞞呢？』過了八九個月，姑娘果然生了一個男孩兒，僱了老媽子撫養他；有一天，和郎玉柱說道：『我跟了你兩年，已經生了孩子，可以分別了；長久了恐怕夠我若出禍水來，懊悔來不及了。』郎玉柱聽他這樣說，滴下淚來，跪着不肯起來，說道：『你不可憐小孩子的嗎？』姑娘也是狠悲傷的樣子，好

玉；你一向知道了好久，天天承蒙你看得起我，倘然不來一趟，恐怕千年以後，不再有眞心相信古人的的人』郎玉柱歡喜，便和他一塊兒睡覺。但是在牀裏的時候，親愛得什麼似的，但是不知道男女的事體；每逢讀書，叫姑娘坐在他的傍邊。姑娘叫他不要讀書，不聽他的話；姑娘說道：『你的所以不能得功名的原故，就因爲死讀書罷了；你試想想看，那春秋榜下有名字的人，和你這樣讀書的有幾個呢？倘然你不肯聽我的說話，我着要去了！』郎玉柱暫且聽他，停了一回兒，忘記了他的說話，又讀起書來；過了一回兒尋姑娘，不知到那裏去了。魂靈兒都嚇得飛去了，跪上來禱告他，總沒有影兒；忽然想着他躲過的地方，拿漢書來細細翻看，一直到從前翻他出來地方，果然尋着了。叫着他不動，跪着苦苦的求他，姑娘便下來，說道：『你再不聽我的話，我便要永遠不來了！』便做出盤子賭錢的傢伙，天天和他賭着玩兒；但是郎玉柱的心裏，實在不在玩兒上留心；等姑娘不在，偷偷的拿了一本書來看。恐怕被姑娘知道，暗暗的拿漢書第八卷，混雜在別處，叫他認不清。有一天，讀書讀得正在高興，姑娘來，他竟沒覺得；忽然看見他，急急合上書本兒，那姑娘已經沒有了。很害怕，細細的搜許多書裏，一點兒影子都沒有，後來仍舉在漢書第八卷裏得着他。——書的張數也不錯的，——便再拜了求告他，罰咒不再讀書；姑娘便下來，和他下棋，說道：『三天工夫學

了三個月；打聽了姓史的壞處，抄了他的全家。這時候有一個表親做司理官的，逼着娶小老婆，推說買了頭寄在衙門裏，等到案結清楚了，郎玉柱立刻自己辭了官職，娶了小老婆回去。

異史氏說道：『天底下的東西，太好了；便要招人家的妬忌；喜歡得太利害，便要生出魔鬼來的。姑娘變的妖怪，便是書裏面的魔鬼呢。事體近乎奇怪，官去查問，不可以當他的錯處；但是和秦始皇一般的凶惡，不是太刻毒了嗎？他存心的不規矩，更應該得着怨恨刻毒的報應呢。咳也沒有什麼奇怪的！』

齊天大聖

許盛，兗人；從兄成，賈於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將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蔓，窮極宏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客諸肅然起敬，無敢有惰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焚香叩祝，盛潛去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邱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刀槊雷霆，余自受之！』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若恐大聖聞；盛見其狀益譁辨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盛果病，頭痛大作；或勸詣祠謝，盛不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夜生巨

半天說道：『一定要我往着，你要拿架子上的書，統統丟了他。』郎玉柱說道：『這個是你的家鄉，捨我的性命怎麼說出這樣說話？』姑娘也不去勉強他，說道：『我也知道這個有天數的，不能不預先告訴你罷了。』

從前，親眷本家裏面有人望見姑娘，沒有不狠詫異的；但是又沒有聽見他定親定的那一家，大家都問他，郎玉柱不能說謊話，衹是呆呆的不說話。別人越加疑心，謠言得幾乎沒有一處不知道的；傳到縣官史先生耳朵裏，史先生福建人，年紀輕的時候中進士，聽了這話心中感動了，心裏要想看一看標緻的臉兒。便去捉郎玉柱和姑娘，姑娘聽見了逃避得沒有影兒。縣官生氣，關住郎玉柱，喝着革去了讀書人衣服，用了許多刑罰，一定要得着姑娘住的地方；郎玉柱快要死了，也沒有一句話，叫丫頭來用刑罰，略為能夠說出他們的事體；縣官當他妖怪，吩咐套車子，自己親自到他家裏看，看見書本兒疊滿了一屋子，多得沒有法兒搜尋，便燒燬了他，院子裏烟氣凝結着不散，黑得和濃雲一般。郎玉柱等到放出來，狠遠的路去求父親的學生寫信，能夠因為他的勢力辨明白了，復了原身。這一年秋天考中了，第二年再中進士；但記縣官的恨，記得切齒痛心。造了顏如玉的牌位，早晚的禱着說道：『你倘然有靈驗，應該保佑我到福建去做官。』後來果然做巡撫官到福建往

郭，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憂也？』盛方苦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矚，亦足破悶。』問：『何所？』但言『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予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略一點首；遂覺雲生足下，騰踔而上，不知幾千百里。盛大懼，閉目不敢少啓。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下益高。遙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其所，烹茗獻客，祇兩盞，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賈，敬造仙署，求所贈餽。』叟命僮出白石一柈，狀類雀卵，瑩澈如冰，使盛自取之。盛念攜歸可作酒枚，遂取其六。褐衣人以爲過廉，代取六枚付盛，並褁之，囑納腰橐。拱手曰：『足矣。』辭叟出，仍令附體而下，俄頃卷地。盛稽首請示仙號。笑曰：『適纔所謂「觔斗雲」也。』盛恍然悟爲大聖，又求佑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他求？』盛又拜之，起視已渺。既歸，喜而告兄；解取共視，則融入腰袋矣。後輦貨而歸，其利倍蓰。自此屢至閩，必禱大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盛所求，無不應者。

異史氏曰：『昔士人過寺，畫琵琶於壁而去；比反，則其靈大著，香火相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人靈之則既靈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託焉耳。若盛之方鯁，固宜得神明之佑；豈眞耳內繡鍼，毫毛能變，足下觔斗，碧落可升哉！卒爲邪惑，亦其見之不眞也。』

疽，連足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譴須自祝，盛卒不信。月餘，瘡漸斂，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碗，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敬神者亦復如是，足徵吾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遷怒，責弟不為代禱。盛曰：『兄弟如手足；前日支體腐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為延醫剉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盛慘痛結於心腹，買棺殮兄已，投祠指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遷怒，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即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詞。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嘖有煩言；本宜送拔舌獄，念汝一生剛鯁，姑置宥赦。汝兄病乃汝以庸醫夭其壽數，於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令狂妄者引為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於閻羅。青衣白：『三日後，鬼籍已報天庭，恐難為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詞，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神問：『何遲？』青衣曰：『閻羅不敢擅專，又持大聖旨，上咨斗宿，是以來遲。』盛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為汝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啓棺，視之，兄果以甦醒，扶出；極感大聖力，盛由此誠服信奉，更倍於流俗。而兄弟貲本，病中已耗其半？元又未健，相對長愁。一日，偶遊郊

再過了一個多月，纔慢慢的復原，——但是哥哥又生了大病，許盛說道：『怎麽說了，相信菩薩的人也要這樣；便可以知道我的病，不是從孫悟空身上來的！』哥哥聽了他的說話越發生氣，說：『菩薩生氣生到他身上。』埋怨阿弟不肯替自己代他禱告。許盛說道：『阿哥阿弟，和人身上的手脚一般；前幾天腿上處爛着不肯去求他，現在豈肯為哥哥的病，變了我的志氣嗎？』祇替他請醫生服藥，總不肯替他求告大聖；藥吃下去，他哥哥立刻便死了。許盛悲痛鬱在心裏，買棺才收殮他的哥哥事體完了；到廟裏去點着手指兒數着駡道：『哥哥生病，說是因為我得罪了你生他的氣，叫我自己不能辨白我的寃枉：你倘然靈驗，便可以叫死了的人再活轉來，我便朝北跪着做你的徒弟，不敢再有別的說話。要不是這樣，我便要拿你責罰燒死三清道人的法兒來責罰你自己，也可以破了我哥哥死在地下的疑心！』

到夜裏，夢見一個人叫他去；走進大聖廟裏，擡頭看大聖臉上有生氣的樣子。埋怨他說道：『因為你沒有規矩，用菩薩的刀刺你的腿和屁股；還不自己懊悔，說出許多話來。本來要送你拔舌地獄裏去，看你一生一世直爽忠厚，且等饒恕了你。你哥哥的毛病，是你請了不好的醫生，斷送了他的性命，與別人什麽相干？現在不是稍稍顯一點兒法力來，越發被輕狂沒規矩的人當做話柄。』便

許盛兗州人，跟了哥哥許成到福建去做買賣貨色還沒有辦齊，別人說齊天大聖有靈驗，纔要到廟裏去求他。許盛不知道大聖是什麼菩薩，和哥哥一塊兒跑去；到了那裏大殿和樓閣接連，統人世上算他最華麗的了。進殿去看望菩薩，猴兒的頭人的身體，說道是齊天大聖孫悟空；許多客人都靜悄悄做出恭敬的樣子來；沒有一個露出不虔心的臉兒。許盛生性剛硬直爽，暗笑世上的人沒有見識；大衆燒香奠酒，磕頭禱告，許盛暗暗的走出去。等到回家，哥哥埋怨他不敬重；許盛說道：『孫悟空是邱先生借他的名字說笑話兒的，怎麼便相信到這個據子？倘然他有靈驗，刀槍雷電，我自己來承受！』客店主人聽見喚大聖的名字，都搖着手變了臉色，好像恐怕大聖聽見似的。許盛看見他這般模樣，越發嚷着辯論，聽見的人都掩着耳朵走了開去。到夜裏，許盛果然生病，頭腦子很痛；有人勸他到廟裏去陪罪，許盛不肯去，不多幾時，頭痛稍稍有點好起來，腿又痛起來，一夜工夫生了一個大瘡，連脚統統腫起來，睡不着吃不下。哥哥替他禱告、總沒有效驗；有人說：『菩薩的責罰，應該要自己求的。』許盛到底不相信。一個多月，瘡慢慢的收口了，——但是又有一個瘡生起來，他的痛疼比先前的更利害。醫生來用刀割去爛的皮肉，血流了一碗。恐怕別人更功要說菩薩靈驗的話，所以忍着痛不敢叫出來。

他兩手抱住他自己的腰裏，略爲點了一點頭；便覺得雲生在脚底下，飛騰着上去，不知道有幾千百里。許盛很害怕閉着眼睛不敢張一點點開來，停了一回兒說道：『到了！』忽然看見琉璃世界，光明得有奇怪的顏色；詫異着問『什麼地方？』說道：『是天宮呢』隨着脚走去，上下越發高了，遠遠的望見一個老頭兒，歡喜着說道：『却巧碰見這位老先生，你的福氣呢！』擎起手來大家作了一個揖；老先生請他到自己家裏去，煮了茶敬客人。祇有兩盞茶，沒有請許盛吃。紫衣服的人說道：『這個是我的徒弟，到千里路之外來做生意的；有心到你神仙府裏，求你送他一點點東西。』老頭兒叫孩子捧出一般白石子，——樣子像雀兒下的蛋一般，——明透得和冰一般，叫許盛自己拿去；許盛暗想拿回去可以做行酒令的骰兒，便取了六枚。紫衣的人以爲太少，代他取了六枚，交給許盛一塊兒藏着，叫他藏在身邊袋子裏。拱拱手說道：『夠了。』辭別了老頭兒出來，仍舊叫他抱着腰下去，一刻兒工夫到了平地。許盛拱手請問仙人的法號，他笑着說道：『方纔便是平常所說的觔斗雲呢。』許盛忽然想到這人是孫大聖，再求他保祐，他說道：『方纔碰見的是財神，他賜你的財氣到十二分，不用再求別人了。』許盛又拜下去，站起來看看那人已不知去向；等到回家，歡喜着告訴哥哥，解下袋子來大家看，那石子已經融在腰邊袋子

叫穿黑衣服的孩子去請教閻羅王，那孩子說：『三天之後，鬼的簿子已經送到天上，恐怕沒有法兒好想了。』菩薩拿了一塊方版，叫：『拿筆來』不知道寫些什麼，叫用人拿了去了；好半天纔囘來，許成同了他一塊兒來。弟兄兩人都跪着，大聖問：『爲什麼這樣慢？』用人說：『閻王不敢自己做主意，再拿了大聖的旨意上天去問諸位星神，因爲這樣來得慢了。』許盛跪下前拜謝大聖的恩典，大聖說道：『可以快快的和你哥哥囘去！倘然能夠存心向善，便給你好處。』兄弟兩人，又悲傷又歡喜；兩個人扶着手一同囘來；醒來轉覺得奇怪，急急起來開了棺材，看看他哥哥果然已經活轉來。扶他出來，很感激大聖的法力，許盛從此以後誠心相信的求他拜他，更加比別人來得相信。

但是弟兄兩人的資本，生病的時候已經費去了一半，哥哥的身體又沒有復原，兩個人對面坐着發愁。有一天，偶然到城外空曠地方去閒逛，忽然有一個穿了紫色衣服的人看着他說道：『他爲什麼這樣子憂愁呢？』許盛苦得沒有地方去告訴，便對他說着哥哥所遇着的事體；紫衣服的人說道：『有一個好地方，暫時可以去看看，也可以消愁悶的。』問他：『什麼地方？』祇說：『路不很遠。』跟着從去，出城去半里多路，紫衣服的人說道：『我有一個小小法子，頃刻可以走到。』便叫

言文對照
新式標點

聊齋誌異

原著者蒲留仙　句讀者許嘯天
校閱者胡翼雲

〔人〕

長清僧

長清僧某，道行高潔，年八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兔，馬逸墜死；魂適相値，翕然而合，遂漸蘇。廝僕還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爲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

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即有諸僕紛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託以病倦，悉謝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鬱無聊賴，欲往遊矚，宜即治任。」衆謂：「新瘳未應遠涉」，不聽，翼日遂發。

裏了。後來裝了貨色回去，收了好幾倍的利息；從此常常到福建去，去的時候必定去求大聖。別人去求，有時候不大靈驗；許盛去求，沒有不靈驗的。

異史氏說道：『從前有一個讀書人，走過廟宇，畫一面琵琶在牆壁上便去了；等到回來，他的靈驗很有名氣，來送香火的人接接連連狠熱鬧的呢。天底下的事體，所以不必實在有這個人，別人當他靈他便是有靈驗的了：這個是什麼原故呢？衆人的心聚在一塊兒，恐怕是別樣妖怪附在他的身上罷了。和許盛一般的直爽，是應該得着神明的保祐；並不是眞的耳朶裏藏着繡花針，能夠變緊箍捧，拔一根毛能夠變出替身，脚底有觔斗雲可以上天的呢。到底被不正經的妖怪迷住了，也是他的見識的不能眞正堅定的地方。』

前去問他，老和尙眼睛一張開來，說道：『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了！』大家也不理會他，扶他回去一走進門去，祇看見搽粉點胭脂的女人來了許多，圍住了問他；老和尙嚇了一大跳，說道：『我是和尙，怎麼到這個地方來了？』家裏的人，認做他發了瘋，大家拉住了他的耳朵，叫他醒醒；和尙自己也不說明緣故，兀自閉着眼睛不說話。給他吃飯他便吃，——祇不喝酒不吃肉，大小老婆來伺候他，他吃他趕了出去。

過了幾天，他想要把身體活動活動；家裏的人看了都歡喜。走出房門，一息兒工夫，祇看見許多底下人，各各捧着賬簿，請他算賬；公子祇推託有病，身體疲倦，一概不管。單打聽山東長清縣地方，問他們：『知道不知道？』大家答應道：『知道的。』他說：『我住在這裏，氣悶得很，要到那邊去逛逛。趕快替我打點行李！』衆人勸說：『你病新好起來，不能出遠門的。』他不依，第二天便動身。

到了長淸縣，看看這地方的樣子，依舊和從前一樣；也不用問路徑，竟跑到那廟裏。小和尙看見貴客來了，很恭敬的爬在地下迎接，他問：『老和尙到那裏去了？』小和尙回答道：『我們師父前幾天死了。』問他：『墳做在那裏？』衆和尙領他去，祇見三尺高的一座墳，墳上野草還沒有長滿呢。許多和尙，不知道他什麼意思；停了一回，他叫人配好馬，預備回去，臨走的時候，可囑衆和尙道：『

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問途，竟至蘭若。弟子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曩已物化。』問墓所，羣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囑曰：『汝師戒行之僧，[四]所遺手澤，[五]宜恪守，俾勿損壞。』衆唯唯，乃行。

既歸，灰心木坐，了不勾當家務。[六]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我卽汝師。』衆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爲，悉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

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七]至，多所餽遺；金帛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默然誠篤，年僅而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予於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靡麗紛華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生心，有求死不得者矣，況僧乎哉？』

長清縣有一個得道和尚，年紀八十多歲了，還是狠強健的；有一天，倒在地下，爬不起來。廟裏許多和尚跑去扶他，一看，已經死了。他自己不知道是死，魂靈兒飄飄蕩蕩的到了河南地界；有一個紳士的兒子，帶了十多個人，騎了馬，手裏拿着鶻鷹，在那裏捕兔子。那匹馬忽然跳起來，公子一個翻身，吊下地來死了；和尚的魂靈兒，恰巧公子的身體碰在一塊兒，便慢慢的醒來。一班底下人忙上

把不得死在這地方也情願的；豈肯再去做和尚呢？』

（註一）圓寂　和尚死，叫圓寂；也叫叫眞寂，又叫順寂。

（註二）脫粟　白米飯叫脫粟，前漢書公孫宏傳裏有一句：『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

（註三）物化　物化，便是死。莊子有一句：『其死也物化，』不忍心說他死，祇說跟了萬物化去了。

（註四）戒行　和尚有五戒；能守這五戒的，便叫有戒行。

（註五）手澤　手澤，便這死過的人留下來的手跡。

（註六）勾當　做事體叫勾當。

（註七）紀綱　是底下人的別名。左傳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綦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贄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第，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

你師父是守戒的和尙，他留下來的東西，你們要小心看管，不要弄壞了。』大家連聲答應，他便走了。

囘到家裏，祇是呆坐，家務事體一點兒也不管；住了幾個月，悄悄的逃出門去，一直跑到從前的廟裏，對小和尙說道：『我便是你們的師父。』大家聽了不信，說他瞎說，我看着你，你看着我，祇是發笑；他便把還魂的緣故說出來，又把自己從前做過的事體，一五一十的講給他們聽，講得一點兒也不錯，大家纔相信。仍舊叫他睡在那老和尙的牀上，依舊和服侍師父一般的服侍他。

後來公子家裏抬了轎子，牽了馬，來接了好幾躺，苦苦的哀求他囘去，他睬也不睬。又隔了一年，那紳士家裏的太太，打發底下人來，送了許多東西；金銀綢緞，他都不要，祇拿了一件布袍子。公子的朋友，到長淸去探望他，見了面，不肯多說話。看他的樣子，很忠厚，很誠實；年紀祇有三十歲，常常說起八十幾年前的事體。

異史氏說道：『人死了以後，魂靈便飛散了；這老和尙的魂靈飛了一千里路，還不散開，實在是他十分誠心的緣故。我看這個和尙的事體，再活轉來，却沒有什麼稀奇；獨稀奇他到了女人堆裏，繁華地方，還能夠背着人逃出來。若換一個別人，眼睛一張開來，見了這許多又香又美貌的女人，他

孤女什百矣』母曰：『牀頭蹀躞之役，豈孝子所能爲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絨續爲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汝敬我母，我弗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

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懽。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游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頻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請便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愼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方去。

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寧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欻聞履聲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何爲者？』笑曰：『我來觀貞節之人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

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君乞刀尺。適言：「其家亦只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為不字」，則以「母老」為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

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聾媼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媼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為人不言亦不笑，豔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歎而罷。

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儇佻，詰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以為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豔麗如此，神情一何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矣。」他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

日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餌，必分給其母，女亦略不置齒頰。母適疽生陰處，宵旦號咷；女時就榻省視，為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婦

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啓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繃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爲老身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託？』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即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疑之，夜往抱子歸。

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從請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六]也。爲君貧不能婚，將爲延一線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圖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已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也。駭絕，復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即報者，徒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稔，恐有訛誤耳』言已出門，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瞥爾間，遂不復見。

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爲嗟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以終

出戶外，回顧渺然。女以匕首望空拋擲，戛然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孌童[三]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曳令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逕去。

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慎祕，洩恐不為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為紀理，不啻婦也。

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扃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既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一事煩急為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四]；妾身未分明，能為君生之，不能為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媼，偽為討螟蛉[五]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顧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

到明天，他母親跑到他家裏去，見他的娘；——是一個聾子老太婆，——看他屋子裏，連明天吃的米也沒有，問他：『靠什麼過活？』他說：『便靠這位姑娘十個手指頭做下女工來養活的。』他慢慢的把同住在一塊兒的意思說出來，試試他看；老太婆的意思，好像是願意的。他又和他女兒商量商量，那姑娘卻不說一句話；看他的神氣，好像不願意。姓顧的母親便回家來，把這情形詳詳細細的說出來，又疑惑起來，說道：『那姑娘怕是嫌我們家裏窮嗎？這女孩兒做人，不很說話，也不輕易發笑；看他美貌得和桃李花一般，那性格又冷得和冰霜一般。眞是奇怪人！』母子兩人猜疑一回，嘆着氣，也便罷了。

有一天，姓顧的坐在書房裏，有一個年輕的男人來求他的畫；看他面貌長得狠俊秀，他的舉動又很輕佻。問他：『是什麼地方來的？』他便說：『是隣近村坊裏。』——從此以後，他隔三兩天便跑來；慢慢的大家熟識起來，便說幾句取笑的話。姓顧的上前去狠親熱的抱住他，他也不狠倔強，便和他玩了一回；從此來來去去，親近得很。有一回，却巧那姑娘在門前走過；這年輕的男人看着他走遠了，便問：『這是什麼人？』姓顧的對他說：『這是鄰舍人家的姑娘。』那年輕的男人說道：『標緻得這樣子，他神氣怎麼又是這樣兒？』停了一回，姓顧的走進母親房裏去，他母親說道：『方

老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孌童也；不然，爾愛其艾豭七彼愛爾婁豬八矣！』

王漁洋曰：『「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猶龍乎？』

有一個姓顧的，是金陵地方的人，各樣讀書人的本領他件件都會；可是家裏窮得不得了，又因為母親年紀大了，不忍心丟着他出門去，祇是天天替人寫幾個字畫幾筆畫兒，換幾個錢，拿來度日。年紀到了二十五歲，還沒有娶媳婦。他對門本來有一所空屋子，新近有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姑娘，租着這屋子住在裏面；看他家裏，沒有男人的，傍人也不去打聽他的名姓。有一天，姓顧的偶然從外面回來，見那年輕的姑娘，從他母親房裏出來；看他年紀，大約有十八九歲，臉兒狠秀氣狠標緻，舉動狠大方很沉靜，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女人趕得上他的了。他見了姓顧的，也不十分害羞，那臉色卻正正經經的。姓顧的走進房去，問他母親，他母親說道：『他便是住在對門的姑娘，來向我借刀尺的。他方纔對我說：「他家裏也祇有一個母親。」看他母女兩人，也不是窮苦人家出身，問他：「為什麼不嫁？」他便推說：「母親年紀老了。」明天我去見見他的母親，覷便露點口風給他；倘然他望頭不大，你便替他養了母親。』

必謝我呢？』從此便愈加敬重他歡喜他，——但是他的舉動生硬，一點兒也沒有法子去挑動他。有一天，那姑娘正走出門去，姓顧的兩眼望着他；他忽然回過臉兒來，對姓顧的睇睇一笑，姓顧的看了，正是開心得出於意料之外。便跑過去跟着他到家裏，調戲他，他也不躲避，兩個人便歡歡喜喜的好了一回；事體完了，他挽着手對姓顧的說道：『這事體我和你祇能做一回，不能做第二回的。』姓顧的也不做一聲，跑回家去。到了明天，又去叫他，那姑娘却放下臉兒，頭也不回的走去。一天裏邊，兩人常常見面，他一點兒也不和姓顧的說笑；稍稍的和開他玩笑，他便說出冷話來，給你一肚子的不高興。他覷着沒人在跟前的時候，便問姓顧的道：『這幾天在你書房裏進進出出的那個年輕男人，是個什麼人？』姓顧的對他說：『是隔壁村坊上的。』那姑娘說道：『他這種舉動樣子，對着我不規矩，也不祇一回了；我看你面上，道是你歡喜的人，所以也不和他去計較。請你去對他說：「下一回若再這樣子，他可是不要活命了！」』話纔說完，那年輕的男人却巧走來，姓顧的便把姑娘的話告訴他，又說道：『你却要格外小心，是不能去冒犯他的。』那年輕的說道：『既然說不能冒犯，你却又是怎樣去冒犯他呢？』姓顧的說：『沒有這事。』那人說道：『若說沒有這事，這不好意思出口的說話，他怎麼又肯對你說呢？』姓顧的聽了，也沒有話可以回答他。那年輕的

纔那姑娘來討米，他說：「家裏一天沒有養飯了。」這個姑娘狠孝順他母親，窮得這樣利害，又是很可憐的，應該稍稍幫助他纔是。』姓顧|的聽了母親的話，背了一斗米，到對門去打開了他家的門，說：『是母親叫我送來的。』姑娘收下了，也不道謝。

他每天常常到姓顧|的家裏來，見姓顧|的母親做衣服鞋子，他便幫着縫縫補補，在屋子裏跑進跑出，料理事體，和家裏的媳婦一般。姓顧|的益發感激他。他替人寫字畫，得了人家送他的吃食東西，總分點兒送去給那娘娘的母親；姑娘看了，也從不說一句話。姓顧|的母親，這時候忽然在陰門口長了一個瘡，從早到晚喊着痛；那姑娘常常跑到牀前來看他，又替他洗瘡搽藥，一天三四回。姓顧|的母親，心裏狠不好意思，那姑娘也不嫌齷齪。母親嘆着氣說道：『怎麼能得到一個新媳婦和姑娘一般的，服侍老身到死？』這話說完，忍不住傷心吊下淚來；姑娘勸他說道：『公子狠能孝順，比到我家裏寡婦孤兒，強得幾十幾百倍呢！』母親說道：『娘兒們牀裏零零碎碎的事體，豈是孝子所能夠做得到的？且老身年紀老了，朝晚死去；我頂不放心的，便是子孫傳宗接代的事體。正在說話的時候，姓顧|的進來了；母親哭着說道：『我對不住這姑娘的地方很多，你不要忘記報答他的恩德。』姓顧|的聽了，便爬在地下拜他；那姑娘說道：『你照顧我的母親，我也不曾謝你；你也何

去；姓顧的拉着他進房去；他說道：『方纔被這妖怪打斷了興味，明天夜裏請你守着罷。』說着轉身出門，一直去了。

到第二天晚上，那姑娘果然跑來，他兩人便又親熱了一回；姓顧的問他：『這本領是什麼時候學得的？』姑娘說道：『這個不是你應該知道的，你須要守着祕密；若露了風聲出去，怕你也沒好處麼。』姓顧的又求和他行嫁娶的禮，他說道：『覺也睡了，家務也替你料理了，不是媳婦，卻又是什呢？已經做了夫妻，何必再說這麼娶的話？』姓顧的說道：『你可是嫌我窮嗎？』他說道：『你果然是窮，我難道是富的嗎？今天夜裏和你在一塊兒，正是可憐你的窮呢。』他臨出去的時候，叮囑他說道：『這偷偷摸摸的事體，不能常常做的；到應該來的時候，我自己會來的，不應該來的時候，你便是硬拉着我也沒有用。』後來他兩人在別處碰到的時候，姓顧的常常要拉他去說幾句私下話，那姑娘便走開避去；但是看見他身上衣服破了，便替他縫縫補補，到煮飯的時候，又替的煮飯，大小事體，件件料理周到，和做媳婦沒有什麼兩樣。

過了幾個月，那姑娘的母親死了，姓顧的竭力替他想法子埋葬，那姑娘從此一個人住着。姓顧的想他一個人冷冷清清的，趁此去和他尋尋歡樂；從牆上爬進去，隔着窗子連連的叫喚，到底也不

說道：『我也託你去對他說一聲：「假癡假呆的叫他不要妝模做樣；他若不聽，我可要把他那丟臉的事體，到處說出去。」』姓顧的聽了這話，心裏也很生氣，不禁臉兒上露出不好看的樣兒來；年輕的也不好意思，纔轉身走去。

有一天夜裏，姓顧的一個人坐在房裏，那姑娘忽然跑來，笑着說道：『我和你的緣份還沒有斷，這豈不是天注定的麼？』姓顧的聽了他這話，開心得了不得；上去抱住他，摟在懷裏。一霎時聽得鞋子走路的聲音，跌橐跌橐的響着，兩人嚇了一跳，忙站起來；祇見那年輕的推着門進來；姓顧的心裏驚慌，問道：『你幹什麼？』他笑着說道：『我來看貞節的人呢！』回過頭來，對那姑娘說道：『你現在還敢怪人嗎？』惱得那姑娘眉稍兒豎起，粉腮兒通紅；一句話也不說，急急翻起上身的衣服，裏面露出一個皮袋，他隨手拔出來，祇見一尺多長亮晶晶的一柄刺刀。那年輕的看見了，嚇得逃走；姑娘追出門外去，四面一看，那人早已不見了。姑娘擎起那刺刀，向空中抛去，颼的一聲響，一道亮光，和天上的虹彩一般；停了一回，有一樣東西落在地上，砰的一聲響。姓顧的忙拿着燈來一照，祇見一隻白狐狸，身體和腦袋分開，擱在兩處地方了。他看了很驚慌，姑娘說道：『這個便是你歡喜的美男子。我很想饒恕他，無奈他自己活得不耐煩，叫我也沒有法子。』說着，把刺刀套進皮袋

的額角。母親心裏歡喜得狠，對他說道：『姑娘已經替老身生了孫子，你孤零零的一個人，去依靠什麼人？』那姑娘說：『我肚子裏有一點點小心事，不敢說出來給母親知道，候夜裏沒人瞧見的時候，快來把孩兒抱去。』母親回去，對他兒子說知，大家暗暗的詫異。到了夜裏，去把兒子抱着回來。

又過了幾晚，快到半夜的時候，那姑娘忽然打門進來。手裏拿着一個皮袋，笑着說道：『大事體已經完了，請從此和你分別罷！』忙問他：『什麼緣故？』他說道：『你養我母親的恩德，我刻刻沒有忘記；從前我對你說，祇能做一回，不能做第二回，原不願在牀褥上報答你的大恩。看你窮得連媳婦也娶不起，想替你傳一個後代；本想一回便成功的，誰知過了幾天那月經又來了，便祇得破了規矩，再和你好一回。現在你的恩德既然還了，我的心願也了了，却心裏沒有什麼放不下了。』問他：『皮袋子裏什麼東西？』他說：『是一個仇人的頭。』打開一看，祇見鬚子頭髮和血黏着一片糊塗，看了非常害怕；又細細的問他，他說道：『從前不對你說的意思，深怕一不小心，敗露出去；現在事體已經成功了，不妨告訴你聽：我是浙江人，我父親官做到司馬，被仇人陷害，抄沒了我全家；我背着母親逃出來，改去名姓，躲在這地方，已經三年了，所以不立刻去報仇的緣故，實在因爲母親

聽得裏面答應。跑到門口去看，祇見一間空屋了，鎖着門；心裏疑惑這姑娘有別的男人和他私約着，到夜裏又跑去，依舊是這樣子，便把一塊掛在身上的玉，擱在窗檻上，轉身回去。第二天，他兩人在母親屋子裏見了面；待姓顧的出來，那姑娘跟在後面說道：『你可是疑心我嗎？做了一個人，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不能告訴人的；現在要叫你不疑心我，這那裏做得到呢？但是現在有一件事體，要請你趕快想想法子。』問他：『什麼事體？』他說道：『我肚子裏受了胎，已經八個月了；怕早晚要生養；我的身體，還沒有定名份，能夠替你生兒子，不能夠替你養兒子。可暗暗的去告訴你母親，尋一個奶媽子；假說是抱來的寄養兒子，不要說是我生的。』姓顧的答應他，跑去告訴他母親；母親笑着說道：『好奇怪的姑娘！好好的去娶他做媳婦，他偏不肯，卻願意和我兒子偷偷摸摸。』現在有了胎，他聽了也很開心；便依他的話，把接生的事體料理停妥候着。

又隔了一個多月，那姑娘忽然幾天不出來；母親疑心起來，跑到他們口去張望，祇見靜悄悄的關着門。上去打門，打了半天，那姑娘纔開門出來；看他頭髮蓬蓬鬆鬆，臉上齷齷齪齪，從裏面出來。把母親放了進去，便打門閉上。走進他屋子裏，祇見一個小娃娃睡在牀上；母親看了，嚇了一跳。問他：『生下來多少時候了？』他回答道：『三天了。』打開抱裙一看，是一個男孩兒；胖胖的臉兒，方方

是給人玩耍的；俗名叫相公，又叫兔子，是拿糞門代陰門的。

（註四）臨盆　女人生孩兒的時候，用一個盆兒接住；所以生孩兒的時候，便叫臨盆。

（註五）螟蛉　螟蛉，是桑樹上的小青蟲；有一種土蜂來把他背去，藏在樹身的空洞裏，過了七天，便變做了土蜂的子。現在說人自己不生孩兒，抱別人的孩兒來認做是自己的孩兒，便叫螟蛉子。

（註六）牀笫　笫，是牀上的蓆子；說夫妻的事體，便叫牀笫的歡樂。

（註八）艾豭　艾豭，是雄的猪。

（註九）婁豬　婁豬，是要尋歡的雌豬；尋得了雄猪，他便安靜了。

阿寶

粵西孫子楚名士[五]也；生有枝指[二]；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爲眞。或值座有歌妓，則卽遙望卻走；或知其然，誘之來，使妓狎逼之，則赬顏徹頸，汗珠珠下滴，因共爲笑。遂貌其呆狀，相郵傳作醜語，而名之：「孫癡。」

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貴冑；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委禽[三]，皆不當翁

活在世上丟他不下；待到母親死了，這一塊肉又在肚子裏累累墜墜的，便遲了許多日子。前幾天夜裏出去，不是別的事體；因為仇人家裏的門路不熟悉，怕臨時走錯，先去打探打探。」他說罷，轉身出去，回過來又叮囑姓顧的說道：「我生的那個孩子，要好好的看待他；你福氣薄，又不長壽，這個孩子，卻能興起家門來。夜深了，也不去驚動你母親了，我也去了。」姓顧的聽了這話，正傷心，要問他：「到什麼地方去？」祇見那姑娘和電光一般的一閃，一轉眼的時候，便不再看見他了。姓顧的嘆着氣，心裏捨不得，呆呆的站着半天，和失了魂靈一般。明天把這情形去告訴母親，大家又可惜又詫異，也祇得罷了。後來過了三年，姓顧的果然死了；他兒子十八歲便中了進士，還養着祖母到老呢。

異史氏說道：「一個人家裏一定要有了有義氣的女人，纔可以去逛相公；不然，你歡喜他雄的，他便歡喜你雌的！」

王漁洋說道：「有靈性的龍，見了他的頭，見不到他的尾巴；這個俠女，好像一條龍呢。」

(註一)伉儷　伉儷，便是夫妻。

(註二)(不字　姑娘說了婆家叫已字，沒有說婆家叫不字，也叫待字。——(註三)孌童　童，是男孩兒；孌，是臉兒漂亮。孌童，

意甚得。然覺腹中奇餒，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路。女每夢與人交，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生臥三日，氣休休若將澌滅；家人大恐，託人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往還，何由遺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歷言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

生既離牀，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遘之。浴佛節[六]，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摻手搴簾，凝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之。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搖；車去，生始歸。歸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每自恨魂不復靈。家舊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牀。生自念倘得身為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去，直達寶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飼以芝麻。大呼曰：『姐姐勿鎖！我孫子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圖？』鳥云：『得近芳澤，於願已足。』他人飼之不食，女自飼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臥則依其牀。

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瞰生，生則僵臥氣絕已三日，但心頭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為

意。生時失儷，有戲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媼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媼告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注，濱死。

過數日，始能起，往見媒而示之。媼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譁辯，自謂不癡，然無由見而自剖。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頓冷。

會值清明，俗於是日，婦女出遊；輕薄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四]。有同社友人，強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否[五]？』生亦知其戲己，然以受女揶揄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遙見有女憩樹下，惡少年環如牆堵。衆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審諦之，娟麗無雙。少頃，人益稠，女起遽去；衆情顛倒，品頭題足，紛紛若狂，生獨默然。及衆他適，回視，猶癡立故所，呼之不應；羣曳之曰：『魂隨阿寶去耶？』亦不答。衆以其素訥，故不爲怪，或推之，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牀臥，終日不起，冥如醉，呼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曠野，莫能效。強拍問之，則朦朧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默不語，家人惶惑不解。

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呵者，遂從女歸，坐臥依之，夜輒與狎，

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召問之；生啟奏，上大嘉悅，卽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凝：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傾家，顧癡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過，乃是眞癡，彼孫子何癡乎？』

廣西孫子楚，是一個有學問的讀書人，手上長着六個指頭，脾氣方正，是沒有口才的。傍人哄着他，他便相信當做是眞的。有時碰到席面上有窰姐兒坐着，他便遠遠的望一望，轉身退出去了；有人知道他的脾氣，想法子騙他到來，叫窰姐兒挨近他坐着，故意和他做出親熱的樣子來。他頓時臉紅得直到頸子裏，那汗珠兒一滴一滴的淌下來；大家看着在一傍大笑，便學着他那癡呆的形狀，到處去說給別人聽，又說許多嘲笑他的話。話人人便取他名字叫「孫癡子」。

本城有一個做大買賣的老頭兒，他家裏的錢，多得和做王侯的一般；他的親戚，個個都有做官人家的子孫。有一個女兒，名叫阿寶，他臉兒的標緻，眞沒有第二個女人比得上的；那大戶人家的公子，都託人去說媒下聘，統統不合老頭兒的意思。孫子楚這時，正沒有妻房，有和他開玩笑的，勸他託人到阿寶家裏去說媒；孫子楚自己也不打量打量，眞的聽了他的話做去。那老頭兒也一向知道孫子楚有才學的名氣，但嫌他家裏窮，便不肯給他；媒婆正要退出去，恰巧遇見阿寶出來，便問：

人，當誓死相從，』鳥云：『誑我。』女乃自矢。鳥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彎，解履上牀；鸚鵡驟下，銜履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嫗往探，則生已寤。家人見鸚鵡銜繡履來，墮地死；方共異之，生旋蘇，卽索履。衆莫知其故，適嫗至，入視生，問履所在。生曰：『是阿寶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諾也。」』嫗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七]。擇數年，得壻如此，恐遂為顯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他，翁媼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贅諸家，女曰：『壻不可久處岳家。况郎又貧，久益為人賤。兒旣諾之，蓬茆而甘，藜藿不怨。』

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懽。自是生家得匳妝，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癡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之痛，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乘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甦，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殮生；聞棺中呻以息，啟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樸誠，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顧謂：「感汝妻節義，姑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汝還。」』由此體漸平。

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弄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致語言：『此某家關節[八]，敬祕相授。』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力反常徑；題紙下，七首皆符。

衆朋友說道：『那女人一定是阿寶。』跑過去一看，果然是阿寶；細細的對他臉上一看，果然美貌得沒有第二個女人趕得了。停了一回，那看的人愈聚來多，阿寶站起身來，很快的去了。大家看了。心裏亂起來，說：『他的頭梳得怎麼的好法。』『脚又裹得怎樣的小法。……』你一句我一句說着，和發了癡的一般；祇有孫子楚卻不做一聲兒，待到衆人跑到別地方去，回過頭來看他，還是癡癡的站在老地方，喚他他也不答應。大家便上去拉着他問道：『你魂靈已跟着阿寶去了嗎?』他也不答應，大家知道他本來不歡喜多說話的，便也不在意中；有的在背後推着他，有的在前面拉着他，送他回到家裏。他到了自已屋子裏，一直走到牀前去睡下，睡到天晚也不起來，糊裏糊塗和酒喝醉的一般；傍人喚也，他也不醒過來。家裏人疑心他丟了魂，到外面空地裏去叫魂，也沒有用。上去用力拍着他肩膀問他，祇聽得他含含糊糊的說了一句：『我在阿寶家裏。』接着細細的問他，他又閉着嘴不說了。家裏的人驚慌得也不知道他害的什麼病。

當初孫子楚在路傍看見阿寶回去的時候，他心裏丟他不下，不知不覺那身體便跟着他跑去，慢慢的挨近阿寶的衣角兒看看沒人來吆喝他，他便跟着阿寶到他家裏。跟定了他一塊兒坐着，一塊兒睡下，到晚上便和他親熱一回，心裏很快樂；但覺得肚子裏餓得利害，想回到家中去一轉，又

『什麼事體？』媒婆把孫子楚託他做媒的事體告訴他。阿寶便鬧着玩笑說道：『叫他斬去那第六個指兒，我便嫁給他！』媒婆便把這話去對孫子楚說了，孫子楚說道：『這也不難。』候媒婆出去，他便拿斧頭自己把那指兒斬下來；痛得很利害，攢到心眼裏去，那血便淌出來，點點滴滴的不住，快要死去。

過了幾天，纔能起牀，便跑到媒婆家裏，拿那斬斷的指頭給他看；媒婆嚇了一大跳，跑去告訴阿寶。阿寶聽了也詫異，便又開玩笑說道：『叫他再把癡脾氣改去了。』孫子楚聽了，再三自己分辯，說：『並沒有癡脾氣。』可也沒有路去當着阿寶的面說明白自己的心事，轉心一想：那阿寶也未必美得和天仙一般，怎麼便自己搭這樣大的架子；從此便把從前要娶阿寶的想頭，頓時冷去。

過了幾天，到了清明時節；這地方的風俗，到了這一天，娘兒們都要出來遊玩。那輕薄的年輕男人，也成羣結淘的跟在後面走，嘴裏隨嘴評頭品脚的說着；有一個同做文章的會友，硬來把孫子楚拉去。有人和他開玩笑說道：『可要見一見你的心上人嗎？』孫子楚也知道朋友和他開玩笑，但因為上了阿寶的當，也想見一見到底怎麼一個人，便高高興興的跟了大家一路尋去，遠遠的看見一個女人在一株樹下面坐着息力，那班壞的年輕男人，一圈一圈的站着，好似打了一道圍牆。

個了鬟跑來，問他的名姓，孫子楚很仔細的告訴他，那魂靈兒益發搖幌不定；看車子去遠了，他纔回轉家裏，到了家裏又害起病來，模模糊糊的飯也不吃，好似在夢裏常常喚着阿寶的名兒，他便恨自己的魂兒不再靈了。他家裏原養着一頭鸚鵡，忽然死了；小孩兒拿那頭死鸚鵡在牀前玩弄，孫子楚心想：倘我的身體能變成一隻鸚鵡，翼膀一動，便能飛到阿寶房裏。他心裏正想着，這身體忽然已變成了一隻鸚鵡，很快的飛了出去，一直到阿寶房裏；阿寶見鸚鵡飛來，很快活，上去捉住，鎖着他的脚，爪拿芝蔴來喂他吃。那鸚鵡大聲叫喚起來說道：『姐姐不要鎖住我，我便是孫子楚。』阿寶聽了驚慌得很，解開繩子，他也不逃；阿寶悄悄的對他說道：『你的深情，我早記住在心裏；現在我和你一個是人，一個是鳥，兩樣東西，這婚姻的事體怎麽再能成功？』那鸚鵡說道：『我能近姑娘的身體，我心裏已經滿足。』別人喂他，他不肯吃，阿寶親自去喂他，他便吃；阿寶坐下，那鸚鵡便停在他膝蓋頭上，阿寶睡下，他便停在牀沿上。

這樣子過了三天，阿寶心裏很可憐他，暗暗的叫人到孫家去打聽孫子楚的情形；那孫子楚直挺挺的躺着，已經斷着氣三天，祇是胸口不曾冷罷了。阿寶又悄悄的對鸚鵡說道：『你若能再變做人，我便死也願嫁你。』鸚鵡說道：『你哄我呢！』阿寶便罰咒給他聽，鸚鵡側轉了頸子，好似在那

糊糊塗塗的不認識路。阿寶常常做夢，和一個人尋歡，問他的名字，那人說『我便是孫子楚。』心裏雖詫異，可是也不好意思去告訴人。孫子楚的身體在牀上睡了三天，祇見他氣急噓噓，好似快要斷氣；家裏的人看了，驚慌得不得了，託人好好的去對那老頭兒說，要到他家裏去叫一叫魂。老頭兒聽了笑着說道：『平日並沒有來往；什麼道理能把魂靈失落在我家裏呢？』孫家的人再三哀求他，老頭兒纔答應。那做法事的人，拿了孫子楚從前穿的衣服和草薦，到他家裏；阿寶問明緣故，心裏害怕得很，不叫他到別的屋子裏去，一直領他到自己房裏，聽他叫了魂出去。那做法事的回到孫家門口，孫子楚在牀上已經叫喊起來；停了一回，醒過來，阿寶房裏的妝台器具，什麼顏色，什麼名目，一樣一樣的說出來都不錯。阿寶聽了，愈加詫異，心裏暗暗的感激孫子楚在他身上用情用得利害。

孫子楚病好下牀來，坐着站着都想着阿寶；他神情迷迷糊糊的，好似忘記了什麼，常常去打聽阿寶的事體，心裏祇望和他再遇到一回。到浴佛節的時候，聽說阿寶要到水月寺裏燒香，便一早跑去候在路傍；眼眶子也望酸了，眼睛也看花了，直到日中，阿寶纔來。他在車子裏望見孫子楚，拿手去掀着車簾兒，眼珠子看住他，轉也不轉；孫子楚心裏愈加動起來，在後面跟着他。阿寶忽然叫一

孫子楚便親自把阿寶去迎接來，交拜成了夫妻的禮；兩人見了面，和隔了一世又見面一般的開心。從此孫子楚家裏得了阿寶的賠嫁產，稍稍寬舒起來，很添置了一點田產器具；但是孫子楚的脾氣專心在書本兒上，不知道管理家務。阿寶卻很會收藏銀錢，也不把零碎事體去拖累孫子楚。住了三年，家裏越發有錢，孫子楚忽然害癆病死了；阿寶哭得很傷心，到飯也不吃覺也不睡的地步。傍人勸他，他也不聽；趁夜裏沒人知道的時候，便自己去上吊。丫頭知道了，趕快上去救醒來，到底也不吃東西。過了三天，邀齊了許多親戚朋友，預備收殮孫子楚的屍首，忽聽得棺材裏有叫喚喘氣的聲音，把棺材打開，孫子楚又活過來，他自己說：『去見過閻羅王，說他一生一世做人忠厚老實，便派他做閻王部下的官；正在和閻王說話的時候，忽然有人來報說：「孫部官的太太快要來了！」閻王查看鬼簿，說：「這個女人，不應該現在便死。」那通報的人又說道：「這女人不吃飯已經有三天了。」閻王聽了，回過頭來，對我說道：「看你妻子有烈性有義氣的份上，纔賞你再活轉去。」便叫馬兵「拉過馬來，送你回去。——」』從此他身體慢慢的復原。

遇到大考的這一年，他未進考場以前，那班年輕的朋友，和他開玩笑；大家想出很生疏很冷僻的文章題目七個，把孫子楚叫到沒人的地方，告訴他這七個題目，說：『這是有一家私下送了學臺

裏想什麼；停了一回，阿寶在那裏纏小脚，把鞋子脫下來，坐在牀沿上。那鸚鵡忽然飛下來，拿嘴啣着小脚鞋子飛出去；阿寶急急喚住他，他看那鸚鵡已遠遠的飛去了。阿寶叫老媽子到孫家去打聽，那孫子楚已經醒過來；家裏的人看見一隻鸚鵡啣着一隻繡鞋兒飛來，落下地來，依舊是一隻死鸚鵡。大家正詫異着，孫子楚慢慢的醒來，便向人要那隻鞋子；衆人不知道他什麼用處，恰巧那老媽子走來，走到屋子裏，見了孫子楚；孫子楚問他：『鞋子在什麼地方？』孫子楚說道：『這是阿寶許我終身的憑據，請你替我去轉說：「我不忘記他答應我的話的。」』那老媽子回去告訴這情形，阿寶聽了，心裏益發稀奇，故意叫丫鬟把這情形露風聲出去給他媽聽；他媽打聽得明明白白，眞有這事體，便說道：『這人才學問名氣也不小，可是窮得和司馬相如一般；我替女兒檢女壻檢了這幾年，依舊得了這樣一個，怕給那班有錢的做官的人家笑話。』阿寶因爲鞋子的緣故，便打定主意，不嫁別人；老頭兒老太婆聽了，祇得依他，叫人快跑去告訴孫子楚。孫子楚聽得這信息，心裏快活，那病也立刻好了。老頭兒商量叫孫子楚到他家裏去做入贅女壻，阿寶說道：『做女壻的，不能長住在丈人家裏；況女壻家裏又是窮的，住長久了，越發叫人看不起。孩兒既然把終身許給他，便是住在草棚也是情願的，吃藭糠也是不怨恨的！』

女家去便算下聘；所以用這委「禽」兩個字。現在用銀錢的也便叫是委禽。

(註四)月旦　批評好壞，叫做月旦。

(註五)可人　可人，便是合意的人。

(註六)浴佛　每年四月初八日，是浴佛節；拿香水洗菩薩。說是彌勒菩薩在這一天生的。

(註七)相如之貧　古時，司馬相如窮得很利害，有一個有錢人家卓王孫的女兒卓文君，看中了司馬相如，跟着一塊兒逃去，在臨卬地方開一片酒店；司馬相如做堂倌，卓文君管酒鑪，

(註八)關節　私下送銀錢去說人情，求他用私心成全事體，便叫關節。

(註九)盧雉　盧雉，便是現在擲骰子耍錢；一邊擲一邊叫喊，又叫呼盧喝雉。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靖難兵起，齊大亂，妻爲兵掠去。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生子訥。無何，卒，又娶繼室，生子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草具；使樵，日責柴一肩，無則撻楚詬詛，不可堪；隱蓄甘脆餌誠，使從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劬，陰勸母；母弗聽。

一日，訥入山樵，未終，値大風雨，避身巖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

的錢，說了許多人情纔知道的；現在我特來暗地裏告訴你。』孫子楚信了他的話，連日連夜把這七個題目想得明明白白，做成了七篇文章，大家在背地裏笑他。這時候督考的官，怕文章題目出得太熟了，有人犯抄寫舊文章的毛病，便專檢從前不常見的題目；發下題目紙來，七個題目，統統都對。孫子楚便因爲這個中了第一名，到明年又中了進士，得了翰林。皇帝聽說有出魂的奇怪事體，便把孫子楚喚去問他：『怎麽一囘事？』孫子楚老老實實的說出來，皇帝很歡喜；便把阿寶喚去，一見，賞給他許多東西。

異史氏說道：『脾氣癡的人，他的心思狠濃；所以癡頭癡腦的讀書人，他做的文章，一定是好的。那手藝人專心的，他的本領，一定也是好的。世界上有一種東飄西蕩，一樣事體不成功的人，都是自己以爲不癡的緣故。更有一種耍逛窰子敗去家產的，因要錢丟了產業的，難道是癡子做的事體嗎？照這樣看來，便知道聰明太過頭的人，便是眞癡子，那姓孫的算什麽癡呢？』

（註一）名士　有才學，有品行，不貪富貴，不講俗情，便叫名士。

（註二）枝指　手上長六個指兒的，便叫枝指；好似樹枝兒一般。

（註三）委禽　娶媳婦下聘金，便叫委禽；委，是送，禽，是鳥。古時聘媳婦，不用銀錢的，把雁兒送到

汝殺吾兒欲劉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創痛不能眠,惟晝夜倚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就榻少哺之,牛輒詬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

村中有巫走無常者,[四]訥途遇之,緬訴曩苦,因問弟所,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至,去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坐要巫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男婦百餘,並無犯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信,強巫入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忽共嘩言菩薩至;仰見空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千年一入冥司,拔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捽訥跪,衆鬼囚紛紛籍籍,合掌齊誦慈悲求苦之聲,鬨騰震地;菩薩以楊枝徧灑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遂失所在。訥覺頸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去。

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爲撰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瘥;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如不可見,終此身,勿望返也!願父猶以兒爲死!』翁引空處與泣,無敢留之,訥乃去,每於衢衢訪弟耗。途中資斷絕,丐而行;逾年,達金陵,懸鶉[五]百結[六],傴僂道上。偶見十餘騎過,走避路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以來,健卒怒馬,騰踔前後;一少年乘小駟,屢顧訥

食；飢火燒心，入室僵臥。誠自塾中歸，見兄嗒然，問：『餓乎？』曰：『病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所自來，曰：『余竊麵倩鄰婦爲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然，事洩累弟；且日一啗，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

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答云：『將助樵採。』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卽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方復回樵。旣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幼，宜閑之，山中虎狼惡。』師言：『午前不知所往，業夏楚之[三]。』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遭責笞矣？』誠笑云：『無之。』

明日，懷斧又去；兄駭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休；約足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

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欻有虎至，衆懼而伏，虎竟銜誠去；虎負人行緩，爲訥追及，力斧之中胯，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衆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況爲我死；我何生爲？』遂以斧自刎其項。衆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涌，眩瞀殞絕；衆駭，裂之衣而約之，羣扶以歸。母哭罵曰：『

『曩問誠，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千戶四十有一，爲長；誠十六；最少訥，年二十，則伯而仲矣。

千戶得兩弟甚歡，與同臥處，盡悉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千戶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於是鬻宅辦裝，刻日西發。既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父自訥去，妻亦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弔。忽見訥入，暴喜，怳怳以驚；又覩誠，喜極不復作言，潸潸以涕。又告以千戶母子至，翁輟涕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幾，千戶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媼婢廝卒，內外盈塞，坐立不知所爲。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始甦。千戶出貲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銜誠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憒憒若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墮；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爲千戶墮；一門團圓，驚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爲翁墮也。不知後世亦有善涕如某者否？』

王漁洋云：『一本絕妙傳奇，敍次文筆亦工。』

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馬呼曰：『非吾兄耶？』訥擧首審視，誠也，握手大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一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長命脫騎載訥連轡歸諸其家，始詳詰之。

初，虎銜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竟宿；適張千戶自都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敷傷處，數日始痊。千戶無長君子之，蓋適從遊矚也。誠具為兄告。言次，千戶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讌敍。千戶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千戶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答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前母被兵掠去，父遭兵燹，蕩無家產；先賈於西道，往來頗稔，故止焉。』又驚問：『君家尊何名？』訥告之。

千戶瞠而睨之，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共羅拜。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謂千戶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某指揮半年，生汝兄。又半年，指揮死，汝兄以父蔭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千戶曰：『汝以弟為子，折福死矣！』千戶曰：

女人做來的你自管自吃餅，不要說話。』張訥吃了下去，又叮囑他弟弟說道：『以後不可再偸麵粉了。這事體給媽媽知道了，又要拖累弟弟；況且一天吃一回餓果然是餓，卻也是餓不死的。』張誠說道：『哥哥身體本來不好，怎麼能多採柴？』

到了第二天，吃過飯，他偸偸的跑到山裏去，尋到他哥哥採柴的地方；哥哥見了他驚慌起來，問他：『來做什麼？』他回答說道：『我想幫你採柴。』問他：『誰叫你來的？』他說：『我自己來的。』哥哥說道：『不要說你不會採柴，便是會採柴，也不能叫你採柴。』便連連催他回去；張誠不去理他，拿手拘脚踏，採下柴來，幫助哥哥。一邊採一邊說道：『明天要把斧頭帶來纔好呢。』他哥哥走上去攔住他，見他的手指頭已經被樹枝兒擦破，鞋子也破了一個窟窿；張訥看了，發起愁來，說道：『你若不快回去，我便要拿斧頭自己勒死了！』張誠祇得回去。他哥哥送到半路上，纔又回到山上，採完柴回家去；走過書房，進去對那師父說道：『我弟弟年紀小，要管住他，山裏邊豺狼虎豹很利害的。』師父說道：『你弟弟日中以前，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我已經打過他了。』張訥回去，對張誠說道：『你不聽我的說話，被師父打了？』張誠笑笑說道：『沒有這件事體。』

到了明天，他衣裳裏邊藏着一柄斧頭，又到山裏去；他哥哥見了，又驚慌起來，說道：『我再三叫你

W.J.D. WALKER
ST. LOUIS MO.

河南人，姓張的，他的祖宗，是山西人；明朝燕王救難的兵起來的時候，這時山西地方大亂，他妻子被兵勇搶了去。姓張的常常到河南地方來做買賣，便在這地方住下；娶了一個河南女人做妻子，養下一個孩兒來，單名叫訥，不多幾時，那妻子死去，又娶了一個填房，養下一個孩兒來，單名叫誠。那填房姓牛，脾氣兒惡得很，常常瞧不起那前頭生的兒子，拿他當用人一般看待，給他吃極粗極壞的東西，又叫他去斲柴，一天要他採一綑柴；沒有柴，便打他罵他，叫人受不住。暗地裏却把甜嫩的東西收着，給自己的兒子吃，叫他跟師父到書房裏去念書。張誠年紀慢慢的大起來，知道孝順爺娘，敬重哥哥；他不忍心看着哥哥一個人辛苦，悄悄的勸他媽，他媽不聽。

有一天，張訥到山裏去採柴，沒有採完，遇到天上刮起大風，下起大雨來；他身體躱在山石下面，待到雨住了點，那天已經晚了，肚子裏又餓得利害，便背着柴回家來。他媽一看，柴少了，很生氣，不給他吃飯；肚子裏餓的和火燒着心肝一般，跑進屋子去，直挺挺的睡着。張誠打書房裏回來，看見哥哥呆呆的神氣，問他：『可是害病嗎？』他說道：『祇是肚子餓罷了。』問他：『什麼緣故？』他便把媽不給他吃飯的事體告訴出來。張誠縐着眉心，轉身走去；停了一回，他偸偸的袋子裏拿出一個燒餅來給哥哥吃。哥哥問他：『你這個餅，打什麼地方來的？』他說道：『是我偸了麵粉，叫鄰舍的

村裏有一個做活無常的，張訥的魂靈在路上遇到他，細細的告訴他從前的苦處，便問他：『弟弟在什麼地方？』那活無常說道：『陰世裏不聽得有你的弟弟。』便轉身領着張訥走去，到一座熱鬧的城池裏，看見一個穿黑衣裳的人，從城裏走出來。那活無常上前去攔住了，代他問：『陰世裏可有一個張誠麼？』那穿黑衣服的人，從掛在身邊的袋子裏拿出一本簿子來，翻着細細的查看，上面寫着男人女人的名字一百多個，並沒有姓張的犯人；活無常疑心在別的簿子裏，那穿黑衣服的人說道：『這一條道兒上的人，都歸我去捉的，怎麼能弄錯呢？』張訥心裏不信，硬拉着那活無常進城去；城裏新鬼舊鬼來來去去的很多，裏面也有本來認識的。張訥又跑上去問他：『你可看見我的弟弟麼？』到底也沒有人知道。忽然聽得許多人嚷着說道：『菩薩到了！』抬起頭來看着，半天裏有一個長大的人，身上放出亮光來，照着天上地下，頓時覺得世界上通明。那活無常對張訥道喜說道：『大官人福氣很好，這一位菩薩，要隔一千年纔到陰世裏來一遭，除去衆人的苦惱；現在你碰巧遇到了。』說着，便推張訥跪下去。祇見許多鬼，亂七八糟的擠住一塊兒跪下，合着手掌，嘴裏喊着「慈悲救苦」的聲音，地也震動起來；菩薩拿一條楊柳技兒四面灑下露水，來那水細得和灰塵一般。停了一回，露水也乾了，光頭也收去了，那菩薩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張

不要來，你怎麼又來了？』張誠不說話，自管自很快的採柴，一條了條汗從臉上淌個不住；看看柴大約夠了一綑，便自管自囘去了。師父見了，又打他他便老老實實的告訴出來；師父稱讚他賢惠，便不去攔阻他他哥哥常常攔住他，他他到底也不聽。

有一天，跟着許多人在山裏採柴，忽然有一隻老虎跑來，大家看了害怕，躲起來，老虎竟銜住了張誠跑去；老虎拖着人走路很慢的，被張訥趕到，用力拿斧頭斬去，斧頭斬在老虎的腿縫裏，老虎受着痛，拼命的跑去，追也追不上。張訥放聲大哭着囘轉，大家上前去勸他，他哭得愈加悽涼，說道，『我的弟弟，和別人的弟弟不一樣；况且又是爲我死的，我還要活在世上做什麼呢？』便拿斧頭自己去割頸子；大家趕快去拉住他，那斧口子鑽進肉裏邊已經一寸多了，血和潮水一般湧出來。他兩眼向上一翻，快要死去，衆人看了害怕，把他身上的衣服撕下一大塊來，縛住頸子，大家扶着他走囘去。他媽知道了，哭着罵着說道：『你害死了我的兒子，故意把自己的頸子割破，想免了我說話嗎？』張訥一邊喊着痛，一邊說道『娘不要生氣，弟弟死了，我一定不肯活着的。』衆人擡着他，放在床上，他頸子裏痛得不能睡覺，祇是日日夜夜的靠着牆壁坐着哭；他爹怕他也死去，常常走到床前去喂他吃。那姓牛的娘，便百般的罵他；張訥聽了，便不肯吃。過了三天死去。

着說道：『哥哥怎麼流落到這樣子？』張訥把家裏的情形說出來，張誠聽了，愈加傷心；那一塊兒騎馬的人，一齊下馬來問他『什麼事體？』他們聽了張誠的話，跑去告訴那長官；長官叫讓出一匹馬來，馱着張訥一塊兒騎着回到他家裏。纔從頭到尾細細的問他。

當初那老虎拖了張誠跑去，不知道什麼時候，丟在他路傍；他睡在路上，過了一個夜，恰巧這姓張的千戶官，打京⑭城裏出來。走過路傍，看見張誠的面貌，長得文氣；可憐他，便收養他在家裏。張誠慢慢的醒過來；說出他家裏住的地方，離開這地方已經很遠了；便拉他坐着車子，一塊兒回去，又拿藥出來搽在老虎咬傷的地方，過了幾天，纔好。這姓張的沒有兒子，便收他做了兒子；當時恰巧跟着出來游玩，便遇到了張訥——張誠把這番情形統統告訴他哥哥。他兩人正說話的時候，張千戶進來；張訥拜着，不住嘴的謝他。張誠進去，捧着綢衣服出來給他哥哥穿，又擺上酒席對着談天。張千戶問道：『你們這姓張的一族，在河南一共有幾個人？』張訥說道：『在河南的，卻沒有同族。我爹爹年輕的時候，原是山西人，後來寄住在河南的。』那張千戶說道：『我也是山西人，你們老家住在什⑮麼地方？』張訥回答道：『曾經聽得父親說起：「我們老家是歸東昌縣管的。」』那張千戶聽了詫異起來說道：『我和你們同是一塊地方的！你們爲什麼緣故搬到河南去呢？』張訥說

訥覺得頸子上沾着幾滴露水，被斧頭割開的地方不再痛了；活無常仍舊領着他一塊兒回家去，看見了家門，纔分別走開。

張訥死去已經兩天，這時忽然醒過來，把陰世裏看見的事體，統統說出來；又說道：『張誠並沒有死。』他媽聽了說他是自己造出來的謊話，反罵他。張訥受了冤枉，沒地方可以說，手摸着頸子上受傷的地方，果然好了。自己勉強起來，他爹拜一拜說道：『我便要上天落地去尋我弟弟，若說尋不到我的弟弟，我今生今世也不想回來了。但願爹爹當孩兒已經死過！』他爹拉住他到沒人的地方，淌下淚來，也不敢留他在家裏。張訥便走去，每到熱鬧街上去打聽他弟弟的信息；走到半路上，盤纏錢用完了，一路討飯走去。過了一個年，到了南京地方，那身上的衣服，破得七零八落，縮着身體在路上走來走去；忽然看見十幾個人騎着馬走過，他急忙走開，躲在路傍。內中有一個人神氣好似長官，年紀大約四十多歲；那雄糾糾的兵勇，騎着高大的馬，在前前後後圍住。又有一個年輕的，騎着一匹小馬；那人在馬上常常回過頭來看着張訥。張訥看他是一個做官人家的少爺，不敢抬頭去看他。那年輕的停着馬鞭子，勒住了馬；站着他忽然跳下馬來，上前去喚着說道：『你不是我的哥哥嗎？』張訥抬起頭來細細一看，果然是張誠；拉着手心裏很悲傷，哭出聲來。張誠也哭

張千戶得到兩個弟弟，心裏很歡喜；和他們一塊兒睡覺，一塊兒住着。慢慢的統統知道張訥和張誠分散的事體，便要打算回去。老太太怕那塡房不肯收留，千戶說道：『我們去，他若肯收留，便在一塊兒住下；若不肯收留，便分做兩家住着。天底下那裏有沒有父親的人呢？』便把住的房屋賣去，收拾行李；揀定了日子，向西面地方走去。到了家門口，張誠和張訥先跑進去，告訴他爹爹；他爹爹自從張訥出去以後，那妻子過了沒有幾天也死了。冷清清的一個孤老頭兒，身體對影子，自己可憐自己；忽然看見張訥進來，頓時開心起來，心裏又恍恍惚惚的詫異着。回過頭來，又看見張誠，開心到極處，說不出話來，那眼淚一條一條的淌下來。張訥又告訴他爹爹：『張千戶和媽媽來了！』他爹爹停住了哭，呆了半天，笑也不笑，哭也不哭，怔怔的站着。停了一回，張千戶進來，拜罷起來；老太太走上前去，拉着老頭兒的手，對哭着。隔了一回，祗見男用人女用人塞滿了裏外屋子，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張誠不見他的媽，問他的爹爹，纔知道已經死去；他哭得暈過去，一頓飯工夫纔醒轉來。張千戶拿出錢來，造起樓屋，請一個先生，教他兩個弟弟讀書。馬棚裏馬嘶着，屋裏人說笑着，居然變做一家大戶人家了。

異史氏說道：『我聽完了這件事體，吊下眼淚來幾回：十幾歲的孩子，能拿着斧頭幫他哥哥採柴，

道：『我從前有一位母親，被兵勇搶去，我爹爹又被兵燒了房屋，家裏的錢財丟得乾乾淨淨；因爲從前在西面各處地方做買賣，來來去去做熟了，便住在這河南地方。』那張千戶愈加詫異，問他：『你爹爹叫什麼名字？』張訥便說出來。

張千戶睜大了眼睛，對住他看了半天，又低下頭去，又疑心的露出來，轉身很快的跑進去；停了一回，老太太走出來，大家圍着拜他，拜完了，那老太太問着張訥說道：『你可是張炳之的孫子嗎？』張訥回說：『是的。』老太太大哭起來，對張千戶說道：『這個人是你的弟弟。』張訥張誠兩兄弟聽了這話，不懂是什麼意思；老太太說道：『我嫁給你爹爹三年工夫，流落在北邊；我的身體，又跟了一個做指揮官的半年工夫，生下你的哥哥來。又過了半年，那指揮官死去，你哥哥因爲他爹爹傳下來的功名，得了這個千戶官，現在官不做了，常常時時刻刻想着家裏，便出了那指揮官的姓，衣舊姓了張，常常叫人到山西去，實在打聽不出什麼信息來。誰知道你爹爹搬家到西面去呢？』便對張千戶說道：『你拿自己的弟弟當做兒子，你的福氣要折完了。』張千戶說道：『從前我問張誠，張誠從來不曾說起是山西人，想是年紀輕，不知道。』便排着年紀稱呼，張千戶四十一歲，算老大；張誠年紀十六歲，頂小；張訥年紀二十歲，原來是老大，現在改做老二。

（註七）兵燹　兵放的火叫做燹。

（註八）王覽　漢朝王祥弟弟王覽是前後娘生的弟兄；王覽的娘待王祇很兇；王覽便幫助他哥哥。

大男

奚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歿，娶繼室申氏不能相善，虐遇何因並及奚終日曉聒，恆不聊生；奚忿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奚久不返，申擯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何不敢求益，惟紡績佐食；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誦，羨之，告母欲讀。母以其太穉，姑送詣塾，試使讀以難之；而大男慧，所讀倍諸兒。師異之，願不索束贄。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二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餅餌，我何無也？』母曰：『待汝長時，當告汝知。』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聖廟，當拜之，祐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兩過必拜；母知之，問：『所祝何禮？』答云：『但祝明年使我如十五六歲。』母笑之，而大男學與軀長並速；至十歲，遂如十三四歲者，其所爲文，塾師不能竄易之。一日，謂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曰：『尚未！尚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頻；母乃細述之；大男聞之，意不勝傷悲，欲往尋父。母曰，『

忍不住嘆着說道：「到漢朝的王覽難道又出來了嗎？」眼淚便吊下一回來。聽到老虎拖了張誠跑去，忍不住大嘆起來，說道：「那老天怎麼糊塗到這樣子？」那眼淚又吊下一回來。聽到他弟兄兩人忽然遇到，便開心得吊下眼淚來；反多了一個哥哥，又添了一件傷心事體，便替張千戶吊眼淚來；一家人團圓，詫異得想不到，快活得又想不到，不知道什麼地方來的眼淚，替這老頭兒吊下來。不知道後來人，也有歡喜吊眼淚和我一樣的嗎？』

王漁洋說道：『這件事體，是一本極好的戲本子；說事體有頭有腦，文章也做得很用心。』

（註一）靖難兵　明朝建文二年七月，燕王起靖難的兵；靖難，便是平難。

（註二）惡草具　拿粗的壞的東西做飯菜，名叫惡草具。

（註三）夏楚　夏，楚，是兩樣木料；拿這木料做成板子，打人，能叫人害怕。

（註四）走無常　活人做陰世的差人，便叫走無常。

（註五）懸鶉　鶉，是說衣裳破得一縷一縷，和鶉鳥的毛一般；懸，是掛起來。

（註六）百結　衣裳破成一個窟窿，不用針線縫補，打成一個結；窟窿愈多，結也愈多，便叫百結衣。有的說晉朝的董威在街上拾得破布，合起來做成一件衣服，便叫百結衣。

妾爲妻矣。然自歷艱苦，疴痛多病，不能操作；勸奚納媵，奚鑒前禍，不從所請。何曰：『妾如爭牀笫者，數年間固已從人生子，尙得與君有今日之聚乎？且人加我者，隱痛在心，豈及諸身而自蹈之？』奚乃囑客侶爲買三十餘老妾，踰半年，客果爲買妾歸；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怪。先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爲子姪所沮，不得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攜歸兄家。有保甯賈，聞其富有奩貲，以多金啗苞，賺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懟兄不安於室，懸梁投井，不堪其擾。賈怒，搜括其貲，將賣作妾；而聞者嫌三十餘齒；加長賈將適夔，遂載與俱去。遇奚同肆商，遂貨而去之。既見奚，慚懼不出一語。奚問同肆商，略知梗概。因曰：『使遇健男，則在保甯無再見之期，此亦數也！然今日我買妾，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之。奚曰：『昔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止之，奚不可，操杖臨逼；申不得已，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何悉優容之，亦不忍課其勤惰。奚每與談讌，輒呼給役其側；何更代以婢，不聽。會陳公嗣宗宰鹽亭，奚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陳公不准理，叱逐之。奚喜，與何竊共頌德。一夕，漏既盡，僮忽叩扉，入曰：『邑令公至！』奚駭極，急覓衣履，則公已入寢門，益駭，不知所爲。何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哽。蓋大男從陳翁姓，業爲官矣。初，公至自郡，迂道過故里，始知兩母皆醮，伏膺哀痛；族中人始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僕營造，冀父復返。旣而授

兒太幼，汝父存亡未知，何遽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詢諸師，則辰餐未復。母大驚，猶謂其逃塾，出食貲傭役，靡處不搜，竟杳無蹟。大男出門，不知何往之，善惟隨途奔去；遇一人，將如夔州，自言錢姓。大男丐食相從。錢病其緩，爲賃代步，資斧皆耗之。至夔同食，錢陰投毒其中，大男瞑不覺。錢載至大刹，託爲己子，偶病絕貲，賣諸僧；僧見其丰姿秀出，爭購之。錢得金而去。僧飲之略醒，主僧始知之，詣視，奇其相，研詰始得顛末，又益憐之。責僧贈貲使去。有瀘州蔣秀才，下第歸，途中問得故，嘉其孝，攜與同行。至瀘，主其家月餘，無往不諮。或言閩商有奚姓者，於是辭蔣，將至閩。蔣贈遺衣履，其里黨皆斂貲助之。至途，有二布客欲詣福清，邀與同侶；行數程，客窺囊金，引至空所，縶手足解奪而去。適有永福陳翁過其旁，脫縛載諸後車，遂至翁家；翁家富，諸路商賈，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父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遂止，不復遊矣。由是家益遠，音益梗。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其費，抑勒令嫁；何自食其力，志不搖，申強賣面重慶賈，賈刦取之去。至夜，以刀自劙，賈不敢逼，俟創瘥，又轉鬻於鹽亭賈；至鹽亭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懼，藥敷心，既平，但求作尼；賈告之曰：「我有商侶，身無淫具，每欲得一人縫紉；此與作尼無異，亦可少償吾值。」何諾之。賈輿送去，入門，主人趨出，則奚生也；蓋奚已棄儒爲商，賈以其無婦，故贈之也。相見悲駭，各述苦況，始知有兒尋父未歸；奚乃囑諸客旅，偵察大男而昭容遂以

─大男看見書房裏許多小孩子讀書，心裏羡慕，他告訴母親，也要去讀書；母親說他年紀太小，曾是送到書房裏去試試，叫他讀書，叫他知道讀書的難處。誰知大男天生聰明，他讀的書，比別的孩子多着一倍；先生看他詫異，情願不要他的教書錢。何氏便叫他跟着先生讀，稍稍的送他幾個錢，──過了兩三年，五經四書統統讀完了，有一天回家來，對母親說道：『書房裏有五六個人，都向他父親要了錢，買糕餅吃；我怎麼沒有父親的呢？』母親說道：『等你年紀大的時候，便告訴你知道。』大男說道：『我纔得七八歲，什麼時候算年紀大呢？』母親說道：『你到書房裏去，路過關帝廟，便去拜他，保佑你快快長大起來。』大男信了他的話，每天走過兩回，一定去拜他；母親知道了，問他：『你求的什麼事體？』他回答說道：『祇求明年給我長大，得和十五歲一般。』母親笑着他。那大男讀書和他的身體，一塊兒長進，得很快；到了十歲的時候，便和十三四歲的一樣長太。他做的文章，書房裏的先生不能夠改動他。有一天，對他的母親說道：『從前許我到身子長大的時候，便告訴我父親的地方；現在可以告訴我了，』母親說道：『還不曾到時候！還不曾到時候！』又隔了一年多，居然成了一個大人，追問得越發利害，母親便對他細細的說了；大男聽得了，心裏說不出的悲傷，要出去尋他的父親。母親說道：『孩兒年紀太輕，你父親活着死着，不曾知道，怎麼立刻

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苦勸之；會有卜者，使筮焉。卜人曰：『小者居大，少者爲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爲官吉。』公乃之任，爲不得親，居官不茹葷酒。是日，得里人狀，睹奚姓，疑之；陰遣內紀綱訪之，果父也。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去，囑勿播，出金二百，令卽辦裝歸。至家，門戶已新，益畜僕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斂；兒苞知之，告於官，爲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曰：『貪貲斷嫁，去奚已更二夫，何顏爭昔年嫡庶耶？』重笞之。由此名分益彰，而申妹何，何亦姊之；衣服飲食，悉不自私。申初懼其復讎，至是益愧悔；奚亦忘其舊惡，俾內外皆呼以太母，但誥命不及耳。

異史氏曰：『顚倒衆生，不可思議，此造物之巧也。奚生不能自立於妻妾之間，一碌碌庸人耳；苟非孝子賢母，烏能有此奇合，坐享厚福以終身哉？』

奚成列是成都地方的讀書人，原有一個大老婆一個小老婆；小老婆姓何小名喚做昭容大老婆早死了，娶了一個塡房姓申，兩夫妻不要好，待何氏十分兇惡，便待奚成列也兇惡，一天到晚罵人，常常要尋死覓活，奚成列生氣逃出去。他出門以後，何氏生了一個兒子，名喚大男，奚成列許多日子不回家來，申氏趕出何氏不和他一鍋子煑飯，算定日子給他米。大男慢慢的長大起來，何氏不敢去要他添米，祇是紡着紗織着布換幾個錢來添些米。

化了錢送給他；走到路上，有兩個販布的客人，要到福清去；邀他一塊兒做着伴。走了幾里路，那客人看他袋子裏有錢，領他走到沒有人的地方，綑住他的手脚；解下錢袋子來，搶着去了。恰巧有一個永福地方姓陳的老頭子，走過他路傍，解去繩子，叫他坐在車子後面，便到了老頭子家裏；老頭子家裏有錢，各處地方做買賣的人，一大半都到他家裏來。老頭子叮囑南北各路客人，替他打聽父親的消息；留下大男，陪着一班兒子讀書，大男便住下不再出門去了。從此離開家越發遠，信息越發斷了。

何昭容一個人住着，三四年，申民減少他日用的錢，逼着他要叫他嫁人；何氏自己靠做手工吃飯，心裏不變，申氏硬把他賣給重慶地方一個做買賣的。那做買賣的人，硬搶着他去了；到了夜裏，拿刀自己要刎死。那做買賣的不敢硬逼着他，等他傷口好了，又轉賣給鹽亭地方一個做買賣的；到了鹽亭地方，自己刺着胸口，一個窟窿，露出心肝來，那做買賣的人十分害怕，拿藥搽着胸口。待到好了，祇求做尼姑，那買賣的人對他說道：『我有一個做買賣的朋友，身上沒有玩女人的傢伙，常常想買一個人替他做做針線；這個和做尼姑沒有兩樣，也可以稍稍賠還我幾個錢』。何氏答應他，那做買賣的人，僱一肩轎子，送他去。走進門，那主人走出來，便是奚秀才呢。

可以尋得到？』大男不說話去了。到吃中飯的時候，不回家來，去問他的先生；誰知吃早飯的時候，還不曾去過。母親十分詫異，還意謂他是逃學，拿出錢僱了用人，沒有一處地方不尋到，竟一點沒有形跡。

大男走出了家門，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好，祇是沿路跑去；遇到一個人要到夔州去，自己說是姓錢。大男向他要着飯，跟着他。姓錢的嫌他走得慢，替他僱了一匹馬，盤船錢都用着他的。到了夔州地方，和他一塊兒吃飯，姓錢的暗暗放毒藥在裏面；大男閉上眼睛，不知人事，姓錢的拿車子送他到一座大廟裏去，推說是自己的兒子，偶然害病沒有錢了，賣給了和尚。和尚看他臉相長得秀氣，出衆，搶着買他。姓錢的拿了錢走去；和尚給他吃下水去，稍稍醒過來。當家和尚纔知道，跑來一看，詫異他的臉相長得好；細細的問他，纔知道他前前後後的事體，又格外可憐他，叫和尚送他錢放他回去。

有一個瀘州地方的蔣秀才，考功名不中，回家去；在路上問得了他的情形，稱贊他有孝心，帶他一塊兒去。到了瀘州，住在他家裏一個多月，沒有一處地方不去打聽；有一個人說：『福建地方有一個做買賣的姓奚的。』便辭別了姓蔣的要到福建去。姓蔣的送他衣服鞋子，他的鄰舍朋友都募

十多歲的年紀太大。這做買賣的人快要到夔州去，便坐着一輛車子，帶着他一塊兒去；遇到奚成列同店做買賣的人，便賣去了他回去了。待到見了奚成列的面，又害羞又害怕，不說一句話；奚成列去問他那同店做買賣的人，纔知道他這大略情形。便說道：『遇到年輕的男人，便留住在保甯地方，沒有再見面的日子了，這個也是天生成的！但是今天是我買小老婆，不是娶大老婆，應該先去拜見昭容行大老婆的禮節。』申氏不好意思，奚成列說道：『從前你做大老婆是怎麼樣的呢？』何氏勸他，不行禮也罷了，奚成列不答應，拿着棍子走近身去逼着他？申氏沒有法子，去拜見他，但是到底不去服事他，祇在別間屋子裏做着事體。那何氏統統寬恕他，也不好意思查問他的勤慎懶惰。奚成列常常和何氏吃酒，說笑的時候，便喚他在一傍聽着呼喚；何氏便喚了頭去替他做事體，不許。

這時候陳先生名喚嗣宗的，做鹽亭知縣官；奚成列和鄰舍人家，有一點小事體吵鬧起來，那鄰舍人家把逼大老婆做小老婆的話告到官裏，陳先生不准他的狀子，喝着趕出去。奚成列聽了快活，和何氏暗暗的一塊兒稱贊官的好處。——有一天夜裏，五更打過了，僮兒忽然來打門進來，說：『知縣官來了！』奚成列詫異極了，急急找尋衣服鞋子，那縣官已經走進了臥房門，越發驚慌得不

原來奚成列已經丟了讀書的事體，去做買賣的人，看他沒有媳婦，所以去送給他的。兩人見了面，又傷心又詫異，大家說着苦處，纔知道有一個孩兒出去尋父親，不曾回家來，奚成列便叮囑許多客人打聽大男的信息，那昭容便把小老婆做了大老婆了。但是自從吃了辛苦以後，爲着痛楚常常害病，不能夠做事體；勸奚成列娶一個小老婆，不聽他的話。何氏說道：『我若說要和人搶着床上的事體的，這幾年裏早已嫁了人生了孩兒了，還能夠和你有今天的在一塊兒嗎？況且別人待我凶惡的情形，我暗暗的傷心，記在心裏；難道輪到我自己做大老婆了，反自己做出來嗎？』奚成列便託那出門做客商的朋友，替買他一個三十多歲年老的做小老婆。

隔了半年，那客人果然替他買一個小老婆回來；走進門一看，便是那大老婆申氏，大家看了奇怪。

從前申氏一個人住着一年多，他哥哥名叫苞，勸他再嫁人；申氏聽了他的話，田地房產被成列的同族後輩攔住了，不能夠賣去。賣去了他現成的東西，併了幾百塊錢，帶着回到哥哥家裏；有一個保甯地方做買賣的人，打聽得他有很多的賠嫁錢，拿了許多錢去託那申苞哄着娶他到。那做買賣的，年紀老了，不能夠和女尋快活；申氏怨恨他的哥哥，住在家裏不太平，掛梁跳井，吃不住他的吵鬧。那做買賣的人生氣，搜刮他的銀錢，要賣他去給人做小老婆；那聽得的人，都嫌他三

老婆的名分。那官打聽得他的實在情形，說道：『貪他的錢勸他去嫁別人，走出了姓奚的門，已經換了兩個丈夫有什麼臉兒來爭論前幾年大小老婆的名分呢』？重重打他，從此名分越發鬧得人人知道。那申氏認何氏做妹妹，何氏也拿姊姊看待他，穿的吃的統統不存私心。申氏起初怕他報讎，到這時候越發慚慚懊悔；奚成列也忘了他從前的壞處，吩咐裏裏外外的人都喚他做太母，祇是誥命不封給他罷了。

異史氏說道：『人世界上的事體：顛顛倒倒，也想不到，說也說不盡，這個是做天的巧妙的地方。奚秀才不能自己在大小老婆中間做人，是一個平常沒用的人罷了；若不是孝順的兒子，賢惠的妻子，怎麼能夠有這樣奇怪的事體碰出來，坐享着許多供養到老呢』？

(註一)子姓　子，便是孫子；姓，便是子孫同族的後輩，都喚做子姓。

(註二)梗概　說話太多，一時裏說不清楚，粗粗說幾句大約情形，便喚做梗概；梗概和大略的意思差不多。

曾友于

知道怎麽好。何氏細細的一看，急急走出來說道：『是我的兒子呢！』便哭起來，那縣官纔爬在地下傷心得塞住喉嚨。

原來大男跟着陳老頭子的姓，已經做了官了；前幾天縣官從府城裏出來，繞着路回到舊時的家鄉地方去，纔知道兩個母親都嫁了別人，打着胸口很傷心的哭。同族裏的人，纔知道大男已經做了官，還了他的田地房子；大男留下用人，修造屋子，望他父親再回來。隔了幾天，奉了命到鹽亭地方做官去，又要丟了官去找尋父親，陳老頭子苦苦的勸住他；恰巧遇到一個會起卦的，叫他卜一個課。那起卦的人說道：『小的做了大的，年輕的倒做了長輩；要找男人卻找到女人，尋一個人又得了兩個人。做官是吉利的。』大男便到了任。因爲找不到父親，做官的時候，不吃葷菜不吃酒。那一天，這鄰舍來告狀，看見上面有姓奚的，心裏疑惑起來；暗暗的打發內宅裏的用人，悄悄的去打聽他，果然是父親呢。趁着夜裏，改穿着平常衣裳出來，見了母親，越發相信那起卦的人話說得不錯；臨走的時候，叮囑他不要說出去，拿的二百塊錢來，叫他立刻置備了行李回家去，到了家裏，門窗已經從新蓋造過；越發多僱用人，多養馬匹，居然是大戶人家了。

申氏看見大男又做官又熱鬧，越發自己低頭服小；哥哥申苞知道了，告到官裏，替妹子爭這個大

助兄暴，如怒不解，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相助毆兄。聲勢震動，里黨羣集，排解乃散去。

友于即扶杖詣兄請罪，孝逐去之，不令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飲。仁代具造訟詣官，訴其不爲庶母行服；官簽牒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損傷，不能詣署，但作詞禀白，哀求閣寢；宰遂銷案不行，義愈。亦尋由是雠益深；仁義皆幼弱，輒被敲楚，懟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友于曰：『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云？』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戶，攜妻子借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冀不相聞。

友于在家，雖不助弟，而孝等猶稍稍顧忌之；既去，諸兄一不當，輒叫罵其門，辱侵母諱。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刃。

一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攜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友于亦喜，即歸，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市惠，登其門窘辱之；而成久在寇中，習於威猛，聞之大怒曰：『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罪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孝仆。仁義各以杖出，捉忠及信，並撻無數；成不待其訟，先訟之宰。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不得已，詣宰，俛首不言，但有流涕。宰問之，惟求公訊。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使七分相準。——自此仁義與成倍益

曾翁，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淚出自瀋；有子六人莫解所以。次子悌，字友于，爲邑名士；以爲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於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爲強寇擄去。娶繼室，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妾生三子：曰悌，曰仁，曰義。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因連結忠信若爲黨；卽與客飲，悌等過堂下，亦與不加禮。仁義皆忿，與友于謀，欲相讎；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最少，因兄言，亦遂止。

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憤然，令忠心合族中無賴子，往捉周妻，搒掠無算，抛粟毀器，盎盂無存。周告邑宰，宰怒，拘孝等，囚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懼，見宰自投。友于品行素爲宰所仰重，諸兄弟以是得無苦；友于乃詣周所，親負荊，周亦器重友于，訟遂息。

孝歸，終不德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皆不爲之服，宴飲如故，仁義亦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於我何損焉？』及葬，把持墓門，不使合厝，友于乃殯母隧道中。未幾，孝妻亡，友于招仁義往奔其喪；二人皆曰：『期且不論，功于何有？』再勸之，鬨然散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隔牆聞仁義鼓且吹，孝怒，糾諸弟往毆之；友于操杖先從，入其家，仁覺而逃。義方踰垣，友于自後繫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沮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怙弟惡，亦不

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微反唇，業詬辱庶母；功怒，刺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中，亦死。馮父大立悼女慘死，率諸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妻，裸撻上下以辱之。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曾從之，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其子護救，繼續以鐵杖橫擊，折其兩股，諸馮各被夷傷，鬨然盡散。惟馮子猶臥道周，衆等莫可方略；成夾之以肘，置諸馮村而還。遂呼繼續詣官自首。馮狀亦至。

於是諸曾皆被收。惟忠亡去，至三泊，徘徊門外，猶恐兄念舊惡；適友于率一子一姪入闈歸，望見驚曰：『弟何來？』忠長跪道左。友于益駭，握手入，詰得其情，驚曰：『且爲奈何！一門乖戾，逆知其禍久矣；不然，胡以竄蹟如此？兄離家既久，與大令無聲氣之通；今即匍伏而往，祇取辱耳！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吾三人倖有捷者，則此禍可以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夜與共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又見其叔姪如父子，兄弟皆如同胞，悽然下淚曰：『今始知曩日非人！』友于亦喜其悔悟，相對酸惻。

俄報友于父子同科，祖亦副傍；大喜，不赴鹿鳴，先歸展墓。——明季甲第最重，諸馮皆爲斂息，——友于乃託親友賂以金粟，資其醫藥，訟乃息。舉家共泣，乞友于復歸；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

愛敬，

談次，忽及葬母事，因並泣下；成恚曰：『如此不仁，是禽獸也！』遂欲啟壙，更爲改葬。仁義奔告友于；友于急歸，諫止之；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塋，以刀削樹，謂諸弟曰：『所不衰麻相從者，有如此樹！』衆唯唯，於是一門皆哭臨，安厝盡禮。無成性剛烈，輒批撻諸弟，而於孝等尤甚；惟重友于盛怒時，友于至，一言可解。孝有所行，成往往不平之；因之孝無一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詬詛。友于婉諫，卒不納，友于不堪其擾，又遷之於三泊僦屋而居，去家益遠，音迹遂疏。

踰二年，諸弟皆畏憚成久，遂相習，紛競絕少。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繼業三繼德——皆嫡出，次繼功四繼績——皆庶出，——又婢出繼祖。皆成立，亦效父舊行，各爲黨，日相競，孝亦不能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幼，諸兄皆得而詬厲之；岳家故近三泊，會詣岳，竊迂道詣叔。入門見叔家兩兄一弟，絃誦怡怡，樂之，久居不言歸；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豈惜甌飯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我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僕慮與其夙却，計難久居。祖曰：『父慮過矣！二叔聖賢也！』遂去，攜妻之三泊友于除舍居之，以齒兒行，使執卷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

下三個兒子：名叫悌，名叫仁，名叫義。那曾孝看曾悌這班人是賤人生出來的，看他不起；不掛在嘴上；便打通了曾忠曾信好似結做一黨。便是陪着客人吃酒，曾悌這班人走過客堂的廊下，也驕傲得不去招呼他；曾仁曾義都生氣，和友于商量要和他們結讎。友于再三說着勸解，他不聽他的話；那仁義兩人年紀頂輕，聽了哥哥的話也便罷了。

曾孝有一個女兒，嫁給本城的周家，害病死了，要拉曾悌這班人去打他的婆婆；曾悌不肯，曾孝氣哄哄的叫曾忠曾信和同族中不規矩的子姪輩跑去捉住周家的老婆，打得他算也算不清楚；拋散他的米穀，打破他的傢伙，盌盞一點也不留。姓周的告到縣官那裏，縣官生氣，捉住曾孝這班人，拿囚籠囚起來，那練條綁起來，便要動公文趕出他；友于害怕，去見了縣官，自己認錯。友于的品行，一向是縣官看得起的，那班兄弟靠他不會吃吃；友于便跑到周家去，親自認罪，周家也看重友于的做人，這場官司便算了結。

曾孝回到家裏；到底不道友于的好，不多幾時，友于的母親張氏太太死了；曾孝這班人，都不替他穿孝，請客吃酒照舊一樣。曾仁曾義也生氣，友于說道：『這個是他沒有規矩，在我有什麼吃虧呢？』待到落葬，攔住了墓道門口，不給他和父親葬在一塊兒。友于便擱母親的棺材在墓道裏。不多

滌慮自新，遂移家還。祖從叔，不欲歸其家；孝乃謂友于曰：『我乏德，不應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即從其志，俾姑寄名爲汝後，有寸進時，可賜還也。』友于從之。

後三年，祖果舉於鄉，使移家去。夫妻皆痛哭而去，居數日，祖有兒方三歲，亡歸友于家，不復反，捉去輒逃。孝乃異其居，令與友于鄰。祖啟戶於隔垣，通叔家，兩間定省如一焉。自此成亦漸老，一門事皆取決友于，因而門庭雍穆，稱孝友焉。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詩書之家，往往而蹈之也？夫門內之行，其漸漬子孫者，直入骨髓。古云：「其父殺人報讎，子必行刦。」其流弊然也。孝雖不仁，其報已慘；而卒能自知乏德，託子於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論果報迂矣！

曾老頭子是昆陽地方的世家，老頭兒纔死，不會收殮的時候，兩隻眼眶子裏，眼淚淌出來和水一般。有兒子六個，看了不知道他是什麼緣故。第二個兒子名喚悌，號叫友于，是本城有名氣的讀書人；他認做是不好的事體，勸着許多兄弟，各人自己小心，不要做出傷心的事體，叫死去的父親不放心。那兄弟聽了，有一半說他迂，笑他。從前老頭子第一個妻子養一個大兒子，名叫成，到七八歲的時候，娘兒子被強盜搶了去；娶了第二個妻子，養下三個兒子：名叫孝，名叫忠，名叫信；小老婆養

沒有！』友于說道：『這兩句話我應該說，兩個弟弟爲什麼要說這話！』便苦苦的勸他，到底不聽，友于便鎖着門帶着妻子借住在別的地方，離開家裏五十多里路，原想不要聽見家裏的事體。友于在家裏，雖說不肯幫兄弟，那曾孝這班人，還稍稍有一點顧忌；待到友于搬去以後，那班阿哥，稍有一點不對，便在門口叫罵着欺侮他，一點不瞞人。曾仁曾義自己料不能夠抵敵他，祇是關上門，想覷空去刺死他，走路便藏着刀。

有一天，那強盜搶去的大哥曾成忽然帶了他的媳婦逃回來；許多兄弟，因爲分了家長久，一塊兒商量了三天，竟沒有地方可以收留他。曾仁曾義暗暗的歡喜，喚他去一塊兒養着他，跑去告訴友于。友于也歡喜，便回家來，大家分出田地房子來給曾成住着。那班阿哥恨他們討曾成的好，走上他們來辱罵他，那曾成在強盜窠裏日子久了，養成兇很的脾氣；十分生氣說道：『我回家來，便沒有一個人肯給我一間屋子；虧得三個弟弟念弟兄的情分，你們又怨恨他，是要趕出我來嗎？』拿石頭打曾孝，曾孝倒在地下；曾仁曾義各人拿着棍子出來，捉住曾忠和曾信又打得他沒有數。曾成不等他去打官司，先去告他；縣官又打發人來問友于。友于沒有法子去見縣官，低着頭不說話，祇得淌着眼淚。急急問他，祇求照公審問；官便斷定曾孝這班人，各人拿出田地房產來給曾成，叫

幾天，曾孝的妻子死了，友于喚曾仁曾義去吊他的孝；他兩個人都說道：『他們有期服的人，尙且不理我們；我們穿功服的人，還要去吊什麼孝？』一塊兒走散了。友于便自己跑去，對着屍首哭着盡自己的心；隔着牆聽得曾仁曾義打着鑼鼓又吹着簫管，曾孝生氣，拉着幾個兄弟跑去打他，友于拿着棍子先跟着跑去，走到他家裏。曾仁知道了，先逃去；曾義正爬着牆頭，友于從後面打他，倒在地下。曾孝這班人拳頭棍子一塊兒打下去，打個不住手；友于把身體夾在裏邊，攔住他；曾孝生氣，罵着友于，友于說道：『打他是原是因爲他沒有規矩，但是他犯的罪，原不到死的地步；我不肯包庇兄弟的錯處，也不肯幫着哥哥行兇。若說你的氣這不銷，我便親自代他受打。』曾孝便掉過棍子來打友于。曾忠曾信也幫着打哥哥；聲勢洶洶，鄰舍朋友一齊跑來，解勸開了，纔走散。友于便柱着拐杖到哥哥家裏去認罪；曾孝趕他出去，不叫他管喪事。那曾義受傷得利害，不再能夠吃茶飯；曾仁代他做着狀子，告到官裏，告他不替庶母穿孝。官發下牌票去捉曾孝曾忠曾信，卻叫友于來說這實在情形；友于因爲臉面眼睛打壞了，不能夠到衙門裏去，祇做着稟子告訴這情形，苦苦的求官饒放他們，縣官便銷去了案子，不辦；曾義也過幾天好了。——從此讎結得愈加深——曾仁曾義年紀都輕，身體都被，常常被他敲打；怨着友于說道：『別人都有兄弟幫着，祇有我

紀又頂小，許多阿哥都可以去罵他，欺侮他；他丈人家裏原是近三泊地方的，恰巧他到丈人家裏去，偷偷的繞着路去看他叔父。走進門去，看見叔叔家裏兩個阿哥一個兄弟，大家一塊兒彈着琴讀着書，很親熱；看了狠歡喜；許多日子住着不說起回家去。叔叔催着他，他苦苦的求寄住在叔叔家裏；叔叔說道：『你的父親母親都不會知道，我難道可惜一盌飯一瓢湯嗎？』他便回去，過了幾個月，夫妻兩人去拜丈母的生日，對他父親說道：『我這一回去不回家來了。』父親問他，便稍稍說出他的苦處來；他父親又怕和兄弟是一向有讎恨的，想來不容易長久住着的。繼祖說道：『父親太膽小了。二叔叔是聖人呢！』便走去，帶着妻子，到三泊地方；友于打掃房間，給他住下，把他排在自己的兒子一輩裏，叫他拿着書，跟着大兒子繼善讀書。繼祖頂聰明，冒了三泊地方的人去趕考。

家裏的弟兄，越法不安就。有一天，稍稍相罵幾句；繼業辱罵了姨娘，繼功生氣，刺死了繼業官捉了繼功去，狠兇的關鎖起來；幾天工夫，死在監牢裏。繼業的妻子姓馮，還是天天拿罵人代着哭；繼功的妻子姓劉，聽得了生氣，說道：『你家裏的男人死了，誰家裏的男人活呢？』拿着刀走進去，打死了馮氏，自己跳在井裏也死了。馮氏的父親名叫大立，可惜女兒死得悽涼；帶了許多子弟們，藏

他分七份平分着。——從此曾仁曾義和曾成越發加倍親熱。說話的時候忽然說到葬母親的事體，便大家淌下眼淚來；曾成發恨說道：『這樣子沒良心，變成畜生了！』便要掘開坟墩再替他改葬；曾仁曾義跑去告訴友于；友于急急回家來勸住他。曾成不聽，立刻約定日子，掘開坟來，供着桊在坟前；拿刀子削去樹皮，對許多兄弟說道：『誰不肯披麻帶孝跟着一塊兒的照這株樹一個樣子！』大家是是的答應着，因此合家人都哭着來送葬，埋葬着，都照着規矩。那曾成脾氣剛直，常常打着那班兄弟，待曾孝那班人格外利害，祇是敬重友于一個人；生氣利害的時候，友于來了，一句話便可勸開，曾孝有什麼事體做出來，曾成常常看不過去。因爲這個，曾孝沒有一天不到友于家裏來，悄悄的對着友于罵曾成；友于拿好話勸他，到底不肯聽。友于被他吵不過，又搬到三泊地方去，租着屋子住下；離開家裏越法遠了，信息脚跡便不狠來往。過了兩年，那班兄弟都害怕曾成，日子長久了，便也慣了，吵鬧的事體狠少；那曾孝年紀四十六歲，養下五個兒子：大兒子名叫繼業，第三個兒子名叫繼德——都是大老婆生的，——第二個兒子繼功，第四個兒子繼續——都是小老婆生的，——還有丫頭生的，名喚繼祖，都年紀大了。也學着他父親舊時的行爲，各人結着黨，天天大家吵鬧着、曾孝也不能夠喝住他。祇有繼祖沒有兄弟、年

慚愧住下了十多天又看他叔姪和父子一般兄弟都和同胞的一般，很悽涼的吊下眼淚來說道：『現在纔知道從前的不是人！』友于也歡喜他知道懊悔明白，兩人看着心酸悲傷。停了一回，來報友于父子兩人同一科中了，繼祖也中了副榜；十分歡喜，不去吃鹿鳴酒，先去祭掃坟基。——明朝的時候，功名頂重，——詐多姓馮的，都見了害怕。友于便託親戚朋友去送他錢米，給他錢看病吃藥，官司纔了。一家人一齊哭着求友于再回家來，友于便和兄弟們點着香，一塊兒立願；使他們各人洗心，自己改過，便搬着家回去。繼祖跟着叔叔，不願意回到自己家裏去；曾孝便對友于說道：『我沒有德性，不該有這爭氣的兒子；弟弟又是很會教訓，便依了他的心願，使他暫時寄在你名下，算你的後代。得到一點好處以後，可以再還我的。』友于答應他。

後來三年，繼祖果然中了舉人，叫他搬着家回去，夫妻都大哭一場，回去住下了幾天。繼祖有一個兒子，纔得三歲，逃到友于家裏去，不再回去；捉着回去，便又逃出來。曾孝便給他分開住，他和友于做隣舍；繼祖開一重門在隔壁牆上，打通了叔叔家裏，兩面去看着父親母親，好似自己的父母一樣。從此以後，曾成也慢慢的老了，一家門的事體，都去請問友于。因爲這樣，家裏和和氣氣，外面很有子孫孝順弟兄和睦的名氣呢。

着刀在衣裳裏面去捉住曾孝的妻子，脫去他上身下身的衣服，打他羞辱他。曾成生氣說道：『我家裏死的人和苧麻一般多，馮家怎麼可以再這樣子？』喊着跑着出來，許多家的人跟着他，許多馮家的人統統打壞了；曾成第一個捉住大立割去他兩隻耳朵，他的兒子上去攔住救他，繼續拿鐵棍子橫敲過去，敲斷了他兩條腿。許多姓馮的，各人被他打傷，一時裏統統逃去；祇有馮家的兒子，還睡在路傍，許多人想不出法子來。曾成拿臂膀夾住他走去，丟在馮家村坊裏回來，便喚着繼續跑到衙門裏，自己告着自己，馮家的狀子也送到了。

因此許多姓曾的被他關起來，祇有曾忠逃了去，走到三泊地方，在門外踱來踱去，這怕他的哥哥記他舊時的恨；恰巧友于帶着一個兒子一個姪兒從考場裏回來，望見他，詫異着說道：『弟弟為什麼跑到還裏來？』曾忠直挺挺的跪在路傍，友于越發詫異，拉着手進去；問出他的情形來，驚慌着說道：『還便怎麼好呢？全家人都是兇橫的脾氣，我早料到有禍水來了；不是這樣子，為什麼要躲得這樣子遠呢？做阿哥的離開家裏，已經日子多了，和縣官不通聲氣；現在便是跪着去見他，祇是自己丟臉能了。祇叫馮家父子受着重傷不曾死，我三個人裏邊有一個微倖考中了，那這一件禍事，可以稍稍放鬆一點。』便留下他，白天和他一塊兒吃飯，夜裏和他一牀兒睡。曾忠十分感激

可草草價由母定，客則聽女自擇。」媼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遂日見客。客求見者以贄，贄厚者接一弈，酬一畫；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譟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

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貲。素仰瑞雲，固未敢擬鴛夢；亦竭微贄，冀得一覩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二]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曰：「客來。」生倉卒遂別。

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已，修整復往。瑞雲接見良歡。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踧之士，惟有癡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邑邑，思欲罄家以博一歡，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

瑞雲擇壻數月，更不得一當。媼頗恚，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黑痕漸闊。年餘，連顴徹準[三]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迹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媼言，願贖。媼許之。賀貨田傾

異史氏說道：『天底下祇有雀兒野獸祇知道有母親，不知道有父親的；怎麼讀書人的家裏，常常要做出這種樣子來呢？須知道在家裏做的事體，他的慢慢的看在子孫眼睛裏，直攢到骨髓裏去。所以古時的人說：「他父親殺人報讎的，他兒子一定要做強盜。」他傳下去的害處，是生成這樣的。曾孝雖說是沒有良心，他受的報應已經見了；却到底能夠自己知道沒有德性，把兒子託給阿弟，應該有這個用心想到害處的兒子呢。——若講到因果報應，已經是迂腐的了。』

(註一)不齒　瞧人不起，不願意說起他的名兒，喚做不齒。

(註二)負荊　從前趙國的將軍廉頗和宰相藺相如鬧意見，鬧到彼此不見面；後來廉頗自己懊悔了，背上背着棍子，到藺相如家裏去認罪。負荊，便是背着棍子；負，是背，荊，是柴棒。後來人說認罪，便叫負荊。

(註三)反唇　相罵，喚做反唇。

(註四)大令　大令，便是現在的縣官。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蔡媼將使女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

價錢依着母親定一個數兒，那客人便要依女兒自己檢選。』媽媽說道：『是了。』便定了價錢十五塊錢。因此天天見着客人，客人來求見的，要見面錢；見面錢出得多的，和他下一盤棋，送他一張畫，少的，留他吃一杯茶罷了。瑞雲名氣大得已經日子久了，從此有錢的賣買人，做官的人，天天接連到他家裏來。

餘杭地方，一個姓賀的秀才，有學問的名氣一向大的，那家裏祗有中等人的家財；一向看中了瑞雲，原不敢想和他睡一夜，也竭力張羅了一點點錢，望可以見一見他的美貌。自己想，怕他見的人已經狠多了，不把這個窮讀書人放在心裏：待到兩人見了面，談了一回天，卻十分親熱，坐着說了好半天話，眉眼兒上都露出歡喜他的心事來。做一首詩送給秀才，那詩裏的意思說道：『什麼事體那要喝茶的人，學着那裴航到藍橋地方去打着早晨的門要茶吃？你若有心去找尋玉搗臼，原來便在人世上。』秀才拿了他的詩，十分歡喜；還想說幾句話，忽然一個小丫頭來說：『有客人來了。』秀才慌慌張張的便分別出來。

待到回到家裏，讀着想着詩句子，做夢魂靈也跟着他；過了一兩天，心裏自己耐不住，打扮端正了，再跑去。瑞雲迎接看見面十分歡喜；拉過椅子來，坐近秀才身傍，低低的說道：『可以想法子住一

婪，買之那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乎？』遂不復娶。聞者共姍笑，而生情益篤。

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何如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句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覲其芳儀，甚惜其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眞鑑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婿，卽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眞才人爲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返。既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者有歡心也。』卽令以盥器貯水，戟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頮之，隨手光潔，豔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偏覓之不可得，意殆其仙歟？

瑞雲是杭州地方有名的妓女，相貌技藝都沒有第二個人比得上。年紀十四歲，他的母親蔡媽媽，要叫女兒去接待客人。瑞雲對他說道：『這個是我一生一世第一步的起頭兒，不能夠潦潦草草；

答應他，賀秀才賣去了田地，賣完了行李；買着他回家去。一走進門，拉住衣裳，抹着眼淚，還不敢把夫妻的名分享受；情願做小老婆，等着別人來做大老婆。賀秀才說道：「一個人活在世界上，頂重的是知道自己心腸的人；你得意的時候，還能夠知道我；我怎麼可以因爲你失意了，便忘記你呢？」便不再娶媳婦。聽得的人，大家說他笑他，但秀才待他的情分越發好。

住着一年多，偶然到蘇州地方去，有一個姓和的秀才，和他同被一個主人請去吃酒；忽然問他：「杭州有一個有名的妓女名喚瑞雲近來怎麼樣了？」賀秀才把嫁人的話對他說，又問：「嫁了怎麼樣的人？」說道：「這個人大概和我差不多。」姓和的說道：「若說能夠嫁你這種人，可以算得配着好人了。不知道他身價要多少？」賀秀才說道：「因爲得了一個奇怪病，祇好拿便宜的價錢賣去他；他若不是這樣子，像我這樣的人，怎麼可以在窰子裏去買美人呢？」又問：「那個人果然能夠像你一樣嗎？」賀秀才聽他問得詫異，便反問他；和秀才笑着說道：「實在不瞞你說，從前曾經見過他一面，很可惜他這個世界上少有的美貌，卻是飄飄蕩蕩的遇不到好人；所以用一點小法術，遮住他的光彩，却保住他的身體，留着等候那知道可憐美人的來賞識他呢。」賀秀才急急問道：「你能夠點上去也能夠洗下來嗎？」賀秀才笑着說道：「怎麼不能夠呢？祇叫他那人誠心來

夜嗎？『秀才說道：『窮得沒路走的讀書人，祇有一肚子癡心可以送給你知己朋友；這一點點見面錢已經用盡我的力量能夠見你的面我肚子裏已經滿足了；若說皮肉上的親熱，怎麼敢存這個夢想呢？』瑞雲聽得了，縐着眉頭不快活；兩人對看着，便沒有一句說話。秀才坐着許多時候不走出去，媽媽時時喚着瑞雲去催他，秀才便回家去。心裏很不高興，想要賣盡了家產去尋一回開心；又想到錢用完了分別，這時候的心又怎麼可以耐得住？想到這個情形，一肚子熱心統統消滅了，從此信息便斷絕。

瑞雲挑選女壻幾個月，便沒有一個看得中的；媽媽十分生氣，打算硬逼着他，卻不曾說出來。有一天，有一個秀才送進見面錢來坐着談了一刻工夫，便站起身來，拿一個手指點着瑞雲的額角，說道：『可惜可惜！』便去了。瑞雲送客人出去回來，大家看他額角上有一個手指印，黑得和墨一般；洗洗他越發濃了。過了幾天，黑疤慢慢大了；一年多，連顴骨連鼻子過滿了。看見他的，便笑他，那客人車馬的脚跡便斷了。媽媽除去他的首飾打扮，叫他和丫頭們做伴；瑞雲又瘦小得做不動事體，一天一天的瘦下去。賀秀才聽得了，去看他，看見他蓬着頭在廚房裏，醜的樣子好似鬼一般；抬起頭來看見秀才，拿臉兒對着牆壁，自己遮住了。賀秀才可憐他，和他媽媽說了，情願拿錢贖他媽媽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弟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而生母沈，悍謬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顙自撾。生素孝，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婦雖奉事惟勤，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為？」遂出珊瑚，使老嫗送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為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翦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歸生族嬸家。

嬸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嫗歸，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脈脈不作一言，惟俯首嗚泣，淚皆赤，素衫盡染，生慘惻不能盡詞而退。

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誚讓；王傲不相下，反數其惡，且言：「婦已出，尚屬安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於詞；又見其意氣匈匈，慚沮，大哭而返。珊

求一求罷了。』賀秀才站起來拜着他說道：『瑞雲的丈夫，郎我便是！』賀秀才笑着說道：『天底下祗有眞正有學問的人，纔能夠多情不把臉兒的好壞變改他的心腸呢；請跟着你回家去，便可以送你一個美人。』便和他一塊兒回去。待到回到家裏，賀秀才要叫擺酒；和秀才攔住他說道：『先做我的法術，要先叫那做酒菜的人心裏開心開心呢！』便叫把洗臉盆盛着水，又着手指畫一道符說道：『洗洗他便好了。但是要他親自走出來謝一謝醫生呢。』賀秀才笑着捧着水進去，立等着瑞雲自己洗面跟着手發出光彩，乾淨起來，標緻得和從前一樣。夫妻兩人都感激他，一塊兒走出來拜謝，那客人已經不見了。到處尋來尋去，尋不着。想來眞的是仙人嗎？

(註一)發軔　軔是攔住車子的東西；拿去了這個東西車輪纔能轉動，所以隨便什麼事體起頭兒便叫發軔。

(註二)藍橋　從前有一個裴航走到藍橋地方，口渴；有一間屋子，有一個老太婆，裴航向他作揖要茶吃。老太婆喚雲英姑娘送茶給他吃，裴航要娶雲英姑娘；老太婆說：『有一粒雲丹在這裏，要一個玉搗臼舂這靈丹，你若能去找得玉搗臼來，便把雲英嫁給你。』後來裴航買得了玉搗臼，老太婆叫他舂藥一百天，吃下去。雲英嫁了裴航，一塊兒走進了玉洞，成了仙人。

(註三)徹準　徹，是滿；準，是鼻子。

餌來問疾；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嫗曰：『妹已去婦何如？』沈曰：『噫！誠不至夫巳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婦賢？』嫗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弗如？』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嫗答云：『不知，俟訪之。』

又數日，病良已；嫗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嫗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臧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嫗。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嫗始去。明日，以車乘迎沈姑至其家，先求見甥婦，極道甥婦德。嫗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即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寃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嫗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嫗曰：『誠反躬無可罵，亦惡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嫗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子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績之所貽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嫗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下。母慚痛自撾，嫗力勸始止，遂爲姑媳如初。

十餘日，偕歸；家中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鍼黹。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

瑚意不自安，思他適。

先是，生有母姨于媼，即沈妹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媼，媼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即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勿言；於是與于媼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媼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爲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爲耦。

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爲畢姻。二成妻臧姑，驕悍戾沓，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臧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爲左右袒[三]。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攖，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臧姑歡。臧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操作，滌器汛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恆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積病，委頓在牀，便溺轉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臧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媼，冀媼臨存。入門，泣且訴；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慚，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叉扉，生窘急，自肘下冲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

無何，于媼至，母喜止之；由此媼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餉媼。媼『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餽遺卒無少間。媼不肯少嘗，輒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瘥。媼幼孫，又以母命將佳

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僞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臧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主怒不釋。二成乃劵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裹眞金一韭葉許，中盡銅矣。

臧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返諸兄以觀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尙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匳以滿其數，攜付債主。主疑似舊金，以翦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劵。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旣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掘時兄先隱其眞金，忿詣兄所，責數詬厲。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迎而笑曰：『產固在耳，何怒焉？』使生出劵付之。

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己有，占賴將以奚爲？』醒告臧姑，欲以田歸兄。臧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病痘死。臧姑懼，使二成退劵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臧姑益懼，自以劵置嫂所。春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臧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未半年而母病卒，臧姑哭之慟，至食飲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

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其耳。臧姑無所用虐，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扑責，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爲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貲，如數內入，始釋歸。而債家責負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

生歸告母，亦未深信；臧姑已率數人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磚石，並無所謂金者，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與妻勿往；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雜土中，遂返。珊瑚繼至，則見土內悉白鏹，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臧姑共驗之，啓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爲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債訖，甚德兄。臧姑曰：『即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人乎？』二成疑信半之。

的不能做人的媳婦，回家去怎麼見得兩個爹娘，不如死了罷！』袖子裏拿出剪刀來刺着喉嚨，急急去救他，血淌出來流滿了衣襟，扶着他回到秀才同族的嬸娘家裏去。嬸娘姓王，死了丈夫，住着沒有人做伴，便留他住下了。老太婆回去，秀才叮囑他瞞住這情形，那心裏暗暗的怕母親知道；過了幾天，打聽得珊瑚傷口慢慢平了，走上王氏的門去，叫他不要留下珊瑚。王氏喚他進去，不進去，祇是氣哄哄的趕着珊瑚，不多幾時，珊瑚走出來，看見秀才，便問他：『珊瑚犯了什麼罪？』秀才埋怨他不會事奉母親，珊瑚怔怔的不說一句話，祇是低着頭哭，淚珠兒變了紅色，白衣裳上統統染紅了；秀才心裏難受，不能夠說完話，便出去。

又隔了幾天，母親已經聽得這件事體了，氣憤憤地跑到王氏家裏去，說出沒禮的話來，罵他王氏；王氏驕傲不怕他，反一樣一樣的說出他的壞處來。又說：『你媳婦已經趕出來了，還算是安家的什麼人？我自己留住陳家的女兒，不是留的安家的媳婦呢！怎麼要你來硬管着別家的事體？』母親氣得利害，卻又沒有說話好說；又看他神氣惡很很的，慚愧說不出話，放聲大哭着回來。珊瑚心裏不好意思，想到別處去。

從前秀才有一個母親的姊妹，于老太婆，便是沈氏的阿姊，年紀六十多歲；兒子死了，祇有一個小

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胎皆不育，遂以兒子爲子；生夫妻皆壽終，生三子，兩舉進士。人以爲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堪之也。臧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於憂患」，有以矣夫！』

安秀才名叫大成，重慶地方人；父親是舉人，早已死了。弟弟名叫二成，年紀小。秀才娶的陳家的，小名喚珊瑚。那秀才的母親姓沈，又兇又糊塗；沒有良心，待他狠兇：珊瑚沒有怨恨的臉色。每天一早，打扮好了，去見婆婆；遇到秀才害病，母親說他打扮着勾引人，罵他。珊瑚回到房裏，除去了打扮，再走進去；母親越發生氣，自己打着嘴巴。秀才一向孝順的，拿鞭子打媳婦，母親的氣纔稍稍鬆一點。從此越發厭惡媳婦，媳婦雖是服侍得很小心，到底也不和他說一句話；秀才知道母親生氣，也借住在別的地方，算是和媳婦斷了交情。日子多了，母親到底不快活，借着別樣事體，別樣東西罵他；他的意思都在那裏罵珊瑚秀才說道：『娶媳婦原是要他事奉婆婆的，現在這個樣子，怎麼可以做得妻子呢？』便趕出了珊瑚，打發老太婆送回他家去；纔走出巷門口，珊瑚哭着說道：『做女人

太太，想老太太去看望他母親。走進門去，一邊哭着一邊告訴着；說話不曾完，——珊瑚從門簾裏面走出來。秀才十分難爲情，停住了話頭要走出去；——珊瑚拿兩只手叉住門口，秀才又窘又焦急，從他脅下衝出來，回家去也不敢把這個話去告訴母親。

不多幾時，——于老太太來了，他母親歡喜起來，留住他——從此老太太家裏沒有一天不打發人來；來便拿好飯菜來送給老太太，老太太叫人傳話對他寡媳婦說：『這裏不餓，後來不用這個樣子。』但是他家裏送來的東西，到底也沒有一天空的；老太太不肯吃一點點，便留下來給病人吃，他母親的病也慢慢的好了。老太太的小孫子，又聽了他母親的吩咐，拿了好糕餅來看望病人；——沈氏嘆着氣說道：『賢惠啊！這個媳婦呢！姊姊怎麼修得到的？』老太太說道：『妹子已經趕去的媳婦怎麼樣？』——沈氏說道：『原不至於和那人這樣子的壞得利害，但是怎麼能像外甥媳婦這樣賢惠呢？』老太太說道：『媳婦在家裏，你不知道辛苦；你生氣的時候，媳婦不知道怨恨。怎麼說是不及呢？』——沈氏便淌下眼淚來，又告訴他懊悔的意思，說道：——『珊瑚嫁了人不曾？』老太太回答說道：『不知道，待我去打聽他。』

又過了幾天，病已經好了；老太太要回去，——沈氏哭着說道；『怕阿姊去了，我依舊要死的了！』老太

孫子，和守寡的媳婦，又是平日歡喜珊瑚的便離開了王氏跑去找這老太婆；老太婆打聽得他的緣故，再三說：『妹子糊塗兇惡！』便要送他回家去。珊瑚再三說：『不能夠的。』又叮囑他：『不要說出去。』從此便和于老太婆住着，好似婆婆媳婦一般。

珊瑚有兩個哥哥，聽得了可憐他，要接他回家去，把他嫁人；珊瑚打定主意不肯，祇是跟着于老太婆紡紗織布，拿這個自己養活自己。秀才自從趕出了媳婦以後，母親百般想法子替兒子說親事；那兇惡的名氣，四處傳開去，遠近的人家，不肯和他攀親的。

過了三四年，二成慢慢的年紀大起來了，便先給他做了親；二成的妻子名喚臧姑，驕傲兇狠，還比他母親加倍利害。母親有時臉上有點氣生的顏色，那臧姑便說出生氣的說話來，二成又是胆小的，不敢幫着兩面；因此母親的威風頓時小下去，不敢去惹他，倒反看他的臉色去趨奉他，還不能夠得臧姑歡喜。臧姑差喚母親，好似呼喝丫頭；秀才不敢說話，祇得自己去替母親做着事體，洗刮洒掃的事體都做到。母親和兒子常常在沒有人的地方兩人對哭着。不多幾時，母親因為肚子裏氣得害病，昏昏沉沉的睡在牀上，大便小便翻身的事體，都靠秀才；秀才日日夜夜不能夠睡得熟，兩隻眼睛統統紅了，喚兄弟來替他做事體。纔走進門來，臧姑便喚他去了；秀才便跑去告訴于老

』老太太便蹴着珊瑚，珊瑚眼眶子裏包着眼淚走出來，爬在地下；母親又慚愧又傷心，自己打着自己。老太太再三勸他，纔住手；便做着婆婆媳婦，和從前一樣。

過了十多天工夫，同着一塊兒回家去。家裏荒田幾畝，不能夠養活自己，祇靠着秀才拿筆做文章賣錢，媳婦拿針線賣錢；二成家裏，人人知道他多錢，但是阿哥不去求告他，弟弟也不去管他的。臧姑因爲阿嫂曾經趕出過的，看他不起；阿嫂也嫌他兇惡，丟開他不去理他，弟兄兩人隔着院子住着。臧姑常常有吵鬧的事體，一家人統統按住他的耳朵；臧姑沒有地方去吵鬧，便對丈夫和丫頭吵鬧。丫頭有一天自己吊死了，丫頭的父親告臧姑；二成代替妻子去聽審；很很的吃了一頓打，依舊把他關起來，去捉臧姑。秀才到衙門裏去，上上下下的替他送錢免罪，到底免不過；臧姑軋着十個手指，肉統統吊下來，那官又要錢，又兇惡，要錢要得很多。二成押去了田地，借了銀錢，照數目送進去，纔得放回家來。那債主討債，一天利害一天；沒有法子，統統拿好田去賣給村坊裏的任老頭子。老頭子打聽得那田地一半是大成送給他的，要秀才在據契上寫上一個名字；秀才跑去，老頭子忽然自己說道：『我是安舉人呢！姓任的是什麼人，敢買我的產業嗎？』又回頭對秀才說道：『陰世裏知道你夫妻孝順、所以叫我暫時回來見一見面。』秀才淌下眼淚來說道：『父親倘有靈

太便和秀才商量，和二成分了家住着；二成去告訴臧姑，臧姑不願意，說話裏埋怨阿哥，又帶着老太太秀才情願拿好的田地統統給了二成，臧姑纔高興；寫了分家的契據成功了，老太太纔回去。明天，僱着車子去迎接沈氏，沈氏到了他家裏，先要見見外甥媳婦，不住嘴的說外甥媳婦的好處；老太太說道：『小媳婦一百樣好的，怎麽便沒有一樣壞的？我原是能夠躭待他一二；你便是有了媳婦和我的媳婦一般，怕也不能夠享受呢？』沈氏說道：『唉！寃枉呢！認做我是木頭石頭鹿猪一般沒智識的嗎？一樣有嘴鼻，難道有碰到香氣臭氣卻不知道的嗎？』老太太說道：『那被你趕出像珊瑚這樣的媳婦，不知道他想着你怎麽樣說法？』母親說道：『要罵我呢。』老太太說道：『眞正回心一想，沒有可以罵的地方，也怎麽的罵你呢？』說道：『好壞是做人常有的事體，祇因他不能原諒人，所以知道他在那裏罵我呢。』老太太說道：『應該怨恨的人，他不恨怨；若有拿好心待他的人，他的感激可想而知了。應該丟開的人，他不丟開；若有肯收留他的人，他的親熱可想而知了。從前所送來給你吃的東西，原不是我的媳婦送來的，是你的媳婦送來的。』沈氏詫異起來說道：『怎麽一回事？』說道：『珊瑚借住在我這裏日子長久了，從前送來的東西，都是他夜裏織布賺下來的錢買的。』沈氏聽了這個話，落下幾點眼淚來說道：『叫我拿什麽臉去見我的媳婦呢！

若不是自己心裏過不去，誰肯把已經分得的再分給人呢』二成又疑心又相信。到了第二天債主打發用人來說：『他還的都是假金子，要捉他去告到衙門裏。』夫妻兩人臉上都變了顏色，臧姑說道：『怎麼樣呢？我原說哥哥好不到這個樣子，是要借這個謀死你呢。』二成害怕，跑去求債主；債主生氣，不肯罷休，二成便寫一張憑據，拿田地送給債主，聽他自己去賣，纔能夠拿了原來的金子回家去。細細的一看，看見剪斷的元寶兩隻，祇裹着眞的金子和一張韭菜葉一般厚，裏面統統是銅的了。

臧姑便和二成商量：『留下他那剪斷的，餘多的依舊去還給哥哥。』留心看着他，又教他說話道：『幾回受你給我好處，實在是不好意思；稍稍留下兩隻元寶，拿他紀念你給我的好處。我家裏留着的東西產業，還和哥哥差不多，我用不到這許多。田地呢，已經押去了，贖不贖聽憑哥哥。』秀才不知道他的意思，再三推遜着；二成說話說得狠決絕，秀才便收了他的，稱一稱，少了五兩多。喚珊瑚去當了首飾，拿來湊滿他的數目，拿去交給債主；債主疑心他還是前回拿來的金子，拿剪刀剪斷了一看，花紋成色都足，沒有一點點差錯，便收下了金子，和秀才換了契據。二成還了金子以後，想他一定要鬧出事體來；後來聽得舊時的產業已經贖回來了，十分奇怪。他臧姑疑心掘藏的時

感，快快救我的弟弟！』說道：『忤逆兒子兒媳婦，沒有什麼可惜的！回家去快快張羅銀錢，贖回我的血產來！』秀才說道：『母子兩人，祇能夠自己活着命，什麼地方來這許多錢呢？』說道：『紫薇樹下面有藏着的金子，可以去拿來用的。』要再問他，老頭子已經不說話了；稍停了一回，醒來，糊糊塗塗的，自己也不知道。

秀才回家去告訴母親，也不十分相信；臧姑已經帶幾個人去掘開一個窟窿，挖下地去四五尺深，祇看見磚頭石頭，並沒有所說的金子，肚子裏失了想望，走去。秀才聽說他在那裏掘藏，勸母親和妻子不要去看；後來知道他沒有什麼東西拿到，母親偷偷的跑去一看，看見磚頭石頭混在泥裏，便回進房去。珊瑚第二個跑來，祇看見泥裏統統是白銀元寶；喚秀才跑去一看，果然不錯。秀才心想是死去的父親留下來的，不好意思一個人拿去，喚二成來分給他；那數目拉出來，恰巧有兩份。各人拿袋子裝着回去。二成和臧姑一塊兒打開來一看，打開袋子，那磚瓦石頭裝滿在裏面；十分詫異，疑心二成是被阿哥騙了，叫二成跑去看看阿哥，阿哥正把金子擱在桌子上，和母親大家說着狠高興，便把實在情形告訴阿哥。秀才也詫異起來，那心裏十分可憐他，拿自己的錢一起給了他；二成纔快活拿去還債完了，很感激阿哥。臧姑說道：『便是這一點，越發可以知道阿哥的奸刁；

的呢？忤逆媳婦，懊悔過來，那母親已經死了；原來一家人家都是孝順的，沒有這個總氣當得住他呢。臧姑自己恨自己，說：「天不許他自己贖罪。」不是明白道理的人，怎麼能夠說出這個話來呢？但是應該短命死的，卻變了長壽死去，天原來已經饒恕他了；知道憂愁的人能活命，這句話實在不錯呢。』

(註一)靚妝　女人畫眉搽粉濃厚的打扮，喚做靚妝。

(註二)誨淫　誨，是勾引；說女人打扮着，勾引人起淫心。

(註三)左右袒　漢朝的呂后要殺盡他丈夫劉家的人，把自己呂家的人做皇帝；將軍周勃帶了兵來救劉家，對兵士們說道：『你們若要幫呂家的，便露出右面臂膀來；若要幫劉家的，便露出左面臂膀來。』兵士們便統統露出左面臂膀來。袒，便是露出臂膀來。

(註四)夫己氏　不稱人的名姓，便稱他夫己氏；和「那人」二字一樣講，對人稱別人用的。

(註五)署劵　劵，是契據；署，是寫名字在契據上寫着名字，便叫署劵。

陳雲棲

眞毓生，楚夷陵人，孝廉子，能文，美豐姿，弱冠知名。兒時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爲妻。』父母共

候，阿哥先藏起了眞的金子，氣哄哄的跑到阿哥家裏埋怨辱罵他，秀才纔明白還金子的緣故。珊瑚迎上去笑着說道：『產業原在這裏，生什麼氣呢？』叫秀才拿出契據來，交給他。

二成有一天夜裏夢見父親埋怨他說道：『你對母親不孝順，對阿哥不和氣，陰世裏的限期已經近了；一寸泥地都不是你自己有的了，霸佔住了打算怎麼樣？』醒過來告訴臧姑要拿田產還了阿哥臧姑笑他笨。這時候二成有兩個男孩子：大的七歲，第二個三歲不多幾天，大兒子出痘子死了；臧姑害怕起來，叫二成還契據給他哥哥，再三說了，秀才不收。不多幾天，第二個兒子又死了；臧姑越發害怕，自己把契據拿去，擱在嫂嫂房裏。春天快要過完了，田裏長滿了荒草，不去種稻子；秀才沒有法子，去種田收拾乾淨了。臧姑從此以後，改了行爲，天天去看着婆婆，和孝子一般；敬重嫂嫂也十分誠心；不到半年，那母親害病死了。臧姑哭得狠傷心，甚至茶飯不進嘴，對人說道：『婆婆早死了，叫我不能夠事奉他，是天不許我自己贖罪呢？』養了十個孩兒，都養不大，便把哥哥的兒子承繼做兒子；秀才夫妻都活得狠長壽死的。生了三個兒子，中了兩個進士；傍人都說他孝順母親好心待兄弟的報應呢。

異史氏說道：『不遇到梁冀這種兇惡的人，便不知道微子的忠心。一家人家和一個國家是一樣

不堪其擾；天既明，不辭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戀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偵之。

一日既暮，白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款關。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導去，又入一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闔然而合。盛笑曰：『閉扉矣！』生立牕外，似將有言；盛乃去。雲棲隔牕曰：『人皆以妾爲餌，釣君也；頻來，則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能遂乖廉恥；欲得如潘郎者而事之耳。』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即亦非易；果相見愛，當以二十金贖妾身。妾候君三年，如望爲桑中[三]之約，所不能也。』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至；從與俱出，遂別而歸。

中心怊悵，思欲委曲夤緣，再一親其嬌範，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星夜而還。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刻減金資，日積之。有議婚者，輒以服闋爲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黃崗外祖母欲以兒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黃省問。旦夕一往，如不果諧，從母所命。』夫人許之，乃攜所積而去。至黃崗菴中，則院宇荒涼，大異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炊灶下。因就問訊，尼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遁去；向聞雲棲寓居郡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歎。命駕即詣郡北，遇觀輒詢；並少蹤緒，悵恨而返。僞告母曰：『舅言：「陳

以爲笑。而爲之論婚，低昂苦不能就。

生母臧夫人，祖居黃崗，生以故詣外祖母，聞時人語曰：「黃州四雲，少者無倫。」蓋郡有呂祖庵，菴中女道士皆美，故云。菴去臧氏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關，曾有女道士四人，謙喜承迎，度皆雅潔。中一最少者曠世真無其儔，心好而目注之；女以手支頤，但他顧。諸女冠覓盞烹茶，生乘間問姓名，答曰：「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潘。」陳赬顏發頰，低頭不語，起而去。

少間，瀹茗進佳果，道姓字：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已來；一梁雲棟，約十有四五，郤爲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惘，因問之，白曰：「此婢懼生人。」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留而出。白曰：「如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生歸，思戀甚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女冠治具留餐，生力辭，不聽。白折餅授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云：「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留之，曰：「姑止此，我捉婢子來奉見。」生乃止。

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以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挾勸之，生又盡之，覆杯告醉。白顧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汝往曳陳婢來，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臥。兩人代裸之，迭就淫焉，終夜

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胡蹉跎至今也？容商之。』夫人招與同榻談笑甚懽，自願母夫人；夫人悅，請同歸荊州，女益喜。

次日同舟而還。旣至，則生疾未起；母欲慰疣痾，使婢陰告曰：『夫人爲公子載麗人至矣。』生未信，伏窺之，較雲棲尤豔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遊不返，則玉容必已有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驩然動色，病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闊絕，已必另有良匹；果爾，則爲母也婦，不爾，則終爲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旣有成約，卽亦不強。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又潘氏，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臥蓮峯下者，卽母耶？詢潘氏者，卽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在此矣！』女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生驚曰：『卿雲棲耶？』女問：『何知？』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爲戲。女知爲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母問其：『何復姓王？』答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爲女，故從其姓耳。』夫人亦喜，涓[五]吉爲之成禮。

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隘，雲眠遂去之漢口。女嬌癡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業，道成頗不善之。會舅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涕，因與俱去，俾改女冠褚，將論婚士族，故諱其曾隸女冠籍。

翁如岳州待其歸，當遣价來。』

踰半年，夫人歸，甯以事問母，母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媪疑甥與舅謀，而未以聞也。幸舅遠出，莫從稽其妄。

夫人以香願登蓮峯，齋宿山下；既臥，逆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自言陳雲棲，聞夫人家夷陵，移坐就榻，告愬坎坷，詞旨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人同籍；煩囑子姪輩一傳口語。但道其：「暫寄鶴棲觀師叔王道成所；朝夕厄苦，度日如歲，令早一臨存[四]。恐過此以往，未或知也，」』夫人審潘名字，即又不知，但云：『既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明早別，慇慇再囑。

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跪曰：『實告母：所謂潘生，即兒也。』夫人詰知其故，怒曰：『不肖兒！宣淫寺觀，以道士為婦，何顏見親賓乎？』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試入郡，竊命舟訪王道成；至則雲棲半月前出遊不返。既歸，邑邑而病。

適臧媪卒，夫人往奔喪；殯後迷途，至京氏家，問之，則族妹也，相便邀入。見有少女在室，年可十八九，姿容曼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佳婦，俾子不懟；心動，因詰生平。妹云：『此王氏，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暫寄此耳。』問：『壻家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母大悅，為之過宿，私以己意告妹。

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踐也。』女告母，母令姊妹焚香，各矢無悔詞，乃使生與行夫婦禮。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未信；既而落紅殷褥，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覥然酬應，如勾欄所不堪耳！借此一度，掛名君籍，當為君奉事老母，作內紀綱。若房闈之樂，請別與人探之。』三日後，襆被從母，遣之不去。女早之母所，占其牀寢，不得已，乃從生去。由是三兩日輒一更代，習為常。夫人故善弈，自寡居，不暇為之；自得盛，經理井井，晝日無事，輒與女弈，挑燈瀹茗，聽兩婦彈琴，夜分始散。每語人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盛司出納，每記籍報母。母疑曰：『兒輩嘗言幼孤，作字彈棋，誰教之？』女笑以實告。母亦笑曰：『我初不欲為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忽憶童時所卜，始信數定不可逃也。

生再試不第。夫人曰：『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日益溫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之。

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生女一男三。母八十餘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眠所出，已中鄉選矣。

眞毓生是湖南夷陵地方的人；舉人的兒子，很能做文章。長得很體面的臉兒，十五六歲的時候，便人人知道他的名氣。他年紀小的時候，替他看相的，說他：『後來要娶一個女道士做老婆。』他爹

而問名者，[六] 女輒不願；舅及妗皆不知其意向，心頗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託，如釋重負焉。合卺後，各述所遭，喜極而泣。女孝謹，夫人雅憐愛；而彈琴好弈，不知理家人生業，夫人頗以爲憂。

積月餘，母遣兩人如京氏，留數日而歸，泛舟江流，欻一舟過，中一女冠，近之，則雲眠也。雲眠獨與女善，女喜招與同舟，相對酸辛；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遠至棲鶴觀，則聞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一奉訪耳。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賸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欷歔。女設一謀，令易道裝，僞作姊，攜伴夫人，徐擇佳耦。盛從之。既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間練達世故。母既寡苦寂，得盛相伴，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操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姊以掩女冠之名，而未能言也。

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備已久；因謂女曰：『畫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爲？新婦若大姊者，吾無憂也！』不知女存心久，但懼母瞋；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新婦欲效英皇，[七] 如何？』母不言，亦輾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肯矣。』乃另潔一室，告盛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眥熒熒，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日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苦；數日來略有微勞，即煩老母䘏念，則心中冷暖頓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

棲」不出來，毓生心裏不舒服，便問：『雲棲爲什麽不肯出來？』白雲深說道：『這丫頭見陌生害怕。』毓生便站起來告辭，白雲深再三拉住他拉不住，便說道：『你如要見雲棲明天請你再過來。』毓生回去，心裏掛住，想得他很利害；到了第二天，又跑去，那班女道士都在，獨獨缺了一個雲棲他也不好意思便去查問，那班女道士收拾碗盞留他吃飯，毓生竭力推託，他們不依，白雲深拉開麵餅，送上筷子去，勸他吃，狠客氣。停了一回，問：『雲棲在什麽地方？』他回答道：『稍候一候，他自己能來。』候了半天，看看天色已經黑了，毓生要回去；白雲深捉住他的臂膀，留住他說道：『暫時住在這裏，我去催那丫頭出來見你。』毓生便坐下了。

停了一回，點上燈來，擺上酒菜；雲眠也走去了；吃上幾杯酒去。毓生推說是醉了，便不肯喝酒；白雲深說道：『再吃三杯，那雲棲便出來了。』毓生果然照他的數目喝下去。那梁雲棟也上來哄他說：『雲棲快出來了。』勸他喝酒，毓生也統統喝下肚去。拿酒盃蓋在桌上說：『眞醉了！』白雲深回過頭去，對梁雲棟說道：『我們的臉兒薄，不能勸他吃酒。你快去把那陳家丫頭拉來，祇對他說：「潘家的官人，候陳妙常已經候得許久了！」』梁雲棟跑去，停了一回，回出來，老老實實的說道：『陳雲棲不肯出來。』毓生聽了，便要回去；但是夜已經深了，便假裝做酒喝醉，仰天睡着他兩人上

參媽媽聽了這話，一齊發笑；但是替他要做媒的，高高低低，總是配不上。

他的母親娘家姓臧，人人叫他臧氏太太；那臧家的老太爺，住在黃崗地方。眞毓生因爲這個緣故，常常到他外婆家裏去；聽得那時候有人說道：『黃州地方，有四個雲，那個年輕的，面貌標緻得沒人趕得上。』因爲黃州城裏，有一座呂祖菴，菴裏的女道士，面貌長得都是標緻的。——所以有這四個雲的說話，——那座菴，離開臧家的村坊裏，衹有十多里路；毓生便偷偷的走去打他的門，果然有四個女道士出來，很客氣，滿臉堆下笑來，迎接他進去。看他們的神氣，都是很風雅很清潔的；裏面有一個年紀頂輕的，全個世界上，眞沒有別的女人趕得他上這般美貌。心裏歡喜他那兩隻眼珠子烏溜溜的看住他；那女道士拿手指兒撐着腮兒，衹回過臉兒去，看着別的地方。那班女道士忙着拿杯子出來倒茶，毓生覷空，便問他的姓名；那年輕的女道士回答道：『名叫雲棲，姓陳。』毓生和他開玩笑說道：『奇怪了！我齊巧是姓潘。』陳雲棲紅着臉兒，直到粉腮兒上，低着頭不說話，站起來走去了。

停了一回，又倒茶，拿上等的果子出來。那班女道士自己說出名姓來：一個名叫白雲深，年紀三十多歲；一個名叫盛雲眠，年紀二十來歲；一個名叫梁雲棟，大約有十四五歲年紀，卻是徒弟。衹有雲

親害病，便連夜趕回去。隔了沒有幾天，那位舉人死了。老太太的家教十分利害，他心裏的事體，不敢告訴他母親知道；祇是暗暗的省下幾個銀錢，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有人來替他做媒的，便拿身上穿孝推託；他母親不依，毓生慢慢的說出來道：『從前在黃崗的時候，外婆替孩兒到陳家去說媒，孩兒實在心裏願意的；現在我家裏有喪事，那邊的信息便斷了，許久不到黃崗去看看外婆了。我早晚去一趟，打聽打聽，若說那頭親事不成功，便依母親的意思，再定別家。』老太太聽了答應，他便拿了自己省下來的一注銀錢，跑去到了黃崗，走進菴去，祇見屋子裏很冷靜，和從前大不相同。慢慢的走到裏面，祇見一個老年尼姑，在廚房裏燒火；便跑上去問他，那尼姑說道：『前年老道士死去，四個雲便和星一般的散去了。』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說道：『雲深雲棟跟了年輕的流氓逃去了；從前聽說雲棲住在城北，雲眠的信息，卻不知道。』毓生聽了他的話，肚子裏傷心，嘆了一口氣出去；喚一肩轎子，坐着便跑到城北去。碰到道院，便問雲棲，一點兒也沒有影蹤。一肚子不高興，回去打着謊，對他母親說道：『娘舅說：「陳家的老頭子到岳州去了，候他回來，便派家人來通報。」』

隔了半年，老太太回娘家去，提起這件事體，問他的母親，他母親實在弄得糊糊塗塗；老太太很生

去替他脫下衣服來，輪流着去幹；一夜工夫，被他吵鬧得受不住。到天亮，他便不做聲出去了。接連幾天，不敢再去；但是他心裏記掛着雲棲呢，祇得常常在近傍地方打聽他的信息。

有一天，已經傍晚時候，看見白雲深走出門去，跟着一個年輕男人走去；鯍生心裏高興，不十分怕，那梁雲棟急急上去打門。雲眠出來開門，問他，那雲棟也到別處去了。便問他：『雲棲可在？』盛雲眠領着他走去，又走進一座院子，喊着說道：『雲棲有客人來了！』但見那扇屋子的門，閉的一聲關上了。盛雲眠笑着說道：『門關起來了。』鯍生站在窗盤外面，滿肚子想說幾句話，盛雲眠轉身跑去；雲棲在屋裏，隔着窗戶說道：『別人都拿我來做幌子，鈎引着你；你若常常跑來，性命快不保了。我雖不能單身修行守着過一世，也不肯隨隨便便，做那丟臉的事體；原是要尋得一個和玉簪記裏潘家官人一般的，纔肯嫁他。』鯍生便求他做妻子，和他過一世；雲棲說道：『我的師父，管養我到這樣大年紀，也不是容易的事體；你果眞歡喜我，應該拿二十塊錢來，贖我的身體去。我在這裏守你三年工夫。你若想現在隨便尋歡樂，那是做不到的。』鯍生答應他，正要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他，那盛雲眠又來了；祇得跟着他一塊兒出去，便告辭回去。

心裏七上八下，想要託人去求告着再見一見他的標緻臉兒；卻巧有一個家裏的人跑來，說他父

後來碰到毓生因爲考鄉場到省城裏去，偷偷的叫了一隻船去尋那王道成到得那邊，那雲棲在半個月以前出去遊玩，不曾回來。他回到家裏，肚子裏憂悶着，害起病來。

到臧家老太太死去，他母親去送殯回來，走錯了路，跑到姓京的家裏；一問，是他母親同族中的妹妹，便出來把老太太邀進去。看見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在屋子裏，——年紀大約有十八九歲，——臉兒長得標緻，叫人看了歡喜。他那種美貌，眞是眼睛裏從來也不曾見過的；老太太常常想尋一個好的媳婦，免得兒子心裏不快活，如今見了這姑娘，心裏便想到。便問他一生一世的事體，他妹妹說道：『這姑娘姓王，是京家的外甥女兒，他爹爹媽媽一齊死了，暫時住在我家裏。』問他；『可有婆婆家；女壻是誰？』說道：『還沒有婆婆家呢。』過去拉着他的手，和他說話；聽他嬌滴滴的聲音，又很和氣，老太太心裏狠歡喜。便在京家過夜，悄悄的把要娶他做媳婦的意思告訴他妹妹；他妹妹說道：『這事要原是很好，但他這人自己的身價看得很高；若不是這樣，怎麼能耽擱到現在呢？待我去和他商量。』老太太喚他去和他一牀兒睡着，說說笑笑，很是要好；他自己情願認老太太做娘，老太太也歡喜，叫他一塊兒回到荊州地方去。那姑娘聽了，越發歡喜。

到了第三天，和他同坐一條船回去，到了家裏；那毓生害病還不曾起牀，老太太想叫他心裏開心，

氣，說他兒子造謠。那外婆疑心外孫和他娘舅商量的，所以自己沒有知道；幸而這時娘舅出遠門去了，沒法子查考他兒子的話錯不錯。

老太太因為從前許下願心到蓮花山上去燒香，當夜住在山脚邊，已經睡下；那客店裏的老班來打門，上去開門一看，送進一個女道士來，和老太太同房寄住。那女道士自己說名叫陳雲棲，聽說老太太家住在夷陵地方，便走過來坐在牀沿上，告訴他自己生得命苦；說話裏的意思，狠悽涼。後來他說：『有一個表阿哥姓潘的和老太太是同一個地方的人；求他轉告訴子姪輩，帶一個口信，祇說道：「我暫時寄住在棲鶴觀裏，師叔王道成那邊；早晚受着苦，過一日和過一年一般。叫我表阿哥早早來看看我，怕錯過了這時候，以後我自己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老太太聽了，想想夷陵地方姓潘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但聽他說那姓潘的既是進過學的，他們秀才輩裏，想來沒有不知道的。到天還不十分亮，便一早告辭出去；臨走的時候，又再三叮囑：『求老太太回去轉問！』

老太太回到家裏，對毓生說起那陳雲棲的事體，毓生聽了，直挺挺的跪在地下，說道：『老實告訴母親，他說那姓潘的，便是孩兒。』老太太追問他，知道這一番情形；狠生氣，說道：『不像樣的孩兒，糟塌了寺院，拿女道士來做媳婦，有什麼臉兒去見親戚客人的面？』毓生低着頭，不敢說一句話。

方？』老太太叫丫頭帶他自己去問那毓生，毓生詫異起來，說道：『你便是雲棲嗎？』姑娘問他：『你怎麼能知道？』毓生把當時的情形說出來，纔知道他故意說着姓潘和他開玩笑的。姑娘知道那姓潘的便是他，他羞得話不會說完，急急跑回去，告訴老太太；老太太問他：『你爲什麼又姓王？』他回答道：『我本來姓王，那師父歡喜我，便認我做女兒，所以跟着他的姓。』老太太聽了也歡喜，檢個好日子，給他兩人行了夫妻的禮節。

從前雲棲和雲眠都住在王道成的院子裏；後來因爲王道成的屋子太小，雲眠便到漢口地方去。雲棲生成嬌養，吃不起苦，又不好意思出去替人念經拜懺做道士的行業；道成心裏很不舒服，碰巧他娘舅姓京的，到黃崗來，雲棲和他遇到了，淌下眼淚來。他娘舅便帶他一塊兒回去，替他換了女道士的打扮，預備給他配一個讀書人家；所以瞞着人，不肯說他曾經做過女道士的。但是有人來做媒，他總不願意；娘舅和舅母，不知道他的意思到底怎樣，心裏很厭惡他。那天，跟着老太太回去。有了一個寄託的地方，好似拿去了身上背着很重的東西。他夫妻兩人吃了合歡酒以後，大家說起從前經過的事體，開心極了，便落下淚來。雲棲做媳婦，孝順他婆婆，做事體又很小心，老太太也很可憐歡喜他；在家裏祇是彈彈琴，歡喜下幾盤棋，不知道管家裏柴米油鹽的事體。老太太心

病便好得快。喚丫頭暗地裏去告訴他，說道：『老太太替少爺帶了一個美人兒來了。』毓生聽了不信，去爬在窗戶口張望，看他比雲棲格外標緻呢；便想到和雲棲三年的約會，已經過去了，他出門去遊玩不回來，那美人兒一定有人做他女壻的了。現在有這一個美人兒在家裏，心裏也很歡喜；想着那臉上便露出笑形來，他的病也慢慢的好了。老太太便叫他兩人對拜着見面，毓生轉身出去，老太太對那姑娘說道：『你可知道我和你同回家來的意思麼？』姑娘微微笑了一笑說道：『我已經知道了，——但是我爲什麼肯和老太太一塊兒回來的本意，老太太卻不會知道：我年紀小的時候，便許配給夷陵地方一家姓潘的；音信不通，已經多年，想來一定已經另外娶了一房好媳婦了。我若料得不錯，便情願做老太太的媳婦；若我料錯了，那潘家並不曾另娶媳婦，那我便終生終世做老太太的女兒，報答你老人家的恩德，將來總有這一天的。』老太太說道：『你們既然有約在前，我便也不勉強你；但是我從前在五祖山上的時候，有一個女道士，向老身打聽姓潘的，如今你又打聽姓潘的。我實在知道夷陵地方的大戶人家，沒有這個姓的。』那姑娘聽了，詫異起來，說道：『在蓮花山下過夜的，便是你老人家嗎？那時來打聽姓潘的，便是我。』老太太到這時，纔明白起來，笑着說道：『這樣說來，那姓潘的孩子，實在在我家裏了。』姑娘問他：『現在什麼地

有一天老太太忘了一件事體，不會做，急急問時，那盛雲眠已替他做了多時了。便對雲棲說道：『你好似畫兒裏的美人兒，不能管家裏的事體，也沒有什麼用處；新媳婦若得和你大姊一樣，我便不用耽憂了。』却不知道雲棲存了這條心多時了，祇怕說出去給老太太埋怨；現在聽了老太太的話，笑着對他婆婆說道：『做新媳婦的，要學着那娥皇女英一塊兒嫁一個丈夫，不知道老太太心裏怎樣？』老太太聽了，不做聲，也嘻着嘴笑了一笑；雲棲退出房去，告訴毓生說道：『老太太已經答應了。』便另外收拾一間屋子，對盛雲眠說道：『從前我們同在道院裏一個枕頭睡着的時候，姊姊說：『祇求得一個知心着意的男人，我兩人一塊兒嫁他。』這一句話你還記得嗎？』盛雲眠聽了，忍不住兩隻眼眶子淌下淚來，說道：『我所說的知心着意的人，不是別樣；譬如從前我天天辛苦，從沒有一箇人知道我的痛癢，這幾年來，稍稍辛苦一點，便叫老太太掛在心裏，可憐我，那我心裏從前悲傷，現在快活，已經是大大兩樣了。你若不提我出去，叫我永遠陪着老太太，我也心滿意足，也不想照從前的話做了。』雲棲去告訴老太太，老太太叫他姊妹兩人燒着香，各人立願，沒有懊悔的說話，便叫毓生和他行了夫妻的禮節。

臨上牀的時候，他對毓生說道：『我是二十三歲的老姑娘。』毓生聽了，還不相信；停了一回，遺下

裏又很耽憂。

過了一個多月，老太太叫他兩人到京家去，在京家住了幾天回來；那條船在江面上行着，忽然看見一條船在眼前越過，船裏一個女道士。快叫船家追上去一看，那女道士便是雲眠，雲眠祇和雲棲好，雲棲當時見了雲眠很歡喜，叫他過船來。兩人見了，對坐着淌下淚來。問他：『預講到什麼地方去？』盛雲眠說道：『許久不見面，心裏很記掛；老遠的路，跑到棲鶴道院裏，便聽說你到那姓京的娘舅家裏去了，所以特意到黃崗去尋你。眞料不到我心裏想着的人，已經能夠在這地方見面了！現在我看着你，好似神仙一般；賸了我這一個飄來蕩去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了局！』說着便嘆氣。雲棲便想了一條計策，給他改了道士打扮，假認做是他的姊姊；帶他去陪伴老太太，慢慢的替他留心婆婆家。盛雲眠依他的話，一塊兒回到鯤生家裏，雲棲先進去，對老太太說明了，盛雲眠隨後進去看他走一步路，神氣很大方，說話裏邊，很知道外面的規矩。老太太是個寡婦，獨自一人狠冷靜，有這個盛雲眠來和他做伴。便很歡喜；祇怕他回去。盛雲眠一早起來，替老太太做事體很辛苦。他不擺出做客人的模樣來；老太太看了，越發歡喜。暗地裏想娶他做媳婦，借此遮掩女道士的名兒。可是沒有這幾會說出這話來。

生第二年去考鄉場，考不中；老太太說道：『我家裏錢雖不多，有薄田三百畝，幸而有雲眠料理着，一天一天越發夠穿夠吃了。孩兒祇叫常常在我身傍，領着這兩個媳婦，和做娘的一塊兒尋尋快活，不願你去求功名求銀錢。』毓生依了他母親的話。

後來雲眠生了一男一女，雲樓生了一個女的，三個男的；老太太活到八十多歲，纔死。孫子個個中了秀才，大孫子是雲眠生的，已經中了舉人了。

(註一)呂祖　呂岩號叫洞賓，常常考進士考不上；遇到一位仙人，名叫正陽眞人，學得神仙的本領，做了天仙，有劍法，別號叫純陽子，也叫做回道人，在五季和宋朝的時候，頗有靈驗。後來人稱他做呂祖，到處造着廟。

(註二)潘　宋朝一座女貞道院裏的女道士，名叫陳妙常，面貌長得比別人標緻，能夠做詩彈琴。後來看中了一個男人，名叫潘法成，縣官斷他們做了夫妻。有一本書名叫玉簪記，便是記他兩人的事體。

(註三)桑中　男女瞞着人私下說定在桑園裏做不規矩的事體，便叫桑中之約；詩經上有一句：『期我乎桑中。』期，便是說定。

(註四)臨存　臨，便是跑來；存，便是問好。臨存，便是跑來問問看看。

(註五)涓吉　涓，便是檢；吉，是吉祥。涓吉便是檢

鮮紅的血來染在褥子上，纔詫異起來。盛雲眠說道：『我所以要嫁一箇丈夫，並不是守不住冷靜的況味；實在因爲一個女孩兒的身體，老着臉皮去招呼陌生人，和鴛姐兒一般，實在受不住。借今天這一夜，掛一個名兒，算你的妻子，便替你服侍老太太，做一個女管家；若說那夫妻房裏的快活事體，請你找別人去尋歡。』到三天以後，他便捧着被褥，跟老太太睡去；老太太拉他出去，他不肯去。雲棲一早跑到老太太屋子裏，霸住了他的牀鋪，他沒有法子，便跟了毓生去睡。——從此過三兩天，便替換一回，做成了習慣。老太太本來會下棋的，自從做了寡婦，以後沒有工夫玩；自從有了這個盛雲眠把家裏的事體，料理得頭頭是道。白天閒着沒有事體，常常和雲棲下棋；點着燈煎茶，聽兩個媳婦彈琴，到半夜裏纔散去，常常對人說道：『那孩兒的父親在世的時節，也沒有這樣快活。』

盛雲眠管着家裏銀錢進出的事體，常常寫在賬簿上，送去給老太太看；老太太看了疑心，說道：『你們常常說：「從小沒了爹娘，」這寫字彈琴的事體，是什麼教人你們的？』雲棲笑着把他們的出身說出來；老太太聽了，也笑着說道：『我當初不情願替兒子娶一個女道士做媳婦，現在竟待着兩個女道士了。』說着忽然想起毓生年紀小的時候，那看相的說話，纔信那數定着不能逃的。毓

自乃從鄰借釜炊。諸無行者，知其性，咸朝夕騙賺之；或以博賭無資，故對之欷歔，言追呼急，將以鬻子。仲自措稅金如干數，傾囊遺之。未幾，催租吏登門，始典質營辦。——以是故家益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爭奉事之；家中所有，任其取攜，亦莫之較。及仲蹇落，存問絕少；幸仲達，不爲意。值母忌辰，仲適病，不能上墓，將遣子弟代祀；僕造諸門，皆辭以故。仲乃酹諸室中，對主號痛，無嗣之戚，頗似縈懷，因而病益劇。瞀亂中，覺有人摩撫之；目微啟，則母也。驚問：『何來？』曰：『緣家中無人上墓，故來就饗，即視汝病。』問『向居何所？』答以南海。摩撫既已，四體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而病良瘥。

既起，思朝南海；苦無侶；會鄰村有結香社者，賣田十畝，挾貲投之，而社中人以其不潔清，共擯絕之，苦求，乃許之。及詣途，牛酒薤蒜，熏騰滿屋；衆益惡去，乘其醉睡，不告而去。仲於是獨行，至閩界，過友人邀飲，有名妓瓊華在座，適言南海之遊，瓊華願相附以行。仲喜，即待趣裝，遂與俱發；寢食共之，而實一無所私。既至南海，社中人淸醮方畢，見其載妓而至，益非笑之，鄙不與同事。仲與瓊華窺其意，俟其既拜而後拜之。衆拜已，恨無所現示；中有泣者二人。方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花上瓔珞垂珠。瓊華見爲菩薩，仲視之，朵上皆其母；急奔呼母，躍入從之。衆見萬朵蓮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

一個吉祥日子。

（註六）問名　第一次到女家去做媒，問姑娘母親的名姓，便叫問名。

（註七）英皇　古時，堯皇帝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名叫娥皇，第二個女兒名叫女英，一齊嫁給舜皇帝。後來人有姊妹一塊兒嫁一個女婿的，便說是「效英皇」

（註八）勾欄　勾欄，便是窰子的別名；又叫做遨棚。

樂仲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母遺腹生仲。母好佛，不茹葷酒。仲既長，嗜飲善啖，竊腹非母；每以肥甘勸進，母輒出之。後母病，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刲左股獻之。病稍瘥，悔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憤益切，以利刃益刲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裹布敷藥，尋愈。心念母苦節，又慟母愚；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醉後輒對哀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爲。』樂遂去妻。妻父顧文淵，浼戚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之半年，顧遂醮女。

仲鰥居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優伶皆與飲；里黨乞求，不靳與；有言嫁女無釜者，便即灶頭舉贈之，

合，盡爲玉宇瓊樓，移時始已。由此不復飲市上，惟對瓊華飲；瓊華茹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爲之按股，見股上封痕化爲兩朶赤菡，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亦信之。既爲阿辛完娶，瓊華漸以家事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及婦日三朝，非疑難事不以聞。役二婢，一溫酒，一瀹茗而已。

一日，瓊華至兒所，新婦多所咨白，良久而返；辛亦從往覲父，入門，見仲白足坐榻上。聞聲，開眸微笑曰：「母子來大好！」即復瞑。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爲？」視其股上，蓮花大放；試之，氣已絕。急以兩手捻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容易；爲君教子訓婦，亦有微恩。即差二三年，何不少待也？」一炊黍時，忽開眸笑曰：「卿自有卿事，何必又索一人作伴也？無已，姑爲卿留。」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合。——於是居處言笑如初。

積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窈窕如二十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人捉頭舁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櫬。辛駭問之，答云：「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妝竟，謂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尙未得一享安逸，何遂捨兒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騙債者塡償汝父，我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限已滿。」遂登櫬自入。

一切都杳，而仲猶身在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無沾濡。望海大哭，聲震島嶼。

瓊華挽勸之，慘然下刹，命舟北渡。途中有豪家招瓊華去，仲獨憩逆旅，有童子方八九歲，丐食肆中，貌不類丐兒。細詰之，則被逐於繼母。心憐之，兒依依左右，苦求拔拯；仲遂攜與俱歸。問其姓氏，自言：「阿辛，姓雍，母顧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余本姓樂。」仲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答云：「不知。但母沒時，付一函書，囑：『勿遺脫。』」仲急索書，辛啓荷囊取付仲；仲觀之，則當年與顧家離婚書也。驚曰：「眞吾兒也！」審其年月良確，頗慰心懷。

然家計日疎，居二年，割畝漸盡，竟不能畜僮僕。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麗人入，視之，則瓊華也。驚問所自，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不即從者，徒以有老媼在；今媼已死，顧念不從人，則無以自庇，從人則無以自潔，計兩全，則無如從君者。是以不憚千里。」遂解粧代兒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潔一舍舍瓊華。瓊華亦善撫兒。戚黨聞之，皆餽仲；兩人皆樂受之；客至，治具，瓊華悉爲營備，仲亦不問所自來。瓊華漸出金珠，贖故產；

因而婢僕馬牛，日益繁盛。仲每謂瓊華曰：「僕醉時，卿當避匿，勿使我見。」瓊華笑諾之。一日大醉，急喚瓊華，瓊華靚粧出；仲覷之，良久，忽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酒頓醒，覺世界光明，所居廬

的，不吃葷菜和酒；樂仲到年紀大了，歡喜吃酒，又歡喜吃美味的菜，暗暗的肚子裏批評他娘。常常拿味兒濃厚鮮甜的菜，送給他娘吃；他娘便把葷菜拿過。後來他母親害病，臨死的時候，很想肉吃；樂仲一時裏沒有地方買得肉，便割下左邊腿上的肉來，做成菜，送給母親吃。他母親的病，稍稍好些；懊悔破了吃素的戒，便不吃東西死去了。樂仲傷心憤恨，越發利害；拿一柄很快的刀，索與割去了右邊腿上的肉，露出骨頭來。家裏人一齊上前去救住他，搽上藥，包着布，過了幾天好了；心裏想着他母親在世的時候，苦苦的守節，又恨他母親太笨。便把屋子裏供着的菩薩，一齊燒去，豎一塊木主，供着他母親。酒吃醉以後，常常對着木主很傷心的哭；年紀到了二十歲，纔娶媳婦，他身體還是一個完全的童子呢。娶了媳婦，過了三天，對傍人說道：『男女住在一個屋子裏，是天底下頂齷齪的事體，我實在不知道有什麼快活。』便趕出他媳婦。媳婦的父親，名叫顧文淵，託親眷去求他，把媳婦接回去說了三四遍，樂仲一定不答應；守候了他半年，那顧家便把女兒再嫁到別家去。樂仲一個人住在家裏，十年工夫；他的舉動，越發沒有束服，用人唱戲的，都和他一塊兒吃酒；鄰舍朋友，向他去借錢，便一點不可惜，拿銀錢給他。有人來說：『家裏嫁女兒，沒有鍋子煑飯。』他便把自己竈上的鍋子挖下來送給他，他自己便向鄰舍人家去借鍋子來煑飯。那班無賴，知道他的脾

再呼之，雙目已合。哭告父，父不知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號慟欲絕。入棺，並停堂中；數日未殮，冀其復返。光明生於股際，照徹四壁；瓊華棺內，則香霧噴溢，近舍皆聞。棺既闔，香光遂漸滅。

既殯，樂氏諸子弟，覬覦其有，共謀逐辛；訟諸官，官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辛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

初，顧嫁女於雍；經年餘，雍流寓於閩，音耗遂絕；顧老無子，苦憶女，遂詣壻所，則女死而甥已逐；忿質公庭。雍懼，重賂之；顧不受，必欲得甥；雍窮覓郡邑，半年不得，夫婦皆被刑辱。顧偶於途中見彩輿過，斜避道左；輿中一美人呼曰：『彼非顧翁耶？』顧諾。女子曰：『汝甥即吾子，現在樂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往。』顧欲詳詰，輿去已遠。顧乃受賂如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顧即自投至官，言女大歸日，再醮日，及生子年月，歷歷甚悉。諸樂均被杖逐，案遂結。既歸，言其見美人之日，即瓊華沒日，此時訟猶未與也。辛為顧移家來，授盧贈婢；六十餘，生一子，辛亦顧卹之。

異史氏曰：『斷葷戒酒，佛之似也；爛縵天眞，佛之眞也。樂仲對麗人，直視之為香潔道伴，不作溫柔鄉視也[五]。寢處三十年，若有情，若無情；此為菩薩眞面目，世中人烏得而測之哉？』

樂仲是西安地方的人，他父親早已去世；母親在他丈夫死去以後，養下樂仲來。母親是相信菩薩

到老牀以後，想去拜南海，苦得沒有同伴；後來遇到鄰舍村坊裏，有結香會的，他便賣去了十畝田，拿了錢去入會。那會裏的人，因爲他吃酒吃葷，不乾淨，大家推出他；他苦苦的求告，纔許他同去。到得半路上，他吃牛肉吃酒吃葷蒜韮菜，那氣味飛滿了一屋子；大家越發厭惡他，趁他酒醉睡熟的時候，不去叫喚他，各自去了。樂仲便一個人在道兒上走着，走到福建交界的地方，遇到一個朋友，邀他去吃酒；有一個有名氣的窰姐兒，名叫瓊華，一塊兒坐着。樂仲偶然說起到南海去游玩，瓊華聽了，也願和他一塊兒去；樂仲很高興，待他收拾行李，便和他一起動身。睡覺吃飯，大家在一塊兒。——實在一點兒也沒有私通的事體，——既到了南海的地方，會裏的人，吃素拜懺纔完；看他帶了窰姐兒一塊兒來，越發批評他譏笑他，瞧他不起，不和他一塊兒拜菩薩。樂仲和瓊華瞧出他們的意思來，待他們拜過了再上去拜；大家拜完了，心裏恨一點兒沒有什麼看見，裏邊竟有淌下眼淚來的。他兩人正爬下地去拜着，忽然看見滿海面都是開着蓮花；花上面的人，戴着掛珠子的帽子。瓊華眼睛裏看去，都是菩薩；樂仲看去，每一朵蓮花上，都是他的母親。他急急跑上前去，嘴裏喊着母親，跳下海去；跟着大家看見上萬朵蓮花，統統變成五色的雲霞，遮滿了海面，和一匹五色的綢緞一般。停了一刻工夫，雲也收起了；碧清的水面，一切東西都不見了。那樂仲的身體還站在岸

氣，大家早早夜夜想法子騙他賺他的錢。有的說：『要去耍錢，沒有本錢。』故意對着他嘆氣。有的告訴他：『被要債的要得利害，快要賣去兒子還債。』樂仲便把自己預備着還錢糧的幾個錢湊起來。倒空了錢袋子給他。不多幾時，那討錢糧的差人走上門來，纔去押着當着想法子。——因爲這樣的緣故，家裏越發窮了。

從前：樂仲家裏的錢很多，他同族的子姪弟兄，大家搶着趨奉他；他家裏所有的東西，聽他們拿去，也不去和他較量。待到樂仲家裏窮了，來看他的人也很少；幸而樂仲肚子裏想得開，也不在他意中。遇到他母親的忌日，樂仲齊巧害病；不能夠去上坟祭掃，想託姪兒兄弟輩代他去上坟，叫用人到他們家裏去請，他們統統推託有事。樂仲便在屋子裏供着酒，對着木主哭得十分傷心；沒有子孫的憂愁，狠像動他的心，因此他的病越發利害。正在昏昏沉沉的時候，覺得有一個人跑來，拿手摸着他眼眶子；稍稍睜開一看，便是他的母親。詫異起來，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他母親說道：『因爲家裏沒有人上坟，所以跑到家裏吃羹飯，帶便看看你的病。』樂仲問他母親：『一向住在什麼地方？』他回答道：『住在南海。』他手摸過，四肢都覺得涼快；撐大眼睛四面一看，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那病便十分好了。

一天他父子兩個，正在竈下自己煮飯忽然有一個美人兒走進屋子來，一看，便是瓊華。詫異着問他：『是打什麼地方來的？』他笑着說道：『已經和你做過假夫妻，還問什麼？從前不肯立刻跟你，是祇因有那老太婆在着；現在老太婆已經死了。我回心一想：若不嫁人時，便沒有法子自己養活自己；若嫁人時，便沒有法子保得自己身體乾淨；要想一個兩全的法子，便沒有好如嫁你的妥當了。因此不怕走一千里路來找你。』說着便脫下衣衫，却去首飾替兒子煮飯，樂仲心理很歡喜。到得夜裏，他父子兩人一塊兒去睡覺；照舊一樣另外收拾一個房間，給瓊華住下。瓊華也狠會照看孩兒。親戚朋友聽得這件事體，都拿着禮物來替他做三朝；他兩人都笑笑收下禮物，客人到齊了，便拿出酒菜來。瓊華獨自一人替他照料齊備，樂仲也不問他這酒菜打那裏來的；瓊華慢慢的拿出金子珠寶來，贖回舊時的產業。

從此那丫頭用人牛羊馬匹，一天一天的多起來，熱鬧起來；樂仲常常對瓊華說道：『我酒醉的時候，你須要躲藏起來，不可給我看見。』瓊華笑笑答應他。有一天，樂仲喝酒喝得十分醉了，連連的喚着瓊華；瓊華打扮得十分齊整出來，樂仲看住他好半天，忽然很快活，縱縱跳跳和癡子一般。嘴裏說道：『我明白了！』酒醉頓時醒來，覺得世界上發出亮光來；他住的屋子，統統變做白玉造成

上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能夠出來的；衣服鞋子，並不會受着潮溼。他對着海大哭起來，那哭聲響得連海島上也聽得。

瓊華上去拉着勸他，他悲悲切切的走出廟來，僱一條船坐着，向北渡去。在半路上，有一個有錢的人，把瓊華喚去；樂仲單身一個人，住在客店裏。看見一個孩兒，纔得八九歲年紀，在客店裏要飯；看他的面貌，不像是窮苦人家要飯的孩兒。細細的問他，他便說：『被家裏的填房娘趕出來的。』樂仲心裏很可憐他，那孩兒也跟住在他身傍，苦苦的求他救救；樂仲便帶着他一塊兒回家去，問他：『姓什麼？叫什麼？』他自己說：『名叫阿辛，姓雍，母親姓顧；常常聽得他母親說起：「嫁到雍家，過了六個月，便生下我來。」我本來是姓樂。』樂仲聽了，十分詫異；自己疑心一生一世祇和那顧家的尋了一回快樂，不應該便種下子息。便問他：『你可知道那姓樂家裏住在什麼地方？』他回答說道：『不知道。可是我母親去世的時候，給我一封信，囑吋我不可遺失。』樂仲急急向他要信來看，阿辛打開荷包袋兒拿出來，交給樂仲；樂仲一看，便是那年他給顧家的一張退婚帖兒。詫異着說道：『眞是我的兒子！』查一查他的年歲月份，一點兒也不錯，肚子裏很快活。

但是家裏的光景，一天艱難似一天；住了兩年，把田地也慢慢的賣完了，竟不能夠僱養底下人。有

世上。『瓊華放開手，那花瓣兒已經再合攏來。從此住在屋子裏，說說笑笑，和從前一樣。

過了三年多，瓊華年紀已經快到四十歲，還是標緻得和二十多歲年紀的女人一般。他忽然對樂仲說道：『凡是人死過以後，被傍人捧頭捏脚，實在不好看不乾淨。』便叫木匠打兩口棺材。阿辛看了，詫異，問他：『做什麼？』瓊華回答他道：『不是你能夠知道的。』木匠做完了工，他洗澡打扮完了，對他兒子和媳婦說道：『我快要死了。』阿辛哭着說道：『幾年來靠着母親照料，纔得不受冷不受餓，母親還不能夠得到享一天快活，怎麼便丟了兒子去了？』瓊華說道：『你父親種下的福氣，你做兒子的享受；那用人丫頭牛羊馬匹，是從前騙錢去的人，來還你父親的債，我一點兒也沒有功勞。我本來是一個散花天女，偶然動了男女的念頭，便罰落在人世上三十多年；現在限期已經滿了。』說着，便爬上棺材去，自己睡下；再上去叫喚他，那兩隻眼眶子已經合起來。阿辛哭着去告訴他父親，他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身體已經直挺挺的了；衣服帽子，穿戴得完完全全。阿辛看了，哭的死去活來，放下棺材去；兩口棺木並着頭停放在大廳上，幾天不肯收殮，望他再活過來。忽然亮光從大腿上射出來，照得四面牆壁通明；瓊華的棺材裏，那香氣噴着滿出來，左近鄰舍人家都聞得。棺材蓋上以後，那香氣和亮光慢慢的收去了。

的。過了幾個時辰纔還過來，變成舊時的模樣。從此他不再在大街上喝酒了，衹在家裏對着瓊華吃酒；瓊華吃素，喝着茶陪待他。有一天，他酒吃得稍稍醉了，喚瓊華替他敲腿；看見腿上的刀疤，變了兩朵紅荷花，露出肉面上來，看着很奇怪。樂仲笑着說道：『你看這個花開過以後二十年，我和你假夫妻要分手了。』瓊華聽了，也信他的話。待替阿辛娶了一房媳婦以後，瓊華慢慢的把家裏事體交給新媳婦，和樂仲分開院子住着；兒子和媳婦，一天去見三囘，不是疑難的事體，不去告訴他知道，僱着兩個丫頭，一個盪酒，一個煎茶罷了。

有一天，瓊華走進兒子屋子裏去，那新媳婦告訴他許多事體，半天囘去；阿辛跟着過去看他的父親，一走進房門，看見樂仲赤着脚坐在榻上。聽得兒子說話的聲氣，張開眼睛，微微的笑着說道：『你娘兒兩個來了也很好。』說着便把眼眶子又閉攏了。瓊華看了，狠驚慌的說道：『你要做什麼了？』一看，他大腿上那蓮花開得很大；拿手到他鼻管口去試試，他氣已經斷了。急急伸着兩手去揑攏那花瓣兒，一邊禱告着說道：『我幾千里路跑來跟着你，也很不容易；替你教兒子管媳婦，也有一點兒好處。我和你便相差了兩三年，怎麽不肯稍等一等呢？』隔了煮一鍋飯的工夫，忽然去撑開眼眶子笑着說道：『你自己有你的事體，何必再拉一個人做伴呢？沒有法子，暫時爲你留在

以後，姓顧的說道：『起初看見那美人兒的這一天，便是瓊華死去的這一天，這時候官司還不曾打呢。』阿辛替姓顧的把家搬來，給他房子，又送他一個丫頭，到六十多歲，生了一個兒子來，阿辛也照顧他。

異史氏說道：『除葷戒酒，是好似相信菩薩的；脾氣直爽，是真的相信菩薩的。樂仲對着這個美人兒，真拿他當做又香又乾淨的修行朋友看待，不拿他當做尋快活的女人看待。同睡同住三十年工夫，好似有情分，又好似是沒情分；這個便是菩薩的真相貌，叫世界上的俗人，怎麼能夠知道他們的道理呢？』

(註一)遺腹　父親死過以後，母親養下孩兒來，便喚做遺腹子；是說父親遺落在母親肚子裏的。

(註二)腹非　見人不好，嘴裏不說出來，肚子裏批評他，便叫腹非。

(註三)瓔珞　帽沿上掛着一串一串的珠子，便叫瓔珞；是一種打扮。

(註四)餽　結婚後第三天，大家出錢請新夫婦吃酒，便叫餽。

(註五)溫柔鄉　說女人的身體，又暖又軟；溫，便是暖，柔，便是軟。歡喜女人的，拿女人叫做溫柔鄉。鄉，便是地方。從前有一個妃子，名叫合德；皇

埋葬以後，姓樂的幾家房份子弟們偷看着樂仲家裏有錢，大家商量趕出阿辛，到衙門裏去告狀；那官也分不清楚，預備拿田地產業分一半給那姓樂的幾家房份。阿辛不服，做了狀子，告到府衙門裏；日子擱了許多，不肯斷這案件。

從前顧家把女兒嫁到雍家去，過了一年多，那姓雍的搬家住在福建地方，信息從此便不通；那顧家年紀老了，沒有兒子，很想着他女兒，便跑到女壻家裏去，那女兒已經死了，外孫兒也被他趕出了。顧老頭兒很生氣，告到衙門裏，姓雍的害怕起來，拿許多錢送他，姓顧的不肯收，一定要那外孫兒。姓雍的想盡法子，到各府各縣裏去找尋，找了半年，也找不到；雍顧兩家夫妻，都受着刑罰。姓顧的偶然在路上看見一乘結綵的車子，走過他斜刺裏讓開，站在路傍；車子裏一個美人兒喚着說道『他不是顧家的老頭兒嗎？』姓顧的上前去答應。那女人說道：『你的外孫兒便是我的兒子，現在姓樂的家裏，你不用吃官司了；你外孫兒正在那裏遭難，應當快去救他。』姓顧的要細細去問他，那車子已經去得遠了。姓顧的便收了雍家的錢，到西安地方去；到得那裏，那官司正打得熱鬧。姓顧的便自己跑到衙門裏去，說他女孩休回娘家的日子，再嫁雍家的日子，和生下阿辛的年月，一樁一樁的說得很清楚。那班姓樂的房份，統統吃官打一頓趕出去，這案件便結下來。回到家裏

日暮抵鄰村，違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溼，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照，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爲所窺，見垣下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蹲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於垣中。默意垣內爲富室亢氏第，此必梁上君子[五]，俟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計已定，伏俟良專；時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挺中腰脅，踣然傾跌；則一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

先是：亢翁有女，絕慧美，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押逼爲懽。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爲而去。羞以告人，惟多集婢媪，嚴扃門戶而已。夜寢，更不知扉何自開，入室，則羣眾皆迷，婢媪徧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翁戒家人操刀環繞闥，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瞑，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狀類癡，良久，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

積數月，女柴瘠頗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祟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龜於庭，臠割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

帝便喚他做温柔鄉。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窶貧，竟日恆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爲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食者，止有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爲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潛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癡兒！何至於此？』斷其繩，囑曰：『盜可以爲，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庸再矣。』妻聞墮地聲，驚寤；呼夫不應，爇火覓之，見樹上繯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臥牀上。

妻忿氣少平，既明，託夫病，乞鄰得稀粥餌申。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爲羞[二]，故不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爲[三]。」今且將爲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刦。』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淅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梃，持之欲去；妻察其意似眞，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爲，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四]而去。

得落下地來的聲響，驚慌着醒來；喚他丈夫不答應，點着燈去尋他，看見樹上的繩子斷了，姓申的死在下面十分驚慌。摸着捺着他，隔了一回時候，醒過來，扶他睡在牀上。

妻子氣稍稍平了一點，待到天明，推說是丈夫害病，到鄰舍人家家去討得薄粥來，給姓申的吃；姓申的吃過了，走出門去，到吃中飯的時候，背着一袋米回來。妻子問他：『打什麼地方來的？』說道：『我父親的朋友，都是大戶人家，從前不好意思去求討，所以不肯去求他呢。古人說的：「沒有遇到好事體的人，可以沒有一樣事體不做。」現在快要去做賊了，還有什麼顧忌他？你快去煮飯，我便要聽你說話去搶東西呢！』妻子疑心他不會忘記從前說話的氣，也忍受他，便淘米煮飯；姓申的狠飽的吃完了，急急找一根硬木頭，拿刀劈着做一根棍子，拿着要走去。妻子看着他神氣好似眞的，拉住他，姓申的說道：『你叫我做的事體，壞了拖累你，不要懊悔。』捽着袖子去了。

天晚，走到鄰舍村坊上，離開村坊一里多路，躱起來；忽然下急雨，上上下下被雨淋濕了。遠遠的望見一堆樹林，要跑去躱着；那電光一照，看看已經走近村坊的牆頭，遠遠的地方，好似有人走着路。怕給人看見，牆下稻草很長很密，很快的跑着進去，蹲着身體躱在裏面。不多時候，一個男人走來，身體很高大，也來躱在稻田裏；姓申的害怕，不敢稍稍動一動，虧得那男人斜着身體走去，稍稍的

妻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置榻上，妻視幾駭絕，曰：『子眞爲盜耶？』申曰：『汝逼我爲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追出，笑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爲人憐，亦爲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託，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

涇河的傍邊，有一個讀書人的兒子姓申的，家裏十分窮；一天到夜，常常不煮飯，夫妻兩人對坐着沒有法子想。妻子說道：『沒有法子，你去做賊好嗎？』姓申的說道：『讀書人的兒子，不能替祖宗爭氣，卻要敗壞家門，不好意思去見祖宗；做壞人活着命，不如做好人死去！』妻子生氣說道：『你要活命，又怕丟臉嗎？世界上不種田有飯吃的人，祇有兩條路：你既不肯做賊，我還不如去做妓女罷！』姓申的生氣，和妻子說話，大家不肯讓，他妻子氣哄哄的睡覺去；姓申的想；做了一個男人，不能夠想法子來換兩餐飯吃，弄到妻子要去做妓女，原不如死了好！悄悄的走起來，在院子裏樹上上吊；祇看見他父親走來，驚慌着說道：『癡兒子？怎麼到這個地步？』拉斷他的繩子，叮囑他說道：『賊是可以做的。要檢那稻子長的地方躲着；這一回去可以多錢，不用再去做賊了。』他妻子聽

過了幾個月，他女兒瘦得和柴棒一般，很危險，常常對人說：『有人能夠趕走他的，送他三百塊錢。』──姓申的平常日子也統統聽在耳朵裏，──這一夜捉到了烏龜，便想到：害老頭子的女兒的，一定是這樣東西呢。便打着門去要賞錢。老頭子歡喜，請他坐在客位裏，叫人把烏龜擡在院子裏，一塊一塊的割開他；留住姓申的過着夜；這妖怪果然沒有了。便照數送給他錢，背着錢回家去。妻子想他過着夜不回家來，正十分憂愁想望的時候；看見姓申的進來，急急問他。姓申的不說話，拿錢擱在牀上，妻子去一看，幾乎要驚慌死。說道：『你真的做強盜嗎？』姓申的說道：『你逼着我做這個事體，又說着這樣的話。』妻子哭着說道：『從前原拿這個話和你開玩笑罷了；現在犯了殺頭的罪名，我不能夠受強盜的拖累呢，我便先去死了罷！』便跑出去。姓申的便追出去，笑着拉住他回進來，仔仔細細把老實情形告訴他，妻子纔歡喜。從此以後，想法子做着買賣，有一向有錢的名氣呢。

──異史氏說道：『人不怕窮，怕沒有品行罷了。他做人方正的，便是餓着肚子也不死的；沒有人可憐他，他也有鬼保護他的。世界上的窮人，看見了銀錢，便忘記了義氣，看見了吃的東西，便忘記了廉恥；人還不敢拿一個錢去託他，卻怎麼可以叫鬼神相信你呢？

看他一眼，他已經走進了牆頭；心想：牆裏面是有錢人家姓亢的屋子，這個人一定是做賊的，候着他多偷點東西走出來，應該有我的份兒。又想他生得這樣長大，倘好好的向他要，他不肯給，一定要到打架；自己想想氣力打他不過，還不如趁他不防備的時候打倒他。計策已經想定了，躲着等着，很用心。這時候快要雞啼了，那人纔跳着牆頭出來；脚不曾到地，姓申的忽然跳起來，棍子打在腰骨上。立刻倒在地上，便是一隻大烏龜，嘴張開和盆子一般；十分害怕，又接連打着他便死了。

從前姓亢的老頭子，有一個女兒，很聰明，很美貌；爺娘統統歡喜他；有一夜，有一個男人走進房來，抱着逼着他，要和他尋快活。要叫喊起來，那舌頭已經伸進在他嘴裏，昏昏沉沉不知道人事；聽他弄着去了，不好意思去告訴人，祇是叫許多丫頭老媽子一塊兒陪着，緊緊的關着門窗罷了。夜裏睡着，便不知道怎麼門能夠自己開的；他走進屋子，那許多人都昏沉過去，丫頭老媽子統統給他強姦了。因此大家說出來，都驚慌着去告訴老頭子；老頭子喚着家裏人，拿着刀圍住了女兒的房，屋子裏的人點着蠟燭坐着。大約快到半夜時候，裏裏外外的人，一時裏統統睡熟去；忽然好似做夢醒來一般，看見女兒精赤了身體睡着，樣子好似發癡，好半天纔醒過來。老頭子很恨他，卻沒有法子去捉他。

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梲，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鑑。又其後爲內寢，朱簾繡幙，蘭麝香充溢噴人；螺鈿彫檀爲牀；牀上錦裀褥，褶疊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迹，懸粘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革靴者，烏而集，鵠而立。當事掩口以語，側耳以聽；客倉猝至，十餘筵咄嗟可辦。三肥濃蒸薰，紛紛狼籍如霧霈。——但不敢公然蓄歌妓。

而狡童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皂紗纏頭，唱豔曲，聽睹亦頗不惡。金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卽邑之人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四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稍殺於金；而風馳雲轡，亦略與貴公子等。

金又廣結納，卽千里外呼吸可通，以此挾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爲人，鄙不文，頂趾無雅骨；生平不誦一經，持一咒，迹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藏鐃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佃戶決僧瘞牀下，亦不甚窮詰，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

金又買異姓兒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五兒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闈，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譟。向之爺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無何，太公僧薨，孝廉縗麻臥

(註一)父執　父親的朋友，喚做父執。

(註二)搖尾　畜生求吃的時候，討人歡喜的時候，便搖着尾巴；人要求人，也喚做搖尾。

(註三)不遭者可無不爲　這句話的意思，說不得意的人，他便沒有一樣事體做不出來。

(註四)絕裾　裾，是衣角；絕裾，是拉脫衣角。

(註五)梁上君子　後漢時候的陳實，看見一個賊躲在他屋子裏的梁上；他便對他自己的子孫說道：『做一個人，不可不自己小心；不好的人，不是生成壞的，是自己做慣了壞事體成了壞人了。像這個梁上君子一般。』那賊聽了；便不好意思，落下地來；陳實給他三疋綢，叫他去。後來喚賊，便喚做梁上君子。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於五蓮山寺。少頑鈍，不能清淨業，牧豬赴市若爲傭；後本師死，稍有所遺金，卷懷離寺，作雜負販；飲羊登壟，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遶里千百畝，悉良沃，皆金撫有之。里中甲第數十，皆僧無人；即有人，亦綦貧無業，攜妻子，僦屋佃田者也。類凡數百家，每一門內，四繚連屋，皆此輩列而居。

予聞之荷鄀先生云『和尚蓋紹興某縣人，少時與姪某流寓青州；久之，復與姪相失，遂祝髮爲僧。後其姪顯達，乃於諸城道中物色得之，勸令改初服。不可，因出資令有司創建剎宇，且爲營別業焉。一時服御華侈，聲勢炫赫，誠有如聊齋所云者；而其嗣孝廉某實其族子也。』荷鄀先生言其名字爵里，及其他瑣事，甚悉。嘗以留仙此傳未盡得實；付梓後，欲別爲小紀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遽捐館舍。予述焉不詳，姑撫其大凡如此。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鮑廷博書於嚴陵舟次。

金和尚，是諸城地方的人，父親是個沒有行業的；得了幾百個錢，賣他在五蓮山的廟裏。年輕的時候，粗笨不能學和尚念經拜懺的事體，趕着豬到街上去，好似做奴才一般；後來他自己的師父死了，稍稍留下一點錢給他。他拿來藏在袋子裏，走出廟去，做雜貨買賣；欺騙打算，心思很利害。幾年工夫，忽然多了錢，買了田地房屋，在水坡里地方。收的徒弟很多，吃飯的人，每天有一千多；圍着水坡里四面幾千百畝田，統統是好田肥田，都是金和尚買下來的。田裏面大房子幾十處，都是和尚，沒有別人；便是有人，也是他窮得沒有行業，帶了妻兒來住在他屋子裏，替他種田的。——這一種人，一共有幾百家，——每一個門裏面，四面接接連連的房子，都是這一班人排着號兒住着。和尚住在裏面的地方，前面有一座客廳；那正梁柱子節子的木頭上，畫着金花，照在人眼裏。堂上

苦塊[六]北面稱孤；諸門人釋杖薦牀榻，而靈幃後嚶嚶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寒帷弔唁，冠蓋輿馬塞道路。

殯日，棚閣雲連，幡幢翳天日；殉葬，束草紮五色金紙作冥物；輿蓋數十事，馬千蹄，美人百袂。方相方弼[七]著草帛首摩雲；冥宅，樓閣房廊，可數畝，萬戶千門，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不能指以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八]皆傴僂入，起拜凡八。邑貢監及簿吏，以手據地，叩即行，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傾國來瞻仰，男攜婦，母襁兒，流汗相屬於道；人聲沸，百戲鑼鼓，都不可聞。立者自肩以下皆隱，惟見萬頭攢動而已。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為幄，羅守之；但聞啼，不暇問雄雌，斷幅綳懷中，或扶之，或曳之，蹩躠以去。——奇觀哉！

葬後，以金所遺資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人一也。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緇黨；然皆兄弟行，痛癢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九]未有，六祖[十]無傳，可謂獨門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十一]皆空，六塵[十二]不染，是為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為和樣；焚香爇地，笠重吳天，是為和撞；鼓鉦鬧聒，笙管敖曹，是為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淫賭，是為和障。金也者，尚耶，樣耶，撞耶，唱耶？抑地獄之障耶？」

得罪了他，便心裏防備着，自己害怕。但是他的做人粗蠢得沒有文氣，從頭到腳下沒有雅緻的骨頭；一生一世不念一句經念一個呪，脚跡也不踏進寺院裏去。房子裏也從來不安放鐃鈸鐘鼓這一種東西，徒弟們看也不曾看見，並聽也不曾聽見；凡是有人來租着屋子住的女人，打扮得狠漂亮，和京城裏一般胭脂花粉，都向和尚去要來，和尚也不去較量這個。因爲這樣，裏裏面的人不種田，卻名叫種田的，有一百多人；常常有種田人家殺死了和尚，埋葬在牀底下的，也不十分去查問他，祇是趕他出去罷了。他的習慣是這樣子的。

金和尚又買了別姓的孩兒做兒子，請讀書人做他的先生，教他做文章的法子；孩兒聰明得能夠做文章，便叫他去考縣考。過了幾時，照章程捐了做太學生；不多幾時去考鄉場，中了舉人。從此金和尚人人喚他太公了，從前喚他爺爺的，便喚他太爺爺，有的都掛着手行耳孫的禮節。不多幾時，太公和尚死了；那舉人披麻帶孝睡在草薦上，向北跪着，自己稱孤兒。許多徒弟拿着錫杖，站滿了牀前。但是孝幃裏面細細的聲音哭着的，祇有舉人太太一個人罷了。讀書做官的媳婦，都全身打扮着走來，拉着孝幔弔孝的，傘扇轎馬，塞滿了在路上。

落葬的日子，那沿路的祭棚弔臺，和一朵一朵雲似的接連着那旗旛遮住了天上的太陽，陪着落

的茶几屏風，他的光滑，可以照得出人。再走進這屋子後面，是內房臥室；紅色的門簾繡花的帳幔，蘭花麝香的香氣，塞滿了一屋子，噴着人。嵌着螺鈿雕着檀香木做牀，牀上繡花的被褥，摺疊起來，有一尺八寸高；牆上美人山水許多有名氣的字畫，掛着貼着，沒有空的地方。喊一聲，門外面幾十個人一齊答應着，好似打雷一般；戴着紅纓帽，穿着皮靴子，和烏鴉一般走攏來，和鷺鷥一般站着。說着事體，遮住嘴說話，側着耳朵聽話。有客人忽然來了，十幾桌筵席，立刻可以做出來；煮着又肥又濃的菜，熱氣騰騰狠多的拿上來，好似雲霧一般。——祇是不敢堂堂皇皇養着唱曲子的妓女罷了。

那標緻的男孩子幾十個，都是聰明刁滑，能夠討人歡喜；黑紗包着頭，唱着好聽的曲子，聽着看着，也狠不壞。金和尙一走出門，前前後後幾十匹馬，腰裏掛着弓箭，擠在一堆；奴才們喚他，都稱做爺爺。便是本城的人和百姓，有的喚他祖父，有的喚他伯伯叔叔；不喚他師父不喚他和尙，不拿和尙的名字喚他的。他的徒弟走出門去，比金和尙稍稍差一點；他騎着狠快的馬，狠華麗的繮繩，也和做官人家的子弟差不多。

金和尙又結交許多朋友，便是在一千里外的人，也和他來去；拿這個來挾制大官員的錯處，偶然

異史氏說道：『這一種和尚，是南北兩派裏從來沒有的；六代和尚祖宗，沒有這個規矩傳下來的，可算得祇有他一個人的法門了。又聽得人說：五官都空，六樣事體都不愛，名叫做和尚；嘴裏說着法，在坐位上講着經，名叫做和樣；忽而到湖北，忽而到蘇州，做雲遊和尚的，名叫做和撞；鑼鼓打得很熟鬧，笙管吹得很響亮，名叫做和唱；和狗一般四處攢着門路，和蒼蠅一般跑來跑去弄錢，又玩女人要錢的，名叫做和障；像金和尚這個人，是尚呢，樣呢，撞呢，唱呢？還是地獄裏的孽障呢？』

我聽得荷村先生說道：『和尚原是紹興地方某縣人；年輕的時候，和一個姪兒寄住在青州地方。日子久了，又和姪兒失散了，便剃下頭髮做和尚。後來他的姪兒做了大官，便在諸城地方路上尋到了他，勸他換了從前的俗家衣服，他不肯；便拿出錢來，叫地方官造着廟屋，又替他別處造着一所花園。當時穿的用的很奢華，名聲威權很大；原有和聊齋說的這個樣子。那個他的承繼兒子，中舉人的，實在是他同族的兒子呢。』荷村先生說起他的名字官銜住的地方，和他那細小的事體，十分明白；常常說：『聊齋這一篇傳，沒有十分說出他的實在情形；刻成書板以後，要另外做一篇小紀去改正他的。』這書板纔刻成，那先生忽然死了。我現在照着他的意思說他說不完全，勉強說出他的大略情形來，是這樣子的。丙戌年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鮑廷博寫的

葬的東西，紮着稻草，貼着五色的金紙，裝出陰世裏的東西來。轎傘幾十樣，馬一千匹，美人兒一百個；開路神穿着黑緞子的衣服，頭上戴着沖天帽。陰世裏的房子，樓閣房廊，接接連連的有幾畝地大；一萬扇窗，一千扇門，走進去的迷住了路，不能夠走出來。供祭的東西，裝飾的東西，多得來說也說不出名目。送葬的人撐着傘擠在一堆，上從大官起，都是彎着腰走進去，起拜着一共八回；本地的貢生監生和那書辦差人，拿手爬在地下，一磕頭便走，不敢驚動公子，勞動許多師叔呢。統國的人都來看着，男人拉了女人，做娘的抱着孩兒，淌着汗走着；路上接接連連都是人的聲音，熱鬧得和水滾一般。各樣變戲法的，打着鑼鼓，聽也聽不清楚；站着的人，自從肩膀以下，都遮住了，祇見一萬顆頭搖幌着罷了。那懷孕的女人，痛得利害；要養下孩兒來，許多女伴，拉着裙子遮住了，做成幃兒，圍着看住他。祇聽的孩兒的哭聲，也來不及問是男是女了；扯破了裙幅兒，包着，抱在懷裏，有的去扶住他，有的去拉住他，一幌一幌的走着去了。也是希奇的事體呢。

落葬以後，拿金和尚所留下來的銀錢產業，對分着分做兩份；兒子一份，徒弟一份，那舉人分着一半住着屋子的南面北面西面東面，統統是和尚們；但是算起來都是兄弟輩，好壞還大家照顧着呢。

宗亦名叫「頓宗」。頓，是快的意思。始祖名喚慧能後來南宗裏面又分出五宗來名叫「臨濟」「潙仰」「曹溪」「雲門」「法眼」，「臨濟」這一宗的徒弟頂多。北宗便衰敗下來了。

（註十）六祖　佛教裏自達摩祖師從西域地方傳佛教到中國來，傳到第六代，便絕了代。第一代達磨圓覺禪師，姓刹利，本名叫菩提多羅；第二代，慧可大祖禪師，姓盧名叫神光；第三代，僧燦鏡智禪師，第四代，道信大醫禪師，姓司馬；第五代，宏忍大滿禪師，姓周；第六代，慧能鑑大禪師，姓盧。這六個和尚，佛教裏人稱他做六祖。

（註十一）五蘊　蘊，是藏着的意思；一個人肚子裏藏着五樣意思；一，是色；二，是受；三，是想；四，是行；五，是識。做人能把這五個念頭都看空了，纔能修道；所以喚做「五蘊皆空」。

（註十二）六塵　人在世界上，有六樣事體來弄齷齪他的心；六樣便是聲，色，香，味，觸，法。塵，是弄齷齪的意思。

仇大娘

仲仇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爲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雙孤，遺業幸能溫飽；而歲屢

時候，在嚴陵地方船裏。

（註一）飲羊　古時有一個沈猶，自己殺羊吃了，却去訛詐店鋪裏的人；是說做賣買的誑騙人的銀錢。

（註二）登壟　壟，是田中間的一塊高地；新穀子上市，喚做登壟。因爲割稻的時候，把稻子割下來，都去堆在那塊高地上的。做買賣的人，見稻子割下來，便去買下來，又抬高價錢去，賣給人，是會打算的意思。

（註三）咄嗟可辦　咄嗟，是嘴裏吹着氣；說他事體做得快，嘴裏吹一口氣的工夫，可以做成了。

（註四）上人　尊敬和尙的稱呼；說他有德性，聰明品行，在平常人以上，喚做上人。

（五註）帖括　帖括，是考功名做的文章。帖，是卷子，括，是文章。

（註六）苫塊　做孝子的睡在草薦上，拿泥塊做枕頭；苫，是草薦。

（註七）方相方弼　是兩個開路神的名字；出喪的時候，紙紮着方相方弼的像，走在前面，說是趕去邪鬼的。

（註八）方面　大官，喚做方面；說他管着四方，獨當一面的。

（註九）兩宗　講佛法的，有南北兩宗的分別；佛教達摩祖師傳到第五代上，分出兩宗來；北宗名叫「漸宗。」漸，是慢的意思。始祖名喚神秀

訟與逼權甚，亡去。

姜女至趙家，始至爲女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冀從容而挫折焉。明日牒已至，趙行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命笞之，隸相顧無敢用刑。官久聞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舁女歸。

自姜之訟也，姜氏始知邵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坌。祿時年十五，怏怏無以自主。

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甯，餽贈不滿其意，輒迕父母，往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一存問。邵氏垂危，魏欲招之來而啓其爭。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里，便託寄語大娘，且告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淡，不覺愴惻。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廚下爇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邑投狀，訟諸博徒。衆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爲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

祲，豪強者復凌籍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尙廉，利其嫁，屢勸駕，而邵氏矢志不搖。廉陰券於大姓，欲強奪之；關說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里人魏名，夙狡猾，與仲家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僞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知；冤結胸懷，朝夕隕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牀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爲畢婚。

婦，姜秀才屺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乃使祿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爲腹心之交。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爲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爲君計，不如早析，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爲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魏乘機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糧絕，母駭問，始以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爲母執炊，奉侍一如平日。

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貲既罄，無所爲計；因券妻貸貲，而苦無受者。邑人趙閻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貲，福持去，數日一空，意踟躕，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大懼，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

受恩非淺。』公子不聽。俄頃肴炙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坐捺，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唯唯請教。公子云：『拍名渾不似。』祿默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五]。』公子大笑曰：『眞石崇也！』祿殊不解。

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耦。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六]，汝壻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共以為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輩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為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圉人負溼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驚為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仇，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雙媒納綵焉；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游泮，才名籍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攜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焉。

魏又見絕，妒嫉益深，恨無瑕之可蹈；時有巨盜事發遠竄，乃誣祿寄資。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僅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千頃，悉屬蕙名，母女

宰奉令敲比於是故產盡反。

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瘥，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凌暴，輒握刀登門，侃侃爭論，罔不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藥餌珍肴，餽遺姜女；又見祿漸長成，頻囑媒爲之覓姻。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

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爲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値公子私宴，怒執爲盜，杖幾死。會淸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遨，遂至園所——魏故與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畫橋朱𨻶，通一漆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卽公子內齋也。魏紿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焉。』祿信步尋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旋踵卽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綰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水。公子反怒爲笑，命諸僕引出；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容溫語，意甚親暱。

俄趨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達曩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旣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誤踐閨闥；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

此忿耳。」遂率弟躬往負荆，岳父母請讓良切；大娘叱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福慚汗無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綦多，今承尊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爲翼日之約而別。

次日，以乘輿取歸，母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爲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妻皆興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

魏大駭，不知其故；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七]，魏托救焚而往，暗以編管爇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

初，范公子得離書，持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屋災，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敗堵，福負鍤營築，掘見窖鏹，夜與弟共發之。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八]。由是鳩工大作，樓舍矗起，壯麗擬於世胄。祿覺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

始得安居。祿自分不反，遂書離婚字付岳家，伶仃自去。

行數日，至北都，飯於旅肆；有丐子怔營戶外，貌絕類兄。近致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兄泣受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爲卒。因祿文弱，俾主文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世家，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

蓋仇仲始爲寇家牧馬，後寇遁竄，仲遂流徙關外，爲將軍僕；向祿面述，始知眞爲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爲之酸辛。居無何，將軍獲巨盜數十；中有一人，即聶時魏所誣祿之盜魁也。旣具供狀，父子咸泣告將軍，將軍爲之昭雪；上聞，命地方官贖業歸仇，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爲贖身計。乃知仲投將軍有年，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鰥也。祿遂治任返。

初，福別弟歸，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受撲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已盡，亦無汝啜食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姜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也？」大娘頻述告福而揶揄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操作無怨詞，託以金錢輒不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毒豈肯自罹？要不能不有

份常常鬧荒，那強橫的人，又去欺侮他們，便弄到飯也沒得吃。仇仲的叔叔，名喚尙廉；望他改嫁常常勸他去；那邵氏卻立定主意不改變。尙廉暗地裏寫着賣身契據，把他賣給大戶人家，要硬逼着他；商量已經定當了，別人卻不知道呢。鄰舍人家有一個魏名，一向是一個刁滑的人；和仇仲家裏結下多年的讎恨，樣樣事體想延害他。因爲邵氏做了寡婦，假造了許多壞話去糟塌他；那大戶人家聽得了，說他沒有規矩，便不要他了。日子長久了，尙廉暗地裏的計策，和外面的謠言，邵氏慢慢的聽得知道了；寃氣塞住在胸口，一朝到夜淌着眼淚，手脚慢慢的不舒服起來。他身體睡在牀上，福兒纔得十六歲；因爲做針線沒有人，便快快給他成了親。

那媳婦是姜秀才名喚屺瞻的女兒，很有賢慧能幹的名氣，百樣事體靠他照料；因爲這個樣子，家用慢慢的寬舒起來，便打發福兒去跟着先生讀書。魏名心裏妬忌他，在面子上卻和他親近；常常喚福兒去吃酒，福兒認他是知己朋友。魏名覷空告訴他說道：『你母親害了癱病，不能夠管家裏的錢財；兄弟坐着吃現成飯，一樣事體也不做，你們夫妻爲什麼做着牛馬呢？況且兄弟聘媳婦，過幾天很要用銀錢；替你打算，不如早早分了家，那便窮在兄弟，有錢在你了。』福兒回家去，和他妻子商量，他妻子罵了他一聲；無奈魏名天天拿這一種說話說給他聽，福兒心裏活動了，老老實實

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旣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泣告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然。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己等。

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郤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雞以布縷縛足，逸入竈，竈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災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牽羊，郤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僮被僕毆，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歎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寸縷，甯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史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雠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九]之水，一掬一汚也。』

仇仲是山西地方人，忘了他住的府縣名稱；遇到十分反亂的時候，被強盜捉了去。兩個兒子，名喚福祿都是年紀小；塡房娘子姓邵，管養兩個孤兒，留下來的家產，虧得還夠他們的穿吃。卻遇到年

拔下頭髮上的扦子來，自己刺自己的喉嚨。趕快去救他，已經刺通了食管，血流出來；姓趙的急拿綢子去包住他的頸子，還望他慢慢的去收伏他。到明天下牌票已經來捉去；姓趙的大模大樣的，一點不放在他心裏。官相驗得姜家的女兒受傷很重，喝叫打他；那差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沒有人敢動手打他的。那官早聽得他有兇橫的名氣，到這個時候，越發相信了；十分生氣，喚家人走出來，立刻打死他。姓姜的便抬着女兒囘家去。

到了姜家打官司的時候，邵氏纔知道福兒做的不好的樣子；一聲叫喊，快要斷氣，昏昏沉沉的要死去。祿兒這時候年紀十五歲，孤零零的不能夠自己照看自己。

從前仲仇有一個前頭妻子生的女兒，名喚大娘，嫁在遠地的府城裏，脾氣兇橫；每囘娘家的時候，送他東西，不滿他的意思，便要得罪爹娘，常常氣憤憤的囘去。仇仲因爲他這樣子，厭惡他；又因爲路隔得遠，便幾年工夫不去看望他。邵氏臨死的時候，魏名要去喚他來，借此叫他來吵鬧；却巧有一個做買賣的，和大娘是同在一塊地方的，便託他去傳話給大娘，又哄他說家裏可以想法子謀吞家產。過了幾天，大娘果然和小兒子跑來；一走進門，看見他小弟弟服侍母親的病樣子很悽涼，不覺傷心起來。便問起福弟弟，祿兒統統告訴他這事體的情形；大娘聽了，氣塞住喉嚨說道：「家

拿自己的意思去告訴母親。母親生氣，說他罵他，福兒越發含恨；常常看那錢米，好似別人的東西一般；却隨便化用他。魏名趁這個機會，和他賭錢；倉裏的米，慢慢的輸完了。他妻子知道了，卻不敢說出來，慢慢的到了沒有飯吃的地步。母親詫異起來，查問，纔把實在情形告訴他；母親生氣，卻拿他沒有法子想，便和他分家。虧得姜家的女兒賢慧，朝晚替母親煮飯服侍他，和從前一樣。

福兒待到分了家以後，越發沒有顧忌，放大胆子去逛窰子，賭錢；幾個月裏面，田地產業統統還了游蕩用去的債，那母親和妻子都不知道的。福兒錢化完以後，沒有法子想；便寫了契劵，要拿了妻子去借錢，却苦得沒有肯收受的人。本城人名喚趙閻羅的，原是不會捉去的大強盜，霸住在一個鄉村地方；原不怕福兒反悔的，爽爽快快借錢給他。福兒拿了錢去，幾天工夫，便化完了。心裏七上八下，要想反悔契劵上的話；趙閻羅瞪着眼睛惡狠狠的看他；福兒十分害怕，把妻子騙出來，送給他。魏名聽得了，暗地裏歡喜，急急跑去告訴姜家，原是要借這個去傾軋仇家呢。姓姜的生氣，打起官司來；福兒害怕得利害，逃出去。

姜家的女兒到了姓趙的家裏，纔知道被他丈夫賣去，大哭起來，祇要尋死；趙閻羅起初拿好話勸他，不肯依從，後來惡狠狠的逼着他，越發叫罵起來。姓趙的很生氣，拿鞭子打他，到底不肯依從；便

大娘拿去了，怕將來不能夠再拿過來了。』別人都相信他的話，所以沒有人肯他和結親的。

有一個范公子，名喚子文的，家裏造一座有名的花園，算山西地方第一家花園。裏面有名的花兒，種在路兩傍，一直通到內宅裏；有人不知道錯走進去，遇到公子在家裏請客，生氣捉住他，說他是賊，拿棍子打他快要打死。遇到清明節，祿兒打書房裏囘家去；魏名領他去游玩，便走到花園裏，——魏名原來和管花園的認識的，放他走進去，——四處游玩着亭子迴廊。停了一囘，走到一處地方，深溝裏的水流得很急：有一架小橋，紅色的欄干，過去通着一座黑漆的門。遠望着門裏面許多花，葛兒和五色的綢緞一般，——原來便是公子的內書房呢，——魏名哄着他說道：『你請先走進去，我恰巧要去小便呢。』祿兒隨意走去，跟着橋走過去；走進門，到一座院子裏，聽得女人的笑聲。正要站住脚的時候，一個丫頭走出來看見了，轉過脚跟便走進去；祿兒纔害怕逃去。不多時候，公子走出去，喝着家人拿繩子追上去；祿兒十分害怕，沒有法子，自己跳在溪水裏。公子不生氣，反笑起來，喚許多用人拉他起來；看他面貌衣服都文雅，便叫替他換去衣裳鞋子，拉他走進一座亭子裏，問他的名姓。是和氣的臉色，說着好話，樣子十分親熱。

停了一囘，跑到裏面去；一忽而走出來，笑着拉住祿兒的手，走過橋去，慢慢的走到原地方。祿兒不

裏沒有年紀大的人，便聽別人糟塌到這個樣子；我家的田地房產，那班賊怎麼可以騙去？』便走到廚房裏，燒着火煮粥，先給母親吃，再喚着兄弟和兒子一塊兒吃着；吃完了，氣哄哄的走出去，到縣衙門裏去告狀，告那班賭棍。大家害怕起來，拿了錢去送給大娘，大娘收了他的錢，卻仍舊告他；縣官叫人去捉了幾個人來，每人都打着枷着。田地房產的事體，一點也不問起。大娘氣得不肯罷休，帶了兒子到府城裏；那知府官最厭惡賭錢的人，大娘再三說孤兒的苦楚，和那班歹人做成圈套騙錢的情形，神氣說話都說得入情入理，知府聽了也變了臉色。斷下來叫縣官追還田地給原主，仍舊辦仇福，拿這個儆戒他的不好；待到囘家去，縣官得上司的命令，打着催着，因爲這樣子，產業統統還他。

大娘這時候已經多年守寡，便打發小兒子囘家去；又叮囑他：『跟着哥哥學買賣，不要再來。』大娘從此住在娘家，養母親教兄弟，裏裏外外都有規矩；母親十分放心，病慢慢的好起來，家裏的事體，統統交給大娘。鄰舍兒橫的人，稍稍去欺侮他，他便拿着刀趕上門去，理直氣壯的爭辯，沒有不怕他的。住下一年多，田地房產一天一天的多起來，常常買些藥物糕餅好的飯菜，去送給姜家的女兒，又看見祿兒慢慢的長大起來，常常託媒人替他做媒。魏名對別人說道：『仇家的產業，統統給

不能夠入贅在女家」的話，拿來做推頭；公子叫他姑且囘家去商量商量，便喚着花園的人，替他背着溼衣裳，送他騎着馬。待囘家去，對母親說了；母親詫異起來，說他不吉利的。——從此便知道那姓魏的起了壞心腸，但是因為這對兒險遇到吉利事體，也聽他去，不去和他做鄰人，祇是對兒子說，叫他遠避着不要和他來往罷了。

過了幾天，公子又打發人來，對他母親說；他母親到底不敢答應。大娘答應下來，便打發兩個媒人去送下聘禮了。不多幾天，祿兒入贅到公子家裏去，一年多，中了秀才，有才學的名氣很大；妻子的兄弟長大來，看待他稍稍簡慢了。祿兒生氣，帶了妻子囘家去；母親已經拄着拐杖能夠走路了。幾年工夫，靠着大娘照管，房屋也很完好；新媳婦囘到夫家以後，丫頭用人一大羣，很有大戶人家的樣子呢。

姓魏的又見不和他來往，妬忌的心思越發深了；恨沒有機會可以踏進去。這時候有一個大強盜，案子破了，遠遠的逃去；他便造謠言說：「那強盜的錢是寄存在祿兒家裏的。」祿兒照官定下的罪，充軍到口外去；范公子上上下下送錢，求人祇把蕙娘免了充軍，田地房產統統收沒充公。虧得大娘拿了分家的憑據，親自去告到官裏，求官判斷，新添的好田地多少畝，統統是掛着仇福的名

知道他的意思，在外面站住了，不敢走進去；公子硬拉他進去，看見花園籬笆裏面，隱隱約約有女人在那裏偷看。待到坐下來，便有許多丫頭來篩酒；祿兒謝着說道：『小孩子沒有知識，錯走到內室裏，能夠受你饒恕我，已經是出於望外了。祇求放我早早回家去，受好處不少了。』公子不聽他。停了一回，酒菜很多的拿出來，祿兒又站起來推說是酒醉飯飽；公子按他坐下，笑着說道：『我有一個曲子的拍名，若能夠對上來，便放你走。』祿兒是是的應着，求他說出來；公子說道：『拍名渾不似。』祿兒暗暗的想了半天，說道：『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說道：『眞個是石崇呢！』祿兒一點也不懂他的意思。

原來公子有一個女兒名叫蕙娘，長得標緻，又認得字，天天尋着好女壻；夜裏做夢，看見一個人告訴他說道：『石崇是你的女壻呢。』問他：『在什麼地方？』說道：『明天落下水裏去了。』早晨起來，去告訴父親，大家聽了，詫異；祿兒恰巧和夢裏的情形相合的，所以拉他內室去，喚太太們出來大家看他呢。』公子聽了他對的課，心裏歡喜，便說道：『這個拍子的名兒，是我的女兒想出來的；常常想起沒有對得上的句子，現在有你對出來，也是天定下的緣份。我要把女兒嫁給你，我家裏不少空屋子，便不用你家來迎娶了。』祿兒慌慌張張的推遜道謝，又把「因為母親在家裏害病，

李回家去。

當初仇福分別了兄弟回家去，爬在地下，自己認錯；大娘扶着母親坐在堂上，拿着棍子問他：『你願意吃打，便可以暫時留在家裏；不然，你的田地房產已經完了，也沒有你吃飯的地方了，請你仍舊出去。』仇福淌下眼淚來，爬在地下，願意吃棍子；大娘丟下棍子說道：『賣老婆的人，也不犯着打你；但是舊案還不曾銷滅，再犯了罪，便去告官是了。』便打發人去告訴姜家，姜家的女兒罵着說道：『我是仇家的什麼人：卻要來通報我呢？』大娘常常提起這個話告訴仇福，嘲笑他；仇福慚愧得不敢說一句出氣的話。住下了半天，大娘雖是照應他狠周到，卻呼喚他和底下人一般；仇福做着事體，沒有一句怨恨的話。交給他銀錢；常常不肯私自用去。大娘留心看他沒有壞心腸，便對母親說了，求姜家的女兒再回家來。母親怕他不能夠再拉回來，大娘說道：『不是這樣說的。他若肯嫁兩個丈夫，打罵怎麼肯自己受着：但是也不能夠不叫他這樣生氣呢。』便帶着兄弟親自去賠罪。丈人丈母埋怨他十分利害，大娘喝着叫他直挺挺的跪下；然後請姜家的女兒出來見面，請了三四回，硬躲着不肯出來。大娘去尋得了拉他出來，那女人便指着仇福辱罵他；仇福慚愧得淌下汗來，沒有地方自己存身。姜老太太纔接着叫他站起來，大娘便問回家去的日子；那女人說道：

字，母女兩人纔能夠安耽住下。仇福自己想想，不能夠再囘家來，便寫了一張離婚的憑據，交給丈人家裏，孤零零的自己去了。

走了幾天，到北京城裏在客店裏吃飯；有一個化子，呆呆的在門外張望，那面貌很像是阿哥。走近去盤問他，果然是阿哥仇福；便自己說出這情形來，兄弟兩人都傷心悽慘。仇福脫下裏面的衣裳，分幾兩金子給他，叮囑他囘家去。仇福笑着收下了，分別走去。仇祿到了關外地方，投在將軍營裏當兵；看仇祿人生得文氣，叫他管文書，和許多用人一塊兒住着。那用人盤問他的家裏情形，仇祿統統告訴他；裏面有一個人詫異起來說道：「是我的兒子呢！」

原來仇仲當初替強盜家裏看馬，後來強盜逃去，仇仲便飄來蕩去，走到關外地方，做了將軍的用人；對仇祿把這情形當面說出來，纔知道眞正是父子，抱着頭狠傷心。一房的人，都替他傷心。住了不多幾天，將軍捉着大強盜幾十個人；裏面有一個人，便是從前竊名寃枉說仇祿和他通同的強盜呢。待到他招認出來，父子兩人都哭着告訴將軍，將軍替他升寃；皇帝知道了，叫地方官贖囘產業來還了。仇仲父子兩人，都歡喜。仇祿細細的問家裏有多少人，爲預備贖囘身體來的打算；纔知道仇仲投到將軍這裏多年了，娶了兩囘妻子，卻沒有兒子，這時候正做着鰥夫呢。仇祿便收拾行

當初范公子拿到了離婚的字據拿去和蕙娘商量蕙娘很傷心的哭，扯碎了拋在地下；父親依了他的心願，不再去勉強他。仇祿回家來，聽說他不曾嫁人，高高興興的走到丈人家裏。公子知道他的屋子燒去了，要留他住下；仇祿不肯，便告辭回來。大娘覺得有藏着的金子，拿出來修理壞牆頭，仇福背着鋤頭造房子；掘下地去，看見地窩裏的銀子，到夜裏和兄弟一塊兒拿出來。裏面石頭的池子滿一丈，裏面堆滿了都是元寶呢。從此僱了工匠，大造房子；樓房豎起來，又大又好看，和做官人家差不多。仇祿感激將軍的義氣，拿了一千塊錢去贖回父親來；仇福要去，便打發有力氣的用人管住他出去。仇祿便迎接蕙娘回家來。不多幾天，父親哥哥一塊兒回家來，一家門統統歡喜狠熱鬧。

大娘自從住在娘家，不許兒子來看望他，怕傍人說他有私心呢；待到父親回家來，硬辭着要回家去。弟兄不肯放他去，父親便把產業分做三份，兒子得兩份，女兒得一份；大娘再三推辭，兄弟哭着對他說道：『我們不是姊姊。怎麼有今天這一天？』大娘便住下了；打發人去喚兒子搬着家一塊兒住下了。有人問大娘：『兩個娘生的弟兄，怎麼關切到這個樣子？』大娘說道：『知道母親不知道有父親的，祇有禽獸是這個樣子的呢！難道做了一個人，卻學着禽獸的樣子？』仇福，仇祿，聽了都

「從前受着姊姊的好處很大，現在聽了姊姊的話，怎麼還有兩樣的說話？祇是怕他不能夠保住他不再賣去我呢。况且恩義已經斷了，還有什麼臉面和這黑心人無賴漢一塊兒過着日子呢？請你另外收拾一間房子，我回去服侍老太太；比剃去頭髮做尼姑，稍稍好一點，已經夠了。」大娘替他說懊悔的意思，說定第二天回家去的約，便分別了。

第二天拿轎子去抬他回來，母親在門口迎接着，跪下拜他，那女兒爬在地下放聲大哭。大娘勸住了他，擺上酒來吃着，說笑着喚仇福坐在桌子橫頭，便擎起酒杯來說道：「我苦苦的霸住產業，不是自己要好處呢；現在弟弟懊悔從前的錯處，貞節的媳婦又回家來了，便把賬簿憑據交給你。我是光身一個人來的，仍舊是光身一個人回去呢。」夫妻兩人都站起來，改了臉色攔住拜他，苦苦的哭着；大娘便住下了。住了不多幾天，升冤的公文下來；不多幾天，田地屋子統統還了舊主人。魏名十分詫異；不知道他什麼緣故，自己恨沒有法子可以再害了。恰巧西面鄰舍有被火燒的事體，魏名推說是救火跑去；暗地裏拿草結燒着火，放在仇祿屋子裏，風又忽然大起來，延燒過去，快要燒完；祇留下仇福住的兩三間屋子，全家的人擠在一塊兒住在裏面。不多幾天，仇祿回來了；大家見着面，又傷心，又歡喜。

(註一)闗說　闗是通；闗說，是在暗地裏說通了。

(註二)飛語　沒有根的話，喚做飛語，便是謠言。

(註三)食言　已經說定了話，後來反悔，喚做食言；好似已經吐出來的東西，又吞下去了。

(註四)渾不似　渾不似，便是「一點也不像」的意思。王昭君的琵琶破了，叫人重造一把，比舊時的琵琶小，王昭君笑着說道：『渾不似。』

(註五)沒奈何　古時張循王浚家裏，有許多銀子；每一千兩，烊成一大堆，堆在院子裏。又重又大，賊也偷不去，強盜也搶不去，便喚他做「沒奈何。」

(註六)石崇　石崇，晉朝的人；家裏很有錢，封安卿侯。

(註七)回祿　回祿，是火神的名字；人家遭火燒了，便喚做「回祿之變。」

(註八)不動尊　不動尊，是說藏在地窖裏的銀錢。

(註九)盜泉　盜泉，是泉水的名稱；從前孔子走過泉傍邊，口渴了，不吃盜泉裏的水，厭惡他的名兒不好，是表明自己淸白的意思。

夜叉國

交州徐姓，泛海爲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冀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腶焉。方

淌下眼淚來；僱工匠修理他的屋子，都和自己一樣。

魏名自己想想十多年工夫，要害他，反好了他，狠自己懊悔；又羨慕他有錢，想去和他來往親熱。他便借道仇仲的喜，走進去，買了東西送去；仇福要不收他的，仇仲生好意思推却他，收了他的雞和酒。雞拿布條兒綁着脚，逃到竈下去，竈肚裏的火燒着了布條，雞跑去躲在堆柴草的地方；僮兒丫頭看見了，不曾留心。停了一回，柴草燒起來；燒着了屋子，一家人驚慌起來，虧得手脚多，一刻工夫，救熄了。那廚房裏百樣東西，都沒有了。兄弟都說：『他的東西不吉利的。』後來遇到父親的生日，魏名又送一隻活羊來；推却他不能夠，吊住羊在院子裏的樹下。夜裏有一個僮兒，吃主人打了；他氣憤憤的走到樹下面，解下吊羊的繩子來，自己吊死了。兄弟嘆氣着說道：『他的待我好，還不如待我不好呢！』從此以後，魏名雖十分要好，眞不敢收他的一寸布一絲線了，反多多的謝他罷了。後來魏名年老了，窮得做化子；常常給他布和米，拿好心待他。

異史氏說道：『唉，天定的事體，原是不能夠聽人擺弄的；越是和他做讎人，越是給他得好處。那奸刁的人，也很沒味的了。後來收了他的好意，送的東西，却反得了禍水，豈不越發奇怪嗎？這個可以知道壞人的東西，收他一樣，要得一樣害處的呢。』

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鶚顧。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雙臂作十字交。物按頭點視，問：「臥眉山衆，盡於此乎？」羣鬨應之。顧徐曰：「此何來？」雌以壻對，衆又贊其烹調。卽有二三夜叉，奔取熟肉陳几上。物掬啗盡飽，極羣嘉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骨突子何短？」衆曰：「初來未備。」物於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徐穿挂；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散。

居四年餘，雌忽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拊弄。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叉怒，撲徐踣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齕斷其耳。少頃，其雄亦歸，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啁啾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與徐依依有父子意。

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作，徐惻然念故鄉，攜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歸，子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醮；出珠二枚，售金盈兆，家頗豐。子取名彪，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鬬；交帥見而奇之，以爲千總。値邊亂，所向有功，十八爲副將。

時一商泛海，亦風飄至臥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爲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乃

入，見兩岸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叉二，牙森列戟，目爍雙燈，爪臂生鹿而食。驚喪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顧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類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懼，取橐中糗糒，並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徐橐；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徐哀之曰：「釋我，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飪。」夜叉不解其語，仍怒；徐再與手語；夜叉似微解。從至舟，取具入洞，束薪燃火，煮其殘鹿，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體遙臥，深懼不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攜一鹿來付徐；徐剝革，於洞深處取流水，汲煮數釜。俄有數夜叉羣至，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小；過三四日，一夜叉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於是羣夜叉各致狼麇，既熟，呼徐同噉。

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徐漸能察聲知意，輒效其音，為夜叉語。夜叉益悅，攜一雌來妻徐；徐初畏懼，莫敢近，雌就徐與交，大喜。每留肉餌徐，若琴瑟之好。

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客；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衆夜叉曰：「徐郎無骨突子。」衆各摘其五，並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苧為繩，穿挂徐項。徐視之，一珠可值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闊盈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四圍俱有石座。上一座蒙以豹革，餘皆以鹿。夜叉二三十輩，列坐洞中。

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哭。旣而問母及妹，並云安健，彪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回謝夜叉，則已杳矣。未幾，母妹俱至，見彪俱哭。彪告其意。曰：『恐去爲人所凌。』彪曰：『兒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

歸計已決，苦風逆難渡。母子方徊徨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彪喜曰：『天助吾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彪向三人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主母，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饜粱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子裝，數月稍辨語言，弟妹亦漸白皙。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弓，馳怒馬，登武進士第，聘阿游擊女。

夜兒以異種，無與爲婚。會標下袁守備失偶，強妻之。夜兒能開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勳半出於閨門。豹三十四歲挂印。母嘗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爲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家牀頭有個夜叉在！』

交州地方姓徐的，飄洋去做買賣，忽然被大風吹去。睜開眼來一看，到了一處地方，深山裏狠多的草木。他想望有住着的人，便吊住了船，走上岸去，背着米和肉，正走進山去，看見兩面岸上都是洞

曳入幽谷一小洞石洞，外皆叢棘，且囑勿出去；移時挾鹿肉來啖商，自言：『父亦交人。』商聞之而知爲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爲副總。』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爲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爲官。』少年甚歆動，商曰：『旣君尊在交，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轉輾。』乃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於父兄處寄一耗問。』

商伏洞中幾半年，時自棘中外窺；其山中輒有夜叉往還，大懼不敢稍動。一日，北風策策，少年忽至，引與急竄；囑曰：『所言勿忘卻！』商應之乃歸。徑抵交，達副總府。備述所見；彪聞而悲，欲往尋之。父慮海濤妖藪，險駭難犯，力阻之；彪撫膺痛哭，父不能止；乃告交帥，攜兩兵入海。逆風阻舟，擺簸海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漢，乘舟傾覆；彪落海中，逐浪浮流。

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彪視之，一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彪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臥眉我故里也，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爲毒龍國，向臥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徐；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千里。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彪知山無人類，

住下幾天夜叉慢慢的和姓徐的熟識了，走出去也不拿東西攔住他；一塊兒住着，和一家人一般。姓徐的慢慢的能夠聽他的聲音，知道他的意思，常常學着他的聲音說着夜叉話；夜叉越發歡喜他，帶了一個雌的來給姓徐的做老婆。姓徐的起初見他害怕，不敢近他的身；那雌的來拉着姓徐的和他交合，十分歡喜，常常留着肉給姓徐的吃，好似夫妻的要好的樣子。

有一天，許多東西一早起來，頸子下面每人掛着亮晶晶的珠子一串；替換着走出門去，好似伺候貴重的客人一般。喚姓徐的多煮幾鍋肉。姓徐的去問那個雌夜叉，雌夜叉說道：『這個是天壽節氣。』那雌夜叉走出去，對許多夜叉說道：『徐官人沒有珠子。』大家每人除下五粒來，一塊兒交給雌夜叉；雌夜叉又自己除下十粒來，——一共有五十粒的數兒，——拿野苧蔴做繩子穿着，掛在姓徐的頸子上面。姓徐的看看，每一粒珠子，可以值到百幾十塊錢。停了一回，一塊兒走出去。姓徐的煮肉完了，雌夜叉來拉他去，說是：『去迎接天王。』走到大窟窿裏，寬闊有一畝大，裏面有石頭，又光又平和茶几一般，四面都有石頭的座位；上面一個座位，鋪着豹皮，另外的座位都拿鹿皮鋪着。夜叉二三十個，排着坐在洞裏面。

稍停一回，大風吹着灰塵，慌慌張張的一齊走出來；看見一個大東西，走來，也像夜叉的樣子，一直

口密得和蜜蜂窠一般，裏面輕輕的有人聲音。走到洞外面站住脚一看，裏面有夜叉兩個。牙齒一根一根的排着，攢在嘴唇外面，好似槍架子上排着的槍一般，眼光亮晶晶的，好似兩盞燈，抓住脚一隻活的鹿，在那裏吃。他嚇得魂靈也沒有了，急急要逃下去；那夜叉已經回過頭來看見了他，丟下了吃的東西，上來捉他進去。兩個東西說着話，好似鳥獸叫着。搶着扯破姓徐的衣裳，好似要吃。他姓徐的十分害怕，拿袋子理裝着的乾糧和牛肉，送給他，他分着吃得狠有味兒，又翻過姓徐的衣袋子來，姓徐的搖着手告訴他沒有了。夜叉生氣，又抓住他；姓徐的哭着求他說道：『放了我，我船裏有鍋子罐兒可以煮東西吃。』夜叉不懂他的說話，仍是生氣。姓徐的再三和他裝手勢說話，夜叉好似稍稍有一點明白，跟他到船裏，拿了傢伙，走進洞裏，細着柴草燒着火，煮他吃剩的鹿肉。煮熟了，送給他兩個東西吃，着狠歡喜；夜裏拿一塊大石頭擱住門，好似怕姓徐的逃去。姓徐的縮着身子，遠遠的睡着，狠怕不免一死。天亮了，兩樣東西走出去，又把門擱住；停了一回，帶着一隻鹿來，交給姓徐的。姓徐的剝着皮，在洞深的地方拿流着的泉水，盛着水煮成幾鍋；停了一回，有幾個夜叉一羣走來，吃完了，大家拿手指着鍋子，好似嫌他小。過了三四天，有一夜，一個夜叉背着大鍋子來，——好似人平常用的，因此許多夜叉，各人拿着狠鹿來；待到煮熟，喚姓徐的一塊兒吃着。

又也回來子，勸解放了，叫他回去。從此以後，這雌夜叉常常管着這姓徐的走一步坐一坐，大家不離開。又過了三年，兒子女兒都能夠走路；姓徐的常常教他這人的說話，慢慢的會說了，嘰嘰咕咕的說話裏有人的氣息了。便是小孩子跑着山和走平地一般；和姓徐的跟住了，有父子的情份。有一天，雌夜叉和一個兒子一個女兒走出去，半天不回家來；那北風大起，姓徐的心裏狠傷心，想起舊時的家鄉，帶着兒子走到海邊上去，看見從前的船還在，和他商量一塊兒回家去。那兒子要去告訴母親，姓徐的攔住他；父子兩人上了船，一天一夜到了交州地方。到了家裏，妻子已經嫁了人，拿出珠子兩粒，賣得錢滿一兆；家裏狠有錢，兒子取名喚彪，十四五歲的時候，便能夠拿得起一百個三十斤重的東西，脾氣粗暴，歡喜打架。交州地方的元帥，見了他奇怪，叫他做千總；恰巧遇到邊地裏反亂，他到的地方，都有功勞，十八歲做了副將。

這時候有一個做買賣的，飄海出去，也被風吹到臥眉山地方；纔走上岸，看見一個年輕的男人，看了他詫異起來。知道他是中國人，便問他住的地方；那做買賣的人告訴他，那年輕的男人拉他走進山谷，一個小洞，石洞外面都是一堆一堆的草，又叮囑他不要走出去。停了一回，拿鹿肉來給那買賣人吃，自己說：『父親也自交州地方人。』那做買賣的人聽了這個語，知道是姓徐的；那做買

跑進洞裏，爬着坐在上面，和老鷹似的兩面看着。許多人跟着走進去，東面西面排開站着，統統抬起他的頭，拿兩條臂膊做十字樣子擱着。那東西照着頭點着數兒看着，問：『臥眉山的許多人，統統在這裏了嗎？』大家齊聲答應着。看着姓徐的說道：『這個是什麼地方來的？』那雌夜叉對他說：『是我的女壻。』大家又稱贊他煮肉的本領；便有兩三個夜叉，搶着跑去拿煮熟的肉來，擱在茶几上面。那隻東西抓這吃得很飽，狠稱贊他的味兒好，又吩咐他常常留着送給他吃；又看着姓徐的說道：『珠串兒怎麼這樣短？』大的說道：『他纔來，不會置備。』那東西在頸子上除下珠串，脫下十粒給他，——統統大得和手指尖兒一般粗，圓得和彈子一般，——母夜叉急上去接着，替姓徐的穿上去，掛着。姓徐的也叉着臂膊說着夜叉話，謝他。那東西便去了，踏着風走路，他的快和飛一般，大家纔吃他吃剩的東西走散了。

住下四年多工夫，那母夜叉忽然養孩子了；一胎養下兩個雄的，一個雌的，都是人樣子，不像他的娘。許多夜叉都歡喜他的兒子，常常一塊兒抱着玩兒。有一天，都出去搶東西吃了，祇有姓徐的一個人在洞子裏；忽然別處洞裏來一隻雌夜叉，要和姓徐的偷情，姓徐的不肯；夜叉生氣，打姓徐的倒在地上。姓徐的老婆從外面走來，立刻生氣，兩人打起架來，咬斷他的耳朵；稍停一回，他的雄夜

住他，便去告訴交州地方的元帥帶着兩個兵到海裏去。逆風攔住了船，在海裏搖搖幌幌的半個月；四面一看，沒有邊岸，眼前便模糊了，沒有法子分出他的南北方向來。忽然起了風波，接住天，坐的船翻過來；徐彪落在海裏，跟着波浪一高一低的淌着。

好半天，被一樣東西拉了去；走到一處地方，竟有房屋；徐彪一看，有一樣東西和夜叉一個樣子。徐彪便說着夜叉的話，夜叉詫異起來問他；徐彪纔告訴他要去的地方，夜叉歡喜起來說道：『臥眉山是我的老家鄉，冒犯了你有罪了；你離開原路已經八千裏了，從此地走去，便是毒龍國，到臥眉國去，不是這一條路。』便去尋了船來，送徐彪去；夜叉在水裏推着走，和射箭一般，一轉眼一千里路。過了一夜，已經到了北面岸上，看見一個年輕的人，在水邊上張望；徐彪知道山裏沒有人的，疑心是他的兄弟。走近去一看，果然是弟弟，便拉着手哭起來；停了一回，問起母親和妹妹，都說是平安強健。徐彪要跟着去，他兄弟攔住他，慌慌張張的走去；回過身來，謝那夜叉，那夜叉已經不見了。不多時候，母親和妹妹一塊兒走來，看見徐彪，大家哭着。徐彪說出自己的意思來，說道：『怕去了給人欺侮。』徐彪說道：『孩兒在中國很榮耀貴重，別人不敢欺侮。』

回家去的主意已經打定，正怕風向倒吹，不容易渡過海去；母子正沒有法子的時候，忽然看見船

賣的人在客地裏常常看見他便說道：『我是他的老朋友呢。現在他的兒子，做了副將。』這個年紀輕的人，不懂是什麼名稱；做買賣的人說道：『這個是中國的官名。』又問：『什麼叫做官？』便說道：『出門去便坐着車馬，回進來便高坐在上面；堂上一聲呼喚，那下面一百個人答應着。看見的人，斜着眼睛看他，斜着脚站着；這個名兒，便喚做官。』那年輕的人十分羨慕，做買賣的人說道：『既然你的父親在交州地方，為什麼許多日子住在這裏呢？』那年輕的人把實在情形告訴他。做買賣的人勸他回到南方去，他說道：『我也常常有這個想頭，祇是母親不是中國人，說話相貌實在兩樣；况且給同伴知道了，一定要來殺害我們。因為這個，心裏打不定主意。』便走出去說道：『等到北風起來的時候，我來送你動身。託你在父親哥哥跟前寄一個信息。』

那做買賣的人，躲在洞裏，快到半年工夫，常常打草堆裏向外張望；他這座山裏，常常有夜叉跑來跑去，十分害怕，不敢稍稍動一動。有一天，北風一陣一陣的吹着；那年輕的忽然走來，領着他急逃出去。叮囑他說道：『我託你說的話，不要忘記。』做買賣的人答應他，他便回去，一直到了交州地方；走到副總衙門裏，仔仔細細告訴他看見的情形。徐彪聽了傷心，要走去找尋他父親，怕海裏的風波，妖怪許多的地方，危險兇惡，不容易去得，竭力攔住他；徐彪拿手按着胸口大哭，父親不能夠攔

異史氏說道：『夜叉夫人，也是難得聽到的；但是細細的一想，也沒有什麼奇怪。家家的牀頭邊，都有一個夜叉在着呢！』

（註一）策策　策策，是一陣一陣的風聲。——（註二）唐突　唐突，是冒犯的意思。

連城

喬生，晉寧人，少負才名；年一十餘，有肝膽。與顧生善，顧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於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由此日替。

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愛之；出所刺倦繡圖，徵少年題咏，意在擇婿。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婆娑，早向蘭窗繡碧荷；刺到鴛鴦魂欲斷，暗停針綫蹙雙蛾。』又贊挑繡之工云：『繡綫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倖把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遣媼矯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歎曰：『連城我知己也！』傾懷結想，如渴思啗。無何，女許字於鹺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也。

未幾，女病瘵，沈痼不起；有西域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擣合藥屑。史使人詣王家告

上的布風蓬，向南吹動起來，他的聲音拍拍的響着。徐彪歡喜起來說道：『天幫助我了！』大家跟着上船，波浪和射箭一般，三天工夫到了岸上；看見他的人，都逃開去。徐彪替他三個人脫下衣服褲子來分穿着，到了家裏；那夜叉娘看見老頭兒生氣，駡他，恨他不和他商量，姓徐的連連認着錯。家裏人拜見主母，沒有一個不害怕；徐彪勸母親學說中國話，穿着綢緞，吃着酒肉，便十分高興。母女兩人都是男人打扮。幾個月工夫，稍稍聽得出說話來，兄弟妹子也慢慢的白淨起來。兄弟名字喚做豹，妹子名字喚做夜兒，都是強壯有氣力；徐彪自己慚愧不知道讀書，便教兄弟讀書。徐豹最聰明，經書史書一過眼便明白；又不肯做讀書人的事體，仍舊叫他拉着硬弓，跑着快馬，中了武進士的功名。娶一個姓阿游擊官的女兒做妻子。夜兒因爲是異種，沒有人肯和他結親的；遇了幾天，他帳下袁守備官，死了妻子，便配給他。夜兒能夠拉一百石重的弓，隔開一百多步射着小雀兒，沒有落空的。袁守備每一回出去打仗，便和他妻子一塊兒去；一回一回的做過同知將軍官，大功勞一半是出在女人手裏。徐豹三十四歲封元帥，母親常常跟着他去打南蠻子；每見了許多敵人，便穿着盔甲，拿着槍，替兒子去打仗。看見他的，沒有一個不逃走的。聖旨封他做男爵，徐豹代他上奏摺辭謝，封了夫人。

所來，生曰：『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之人，尚不吐棄之？身殉何爲？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矢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願生矣。但煩稽連城，託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爲緬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睨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返，向生賀曰：『我爲君平章已確，即令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皆喜。

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乞垂憐救，我爲姊捧帨耳！』連城悽然，無所爲計，轉謀生，生又哀顧。顧難之，峻辭以爲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妄爲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爲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慘怛無術，相對默默。而睹其愁顏戚容，使人肺腑酸柔。顧生憤然曰：『請攜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拚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去。生憂其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太癡矣！不歸何以得活？他日至湖南，勿復走避，爲幸多矣！』適有兩嫗攝牒赴長沙，生囑之，賓娘泣別而去。

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

壻，壻笑曰：『癡老翁欲剜我心頭肉耶？』使返，史怒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白刃，封膺授僧；血濡袍袴，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丸，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欲訟官；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怫然曰：『僕所以不受膺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媼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不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媼曰：『士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眞知我，但得眞知我，不諧何害？』媼代女郎矢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為我一笑，死無憾！』媼既去。

踰數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女秋波轉顧，啟齒嫣然。生大喜曰：『連城眞知我哉！』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卒。生往臨弔，一痛而絕。史舁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戚。出村去，猶冀一見連城。遙望西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廨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即把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得委任；倘可效力，不惜也。』

生問連城，顧即導生歷多所，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淚睫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略問

「王漁洋曰：『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後，復有此人！』

喬秀才晉甯人，從小就有學問的名氣，年紀十歲多，做人有義氣。和顧秀才很要好；顧秀才死了，常常照顧他的妻子。縣官因為他的文章做得好，大家很要好很敬重；縣官死在任上，家眷流落不能囘去，喬秀才賣去了產業，送靈柩囘去，來去二千多里路，因為這樣，讀書人裏邊越發敬重他——但是家計從此一天一天的衰敗。

史舉人有一個女兒，名字叫得連城，繡得很好的花，認得字，父親嬌養愛惜他；拿出他繡的倦繡圖，教年輕的人題詩，意思要挑選一個女壻。喬秀才送一首詩，上的意思說道：『低低的鬟腳，高高的髻兒，黑葱葱的一頭好頭髮，一早起來坐在窗前，繡一朵綠色的荷葉。繡到那一對鴛鴦的地方，他魂靈兒好像要飛去了一般；悄悄的停着針綫，縐着兩道眉兒。』又稱讚他繡花的好處說道：『繡花線兒做出來，好似畫的一般；那張畫上的花鳥，好似天生成的一般。這樣看來，那時候蘇惠的織錦，也算不得好本領；倣倖把迴紋感動他的丈夫。』女兒得了這兩首詩，很歡喜，對着父親稱讚；父親嫌他窮；女兒見了人便稱讚他；又打發女用人，推說是父親的意思，送銀子幫他的家用。喬秀才歎着氣說道：『連城是我的知己！』滿心想着他，和口渴的人想喝水一般。不到幾時，女兒許配給

無所主志恐不遂，尚且審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默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生喜，極盡懽戀。因徘徊不敢遽出，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戚戚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纔至靈寢，豁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

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方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舁入室，視之已甦。告父曰：『兒已委身喬郎，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聞，具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奈之。連城至王家，忿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舁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焉。

連城起，每念賓娘，欲遣信探之，以道遠而艱於往。一日，家人入白：『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庭中矣。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聚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癡；彼田橫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己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已也。顧茫茫海內，遂使錦繡才人，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悲夫！』

眞心的，見面的時候，要對我笑一笑，死了也沒有不願意的。』女用人囘去了。

過幾天，喬秀才偶然出來，遇見姑娘從阿叔家裏囘來，看着一眼；姑娘的眼光囘轉來往後看，嘻着嘴唇兒微微的一笑。喬秀才很歡喜，說道：『連城眞正是知道我的！』齊巧王家來商量娶親的日子，女兒的舊病又發作起來，幾個月便死了。喬秀才去吊喪，一陣心痛死過去，史孝廉叫人抬着送他囘去。喬秀才自己知道自己已經死了，也沒有什麽悲傷；走出村坊去，還想見一見連城。遠遠望着西北一條路，走的人連接得和螞蟻似的；便也混進身子，夾在他們堆裏。一囘兒走進一個衙門，碰着顧秀才，嚇了一跳；問『你怎麼樣來的？』便拉着手要送他囘去。喬秀才便歎着氣說道：『心裏的事體沒有辦完。』顧秀才說道：『我在這裏管文件，很得信用；倘然可以出力，不敢惜力的。』喬秀才問起連城，顧秀才便領他走過了許多房屋，看見連城和一個穿白衣服的姑娘，眼淚汪汪很悲傷的席地坐在廊檐角裏；看見喬秀才來，立刻站起來，好像心裏喜歡了。略問：『爲什麼來的？』喬秀才說道：『你死了，我那裏敢再活着？』連城哭看說道：『這樣負義的人，還不忘記他？身體跟着他死做什麼？但是，已經不能許配你在今世，但願配在下世了。』喬秀才告訴顧秀才說道：『有事體，你自己去罷；我歡喜死，不願意再活了？但是請你查查連城投生在什麼地方，好和他一塊

鹽商的兒子王化成，喬秀才纔死了望頭；但是做夢的想頭裏，還不忘記感激他的。

不多幾天，女兒生癆病，病深不能起牀；有一個西城地方的和尚，自己說能夠醫病。但是要用男人臂膀上的肉一錢，舂着和在藥末裏。史舉人差人到王家去告訴女壻，女壻笑着說道：『癡老頭兒！要割我心頭的肉嗎？』那差去的人回去，史孝廉生氣，和人家說道：『有能夠割肉的人，女兒給他做妻子。』喬秀才聽見，便去自己拿出狠亮的刀，割臂肉給和尚，血淋了袍子袴子；和尚替他搽上藥纔止住。做丸藥三顆，三天吃完，病好像沒有了。史孝廉想要依着說話做，先去告訴王家；王家的人生氣，發恨要去告官。史孝廉便擺酒席，請喬秀才來，拿一千兩銀子，擱在桌子上說道：『深受了你的大恩，祇好拿這個報答你。』便從頭至尾說出背約的原因。喬秀才沉下臉來說道：『我所以不愛惜皮肉的原故，不過要報答知己罷了。那裏是賣肉呢！』拂着袖子便回去了。女兒聽見了，心裏很可憐；他叫女人去安慰着，勸他，又和他說道：『像你這樣的才學，應該不是長久流落的；天底下不怕沒有美人兒。我做的夢，很不吉利，三年裏頭必定要死的。不要和人家爭這地底下的人了！』喬秀才告訴女用人說道：『讀書人爲了知己的人死，不論他的面貌美不美的；實在恐怕連城不是眞正的曉得我。不做夫妻，有什麼要緊？』女用人代姑娘罰咒解說，喬秀才說道：『若果能是

路上連城走得很慢，一里多路，便停一停；停過十幾回，纔看見家門。連城說道：『重活了，恐怕變卦請你討我的屍骨來；我從你家裏活過來，應該沒有後悔。』喬秀才也說：『不錯。』同到喬秀才家裏。連城戰戰兢兢，好像不會走路；喬秀才站着等他。連城說道：『我到此地，手脚飄飄蕩蕩，好似沒了主意；心裏願望恐怕做不到，還要仔細想法子。不是這樣，活了怎樣能般自己做主？』兩人手拉手走進旁邊廂房裏，不說話了。一回兒，連城笑着說：『你不喜歡我麼？』喬秀才詫異，問他的原故；紅着臉兒說道：『恐怕事體不成功，越發對不起你了，我要拿魂靈兒報答你。』喬秀才歡喜，十分親熱了一回，便遲遲挨挨不敢走出去。等了三天，連城說道：『俗語說的：「醜媳婦總要見公婆。」憂憂愁愁的住在這裏，終不是長久法兒。』便催喬秀才進去，剛到靈牀，忽然醒了。家裏人很奇怪很詫異，送湯水給他吃下去。

喬秀才叫人請史孝廉來，討了連城的尸首，自己說道：『能夠救他活來。』史孝廉歡喜，聽他的說話，纔搬進來，看看已經醒了。告訴父親說道：『孩兒的身子，已經給喬官人，再沒有回去的道理；倘然有什麼變故，不過仍舊只有一死。』史孝廉回去，打發了頭去替他服侍。王家聽見了，寫了狀子去告官；官受了銀子，判斷給王家。喬秀才氣苦得要死，也沒有法子。連城到了王家，生氣，不喝水，不

兒去。』穿白衣服的姑娘問：『秀才是誰？』連城仔仔細細的告訴他。姑娘聽了，像很悲傷；連城告訴喬秀才說道：『這位姑娘是我的同姓，小名叫得賓娘，長沙知府的官女兒，一路同來，便大家親熱起來。』喬秀才看了一看，樣子很可憐；纔要細問顧秀才已經去了回來，對喬秀才道喜說道：『我替你商量定了，便叫姑娘跟你還陽間好不好？』兩人很歡喜。

纔要作揖分別，賓娘大哭着說道：『姊姊去了，我跟誰去呢！望你可憐我救救我，我替姊姊去捧手巾罷！』連城傷心沒有法子想，再和喬秀才商量；喬秀才又苦苦的求着顧秀才，顧秀才不答應，很利害的推託着，說是：『做不到。』喬秀才再三勉強着他，便說道：『試勉強做做看。』去了吃一頓飯的工夫，回來拉着手說道：『怎麼樣，實在萬分不能夠做得到的了。』賓娘聽見了，說着哭着，祇跟在連城的手臂後面，怕他立刻跑去；很淒涼，想不出法子來，大家看着不做聲。但是看了他愁的臉兒，悲傷的樣子，教人的肝腸都酸軟了。顧秀才發狠的說道，『請你帶了賓娘去，倘然犯法，我拚性命當去！』賓娘纔歡喜，跟喬秀才出去；喬秀才怕他路遠，沒有同伴。賓娘說道：『我跟你去，不要回家了。』喬秀才說道：『你太癡心，不回去怎樣能活？往後我到湖南，不要避我走開，已算好了！』卻巧有兩個老婆子，拿了勾魂票到長沙去；秀才囑託他，賓娘哭着分別去了。

把這回文織在五色的綢上，寄去給他丈夫；他丈夫感動了，便把蘇蕙接到任上來，夫妻一塊兒住着。五色的綢喚做錦。

(註一)田橫 從前一個齊王，名喚田橫，和漢王都封王，後來漢王做了皇帝，田橫帶了他的同伴五百個多人，逃去躲在海島裏。漢帝怕他造反，派人去喚他來，赦了他的罪；田橫不肯去，自己拿刀刎死了，他的同伴五百多人，都一齊刎死，報答他的知己。

小二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便與兄長春並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於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

時丁年十八，遊滕泮矣，能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閑。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

吃飯，祇望快快的死；等到屋子裏沒有人，便拿帶子吊在梁上。過了一天，越發沒有精神，等到快要死了；王家害怕，送還史孝廉，史孝廉又送還喬秀才。王家知道了，也沒得法子，便安靜了。

連城好起來，常常記掛賓娘；要叫人打聽，因爲遠，不便去。有一天用人進來通報：『大門外有車子和馬停着。』夫妻兩人跑出來看，那賓娘已經走到天井裏，大家看見了，又傷心又歡喜。那知府親自選女兒來，喬秀才接着進來；知府說云：『小孩子全靠着你能夠再生，怎麽樣也不嫁別人。』喬秀才磕着頭，照規矩謝他：史孝廉也道了，和他認了同宗。那秀才單名叫年，號叫大年，

異史氏說道：『一笑的知己，便許他自己的身子；世界上的人，有的批評他太癡。那田橫手下死的五百人，那裏都是呆人呢？這是知己的難得，明理的人所以感激在心裏不能忘記的。但是茫茫世界，便叫那有好學問的人，祇感激在女人的一笑上頭，可憐可歎！』

王漁洋說道：『實在是個多情種子！不料牡丹亭以後，還有這一個人。』

(註一)織錦　從前有一個女人，名叫蘇蕙；他的丈夫竇滔，到襄陽去做官，要蘇蕙一塊兒去。蘇蕙不肯去，竇滔生氣，買了一個小老婆名喚趙陽臺很得寵。蘇蕙在家裏，心裏悔懊起來，便做了一首回文詩——八百四十個——字顛來倒去，都可以讀得通，所以名叫「回文」。蘇蕙

坐地忽暴裂，深不可底；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須銀鐙千架，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婦聽其言，故嘖嘖詫異之。

但從此漸購牛馬、蓄廝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管爇照，寇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入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癡若木偶；女始著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

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生齎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兒時三歲，養為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於是里中人漸知為白蓮戚裔；適蝗害稼，女以紙鳶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疇，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羣首於官，以為鴻儒餘黨；官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丁以重賂，黨禍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宜有散亡；然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於邑郡之西鄙。

女為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棊燈，其奇式幻采，諸

卿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爲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爲間，豁如夢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

女知不可諫，乃易髻而鬟；出二紙鳶，與丁各跨其一，鳶肅肅振翼，似鶼鶼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以指撚鳶項，忽即斂墮，遂收鳶；更以雙衛，馳至山陰里，託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嗇於裝，薪儲不給；丁甚起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二指擊腕臂焉。

西鄰翁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爲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翦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登榻，煮藏酒，檢周禮爲觴政。任言部某册第幾頁第幾行，即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酉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釂；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鼈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瀝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作鼈飲！』方喧競時，聞籠中戛戛；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則在囊中；有巨金纍纍充溢，丁不勝愕喜。後翁家媼，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

迷信「白蓮教」徐鴻儒造反，趙家全家都連累做反叛；小二認得字，狠精細，凡有紙做兵豆做馬的法子，一見便精。小女孩子拜徐鴻儒做先生的，有六個人，祇有小二最聰明，因此統統學會了他的法子。趙旺靠着女兒，狠得着上司的相信。

這時候丁紫陌年紀有十八歲了，中了滕城地方的秀才；但是不肯定親事，因為不肯忘記小二，偷偷的逃去投在徐鴻儒部下。小二看見他，歡喜，待他的情分比平常格外好。小二是徐鴻儒最得意的學生，管軍機的事體；白天夜裏出來進去，父親母親都不能管他。丁紫陌常常晚上來見他，有時候叫底下人統統走開，挨到三更天。丁紫陌偷偷的告訴小二說道：『我到這裏來，你知道我這一點點的心事麼？』小二說道：『我不知道。』丁紫陌說道：『我並不是妄想攀高，這一趟的來，是為的是你。邪術是沒有用處的，祇能夠弄到滅亡；你是個聰明人，難道不想到這個地方嗎？能夠跟着我一塊兒逃走，我的心裏便不難過了。』小二呆呆半天，忽然和夢醒一般的說道：『背了父母私自走了，是沒義氣的。我要去告訴兩個老人家。』便進去說了許多逃去有好處不逃去有害處的道理；趙旺不相信，說道：『我們的先生是神仙，那裏會錯的？』

小二知道不能勸醒的了，便打散頭髮，挽了一個髻兒，拿出紙鶴子，和丁紫陌各人騎了一隻紙鶴

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嚴，食指數百無冗口；暇輒與丁烹茗著弈，或觀書史爲樂。錢穀出入，以及婢僕，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籌，丁爲之點籍唱名數焉。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膝立；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肴酒，呼諸婢度俚曲爲笑。女明察若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於勞，故事易理。村中二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資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設壇於野，乘輿夜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羣居，私議其美，及覿面逢之，俱肅肅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錢，使采荼薊；幾二十年，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饑，人相食，女乃出荼，雜粟贍饑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二所爲，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騃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誤入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同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遇丁生耳！』

滕城地方趙旺夫妻，都相信敬重菩薩，不吃葷血東西，一鄉裏邊有善人的名氣；家裏有一點點家財。一個女兒名叫小二，很聰明，很美麗，趙旺狠寶貝他，歡喜他。年紀六歲，教他和哥哥長春一塊兒跟先生讀書，過五年，讀熟了五經。同窗丁官人名字叫得紫陌，比小二大三歲，樣子狠漂亮，大家狠親熱；暗中把意思告訴母親，要定趙家的親事。趙家要把女兒許配富人家，便不肯。不到幾時，趙家

看袋子裏許多銀子滿出口兒外面，丁紫陌狠奇怪很歡喜。後來翁家老婆子抱着孩兒來玩，輕輕的說道：『主人纔囘來，點着燈夜裏坐着地板忽然綻開，深得看不見底。一位判官從裏面出來說道：「我是陰司裏的差人，泰山帝君和閻王，在那裏做記強盜惡事體的書，要用銀燈十盞；每盞重十兩，施一百架燈可以消滅罪孽。』生人害怕，燒着香磕頭禱告，送他一千兩銀子，判官慢慢的進去了，地縫也便合攏了。』夫妻兩個聽了他的說話，故意做出詫異的樣子。

但是從此慢慢的買起牛馬，養底下人和丫頭，自己造起房屋；村中無賴子，看想他家裏有錢，合了許多流氓，跳過牆頭，搶丁家。丁家夫妻兩人，從夢裏嚇醒；看見火把照着強盜擠滿了一屋子，兩個人捉住了丁紫陌，另外一個人，伸手到小二懷裏；小二袒開胸腹爬起來，直着手指喝道：『停止！停止！』十三個人，都伸出舌頭，呆呆的站着，和木頭人兒一般；小二纔着褲子走下牀來，叫攏底下人，拿強盜一個一個的反綁着手，威逼着叫他自己招認得明明白白，便責備他們說道：『遠路人躲在山凹裏，要想人家幫助，爲什麼這樣沒道理？急難的時候，人人都有的；窘急的時候，可以老實和人家商量。我們那裏是堆着銀子不肯給人的人家呢？豺狼的一般的行爲，本來應該統統殺了你們；但是我實在有點不忍心，暫時放了你們去，倘然再來，一定不饒你們的了。』一羣強盜磕着頭

子的翼膀飛起來飀飀的響，像一對鵜鳥一般，並着翼膀飛天；快亮的時候，到了近萊蕪的地。小二用手指揑住紙鴿子的頭頸，忽然收了翼膀，停下來；再騎了兩匹騾子，跑到山陰地方；假說是避亂的，租了房屋住著。兩人匆匆忙忙的逃出來，少帶東西，柴米沒有；丁紫陌很是着急，問鄰舍借米，沒有人肯借他一升一斗的。小二沒有着急的樣子，祇當去了簪子珥環；關了門兩人靜悄悄的對坐着，猜燈迷兒，背忘記了的書，拿這個來賭勝敗，敗的並着兩個手指打他的手膀。

西鄰翁家，是強盜裏面最利害的；有一天，打搶了囘來。小二說道：『鄰舍人家富，我還有什麽憂愁？暫時借我一千兩，他會不肯借我嗎？』丁紫陌以為不容易，小二說道：『我有法兒，教他情愿給我。』便剪紙做判官的樣子，擱在地下，罩上雞籠；便拉了丁紫陌到榻上，煑熱了酒，檢了一本禮記行酒令。隨便說那裏一本第幾頁第幾行，便一塊兒翻看那個得着食傍水傍酉傍的，便喝酒；得着酒部的，加倍喝。後來小二齊巧得着「酒人」兩個字，丁紫陌拿了大盃子篩滿了酒，催他喝；小二禱告着說道：『倘然借得着銀子，你便得着飲部。』丁紫陌翻書，得着「鼈人」兩字，小二大笑着說道：『事體已經成功了！』一點一滴的篩酒給他，丁紫陌不佩服起來；小二說道：『你是水兵，應該和鼈魚一般喝法！』正在調笑，聽見籠子裏響得戛戛的；小二站起來說：『來了！』拿起籠子來看

這一天給他們休息，不做夜息；夫妻擺菜蔬和酒叫許多丫頭唱小曲兒取笑。小二明白得和神仙一般，人家不敢欺侮他；但是賞他們的，常常比辛苦多，所以事體極容易做。村裏二百多家人家，凡是窮的，都給他們資本；鄉裏因爲這樣，沒有懶惰遊民。碰着大旱的時候，小二教人造臺在空地上；坐轎子夜裏出去，踱方步，做法兒，大雨便下來，五里之中，雨水下足了。人家越發當他神仙。小二出來，沒有遮臉的東西，村裏人統統看見他；有年輕男人，在一傍暗地裏說他標緻，待到對面遇到了他，都害怕得不敢抬頭。碰到秋天，村裏小孩子不能耕田做事體：便給他錢，叫他採茶葉割草。幾乎有二十年，東西堆滿了樓屋，人家暗暗的笑他；碰到山西鬧大饑荒、人吃人。小二拿出割下來的草和米，給餓的人，近處的村坊，全靠他活命，沒有逃走的。

異史氏說道：『小二做的事體，恐怕是神仙教他的，不是人的本領；但是沒有說話提醒他，早已跟父母一塊兒死了。從這樣看來，世界上的人，有了狠大的才幹，走錯路頭死的，總已不少！那裏知道同學六個人裏面，沒有小二這樣的人呢？叫人恨得不遇着丁秀才罷了！』

宮夢弼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千金不靳；賓友假貸常不還。惟一客

謝他去了。

住了不到幾時，徐鴻儒被官兵捉了，趙旺夫妻兒子都犯了殺頭罪；丁秀才拿了銀子去贖了長春的小兒子回來，小孩子纔三歲，養做自己的兒子，名字叫作承祧。從此同一條巷裏的人，慢慢的知道他們是「白蓮教」的徒弟；卻巧這時蝗蟲吃了田裏的稻子，小二拿紙鶴子幾百隻，放在田裏，蝗蟲遠遠的逃開了，不敢進田裏去。因為這樣，纔得沒有妨害。同住人都妒忌他，大家去告官，拿他當李鴻儒的同黨；官打聽他家裏有錢，看想他和魚肉一般。關了丁紫陌，丁紫陌拿了許多的銀子買囑官府，纔了卻這件事。小二說道：『錢財的來路不正經，應該要快快的用完；但是和蛇蝎一般的地方，不好長久住的。』便狠賤的價錢賣去了他的房子，搬到萊蕪縣的西邊。

小二做人靈巧聰明，會積蓄，做生意勝過男人；從前開過琉璃廠，碰着進來一個工人，便教導他做各樣碁燈的法子，那新奇的樣子，好看的顏色，別人店裏都不能學到。他因為這樣，價錢又貴，又賣得很快；住了幾年，家財越發大了。小二監督丫頭，用人很嚴；吃飯的人幾百個，沒一個閒空的人。空下來和丁紫陌煮茶下棋，或者看書樂；尋錢米的進出，和丫頭用人，凡五天查看一回。小二自己拿籌，丁秀才替他點籌子，報名報數目；勤儉的人，賞賜分等級，懶惰的人，用鞭子打了，罰他跪在地下。

使兒騎馬高車，假千金，即亦匪難。如此景象，誰猶念曩恩，憶故好耶？且父予人金貲，曾無契保，責負亦難憑也。』母故強之，和從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傻人李四舊受恩卹，聲其事，義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

黃女已及笄，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郎非生而貧者也。使富倍他日，豈讎我者所能奪乎？今貧而棄之，不仁。』黃不悅，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媼並怒，旦夕唾罵之，女亦安焉。無何，夜遭寇劫，黃夫婦炮烙幾死，家中席捲一空，荏苒三載，家益零替。

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致聘，黃利而許之，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裝塗面，乘夜遁去，丐食於途，閱兩月，始達保安，訪和居處，直造其家。母以為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下，曰：『兒何形骸至此耶？』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為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餐，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吾賢婦。』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況味；今日視之，覺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為解頤。

女一日入閒舍中，見斷草叢叢，無隙地，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陬有物堆積，蹴之迕足，拾視皆朱提，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宮曩日所拋瓦礫，盡為白金。因念兒時，嘗與瘞石室中，得毋皆金，而故第

宮夢弼陝人，生平無所乞請；每至，輒經歲。詞旨瀟灑，柳與寢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總角，叔之，宮亦喜之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磚，埋石子僞作藏金爲笑。屋五架，掘藏幾徧；衆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與，尤較諸客昵。

後十餘年，家漸虛；不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讌，猶是常也。年旣暮，日益落，尙割畝得直，以備雞黍；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加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具；宮乃暮出囊金，爲柳經紀。和益德之，事不大小，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至室則抛擲暗陬，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卽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貧？』

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貧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而宮滅迹匿影，去如黃鶴矣。

先是，柳生時，爲和論親於無極黃氏，素封也；後聞柳貧，陰有悔心。柳卒，訃告之，卽亦不弔，猶以道遠曲原之；和服除，母遣自詣岳所，訂昏期，冀黃憐顧。比至，黃聞其衣履敝穿，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請自此絕。』和聞痛哭。對門劉媼，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舊客負欠者十常八九，俾擇富厚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爲我財耳；

綆綳繫樹間，——黃慚懼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囑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偽為賣花者，同劉媼來。」』

黃諾，歸，述於媼；媼念女急，以告劉媼。——媼果與俱至和家。凡啟十餘關，始達女所；女著帔頂髻，珠翠羅紈，香氣撲人。嚶嚶一聲，大小婢媼，奔入滿側；移金椅牀，置雙夾膝；慧婢瀹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淚熒。至晚，除室安二媼；裀褥溫軟，並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意殷渥。媼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郎忿不解，防他聞也。』每和至，——便走匿。

一日，方促膝坐，和遽入，見之，怒詬曰：『何物村媼，敢引身與娘子接坐？宜撮鬢毛令盡！』——劉媼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拱手謝過，即坐曰：『姥來數日，我大忙，未得展敘。——黃家老畜產尚在否？』答曰：『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何不一念翁婿情也？』——和擊桌曰：『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焉？』言至忿際，輒頓足起罵。女恚曰：『彼郎不仁，是我父母；我迢迢遠來，手皴裂，足趾皆穿，亦自謂無負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堪？』——和始合怒起，身去。——黃媼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念金私付之。

既歸，曠絕音問，女深以為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慚怍無以自容。——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

已與於東家，急贖歸，斷磚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發他磚，則粲粲皆白鏹也；頃刻間，數巨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齎百金往酬劉媼；鮮衣射目，僕從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媼僅一屋，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塡溢里巷。

黃翁自女失亡，西賈遝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窮，如和曩日。聞舊壻烜耀，閉戶自傷而已。媼沽酒治饌款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遁，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媼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羣婢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敍往舊，殷問父母起居。居數日，款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媼詣黃詳報女耗，兼致存問，夫婦大驚；媼勸往投女，黃有難色。

既而凍餒難堪，不得已，如保定。日到門，見閈閎峻麗，閽者怒目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女知；少間，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覲，然恐郎君知，尙候隙也。翁幾時來此？得勿饑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盛，饌二簋，出置黃前；又置五金，曰：『郎君宴房中，娘子恐不得來；明旦宜早出，勿爲郎聞。』黃諾之。早起趣裝，則管鑰未啟，止於門中，坐襆囊以待。忽譁主人出，黃將斂避，和已睹之，怪問：『誰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衆應聲出，短

每來一遭，便住一年。說話思想狠漂亮，姓柳的和他一塊兒睡，一塊兒住的時候最多。姓柳的兒子，名喚和這時候梳着丫叉髻兒，稱呼他做叔叔；姓宮的也愛和柳和玩耍，每遇柳和打書房裏回家來，便和他揭開鋪地的磚頭；埋下石子去，假裝做是藏金子，兩人玩笑着。屋子封開間；掘開來藏着，差不多滿了；大家笑他做的事體和小孩子一般，那柳和獨歡喜這個玩兒，越發比和別的客人親熱。

後來過了十多年，家裏慢慢的空了，不能夠供給許多客人的衣食；因爲這個，客人慢慢的少了，——但那十幾個人統夜說笑吃酒，還是常常這樣的。年紀已經老了，天天越發窮苦下去；還是賣去了田地，拿了錢去，料理殺雞煮飯給客人吃。柳和也很會化錢，看着父親的樣，結識小朋友，姓柳的也不去攔阻他。不多幾天，姓柳的害病死了，到得沒有錢去買棺材；姓宮的便自己拿出袋子裏的錢來，給姓柳的收殮。柳和越發感激他，事體不論大小，都託了宮叔叔；姓宮的常常從外面走進來，一定在袖子裏藏幾塊瓦片石子，到房裏，便丟在房角暗地裏，更不懂他是什麼意思。柳和常常對着姓宮的憂愁家裏窮，姓宮的說道：『你不知道辛苦做人家的煩難，便是給你一千塊錢，可以立刻化完的呢。做男人的，祇怕不能夠自己養活自己，怕什麼窮呢？』

告，遂使開罪良多。」黃但唯唯。和爲更易衣履，留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封焉。

異史氏曰：「雍門泣後，[四]朱履杳然，[五]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廉鉞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妄降福澤也如是！」

鄉有富者，居積取盈，收算入骨；窖鏹數百，惟恐人知，故衣敗絮，食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目作努，其讎如不戴天。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摺垂一寸長，而所窖中不肯發。後漸尫羸，瀕死，兩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蹇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呵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棺，遂藁葬焉。嗚呼！若窖金而以爲富，則大帑數千萬，何不可指爲我有哉？愚已！

柳芳華，是保定地方人，家裏很有錢，在地方上很有名氣；做人氣量大，歡喜接待客人，同桌吃飯的，常常有一百個人。別人有急難事體，和自己有急難事體一般；送去一千塊錢，也不心痛的。客人朋友借去錢，常常不還他。祇有一個客人，名喚宮夢弼，是陝西地方人，一生一世沒有求懇他的事體；

打發他去、柳和依了母親的話一共二十多天不能夠拿到一個錢。祇有一個唱戲的，名喚李四，從前得到恩典好處；聽得他的情形，動了他的義氣；送了一塊錢。母子兩人很傷心的哭，從此沒有想望了。

姓黃的女兒，已經到了十五歲年紀；聽說父親斷絕了柳和，肚子裏不佩服父親。姓黃的要女兒去嫁別人，女兒哭着說道：『柳官人不是生成窮的，若說現有錢比從前加倍，難道是慢我的人可以奪去嗎？現在窮了，便去開他，不是好良心』。姓黃的不歡喜，婉婉轉轉再三勸他，他女兒到底不改心腸；老頭子老太婆一齊生氣，朝朝晚晚厭惡他罵他，那女兒也聽他去。不多幾天，夜裏被強盜搶；姓黃的夫妻兩人，被火燙得要死，家裏東西擄掠得一點都沒有。勉強敷衍過了三年，家裏越發窮苦。

有一個西方做買賣的人，聽得他女兒長得標緻，情願拿五十塊錢來聘他去；姓黃的貪圖了他的錢，答應他，打算硬逼着他，要改換他的志氣。女兒留心看出他的計策來；除去了打扮，拿爛泥塗在臉上，趁夜裏逃出去；在路上討着飯，過了兩個月，纔走到保定地方，打聽得柳和住的地方，一早走到他家裏去；母親認做是化子女人，故意賊喝着他出去。那女兒一聲一聲哭着，自己說出情形來，

有一天告辭着要囘家去了，柳和哭着叮囑他快快囘來，姓宮的答應他，便去了。柳和窮得不能夠養活自己，當着東西過日子，慢慢的當完了；天天望姓宮的囘來，替他照料一照料。那姓宮的滅着脚迹躲起影子來，去得和黃鶴樓上的黃鶴一般了。

從前在柳秀才活着的時候，給柳和結親在無極地方的黃家，是世代有錢的；後來聽得柳家窮了，暗暗的有懊悔的意思。姓柳的死了，送訃文去告訴他，便也不來吊孝；還認做是路隔得遠，原諒他。柳和滿了孝，他母親打發他自己到丈人家裏去，靠定結親的日子，想望黃家可憐照應他；待到到了他家，姓黃的聽說他衣服鞋子破舊，喝着看門的不要收留他。傳話出來說道：『囘家去想法子拿一百塊錢可以再來；不是這樣子，和你從此斷絕。』柳和聽了這話，狠傷心的哭着；對門一個劉老太婆，可憐他，送飯給他吃，送他錢三百個，勸着他叫他囘家去。

他母親也傷心生氣，沒有法子；便想起從前客人欠他錢的，十個人裏面倒有八九個，打發他去，叫他檢那有錢的求他幫忙。柳和說道：『從前的和我來往，是認我有錢罷了；若說做孩兒的用四匹馬拉着坐着高大的車子去借一千塊錢，便也不是難事體。照現在這個樣子，什麽人還肯想到從前的好處呢？況且父親給人的金錢，也沒有契據保人，去討債也不能靠得住的呢。』母親再三硬

拿着一百塊錢去送給劉老太婆新衣裳照着眼睛很漂亮的用人十多個，都騎着高大的馬和龍一般老太婆祇有一間屋子，——柳和便坐在牀沿上，人聲馬聲塞住了一條弄。——黃老頭子自從女兒不見了，那西方做買賣的人，逼着要囘聘金；卻已經化去了一大半，賣掉了住着的屋子，纔能夠還他。因此窮若得和柳和從前一般，聽說舊時的女婿狠得意，關上門自己傷心罷了。那老太婆買着酒做着菜，請柳和吃着；——便說起那黃家的女兒賢慧，又可惜他逃去了。問柳和：『已經娶了親沒有？』——柳和說道：『已經娶了。』吃完了，硬拉着老太婆去看新媳婦，坐着車子一塊兒囘家去；到了家裏，那女人狠齊整的打扮着出來，許多丫頭攙扶着他，和仙女一般。兩人見面，十分詫異，便說起從前的事體，再三問他爹娘的情形。住下幾天，看待他十分好；做了好衣裳，上上下下統統換了新的，纔送着打發他囘去。那老太婆跑到黃家去，——仔仔細細告訴他女兒的情形，又說起女兒喚他來請安的話；他兩夫妻十分詫異，老太婆勸他到女兒家裏去，——姓黃的有不好意思的神氣。

過了幾天，凍着餓着受不住；沒有法子，——到保定地方去。待到了門口，看見門牆高大華麗，看門的人氣哄哄的睜大一眼睛，從早到夜不肯替他進去通報；一個女人走出來、——姓黃的裝着笑臉，說着很

母親拉住手淌下眼淚來說道：『我的孩兒怎麼身體瘦到這個樣子呢？』女兒又悽悽涼涼的告訴他的情形，娘兒兩個都哭起來，便替他洗臉梳頭；顏色滋潤，眉眼光彩，母子兩人都歡喜。但是家裏三個人，一天祇吃了一回。母親淌着眼淚說道：『我娘兒兩個，原應該這樣吃苦，最可憐的是對不起我的賢慧的媳婦。』女兒笑着安慰他說道：『做新媳婦的，在化子淘裏吃盡苦楚；今天看了，覺得有天堂地獄的分別。』母親聽了，也發起笑來。

女兒有一天走進一間空房裏，看見割斷的柴草，一堆一堆的沒有空地；慢慢的走到裏面屋子裏，灰塵堆滿了。在裏面黑暗房角裏，有東西堆積着，踢踢他碰着脚；拾起來一看，都是銀錢。詫異起來，走去告訴柳和；柳和同走去一看，便是姓宮的前幾天丟着的瓦片石子，統統變成了白金子。便想到小孩子的時候，常常和他埋着石子在屋子裏，不知道是不是都是金子；那舊時的屋子，已經押給東邊人家了，趕快拿錢去贖囘來。破磚塊零零落落，他藏着的石子，還好好的露在外面，很覺得失了想望；待到掘起別的磚頭來，卻雪亮的都是白銀子。一刻兒工夫，數目得了上萬塊錢了。從此贖囘田地房產來，買着丫頭用人，牆門院子；整齊高大得賽過從前。便自己勉勵着自己說道：『若還不自己要好，便對不起我那宮家叔叔了！』打定主意，關上書房門，三年工夫，中了舉人。便親自

子翡翠，穿的綢緞，香氣吹在人身上。嬌滴滴兒喚一聲，大大小小的丫頭老媽子，跑進來站滿了兩傍；搬着金子的靠牀，放着兩個擱腿的枕兒，一個伶俐丫頭送茶來。大家拿暗話問着好兩人看看淌下眼淚來。到了天晚，打掃一所房間給兩個老太婆睡；被褥又暖又軟；便是前幾年有錢時候也不曾享用過。住下了三五天，女兒心思很要好，老太太常常拉他到沒人的地方哭着，說以前的錯處；女兒說道：『我們是女兒娘，有什麼錯處不可以忘記？祇是官人氣不解，怕給他聽得呢。』每看見柳和走來，便跑去躲着。

有一天，正對面坐着，柳和忽然走進來；着見了生氣，罵着說道：『什麼東西鄉下老太婆，敢貼着身體和娘子一塊兒坐着？應該拔去他鬢髮拔光他！』劉老太婆急急走進來說道：『這個是老身的親眷，王家阿嫂賣花的；求你不要責罰他。』柳和便拱着手認錯，便坐下來說道：『媽媽來了幾天，我十分忙碌，不能夠和你說說話兒。黃家的老畜生還活着嗎？』回答說道：『統統好，祇是窮得不能夠過日子；官人十分有錢，又做官，怎麼不想一想丈人女壻的情份呢？』柳和拍着桌子說道：『從前那一年，不是媽媽可憐我，賞我一盌飯吃，又怎麼可以回到家鄉來？現在還要拿他剝下皮來睡着他，有什麼情份可想呢？』說到生氣的地方，便頓着腳站起來罵着；女兒生氣說道：『他便算

客氣的話，告訴他自己的名姓，求他悄悄的去告訴女兒知道。稍停了一回，那女人走出來，領他走進廂房去說道：『娘子很願意來見一見你，祇怕給官人知道，還要覷着空呢。老太爺什麽時候到這地方來的？肚子裏可餓嗎？』姓黃的便說出他的苦楚來。那女人拿酒一壺，菜兩盌，拿出來放在姓黃的跟前；又擱着五塊錢，說道：『官人在房裏吃酒，娘子怕不能夠出來；明天早晨要一早出去，不要給官人聽得。』姓黃的答應他。一早起來，收拾行李，那門上的鎖還不曾開；留在門房裏面坐在被袋上等着。忽然齊聲說：『主人出來了！』姓黃的正要躲避，柳和已經看見了；詫異起來，問他：『是什麽人？』家裏人統統不敢回答。柳和生氣說道：『這個一定是壞人，應該捉去衙門裏！』大家答應着走出來，拿短繩子綑住在樹上。姓黃的又慚愧又害怕，不知道怎麽說話。不多幾時，昨天夜裏那個女人走出來，跪着說道：『是我的娘舅，因爲是前夜來的時候晚了，所以不曾告訴主人。』柳和吩咐鬆綁，那女人送出到門口說道：『忘記叮囑看門的，便把事體弄壞了。娘子說：「想着我的時候，可打發老太太假裝着賣花的，和劉老太婆一塊兒來。」』

姓黃的答應着回家去，對老太太說；老太太想得女兒利害，去告訴劉老太婆。老太婆眞的和他一塊兒到柳和家裏來，一共開了十多重門，纔走到他女兒房裏；女兒穿着披肩，頭上梳着髻，戴的珠

本地有一個有錢的人，藏着錢，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搜括計算得狠利害；地窖裏藏着銀子幾百兩，祇怕給人知道，故意穿着破棉花的衣裳，吃着糠粃，給人看他是窮。親戚朋友偶然來一趟，也從來沒有殺雞煮飯的事體；有人說他家裏不窮，便眼睛彈出着了，他的恨你好似不肯一塊兒頂着一個天的大讎。到年老的時候，一天吃榆樹木屑一升，臂膊上的皮縐得掛下來一寸長，他那地窖裏藏着的銀錢，到底也不肯拿出來，後來慢慢的瘦弱得快要死了。兩個兒子圍着問他，還不肯立刻說出來：待到明白眞要死了，要去告訴兒子，兒子走來，已經舌頭硬得不能夠說話，祇是拿手爬抓着胸口，直着氣喊着罷了。死過以後，子孫沒有力量買棺材，便拿草包着埋葬他。唉！若說藏着金子算有錢的，那國庫裏幾千萬塊錢，什麼不可以算是我有的呢！笨極了！

（註一）黃鶴　武昌地方，有一座黃鶴樓，養着黃鶴；鶴飛出去了，永不飛回來。崔灝做一首詩，裏面有一句：『黃鶴一去不復返。』後來人說人去了不回來，便比方他是黃鶴。

（註二）朱提　朱提是一個縣名；這地方出好銀子，後來人喚銀子，便喚朱提。

（註三）夾膝　夾膝，是擱腿的東西；竹夾人，喚做竹夾膝。

（註四）雍門　從前齊國有一個孟嘗君狠歡喜接待客人；住在他家裏的客人，有三千個。後來

沒有良心，是我的爹娘；我路遠迢迢的來，手上的皮肉起縐，凍得破了，腳趾頭都穿出來，也自己想想沒有什麼對不住你。怎麼便對着他女兒駡他的父親？叫人耐不住。』柳和纔耐着氣站起身來出去了。黃家老太太又慚愧又害怕，臉上失了色，告辭着要回家去；女兒拿二十塊錢，悄悄的給他。待到回家去，許多日子斷絕了信息，女兒十分記掛他；柳和便打發人去喚他來，夫妻兩人走來，難爲情得沒有自己容身的地方。柳和認着罪說道：『舊年你來，又不明白告訴我，便得罪的地方狠多。』姓黃的祇好是是的答應着。柳和替他改換衣裳鞋子，留住着一個多月，姓黃的心裏到底不放心，纔回說要回家去。柳和給他白金子一百兩，說道：『西方做買賣的人，五十塊錢，我現在加倍給你！』姓黃的臉上流下汗來，收了。柳和打發車馬送他回去，到老年的時候，做了一家稍稍有錢的人家。

異史氏說道：『孟嘗君哭過以後，那客人一個也不見了；叫人氣極了，關上門不要再結交一個朋友。但是好朋友埋葬屍首，變石頭做金子，不能夠不算是大氣量歡喜接待客人的報應呢。閨房裏的人，現成享着好吃好穿，很像是個王妃；不是有志氣和黃家的女兒，怎麼能夠受着這個沒有慚愧的呢？天公的不肯亂給福氣在人身上，有這樣子分明呢！』

貧，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武慚而退。

歸途，輾轉不解其意；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歎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

越日，武邀酬之；乃至，款洽甚懽；贈以金，卻不受。武託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值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浹旬，妻奄忽以死，為營齋葬，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勸勿急。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債為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來；七郎檢視故革，則蠹蝕殃敗，毛盡脫，懊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入視敗革曰：『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抽鞟出，兼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

七郎終念不足以報武，裹糧入山；數夜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留；七郎辭之堅，武鍵

孟嘗君窮了，有一個人名喚雍門去勸他說：『我替你耽心事，天底下沒有永遠熱鬧的人家；一千年以後怕你祖宗沒有羹飯吃了！』孟嘗君淌下眼淚來，雍門彈着琴唱着曲子。孟嘗君說道：『聽了你的曲子，好似我已經做了亡國的人！』

（註五）朱履　從前趙王打發平原君到楚國去，故意帶着玳瑁簪子珠玉鑲的寶劍，借此鬧闊給楚人看；楚國有一位春申君，帶了三千個客人，都穿着珠鞋子去見平原君；平原君狠不好意思。朱便是珠字；後有人稱呼客人，都喚做朱履。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遊，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曰：『子交遊徧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之：『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遊，輒問七郎；客或識爲東村業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箠撾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貙目蜂腰，著膩帢，衣犢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託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答曰：『即我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歧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懸布楹間，更無杌榻可坐。七郎就地設皋比焉。武與語，言詞樸

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頷之。

七郎終不樂，輾轉牀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深？』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便佳。』

蓋牀下三人：一爲林兒，是老彌子，能爲主人懽；一僮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拗掘，每因細事與公子睚裂爭，武恆怒之。當夜默念，疑必係此人；詰旦，喚至，善言遣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他出，留林兒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婦意翁出，齋庭略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勾戲，婦欲遁，林兒強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決於弟；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勾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愬。七郎顏色慘變，終無一語，卽逕去。

武囑幹僕邏察林兒。林兒夜歸，爲邏者所獲，執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武恆故長者，恐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縶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衆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

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樸陋，竊謂公子妄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爲易新服，卻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其子奉媪命返新衣，索其衣敝，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襯矣！」』自是七郎日以兔鹿相貽，招之即不復至。

武一日詣七郎，値出獵未返；媪出，倚門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曰：『七郎爲爭獵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裏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收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老母！』武慘然出，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讎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即兒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

七郎見武，武溫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咸怪其疏，武喜其誠篤，益厚遇之。由是恆數日留公子家，餽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賓從繁多，夜舍騰滿。武偕七郎臥斗室中，三僕即牀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刺語。七郎佩刀挂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錚錚作響，光閃爍如電。武驚之，七郎亦起問：『牀下臥者何人？』武答：『皆廝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迄今佩三世矣，決首至千計，尚如新發於硎。見惡人則鳴躍，當去

使荆軻[五]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矣！』

武承休，是遼陽地方人，歡喜結交朋友，他認識的都是有名氣的讀書人；夜裏做夢看見一個人對他說道：『你結交的朋友到處都有，都是亂結交罷了；祇有一個人可以和他∙一塊兒過着苦日子，怎麼反不去認識他？』問他：『是什麼人？』他說道：『田七郎不是的嗎？』醒過來詫異。他到了第二天早晨，看見和他做伴的人，便問七郎這個人，客人裏有∙個人認識他是東面村坊裏打獵的；武承休恭恭敬敬的到他家裏去，見他拿馬鞭子打着門。不多時候，有一個人走出來，年紀二十多歲；野獸一般的眼睛，黃蜂一般的腰身，穿着軟帽衣裳短黑褲許多地方拿白布補着。拱着手到額角上，便問他：『打什麼地方來？』武承休便說出他的姓名來，又推說是在路上走着，身上不舒服；借着你的屋子息一息力。問起七郎，他回答說道：『便是我是的。』便請客有進去。看見破屋子幾椽，拿木條支撐着；走進一間小屋子去，虎皮狼胎掛着在柱子上，另外沒有凳榻可以坐得人。七郎在地上鋪着老虎皮坐着，武承休和他說話，說話老實規矩；十分歡喜他，立刻給他錢，叫他去做買賣。七郎不肯收，再三送給他，七郎收下了，去告訴母親；停了一回，拿出來還他，再三推謝着不收。武承休硬送給他三四回，他母親彎着背走出來，狠兒的聲音說道：『老身祇有這個兒子，不願意叫

他日，登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勸慰令歸；逾夜，忽有家人曰：『林兒被人臠割，拋尸曠野間。』武驚喜，意氣稍得伸。俄頃，御史家訟其叔姪，遂偕叔赴質；宰不容辯，欲笞恆。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詈搢紳，則生實爲之，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眥欲上，羣役禁捽之；操杖隸皆紳家走狗，恆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舁叔歸，哀憤無所爲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行路人？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至則扃鐍[四]寂然，鄰人並不知耗。

一日，某弟方在內廨，與宰關說；値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擔抽利刀，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刀，刀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吏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紛紛集識，識者知爲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臥血泊中，手猶握刀。方停蓋審視，尸忽崛然躍起，竟決宰首，已而復踣。衙官捕其母，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夤緣當途，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三十餘日，禽犬環守之。武取而厚葬之。其子流寓於登，變姓爲佟。起行伍，以軍功至同知將軍。歸遼，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一飯不忘者也。賢哉母乎！七郎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何其神？

野獸去送給武承休，卻是到底不會捉跳野獸。武承休打聽得他的緣故，便勸他不用性急；很想七郎暫時到他家裏去住幾日。那七郎到底因爲欠着債心裏不舒服，不肯來。武承休便要他那家裏從前藏着的老虎皮，拿一個逼着他來；七郎打開舊時藏着的皮來一看，便已經被蟲蛀壞了，毛統統落下來，心裏不舒服得越發利害。武承休知道了，跑到他家裏去，再三勸慰他，走進去看看那破皮，說道：『這個也狠好，他所要的原不是要的毛。』便拿着沒有毛的皮出去，又拉着他一塊的同去，七郎不肯，便自己回家去。

七郎到底想着不夠補報那姓武的，包着乾飯，走進山裏去，幾夜工夫捉住了一隻老虎，拿完全一隻老虎送給他。武承休歡喜，擺上酒來，拉他住下三天，七郎推託得越發利害；武承休鎖住了院子裏的門，使他不能走出去。客人看見七郎衣裳穿得不好，暗想這個公子亂結交朋友；那武承休招呼七郎，和別的客人實在兩樣，替他換新衣裳，推託着不肯收。趁他睡熟的時候，悄悄的替他去換上；他沒有法子便收下了。待到回家去以後，他兒子聽了母親的吩咐，來還新衣裳，要回他的舊衣裳；姓武的笑着說道：『你回去對老太太說：「舊衣服已經拆破做了鞋底布了。」』從此七郎天天拿兔子和鹿來送給他，喚他便也不再來了。

他去跟着貴重的人！』武承休不好意思，便回家去。

走回去在路上反待想來，不懂他的意思；恰巧那跟去的人在屋子後面聽得他母親說的話，便去告訴武承休。當時七郎拿錢去告訴母親，母親說道：『我方纔看見公子有晦氣的紋路，一定要受很利害的禍水；聽得有一句古話：「受人家好意看待的，要替人分憂；受人家恩典的，要快快救人的難。」有錢的人報答人用錢，窮苦的報答人用義氣；沒有事體人卻拿他許多錢，不是好事體，怕他要拿性命交關的事體，託在你身上了。』武承休聽了這個話，很佩服他母親的賢慧，但是越發用心佩服七郎。第二天擺着酒席去喚他，他推託着不來；武承休走到他客廳裏坐着，向他要酒吃，七郎親自來篩酒，送上鹿肉來給他吃，十分盡情盡禮。

過了一天，武承休回請他吃酒，便來了；說說笑笑十分要好，送他錢，推謝着不收。武承休推說是託他買老虎皮的，纔收下了；回家去看他藏着的老虎皮，算一算不夠他的錢數，要想再打着老虎再送去給他，走進山去三天，沒有打得。恰巧他妻子害病了，看管着服侍他吃湯水吃藥，沒得空去做這個事體；過了十天，他妻子昏昏沉沉的死去了，替他做祭禮落葬，他拿來的錢稍稍化去了幾個。武承休親自去弔孝安葬，送禮送錢，十分厚重；待到葬過以後，他背着弓到山裏去，越發想打幾隻

睡熟去了，他兩人還是接連着說話不休；七郎的腰刀掛在牆上，忽然自己跳出套子來，幾寸多，鐺的響着光亮晶晶好似電閃。姓武的害怕，七郎也坐起來問：『牀底下睡着的什麼人？』姓武的回答他：『都是用人。』七郎說道：『這班人裏面，一定有壞人。』姓武的問他：『什麼道理？』七郎說道：『這刀是從外國買來的，殺人從不見一點血的；到現在掛在身傍，已經三代了。殺頭到一千的數目，還是和新從磨刀石上磨快的一般。看見壞人，便叫着跳出來，便離開殺人的時候不遠了。公子應該親近規矩人，離開壞人，或者萬分裏一分可以逃出性命。』姓武的點點頭答應他。

七郎到底不快活，翻來覆去在牀上；姓武的說道：『災難是有定數的，怎麼害怕得這樣利害？』七郎說道：『我別樣都不害怕，祇因爲有年老的母親在家裏。』姓武的說道：『怎麼便危險到這地步？』七郎說道：『沒有危險便好。』

原來牀底下的三個人：一個名叫林槐，是多年的相公，能夠給主人尋快活；一個是僮兒，年紀十二三歲，姓武的常常使喚他的；一個名叫李應，脾氣頂倔強，常常因爲小事體和公子睜大了眼睛爭鬧，姓武的常常恨他。這一夜，他肚子裏暗暗的想疑心一定是這一個人作怪；到了第二天一早，喚他來，好好的對他說，打發他回去。姓武的大兒子，名叫紳，娶的王家的，有一天，姓武的到別地方去

姓武的，有一天到七郎家裏去，恰巧他出去打獵，不曾回家；老太太走出來，靠着門對他說道：『再不要來引誘我的兒子！你很不存着好心。』姓武的恭恭敬敬的向他行禮，滿面慚愧退出來。——半年多工夫，家人忽然來說道：『七郎因爲搶打豹，打死了人命，捉到衙門裏去了。』姓武的十分詫異，跑去看他，已經上了傢伙，關住在牢監裏。看見姓武的，沒有說話，祇說道：『從此以後，求你看顧年老的母親！』姓武的縐着眉心，走出來；急急拿許多錢去送給縣官，又拿一百塊錢送給那獵人家裏。一個多月，沒有事體，放着七郎回家來。他母親嘆着氣說道：『你的頭髮皮肉，都是從公子手裏拿來的，不是我做老娘的可以來看顧你的了！祇望公子活到一百歲，沒有災難，便是我兒的福氣。』七郎要跑去謝姓武的，母親說道：『去便去罷了！見了公子，不要說謝。小的好處可以說謝，大的恩德不可以說謝。』

七郎見了姓武的，姓武的拿好話勸他，七郎是是的應着；家裏人都怪他冷淡，姓武的歡喜他誠心老實，越發好好的看待他。從此常常幾天工夫住在公子家裏，送他東西便收下了，不再推遜，也不說起拿別的東西回送他。——恰巧到了姓武的生日，這一天客人來的很多，到夜裏屋子裏都睡滿了；姓武的同七郎睡在一間小屋子裏，三個用人便在牀下鋪着稻草睡。二更打過，許多用人都

媳婦和他私通；武承休拿他沒有法子，氣塞住胸口要死。

過了幾天，走到御史官家裏去，跳着蹿着喊罵，鄰舍人家勸着叫他囘去；過了一夜，忽然有一個用人來說：『林兒被人一塊一塊的殺死了，丟着屍首在空地裏。』武承休又詫異又開心，肚子裏的氣稍稍出了一出。停了一囘，御史家裏告他叔姪兩人，便跟着叔叔到衙門裏去對審；縣官不許他分辯，要打武恆。武承休高聲說道：『殺人是沒有憑據的事體，還有那欺侮叫罵做官人家，便是小生實在做出來的，不干叔叔的事。』縣官裝做不曾聽見，武承休睜大了眼眶子，要跑上去；許多差人拉一下來；拿棍子的差人，都是紳士家裏的走狗，武恆又是年紀大了，打的板子數目不到一半，昏昏沉沉的已經死去了。縣官看見武承休的叔叔快死了，也不再追問；武承休哭着，又罵着縣官也好似不聽見一般的，便抬着他叔叔囘去，傷心氣憤得沒有法子；想想要尋到七郎和他商量，那七郎再也不來勸他問他。暗暗的自己想待：七郎也不薄，怎麼便立刻和路上人一般？也疑心殺死林兒的一定是七郎；囘心一想：若真是這樣，怎麼可以不來商量商量？因此便打發人到他家裏去打聽打聽。到那裏一看，那門關鎖起來，靜悄悄的沒有人；鄰舍人家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信息。有一天，那御史的兄弟，正在衙門裏上房內和縣官說情，恰巧早晨挑柴水進來；忽然一個斫柴的

了，留下林兒住在家裏看管着書房裏菊花開得正熱鬧，新媳婦一想公公出門去了，書房院子裏一定是沒有人的自己跑去採菊花，林兒忽然走出來勾引調戲他，那媳婦要逃去，林兒硬抱着到房裏去。那女人推着哭喊，臉色也變了，聲音也喊啞了；武紳跑進去，林兒纔放了手逃去。武承休回家來聽得了生氣，去找尋林兒竟已經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過了兩三天，纔知道他躲着身體在一個御史家裏。那人在京裏做官，家裏事體，都託弟弟做主。武承休和他講同僚的交情，送信去向他要回林兒來，那人的弟弟竟擱住了不放他出來；武承休越發發恨，送狀子到縣官衙門裏去。捉人的牌票雖發下來，那差人不去捉，縣官也不催問；武承休正氣得利害，恰巧七郎走來，武承休說道：『你的說話應了。』便把這情形對他說；七郎臉色很不高興的變了，到底沒有一句說話，便一直出去了。

姓武的叮囑有能耐的用人搜尋，林兒林兒夜裏回去，被搜尋的人捉住了，拉去見姓武的姓武的打得他很利害；林兒說話頂撞武承休，武承休的叔叔名喚恆，原是老實人，怕姪兒氣得利害的時候闖禍，勸他不如拿王法辦他。姓武聽他的話，綁他到衙門裏去；那御史官家裏知道，連忙送信到縣，那縣官見信，將林兒放了，交與來人帶去。林兒的胆越發大了，故意在許多人跟前說，胡說東家

理糊糊塗塗，祇恨七郎這樣的人少呢。傷心得狠了！」

(註一)膩帢　膩，是軟；帢，是帽子。

(註二)犢鼻　短褲喚做犢鼻褌；犢鼻褌，是黑色的短褲，犢鼻是黑色。

(註三)皋比　虎皮椅子，喚做皋比。

(註四)扃鐍　扃，是關門；鐍，是加上鎖。

(註五)荆軻　古時有一個人，名喚荆軻，是燕國人；燕太子丹派他去行刺秦皇，不中，被秦皇殺死。

羅刹海市

馬駿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倜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過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藍縷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

人走到跟前來，放下擔子，拔出快刀來，很快的跑上去。那人慌忙拿手去擱，一刀將手臂斫斷，倒在地下了；又一刀下去，纔砍去了頭。縣官十分害怕，逃去；那採柴的人還慌慌張張的四面找尋。許多差人趕快去關上衙門，拿着棍子狠響的叫喊起來，那採柴的人便自己刎死了。許多人走攏來看他，認識的人，知道他是田七郎。縣官害怕住了，纔走出來查着看，見七郎直挺挺的睡在血堆裏，手裏還揑着刀；正搭着廠相驗，那屍首忽然直挺挺的跳起來，竟割去了縣官的頭，事體完了，又倒在地下。衙門裏的差官去拿他的母親，便逃去了已經好幾天了。武承休聽得七郎死了，跑去哭着十分傷心；許多人說他是打發七郎做這件事體的，武承休賣去了家產，送給衙門裏，纔能夠逃去。七郎的屍首拋在荒草地裏，三十多天，飛鳥和狗都圍著看住他；武承休抬來好好的埋葬他。他的兒子寄住在登州地方，改姓是佟，投營去當兵，因爲打仗的功勞，做到同知將軍的官；回到遼東去，武承休已經八十多歲了，便指點告訴他父親的坟墓地方。

異史氏說道：『一個錢不肯輕容易收受的，正是他吃一餐飯也不肯忘記的人；他的母親賢慧得很啊！七郎這個人，讎不曾全報，死去還要報他的讎，怎麼有這樣靈驗呢？倘若叫荆軻能夠這個樣子，那一千年以後，沒有恨不了的事體了；若說眞有這種人，可以補天公刑罰的遺漏。世界上的道

蝟。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伏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旦爲君勉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恢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桌爲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即出告馬，深爲扼腕。

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爲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以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媸而今妍也？」遂與共飲，甚懽。馬婆娑歌弋陽[五]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

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爲款洽。馬至是孤立，惘然不自安，遂

鄉里：『吾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望卽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尙能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馬。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三]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爲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爲不祥，往往棄置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爲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剎國，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

都以黑石爲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以異丹砂。時値朝退，朝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猙獰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

旣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搢紳大夫，爭欲以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然每至一家，閽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四]，曾爲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爲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爲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

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精之硯，龍鬣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讌集采霞宮

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竟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燭，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耎。天方曙，則雛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去朝謝，拜爲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駕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棓，晃耀塡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之名，譟於四海。

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瑩澈，如白玻璃；中有心，淡黃色，稍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薝蔔。每一瓣落，鏘然作響；拾視之，如赤瑙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歎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

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上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貲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懽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六]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遊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卽市。』馬問行期，欲問游，囑村人勸使自重。馬曰：『我本滄海客，何畏風濤？』

未幾，果有踵門寄貲者，遂與裝貲入船。船客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雲晃漾之中，樓閣層疊；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涙，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洋三世子。』

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卽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旣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爲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在上，世子啟奏：『臣游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衙官屈宋[七]欲煩椽

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十一)結想爲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有恨何如也！顧念奔月姮娥，(十二)且虛桂府；(十三)投梭織女，(十四)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輿思及此，輒復破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孿生；今已啁啾懷抱，頗解笑言。覓棗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裏新粧，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卽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旣抱孫，曾未一覿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窀穸，當往臨穴，一盡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休乎！』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泣啼，嘔啞言歸。生望海中茫茫，極天無際，霧鬟人渺，烟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

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爲預具，墓中植松檟百餘。逾歲，媼果亡。靈轝至殯宮，有女子衰絰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爲？』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爲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趨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銜報之誠，結於腑肺；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貞，君為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婚姻不吉。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裳衣，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也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為信，生在羅剎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嗣。』女以魚革為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吃著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饋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埃。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

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媼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為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己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

過了許多日子，知道姓馬的不是要吃人的，纔稍稍走近身來；姓馬的笑着和他說話，他說的話儘是兩樣，也有一半可以聽得懂。姓馬的便自己說出他從什麼地方來的，村坊裏人歡喜他，統統去告訴他的鄰舍，說：『這個客人，不是要吃人的。』但是那十分醜相的，遠遠的看了一眼，便走了，到底不敢走近身來；他那走近身來的，嘴巴鼻子的地位，還是和中國人差不多。大家去拿了茶酒來、給姓馬的吃；姓馬的問他，害怕的緣故。他回答說道：『平時聽得祖父說：「朝西走去，有兩萬六千里路，有一個中國，他百姓的樣子，一大半生得很奇怪。」祇是聽人這樣說，現在纔相信了。』問他：『為什麼還樣窮？』他說道：『我們國度裏頂看重的，不是在文章上面，卻在相貌上面。他標緻到十分的，做大官；次一等的，做縣官；下一等的，也得做官人的歡喜，因此拿了飯菜來養活妻兒。像我們纔生下地來，爹娘便說是：「不是好東西。」常常丟開；我們他不肯立刻丟開的，都是為子孫的事體罷了。』問他：『這裏喚做什麼國度？』說道：『是大羅剎國，京城在北面，離開三十里路。』姓馬的要他領去看一看，便在雞啼的時候起來，領着他一塊兒走去，天亮纔到了京城裏。

京城拿黑石頭做城牆，顏色和墨一般；樓上房屋，快到一百尺高，但是不用瓦片，拿紅色石塊蓋着。拾起他的破石頭來，磨擦在指甲上面，和朱砂沒有什麼兩樣。這時候卻巧是上朝退出來，朝堂裏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十五]之癖，舉世一轍。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若公然帶鬚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陵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求之耳！』

馬駿號龍媒是做賣買人的兒子；臉兒長得很標緻，年輕漂亮，歡喜唱戲跳戲的事體。常常跟着戲院子裏的戲子，拿綢手帕包着頭，標緻得好似美人兒；因爲這個，又有標緻人兒的稱呼。十四歲中了縣秀才，便很有名氣。他父親力衰年老，不做賣買，住在家裏，對秀才說道：『這幾本書，肚子餓了不能夠煮着吃，身上冷了不能夠拿來穿；我的孩兒，可以仍舊接下去做你父親的賣買。』馬龍媒從此稍稍做點賣買的事體，跟着人飄海去，被旋渦風吹開去；幾天幾夜，到了一座城池地方。他這地方的人，都長得十分醜相；看見姓馬的來了，認做他是妖怪，許多人叫喊着逃去。姓馬的第一回看見他這個樣子，十分害怕；後來知道這一個國度裏的人是怕自己，便反拿這個去欺侮國裏的人。看見有吃有喝的地方，便跑着過去，別人害怕得逃去，便去吃他吃剩的東西。日子多了，走進山裏，樹林裏去；這裏面人的相貌，也有好像是人的，但是衣服破舊得好似化子一般。姓馬的坐在樹下，面村坊裏的人不敢走上去，祇是遠遠的看着他。

夠看得見大國裏的人，這個不可以不去告訴皇帝；但是我躲在家裏十多年不曾踏朝堂的階沿石了，早晚替你勉強去走一遍。』便擺上酒菜來，盡盡主人客人的規矩；酒吃下了幾杯，喚出女人吹打的十多個人，替換着唱跳。——相貌大半和夜叉一般的，都拿白綢子包着頭，拖一件紅衣服，舖在地面上，打扮着唱的，不知道是什麼話？調兒板眼奇寄怪怪。主人聽了很快活；問：『中國也有這樣的曲子嗎？』說：『是有的。』主人請他學着調兒唱幾句，便拍着桌子唱了一個曲子；主人快活，說道：『奇怪啊，聲音和鳳凰啼龍叫一般，從來也不曾聽得的！』第二天去上朝，推荐他給國皇；皇帝很歡喜，下了聖旨。有兩三個大官說：『他的怪樣子，怕要嚇壞了皇帝。』皇帝便罷了。便回出去，對姓馬的說，十分替他可惜。

住着日子多了，和主人吃酒醉了，拿着劍站起來跳着；拿煤搪着臉，扮做張飛的樣子。主人說他臉兒標緻，說道：『請你扮着張飛的臉兒去見宰相，宰相一定歡喜你。用你狠大的俸祿不難拿到手的了。』姓馬的說道：『唉，拿這個玩兒還可以，怎麼可以靠臉面去弄官做呢？』主人再三和他說了，姓馬的纔答應；主人擺上酒席來，請當時做官的來吃酒，吩咐姓馬的畫着臉兒候着。不多時候，客人來了，喚姓馬的出來見客人；客人詫異起來說道：『怎麼前幾天長得醜，卻現在長得標緻呢？

有一個人撐着傘扇出來的；村坊裏人指點着他說道：『這個是宰相呢。』一看他，兩隻耳朵都是反生的，鼻子有三個眼兒，眼睫毛蓋住眼睛，和門簾一般。又有幾個人騎着馬出來，說道：『這個是大官級。——』一個一個的每人說出他的官名來，——一大半是頭髮蓬蓬鬆鬆，鬍鬚倒豎，長得很奇怪的。但是官位慢慢的小下去，他那醜相也慢慢的差了些。不多幾時，姓馬的走回去，街道上的人，遠遠的見了他，喊着逃着，跌倒在地下，好似見了妖怪東西。這村坊裏的人，再三對他們說明白，那街上的人，纔敢遠遠的站着。

待到回去，國裏不論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村坊裏有一個奇怪人；因此鄉紳人家做官人家搶着來看，要開他的眼界。便喚這村坊裏的人，領着姓馬的；但是每到一家人家，那看門的便關上大門，男人女人悄悄的在門鎖眼兒裏看着說着，一天到晚，沒有人敢請他進去見面的。村坊裏人說道：『這裏有一個做侍郎官的，曾經替前皇打發到外國去；他看見過的人狠多，或者不致見了你害怕。』走到侍郎官的門口，那侍郎官果然歡喜，對他作揖，拿貴重客人看待他；看他的相貌，好似八九十歲的人，眼珠子突出在外面，鬍鬚倒捲，好似刺毛一般。他說道：『我年輕的時候，受了皇帝的吩咐，差遣到外國去的時候很多，——祇是從來不曾到過中國地方。現在一百二十多歲了，又能

雲霞遮住了天，波浪常常起來；做官的人自己保重，不敢去冒這個危險，大家都拿金子綢緞交付我們，代買奇怪貴重的東西。現在離這個日子不遠了。』問他：『從什麼地方知道這個信息？』他說道：『每一回看見海面上紅色的雀兒飛來飛去，七天以後，便開海市。』姓馬的問他動身的日子，要和他一塊兒去游玩看看；村坊裏人勸他要自己小心，姓馬的說道：『我本來是飄洋的人，怎麼能怕風浪呢？』

不多幾天，果然有走上門來託帶銀錢的，便跟着一塊兒拿銀錢裝進船去；船裏坐得下幾十個人，平的船底，高的船欄杆，十個人搖着櫓，很快的水冲着和射箭一般。一共三天工夫，遠遠的看見水光雲氣模模糊糊的地方，樓屋一層一層的堆着；做買賣的船許多，停在一堆兒，好似螞蟻一般。停了一回，到了城牆下面；看看牆上的磚頭，都長得和人一般，砲臺高得接住了雲朵兒。吊住了船，走進城去；看見街道上擺設的，奇怪的珍珠，異樣的寶貝，亮光照在眼睛裏，大半是人世上所沒有的。一個年輕的人，騎着快馬跑來，街上的人統統逃着躲着；說他是東陽第三個世子。世子走過，眼睛看着秀才，說道：『這個不是別地方的人。』便有騎馬在前面領路的人，走來問他：『什麼地方人？』秀才站在路傍作揖，統統告訴他地方名姓；世子歡喜說道：『已經承蒙你到這

』便和他一塊兒吃酒，十分高興。姓馬｜的跳來跳去，唱着綁子腔；一桌子的人，沒有一個不聽了歡喜。到了明天大家上奏章薦這姓馬｜的；皇帝歡喜，拿旗傘去喚他來。待到見面以後，問中國管理百姓的法子；姓馬｜的仔仔細細的告訴他，很受皇帝的稱贊，賞他吃酒，在離宮裏酒吃醉了，國王說道：『聽說你很會唱戲，可不可以唱給我聽聽嗎？』姓馬｜的便站起來跳舞，也學着拿白綢子包着頭，唱那很急狠快的調兒。國王十分歡喜，當天便封他做下大夫的官；常常和國王在內宮裏吃酒，交情很要好，和別人兩樣。

日子多了，那做官的同伴和許多官員，狠知道他臉上是假扮的；他到的地方，便看見傍人咬着耳朵說話，不十分和他親近。姓馬｜的到這時候，勢頭孤立，肚子裏憂愁不安；就便上奏章求不要做官，不許他；又求在家裏息力，便給他三個月的空工夫。因此便坐着車子，裝滿了金子寶貝，又囘到山村裏去；村坊裏人跪着走路迎接他，姓馬｜的拿金子銀錢分着給那從前和他要好的人，快活歡喜的聲音，和打雷一般響。村坊裏人說道：『我們小人受了大夫的賞賜，明天到海市裏去，應該拿幾樣貴重的玩兒東西來去囘送給大夫。』問他：『海市在什麼地方？』說道：『海中央的店舖，四面海裏住着的人，統統拿了貨物珠寶來，四面十二個國，統統來做買賣，這裏面有許多神道來玩兒，

才走進偏宮去。姑娘打扮得十分齊整，坐着候他；珊瑚的牀上，鑲嵌着八樣珠寶，帳子外面的排蘇，掛着亮晶晶的珠子，和斗一般大。被褥都是香軟。天纔亮，那年輕的姑娘，標緻的丫頭，跑進來站滿了兩傍；秀才起來，跑去上朝謝恩。封他做駙馬部尉的官，拿他做的賦，送去給許多海國裏看。許多海龍王，都特意派着人來道喜；搶着送上請帖來，請駙馬去吃酒。秀才穿着繡花衣裳，騎着青色的小龍，喝着道走出來；武官幾十個人，騎着馬，都拿着雕花弓，背着銀棍子；又光彩，又熱鬧。騎在馬上彈箏，坐在車子裏敲玉片；三天裏面，統統走到了許多海國。從此龍媒——的名字，傳喚在四海裏。

宮裏有玉樹一株，粗得和兩條手臂抱起來一般，樹幹兒透明乾淨，好似白色的玻璃；裏面有心兒，淡黃的顏色。樹梢兒細得比手臂還細，葉兒好似綠玉，厚有一個錢多；細葉兒很多，有很深的影子。常常和姑娘讀着詩句子在這樹下面，花開滿了一樹，樣子好似薝葡萄；每一片花瓣兒落下來，叮咚有聲音。拾起來一看，好似紅瑪瑙雕上花，光明得狠，叫人歡喜。常常有奇怪的雀兒來叫着，毛片是金綠色的，尾巴比他身子還長；叫的聲音，好似打着脆玉，叫人聽了心裏傷心。秀才每一回聽他便想起家鄉，便對姑娘說道：『走出門來三年，爹娘的信息不通；每一回想起，眼淚掛在胸口，汗淌下背脊來。姑娘可能夠跟着我回去嗎？』姑娘說道：『仙人和凡人路分開的，不能夠跟着你去；我

裏來，緣份是不淺的！』因此便給秀才一匹馬，要和他並肩兒騎着馬走着，便走出西門去；纔走到海島的岸邊，他騎的馬喊一聲，跳下水去。秀才十分害怕，叫喊起來；祇見海水在中間分開，直挺挺的和牆壁一般的豎着。停了一回，看見宮殿，玳瑁做的梁，魚鱗兒做的瓦片，四面牆上亮晶晶，照着人影兒，看得眼睛也花了。跳下馬來，作一個揖，走進去；抬起頭來，看見龍王坐在上面。世子上去說道：『臣子到街市上去游玩，看見一個中國有學問的人，領來見大王。』秀才走上前去拜見，龍王便說道：『先生是有學問的讀書人，一定能夠壓倒古時的才子？要求你的大筆，做一篇海市賦，求你不要可惜你的好文章。』秀才磕着頭依了他的話，給他一方水晶硯瓦，龍鬚的筆；紙的光好似雪一般，墨的氣息好似蘭花一般。秀才立刻做成了一千多字，送上殿去；龍王拍着桌子說道：『先生的大才，給光彩我們水國狠多了。』便喚着齊了許多龍子龍孫，一塊兒吃酒，在采霞宮裏。酒菜吃過幾樣，龍王拿着酒杯，對客人說道：『我最歡喜的女兒，沒有好配頭；願意嫁給先生，先生可願意嗎？』秀才站起來，心裏不好意思，是是的答應着能了。龍王對兩邊的人說着話，不多幾時，有宮女數人攙着姑娘走出來；身上掛的珠玉，叮叮咚咚的響起來，吹打的聲音忽然大起來。拜過了對他一看，眞的是仙人呢！姑娘拜罷了，走進去；稍停了一回，酒吃完，兩個丫頭擎着花燭，領着秀

娘說道：『三年後四月初八這一天，你可坐船到南島去，還你的孩兒。』姑娘拿魚皮做一個袋，裝滿了珠子寶貝交給秀才說道：『小心藏着，幾世吃穿不完了！』天稍稍亮起來，龍王擺上送行酒，送他的東西狠多秀才拜着分別走出宮來。姑娘坐一輛白羊拖的車子，送他到海邊上；秀才走上岸去，跨下馬來。姑娘說一聲：『保重！』回轉車頭便去。稍停便離得遠了，海水又合起來，不能夠再看見了。秀才便回到家裏。

自從他飄海去之後，許多人說他已經死了；待他到了家裏，家裏的人沒有一個不詫異的。虧得老頭子老太太沒有病痛，祇有他妻子已經嫁了別人；纔明白龍王女兒守義氣的說話，原來已經早知道了。他父親要替他再娶媳婦，秀才不肯，收了一個丫頭罷了。狠小心的記住三年以後的日子，坐着船到島裏；看見兩個孩兒，坐着浮在水面上，拍着水玩兒笑着，不搖動也不沉下去。上去拉住他，孩兒笑嘻嘻的拉住秀才的臂膀，跳到他懷裏去；那一個大聲哭起來，好似怨秀才不去拉他自己的意思呢。也拉他上來，細細的一看，一個男孩子，一個女孩子，相貌都和順秀氣；額角上的花帽子，掛着一塊玉，便是那紅蓮花呢。背上有一個綢袋子，打開來一看，有一封信說道：『公公婆婆想都來好？狠快的過了三年，和世界上永遠分開了；狠滿的一片水，送信的人也不能夠來。天天想着

也不好意思拿夫妻的情分來奪去你父子的情分，待慢慢的替你想法子。』秀才聽了哭起來，自己也忍不住；姑娘也嘆着氣說道：『這個是在勢不能夠兩面保全的呢！』

明天，秀才從外面走回來，龍王說道：『聽說駙馬想着家鄉，明天一早打發你動身可好嗎？』秀才謝着說道：『住在客地裏的一個孤零零的臣子，十分受着好意看待；肚子裏記着，要報答你的心，結住在心肝裏。許我暫時回家去見一見爹娘，還要想法子再住在一塊兒呢。』到了天晚，姑娘擺上酒，說分別的話；秀才和他說定以後見面的日子，姑娘說道：『情分已經完了！』秀才十分傷心。姑娘說道：『回家去養活兩位老人家，可以看見你的孝心；人活在世界上，在一塊兒和分離，一百年和隔着一早一晚一般罷了。為什麼要做出這小兒女傷心哭泣的樣子來？從此以後，我替你守着貞節，你替我守着義氣；兩塊地方同一個心，便是夫妻了。為什麼一定要早晚大家住在一塊兒，纔算得同到老呢？若不記住我兩人說定的話，便是結親也不好的；若愁的料理飯菜沒有人，收一個丫頭便算了。——還有一件事體，要吩咐你：自從嫁了你，好似肚子裏有了胎兒，請你替他取一個名字。』秀才說道：『若是女孩兒呢，可喚他名字叫做龍宮；是男孩兒呢，可喚他名字叫做福海。』姑娘向他要一樣東西做憑據，秀才在羅剎國的時候，得到紅色玉蓮花一對；拿出來給姑娘，姑

裏，白茫茫的一片，到天上也沒有邊，沒有岸。那梳雲髻的人不見面，烟一般的水面上，路也找不出來；抱着孩兒掉轉船頭搖着肚子裏一肚子不高興的回家去。

秀才知道母親的命不長了，收殮身體的東西統統給他預備好；坟上種松樹檟樹一百多株。過了一年，老太太果然死了；棺材抬到坟地裏，有一個女人披麻帶孝的走近坟地傍，大家正詫異看他，忽然風刮雷響，接着下急雨，一轉眼的時候，已經不見他在什麼地方了。松樹柏樹新種下的，一大半都乾枯了，到這個時候都活過來。福海年紀稍稍大起來，常常想起他的母親；忽然自己跳下海去，幾天工夫，纔回來。龍宮因他是女人，不能夠去，常常關上房門哭；有一天白天，天上黑陣陣的，龍王的女兒忽然進來，勸住他哭，說道：『孩兒自己要做人家的，哭着做什麼。』便給他八尺長的珊瑚樹一株，龍腦香一包，亮的珠子一百顆，八寶嵌金的盒子一對，給他做賠嫁的東西。秀才聽得了，急急走進去，捏住手抹着眼淚；停了一回，很快的雷打進屋子來，龍女已經不見了。

異史氏說道：『塗了花臉去見人，世界上的人心好似鬼一般；歡喜壞的脾氣，全一個世界都是一樣的。小小不好的人，人便稱他小好；大大不好的人，人便稱他大好。若是堂堂皇皇帶着鬚眉去到大街上遊逛，他們見了不害怕逃走的人，原是很少的了。那陵陽地方的癡子，打算抱了連城的玉

做成了夢，伸長了頸子，害成癆病，狠大的一片青天，我肚子裏有怨恨，也不能拿他怎麼樣呢！又想到那逃到月宮裏去的姮娥，也要住在這個空空洞洞的月宮裏；丟了梭子的織女，還恨那銀河隔開他們的夫妻；我是什麼人，卻要想永遠團圓？有時想到這裏，便又收起了眼淚發起笑來。分別以後兩個月，竟有了雙生兒；現在已經嘰嘰喳喳的在懷裏狠知道說笑，尋棗子抓梨兒，沒有母親也可以養活了，拿這個還了你。你留下的紅玉蓮花，裝扮在帽子上，做一個憑據。坐在膝蓋頭抱孩兒的時候，好似我在你傍邊呢。聽說你能夠實做從前的說話，我心裏已經狠放心了。我這一生一世不嫁第二個男人，到死也不改別的心思；鏡箱裏藏着貴重東西，不用蘭花香油，對鏡子裏打扮着，許多日子不搽粉畫眉了；你好似出門的客人，我做了游蕩男子的媳婦。便是擱着不用，也怎麼可以說我們不是夫妻呢？祇是想那公婆，也已經抱了孫子，從不曾見一見新媳婦的面；講到情理上，也算得是缺點。一年以後，婆婆落葬，便要來送落穴，盡一盡做媳婦的規矩。過了這一回以後，若說龍宮沒有毛病，不少那拉手見面的日子；福海長壽活着，也許有來往的路。祇叫你保重，說不完要說的話。』秀才翻來覆去看着信，抹着眼淚。兩個孩兒抱住頸子說道：『回家去罷！』他越發傷心，摸着他說道：『孩兒知道家在什麼地方！』孩兒哭叫着，啞啞啞啞的說着話要回家去；秀才看看

（註十二）姮娥　古時后羿，有一粒不死的藥，是西王母給他的；后羿的妻子名喚姮娥，偷去吃下了，跑到月亮裏去，便做了月裏嫦娥。

（註十三）桂府　傳說：月宮裏有一株桂樹，長五百丈；因此月亮的別名，又喚做桂府；

（註十四）織女　傳說：天河的東面，有一個織女，是天帝的女兒，孤零零一個人織布，很勤。天帝可憐他，給他嫁與牽牛。織女嫁了牽牛，便把織布的事體忘了，天帝生氣，仍舊叫他回到河東面去，許他一年渡一回河去和牽牛見面。天河，又喚做銀河。

（註十五）嗜痂　古時的劉邕，脾氣歡喜吃瘡痂；他去看孟靈休，孟靈休害瘡，睡在牀上，有瘡痂落下來，劉邕便拿來吃下去。靈休十分詫異，看瘡上的痂不曾落下來的，統統剝下來送給劉邕吃去。現在說人不知道愛好的，偏知道愛壞的，便說他有嗜痂之癖。嗜，便是吃；痂，是瘡面上結成的皮。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鬬，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值，居爲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

到什麼地方去法呢?!唉做高官得錢財,應該到那水面上的樓,海上的街道裏去找尋呢!』

(註一)颶風　四面吹來的風,打成旋渦兒,名叫颶風。

(註二)藍縷　衣服破舊,喚做藍縷。

(註三)耳食　不是眼見的事體,是聽人傳說的事體,喚做耳食。

(註四)執戟郎　是古時的官名,好似前清的待郎官。

(註五)弋陽曲　弋陽曲又名外江曲;和如今的「綁子腔」差不多。

(註六)鮫人　南海裏有一種鮫人,住在水裏,好似魚一般;淌出來的眼淚,便是珠子。

(註七)衙官屈宋　古時有一個杜審言,是杜甫的祖;他有才學,脾氣驕傲,常常自己誇說;『他的才學,可以屈宋做他的衙官。』衙官,是差人;他的字可以叫王羲之拜他。

(註八)椽筆　古時王珣做夢,有一個人,拿椽子一般大的筆給他;醒來,果然做了不少好文章。現在求人做文章,便稱他做椽筆。

(註九)青虬　小龍,喚做虬。

(註十)佳朕　朕,是預兆;佳朕,是有好的預兆。

(註十一)青鳥　漢武帝坐在承華殿裏,忽然飛來一隻青鳥;東方朔說道:『這是西王母喚他送信來的。』停了一回,果然王母來了。以後人喚送信的人,都稱他做青鳥。

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璧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蟹白栗黃，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

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去。未幾而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為悲，搶乎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近撫之，氣息惙然；喜寘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見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為念。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覘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纔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落襟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脛，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恐不當意；思試之鬭以覘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鬭盆。小蟲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又

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為人迂訥，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兩三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

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問，見紅女白婆，塡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爇香於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唇吻翕闢，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動，片紙拋落；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小山下怪石臥，鍼鍼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蟆，若將躍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無教我獵蟲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鍼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蟆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間，躡蹟披求，見有蟲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操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

又云：『狀小物，瑰異如此；是考工記之苗裔。』

宣德年間皇宮裏通行蟋蟀的玩兒事體，年年到百姓家裏去搜尋；這一樣東西，原不出在西面地方。有一個華陰地方的縣官，要討好上司，拿住了一頭，送進去，試試給他打架，却是很有用處；從此叫他年年要捉着送進去，縣官便喚地保去捉來。在街上遊蕩的人，捉着好的，便拿籠子養起來，抬高他的價錢，當做希奇東西；衙門裏的差人奸刁，拿這件事體去派百姓家裏，每一個人捉一隻，常常破了幾家人家的產業。

本縣有一個名喚成名的，做考童生的行業日子許多，考不中。做人迂腐，不會說話；便被奸刁的差人報進名字去，當地保的差使，再三想法子求免，不能夠脫去。不到一年，小小一點家產，拖累完了；遇到派人捉蟋蟀的時候，成名不敢逼着百姓，卻又沒有錢去賠還捐錢，憂愁氣悶得要死。妻子說道：『死了有什麼好處？不如自己去搜尋，望他有萬分裏的一分成功。』成名聽他的話說得不錯，早晨出去，到夜裏回來，拿竹筒絲籠，在坍牆邊草堆裏，伸手到石頭縫裏去，掘開地洞來，沒有一樣法子不想到，到底也沒有用。便是捉住了兩三隻，又壞又沒氣力，不合那樣子；縣官狠兒的限定日子催逼着，十多天棍子打到一百下，兩條大腿上膿血淌着破了，連蟲也不能夠去捉了。翻來覆去

大笑；試以豬鬣撩撥蟲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齕敵領；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似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不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喜，掇置籠中。

翌日進宰，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鬥，蟲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撻，青絲額，一切異狀，徧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喜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化促織輕捷善鬥，今始甦耳。』撫軍亦厚賚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當其為里正，受扑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雞犬。」信夫！』

王漁洋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蹇夏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抑傳聞異辭耶？』

他心眼耳朵的力都用完了，一點兒沒有形跡聲音。悄悄的找尋不罷手，一隻癩頭蝦蟆忽然跳着出去；成名越發詫異，趕快追上去找尋着，那蝦蟆爬進草裏面去。輕輕的走着，撥開草來找尋看見有一隻蟲爬在草根上，趕快去捉住，走進石塊洞裏去了。拿草尖兒去撩撩，不肯走出來；拿竹筒裏的水倒進去，纔走出來，樣子很靈巧兒橫。追上去捉住了，細細的一看，大身子，長尾巴，青頸子，金翅膀；十分歡喜，關在籠子裏拿回來，一家人都歡喜，說好，便是有寶貝白玉也及不上他呢。擱在盆子裏養他，拿蟹白黃米給他吃，十分小心看管着；歡喜他養着等到了限定的日子，送到衙門裏去湊了數兒。

成名有一個兒子，九歲；覷着父親不在家裏，偷偷的去揭開盆子來，蟲跳出來，很快的不見了。快得捉也捉不住，待到捉在手裏，已經大腿落下來，肚皮也破了，一刻兒工夫便死了；孩兒害怕起來，哭着去告訴母親。他娘聽得了，臉色變了灰色，和死去一般，十分驚慌着說道：『禍根！死的日子到了！待父親回家來，自然要和你算帳呢！』孩兒哭着走去。不多時候，成名回家來，聽了妻子告訴他的話，好似淋了一身冰雪；生氣去找尋兒子，孩兒影跡無踪，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隔了一回，尋得了他的屍首在井裏面；便化了怒氣變做傷心，拍着手頓着腳哭得要死，夫妻對坐着發呆，茅草

WALKER
ST. LOUIS MO.

睡在牀頭，祇想自己尋死。

這時候村坊裏來了一個駝背的起卦先生，能夠求神道問好壞；成名的妻子，拿了錢去求問。看見紅粉的女人，白頭髮的婆婆，塞滿了門口；走進他的屋子去，便看見狠深的屋子，掛着門簾，簾子外面擺着香案，求他的人燒香在爐子裏，連連的拜着。那起卦的人，站在一傍，對着半空裏替他禱告，嘴唇皮一開一合，不知道說的什麼；人人靜悄悄的站着，用心聽着，稍停了一回，簾子裏面丟出一張紙來；便是說人心裏的事體，沒有一根毛一絲頭髮差的。成名的妻子，放錢在桌子上，燒香拜着，和以前的人一般；一餐飯工夫，門簾一幌，一張紙丟下來。一看，並不是字，卻是畫兒；裏面畫着大殿樓閣，好似廟宇，後面小山下面，一塊奇怪樣子的石頭倒着，一根一根的茅草堆兒，一隻大蟋蟀爬在上面，傍邊一隻蝦蟆，好似快要跳去。拿着畫看着，不知道什麼意思；但是看見蟋蟀，暗暗的合了心事，摺起來藏着，拿回去給成名看。成名翻來覆去看着，自己肚子裏想：不和道是不是告訴我捉蟲的地方嗎？細細的看畫裏面地方的樣子，和村坊東面的大佛閣十分相像；便支撐着起來，拄着拐杖，拿着畫兒，走到廟後面去，有一個舊坟，很高的，堆着；沿諸坟邊走去，看見一堆一堆的石塊亂堆着，很像畫裏面的地方。便在長草堆裏，側着耳朵聽着，慢慢的走着，好似找尋針和芥菜子一般；

來找成名看看成名所養的，拿手按住嘴發笑，便拿出自己的蟲來，放在鬬蟋蟀的籠裏。成名一看他神氣，又長又大，自己越發不好意思，不敢和他比；那年輕的再三邀他，他回心一想：養着這壞東西，到底沒有用處，不如拚着叫他笑一笑。便一塊兒倒在鬬蟋蟀的盆裏，小蟲躲着不動，呆呆的好似一隻木頭鷄；那年輕的看了，又大笑起來。拿猪毛去引他，撩撥蟲的鬚兒，仍是不動；那年輕的又笑起來，連連去引動他。蟲忽然生氣，一直跑上去，便兩個打起來，各用力打着，有聲音的；停了一回看見小蟲跳起來，撐開了尾巴，伸直了鬍鬚，上去咬住他敵人的頸子。年輕的人，十分驚慌，急急去解開，叫他罷手；那蟲抬起了頭，很得意的叫着，好以告訴他主人知道，成名十分歡喜。正大家看着，一隻鷄忽然走來，上去拿嘴啄他；成名驚慌起來，急急喊着。虧得啄不着，蟲跳去一尺八寸多；很快的追上去，追着跟着，蟲已經在鷄爪下面了。成名慌慌忙忙的時候，沒有法子救他，頓着腳，臉兒變了顏色；停一回，看見鷄伸長了頸子，擺來幌去，走上去一看，那蟲停在他頂上，用力叮住了不放。成名越發詫異歡喜，拿來關在籠子裏。

第二天送到縣官那裏，縣官看他生得小，生氣便罵；成名告訴他奇怪情形，縣官不相信，試試和別的蟲打架，蟲統統打敗。又試試和鷄打架，果然和成名的話對的。便賞賜成名，送到撫臺衙門裏，撫

屋子沒有烟氣，兩人對坐着不說話，不再有興予。天快晚了，拿孩兒草包着去落葬；走上去一摸，尚有一絲氣息的，歡喜起來，擱在牀上，半夜裏又醒過來，夫妻心裏稍稍放了心。祇看見他神氣癡癡呆呆，微微一口氣，要想睡覺；——成名看看蟋蟀的籠空了，便氣得昏了，話也沒有了，也不再把兒子放在心裏。從黄昏到天亮眼眶子不曾合一合；東面太陽升上來以後，直挺挺的睡着，肚子裏永遠耽着心事。忽聽得門外蟲叫的聲音，詫異起來，走出去看看，蟲好好的還在那裏；歡喜起來，去捉他，一聲叫，便跳開去，走得又是狠快。拿手掌去罩住了，空空洞洞的，好似沒有東西；手纔拿起來，便又很輕的跳開去，急急追上去，轉過牆角，看不見他去的地方。踱來踱去四面一看，看見蟲爬在牆上；細細的上去一看，身體短小，紫紅的顏色，完全不是從前的東西。——成名看他身體小，認做他是壞的；祇是跑來跑去，四面找尋着，要尋他那追着的；牆上的小蟲，忽然落在衣裳袖子上。一看，樣子好似泥蚱蜢，梅花翅膀，方頭長項頸，神氣好似好的。歡喜他，捉住他，要送到衙門裏去；心裏害怕怕不中官的心意，想試試叫他打架，看他怎麼樣。

村坊裏年紀輕歡喜尋事的人，養熟了一隻蟲，自己取名喚他「蟹殼青」；天天和一班年輕的去鬭蟋蟀，沒有不打勝的。要拿他賣大價錢，故意抬高他的身價，也沒有來買的人，一直跑到他家裏

又說道『形容一樣小東西出神奇怪到這樣子；是學做考工記的好手。』

（註一）游俠兒　古人說有三游：一種是到處幫人打架的，喚做游俠；一種是到處幫人說話的，喚做游說；一種是到處跑來跑去的，喚做游行。

（註二）里正　里正便是現在的地保。

江城

臨江高生，名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苛，屢梗父命。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寵惜之，不忍少拂。初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攜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從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

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郎，豔美絕俗，從一小鬟，——僅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視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江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始別；兩情戀戀，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亦袖中易以己巾，僞謂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匿那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移，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心中據拒不自決，以商仲鴻，鴻執不可，生聞之，悶然嗌不容粒。母大憂之，謂高

臺十分歡喜,拿金籠子送進京去;細細的寫着他的本領;待到送進宮裏,合天底下所送來的蝴蝶,螳螂,油利撻,青絲額,許多奇怪樣子,統統試一試,沒有比他好的了。每一回聽得了彈琴彈瑟的聲音,便跟着調兒跳舞起來;越發希奇他;皇帝十分歡喜,下聖旨賞那撫臺好馬綢衣服。撫臺不忘記他來的地方,不多幾天,那縣官得了一個能幹的名號;縣官歡喜,免了成名的差使,又叮囑學臺給他考縣秀才。後來一年多,成名的兒子,精神又和舊時一樣;自己說:『他的身子變做了蟋蟀,輕快很能打架,現在纔醒過來呢。』撫臺也好好的賞賜成名,不到幾年,田地一百頃,樓屋一萬椽,牛羊畜生都有一千匹;一走出門,穿着皮衣,騎着馬,比大戶人家還好哩。

異史氏說道:『成名的兒子,因為讀書窮了,靠着蟋蟀有錢了;穿皮衣服騎馬,揚揚得意。在他做地保被打的時候,怎麽想得到這樣地步的呢?天要拿這個去送忠厚人,便叫撫臺縣官一塊兒受着蟋蟀的好處。聽得有人說:「一個人升了天,連雞狗也成了仙。」眞是不錯的呢!』

王漁洋說道:『宣德年間,是太平世界;宣宗是明白道理的皇帝;他朝廷裏的大官,又是三個姓楊的,姓蹇的,姓夏的,這一班老先生;難道因為草蟲一樣小東西,害百姓到這樣子嗎?難道是傳來的說話錯的嗎?』

即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焉。

月餘，頗相安，翁嫗竊慰。未幾，女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問。一日，生不堪撻楚，奔避父所，芒芒然如鳥雀之被鸇毆者；翁嫗方怪問，女已橫撻追之，竟即翁側，捉而箠之。翁姑沸噪，略不顧瞻；撻之數十，始悻悻以去。高逐子曰：『我惟避囂，故析爾；爾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徙倚殊無所歸；高恐其挫折行死，令獨居而給食之；又召樊來，使教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拂衣而行，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嫗相繼而死；女恨之，亦不臨弔，惟日隔壁譟罵，故使翁姑聞。高悉置不校。

生自獨居，若離湯火，但覺淒絕；暗以金啗媒媼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知，詣齋漫罵；生力白其誣，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侍生隙。李媼自齋中出，適爲所遭；爲呼之，媼神色變異。女益疑，謂媼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猶隱祕，撮毛盡矣！』媼戰而告曰：『半月來，惟勾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笥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囑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故未必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媼欲行，又強止之。日既暮，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媼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極，挽臂捉坐，具道飢渴。女嘿不語。生暗中索其足，曰：『自山上

曰：『樊氏雖貧，亦非狙儈無賴者比；我請過於其家，倘其女可偶也，郎亦何害？』高諾之，母託燒香黑帝祠，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好，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媼謙抑而後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為笑。

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相得甚懽；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識，利舌嘲啁，常常聒於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媼稍有所聞，心不善也，潛責其子，為女所聞，大恚，詬罵彌加；生稍稍反其惡聲，女益怒，撻逐出戶，闔其扉。生嚁嚁門外，不敢叩關，抱膝宿簷下——女自是視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牴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懼，浼交好者請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岳抱袂邀歸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看，不覺惻楚。樊乃沽酒款壻，酬勸甚殷。無何，日暮，堅留止宿，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既曙，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飾而彌縫之。由此三五日，輒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

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諉諸其子。樊言：『壻昨夜宿僕家，不聞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赬謝曰：『我固不之知耳！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俛首，不少出氣，言間，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為兒女任過，不如各有門戶；

齗苦，反竊竊與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急呼：『覓杖！』葛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

同窗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飲間以閨閣相謔，頗涉狎褻。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吐利不能堪，奄奄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呻吟而哀之；則菉豆湯已儲以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莫敢飲於其家。

王有酒肆，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生託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曰：『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來共飲。』衆大悅；惟生離席興辭；羣曳之曰：『閫中耳目雖長，亦聽睹不至於此。』因相矢緘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佩丁東，雲鬟掠削。問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辭吐氣，備極風雅，舉座若狂；而芳蘭尤屬意生，屢以色授，為衆所覺，故曳兩人連肩坐。芳蘭把生手，指書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狂，榻上胭脂虎亦並忘之。少選，聽更漏已動，肆中酒客愈稀，惟遙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童捧巾侍焉。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返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語。』衆都不知誰何，惟生顏色慘變，不遑告別，怱怱便去。——蓋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

『一覲上仙容，介介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覿面而不識也？』躬自提火，一照則江城也。大懼失色，墮燭於地，長跪觳觫，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徧，乃臥以下牀，醒則數罵之。生已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震慴不能爲人。女批頰而叱去之，益厭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犴狴[四]中人，仰獄吏之尊也。

女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訥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姊適葛氏，爲人狡黠善辯，顧影弄姿，貌雖不及江城，而悍妒與埒。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閫威自鳴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怒；惟適葛所，知之不禁也。一日，飲葛所，旣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頗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於僕等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察其狀兇，躧履欲走。杖起，已中腰膂；三杖三蹶而不能起。誤中顱，血流如瀋。

二姊去，[五]蹣跚而歸。妻驚問之，初以忤姨故，不敢遽告；再三詰之，始具陳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撻楚耶？』更短袖裳，懷木杵，攜婢逕去。抵葛家，二姊笑語承迎。女不語，以杵擊之，仆，裂袴而痛楚焉，齒落唇缺，遺矢溲便。女旣返，二姊羞憤，遣夫赴愬於高生。生趨出，極意溫卹。葛私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悍婦不仁，幸假手懲創之。我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齷齪賊！妻子

杖痕嚶嚶啜泣；輒以爪甲自掐，恨不卽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女曰：『妾思和尙，必是菩薩化身清水一灑，若更肺腑。今回憶曩昔所爲，都如隔世；妾向時得勿非人耶？有夫妻而不能歡；有姑嫜而不能事，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便定省。』絮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

昧爽卽起，摺衣斂器，婢攜篋，躬襆被，促生前往叩扉；母吃駭問，告以意，母遲回有難色；女已偕婢入，母從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泣曰：『吾兒何遽如此？』生爲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急喚侍僕爲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靦如新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媼不問家政，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女每謂生曰：『當日一見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唯而已；會以應擧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芳蘭與江城對弈，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云。——余於浙紹得晤王子雅言之竟夜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飮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大，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耶？』

臨江地方的高秀才，名蕃，年輕的時候聰明，臉兒長得秀氣標緻。十四歲中了縣秀才，有錢的人家，

生從至家，伏受鞭扑；從此益禁錮之，弔慶皆絕。文宗下學，生以誤講降爲靑。[六]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罈蒙婢首而撻之；已而縛生及婢，以繡翦翦腹間肉互補之，釋縛令其自束。月餘，補處竟合爲一。云女每以白足踏餅，拋塵土中，叱生摭食之；……如是種種。母以子故，偶至其家，見子柴瘠，旣歸，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勿須憂煩，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尙所養生鼠，公子前生爲士人，偶游其寺，誤斃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爲之。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異之，夫妻咸遵其教。

兩月餘，女橫如故，益之狂縱；聞門外鉦鼓，輒苗髮出，憨態引眺，千人共指，不爲怪。翁姑共恥之，然不能禁，腹誹而已。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鳴，女奔出，見人衆無隙，命婢移行床，翹登其上。衆目集視之，女爲弗覺也者。踰時，僧敷衍將畢，索淸水一盂，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眞。咄！鼠子縮頭去，勿使貓兒尋！』宣已，吸水噀射女面，粉黛淫淫，下沾衿袖。衆大駭，意女暴怒；女殊不語，拭面自歸，僧亦遂去。

女入室癡坐，嗒然若喪，終日不食，掃榻遽寢。中夜忽喚生醒。生疑其將遺，捧進溺盆，女却之，暗把生臂曳入衾。生承命，四體驚悚，若奉丹詔。女慨然曰：『使諸若此，何以爲人！』乃以手撫生體，每至刀

定主意，去和仲鴻商量，仲鴻打定主意不答應；秀才聽得了，一肚子不高興，胸口塞住了，吃不下一粒飯去。母親十分憂愁，對姓高的說道：「樊家雖說是窮，也不是做買賣勢利人可以比的；我想到他裏去，倘然他的女兒可以配得上呢，也沒有什麼害處。」姓高的答應他。母親推說燒香到黑帝廟裏去，到他家裏去，看見女兒水盈盈的眼光，狠整齊的牙齒，眞的是標緻，心裏十分歡喜，他便拿金子綢緞許多送給他，老老實實告訴他自己的意思。樊老太婆客氣了一回，再收他的定禮；回家去告訴這個情形，秀才纔解了眉心，笑起來。

隔了一年，檢了好日，娶姑娘回家來；夫妻兩人合意，十快分活。那女人狠愛生氣，一翻臉好似不和他認識的一般；說話嚕嚕囌囌，常常在耳邊吵鬧。秀才因爲歡喜他的緣故，統統耐住他。老頭兒老太太稍稍有一點聽得，心裏不舒服呢，悄悄的埋怨他的兒子；給姑娘聽得了，十分生氣，說着罵着樣樣都來。秀才稍稍的說幾句不好聽的話，姑娘越發生氣，打他趕出他門外，關上房門；秀才輕輕的在門外求告着，不敢打門，抱着膝蓋頭縮着在廊簷下。——姑娘從此以後看他好似讎人一般。他起初時候，許多時候跪着還可以寬他的氣；慢慢的到了彎着膝蓋頭也沒有用了，那做丈夫的越發苦了，公婆稍稍說他幾句，姑娘嘰嘰咕咕的沒有規矩；公婆生氣，逼着叫他休回娘家。樊家又

搶着拿女兒嫁給他；秀才挑選得很利害，常常不聽父親的話。父親名叫仲鴻，年紀六十歲，祇有這一個兒子，得寵歡喜他，不忍心稍稍不依他。當初東村地方有一個樊老頭兒，教小孩子讀書在街上開了一個書館，帶了家眷，寄住在秀才家裏。老頭兒有一個女兒，小名喚江城，和秀才同年；這時候都在八九年歲的年紀，——兩個小孩子沒有不規矩的心思，天天在一塊兒玩耍。後來樊老頭兒搬了去，隔了四五年，不再聽得信息見得面。

有一天，秀才在小弄兒裏看見一個姑娘，打扮得很標緻，和別人不同，跟着一個小丫頭；——祇有六七歲年紀，——不敢回轉頭去看他，祇是斜過眼光去看他。那姑娘停着眼光，好似要說話，細細的一看，是江城呢。頓時十分詫異，又歡喜，兩個人沒有什麼話說，大家看着呆呆的站着，停了一回，纔走開，兩個人心裏依依不捨。秀才故意拿紅手帕丟在地下走去，小丫頭拾了去，笑嘻嘻的送給姑娘；姑娘也在袖子裏換了自己的手帕，對丫頭假意說道：『高秀才不是別人，不可以偷他丟去的東西，應該追上去還他。』小丫頭果然追上去，送給秀才。秀才拿了手帕，十分快活，回家去見了母親，要託人去和他說媒。他母親說道：『家裏沒有半間屋子，南邊北邊的搬來搬去，怎麼可以做夫妻？』秀才說：『我自己願意要他，自然是不懊悔的。』他母親心裏答應不答應不能夠自己打

上常常有手指甲抓破的紋路。爹娘明明知道他，也耐住聽他去，不去問他。有一天，秀才吃不起打，逃去躲在父親屋子裏，慌慌張張的好似麻雀兒被老鷹追一般；老頭兒老太太正詫異着問他，那姑娘已經拿着棍子追進來，竟在老頭子身傍抓住了打他。老頭兒老太太叫喊起來，他一點也不睬；打了幾十下，纔氣哄哄的囘去了。姓高的趕出兒子說道：『我原是要避開吵鬧，所以和你分開；你自己願意這個樣子，又爲什麼要逃出來呢？』秀才被趕出來，走來走去，實在沒有安身的地方。姓高的怕他肚子裏受着委屈尋死，叫他一個人住着，卻給他飯吃，又喚了姓樊的來，叫他教訓女兒。姓樊的走到房裏去，勸導他許多說話；他女兒到底不聽，反拿沒理的說話來頂撞。姓樊的一摔衣裳走了，罰着咒兩家不來去。不多幾天，樊家的老頭兒氣出病來，和老太太兩人接連着死去；姑娘恨他，也不去弔孝，祇是天天隔着牆壁叫罵，故意要叫公婆聽得。姓高的統統聽他去不理他。秀才一個人住着，好似逃出了滾水裏火堆裏；祇是覺得冷靜得利害，悄悄的拿錢去給老太婆姓李的，留窰姐兒在書房裏，來來去去都在夜裏。日子多了，姑娘悄悄聽得知道了，走到書房裏去亂罵；秀才再三說自己是冤枉的，拿天上太陽罰咒，姑娘纔囘房去。從此天天留心着秀才的錯處。李老太婆從書房裏走出來，卻巧被他遇到了，搶着喊住他；老太婆神氣顏色改變了，姑娘越發疑心，

難為情又害怕，邀了要好的朋友去求仲鴻仲鴻不答應。一年多，秀才走出門去，遇見了丈人；丈人拉住了袖子，邀他同到他家裏去，認罪也來不及，打扮着女兒走出來見面。夫妻兩人看着，不知不覺傷心起來；樊家便買酒來請女壻吃，招呼他十分客氣。不多時候天晚了，硬拉住他住着過夜，打掃了別處的牀鋪，叫他夫妻一塊兒睡着；待到天亮回家去，不敢把這事體告訴爹娘，祇是遮瞞哄騙着。——從此三五天便去，借着丈人家裏住一夜，這爹娘不知道的。

姓樊的有一天自己去看仲鴻，起初不肯見面，逼着他纔出來見他；姓樊的拿膝蓋走路去求他，姓高的不管，推在他兒子身上。姓樊的說：『女壻昨天夜裏睡在我家裏，不聽得有兩樣說話。』姓高的詫異起來，問：『什麼時候來借住過夜的？』姓樊的統統把這情形告訴他，姓高的紅着臉賠罪說道：『我實在不曾知道呢。他歡喜他，我為什麼要做讎人呢？』姓樊的出去以後，姓高的喚兒子出來罵他，秀才祇是低着頭不敢喘一喘氣；說話的時候，姓樊的已經送女兒來了。姓高的說道：『我不能夠替兒子贖錯處；不如各人立開門戶，便請你做一個分家的見證人。』姓樊的勸住他，他不聽；便分開屋子住了，打發一個丫頭去服待他。

一個月多，兩人十分安靜，老頭兒老太太暗暗的歡喜；不多幾天，姑娘慢慢的膽大起來，秀才臉兒

天在蘭花麝香的香味裏，好似牢監裏的人看着姑娘，好似有牢頭禁子一般尊重呢。
姑娘有兩個姊姊，統統嫁給秀才們；大阿姊和氣善心，嘴裏不很會說話，常常和姑娘兩人不要好。二姊姊嫁在葛家—，做人刁滑，很能說話；看着自己的影子，裝模作樣。臉兒不及江城那兒惡，卻和他一樣。姊妹兩人見了面，沒有別樣說話，祇是各人說着在房裏待丈夫怎樣兒，自己算是得意的——因此兩個人十分要好——秀才到親戚朋友家裏去；姑娘便生氣；祇有到葛家去，知道了不攔住他的。有一天，在葛家吃酒，待到酒吃醉，姓葛的笑他說道：『你為什麼怕他這樣利害？』秀才笑着說道：『天底下的事體，有許多講不通的：我的害怕，是怕他的得標緻呢；還有那標緻趕不上我的妻子，那害怕他卻和我一樣的人，這個疑團，豈不越發叫人想不通嗎？』姓葛的十分不好意思，沒有話可以回答他；丫頭聽得了這他話，去告訴二姊姊。二姊姊生氣，拿着棍子急急趕出來；秀才看他的樣子害怕，拖着鞋子要逃，那棍子已經打中在腰眼兒上。三棍子下去，倒下地三回，便不能夠站起來；錯打在腦袋上，血淌出來和水一般。
二姊姊進去，他一顛一蹺的走回家來。妻子詫異起來，問他，當初因為得罪了阿姨的事體，不敢便告訴；出來再三追問他，纔統統說出來。姑娘拿綢子綁好秀才的頭，氣憤憤的說道：『別人家的男

對老太婆說道：『老老實實說出你做的事體來，還可以饒恕你；倘若瞞住了不說出來，要拿你的毛拔完呢！』老太婆發抖告訴他說道：『半個月工夫裏，祇有窰子裏的李雲娘到這裏來過兩遍罷了。方纔公子說的：「曾經在玉笥山上看見陶家的媳婦，歡喜他的兩隻小脚。」叫我去喚他來，他雖說是不規矩，也不肯便做窰姐兒，成功不成功，原是不能一定的。』姑娘聽他說的話是眞的，暫時饒放他；老太婆要走，又拉住他。天到黑了，喝着他說道：『可先跑去吹熄他的蠟燭火；便說：「姓陶的女人來了。」』老太婆依了他的說話，姑娘便很快的走進去；秀才歡喜極了，拉住臂膊，按他坐下，統統說出他想得利害的話來，姑娘悄悄的不做聲。秀才在暗頭裏摸他的脚，說道：『自從山上一看見你天仙一般的臉兒，心裏依依不捨的，祇是想着這樣東西呢！』姑娘到底不說話，秀才說道：『許多日子的心願，現在纔得如了意，怎麼可以對面不看見臉兒的呢？』親自去點了燈來，一照，便見是江城，十分害怕，變了臉色，丟去蠟燭在地下，直挺挺的跪着發抖，好似刀擱住在頸子上。姑娘揪住他的耳朶，拉囘房去，拿針刺着兩面大腿，統統刺到；便叫他睡在牀底下；醒過來便說着罵着他。秀才已經害怕他好似虎狼一般，便是暫時和他說說笑笑，在枕席上面也害怕得發抖，不能夠做丈夫事體。姑娘打他的嘴巴，又喝走他；越發厭惡丟開他，不拿他當人看待。秀才天

姓王的開一家酒店；店裏種了許多紅梅花，擺着酒請他的朋友吃酒；秀才推說是去會文，說明白了走去；到天晚酒也吃醉了；王秀才說道：『恰巧有一個南昌地方來的有名的妓女寄住在這地方，可以喚他來一塊兒吃酒。』大家十分歡喜，祇有秀才站起來，離開桌面，說：『要回去了。』許多人拉住他說道：『太太房裏的耳朵眼睛雖長，也聽不到看不見到這個地方來的。』便大家說定了不說出去，秀才便又坐下來。稍停了一回，妓女果然來了；年紀十七八歲，玉串兒掛着丁東東的響，和雲一樣的髻兒，掠起了梳得狠高。問他的姓，說是：『姓謝，小名喚芳蘭。』說出話來，十分文雅；一桌子的人，好似發了狂。那芳蘭格外留心在高秀才身上，常常對他遞眼色；經大家看出來了，故意拉着兩人並肩兒坐下。芳蘭捏住秀才的手，拿手指寫在他手心裏，寫一個「宿」字；秀才到這個時候，要回去不捨得，要住着也不敢，心裏和抽亂的絲一般，不能夠說出他的樣子來。他歪着頭在耳朵邊說話，酒吃醉的樣子，越發膽大了；牀上有一隻胭脂老虎也一齊忘記了。稍停了一回，聽得打更的聲音已經響了，店裏吃酒的客人越發少了；祇有遠遠的坐着一個標緻的年輕男人，在燈光下面獨自一人吃着酒，有一個小書童捧着手巾站在一傍。大家暗地裏說他高貴雅緻；不多幾時，那年輕的男人吃完了酒，走出門去。書童回身走進，對秀才說道：『我主人等着你去說一

人，為什麼要他打呢；』換了一件短袖子的衣裳，懷裏藏着木溪頭，帶着丫頭，一直趕去；到了葛家裏，二姊姊笑着說着出來迎接，江城不說話，拿牙頭打他，倒在地下。扯破了褲子，用力打他；唇齒也落下來；嘴唇也破了，撒出尿糞來。江城回到家裏去，二妹姊又害羞又生氣，打發他丈夫來告訴姓高的秀才跑出來，再三說好話。姓葛的悄悄的說道：『我到這裏來，不能夠不這樣子做一做；兒女人沒有好心腸，虧得你夫人代我打他一頓。我兩個人有什麼讎恨呢？』姑娘已經聽得了，急急走出來，拿手指着他說道：『齷齪賊！老婆吃了苦，反暗地裏和別人家要好；這種男人，不應該打死嗎？』連連喚：『找棍子來！』姓葛的十分害怕，搶着門逃出去。——秀才從此走動一家人家也沒有了。

他同窗玉子雅來看他，再三拉住他吃酒；吃酒的時候，大家拿女人的事體說着笑着，很說到齷齪事體上面。姑娘正在門縫裏偷看客人，躲着聽得很仔細；悄悄的拿巴豆煮在湯裏，送給他吃，不多時候，吐瀉得當不住，只有一絲氣息。姑娘打發丫頭來問他說道：『還敢沒有規矩嗎？』纔想到這病的來頭，叫着痛苦去求他；那菉豆湯已經吃好了，等他吃了下去，便停住。——從此以後，他的朋友大家說着，不敢到他家裏去吃酒了。

去，癡頭癡腦的樣子，站着看着。一千個人大家指點着他，不知道害羞；公婆大家替他不好意思，但是不能夠攔住他，肚子裏恨他罷了。忽然有一個老和尚，在門外叫喚着講菩薩的事體，閒看的人好似扔了一重牆頭；和尚吹着鼓面上的皮，學着牛叫的聲音。姑娘跑出去看見人多，沒有空地方；喚丫頭拿了一張行牀，爬起來站在上面。許多人眼睛一齊的看着他，姑娘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停了一回時候，和尚講說快要完了，要清水一鉢頭，拿着對姑娘念着說道：『不要生氣！不要生氣！前世裏也不是假的，今世裏也不是真的！呼老鼠縮着頭進去，不要給貓兒尋到了！』念完了，呼了一口水，噴在姑娘臉兒上，粉和清水淋淋的淌下來，滴在衣襟上袖子上。大家十分詫異，想這姑娘一定要很生氣了；姑娘卻一句話也不說，抹着臉兒自己回進去，和尚也便去了。

姑娘走進房裏，呆呆的坐着，垂頭喪氣的樣子，好似丟了什麼；一天到夜不吃東西，收拾牀鋪便睡下了。到半夜裏，忽然喚秀才醒來；秀才認做他要小便了，捧着小便的盆子走進去。姑娘推開了，悄悄的拉住秀才的臂膀，拖他到被窩裏去；秀才看了他樣子，手脚發抖，縮做一團，好似接了聖旨。姑娘嘆着氣說道：『叫你害怕得這個樣子，怎麼樣做人呢！』便伸手去摸着秀才的身體，每摸到刀棍子的疤上，低低的聲掐哭着；常常拿手指甲自己掐着皮肉，恨不得立刻便死。秀才看他的樣子，

句話。』大家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祇有秀才臉兒變了顏色，來不及告辭，急急便走去。——原來那年輕的男人，便是江城書僮便是他房裏的丫頭呢。

秀才跟着他到家裏，爬在地下吃他鞭子打着；從此越發關住他，弔孝道喜的事體，統統不許他去。學臺來招考秀才，因爲錯講了文章，落做了童生。有一天，和丫頭說談，姑娘疑心和他有私情，拿酒罈套住丫頭的頭打他；停了一回，綁住了秀才和丫頭，拿繡花剪刀剪去他肚子上的肉，替換着補上去，放去了繩子，叫他自己束褲子。一個月多，補上去的地方竟合成了一塊了。姑娘常常赤着脚踏着餅，丟在泥土裏，喝着秀才去抓着吃下去，——這樣子許多事體。母親因爲歡喜兒子的心思，偶然到他家裏，看見兒子瘦得和柴棒一般；待到回去，痛哭得要死；夜裏做夢，看見一個老頭兒對他說道：『不用憂愁，這個是前世裏的事體：江城原是靜業和尚所養的生老鼠；公子前世裏是一個讀書人，偶然到廟裏去游玩，錯弄死了他。今世裏的壞報應，不能夠拿人的力量去挽回他的。每天早晨起來，誠心念觀音兒一百遍，一定有好處。』醒轉來去告訴仲鴻，奇怪起來，夫妻都聽他的說話。

兩個多月，那姑娘兒得和從前一樣，越發放大了膽子；聽得大門外面打鑼打鼓，便蓬着頭髮走出

爲不吃他的苦楚，心裏已經十分滿足；不規矩的想頭，一點也不敢有，是是的答應着能了。過了幾天，因爲趕考到京城裏去，幾個月工夫纔回來；走進房裏，看見芳蘭正和江城對坐着下棋。詫異起來，問他，便是姑娘拿幾百塊錢贖出窰子來的呢。——我在浙江紹興得見到王子雅說了一夜，狠仔細；

——異史氏說道：『人活在世上的寃業因果，吃一口茶飯，一定有報應的。卻祗有報應的在房裏的，好似黏着骨頭的瘡，他的毒格外利害：常常看見天底下的賢慧女人，十個裏有一個；兒惡女人，九個裏有九個。也可以見得人世上做好事的人少呢！觀音菩薩的法力很大，爲什麼不把他鉢頭裏的水倒滿在許多世界上呢？』

(註一)無猜　李白詩上有兩句：『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說一個男孩子一個女孩子，兩個小孩子住在一塊兒，沒有私心，沒有不規矩的心思，便喚做無猜。

(註二)牴牾　牛角從下向上撞喚做牴，向斜裏撞喚做牾；兩人說話不相投頂撞，也喚做牴牾。

(註三)夜度娘　夜裏給人尋快活的女人，喚作夜度娘；是窰姐兒的別名。

(註四)犴狴　牢監的別名，喚做犴狴。

(註五)蹣跚　蹺脚走路的樣子，喚做蹣跚。

心裏實在不好意思，想法子勸他的說話說得很多。姑娘說道：『我想和尚一定是菩薩變出來的身體，清水噴了一口，好似換了一副肚腸一般；現在回想到從前做的事體，都好像隔了一世一般。我從前怕不是人呢，有夫妻卻不能夠尋快活。有公婆却不會事奉，此眞是什麼心腸？明天可搬了家去，仍舊和爹娘一塊兒住着，還可以隨時看望看望。』輕輕的說了一夜，好似說了十年分別以後的話。

天稍有亮，便起來，摺疊衣服，收拾傢伙；丫頭拿着箱子，他親自捧着被，催着秀才走去打門。他母親走出來，詫異起來問他，他告訴他自己的意思；母親延挨着不說話，有不願意的樣子。姑娘已經帶着丫頭走進來了，母親跟着他走進去；姑娘爬在地下狠傷心的哭着，祗求饒他一死。母親看他像眞心的，也淌下眼淚來說道：『我的孩兒！你怎麼改好到這樣快？』秀才對他娘細細的說出昨天的樣子來，纔明白前幾天的夢不錯了；歡喜起來，喚底下人替他打掃舊時的房子。姑娘從此依順臉色，肯聽說話，勝過孝順兒子；看見人便害羞，好似新娘子一般。有人說笑話？說起從前的事體，便紅漲滿了粉腮兒；又勤謹儉朴，還狠能省錢。三年工夫，公婆不管家裏的事體；他有錢有到上萬了。秀才這一年中了舉人，姑娘常常對秀才說道：『那天一看見了芳蘭——到現在還記得他麼？』秀才因

何便罣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一]妾不汝瑕疵[二]也。」柴益喜，媼益見跋，遂止宿焉。由此敬愛如初。

金便呼媒媼來，囑為物色佳媵，而陰使遷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徧囑戚好，為之購致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胭澤花釧，任其所取。然林故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而成。金曰：「我家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圖畫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訶罵，繼以鞭楚。柴痛切於心，不能為地。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往往自為裝束，勻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雙彎；髮稍亂，則批兩頰。林不堪其虐，自經死。柴悲慘心目，頗致怨懟。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柴始悟其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修房闥，思購麗人而別居之。

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之葬，見二八女郎，光豔奪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詢諸人，知為邵氏。邵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了。尤好讀內經，[三]及冰鑑書；[四]父溺愛之，有議婚者，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其端末，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數媼，無敢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媼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願，賂以重金，曰：「

（註六）降青　前清秀才，每年考歲考科考兩回：科考秀才考到三等以下便革去功名，歲考分做六等：文理通的考一等，稍通的考二等，平常的考三等，有壞處的考四等，有錯的考五等，不通的考六等。一等秀才補廩生，二等增生，三等回家去，四等喚去教訓，五等廩生罰落做增生，增生罰落做附生，附生罰落做青，青罰落做社生，社生罰落做平常百姓。六等，廩生犯落做附生，增生罰落做童生，附生罰落做社生；童生，社生，都趕出做百姓。罰，便是罰落；青，便是童生。

（註七）大千世界　華嚴經裏說的：『四個天下，合着一個太陽，一個月亮，喚做一個世衞；一千世界外面有一座小鐵圍山圍住的，名叫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外面有一座中鐵圍山圍住，名叫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外面，有一座大鐵圍山圍住，名叫大千世界。』有的說，一個大千世界，便是一萬個小千世界。

邵女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有奇妬；柴百金買妾，金暴遇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闥。一日柴初度，金卑辭莊禮，爲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內寢，招柴；柴辭以醉。金華粧自詣柴所曰：『妾竭誠終日，君即醉，請一盞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誤殺婢子，今甚悔之；

孫必有興者。』

媼大喜，奔告柴。喜出非望，卽置千金，備輿馬，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柴曰：『君之計所謂「燕巢於幕，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猶速發而禍小。』柴慮摧殘女。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過，怒由何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為賤婢，摧折其分；不然，日延為活，何可長也？』柴以為是，終躊躕而不敢決。

一日，柴他往，女靑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牡馬，一嫗攜襆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自陳。妻始而怒，旣念其自首可原，又見容飾謙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彼薄倖人播惡於衆，使我橫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念背妻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亦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服下。」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夫人若肯假以辭色，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卽命婢媼為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

柴聞女歸，驚怛不已，竊意羊入虎穴，狼籍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穩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柴有難色。女泣下，柴意稍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姍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之：「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六]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為諂，何哉？分在

此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媼——利其有，諾之。

登門故與邵妻絮語，睹女，驚贊曰：『好個美姑姑！嫁到昭陽院，趙家姊妹，何足數也？』又問：『壻家阿誰？』邵妻答：『尚未。』媼言：『若個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邵妻歎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個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覆遴選，十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媼曰：『夫人勿須煩怨，恁個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塋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為聘。」此非餓鴟作天鵝想耶？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邵妻微哂未答，媼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計較，若在別個，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為矣。』邵妻復笑不言，媼撫掌曰：『果爾，則為老身計亦左也！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閽者呵叱及之矣。』

邵妻沉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聞為賤媵則就之。但恐為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門，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試同賈姥言之，此汝自主長，勿後悔，致懟父母。』女靦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女有濟矣；況自顧命薄，若得嘉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柴郎亦福相，子

溫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柴以為嫌隙盡釋，不復作防。

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心何之？』女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妻燒赤鐵烙女面，欲毀其容；婢媼皆為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盡哭，願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鐵刺脅二十餘下，始揮去之。柴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坑而故蹈之，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為天堂耶？亦自顧命薄，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滿時；若再觸焉，是坎已填而復掘之也。』遂以藥糝患處，數日尋愈。

忽攬鏡若喜曰：『君今日宜為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金前見衆哭，自知身同獨夫，略有愧悔之情；時時呼女共事，辭色平善。月餘忽病，逆害飲食；柴恨其不死，略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寢困。女侍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又以醫理自陳，金自覺疇昔過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為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自紀理，劬勞甚苦，而家中鹽米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與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對人輒自言為氣鬱，以故醫危之無不指為氣鬱者；凡易數醫，卒罔效，亦濱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裹無益，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投別劑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如何也？』女及羣婢皆笑；金問故，始實

則然耳。』妻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兔三窟何歸爲？』柴俛不對，女肘之，柴始強顏爲笑，妻色稍霽；將返，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帨，執婢禮甚恭。柴入其室，苦辭之，十餘夕始肯一納。妻亦心賢之，然自愧弗如，積慚成忌；但女奉侍謹，無可蹈瑕，或薄施訶譴，女惟順受。一夜，夫妻小有反唇，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鏡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眥。女懼，長跽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忿氣犇入，曳女出，妻呶呶逐擊之，柴奪鞭反扑，面膚綻裂，始退。——由此夫妻若讎。柴禁女勿往，女弗聽，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搥牀怒罵，叱去，不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憤於女；柴知之，謝絕人事，杜門不通弔慶。妻無如何，惟日撻婢，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夕，柴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狡黠，偶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輒於無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直宿，女囑柴，禁勿往，曰：『婢面有殺機，叵測也。』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奸？』婢驚懼無所措辭。柴益疑，檢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撻之，女止之曰：『恐夫人聽聞，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旣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故，罪柴，益遷怒女，詬罵益毒。柴忿顧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却，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並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柴乃返，以實告。妻大驚，向女

八歲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與馬歸富鄉里，榮之。邵翁自鬻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爲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妒，天性然也；而爲妾媵者，亦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梃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死，而始有悔悟；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恕矣！顧以仁術作惡報，不亦傎乎？每見愚夫婦抱痾終日，即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

閩人有納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僞解履作登榻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尙徘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妒忌者，何必爾爾？』夫乃去。妻獨臥，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妾聲隱約，不甚了了，惟「郎罷」二字，略可辨識。——郎罷，閩人呼父也，——妻聽踰刻，痰而踣，首觸扉作聲；夫驚起，啟戶，尸倒入，呼妻，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略開；即呻曰：『誰家郎罷，被汝呼？』妒情可哂。

柴廷賓是太平地方人，妻子姓金，不會養孩子，很有妬忌的脾氣；姓柴的化了一百塊錢，買了一個小老婆。金氏很惡的看待他，過了一年死去；姓柴的生氣，走出門去，一個人睡着幾個月不走進女

告之。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請雖家政，聽子而行。』

無何病瘥，柴亟爲賀，女捧壺侍側；金自起奪壺，曳與連肩，愛異常情。柴更闌，女託故離席，金遣二婢曳還之，強與連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姊妹無其和也。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調視，若奉其母。後金患心痗，痛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市銀鍼數枚，比至，則氣息瀕盡，按穴刺之，畫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問：『汝金氏耶？汝罪過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災，以示微譴。前殺兩姬，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至此？鞭撻之刑，已有柴生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鍼，今三次，止償零數，便望病除根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懼，猶冀爲妖夢之誣。食後果病，其痛倍切。女至，刺之，隨手而瘥，疑曰：『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默思欠此十九鍼，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庶免後苦。炷盡，求女再鍼，女笑曰：『鍼豈可以泛常施耶？』金曰：『不必論穴，但煩十九次。』女大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略經絡，刺之如數。

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彌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俊，秀慧絕倫；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

從前，常常自己替他打扮着，搽粉塗胭脂。但是鞋子後跟稍稍有一點摺縐痕跡，便拿鐵棍子打他的兩隻小脚；頭髮稍稍亂了，便打他兩面的臉兒。林姑娘吃不住他的苦，自己上吊死了。姓柴的傷心，眼睛看了難受，很有怨恨的說話；妻子生氣說道：『我替你教訓娘子，有什麽錯處？』姓柴的纔明白他的奸刁，因此又翻臉了，永遠斷絕夫妻的交情；暗暗的在別地方屋子裏打掃房間，想買一個美人兒給他另外住着。

延挨着過了半年，不曾尋到這種人；偶然去送朋友落葬，看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又漂亮，又標緻，照在眼睛裏，停住了眼睛，魂靈也飛去。那姑娘詫異他看得出神，眼睛斜過去看他；去打聽別人，知道是姓邵—姓邵—的是窮讀書人，祇有這個女兒，從小便聰明；教他讀書，一過眼便能夠明白，格外歡喜讀佛經和那看相的書。父親十分歡喜他，有來說媒的人，便叫他自己挑選；他窮的有錢的都沒有合他的心願，因此十七歲還不曾許人家呢。姓柴的打聽得他的仔細情形，知道不能夠想得到手，但是心裏頭丟不掉他；又想他家裏窮，或者可以拿錢去打動他，去託了許多老太婆，沒有人敢去做媒的，便也冷了這一條心腸，沒有可以再望的了。忽然有一個賈老太婆，因爲賣珠子到柴家去，姓柴的告訴他心裏想的事體，送他許多錢，說道：『祇求你去一趟，說一說我的眞心；他的成

入房裏去；有一天，姓柴的生日，金氏說着好話，很恭敬的向他行禮；姓柴的不好意思推出他，纔和他說笑着。金氏擺酒在房裏喚姓柴的進去，姓柴的推說酒吃醉了；金氏打扮得很齊整，自己跑到姓柴的房裏去說道：『我用盡心力一天工夫，你便是酒醉，也請你吃一杯去。』姓柴的纔走進房去吃着酒說話；妻子慢慢的說道：『前幾天錯弄死了丫頭，現在很懊悔了；怎麼這樣快和我翻臉，便沒有夫妻的交情嗎？以後便是你娶十二個小老婆，我不來怨恨你的。』姓柴的越發歡喜，蠟燭燒完了，露出蒂兒來，便住下過夜了。——從此歡喜敬重，和從前一樣。

姓金的便喚了媒婆來，叮囑他替他留心尋一個標緻的小老婆；卻暗暗吩咐他延挨着，不要來送回信；自己却故意催逼着這樣子。一年多，姓柴的不能夠等到，處處去叮囑親戚朋友替他買來，買得了林家的乾女兒；姓金的一看見，歡喜的露樣子露到臉上來，吃茶吃飯都在一塊兒，胭脂頭油花朵兒首飾聽他拿着。但是那林姑娘原是北京人，不曾學過針線；繡鞋以外，要東西做別人替他的成。金氏說道：『我家裏一向要勤儉做人的；不像是封王封侯的人家，買來做畫兒裏人看的。』因此便給他一塊好綢緞，叫他學着做針線，好似兇的師父教訓徒弟一般；當初還是喝罵他，後來便拿鞭子打他。姓柴的肉痛在心裏，不能夠替他想法子；那金氏的可憐喜林姑娘，格外加倍勝過

酒若拿到了一千塊錢，走出門去，便坐車騎馬，走回家來，便住着樓房，老身再到你家裏去，那看門的人便要呼喝我了！』

姓邵的妻子，肚子裏打算了好半天，站起來，走進去，和他的丈夫說了一回；喚他的女兒去又一回工夫，三個人一塊兒走出來。姓邵的妻子笑着說道：『丫頭眞是怪脾氣！多多少少的好官人，統統不要；聽說去做下賤的小老婆，便肯嫁了。祇怕給讀書人淘裏知道了笑話呢？』老太婆說道：『倘然進門去，養一個小官官，大太太便不敢拿你怎麼樣呢。』話說完了，告訴他過去分着住開的法子。姓邵的越發歡喜，喚着女兒來說道：『你試和賈老媽媽說說，這個是你自己願意的；不要到後來懊悔，因爲這個報怨爹娘。』女兒紅着臉說道：『爹娘現成享受好福氣，那養女兒便有用處了。況且我自己知道命苦，若嫁得到好丈夫，一定要短少壽命的；稍稍吃一點苦楚，未必不是福氣。前幾天看見柴官人，也是有福氣的臉兒；子孫手裏，一定有興旺起來的。』

老太婆十分歡喜，跑去告訴姓柴的，歡喜出於他意料的，便打點一千塊錢，備了轎馬，娶了姑娘，住在別處屋子裏。家裏的人，沒有一個敢說出來的。那姑娘對姓柴的說道：『你的法子，眞叫做「燕子做窩在門簾上，不想到早晚的事體的」。塞住人的嘴巴，攔住人家的舌頭，要想不露風聲出去，

功不成，功原不是要一定靠在你身上的。萬分裏有一分可以想法子，一千塊錢都不可惜的。』老太婆貪圖他錢多，答應了。

他走上門去，故意和姓邵的妻子，嚕嚕囌囌說許多話；看見了他女兒詫異起來，稱贊着說道：『好一個標緻姑娘！若說到了皇帝家裏的昭陽院裏去，趙家的姊妹怎麼可以比得上數兒呢？』又問：『女壻家裏是什麼人家？』姓邵的妻子回答他：『還不曾有呢。』老太婆說道：『這樣子的姑娘，怎麼憂愁沒有王侯做女壻呢。』姓邵的妻子嘆着氣說道：『王侯家裏是不敢想，祇要有一個讀書人家的子孫，便是好了。我家裏這個小寃家，檢來檢去，十個裏面沒有一個中意的，不知道什麼意思。』老太婆說道：『太太不要耽心事，這樣子一個美人兒，不知道前世裏修的什麼福氣的人纔能夠消受得下？昨天有一件大笑話的事體，柴家官人說道：「在一家人家的坟傍邊，看見姑娘的臉兒，願意拿一千塊錢來聘去。」這個不是餓殺鴿鷹想吃天鵝肉嗎？已經吃老身呼喝着回絕出去了。』姓邵的妻子微微的笑着不說話，老太婆說道：『因爲他是秀才人家，不好和他計較；若說在別人家，多拿他幾個錢，也可以做得了。』姓邵的妻子又笑不說話，老太婆拍着手說道：『他若眞的這個樣子，那老身的主意也打錯了！天天給着太太好心看待，到屋子裏便對坐着賞我吃

老婆說道『他自己不回來，和我有什麼相干呢？』便喚丫頭老媽媽給他打掃房屋。心裏雖說不願意，也祇得暫時耐着。

姓柴的聽說姑娘回家去了，心裏害怕得不得了；暗暗的想，羊走進了老虎窩裏，糟塌得已經不像樣了。狠快的跑去看見家裏靜悄悄的，心裏纔放心；那姑娘攔住了門口，勸他叫他到大老婆房裏去；姓柴的有不願意的樣子。姑娘吊下眼淚來，姓柴的心裏稍稍願意。姑娘跑去見大老婆說道：『官人方纔回家來，自己不好意思，沒有這臉來見太太，求太太去和他說笑一回。』大老婆不肯去，姑娘說道：『我已經說過了，丈夫的和妻子，好似大老婆的和小老婆；孟光的服侍丈夫，別人不說他是要好過分，這是什麼呢，原是規矩應該這樣子的。』大老婆便聽他的話，看見姓柴的說道：『你好似好刁的兔子，有三個窩，爲什麼要回家來呢？』姓柴的低着頭不和他說話。姑娘暗暗的拉他的手臂，姓柴的纔勉強裝着笑臉，大老婆的臉色也稍和順了一點，便要回進房去。姑娘推着姓柴的跟在後面，又叮囑廚房裏的人做了酒菜。

從此夫妻又要好起來，姑娘一早起身，穿着丫頭衣服，去見大老婆；看他洗面罷了，送過手巾去，行丫頭的規矩，十分小心。姓柴的走進他的房去，再三推他；十多個夜裏，纔肯留他住一夜。大老婆也

怎麼可以做得到呢？求你不如早一天回去，還是早一天知道，那害處小。』姓柴的怕吃地打罵，姑娘說道：『天底下沒有不可以感化的人；我若沒有錯處，氣從什麼地方出來？』姓柴的說道：『不是這樣說的。這個人不是平常的兇人，不能夠拿人情道理去說動他的。』那姑娘說道：『我做了下賤的丫頭，吃苦原是應該的；不是這樣子，挨着日子，偷活着性命，怎麼可以長久下去呢？』姓柴的因為這個，到底肚子裏七上八下的不敢打定主意。

有一天，姓柴的到別地方去，那姑娘穿着丫頭的衣服，走出門去，喚用人拉着一匹老雄馬，一個老太婆挾着被褥，跟在後面，一直走到大老婆家裏：爬在地下，自己告訴他。那大老婆起初聽了生氣，停了一回，想他自己來告訴的，可以饒恕他；又看他臉色和打扮，都是客氣服小，氣也稍稍平了。便喚丫頭拿出綢衣服來給他穿，說道：『他這個沒良心的人！說我的壞話，去告訴大家，害我冤枉出不好的名氣；按到實在，都是男人家沒有良心，那班丫頭沒有規矩，因此做出事體來。你想想瞞着大老婆却到別地方去做人家，這個難道還算是人嗎？』姑娘說道：『我細細的留心着他，也稍稍懊悔了；祇是不肯認錯罷了。俗話說道：「大的不肯做小的。」照規矩說來，老婆的和丈夫，好似兒子的和父親，小老婆的和大老婆；呢太太若肯待他和氣一點，那多年的恨，可以統統忘記了。』大

可囑姓柴的，攔住不放他去，說道：『丫頭臉兒上有殺氣，肚子裏料不定他什麼主意。』姓柴的聽了他的話，喚他來哄着問他：『你為什麼打壞主意？』丫頭驚慌害怕沒有說話；姓柴的越發疑心，搜他的衣裳，尋得了一柄快刀。丫頭沒有說話，祗是爬在地下求饒他死；姓柴的要打他，姑娘攔住他說道：『怕給太太聽得了，這個丫頭一定沒有活命的路；他的罪原是不能饒放，但是不如賣去他，又保全了他的性命，我也可以拿到錢了。』姓柴的聽他說的話不錯，卻巧有一個人要買小老婆的，趕快賣去他。大老婆因為他不和他商量，埋怨姓柴的，越發生氣在姑娘身上，罵得他越發利害。姓柴的生氣，對姑娘說道：『都是你自己討出來的，前幾天謀死了他，怎麼有今天的事體？』話說完了，走去。大老婆聽他的話說得奇怪，一個一個的去問傍邊人，一點兒沒有知道的人；問那姑娘，姑娘也不肯說。心裏越發氣悶，生氣，拉住破衣角兒亂罵；姓柴的便走進來，把實在事體告訴他。大老婆十分詫異，對姑娘說幾句好話，他心裏又恨他告訴得不早；姓柴的認做他心裏的讎恨統統忘了，不再去防備他。

恰巧他出遠門去了，大老婆便把姑娘喚來，埋怨他說道：『要謀殺主人的罪，不能饒放，你放他去是什麼意思？』姑娘一時裏不能夠把自己意思說出來，大老婆燒紅了鐵燙姑娘的臉兒，要弄壞

心裏稱贊他，但是自己恨及他不上，慚愧的日子多了，便心裏妬忌他；祇因為那姑娘服侍得很小心，沒有可以捉他的錯處。有時稍稍罵他幾句，姑娘祇是和和氣氣的聽着。有一天夜裏，夫妻兩人稍稍有一點口角，早晨梳粧的時候，還是滿臉生氣的樣子。姑娘捧着一面鏡子，鏡子落在地下打破了；大老婆越發生氣，揪住他的頭髮，睜大了眼睛。姑娘害怕，直挺挺的跪着，苦苦的求饒；打他到幾十下，姓柴的纔能夠耐住氣，氣憤憤的跑進房去，拉着姑娘出來。大老婆嘴裏罵着，趕着打他；姓柴的奪下鞭子來，轉身去打他，臉上的皮肉打破，纔回出來。從此夫妻和讎人一般。姓柴的攔住姑娘，不放他去；姑娘不聽，一早起來，拿膝蓋頭走着路，候在門簾外面。大老婆拍着牀生氣，罵着喝他出去，不許他走近身去；日日夜夜咬着牙齒，打算候姓柴的出去的時候，再出氣在姑娘身上。姓柴的知道了，回絕了外面的事體，關着門不和別人家來往，吊孝道喜的事體；大老婆拿他沒有法子，祇是天天打着丫頭，拿來出出他的氣，用人都吃不住。

自從他夫妻斷了交情以後，姑娘也不敢陪着丈夫過夜，姓柴的便一個人睡着；大老婆聽了，心裏也稍稍放心。有一個大丫頭，本來是奸刁的，偶然和姓柴的說着話，大老婆疑心他有私情，虐待他格外利害；丫頭便在沒有人的地方點着頭，發恨罵他。有一天夜裏，輪到這個丫頭陪着過夜，姑娘

去料理做得很辛苦；那家那的鹽米不吃自己沒有了。因爲這個，忽然想到照料家務的人，請了醫生來，給他吃藥。金氏「　」人，便自己說是氣臌脹病，因爲這個話，醫給他把脈，沒有一個不說他是氣悶病的；一共換了幾個醫生，到底沒有用處。又快到死了，再給他煎藥，姑娘走來說道：『這一種藥，吃一百包也沒有用處，祇是格外利害罷了。』金氏不聽他的話，姑娘悄悄的倒下別的藥去換了；藥吃下去，吃完了，大便了三回，病好似沒有一般。便越發笑姑娘的說話胡說，哼着病喚他來說道：『女華陀今天你看我怎麼樣了？』姑娘和許多丫頭都笑他。金氏問他：『笑什麼？』纔老實告訴他，他淌着眼淚說道：『我天天受着你的照應，卻不知道呢。從今以後，求你連家裏的事體，也依着你的主意做去。』

不多幾天，病好了，姓柴的擺了一桌酒，給他道喜；姑娘捧着酒壺，陪立在傍邊，金氏自己站起來，搶了酒壺去，拉住他和他並肩坐下，要好得和平常兩樣。到更深時候，姑娘推說有事體，離開桌子；金氏打發兩個丫頭回來，硬和他睡在一牀。從此以後，有事體一定要和他商量的，吃飯一定在一塊兒的；同胞姊妹，也沒有這樣子和氣的。不多幾天，姑娘養下一個男孩兒，生產以後，常常生病；金氏親自服侍他，看他好似服侍他母親一般。後來金氏害心痛病，痛起來便臉面都發青了，祇是要尋

他的面貌；丫頭老媽子都替他氣不平，每喊一聲痛，那家裏的人統統哭起來，願意替他受死罪，大老婆便不湊他拿鐵針刺他的脅骨上二十多下，纔推他出去；姓柴的回家來，看見臉上的傷痕，十分生氣，要跑去找大老婆；姑娘拉住他衣襟說道：『我明知那是一個火盆，故意踏上去；那在嫁你的時候，難道認你家裏是天堂嗎？也是自己知道命苦，借他是出出天公的氣罷了。安心忍耐着，還有滿罪的時候；若再和他倔強，是窟窿已經塡滿了，又去掘開來。』便拿藥去擦在受傷的地方，幾天工夫慢慢的好了。

忽然拿鏡子照着，好似快活的樣子，說道：『你今天應該對我道喜，他燙斷了我的晦氣紋露了！』早早晚晚服侍大老婆，和前幾天一般；金氏前幾天看見大家哭着，自己知道他身子孤零零，沒有人和他好，稍稍有一點慚愧懊悔的心思。常常喚那姑娘一塊兒做事體，說話臉色很和氣。一個月多，忽然害病，茶飯都吃不下；姓柴的恨他不死，一點兒不去看他，問他幾天工夫，肚子脹大得和鼓一般。日日夜夜吃着苦楚；姑娘服侍他，忘了睡覺吃飯。金氏越發感激他，姑娘把自己知道醫理對他說。金氏自己知道從前待他太兇，疑心他要報讎，故意推開他。金氏的做人管家，很兇很有規矩，丫頭老媽子統統聽他的管束；自從生病以後，都是出去玩兒偷懶，沒有做事體的人。姓柴的親自

來跪在牀上；姑娘到底不好意思；老老實實把夢裏的事體告訴他，姑娘便大概在經絡上面打針，滿了數兒。

從此以後病好了，果然不再害病了，十分自己懊悔，待底下人也沒有兒樣子。兒子名喚日俊標緻聰明得沒人趕得上。姑娘常常說道：『這個兒子是中翰林的相。』八歲時候，有聰明孩兒的名氣；十五歲的時候中進士做了翰林官。——這時候夫妻年紀四十歲，小老婆年紀三十二三歲罷了。——坐了轎回娘家去，鄰舍人家都羨慕他。邵老頭子自從賣去了女兒以後，家裏忽然有錢了；那讀書人一輩裏的人瞧他不起，不和他做朋友，到這個時候，纔有和他來往的人。

異史氏說道：『女人妒忌，天生成的脾氣這個樣子的。那做小老婆的也還要誇耀他的標緻，賣弄他的聰明，拿來加他的氣。唉，禍水便從這個地方來了！若拿命自己安慰自己，拿名分自己守着，吃盡苦楚，却不改去他的心思；這個難道是棍子刀可以打得下去的嗎？到得第二回救他的性命，却纔能夠明白起來。唉！難道好算人的嗎？照數兒去還他，又不加上利息，也算得是天公的大量了。看他拿好心治病的法子，代冤讎的報應，不也算是顛倒的嗎？常常看見笨的男人女人，害病一天，便喚那不懂事體的做法事的人來，聽他拿針打着肉，火燒着皮，便不敢叫喊，心裏常常奇怪他；

死；姑娘急急去買了銀針幾個來，待到買來，他氣快要斷了，摸着穴道刺進去，忽然痛停止了。十多天又發起病來，又拿針刺他；過了六七天，又發病了，雖說是跟着手病便好了，不至於吃大苦，但是心裏常常躭着憂愁，怕他再發病。夜裏做夢到一處地方好似廟宇，殿裏的鬼和菩薩都動起來；菩薩問他：『你是金氏嗎？你的罪過很多，壽數應該完了。想你知道改過，所以祗給你一點苦楚，拿這個稍稍罰你。從前弄死了兩個小老婆，這個是前世的報應，祗有這個邵氏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却待他兇惡得這般樣子？拿鞭子打他的苦楚，已經有柴秀才代他還了，可以拿來兩面抵得過；還欠他的一十燙二十針，現在三回，祗還了一個零數，便要想病去了根嗎？明天又要發病了。』醒過來十分害怕，還想他是做亂夢是不準的；吃飯以後，果然害病了，他痛苦加倍利害。姑娘來了，拿針刺他，跟着手便好了；疑心着說道：『本領祗有這一點麼？病根為什麼不給我拔去？』姑娘說：『再要燙他，這個病不是拿皮肉燒到爛不好的，祗怕太太當不起。』金氏想到夢裏的說話，因此便沒有害怕的樣子；但是在叫喊忍痛的時候，暗想欠這十九針，不知道要變成怎麼樣的病？不如一天工夫裏吃完了苦，還可以免後來吃苦。求姑娘再打針下去，姑娘笑着說道：『針怎麼可以隨便打的嗎？』金氏說道：『不用看穴道，祗求你打十九回。』姑娘大笑着不肯，金氏求他越發利害，坐起身

（註四）冰鑑書　專講看相的書，喊做冰鑑書。
（註五）昭陽院　漢朝的趙飛燕趙合德姊妹兩人，進宮去做妃子；都長得十分標緻。飛燕住的地方，喚做昭陽院。
（註六）孟光　後漢時候的梁鴻，號伯鸞；家裏窮，做人規矩。做官人家要把女兒給他做妻子，梁鴻不要；鄰舍一家姓孟的，有一個女兒，身體又胖，相貌又醜，皮膚又黑，氣力能夠拿得起一個石搗臼；願意給梁鴻做妻子，名喚光，號德耀；夫妻兩人借住在皋伯通的下廂房裏。梁鴻給人家椿米過日子，每天回來，孟光料理飯菜給他吃；兩手把桌子擎起來，和眉心一樣齊。伯通見了，說道：『他們窮苦人家做妻子這樣敬重丈夫，一定不是平常人。』後人稱「孟光舉案」是夫妻敬重的古典。又的說，案，是古時的盌字。
（註七）華陀　華陀是後漢時候一個有名的醫生；著一部青囊經。

胡四娘

程孝思，劍南人，少慧能文。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業，求傭爲胡銀臺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不長貧，可妻也！』銀臺有三子四女，皆襁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母早亡，笄

到這個時候，纔明白過來！』

——福建人有一個娶小老婆的：到夜裏走過大老婆房裏去。不敢立刻走去，假裝脫鞋子要上牀去的樣子。大老婆說道：『去罷，不要裝腔。』那男人還踱來踱去。大老婆放下臉兒來說道：『我不像是別家妬忌的女人，爲什麼一定要裝出這個樣子來？』男人便走去。大老婆一個人睡着，翻來覆去不能夠睡熟；便坐起身來走去，躱在房門外面偷聽着。他祇聽得小老婆的聲音，模模糊糊不十分清楚；祇有「郎罷」兩個字，稍稍聽得清楚。——郎罷，是福建人喚父親的稱呼，——大老婆聽了一回，痰塞住了，倒在地下頭撞着門有聲音；男人驚慌起來，開着門，屍首倒了進來。喚小老婆拿火來一照，便是大老婆呢。急急扶他起來，灌下湯去；眼睛稍稍睜開來，便喊着說道：『什麼人家裏的郎罷，被你喚着？』那吃醋的樣子好笑！

（註一）金釵十二　金釵，是說丫環；每一個丫環梳兩個鬟，每一個鬟上，插一枝金釵。六個丫環一齊站着，望去一排金釵十二枝；是說大人家丫環多的意思。後來又把金釵代小老婆的稱呼。

（註二）瑕疵　瑕，是有疤點的玉；疵是毛病。

（註三）內經　古時的岐伯著內外經十八卷，專講醫理的。

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適薨；程縗哀如子，未得與試。既離苦塊，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才籍；囑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尙有家耳』。臨別，李氏及三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被黜。願乖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攜囊入都。時妻黨多在京秩，恐見誚訕；乃易舊名，詭託里居，求潛身於大人之門。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爲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爲之治第。

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貨其沃墅，因購焉；既成後，遣輿馬往迎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咸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戚眷登堂爲餪；姊妹諸姑咸在，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請見四娘，姊妹惴惴，惟恐四娘銜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捉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衆見其靡所短長，稍就安帖；於是爭把盞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號啼甚急；羣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對；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幾抉去矣。』二娘大慚，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座寂無一語，客始告別。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

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爲惛耋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館生，供備豐隆，羣公子鄙不與同食，僕婢咸揶揄焉。生默默不較長短，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輟；羣又以鳴鉦鍠聒其側，程攜卷去讀書閨中。

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眞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知。漸至婢媼，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不作貴官耶？』二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抉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有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爲誓曰：『管教兩丁盲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號譁。夫人聞知，即亦無所可否，但微笑焉。桂兒譟訴四娘，四娘方績，不怒亦不言，績自若。

會公初度，諸壻皆至，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兩肩荷一口！』四娘坦然，殊無慚怍。人見其事事類癡，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恆禮重四娘，往往相顧恤。每謂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樸，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而不自知。況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爲人下者？汝勿效尤，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甯，輒加意相懽。

遺價候李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爲二舅事，遺發甚急，未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也。

後三娘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又以李夫人無子，迎養若母焉。

程孝思，是劍南地方人；年輕的時候，聰明能夠做文章。爹娘統統很早的死去，家裏窮得利害，沒有穿衣吃飯的地方；求偪給胡通政官管理信札的事體，胡先生試試叫他做一篇文章，十分歡喜他說道：『這個人不永遠窮的，可以拿女兒嫁給他做妻子的。』通政官有三個兒子，四個女兒，都在手抱的時候，結親在大戶人家；祗有小女兒四娘，是姨太太生的，母親早死了，到十五歲不曾許人家，便招贅了程孝思。有人批評他笑他，說他是：『年紀老了，糊塗的昏了主意。』那胡先生不去理他，打掃房間給秀才住着，供養他十分考究；許多兒子瞧他不起，不和他一塊兒吃飯。用人丫頭統統欺侮他。秀才一句話不說，不和人去計較，用功讀書，十分吃苦。大家在傍邊討厭他，譏笑他，程孝思讀書不息；大家又拿大鑼乒乒乓乓的在他身傍打着，程孝思拿着書本兒走開去，在女人房裏讀書。

當初四娘不曾許人的時候，有一個很靈的看相的人，知道人的貴賤，統統看過他家裏的人，都沒

登車而去。——衆始知買墅者卽程也，

四娘初至第，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唯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程歸展墓，車馬扈從如雲；詣岳家，禮公柩，次參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殁，羣公子日競貲財，柩弗顧；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邱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刻期營葬，事盡禮；殯日，冠蓋相屬，里中咸嘉歎焉。

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黨厄急，罔不竭力。二郎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爲程同譜，風規甚烈；大郎浼婦翁王觀察致之，殊無裁答。益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不敢遽進；覷程入朝，而後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義，而忘睚眦之嫌。閽人既通，卽有舊媪出，導入廳事，具酒饌，亦頗草草；食畢，四娘出，顏色溫霽問：『大哥人事大忙，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爾：妹子一女流，幾曾見嗚嗚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卽亦可了；何至奔波到此？』大郎無詞，但固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爲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訟來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小罔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寧家，衆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俄曰：『四娘

明，外面老實聰明在肚子裏，却不拿出來。許多姑娘都被他壓倒了，却自己不知道。况且程官人日日夜夜用功吃苦，難道他永遠在人下面的呢？不要看待他們的樣人，應該好好的看待他，將來也好見面呢。』因為這個，三姊姊每回娘家的時候，便格外和他要好。

這一年，姓程的靠着胡先生的力量得進了縣學；明年學臺來考讀書人，那胡先生恰巧死了，姓程的披麻帶孝，和做兒子一般，不能夠去考。待到滿了孝，四娘送他銀錢，叫他去補考遺才；叮囑他說：『從前長久住在這裏，所以不曾被他們趕出，是祗因為有一個老年父親活着；現在是萬萬做不到了，倘能夠出一口氣，或者回來的時候還有家呢。』臨分別的時候，李氏和三姊姊送他的東西很多。姓程的進了考場，立定志向，十分用心，要想一定考中；不多幾天，榜出來了，竟被他不取。心裏不如意，肚子裏悶住了，不能夠回家裏去；虧得袋子裏為錢稍稍有一點，帶着錢袋子進京去。這時候他妻子的親眷，一大半在京裏做官；怕被人嘲笑，便換去了舊時的名字，假造了一個他名，求躲躲身體在大官員家裏。東海人李御史官看見他，稱讚他，留他在衙門裏，給他錢用，替他捐一個貢生，叫他去考順天舉人，連考都中，給他做庶吉士官。到這個時候，便老實說出自己的情形來。李先生給他一千塊錢，先打發用人跑到劍南地方去，替他造房子。

有說好的話；祇有四娘走來，便說道：『這個眞正是貴人呢！』待到招贅了程孝思，許多姊妹都喚他「貴人」，拿這個話譏笑他。那四娘做人穩重，少說話，好似不曾聽得；一般慢慢的連丫頭老媽子，也跟着大家喚他。四娘有一個丫頭，名喚桂兒，心裏很不舒服，大聲說道：『怎麼知道我們家裏的官人不做大官的嗎？』二姊姊聽得了，在鼻管裏笑着說道：『程官人若說做了大官，應該挖了我的眼睛去！』桂兒生氣說道：『到那個時候，怕不捨得你的眼珠子了！』二姊姊有一個丫頭，名叫春香，說道：『二娘娘若翻悔了他的話，我拿兩隻眼珠子替他！』桂兒越發生氣，和他打着手掌，罰着咒說道：『一定要你兩隻眼珠子瞎呢！』二姊姊氣他的說話冒犯自己，便打他的嘴巴，桂兒叫喊吵鬧；太太聽得知道了，便也沒有法子說誰錯誰不錯，祇是微微的笑着罷了。桂兒跑着去告訴四娘四娘正在那裏織布，不生氣，也不說話，自管自織着布。

遇到胡先生的生日，許多女壻都來了，送壽的禮物都塞滿了院子；大媳婦譏笑着四娘說道：『你家祝壽的禮是什麼東西？』二媳婦說道：『兩隻肩膀扛一張嘴！』四娘大大方方的，一點兒不難爲情；傍人看他樣樣事體好似癡子一般，越發拿他開玩笑。祇有胡先生心愛的小老婆，姓李的，——三姊姊是他生的，——常常看重四娘，時時大家照看他。常常對三女兒說道：『四娘肚子裏聰

了大家纔知道買那花園屋子的便是這個程孝思呢。

四娘初到那花園屋子裏，零碎東西一大半沒有，那太太和許多弟兄，各人打發丫頭用人和傢伙，統統來送給他，四娘一樣也不去收他，祇有李太太送他的一個丫頭，他收下了。住着不多幾天，程孝思回家來上坟，車兒馬兒跟着一大班，和雲一般；到丈人家裏去拜胡先生的棺材，接着去拜見李太太，許多弟兄穿衣戴帽子舒齊了，他已經上車去了。胡先生死後，許多兒子天天搶奪家產，棺材擱着不管；幾年工夫，靈座坍敗下來；慢慢的要把好好的屋子做坟地了。程孝思看着傷心，便不去和那班兒子商量，定了日子，做坟；樣樣事體照規矩；落葬的日子，坐轎騎馬來送葬的人得擁擠，鄰舍人家統統稱贊敬重他。

程孝思十多年工夫，做了許多官，都是不貪財有名氣的；凡是遇到鄰舍朋友有急難事體，沒有不竭力幫忙的。第二個兒子，恰巧因爲人命事體被衙門裏捉去；做御史巡査官的，是程孝思的同譜，規矩狠利害。大兒子去求他媳婦的父親王道臺去說情；一句回話也沒有，越發害怕；要去求妹子，卻自己知道沒有這張臉去見他，便拿了李太太親字寫的信，走去。到了京裏，不敢立刻進去；覷着程孝思上朝去以後，再走進去。望四娘想着手足的交情，卻忘記了一睜眼的讎恨；看門人去通報

這時候胡先生的大兒子，因爲父親死了，沒有錢用，賣掉他的好房子；便去買下來，待到造成以後，打發轎馬去迎接四娘來。前幾天，姓程的中了功名以後，有人寄信去報喜的，一家人都不願意聽；他又看他的名字不對，喝他出去。恰巧是第三兒子做喜事，親戚都到他家裏，替他鬧三朝；姊妹和許多女親眷卻在那家，祇有四娘不看見，到哥哥嫂嫂房裏去喚他。忽然有一個人跑來，送上姓程的寄給四娘的信一封；兄弟拆開來一看，大家看着臉兒都變了顏色。酒席面上許多親眷客人，請四娘出來見面；姊妹心裏躭着憂，祇怕四娘記着恨，不肯來。不多時候，很快的竟來了；對他道喜的，拉他坐下來的，向他問好的，嘰嘰喳喳的聲音，塞滿了一屋子。耳朵裏聽的，使聽着四娘眼睛裏看的，便看着四娘嘴裏說的便說着，四娘那四娘那四娘穩重得和從前一樣，大家看見他不說什麼好壞，稍稍放心了一點，因此大家搶着擎着酒杯去敬四娘吃酒。正吃酒說笑的時候，門外面哭吵的聲音很利害；大家詫異都出去問着，停了一回，看見春香逃着進來，臉上有血點淌着。大家問他，他哭着不說話，二媳婦喝住他，總哭着說道：『桂兒逼着要眼珠子！不是推開他逃走，幾乎要被他挖去了。』二媳婦十分不好意思，汗和粉一齊淌下來。四娘好似不知道一般；一桌子的人，靜悄悄的不說一句話，客人纔告辭回去。四娘打扮得十分齊整，祇拜着李太太和三姊姊，走出門上車去

官文對照
新式標點
聊齋誌異

原著者 蒲留仙

人 (下)

句讀者 許嘯天
校閱者 胡翼雲

細柳

細柳，細柳娘中都之士女也；或以其腰嬝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以求一親窺其人，閱人甚多，但言：「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丫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顧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焉。既醮，夫妻甚得。生前室有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甯，福輒號啼從之，呵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命名之義，答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

女於女紅疏略，常不留意；而於畝之東南，務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

以後，便有舊時的老媽子走出來，領他走進客廳，送上酒飯來也很潦草。吃完了，四娘走出來，臉色很和氣，問：『大哥家裏的事體很忙，一萬里路外面，怎麼有空來看我？』大阿哥全身爬在地下，哭着說出他為什麼來的情形；四娘扶他起來笑着說道：『大哥是有本領的男人，這件什麼大事便要這個樣子？妹子是一個女人從來也不會看見嗚嗚的對人哭着。』大阿哥便拿出李太太的信來，四娘說道：『幾位哥哥家裏的娘子，都是天上的人；各人去求求父親哥哥，便也可以了事，何至於要跑到這個地方來呢？』大阿哥沒有說話，祗是再三求着四娘，變着臉色說道：『我認做是很遠的路走來，是來看妹子的；原來是為了大官司來求貴人的嗎！』捽着袖子一直走進去。大阿哥又害怕又生氣，便出去了；回家去仔仔細細對人說了，大大小小的人，沒有一個不罵他。李太太也說他心腸硬。過了幾天，第二個兒子放着回家來；大家十分歡喜，正笑四娘的徒然叫人怨恨你呢。停了一回，說四娘打發用人來看李太太，喚他進來，那用人送上金子銀錢來說道：『我家太太，為了二舅爺的事體，打發我來得很快，沒工夫寫回信；稍稍送一點東西，算是代寫信了。』大家纔知道二官人的回家來，是程孝思的力量呢。

後來三娘家裏慢慢的窮了，程孝思照看他，送給他東西銀錢，比平常人多；又因為李太太沒有兒子，接他來養着，好似母親一般看待。

身向壁，置不聞。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去。殘秋向盡，體無衣，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者，皆引細娘爲戒，嘖嘖有煩言。女亦稍稍聞之，而漠不爲意。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問。積數月，丐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鄰媼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入，痛哭願受杖。母問：『今知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鄰媼慫恿之，始納焉。濯腐授衣，令與弟祜同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遊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

祜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祜遊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欲耕，寧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祜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貲使學負販；祜淫賭，入手喪敗，詭託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探察之；祜行稍斂，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

一日，請母，將從諸賈入洛；實借遠遊，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爲之具裝；末又以鋌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

請置無顧，待妾自爲之，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日，生赴隣村飲，適有追逋賦者，打門而誶；遣奴慰之，弗去，乃趣僮召生歸。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女聞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不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經紀彌勤。每先一年，即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凌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里有喪者，以倍貲贖諸其門。生利而謀諸女，女不可。問其故，不語；再問之，熒熒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

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童僕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謗之。一日，生如友人飲，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幸衣衾皆所昔備，里中殆共服細娘智。

福年十歲，始學爲文。父既歿，嬌惰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遨。譙訶不改，繼以夏楚，而頑冥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可更若衣，便與僮僕共操作。不然，鞭打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器，與諸奴啖饘粥。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

敗；以意告兒，母聞而喜，并力質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弟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衣妝樸素，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2]出，蘆花變生[3]，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為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叢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而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闥，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細柳姑娘，是京城裏讀書人的女兒；有人說他腰細得搖搖擺擺，叫人歡喜，玩兒着喚他細柳的。細柳年輕的時候，聰明，知道讀書識字，歡喜讀那看人相的書；平日脾氣，不多說話，從來不說別人的好壞。祇是有人來說媒的，一定要親自看一看這個人；看得人很多了，祇說沒有合意的。他年紀到了十九歲了，父母生氣說他道：『天底下的人，到底沒有配得上你的了？你打算做姑娘到老嗎？』女兒說道：『我實在要用人力去勝過天力，現在許多日子不成功，也是我命裏生成的了！從今以後，便祇聽着爹娘的說話便了。』這時候有一個高秀才，是做官人家有名氣的讀書人，聽得細柳的名氣，去說定了親事，下了聘禮。待到娶來以後，夫妻十分要好；秀才第一個妻子，留下一個孤兒，

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忻忻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囊，初不以空匱爲慮；及取而斫之，則僞金耳。大駭失色。李媼見其狀，冰語侵客；怙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姬念夙好，不卽絕之。俄有二人握索入，驟縶項領，驚懼不知所爲；哀問其故，則姬已竊僞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容置詞，梏掠幾死；收獄中，又無資斧，大爲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苟延餘息。

初，怙之行也，母謂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汝至洛。我事煩，恐忽忘之。』福請所謂，黯然欲悲，不敢復請而退。廿日而問之，歎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簟，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侍立敬聽，不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僞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絏矣。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已三日矣；卽獄中而望之，怙奄然面目如鬼；見兄涕不敢仰，福亦哭。時福爲中丞所契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爲怙兄，急釋怙。至家，猶恐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願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

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惟勤；卽偶惰，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自請而不

還喜心思更細。』細柳回對着說道：『高郎，實在是高了！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坊裏有人賣好棺材的，細柳不賺價貴拿錢買下來；價錢不夠，又再三想法子去向親戚鄰舍借錢來湊着。秀才因爲他是不要緊的東西，再三攔住他；到底不聽，藏在家裏一年多。鄰舍人家有死人的，便拿了加倍的價錢，到他家裏來買；秀才貪他錢多，去和細柳商量，細柳不答應；問他：『什麼道理？』他不說話，再問他便眼淚汪汪的要哭出來；心裏奇怪他，但是不肯硬拗他的意思呢，纔罷了。

又過了一年，秀才年紀二十零五歲，細柳拉住他，不放他出遠門去游玩，回家來稍稍晚了一些，叫書僮用人去找他的，在路上接連不斷的了。因爲這個樣子，朋友們時常和他開玩笑。有一天，秀才到朋友家裏去吃酒，覺得身體不舒服，便回家去；走到半路上，吊下馬來，便死了。虧得衣服被褥都是前幾天預備好的，鄰舍人家纔大家佩服細柳娘娘聰明。

長福年紀十歲，纔學做文章；父親死過以後，嬌嫩懶惰，不肯讀書，常常逃出去跟着看牛的孩兒游玩，駡着喝着他不肯改過。過了幾天，拿棍了打他，他依舊倔強糊塗；母親拿他沒有法子，便喚他到跟前來，對他說道：『既然不願意讀書，也不能夠再硬你去讀書；祇是家裏窮，不可以有閒空不做事體他人，可以換去你的衣裳，便跟着書僮用人一塊兒做事體。不是這樣子，便拿鞭子打你，不要

小名叫做長福，這時候年紀五歲，細柳看管他十分周到。細柳有時候回娘家去，福兒便喊着哭着
跟他，罵他拉他回去，都是攔不住的。一年多，細柳養下一個兒子來，取名叫他做長怙。秀才問他取
名字的意思，回答說道：『沒有別的意思，祇望他長長跟在父親身邊罷了。』
細柳對於女人活計的事體，不很用心；那田畝的在東面南面，租米的多少，拿着賬簿查問，祇怕不
知道得仔細。日子多了，對秀才說道：『家裏的事體，你放手，不要來問我；待我自己來看管，不知道
可不可以當得家呢？』秀才依了他的說話，半年工夫，家裏沒有擱起的事體，秀才也稱讚他能幹。
有一天，秀才到鄰舍村坊人家去吃酒，恰巧有一個催欠租稅的人，打着門罵人。打發用人去對他
說好話，不肯去，便打發書僮去把秀才喚回來。那差人走去以後，秀才笑着說道：『細柳現在可以
知道聰明的女人，不及那癡呆的男人呢！』細柳聽了這個話，低着頭哭；秀才詫異起來，拉住了他
說好話勸他；細柳到底不快活。秀才不忍心因爲家裏的事體拖累他，仍舊要自己管着，細柳又不
肯，一早起來，夜深睡去，照料事體十分辛苦。常常第一年便先藏着明年的錢糧，因爲這樣，一年到
頭，從來不看見催錢糧的人到他門口來一趟的；又拿這個法子算着穿的吃的，從此用度越發舒
齊了。因此秀才便十分歡喜，常常和他玩兒着說道：『細柳爲什麼這樣仔細呢？眉細，腰細，腳兒細，

每月給他幾個錢，算幫帖他燈油錢。

長怙頂笨，讀了幾年書，不能夠記得自己的姓數名字；母親叫他丟了書本兒去種田，長怙游蕩着，惰懶去做苦工。哥親生氣說道：『四種百姓，都有自己的行業；既然不肯讀書，又不願意耕田，豈不要在陰溝裏餓死嗎？』立刻拿棍子打他，從此帶着用人們耕田做事體。有一天，起身晚了，便追着駡他，那衣服茶飯，母親常常拿好的給哥哥。長怙嘴裏雖然不敢說，他心裏却暗暗的不服氣；田裏的事體已經他完了，母親拿出錢來，叫他學着去做小買賣，長怙很歡喜賭錢；一到手便輸，假推說是強盜搶去，命裏生成，去騙他的母親。母親知道了，拿棍子打他，快要死；長福直挺挺的跪着哭着求饒，願意拿自己的身子去代他受罪，他母親的氣纔出了。從此一走出門，母親便仔仔細細的去打聽他，長怙的行爲，稍稍好了一點，卻不是他心裏自己要好的呢。

有一天，去求母親，打算跟着許多做買賣的人，到洛陽地方去，實在要借這個出遠門去，如他的心願。他心裏常常害怕，祗怕不如他的心願；母親聽得了，一點兒不疑心，他便拿出零碎金子三十兩來替他收拾行李。到後來，又拿元寶一錠給他，說道：『這個是你祖宗做官袋子裏留下來的東西，不可以用去，拿這個裝點行李，防備有要緊事體，纔可以用呢。況且你第一次學着出遠門，也不敢

懊悔！』因此便給他穿破棉花的衣裳，打發他去看猪；回家來，便自己去拿了碗盞，跟着許多用人吃薄粥。過了幾天，嫌他辛苦，哭着跪在廊簷下，情願仍舊讀書；母親旋轉身體去，對着牆壁，不去理他，好似不聽得。沒有法子，拿着鞭子，抹乾了眼淚，走出去。到秋天快過完了，身上沒有衣服，脚上沒有鞋子，冷冰冰的雨點兒滴在身上，縮着頭，和化子一般；鄰舍人家看見了，可憐他。娶塡房娘子的，都說着細娘勸戒着；嘰嘰喳喳有許多說話，細柳也稍稍聽得幾句，却聽他們說去，不在他心上。長福吃不起這個苦，丟了猪逃出去，細柳也聽他去，一點兒不去查問他。過了幾個月，討飯沒有地方去，身體又瘦又齷齪，自己走回家來，不敢便走進家門去，求鄰舍的老太婆走進去告訴他母親。細柳說道：『他若能夠吃得起一百下棍子，便許他來見面；不是這樣，趁早叫他再出去。』長福聽了這個話，立刻走進去，哭得十分悽涼，願意吃棍子打。母親問他：『現在可知道懊悔嗎？』他說道：『知道懊悔了。』說道：『既然知道懊悔，不用拿棍子打了，可耐着自己本分，看猪去，再犯了罪，便不饒放你。』長福大哭着說道：『願意吃一百下棍子，求再給我讀書。』細柳不答應，鄰舍老太婆在一傍邊勸着說着，纔收留下他；洗乾淨身體，給他穿衣服，叫他和弟弟長怙一塊兒跟着先生讀書。狼辛苦用心，十分和從前兩樣；三年工夫，去考中了秀才。撫臺楊先生，看見他做的文章，稱讚他好；

在枕頭席子上，別人不知道罷了。』說着，便淌下眼淚來。長福一傍站着，恭恭敬敬的聽着，不敢去追問他；哭罷了便說道：『你弟弟遊蕩的心，還不曾死；所以給他假金子，拿這個去給他吃幾回苦。現在料他已經關在牢間裏了，撫臺待你交情很好，你跑去求他，可以救他的性命，又可以叫他知道慚愧懊悔呢。』長福立刻便動身，待到了洛陽，他弟弟被捉去已經三四天了，便走到牢監裏去看他，長怙祇有一口氣，臉兒眼睛和鬼一般。看見哥哥，淌下眼淚來，不敢抬起頭來；長福也哭着。這時候長福是撫臺所看得起的人，所以遠近都知道他的名字；縣官知道是長怙的哥哥，立刻放去了長怙。到了家裏，還怕母親生氣，跪着走路走上去；母親看着他說道：『你如了心意嗎？』長怙流下眼淚來，不敢再說話；長福也一塊兒跪下，母親纔喝着他起來。

從此自己十分改悔，家裏許多事體，看照得十分勤謹；便是偶然懶惰，母親也不喝問他。一共幾個月，一點兒不和他說起買賣的事，顧心裏要想自己去求，又是不敢，把這個意思去告訴哥哥；母親聽了，歡喜，竭力彈去了東西，向人借了錢，交給他半年工夫，那得到的利息，比本錢加倍了。這一年長福秋天中了舉人，又過了三年，中了狀元；弟弟做買賣發財，到一萬多錢了。本地有到洛陽去靠客人的，看見他老太太年紀四十歲，還好像三十多歲的人；他穿的衣服打扮，十分樸實素淨，和平

望你得大利息；祗有這個三十兩金子，不要蝕本已經夠了。』臨走的時候，又叮囑他，長怙答應着出去，笑嘻嘻的心裏自己很快活。到了洛陽回絕了客人朋友，住在一家有名的妓女李姑娘的家裏；一共十多夜，零碎金子慢慢的用完了。自己心想，有一大錠金子在袋子裏，原不拿錢用完放在心裏；待到去拿來劈開一看，便是假金子呢。十分詫異，變了臉色；李老太婆看了他這個樣子，說着冷話得罪客人。長怙心裏不自己好意思，但是袋子裏空了，沒有地方可以去；還望那姑娘想他從前的交情，不立刻斷絕他。停了一回，有兩個人，拿着繩子走進來，立刻套往他的頸子；害怕得不知道說什麼話好，求着問他：『犯了什麼罪？』原來那姑娘已經偷了假金子告到衙門裏去了。到了官跟前，不許他說話，用刑罰打他，快要死了；捉住在牢間裏，又沒有錢用，十分被牢頭禁子所虐待，向犯人討飯，暫時活着這一絲氣息。

當初長怙出門去以後，他母親對長福說道：『記牢了二十天以後，要打發你到洛陽去；我的事體太多，怕慌慌張張的要忘記他。』長福問他：「到洛陽去什麼意思？』他縐着眉心要哭出來不敢再問他，便走出去。過了二十天，又問他，他嘆着氣說道：『你弟弟現在的不學好，好比如你從今的不願讀書一樣的！我不受着晚娘的壞名氣，你怎麼有今天這一日？別人都說我狠心，祗是眼淚淌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冽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臥。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酷類墳冢。大驚，疑爲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溲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麵餅鴨臛，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炙不知口處；常常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剎，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爲爾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形色相見；且暗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

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遊天宮，便即爲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候郎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畫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眩目，頭上明珠，翹顫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照，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曲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

常人家一樣呢。

異史氏說道：『黑心的晚娘出來了，那給前娘生的兒子穿蘆花衣裳的事體也做出來了；古時和現在都是一樣的東西，實在叫人傷心呢！也有人要避開傍人的壞話的，又常常做好人做過頭；他在一傍看着兒女的放蕩，却不去查問一查問，這種人要比到那待前娘生的兒女兒的，差得多少呢！祇是天天打着他自己生的兒女，那傍人不說他是兒；拿這個去待那別個肚子裏生出來的兒子，便說話很多了。那細柳原不都祇要存很心待前娘生的兒子，但是若說他自己生的兒子是好的，也怎麼能夠拿他這個好心，給天下人大家知道呢？如今他不避嫌疑，不怕傍人說壞話，到底教養成兩個兒子，一個做官，一個有錢，出名氣在世界上；這個不要說是女人，便是男人也算得男人淘裏的頂好的了！』

（註一）溝瘠　瘠，是骨頭，說人死了，沒有用處，拿屍首丟在陰溝裏，爛去了肉，變成了枯骨。

（註二）黑心符　如今人把這「黃心符」三字，拿來做晚娘的別名；說做晚娘的，大半是黑心的。

（註三）蘆花變生　古時有一個閔子騫，他的晚娘待他很惡；到冬天，給他穿蘆花的服，給他自己生的兩個兒子穿棉衣。後來他父親知道了，要把晚娘趕出，閔子騫勸住了。

泣下，請得脂澤爲愛女不棄，贈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琖既盡，忽亦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亦不得出。極力轉側，暈墮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裹，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略見牀櫺，始知爲已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竊間以告知交，莫有知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折視，則湖綿雜香屑爲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事亦宜愼密，洩之族矣！』有巫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攜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雛奴蹀躞，履綴明珠。非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顧淫籌[二]一擲，金屋變爲長門[三]；唾壺[四]未乾，情田鞠爲茂草。空牀傷意，暗燭銷魂；含顰玉臺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邱臺上，路入天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傖楚[五]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郭秀才是京城裏人；年紀二十多歲，面貌長得標緻。有一天，天色快晚，有一個老太婆，送一罈酒來；詫異他來得無緣無故，老太婆笑着說道：『不用查問我，祇吃下去，自然有好地方。』便頭也不回的去了。揭開酒罈來，稍稍聞一聞，很利害的香氣，四面飛開來，便吃下去了。忽然十分醉了，糊裏糊塗一點也不知道；待到醒來，便和一個人一個枕頭睡着。去摸摸他，皮膚滑得和油一般，麝香闌花

』郭鞠躬曰：『向覿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愧；如容自贖，願收爲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移使命席臥室。室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不言，僞醉眠榻上，推之不動。女使婢扶裸之，一婢摸私處曰：『箇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牀上，大笑而去。

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顚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府怏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

漏下四點，呼婢燈燈，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革褸氈，尺許厚。郭解履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然荒疏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知其確耗，恐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此爲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將糞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請以巵酒爲別。』郭

灣廊下纔走到一處地方，客堂上掛着珠簾子，點着大蠟燭，和白天一般。走進屋子去，那美人兒打扮得十分齊整，向南坐着，年紀大約二十多歲，穿着繡花的綢衣服，照得眼睛也花了；頭上插着亮晶晶的珠子，長釵兒搖動着四面掛下來。地下都點着短蠟燭，裙子裏面都照到，眞是天仙一般的美人兒呢。

姓郭的心裏迷住了，手脚也亂了，不知道怎麼好，不知不覺彎下膝蓋頭來。女人喚了頭扶他起來，坐下；停了一囘，許多好酒菜擺上桌來，女人篩着酒說道：『吃下這個酒，算送你的行。』

姓郭的打着躬說道：『從前對面不認識他人，實在叫我心裏又疑心又慚愧；如肯許我自己改過從前的錯處，情願求你收我做一生一世不變心的臣子。』女人看着丫頭，微微的一笑，便吩附：『撤酒席到睡房裏去。』房裏五色排鬚，繡花帳子，被褥都是又香又軟；喚姓郭的在牀上坐下。吃酒的時候，那女人說了幾遍：『你離開家裏日子多了，暫時囘家去，也沒有什麼害事。』更打過了一囘，姓郭的不起要去；那女人喚丫頭拿了燈籠火送他，姓郭的不說話，假裝吃醉睡在牀上，推推他不動。那女人喚丫頭扶他起身，脫去他的衣服，精赤了身體；一個丫頭摸着他的私下地方，說道：『這個男人面貌和氣文雅，這樣東西怎麼不文氣呢！』抬他起來擱在牀上，放聲大笑着走出去。

那女人也睡下了，姓郭的便翻着身體；女人問他：『酒吃醉了嗎？』他說道：『小生什麼是酒吃醉？

香氣噴露出來，原來是女人呢。問他不說話，便和他交合起來；交合完了，拿手去摸着牆壁。牆壁全是石頭，暗暗的有泥土氣，很像是在坟堆裏。十分詫異，疑心被鬼迷住了，便問那女人：『你是什麼菩薩些？』那女人說道：『我不是菩薩，是仙人呢。這地方是洞府，和你有前世的緣分，不要疑心我，祇耐着心住着；再走進一重門，有漏下亮光來的地方，可以去大小便。』停了一回，那女人起身關上房門去了。過了許多時候，肚子餓了，便有一個女孩兒走來，給道吃麵餅鴨肉乾；便伸手去摸着，吃着黑陣陣的不知道天早天晚。不多幾時，那女人來睡，纔知道天晚了。姓郭的說道：『白天看不見天和太陽，夜裏沒有燈火，吃飯菜不知道嘴長在什麼地方；永遠這個樣子，那嫦娥和鬼怪，有什麼分別？天堂和地獄，有什麼分別呢？』女人笑着說道：『因爲你是世界上人，歡喜多說話，便去告訴給別人聽，所以不肯把模樣兒臉面給你看見；況且在暗地裏摸索着臉兒長得好和長得壞，也可以分別得出來。爲什麼一定要點燈火蠟燭？』

往下幾天工夫，黑暗氣悶得十分利害，常常說：『要暫時回一趟到家裏去。』女人說道：『明天夜裏，和你去逛一逛天宮，便立刻和你分別。』到了第二天，忽然有一個小丫鬟拿着燈籠走進來，說道：『娘子等着官人好半天了。』跟着他出去，在星點兒的亮光下出，祇看見樓屋子不少；走過幾

此爲常一夜女人曰

要他到了第二天夜裏，那女人果然點着蠟燭火走來，兩個人在一塊兒睡着吃着，——照這個樣子做慣了。有一夜，那女人走進來說道：『原想和你永遠要好的，不料有事體來攔住我們；現在要打掃天宮，不能夠再和你在一塊兒了。和你吃一杯酒，送你分別了。』姓郭的淌下眼淚來，要拿他一樣花粉衣飾去看着心裏喜歡喜歡；那女人不肯，送他黃金一斤，珠子一百粒。三杯酒已經吃完，忽然也昏昏沉沉的醉倒了；等到醒來，覺得手脚好似綑住一般，綁得很緊，腿也不能夠伸直來，頭也不能夠露出來。用盡氣力翻來覆去，昏昏沉沉的吊到牀底下去；伸出手來摸摸那東西，是一牀綢被袋着裹着，細繩子綁住了。起來坐着，定神一想，稍稍看見牀上的花格子，纔知道是在自己的書房裏。

這時候他離開家裏已經有三個月了，家裏人認做他已經死了；姓郭的起初不敢老實說出來，怕被仙人知道了罰他，但他心裏暗暗的疑心詫異着，偷偷的覷着沒有人在跟前的時候，去告訴他『要好朋友，沒有能夠知道他是什麼地方的人。那牀被擱在牀頭，香味塞滿了一屋子；拆開來一看，便是湖州絲棉夾着香末兒做成的，便去狠寶貝的藏着。後來有一個做大官的，聽得了這一件事體，來問他；笑着說道：『這個是晉朝賈皇后偷漢子的老法子罷了！仙人怎麼能夠這個樣子說

纔看見仙人，魂靈和心裏顛倒能了！』女人說道：『這地方是天宮裏，不待到天亮，要早早出去；若嫌洞府裏氣悶，不如早早分別了。』姓郭的說道：『像如現在有一個人在夜裏得到一枝花朵兒，聞着香味，摸着他，弄着他，卻是苦得沒有蠟燭火，這個情形，怎麼能夠受得住？』那女人笑着答應他給他蠟燭火。

更打過了四下，喚丫頭拿着燈籠，抱着衣包兒，便送他走進洞裏去；看見牆上粉飾得很精工，睡的地方，皮褥子，櫻樹氈毯，一尺多厚。姓郭的脫下鞋子，裹着被頭；丫頭在跟前走來走去不出去，姓郭的的細細的對他一看，神氣標緻，和他玩笑着說道：『說我不文氣的，便是你嗎？』丫頭笑着，伸着腳踢着枕頭說道：『你好挺屍了，不要再多說話！』看他的尖兒上掛着珍珠，莪大的似米粒兒一般

住了他的腳，淹他，丫頭倒在懷裏，便和他尋開心。看他喚着痛，好似當不住的樣子。姓郭的問他：
歲了？』他回答說道：『十七歲。』問他：『女孩子也知道這件事體的嗎？』他說道：『
年紀多少歲，有婦人已經三年了。』姓郭的細細的問他仙人的名姓，和他的地方排行；
不是女孩兒，但是離開……不是在天上，也和在人世上兩樣的。若一定要知道他的實在信息，怕
頭說道：『不要問，就是說不……的便不敢再問。
有地方存身了。』姓……

年輕男人去壓住邪氣。』」便跟着他坐上車子，拉下簾子，裝在箱子裏，走了十多里路，過了六七重門檻，打開箱子，放他走出來。看見很高大華麗的屋子，問他：「這個是什麼地方？」他說道：「是在天上。」便拿香水替他洗澡，穿着好衣服，吃着好東西；拉他走進去，看見一個女人，年紀大約三十五六歲，身裁短小皮肉青黑色，眉心裏有一點痣。留他住下幾夜，送他這許多東西。』這個人原來是賈皇后別人進去，都是死在裏面的；祇有這個小官，因爲皇后歡喜他，纔得活着命出來。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迕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

（註一）淫籌　明朝嚴世蕃抄家的時去在他牀底下搜出許多新的白綾子的汗巾來；原來這個汗巾是男女尋歡時候揩抹下身用的。嚴世蕃每和女人尋歡一回，便拿一塊汗巾揩着丟在牀下，記着數兒，名喚淫籌。

（註三）長門　漢武帝皇后失寵了，關在長門宮裏；後人便拿他比方冷清清的地方。

（註四）唾壺　嚴世蕃吐痰，都喚標緻丫頭，拿嘴去接受，名喚香唾壺。

（註五）傖楚　蘇州人罵湖北人叫他傖，傖是賤人的意思。楚便是湖北地方的別名。

雖這樣說，這件事體也應該小心守着祕密；說出去給人知道了，你一家人都要犯罪犯了！』有一個算命的，常常走進走出，在一家做官人家說出他家裏的樓屋樣子來，狠像是嚴世蕃的家裏；姓郭的聽得了這個話，十分害怕，帶着家裏人逃出去；不多幾天，那嚴世蕃受了殺頭罪，纔回家去。

異史氏說道：『高樓造得密密層層，香味塞滿了繡花帳子，小丫頭來來去去，鞋子上掛着亮晶晶的珠子：不是大官奸臣的淫放，有錢有勢力人家的驕傲奢華，什麼人家有這個樣子呢？但是他齷齪布一丟開，金屋子便變了冷清清的地方；那美人兒拿嘴接着吐沫不曾乾，歡喜地方便長出狠長的草來。對着空牀傷心，暗沉沉的蠟燭光下面，滿肚子不高興，縐着眉心站在鏡架子的跟前，呆呆的看着繡花帳子的裏面；暗叫那因爲吃酒的事體便走到天宮裏去，在溫軟有趣的地方裏，叫人疑心他是仙人。那粗賤的人的家裏事體，他原是不知道害羞的；那家裏養着許多女人不去陪他睡覺的人，也可以拿這個看看榜樣了！』

（註一）賈后　晉朝惠帝的賈皇后，名南風，天性淫蕩。洛陽城南地方，有一個小官，面貌長得標緻；有一天，他忽然身上穿着十分漂亮的衣服，大家疑心他是偷來的，捉到官裏去審問，他說道：『前幾天有一個老太婆對他說：「家裏有人害病，那起卦先生說的要喚那城南地方的，

以示瑟歌之意。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

妾王體妊五月，婦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幗，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懅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逐出，叉手頓足，觀者塡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卽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著已，號咷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爲解巾幗，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强脫之，而坐立不安，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趦趄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爲異，相聚偶語。

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爲僞，就榻榜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肴饌；更籌再唱，不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扉撬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刃刺頸曰：『號便殺卻！』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婦益懼，自投敗顙；巨人乃以利刃劃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卽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啟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

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顏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焚香爲昆季之盟。

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蝨，疑爲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二]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引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襆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泫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三]之好，此配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

萬鍾從其教，即除室爲馬安頓。夜深竊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卻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爲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尚在閨闥，漸近馬居，

請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綫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爲人？』

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威刼，便殺卻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虞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爲？』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卻走。馬唾之曰：『兄眞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塡胸，如烈燄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噉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以以足起婦，顚去數尺有咫，卽復握石成拳，擂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嗜猶罵。萬石於腰中面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得，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兇狂，相集，死力掖出。馬迎去，捉臂相用勞慰。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

少間，藥力漸消，嗒然若喪。馬囑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昨死而今生，可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爲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

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繃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笑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言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好合，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懽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怒大罵，萬石懼，長跪牀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兄。

婦方詬詈，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顱，顛蹶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聞萬鍾死，怨亦遂解。既殯，弟婦戀愛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與以冷塊。積半歲，兒尪羸，僅存氣息。

一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襤褸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具道情事，馬忿然

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輿馬齎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為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扎其股，穿以毛綆懸梁上。荷肉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綆；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竪；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

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曰：「張屠之妻。」便呵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縻。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

婦為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羣丐以生；萬石猶時就尹住寺中。姪以為玷，陰教羣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間，乃有楊郎，甯非變異？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竊以天道化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溼推乾，苦矣三年嚬笑。此顧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

；慴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賓事良人；久覺黔驢[四]無技，漸嬉，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之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責數；立呼兒至，置驢子上，驅策逕去。

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爲灰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盧。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爲，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賣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老以錢三百貨去。

萬石一身，丐食於遠坊。近郭，閧至一朱門，閽人呵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以貧至此？」萬石細審，矣爲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庠，次年領鄉薦，始爲完昏，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

纏頭，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楊[三二]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盛會然逢，良朋即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客之書；故人疏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涕空沾於荊樹[三三]；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三四]；吹竽商子[三五]，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爲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三六]，或買剝牀之痛。鬚如戟者如是，膽是斗入者何？固不敢於馬棧[三七]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蠶室[三八]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療妒之無方[三九]；胭脂虎啖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墜，全澄湯鑊之波；花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雙棲[四十]；長舌之端，青蓮並蒂。拔苦惱於優婆[四一]之國，立道場於愛海之濱。咦，願此幾章貝葉文，灑爲一滴楊枝水！

章邱李孝廉善遷，少倜儻不羈，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兩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遍覓不得。後得之臨清勾闌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妓所貽。既歸，夫人閉諸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縶榻足，引其端自櫺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廚下。凡有需，則躡繩；繩動鈴響，則應之。夫人躬設肆典，垂簾納物，而估其值；左持籌，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恥不及諸姒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

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牀上
夜叉坐[六]。任金剛亦須低眉[七]；釜底毒煙生[八]，郎鐵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擲，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九]能
搔，輕試蓮花之面[十]。小受大走[一一]，直將代孟母投梭[一二]；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一三]。婆娑跳擲，停觀滿道行人；
嘲啞鳴嘶，撲落一羣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向銀牀[一四]，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繯延玉頸。當
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膽，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黝未必不逃，孟施舍[一五]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
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骯髒之[一六]
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
聞怒獅之吼[一七]，則雙孔撩天；聽牝雞之鳴[一八]，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一九]，迴波詞憐而成嘲。設為汾陽之[二十]
壻，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若贅外黃[二一]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斫樹摧
花[二二]，止求包荒於悍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攖鱗犯制，不能借助於方兄[二三]。豈縛游子之心，惟茲烏道？抑
消霸王之氣，恃此溝鴻[二四]。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二五]，而朝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
[二六]清空，按紅牙玉板[二七]；憐爾妾命薄，獨支永夜寒更。蟬殼鷺灘[二八]，喜驪龍之方睡；犢車麈尾[二九]，恨駑馬之不奔。楊
上共臥之人，撻去方知為舅[三十]；牀前久繫之客，牽來已化為羊[三一]。需之殷者僅俄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笑

歡喜他問他的姓名，自己說是介甫姓馬從此交情一天一天的親熱起來，燒着香結拜了兄弟的約。

待到分別以後，大約半年工夫，姓馬的忽然帶了僮兒用人，到姓楊的家裏來；遇到楊老頭子在門外面晒太陽捉蝨子。疑心他是用人，告訴他姓名，叫他去通報主人；老頭兒披上破棉衣走進去。有人告訴這姓馬的：『這個人便是他的老太爺呢。』姓馬的正驚慌詫異的時候，姓楊的兄弟戴着露出額角的帽子走出來迎接，走上客廳去；作一個揖，便要拜見他父親。萬石推說是恰巧害了病，拉他坐下，說笑着不知不覺到了晚上，萬石幾回說：『已經煮下飯了。』却到底不看見拿飯來。兄弟兩個人，替換着跑進跑出；纔看見有一個枯瘦的用人，拿着酒壺走來。停了回酒，壺裏的酒倒完了，坐着守候了半天；萬石忽然站起來，常常去喚拿酒來，那額角頭上的熱汗淌出來，熱氣飛出來。隔了一回，那枯瘦的用人，拿出菜來；白米飯不曾煮透，一點也不好吃。吃完了，萬石匆匆忙忙的又走進去，萬鍾抱着被頭來陪伴客人睡着。姓馬的埋怨他說道：『從前我看你們弟兄很有情義，便和你結拜；現在老太爺實在不曾穿暖吃飽，路上人看了也看你不起。』萬鍾吊着眼淚說道：『我心裏的事體到底不能告訴你：家裏氣運不好，便遇到了一個兇嫂嫂，大大小小都被他欺侮；不是

曰：『三卯兩成，吾以汝爲蝦[四二]矣！今亦爾耶？』

耿進士崧生亦章邱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瀹茗作黍，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超等，始笑迎之。設帳得金，悉內獻絲毫不敢隱匿；故東主餽遺，恆面較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銷算良難也。後爲婦翁延教內弟，是年游泮，翁謝儀十金，耿受橐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周親，然舌耕謂[四三]阿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終心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二年，得如千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卽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夫人猶譎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卽爲宰相，寗便大耶？』

楊萬石是大名地方的秀才，一向有怕老婆的脾氣；他妻子姓尹，十分兇惡，稍稍得罪了他，便要拿鞭子打人。姓楊的父親年紀六十多歲，却死了妻子；尹氏拿他當用人一般看待；姓楊的和他兄弟萬鍾常常偸偸的拿飯給老頭子吃，不敢給媳婦知道，狠可憐的樣子。穿着破棉花的衣服，怕給人見了笑話，不給他出去見客人。萬石到了四十歲，沒有兒子；買一個小老婆，姓王的，從早到夜，不敢和他說一句話。他弟弟到府城裏去趕考，看見一個年紀輕的人，臉兒衣服都漂亮文雅；和他說話，

意思走上前去。又趕着逼住他，纔走出去；那女人也走出來，兩隻手叉在腰上，頓着脚。閒看的人，塞滿了門口。姓馬的指着那女人喝着說道：『去去』那女人便回轉身逃去，好似被鬼追着一般；館子鞋子統給脫下了，那脚帶解散落在路上，赤着脚走回去，臉上的顏色變做死灰。稍稍定了一定神，丫頭拿着襪子鞋子去給他，他穿好了，放聲大哭起來。家裏人沒有敢去問他的，姓馬的接着萬石替他除去了女人的帽子。萬石躲避着身體，不敢喘氣，好似怕帽子落下來一般。姓馬的硬替他拿去了，卻仍舊是坐立不安的，還怕因爲私自除去了被女人埋怨；打聽得女人哭罷了，纔敢走進去，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前去。那女人便不說一句話，立刻站起來，走進房裏去，自己睡下了。萬石心裏纔放心，和兄弟暗地裏詫異着；家裏人都說是奇怪，大家站在一塊兒，偷偷的說着。

那女人稍稍有一點聽得，越法害羞生氣；僮兒丫頭，一個一個的打着。喚小老婆，小老婆因爲受傷重了，不能夠起身；那女人說他是假裝的，走到牀上去打他，下身淌出血來，落下胎兒來。萬石在沒有人的地方，對着姓馬的很傷心的哭；姓馬的勸解他，喚僮兒拿出酒菜來，打過了一更，又是一更，不放萬石回去。那女人在自己房裏，恨他丈夫不回房來，十分生氣的時候，聽得有挖門的聲音；急急喚着丫頭，那房門已經打開了，有一個大人走進來，影子遮住了一間屋子兒，惡得和鬼一般

結拜的交情這個的事體我不敢說出來的。』姓馬的詫異嘆氣了好半天，說道：『我本來要想天一亮便去的，現在聽了這奇怪事體，不可以不親眼見他一見；求你借我一間空房子，便可以自己毫着飯。』

萬鍾依了他的話，便打掃房間給姓馬的住下。到夜深的時候，偷着莢米來給他，祇怕那女人知道；姓馬的明白他的意思，再三推却。他又喚姓楊的父親來和他一塊兒吃着睡着。自己走到城裏街上去買了布和綢緞來，替他換去袍子褲子；父子兄弟都道他好，淌下眼淚來。萬鍾有一個兒子，名喚喜兒，纔有七歲年紀，夜裏跟着老太爺睡的；姓馬的摸着他說道：『這個孩兒有福有壽，勝過他的父親。祇是年紀輕的時候孤苦罷了。』那女人聽說老頭兒住得安耽，吃得飽，十分生氣；常常罵他說：『姓馬的硬要管別人家的閒事。』起初罵人的聲音，祇在那女人房裏，慢慢的罵到姓馬住的屋子外面來了，他要人家知道他是「指桑罵槐」的意思。姓楊的兄弟身上淌着汗，踱來踱去不能夠攔住他，那姓馬的好似不聽得一般。

小老婆姓王，肚子裏已經有了孩子，已經五個月了；那女人纔知道，剝下衣服來，很很的打他。打過了，又喚萬石來跪着，給他戴來女人的帽子，拿着棍子趕他出去；遇到姓馬的在外面，紅着臉不好

話姓馬的十分歡喜，對萬石說道：『老實告訴你，望你不要說出去給別人知道；從前做了一點小戲法，嚇嚇他，既然夫妻可以要好，便暫時和你分別了。』便去了。那女人每到天晚，拉住了萬石做伴，說說笑笑，跟定了他；萬石一生一世不曾嘗過這個快活滋味，忽然嘗到了這個味兒，覺得坐着立着都沒有法子。那女人有一夜，想起這大人的樣子，身體縮做一堆，發抖；萬石想討女人的好，稍稍說出那個鬼是假的。那女人急急站起來，再三追問着他；萬石自己知道話說錯了，卻不能夠瞞住了，便老老實實告訴他這情形。這女人立刻生氣大罵起來，萬石害怕，直挺挺的跪在牀前；那女人不去理他，苦苦的求他，打過三更，那女人說道：『要想我饒放你，要拿刀劃着你的胸口多少條數，這個恨纔消滅了！』便起來拿着廚刀，萬石十分害怕，便逃走；那女人追着他，狗也叫起來，雞也飛起來，家裏的人統統走起來。萬鍾不知道什麼事體，祇把身體左面右面遮住了哥哥。

那女人正叫罵着，忽然看見老頭子走來，看見他穿的袍子衣服，越發氣得利害，便走到老頭子身邊去，一條一條拉破了，打他的嘴巴，又拔老頭子的鬍鬚；萬鍾看了生氣，拿石頭去打那女人，打在腦袋上，倒在地下死了。萬鍾說道：『他死了，我父親哥哥有得活命，有什麼恨呢？』自己便投井尋死，等到自道救起，已經死了。停了一回，那女人醒轉來；聽道萬鍾死了，氣也便出了。待到落葬，弟媳

停了一回，又有幾個人走進來，各人拿着快刀。那女人害怕得要死，要叫喊起來，那大人拿刀刺着他頸子說道：『你若叫喊，便殺死你！』那女人急急拿出金子綢緞來贖回性命，那大人說道：『我是陰世裏的差人，不要銀錢；祇要拿你兇惡女人的心肝！』那女人越發害怕，自己爬在地下連連磕頭。那大人便拿快刀劃着女人的胸口，又一樣一樣的說着道：『像那一件事體，你自己想想，應該殺死你嗎？』便拿刀一劃。凡是許多兇惡的事體，一樣一樣數着，一樣一樣說着；快說完了，刀劃着皮肉，差不多幾十條。末後便說道：『小老婆生下兒子來，也是你的後代子孫，怎麽狠心打下他的胎來？這一件事體，一定不可以饒放你。』便喚幾個人反綁起他的手來，說：『要破開他肚皮來，他看兇惡女人的心腸。』那女人磕頭求饒他的性命，祇說：『我知道懊悔了！』停了一回，聽得外面房門開關的聲音，說道：『楊萬石來了！他已經懊悔從前錯了，暫時放他活幾天命。』一齊統統走散了。

不多時候，萬石走進來，看見女人精赤着身體，繩子綁住了。胸口的刀傷疤，橫一條豎一條，數也數不清。解去了繩子，問他：『什麽事體？』知道這情形，十分詫異，心裏暗暗的疑心明天對姓馬的說起這件事體，姓馬的也詫異着。從此那女人的兇，慢慢的膽小了。過了幾個月，不敢說一句兇惡說

馬倒；他便是殺死了他，也不要害怕。我有兩三個知己朋友，都是做大官的，一定可以極力幫你保、沒有事的。』——萬石答應了，氣憤憤的很快的走去；跑着走進去，恰巧和那女人碰着，喝着問他『做什麽？』——萬石慌慌張張的臉兒變了顏色，兩手抓在地下，說道：『馬秀才叫我趕出老婆。』那女人、越發生氣，回過頭去找尋刀棍子；——萬石害怕，逃了出來。——姓馬的啐着他說道：『哥哥眞是不能夠教訓的了！』說着便打開箱子，拿出一撮藥來，和着水給萬石吃下去，說道：『這個藥，名叫「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肯輕容易用他的道理，因爲他要吃壞人的緣故罷了；暫時試試他，吃下去。』稍停了一回，——萬石覺得氣惱塞滿了一肚子，好似狠旺的火在肚子裏燒着，一刻也不能夠耐得住；一直走到他女人房裏去，叫着罵着，和打雷一般響。他女人來不及說話，——萬石拿一隻脚踢起來，那女人倒下地去，抛開去幾尺遠，便又拿着石塊和拳頭，不分上下，連連打着，記也記不清數目。那女人身上差不多沒有一塊好皮肉，他嘴裏嘰嘰喳喳的還罵着；——萬石在腰上拔出掛着的刀來，那女人拿着說道：『拔出刀來敢殺死我嗎？』——萬石也不說話，去割下他大腿上的肉來，大得和手心一般，丟在地上；正要再去割，他那女人哭着叫着討饒，——萬石不理他，又割下他的肉來。家裏人看看，——萬石兇得發狂，大家走上前去，用力拉他出去；——姓馬的接着走去，拉住他的臂膀去勸他。萬石一口氣不會

婦捨不得兒子，立定主意不肯嫁人；那女人推他罵他不給他吃飯，嫁去了。他留下一個孤兒，早早夜夜吃着鞭子打，等到一家人吃完了，纔給他吃冷飯塊兒。過了半年，孩兒枯瘦得利害，祇有一口氣息。

有一天，姓馬的忽然來了；萬石叮囑家裏人，不要去告訴那女人。姓馬的看見老頭子穿着破舊衣服，和從前一般，十分詫異；又說萬鍾死去了，跳着脚哭得很傷心。那孩兒聽說姓馬的來了，便走來跟着他，走上前來喚一聲：『馬叔叔！……』姓馬的認不得了，仔細的一看，纔認得出來。詫異着說道：『孩兒怎麼枯瘦到這個樣子？』老頭子便吞吞吐吐的仔仔細細的說出這情形來，姓馬的氣哄哄的對萬石說道：『我從前說哥哥不是人，果然不錯；兩個人祇有這一個種，殺死了他，打算怎麼樣呢？』萬石不說話，祇是低着頭貼着耳朵；便淌下眼淚來，坐着不說話。過了幾刻鐘時候，那女人已經知道了，不敢自己出來趕客人，祇喚着萬石走進去；打他的嘴巴，叫他和姓馬的斷絕。他掛着眼淚走出來，臉上打的疤，很清爽看得出來。姓馬的生氣，對他說道：『哥哥不能夠兒，難道不能夠休他回娘家的嗎？打父親，害死兄弟，聽他胡行，耐着氣受着，怎麼可以做人？』

萬石站起身體來，好似有一點動了氣；姓馬的又激動他說道：『你若不趕出他，應該拿出威勢來

夫，被火燒了屋子，住着的屋子銀錢東西，統統變做了灰。延燒了隣舍人家的屋子，村坊裏人捉住了他，去告到府衙門裏；罰他的錢，罰得很多。從此家裏的銀錢越發沒有了。到得沒有屋子住的地步，左近村坊人家，大家叮囑着不要借屋子給萬石住。尹家的兄弟，恨那女人的脾氣不好，也推他出去，和他斷絕來往；萬石已經沒路可以走了，押去小老婆，在一家做官人家，和妻子坐着船到南邊地方去走，到河南地界，盤纏錢已經用完了，他女人不肯跟他走路，常常和他丈夫吵鬧，要再嫁男人；恰巧有一個殺猪的，沒有妻子，拿三百個錢買了他去。

萬石孤零零一個人，在遠村坊近處鄉下地方討飯；走到一來大戶人家門口，看門的人喝着趕他出去，不許他走上來。稍稍停了一回，一個做官的人走出來，萬石爬在地下，抹着眼淚；那做官的人細看了他半天，稍稍問他的名姓，詫異着說道：「是伯父呢！怎麼窮到這個樣子？」萬石細細的對他一看，知道是喜兒，耐不住大聲哭起來；跟着他走進去，看見客廳上金光閃亮。停了一回，那父親扶着童兒走出來，兩人見着面，傷心得大哭。萬石纔說出他所遭的事體。當初姓馬的帶着喜兒到這個地方，幾天工夫，便出去尋得楊老頭子來，叫他祖父孫子一塊兒住着；又請先生教他讀書，十五歲中了秀才，第二年中了舉人，纔給他娶了妻子。便分別着要走去，祖父和孫兒哭着拉住他；姓

消完，幾回要跑去找他女人，姓馬的攔住他。

稍停了一回，藥的力量慢慢的沒有了，他呆呆的出神，好似丟了魂靈。姓馬的叮囑他說道：『哥哥不要膽小，做丈夫的威風，全靠這一回；一個人的所以害怕人，不是一早一晚成功的，他的所由成功，是慢慢的來的。譬如你昨天活去，今天另外一個人活過來了；要從今以後改去舊時的脾氣，換了新的脾氣。再一害怕他，便沒有法子想了！』打發萬石走進去，打聽他那女人兩條腿發抖，心裏害怕；喝丫頭扶他起來，要拿膝蓋走着路，拉住了他，纔停住了。走出去告訴馬秀才，父子兩人大家道着喜；姓馬的要回去，父子兩人都拉住他。姓馬的說道：『我恰巧要到東海地方去，所以便路來看看你；回家去的時候，可以再見面的。』一個月多工夫，那女人起牀了，和客人一般看待丈夫；日子多了，他看丈夫好似貴州地方的驢子，沒有本領的，慢慢的和他鬧玩笑，慢慢的嘲笑他，慢慢的罵他。停了不多幾天，老脾氣完全發作了。老頭子不能夠受得住，連夜逃走；到了河南地方，歸了道士的教，萬石也不敢去尋他。一年多些，姓馬的來了，知道他的情寇，氣憤埋的族怨他；立刻喚孩兒出來，給他騎在驢子上面，拿鞭子打着跑着去了。

從此鄉下人都瞧不起萬石，學臺來查考，因為他文章做得壞，除去了他的名字；再隔了四五年工

的越發厭惡他。一年多那殺猪的死了；在路上遇見萬石遠遠的看着他來，便拿膝蓋走着路，眼淚吊下來和線一般。萬石當着用人跟前，不好意思，不曾和他說一句話，回家去告訴姪兒，要想法子收他回來，姪兒打定主意不肯。

那女人給鄰舍人家瞧不起，日子久了，沒有地方去，跟着一班化子討飯吃；萬石還常常去看那尹氏，走到廟裏去見面。他姪兒說是敗壞門風，暗暗的叮囑許多化子欺侮他；纔和他斷絕了。——這件事體，我不知道他到底怎麼樣；後面幾行字，是畢公權寫上去的。

異史氏說道：『這個是天底下人人要犯的毛病，但是不想天地中間便有這樣一個楊官人，豈不是奇怪事體？我從前做過妙音經，接下去的文章，現在帶着寫在下面，叫你們看了笑一笑。我想天上生出許許多多東西，都要靠着雌的生出來的；做男人的事體，在外面四方，格外要女人在家裏照料。一塊尋快活，卻叫他一個人吃着苦；要你十個月叫喊着痛苦，自己睡濕的地方，拿乾的地方推給別人，辛苦得很呢。三年工夫，管着孩兒，一哭一笑；這個想到子孫的事體，便動了做人家的心。明白道理的人，因爲這個，便要做夫妻的事體；看着家裏煮飯洗衣服的事體，便想到他辛苦了。從古以來的人，因爲這個，便有夫妻的交情了。起初有不客氣的聲音，有的時候大大的得罪了，他便

馬的說道：『我不是人，實在是狐仙呢。我修道的朋友，候着我已經好半天了。』便走去。

這位舉人說起這情形，便忍不住傷心起來，便想到從前和庶伯母同吃着苦痛，加倍越發傷心；便打發轎馬，拿着銀錢去贖王氏回家來。一年多，生下一個兒子來，便陞他做大老婆。尹氏跟着那殺猪的，半年工夫，兇惡得和從前一樣；那丈夫生氣，拿殺猪刀在他腿上搠一個窟窿，穿一根粗繩子進去，掛在梁上，背着猪肉自管自走出去。叫喊得狠利害，喉嚨也啞了；鄰舍人家纔知道，解開他的綁，抽出繩子來，抽一抽那喊痛的聲音，震動了四面鄰舍。從此以後，看見那殺猪的走來，便骨頭毫毛都豎起來；後來那腿上的傷，雖好了，那斷的刺在肉裏面，到底連走路也不方便。還是早早夜夜服侍他做事體，不敢稍稍懶一步。那殺猪的，脾氣又兇橫，常常酒吃醉回家來，便打着罵着不留情面；他到這個時候，纔明白從前自己的待別人，也是這個樣子的。

有一天，楊太太和伯母在普陀寺裏燒香，左近村坊上的種田女人，一塊兒走來拜見；尹氏在人堆裏呆呆的站着，不敢走近身去。王氏故意問：『這個是什麼人？』家人走上去說：『[illegible]姓張的殺猪的老婆。』便喝着他走上前去，對老太太磕頭。王氏笑着說道：『這個女人跟着殺猪的，應該不缺肉吃！怎麼枯瘦得這個樣子？』尹氏又慚愧又憤恨，回家去要自己吊死；繩子斷了，不能夠死。殺猪

抖。還有一種，可以推說的，那仙女一般標緻的人，梳着高高的髻兒，從月光下走來；便是爬在地下敬重牠，也有什麽怪事呢？頂寃枉的，那怕鬼一般的人，蓬着頭到人世界上來；也要人拿香拿花供養他，聽得生氣獅子的叫喊聲音，便兩個鼻子朝着天，聽得雌雞的啼聲，便把手脚爬在地下。好色的人，歡喜和女人玩兒，便忘了他的醜相；那唱迴波曲子的人，看他可憐，便拿說話來譏笑他。倘然做了郭子儀的女壻，立刻可以做了高官，怕老婆還算有知理。若說入贅在外黃地方的人家，便不能夠免去做奴才。連連的拜着，打算求什麽？他這個窮鬼自己知道沒有臉兒，聽他斫去了樹枝，採去了花朵兒，祇求那怨恨的女人饒恕他。若說財神可以算得有勢力，便也可以剝去他的皮，收伏他的心，不能夠借力在銀錢身上了。難道吊住那遊蕩男人的，祇有這一條細路？還是消去霸王的威風，仗着這一線深溝？但是死去同葬在一個坟窟窿裏，活着同睡在一牀被窩裏，爲什麽要做那夫妻分別的詩？那早晨尋着快活，夜裏尋着歡樂，便一個人霸住了男人。恨煞你逛窰子唱池水清的曲子，白白的拍着板唱着可憐你女人命苦，一個人打熬着很悶的夜裏，冷凄凄的燈火；好似知了一般脫着殼，和鷺鷥一般在水灘上走着，悄悄的去偷女人；歡喜那自己的老婆正熟睡着。坐着車兒拿拂塵柄兒趕着馬，去捉丈夫的姦；可恨那壞馬不能快跑，牀上一塊兒睡着的人，拿棍子打

小小的怨恨幾句；後來便和客人一般的看待他，竟是有你敬重他的心，沒有他敬重你的心。祗因爲男女的情分深，便叫那好男人短了氣；牀上有一個鬼怪坐着，任憑你是個大膽的人，見了也要害怕。鍋子底裏很利害的大旺起來，便是鐵打成的男人，也不能夠和他倔強；那秋天洗衣服石板上的捧錘，許許多多；可以捧成一大捧，卻不都去在月亮光的夜裏椿衣服的。麻姑仙人的長指爪，能夠搔癢，使輕輕的在嬌嫩的臉上試抓一抓，稍稍的打幾下，便聽他去；大大的打幾下，便逃走出去。眞可以代得那孟子的娘，抛去兒子教訓兒子一般了。老婆在前面走着；丈夫在後面跟着，顛倒要去請周公的太太出來定規矩；跑來跑去跳來跳去，站滿了在路上走路的人，嘰嘰喳喳叫着喊着，好似樹上翻下來一班小雀兒。可厭得很呢，叫着天，喊着地；忽然披開了頭髮，走到井架子邊去跳井；可醜得很呢，翻轉眼珠，搖着腦袋，便要拿繩子套在頸子上。在這個時候，在地下的人看了；已經有許多人把膽子嚇碎了；任天外的神仙，也有嚇去了魂靈的。北宮黝未見得不要逃去，孟施舍怎麼能夠不害怕呢？做將官的威風，大得和雷響電閃一般，一走進房門，立刻便銷滅到不如什麼地方去了；做大官的人，臉上和結冰落霜一般兒，待到他走到臥房裏，便不能夠給外人知道的地方。難道眞是女人的氣燄，不裝兒樣子也叫人害怕的呢；怎麼這樣大一個身體，天氣不冷，也發着

活的地方。五色的雀兒，一雙一雙的飛着；在嘴兒的女人的舌尖上青蓮花結在一個蒂兒上。救出苦惱的人到佛國裏去立一個功德在歡喜河的傍邊。唉，祇願這幾張佛經文章化做一滴楊柳枝兒上的甘露水。

章邱地方的李舉人，名善遷，年終的時候，漂亮，不守舊規矩，吹彈歌唱的事體統統十分知道。兩個哥哥都中了狀元；這個舉人，越發輕狂了。娶一位太太姓謝，稍稍的勸住他，便逃了出去，三年工夫不回家來。到處去尋他，尋不着；後來在臨清地方窰子裏找到了。來裏的人走進去，看見他朝南坐着，年輕的姑娘十多個，左面右面陪着，原來都是學彈唱拜他做先生的；臨走的時候，許多衣服堆滿了箱子，統統是那班妓女送他的。待到回家去，太太關住他在一個房間裏，堆着書本兒滿桌子，拿長繩子吊住在牀脚上，拉着繩子的一頭，從窗格子裏穿出來，吊住一個大鈴子，綁住在廚房裏；每遇到要東西，便拿脚踢着繩子；繩子動了，鈴也響了，便有人去答應他。他太太親自開一個當鋪，掛着簾子，收下東西來，便看東西估着價錢；左手拿着算盤，右手拿着筆，年老的用人，聽他差喚便了。從此慢慢堆積起來，變了有錢人家；常常心裏慚愧，不及幾位嫂嫂的官太太，大鎖着關着三年，那舉人也中了狀元。笑着說道：『三個蛋，兩個出了小雞；我認做你這個

去，誰知道是阿舅得他的用處；祗有一刻兒工夫受他的壞處，卻沒有完的日子。拿銀錢綢緞去討他的好，却成了自己造的罪惡，太甲一定要說是不可以不聽他的；低着頭聽着話，又吃那宛枉的刑罰，李陽也說道不可以的。酸氣很利害的，吹去了繡房裏的暖氣；醋海很大的一片，沒住了藍橋的月色。有時候遇到狠熱鬧的事體，好朋友坐在一塊兒；有一斗酒藏着，不拿出來，還要在房裏拿出趕去客人的信來。老朋友隔了許多日子不來，便從我起頭，推廣斷絕朋友的說話；那兒得利害的，拿兄弟四面分開。那眼淚白白的吊在荆樹上，塡房娘子再娶一個，便要做出穿蘆花衣上的兒事體來。所以在陽城地方吃酒，一家人家祗有弟兄們的，吹竽的那個商家兒子，丈十多歲還沒有老婆。古時的人做出這種事體來，原是有十分傷心的意思在裏面呢！唉，一百年的寃家夫妻，直變做了貼住骨頭的瘡；拿了五兩鹿皮，有的人便去買得剝去皮一般的苦痛。鬍子和槍頭兒一般的，也是這個樣子；那膽子和斗一般大的，還有什麼人？原不敢殺死他，埋在馬房裏，斷絕了禍根；還有什麼人肯受割去陽物的刑罰，斬去了造孽的根。女將軍拿出他的兇惡行爲來，苦得沒有醫治吃醋的藥方；擦粉搽脂的老虎，吃盡了人性命，還望那喚醒迷夢有法子。天上的香氣，夜裏散下來，統統停止湯鍋裏的滾水，如花一般的雨，早晨飛散開來，統統澆滅了寶劍上輪子上的火，到十分快

官，怎麼可以再這個樣子？』他太太說道：『俗話說的：一水長便船也高了。』便是你做了宰相，怎麼便可以算得大了嗎？』

（註一）季常　陳慥號季常是古時一個怕老婆出名的人。

（註二）岸幘　幘，是帽子；露出額角，喚做岸。岸幘，是露出額角的帽子。

（註三）瀝血　舊時結拜弟兄，須在菩薩跟前燒香，拿刀割開皮肉，滴出血來；所以喚結拜弟兄，便稱爲瀝血之好。

（註四）賓事　古時，梁冀在田裏耕種，他妻子送飯來給他吃，恭恭敬敬的服侍他，和看待客人一般；所以夫妻要好，便喚做賓事。賓，是客人；事，是侍奉。

（註五）黔驢　黔，是貴州的別名；從前貴州地方，沒有驢子的，有一個人，拿船載一匹驢子，到貴州地方去。到了山裏，老虎看見了他很高大的身體，認做他是一樣兇惡的東西，便躲在樹林裏看他；驢子一聲叫喊，老虎嚇了一跳，很遠的逃了開去，認做他是要咬的。後來慢慢的在他身傍走來走去，留心看他，知道他沒有什麼本領，便去和他玩兒兒；驢子生氣，拿蹄子踢，他老虎笑着，心想他的本領祇有這一點點，便咬斷了他的喉管，吃了他的肉。後來人起大而無用的人，便稱他做黔驢。

蛋是不用的了！如今卻也成了小雞嗎？』

耿進士名燦生也是章邱地方人；他太太常常拿織布機傍邊的火照着他讀書，織布的不停手，他讀書的也不停住的。有幾個朋友去看他，他太太便去偷聽着；若講論文章，便燒茶煮飯拿出去請客人。若隨意說笑着，便罵着人趕客人出去了。每逢去考，考在中等裏，便不敢走進房門去；考在超等裏，纔笑着去迎接他。教書拿來的錢，統統去送給他，一絲一毫不敢隱瞞。因此那請他教書的人家，送他銀錢東西，常常當面較量，一釐一毫不肯少的。有人去批評他，笑他，卻不知道他的銷帳很不容易呢！後來被他丈人請去，教他妻子的弟弟讀書；這一年中了秀才，他丈人送他謝禮十塊錢。姓耿的收了錢盒子，還了他銀錢；他太太知道了，說道：『他雖說是至親，但是『舌頭耕田』，這句話是說的什麼？』追他回轉來，便把錢拿下了。姓耿的不敢和他爭辯，但到底心裏是不舒服的，要想暗暗的去還他；從此每一年書館裏拿來的錢，統統少說幾個數目，去告訴他太太。過了兩年，有了多少數目；忽然做夢，看見一個人，告訴他說道：『明天到山上去，那銀錢的數目，便滿了。』到了第二天，試試到山上去一望；果然拾得別人丟下的銀錢，恰恰合得上他差的數兒，便去還了丈人。後來中了進士，他太太還要喝罵他；姓耿的說道：『現在已經做了

底毒煙，是說女人兇惡。

（註九）麻姑爪　古時有一個仙人王方平，在蔡經家裏，打發人去喚麻姑仙人來；是一個十八九歲的標緻女人，他兩隻手和雞爪一般。蔡經心想：背脊上十分癢的時候，有他這指爪來搔搔癢，豈不是很好方平已經知道了他心裏的意思，便拿鞭子打着蔡經說道：『麻姑是仙人，你怎麽想叫他替你搔背嗎？』後來人說女人的手，便稱他麻姑爪。

（註十）蓮花面　臉色白嫩，喚做蓮花面。唐朝的張昌宗，臉兒長得十分標緻；楊再思歡喜他說道：『人說：「六郎的面貌，好似一朶蓮花。」我看來是蓮花好似六郎的面貌呢。』六郎，便是張昌宗。

（註十一）小受大走　古時的舜皇，待父母孝順；父母拿小棍子打他，他便耐住受着；拿大棍子打他，他便走開，免得父母生氣生得利害。

（註十二）投梭　孟子年紀小的時候，在學堂裏，放學回來，孟子的母親問他：『書讀得怎麽樣了？』孟子說道：『依舊和昨天一樣。』孟母生氣，便拿織布的梭子丟在地下，拿刀割斷了自己織的布，說道：『你讀書不長進，好似我割斷了這個布。』孟子聽了母親的教訓，從此便用功讀書。「投梭」兩字，是代教訓的意思用的。

（註十三）周婆　古時有一個姓謝的，官做到太傅；他夫人姓劉，不許他丈夫娶小老婆。姓謝的

(註六)夜叉　夜叉，是山裏的精怪。從前有一個吳秀才，是江南地方人；到紹興地方去游玩，娶了一個姓劉的女人做妻子；後來隔了幾年，到雁門地方去做縣官，帶着妻子到衙門裏去。吳秀才到城外去打獵，捉了許多野獸回來，放在廚房裏；那劉氏走到廚房裏去，把那野獸連皮帶骨生吃下去。後來隔了十幾天，有一個差官，送一隻鹿來給吳秀才；吳秀才吩咐放在院子裏，自己推說出去了，躲在門背後看他。祇見他妻子披散了頭髮，擄起了臂膀，露出了胸口，抓住了鹿便吃；吳秀才忙喚兵拿了刀槍去打他，他妻子忽然把上上下下的衣服脫得精光，變做了一個夜叉。後來說兇惡的妻子，便喚他夜叉。

(註七)金剛低眉　古時有一個薛道衡去游玩鍾山的開善寺，問一個小和尚道：『金剛為什麼要彈出了眼珠子？菩薩為什麼要垂下了眼皮？』那小和尚回答道：『彈出了眼珠，是要收伏魔鬼；垂下了眼皮，是在那裏可憐衆生。』低眉，是垂下了眉眼；金剛低眉，是說和金剛一般兇很的男人，見了老婆也要害怕。

(註八)釜底毒煙　古時江北地方一個王秀才，替一個做買賣的人張瞻，起一個夢；張瞻做了一個夢，在石搗臼裏煎飯。王秀才說道：『鍋子，是妻子；沒有鍋子，在搗臼裏煎飯，是沒有妻子了。』張瞻回家去，果然妻子死了。釜，是鍋子；釜

御史大夫裴談，是怕老婆的；有一天在皇帝宮裏吃酒，有一個唱戲的，唱着迴波曲子說道：『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李老，是唐中宗。唐朝皇帝姓李，中宗也是怕韋皇后的；所以唱戲的唱着這個曲子取笑他君臣兩人。

（註二十）汾陽　唐朝的郭子儀，封汾陽郡王；有七個兒子，八個女壻，都是做大官的。

（註二十一）外黃　古時有一個張耳，是大梁地方人；他犯罪逃到外黃地方，外黃地方有一個有錢人的女兒，嫁給他，便做了他家的奴僕。

（註二十二）斫樹摧花　古時有一個阮宣，娶武歷陽的女，做妻子；那武氏愛吃醋，阮家有桃花樹一株，開花的時候，阮宣說了一句：『好花。』武氏便把樹斫斷了，採去了花。

（註二十三）方兄　晉時的魯褒，做一篇錢神論；有兩句說道：『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孔，是洞；說銅錢上有一個方洞，所以稱他是方兄。

（註二十四）烏道鴻溝　烏道，是鴻溝，都是拿他比方女人下身的那樣東西。

（註二十五）白首　古時司馬相如，想娶茂陵地方一個女人做小老婆；他妻子卓文君知道了，做了一首白首吟，寄給司馬相如，他詩裏有兩句：『願得同心人，白頭不相離。』白首，是說夫妻恩愛，一塊兒住着到頭髮白的意思。

（註二十六）池水清　古時有一個韓仲，是渠州

要娶一個妓女做小老婆，他的弟兄外甥去勸劉氏，又說：『詩經裏的關雎螽斯兩首詩，都說女人不吃醋的好處。』劉氏說：『這兩首詩，是周公做的；周公是男人，自然幫着男人，若叫周婆做詩，便說女人吃醋是不好了。』

（註十四）銀牀　銀牀，是井上面掛吊桶的輪盤架子。古樂府裏有兩句：『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

（註十五）北宮黝孟施舍　北宮黝和孟施舍，是古時兩個大膽的人。

（註十六　骯髒　身體肥胖，喚做骯髒。

（註十七）怒獅吼　獅子叫喊，喚做吼；獅吼，是比方兇惡女人的叫喊聲。佛經裏說的：『佛生的時候，一手指着天，一手指着地，和獅子一般喊着說道：「天上天下祇有我一個人頂貴哩！」』後來有一個陳策，號季常，娶妻子姓柳；那柳氏十分兇惡，季常在客廳裏請客吃酒，喚簪姐兒來陪酒，那柳氏知道了，拿着棍子打着照壁大聲叫喊起來，客人被他嚇得都逃走。蘇東坡做兩句詩取笑他說道：『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是姓柳的郡名；因為季常歡喜看佛經，東坡便拿佛經裏的故典「獅子吼」三字來取笑他。

（註十八）牝雞鳴　牝雞，便是雌雞；女人管男人的事體，好似雌雞啼。

（註十九）迴波詞　迴波是曲子的名稱。唐朝的

脚，不許他走開。有一天，他老婆睡熟了，翟便和一個算命老太婆商量，拿一隻羊吊在繩子上。待到他老婆醒來，不見了丈夫，祇見一隻羊，十分詫異。那算命老太婆說他得罪了祖宗，所以罰他丈夫變一隻羊。他老婆聽了，抱住了羊，放聲大哭。算命老太婆叫你家裏人一齊走出去，在空房子裏做七天法事，他丈夫便偷偷的回回，他老婆見了，十分歡喜；過了幾天，他又打丈夫，他丈夫爬在地下，裝羊叫，他老婆害怕起來，喊着祖宗求饒。

（註三十二）李陽　古時王夷夫的老婆，郭泰寗的女兒，歡喜收藏銀錢；當時京城裏有一個大強盜，名叫李陽，人人聽了他的名兒害怕。王夷夫對他妻子說道：『你搜括銀錢，不單是我不許你，連李陽也說不許。』郭氏聽了纔害怕，不敢收藏銀錢了。

（註三十三）荊樹　古時京城地方有田眞田慶田廣三兄弟，一塊兒商量分家；院子裏一株荊樹，也要鋸做三段分着。到了第二天，那荊樹忽然枯焦死了，好似火燒一般。田眞說道：『樹聽說要分開了，他便枯死了，我們人還不及樹呢！』弟兄三人聽了哥哥的話，便不願意分家；那荊立樹刻長出葉來，又活過來了。

（註三十四）惟有兄弟　宋朝一個亢宗，中了進士，和弟弟一塊兒隱居在中條山裏，不肯娶妻子；他說道：『我弟兄倆親親蜜蜜在一塊兒住

地方人，他在東川地方吃酒逛窰子；有一天夜裏，他正在妓女房裏吃酒，唱着池水清的曲子，他妻子從家裏帶着丫頭從背後走來，拿棍子打在他後腦，帽子也落下來，燈火也熄滅了。韓伸便去躲在牀底下。他的朋友都取他的綽號，喚也池水清。

(註二十七)紅牙　紅牙，是唱曲子的拍板。

(註二十八)蟬殼鷺灘　說男人瞞着老婆去偷別家女人的樣子。他趁老婆睡熱的時候，偷偷的攢出被來，好似金蟬脫殼；赤着脚，在地上輕輕的走着，好似鷺鷥鳥在水灘上走着一般。

(註二十九)犢車麈尾　古時的王導，他妻子曹夫人愛吃醋，王導怕他，便暗暗的在別處養着許多小老婆。他夫人知道了，便坐着車子趕去車子在路上走着，曹氏心裏嫌他走得慢，便拿那拂塵帚的柄幫着車夫打馬。麈尾，便是拂塵帚。

(註三十)撻舅　古時有一個車武子，他的妻子愛吃醋；有一天，武子和他的舅兄同睡在一張牀上，拿一條紅裙掛在屏風上遮風；他老婆看見了，疑心他丈夫和女人睡着，便拿一把刀爬上牀去。揭開被頭來一看，原來是他自己的哥哥和他丈夫睡在一起。

(註三十一)化羊　從前：京城裏有一個讀書人，名翟，是一個怕老婆的；他老婆待他，輕則辱罵，重則栲打。平日拿一條長繩子吊住了丈夫的

(註四十二)蝦　鷄蛋不能變成雞，鳥蛋不能變成鳥，都喚做蝦。

(註四十三)舌耕　教人讀書的行業，喚做舌耕，說他是拿舌頭換飯吃的。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値歲饑，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無何，父母繼歿，孑然一身，授童蒙於洛汭。

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詠。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弁耳！』鍾愛之，期擇貴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一字紙裹繡綫，女啟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儂脗合之。』女脈脈不語。

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鴉鬟，託委致焉。刻日成禮，魚水甚懽。及睹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斂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爲丈

着，若娶了妻子，便有外姓人夾在裏面。』他弟弟聽了，也終身不娶妻子。

(註三十五)吹竽商子　古時有一個仙人，名商邱子胥，高邑地方人，一天到晚看着猪，歡喜吹竽；年紀七十歲，不娶妻子，臉色也不老。

(註三十六)五兩鹿皮　古時嫁女兒娶媳婦，拿鹿皮做聘禮；最重不過五兩。

(註三十七)馬棧　馬棧，便是馬房；古時匡章的母親，得罪了他的父親，匡章便把母親殺死了，屍身埋在馬房下面。

(註三十八)蠶室　古時有割去男人陽物的刑罰，名叫宮刑；受宮刑的人，怕風，要關在一間不通風的牢監裏，屋子裏燒着火，好似養蠶的煖房；所以喚做蠶室。

(註三十九)療妬方　療，是治病；妬，是女人吃醋。療妬方，便是醫治女人吃醋的藥方，古時梁武帝打破了齊，捉來十幾個姑娘；梁武帝一天到晚和姑娘玩兒，皇后郗氏知道了，氣得害病。有人對皇帝說：『山海經裏說的：「拿倉庚鳥的肉做了菜，吃下去，可以醫治這吃醋的病。」』皇后吃下了，果然病好了，也不吃醋了。

(註四十)長舌　女人多說話，搬弄是非，喚做長舌婦。

(註四十一)優婆　佛經裏說的和尚，和信佛的男人，都喚做優婆塞；尼姑，和信佛的女人，都喚做優婆夷。

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

無何，明鼎革，天下大亂，乃謂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葛茸，不能自立，負氣自爲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嫂不信，脫鞾而示之足，始愕；視鞾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銜；仍閉門而雌伏矣。而生平不孕，遂出貲購妾，謂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迹十年，猶一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面首[5]三十人，請卿自置耳！』相傳爲笑。

是時生父母屢受覃恩矣；搢紳拜往，尊生以侍御禮。生羞襲閨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輿蓋云。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順天地方，有一個秀才，家裏窮苦；遇見荒年，跟着父親到洛陽地方。性格粗笨，年紀十七歲，纔能夠做成功一篇文章；那相貌長得十分標緻，會說笑話，會寫信。看見他的人，不知道他肚子裏沒有學問的。不多幾天，爹娘跟着死了；孤零零一個人，教小孩子讀書，在洛汭地方。這時候村坊裏姓顏的，有一個死了爹娘的姑娘，——是讀書人家的後代，——年輕的時候，生得聰明；他父親在世的時

夫率聽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藝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落，饔飧不給，撫情寂漠，嗷嗷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懊喪，聞妻言，睒睗[二]而怒曰：『閨中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在廚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蘗[三]苦，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為鄉鄰笑耳！』女曰：『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偽為弟。君以襁褓出，誰得辨其非？』生從之。

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否？』生視之，儼然一顧影少年也。生喜，徧辭里社，交好者薄有餽遺，買一羸蹇，御妻而歸。生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恤顧之；又見宵旰攻苦，倍益愛敬。僱一翦髮雛奴，為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中弔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覿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蹻[四]然駭異。或排闥而迫之，一揖便亡去。客覩丰采，又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之，惟囅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昏也。

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又落；弟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至託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塡門，迄謝不納。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

自己讀書，給丈夫做一個榜樣；聽得更打了三下，纔不讀。——這樣子一年多工夫，這秀才文章做得十分通順，卻去考了幾回，不中；幾回名氣很壞，連飯也沒得吃。心裏悽涼冷靜，喊着肚子餓，又傷心，吊下眼淚來。他女人喝着說道：『你不是好漢子，枉算是一個男人呢！倘叫我做了男人，看着考功取名，好似拾芥菜子一般容易呢。』這秀才正在肚子裏不高興的時候，聽了老婆的話，瞪着眼睛生氣說道：『躲在房裏的女人，自己不曾到考場裏去過，便認做這功名富貴，好似你在廚房裏吊一桶井水煮白粥一般容易嗎？若男人的帽子一擱在頭頂上，怕也和我一樣了。』他女人笑着說道：『你不要生氣，待到考的日子到了，我便改了打扮去替你考；倘然考不中，和你一樣，便不敢再看輕天下的讀書人了。』秀才也笑着他說道：『你不嘗過黃木的苦味，請你去嘗一嘗；看祇怕露出破綻來，給鄰舍人家笑話罷了。』他女人說道：『這個不是笑說。你從前說起順天地方有老家在那裏，便改了男人打扮，跟着你回去，假說是你的兄弟；你是包在抱裙裏的時候出來的，什麼人能夠認出你是假的呢？』那秀才依了他的話。

這女人走進房裏去，戴着方巾，穿着男人的衣服走出來，說道：『你看看我可以做得男人嗎？』秀才看看他，活像一個狠漂亮的年輕男人呢。秀才心裏歡喜，一個一個的去告辭了鄰舍人家，和他

WALKER
ST. LOUIS
MO.

候，常常教他讀書讀過一遍，便記在肚子裏，不忘記。到了十幾歲，學着父親做詩；他父親說道：『我家有一個女學士了！可惜不是男人呢！』十分歡喜。他存心想替他挑選一個做官的女壻。父親死了，他母親打定這個主意，三年工夫，檢不到好女壻；他母親又死了，有人勸他嫁一個好好的讀書人。那姑娘心裏也願意，但是也沒有這樣一個人可以嫁他；恰巧是隔壁一個女人，爬着牆頭過來，和他說笑。有一張字紙，包着繡花線；那姑娘打開來一看，便是這秀才寫的信，是寄給隔壁這個秀才的。他拿了這一封信，翻來覆去看着，心裏歡喜他信上面的文章做得好，字也寫得好；這鄰舍女人看出他的心事來，悄悄的對他說道：『這個人是一個很漂亮的標緻小影子，死了爹娘，也和妹妹一樣，年紀兩個人也差不多；倘然你歡喜他，我便叮囑我丈夫替你做媒，說成了這頭親事。』這姑娘靜悄悄的不說一句話。

那女人回家去，把這個意思叮囑他的丈夫；鄰舍那個秀才，原是和這個秀才是好朋友，去告訴他，十分歡喜。他有母親留下來的一隻金鴉鐶，託他轉送去，算是聘禮呢。檢定了日子，做了親，夫妻兩人十分要好；待到看見秀才做的文章，笑着說道：『文章和你，好似兩個人做的；這樣子幾時可以考得功名？』早早夜夜勸秀才用功讀書，嚴緊得和做先生一般；快到天晚，先點着燈，伏在桌子上

偷摸摸的事體。

不多幾天，明朝滅亡了，天底下十分反亂；便對嫂嫂說道：『老實告訴你，我是小叔的老婆呢。因爲丈夫沒用，不能夠自己立功名；我生氣，自己做出這個事體來的。深怕傳說出去，被皇帝喚去查問，給四處地方的人笑話呢。』嫂嫂不信他的話，脫下靴子來，給他一隻小脚看看；纔詫異起來，看看靴子裏面，便是破棉花塞滿了。從此便叫秀才接下他的功名去，仍舊關着房門做女人，躲起來了。但是一生一世不曾生過孩子，便拿出錢來買一個小老婆，對秀才說道：『大概一個人，自己做到大官，便買姑娘小老婆拿來自己尋快活；我在外面做官做了十年，還是孤零零一個人。你怎麼這樣大的福氣，坐着享用美人兒？』秀才說道：『小白臉三十個人，請你自己去喚來享用便了。』大家說出去當做笑話。

到這個時候，秀才的父母已經親幾次受着誥封了；和紳士人家來往着，敬重秀才，拿看待御史官的禮節看待他。秀才不好意思冒用老婆的官銜，祇守着秀才的本分，到老不曾用過轎馬扇織呢。

異史氏說道：『做公婆的受誥封在新娘手裏，可算得奇怪事體了！但是做御史官太太的，什麼時候沒有這種人？祇是太太做御史官的人，很少呢。天底下戴讀書人帽子，自稱男子漢的人，都要慚

要好的朋友，都送一點點禮物；買了一匹瘦驢子，叫妻子騎着回家去。秀才叔叔家裏的哥哥還活着，看見兩個弟弟面貌長得和帽子下面蓋着一片白玉一般，十分歡喜，早早夜夜看顧他，又看見他日日夜夜用功讀書，加倍越發歡喜敬重他。僱一個短頭髮的小僮兒，替他做事體；到天晚以後，打發他回去。遇到隣舍人家有喪事喜事，哥哥一個人出去應酬，弟弟祇是關上房門讀書。住了半年，很少有人見他的面的。有客人要喚他出來見一見面，他哥哥便代他推辭；讀他做的文章，便睜大了眼睛很詫異。有人推進房門去，逼着見他，作一個揖，便逃了去。那客人見了他的面貌神氣，又大家稱讚他。從此名氣十分大，做官人家搶着要招贅他去做女壻；那叔叔家的哥哥，和他商量商量，祇是嘻着嘴笑着。再三逼着他，是說：「立定主意，要得功名；不中狀元，不取妻子的。」遇到學臺來招考，兩個人一塊兒去考，哥哥又是不取，弟弟考中了第一名；去考鄉場，中了順天府第四名舉人，第二年中了進士。給他做桐城縣知縣，有好官的名氣。過了幾天，陞做河南道掌印御史，錢多得和封王封侯的人家差不多；便推說害病，求放他回去，皇帝許他回家去。客人塞滿了門了，到底回絕出去，不收留他。又從中秀才起，直到做大官，從來不說起娶親的事體；傍人沒有一個不說他奇怪的。回家以後，慢慢的買丫頭，有人疑心他和丫頭私通，他嫂嫂留心看他，一點沒有偷

而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追而遙告曰：「崔爾成吾父所善，用為媒，無不諧。」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

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即浼崔作冰；焦責聘財奢，事已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美才，焦始許之。

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父亦病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戶，弔影孤惶而已。

一日有嫗年四十八九，縈迴村中，日昃不去；自言離亂罔歸，將以自鬻。或問其價，言：「不屑為人奴，亦不願為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間，有二三頗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紉者，遂迎歸，執子禮焉。嫗喜，便為炊飯織屨，劬勞若母；拂意輒譴之，而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平，幸無可虞；然兒長矣，雖在羈旅，天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為兒娶婦。」成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阻南北耳。」嫗曰：「大亂時，人事翻覆，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

嫗不答，但為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日既夕，戒成曰：「燭坐勿寐，我往視新婦

愧死了！

（註一）渠儂　渠儂，便是他女人不好意思對人稱自己的丈夫，便拿他字做替代。

（註二）睒暘　睜大了眼珠生氣的神氣，喚做睒暘。

（註三）蘗苦　蘗，是黃木樣子和石榴皮差不多，黃色味苦。蘗苦，是比方人吃苦。

（註四）瞲然　睜大了眼珠詫異的樣子。

（註五）面首　宋武帝的女兒山陰公主，是廢帝的妹妹，嫁給何戢做妻；常常和他哥哥同坐一輛車子，在宮裏走進走出。公主對廢帝說道：『哥哥有許多宮娥妃子，怎麽做妹子的祇有一個丈夫？』廢帝便喚三十個標緻男人陪伴他，和他玩兒，名叫面首。面首是說那班男子打扮得頭光面滑的意思，便是如今的小白臉。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遨戲其中，髮掩頸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為？』成又問：『有壻家無？』女酡然曰：『無也。』成言：『我為若壻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

胡大成是湖北地方人，他的母親一向敬重菩薩；大成到書房裏去讀書，路上走過觀音廟門口，母親叮囑他：『走過一定要走進去磕頭。』有一天走進廟去，有一個年輕的姑娘，拉着一個孩兒在裏面玩兒，那頭髮蓋在頸子上面，他的神氣很標緻。這時候大成年紀十四歲，心裏歡喜他；問他的名姓，那姑娘笑着說道：『我是廟西面焦畫師的女兒，名喚菱角的便是。你問我有什麼事體？』大成又問他：『可有女壻了沒有？』姑娘紅着臉說道：『沒有呢！』大成說：『我做你的女壻可好不好？』姑娘含羞說道：『我不能夠自己做主。』他眼睛烏溜溜的上上下下看着大成，神氣好似歡喜嫁他的。大成便走出去，姑娘追上去，站得遠遠的對他說道：『崔爾成是我父親的要好朋友，請他來說媒，沒有不成功的。』大成說道：『知道了。』便想他聰明又多情，越發歡喜他。

回家去，對着他母親，老老實實說出他心裏願意的事體來；母親祇有這一個兒子，常常怕不如他的心意，便去託那姓崔的做媒。那姓焦的要聘禮要得很多，事體已經不成功了；姓崔的再三說：『大成是淸白人家，又是好才學。』姓焦的纔答應他。

大成有一個伯父，年紀老了，沒有兒子，做教官在湖北地方，妻子死在衙門裏；母親打發大成去弔他的孝，幾個月工夫，打算要回家去，伯父又害病死了。住下了日子長久了，遇到一羣大強盜，霸佔

來也未。」遂出門去。三更既盡，媼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譁，出視，則一女子坐庭中，蓬首啜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成，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不可奪也！」成謝而哭曰：「即我是胡某，卿菱角耶？」女收涕而駭，不信；相將入室，即燈審顧，曰：「得無夢耶：」於是轉悲為喜，相道離苦。

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焦攜家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送至其家。女泣不盥櫛；家人強置車中；至途次，女顛墜車下；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姥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婆，旦晚將至矣。」乃去。

成詰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儔人婦，奔伏澗谷。一夜，姥言寇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母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邀，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啓謝，回視其馬，化為金毛犼，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

母以手撾門，豁然啟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疑媼為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老太婆不回答他，祇是替他做門簾帳子被褥枕頭，十分完備，——也不知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有一天天已經晚了，叮囑大成說道：『點着蠟燭坐着，不要睡，我去看看新娘娘來了沒有。』便走出門去。三更天已經打過，老太婆不回來，心裏十分詫異；停了一回，聽得門外面吵鬧的聲音，走出去一看，便有一個女人，坐在院子裏，披着頭髮在那裏哭。詫異起來，問他：『是什麼人？』也不說話。好半天纔說道：『娶我來也不是好事體，祇有尋死能了！』大成十分詫異，不知道他什麼事體；那女人說道：『我年紀小的時候，許給了胡大成，不料他到湖北地方去，信息斷絕了。爹娘硬拿我許給你家裏；我的身體，可以拿來，我的心願是不能夠搶去的！』大成聽了他哭，連忙說道：『現在我便是那姓胡的，你可是菱角嗎？』那女人住了哭，便詫異起來，不相信；他兩個人拉着手走進房裏去，燈光下細細的一看，說道：『不知道是不是做夢呢』！從此便把傷心丟開，變做歡喜，兩個人說分別以後想得苦。

從前反亂以後，湖南一百里地方，逃得和洗過的一般，沒有人；姓焦的帶着家裏人，逃到長沙的東面去，又收了周秀才的聘禮，在亂世的時候，不能夠結親；說定了在這一天夜裏，送到他家裏去。那女兒哭着，不洗臉不梳頭，家裏的人硬推他坐在車子裏；到了路上，女兒翻下車來，便有四個人抬

了湖南地方家裏的信息便斷了。大成躲在百姓家裏，自己看看，一個人，心裏很懷涼罷了。

有一天，有一個老太婆年紀四十八九歲，在村坊裏跑來跑去；到太陽落下去的時候，他還是不回去。他自己說：『強盜造反，一家人分離開了，沒有地方可以回去，打算自己賣去自己。』有人去問他：『要賣多少錢？』他自己說道：『不肯做人家的奴才，也不願意做人家的老婆，祇叫有人要我去做母親的，便跟他去，不較量價錢的。』聽得他的話的人，都笑他；大成走去看看他，臉兒眼睛上面，有兩三處地方很像他的母親。想起了心事，便十分傷心，自己想：單身一個人，沒有替他縫補衣裳的人；便迎接他回家去，盡做兒子的規矩。老太婆歡喜，便替他煮飯做鞋子，辛苦得好似做娘一樣。不聽他的話，便要罵他；他稍稍有一點疾病痛苦，便看管他，照料他，勝過他自己親生的。忽然對他說道：『這個地方太平，可以不用耽憂；但是孩兒年紀大了，雖說在客邊，做人家的道理是不能夠不做的。過三兩天，便替孩兒娶一個媳婦。』大成哭着說道：『孩兒本來有一個媳婦，祇因爲分開在南北兩處地方罷了。』老太婆說道：『世界大亂的時候，人家裏的事體顛顛倒倒，怎麼可以呆等着？』大成哭着說道：『不要說夫妻說定了，不能夠翻悔；還有什麼人肯把他心愛的女兒嫁給我這個飄來飄去的人？』

（註一）株待　株，便是樹；待，是守候的意思。古時有一個種田人，田邊有一株樹，有一隻兔子跑得很快，撞樹上死了；那種田人便天天在樹傍呆守着「株待」二字，是死守的意思。

（註二）萍梗　是比方人和浮萍一般飄來飄去，沒有一定的地方。

（註三）金毛犼　北邊有一種野獸，名叫犼；樣子好似狗一般要吃人的。

邢子儀

滕有楊某，從白蓮教黨，得左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幸漏脫，遂挾術以遨。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紳家，幻法爲戲；婦女出窺，楊睨其女美，既歸，謀攝取之。其繼室朱氏，亦風韻；飾以華妝，僞作仙姬。又授木鳥，教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輕如葉，飄然凌雲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已至矣。是夜明月淸潔，俯視甚了，取木鳥投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采禽翔入，喚婢撲之，鳥已冲簾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間，負女飛騰，直沖霄漢。婢大號，朱在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姮娥也。渠是王母第九女，偶謫塵世；王母日切懷思，暫招去一相聚會，卽送還耳。』遂與結襟而行。方及泗水之界，適有放飛爆者，斜觸鳥翼；鳥驚墮，牽朱亦墮，落一秀才

着轎子走來，說是：『周家來迎娶的。』便扶他坐上轎子，很快的走着，好似飛的一般；到了這個地方，纔停下。一個老太婆拉他走進去，說道：『這裏是你丈夫家裏，祗管進去，不要哭，你家裏的婆婆早晚快要來了。』說着便去了。

大成問明白了這一番情形，纔明白這個老太婆是菩薩呢；夫妻點着香一塊兒拜着，禱告着，願意叫娘兒子再在一塊兒。母親自從兵馬反亂起來，跟了同伴的女人跑去躲在山溪邊的洞裏；有一夜，有一個老太婆喊着說道：『強盜來了！』便一齊慌慌張張的四面逃開，躲着。有一個兒童，拉一匹馬來，給他母親，母親慌慌張張的也沒有工夫問他；扶着他肩膀，騎上去，又輕又快，跑着。一轉眼跑到洞庭湖上面，馬踏着水面跑去，馬蹄下面的水一點不動；不多時候，扶他走下馬來，拿手指着一扇門，說道：『這個裏面可以住下。』他母親正要說話謝他，回轉臉去看那匹馬，變做了金毛的犼，一丈多高，那童兒騎在上面便去了。

母親，拿手去打門，狠快的自己開着門；有一個人走出來問：『是什麼人？』奇怪他的聲音狠熟，一看，他是大成呢。娘兒子抱住了哭，那媳婦也詫異起來，走攏來一家人又歡喜，又放了心。疑心那老太婆是觀音菩薩現身的，從此念着觀音的經咒，越發誠心，便寄住在湖北地方，買下田地房子了。

金，因信顯術之神，厚報之。後女于歸，妝貲豐盈，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蓮藏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恢恢者疎而近於漏矣；而孰知天之留之，蓋爲邪也！不然，邪雖否極而泰，亦烏能倉卒起樓閣，累巨金哉？不愛一色，而天輒報之以兩。嗚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滕縣地方，有一個姓楊的，入了「白蓮教」的黨，有邪法子；白蓮教頭兒徐鴻儒，殺了頭以後，姓楊的幸得逃出來。便靠着他的本領，到四處去游玩；家裏田地園子樓房屋子，很算得有錢。他到泗水地方，一家紳士人家，做着邪法玩兒；姑娘媳婦們走出來看他，姓楊的看見他女兒長得標緻，待到回家去，商量去搶他來。他的墊房老婆，姓朱的，也長得好模樣兒，打扮得十分標緻；假裝做仙女，又給他一隻木頭鳥，教他使用的法子，便從樓上推他下去。那朱氏覺得身子輕得和樹葉兒一般，飄飄蕩蕩的架着雲走去；不多幾時，走到一處地方，雲停止了，不向前去，知道已經到了。這一天夜裏，月亮光兒很乾淨清爽；低下頭去，看得十分明白，拿了木頭鳥丟下去。那鳥張着翼膀飛去，一直飛到那女兒的屋子裏；那女兒看見五色的鳥飛進來，喚丫頭去捉他，那鳥已經飛到門簾外面去了。女兒去追他，那鳥落在地上，做出拍着翼膀的聲音來；走上去捉他，他攢到裙子底下去。一轉身的

家。秀才邢子儀家赤貧而性方鯁。曾有鄰婦夜奔，拒不納；婦銜憤去，譖諸其夫，誣其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辱之。邢因貨產僦居別村。聞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鍾，何著敗絮見人？豈謂某無瞳耶？』邢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雖固蕭索，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妄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為信。顧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二女自天降，視之皆麗姝，詫為妖，因致詰問。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鄉里，朱懼，始以實告，且囑勿洩，願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諸其家。其父母自女飛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報邢百金，攜女歸。邢得豔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顧。顧又審曰：『尙未！尙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于上官捕楊，楊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朱懼，牽邢飲泣。邢亦計窘，姑賂承牒者，賃車騎，攜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義，為極力營謀，得贖免；留夫妻於別館，懽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一時顯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為辱，反婣書，與女絕婚。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邢聞之喜，朱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貨，因購之；夫妻遂歸。出囊金粗治器具，蓄婢僕，旬日間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助。一夕，朱謂邢曰：『孽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其處，磚石依然，或窖藏無恙，未可知。』往共發之，果得

這一夜，一個人坐在月光下面，忽然兩個女人從天上落下來；一看他，都是標緻女人。詫異着認做他是妖怪，便去查問他；起初不肯說出來，邢子儀要去喚鄰舍人家走來，朱氏害怕，纔把實在情形告訴他，又叮囑他不要說出去，情願到老跟着他呢。邢子儀想想，做官人家的女兒，不能夠和邢法的女人一樣看待；便打發人去告訴他的家裏。他的爹娘自從女兒飛上天去以後，吊着眼淚，又詫異着；忽然接到來通報的信，詫異歡喜得過了他的想望。立刻僱着轎馬，連夜跑着去；給邢子儀一百塊錢，帶着女兒囘家去。邢子儀得到了標緻的老婆，正憂愁家裏窮得利害；拿了他的錢，心裏十分歡喜，跑去謝那姓顧的。姓顧的又看着他的臉說道：『還不曾到！還不曾到！好運氣已經交上了，一百塊錢算得什麼事？』不收他的謝禮。

從前那紳士囘家去，去告到官裏去；捉姓楊的，姓楊的早逃走了，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便抄沒他的家財，發出牌票去捉朱氏。朱氏害怕，拉住了邢子儀，吊着眼淚。邢子儀也沒有法子，暫時送錢給那拿牌票的人，僱着車馬，帶着朱氏，到紳士家裏去，苦求他想法子，免了罪。紳士感激他的義氣，替他竭力想法子，得拿錢去贖了罪；留他夫妻住在別處屋子裏，要好得和親戚至好一般。

那紳士的女兒，年紀小的時候，受了劉家的聘禮；——姓劉的是當時做大官的，——聽說女兒寄

時候、他背着女兒飛上去，一直衝上雲裏去。丫頭大聲叫喊起來，那朱氏在雲裏面說道：『下面世界上人不要驚慌，我是月宮裏的嫦娥呢。他是王母第九個女兒，偶然罰落在世界上；王母娘娘天天十分想着他，暫時喚他去見一見面，便送他回來的。』便和他拉着衣襟走去。

正走到泗水的邊界上，恰巧有人放流星的斜飛過來，打在鳥翼膀上，鳥受驚落下地來，拉着朱氏一塊兒落下來，落在一個秀才家裏。秀才名喚邢子儀，家裏十分窮苦，他脾氣正派；曾經有一個鄰舍女人，夜裏跑來尋他，他推出去不收留。他那女人肚子裏生氣，走去對他丈夫說邢子儀的壞話，造謠說他來調戲他；丈夫原是一個無賴，早早夜夜走上門去罵他。邢子儀便賣去了田產，寄住在別個村坊裏。聽說有一個看相的姓顧的，很能夠看得出人的好處長命；便走到他家裏去問他，姓顧的看見他來，笑着說道：『你是有錢有一千鍾的人，怎麼穿了破棉衣走出來見人？難道說我是沒有眼珠的嗎？』邢子儀冷笑着，說他錯了。姓顧的細細的一看，說道：『不錯了！雖說依舊是窮苦，但是得到金洞的日子也不遠了。』邢子儀又不相信他，姓顧的說道：『不但是忽然有錢，還得到美人兒。』邢子儀到底是不相信他。姓顧的推他出去，說道：『暫時回去，暫時回去！我的說話驗了以後，再向你要謝禮呢。』

陳錫九，邳人。父子言，爲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訂爲婚姻。陳累舉不第，而家蕭索，游學于秦；數年無耗。周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王聘儀豐盈，僕馬甚都，以此益憎錫九貧，堅意絕婚；問女，女不從，怒以惡服飾遣歸錫九。日不舉火，周亦不甚顧恤。一日，使傭媪以儘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女恐母慚，強笑以亂其詞；因出榼中肴餌列母前。媪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吾家物料，姥姥亦無顏啗噉得。』母大恚，聲色俱變；媪不服，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撮毛批頰，撻逐出門而去。

次日，周來迎女，女不肯歸。明日復來，增其人數，衆口呶呶，如將尋鬬。母強勸女去，女潸然拜母，登車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昏書，母強錫九與之，惟望子言歸，以圖別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久知子言已死，陳母哀憤成病，尋卒。哀迫之中，猶冀妻臨；久之渺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鬻治葬具。葬已，乞食赴秦，以尋父骨。

至西安，徧訪居人。或言：『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葬之東郊，今冢已沒。』錫九無策，惟朝丐市廛，暮宿野寺，冀有知者。會晚經叢葬處，有數人遮道，逼索飯價。錫九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捽之仆地，以埋兒敗絮塞其口；力盡聲微，漸就危殆。忽共驚曰：『何處官府至矣！』釋

住在邢家過夜，認做是丟臉的事體，退了婚書，和女家斷了婚姻。紳士打算到別家去說媒，女兒對爹娘說：『立定主意要嫁邢子儀。』邢子儀聽得了歡喜，朱氏也歡喜，自己願意在她下面做小老婆；紳士憂愁姓邢的沒有家裏，這時候那姓楊的住宅，由官出賣，便去買下來，夫妻便回家去拿出從前的錢來，稍稍買幾樣傢伙，養着丫頭，用人，十天工夫，錢已經用完了；祇望那女兒來，還可以得到他拿錢來相助。有一天夜裏，朱氏對邢子儀說道：『作孽的丈夫，那姓楊的，曾經拿一千塊錢埋在樓下，祇有我知道的；方纔我去看那地方，磚頭石塊照舊鋪着，說不定地洞裏藏着不曾動，也是不知道的。』去一塊兒掘開來一看，果然得了錢。便相信那姓顧的本領不錯，重重的謝他。後來女兒嫁來，嫁裝錢很多。不多幾年，有錢算府城裏第一家了。

異史氏說道：『白蓮教的人，統統殺完了；祇有那姓楊的不死，又給他格外得意。幾乎要疑心那做天的疎忽了，要漏去這個人了。又有什麼人知道天的留下他，原來爲這個姓邢的；若不是這樣，姓邢的雖說是壞運過了，好運來，也怎麼能夠立刻造起樓房，積起許多錢來呢？不收留一個女人，那天便給他兩個唉。那天雖不說話，他的意思可以明白了！』

陳錫九

歸，願即送女去，錫九乃還。

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壻及母；女不語，但向壁零涕。陳母死，亦不使聞；得離書，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我不曾悍逆，出我爲何也？』欲歸覓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訃，以絕女志。此事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掩面，氣如游絲。周正無所方計，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女必死，遂舁歸錫九，意將待女死，以洩其憤。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內，甫入門，委之而去。鄰里代憂，共謀舁還；錫九不聽，扶置榻上，而氣已絕。始大恐。正皇迫間，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窗盡毀；錫九逃匿，苦搜之。鄉人盡爲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銳身急難；周子兄弟皆被夷傷，始鼠竄而去。

周益怒，訟於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囑鄰媪；忽聞榻上若息，近視之，秋波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詣官自陳。宰怒周誣訟，周懼，啗以重賂，始得免。錫九歸，夫妻相見，悲喜交并。

先是女絕食奄臥，自矢必死。忽有人捉起曰：『我陳家人也。速從余去，夫妻可以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廨。見公姑具在，問：『此何所？』母言：『不必問，容當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竊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恆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夷，

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臥者何人？』即有數人扶至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悉縛來，勿致漏脫！』錫九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眞其父也。大哭曰：『我爲父骨良苦，今固尙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爲吾兒。』錫九哭益哀，父稍稍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昏，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所，母念兒甚，可暫一往。』遂與同車，馳如風雨。

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重門，則母在焉。錫九婜泣聽命。見妻在母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無泉下物耶？』母曰：『非也，有汝父接將來，待汝歸後，當使送去。』錫九曰：『兒侍父母，不願歸矣。』母曰：『辛苦跋涉而來，爲父骨耳；汝不歸，初志云何也？且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萬觔，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父數數促行，錫九哭失聲，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懼，收聲，始詢葬所，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去叢葬處百餘步，有子母白榆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遑別母。門外有健僕，捉馬待之；既超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

馬絕駛，雞鳴至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礙股，曉而視之，白金也。市櫬賃輿，尋雙榆下，得父骨而歸。合厝既畢，家徒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共飯之。將往索婦，自度不能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門者絕之。十九素無賴，出詞穢褻；周使人勸錫九

聲；問之，寂然。呼僕起，共視之；門一啓，兩騾躍入，則向所亡也。直奔櫪下，咻咻汗喘；燭之，各負革囊，解視，則白鏹滿中。大異，不知所自來。後聞是夜大寇刦周，盈裝出；適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騾認故主，遂奔至也。周自獄中歸，刑創猶劇；又遭盜刦，大病尋卒。女夜夢父囚繫而至，曰：『吾生平所爲，悔之不及！今受冥譴，非若翁無以解脫，爲我代求壻，致一函焉。』醒而鳴泣；詰之，具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卽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酬祝之，卽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無異，遂歸。

周死，母子益貧，仰給於次壻王孝廉；考補縣尹，以墨敗，舉家徙瀋陽，益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於孝」，鬼神通之，理當宜然；使尙德之達人也者，卽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以膝下之嬌女，付諸頒白之叟而揚揚曰：「某貴官吾東牀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而金龜壻以諭葬歸，其慘已甚矣。而況以少婦從軍者乎？』

陳錫九，邳地方人；父親名喚子言，是木城一個有學問的讀書人。有一家有錢人家，姓周的，敬重他的名氣大，和他結做親眷。那陳錫九連考了幾回，不中；他家裏窮苦，出門去讀書，到陝西地方，幾年工夫，沒有信息，暗暗的有賴婚的意思。把一個小女兒，嫁給王舉人做塡房娘子；王家送來的聘禮很多；用八馬匹，十分熱鬧。因爲這樣，越發厭惡錫九家裏窮，打定主意和他離婚；問他女兒，他女

遲歸二日，難爲保兒矣！可速送兒婦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相與驚喜。

由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於村中，設童蒙帳，兼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黃金」，今四堵空空，豈訓讀所能發跡耶？』一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之曰：『君陳某耶？』錫九然之。二人即出鐵索縶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郡盜所牽。衆憐其寃，醵錢賂役，以是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述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縲絏，取盜嚴梏之，始供爲周某賄囑。錫九又訴翁壻反面之由，太守益怒，立刻拘提。即延錫九至署，與論世好。蓋太守舊邳宰韓公之子，故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火之費百金，並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以課文藝。轉於各上官游揚其孝。自總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裘馬而歸，夫妻慰甚。

一日，妻母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女哀哭自咎，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爲之緩頰。太守釋令自贖，罰穀一百石，批賜孝子陳錫九。既歸，出倉粟，雜糠粃而輦運之。錫九謂女曰：『而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我必受之，而瑣瑣雜糠覈耶？』因笑卻之。

錫九家雖小有，而垣牆陋敝。一夜，羣盜入，僕覺，大號，止竊兩騾而去。後半年餘，錫九夜讀，聞撾門

一點；沒有信息，傷心生氣，越發利害。有荒田幾畝，賣去了，料理埋葬的事體；葬下了，討飯到陝西地方去，去找尋父親的屍骨。

到了陝西地方，到處去打聽，住在這地方的人，有人說：『幾年前有一個讀書人，死在客店裏，葬在東門外面，現在坟墩已經荒沒了。』錫九沒有法子，祗有早晨起來，在街上討飯，夜裏睡在城外廟裏，望有人知道他父親埋葬地方的人。過到夜裏，走過許多坟堆地方，有幾個人攔住他的路，逼着向他要飯錢；錫九說道：『我是別地方的人，在城裏城外討飯，什麼地方欠了別人的飯錢？』大家聽了生氣，打他倒在地下；拿包葬孩兒的齷齪棉花，塞住他的嘴。氣力也沒有了，喉嚨也喊啞了，慢慢的快要死去；忽然大家驚慌着說道：『什麼地方的官府來了！』放了手走去，靜悄悄的沒有人聲了。停了一囘，有坐車騎馬的人走來，便問：『倒在地下的什麼人？』便有幾個人，扶他走到車子跟前來，車子裏的人說道：『是我的兒子呢！惡鬼怎麼敢這樣子？可以統統去綁來，不要給他們逃去！』錫九覺得有人拿去他嘴裏塞住的東西，稍停了一囘，細細的一看，眞是他的父親呢；大聲哭着說道：『我為父親的屍骨，眞吃了不少苦！現在原來還在人世上嗎？』他父親說道：『不用耽憂，現在新媳婦也在母親身邊；母親想兒子想得利害，可以暫時去一趟。』便和他同坐車子，跑得和

兒不答應，他父母生氣，拿壞的衣服首飾給他，打發他去嫁給錫九。一天到夜，不曾養飯吃；姓周的也不十分照看他，有一天，打發他催用的老太婆拿飯菜盒子送去，給他女兒吃；一走進門，對錫九的母親說道：『東家打發我來看看小姑娘，餓死了沒有！』他女兒怕他婆婆聽得了不好意思，勉強說笑着去遮住他說話的聲音；便拿出盒子裏的飯菜點心來，擺在婆婆跟前。那老太婆攔住他說道：『不用這樣子，自從小姑娘到了他家裏來，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來？我家裏的東西，想來這老媽媽也沒有這張臉兒吃得下去！』他母親十分不好意思，說話臉色都改變了；那老太婆不服氣，說着壞話去衝撞他。正吵鬧的時候，錫九從外面走進來；問了知道這件事體，十分生氣，拉住頭髮打他的嘴巴，趕着走出門去了。

到了第二天，姓周的來接他的女兒，他女兒不肯囘去；明天，又來接，加多了人的數目，許多人的嘴說話，嘰喳嘰喳的好似要尋鬧。他婆婆硬勸着女兒囘去，女兒淌着眼淚，拜着婆婆，坐上車子去了。過了幾天，又打發人來逼着要他的離婚信，他母親逼着錫九寫給他拿去；祇望那子言囘家來，可以想法子到別家去結親。周家有一個人，從陝西西安地方來，早已知道子言已經死了；陳家的老太太又傷心又生氣，成了病，過了幾天，死了。在傷心慌亂的時候，還望他老婆來看望他，日子多了，

經不見了。尋到舊時睡的地方，靠着牆壁閉着眼睛假睡着；要候着天亮，坐的地方，有一塊石頭擱住大腿，到天亮去一看，是銀子呢。去買了棺材，僱了車子，尋到兩株榆樹下面，尋得了父親的屍骨；便回家去，在一塊兒埋葬好了。家裏窮得祇有四面牆壁，幸得鄰舍人家可憐他孝順，大家給他飯吃，打算去要回媳婦來，自己想想，沒有氣力，和一個堂房哥哥名喚十九的同去。走到門口，那看門的攔住他；十九一向是一個無賴，說出話來不規矩，得罪人。姓周的託人勸錫九回家去，願意立刻送女兒去，錫九纔肯回去。

當初他女兒的回娘家去，姓周的對着女兒罵女壻和他婆婆；他女兒不說話，祇是對着牆吊眼淚。陳老太太死了，也不給他知道，拿到了離婚的信，丟給他女兒說道：『陳家休出你了！』女兒說道：『我不曾做兇惡忤逆的事體，趕出我是什麼意思？』要回家去問明他的原因，又鬧起來看住他。後來錫九到西安去，便造出死的信息，要斷了女兒的想望；這件事體一說出去，便有一個杜中翰來說媒，竟答應了他，娶親說定了日子了，女兒纔知道，便哭着不吃飯，拿被頭遮住了臉，喉嚨裏氣和一條絲一般，在那裏動。姓周的正沒有法子，忽然聽說：『錫九來了！』說出說話來不規矩。心想女兒一定是要死的，便抬去還了錫九；心裏想，等女兒死了，拿來出出他的氣。錫九回家去，那送女

發瘋下雨一般快。

隔了一囘，到了一座衙門裏，走下車子，走進幾重門去，那母親在裏面呢。錫九抹着眼淚，聽母親說話；看見他老婆在母親身傍，問着母親道：『兒子媳婦在這地方，可不是變了陰世裏的人了嗎？』他母親說道：『不是的，是你的父親接他來的；等你囘家去以後，打算立刻送他囘去。』錫九說道：『孩兒伴着爹娘，不願意囘家去了。』母親說道，『辛辛苦苦出門走到這地方來，是爲父親的屍骨呢；你不囘家去，當初的主意怎麽說法呢？況且你的孝順的事體，已經傳到上帝這裏，賞你金子一萬斤，夫妻享用的日子正長，怎麽說不囘家去？』錫九吊着眼淚，父親連連的催他走；錫九哭着，放出聲音來。他父親生氣說道：『你不走嗎！』錫九害怕，住了哭聲，纔問：『埋葬在什麽地方？』父親拉住他說道：『你走去，我告訴你地方。離開許多坟堆地方一百多步遠，有大小白榆樹的地方，便是的。』拉住他走得很快，竟來不及和母親告別；門外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用人，拉住馬等他。待他騎上馬去，父親叮囑他說道：『你天天睡的地方，有一點點盤船錢，可以趕快打點行李囘家去；向丈人去要囘媳婦來，不要到媳婦，不要罷休呢！』錫九答應着走去。

馬很快的跑，雞啼的時候，跑到西安地方；用人扶他下馬，正要託他去對父母說一聲，那人和馬已

看見錫九來了，暗暗的歡喜；一見面便走開，心裏十分疑心詫異。他公公不知道什麼事體，常常幾天不回來；昨天夜裏忽然回來，說道：『我在武夷地方遲回家來兩天，吃虧了保兒了。可以快快送兒子媳婦回家去！』便打發車馬，送女人去；忽然看見了家裏的大門，便好似做夢醒來一般。他女人和錫九大家說起從前的事體，兩人又詫異又歡喜。

從此夫妻在一塊兒，祗是早晚不能夠自己過日子；錫九在村坊裏開了一個教孩兒讀書的書館，帶便自己用心讀書。常常一個人自己說着道：『父親說的：「天賞我黃金。」現在家裏四壁牆頭光滑滑，難道教人讀書可以發財的嗎？』有一天，從書房裏回家，遇見兩個人，問他說道：『你是姓陳的嗎？』錫九答應說：『是的。』兩個人便拿出鐵鍊條來吊住他；錫九不明白他什麼意思，稍停了一回，村坊裏的人統統走攏來，大家問他，纔知道是府城裏的強盜攀害他的。大家可憐他冤枉，湊了錢送給那差人；因為這樣路上可以不曾吃苦。到了府城裏，見了知府，官仔仔細細的說出他上代的情形來。那知府詫異着說道：『這個是有學問的讀書人的兒子，溫柔文氣，又有學問，怎麼能夠做強盜？』吩咐解去了鐵鍊子，拉出強盜來，用兒刑罰審問他，纔說：『是那姓周的拿了錢去給他，指使他說的。』錫九告訴他丈人女壻結讎的原因，知府越發生氣，立刻去捉來，便拉錫九到

兒來的人，已經來了，還怕錫九看見他害病便不肯收下；纔走進門，丟了便走去。鄰舍人家替他耽憂，大家商量抬他去還周家錫九不聽他們的話，扶他到牀上去，他氣已經斷了，纔十分害怕起來。正周家的兒子，帶了幾個人，拿着傢伙進來，門窗統統打壞；錫九逃去，躲着，到處去搜尋他。鄰舍人家統統替他打抱不平，十九帶了十多個人，當先第一個跑去救他的急，周家的兒子弟兄們，都被他打壞，纔和老鼠一般抱住頭逃去。

姓周的越發生氣，告到衙門裏，捉錫九十九這一班人，錫九正要去聽審；把他女人的屍體，託鄰舍的老太婆看着。忽然聽得牀上好似人喘氣的聲音，走近去一看，眼珠子慢慢的動起來了；稍停了一回，已經能夠翻身，十分歡喜，到官跟前去，自己說出這情形來。那縣官生氣，說姓周的誣告；姓周的害怕，給他許多錢，纔可以免罪。錫九回家去，夫妻兩人見了面，又傷心又歡喜，併在一塊兒。從前他女人不吃飯，祇有一口氣，睡在牀上，自己打定主意一定要死；忽然有人拉他走起來，說道：『我是陳家裏的人呢，快快跟了我去，夫妻可以兩個人見面；不是這樣子，不能夠來得及了。』不知不覺身體已經走出了大門，兩個人扶着地坐上肩轎去；一刻兒工夫到了官衙裏，看見公婆都在那裏。問他：『這個是什麼地方？』他婆婆說：『不用問，停一回便要送你回家去。——』有一天，

——一直跑到馬棚下面，氣喘噓噓的淌着汗喘着氣。拿蠟燭火一照，每一匹背着一個皮袋；打開來一看，便是銀子，裝滿了在裏面。十分詫異，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的。後來聽得這一夜，一班大強盜去搶周家，——滿裝着走出來；遇到看守的兵追上來，追得利害，丟下了他綑着裝着的東西，逃去。那騾子認識舊主人家裏的，便跑囘來了。姓周的從牢監裏放囘家來，那受刑罰傷的地方，還痛得利害；又被強盜搶了，害了一場大病；過幾天，死了。他女兒夜裏做夢，看見他父親坐在囚籠裏，綁住了抬來，說道：『我一生一世做的事體，懊悔也來不及！現在受着陰世裏的刑罰，不是你的公公，不能救我出罪；替我去求求女壻，送一封信去呢。』醒過來嗚嗚咽咽的哭着，問他，他統統把這情形說出來。錫九早想到太行山去一趟，當日便動身；待到到了那地方，拿了三牲祭物供着禱告着，便在空地裏睡在那地方，想有什麼東西看見。一夜到天亮，沒有什麼兩樣，便囘家來。

姓周的死了，妻兒子越發窮了，靠着第二個女壻王舉人考上了，補做縣尹官，因為貪贓革了官，全家人搬到瀋陽地方去，越發沒有地方靠傍。錫九常常照看照看他。

異史氏說道：『好事沒有再大過孝順的了！鬼神都知道他，在理上講來，是應該這樣子的；若說換了一個懂規矩的明白道理的人，便是到老窮苦，還要看重他；怎麼可以說定他後來一定要發達

衙門裏去，和他說明，是上代的朋友。原來知府是舊時下邳縣官韓先生的兒子，原是子言教他讀書的學生子呢；送燈油的錢一百塊錢又給他兩匹騾子，代着走路。吩咐他常常到府城裏來，可以查考查考他的文章；又在許多上司跟前傳說他的孝順。自總制官以下，都有銀錢東西送他錫九，穿着皮衣，騎着馬囘家去，夫妻兩人快活得利害。

有一天，他妻子的母親哭着走來，看見了女兒，爬在地下不站起來；女囘詫異着問他，纔知道那姓周的已經被害鎖起來，在牢監裏了。女兒很傷心的哭着，說自已不好，祇是要尋死；錫九沒有法子，到府城裏去替他說情。知府饒放了他，叫他自己拿出錢來贖罪，罰他殺子一百石；掛出牌來，寫明給孝子陳錫九。待到囘家去，拿出倉裏的米來，和着糠粃拿去給他；錫九對女人說道：『你的父親，拿小人的心腸來推想君子了；他怎麽知道我一定要拿他的，卻零零碎碎和着糟粃呢？』便笑着不收他的。

錫九家裏雖說稍稍有幾個錢，那牆頭壁子又破又舊；有一夜，許多強盜走進來，那用人知道了，大聲叫喊起來，祇偷着兩匹騾子便去了。後來半年多，錫九夜裏讀着書，聽得有打門的聲音；問他沒有人聲喊用人走起來，大家去一看，門一開，兩匹騾子跳進來了，——便是從前不見的騾子呢，——

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温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鐵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

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素不喜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既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祲饑，僑寓建昌。

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為昆弟；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縶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責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

的呢？沒一種人拿自己膝下的嬌女，嫁給頭髮花白的老頭兒；卻揚揚得意的說道：『什麼人做了大官，是我的女壻呢！』唉！那年輕的女兒依舊是年輕，這個做大官的女壻，便得了聖旨給他若葬，棺材抬回家裏來了；他的傷心已經亂利害了，何況拿年輕的女人嫁給出去打仗的人呢？』

（註一）金龜壻　做大官的女壻，名喚金龜；唐乾做官的，身傍都掛一個魚樣子的袋袋，到天授二年，改用一個龜樣子的袋袋。三品以上，用金龜；四品官用銀的，五品官用銅的。到中宗皇帝時候，又改過來用魚袋，稱「金龜壻」，一決是官做到三品以上的女壻。

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為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

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

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媍，父子俱蒸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淪茗。申默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

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媍婦並殺之，黏紙於壁，自書名姓；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蹟。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己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

無何，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為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為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擄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為地。方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挂諸荊棘，即返勿顧。』僕諾而去。

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傚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繫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四]而

咎刺劉，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向前，意將用武；母搴簾而呼曰：「唶！又欲爾耶？」崔乃止。

既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瞋；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啓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懾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刳腹流腸；申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誚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代彼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卽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

瀕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橦技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隣有鬬，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

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刼掠；或迕之，輒道遣盜殺

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縶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輜重五而還。

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口甚險，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鞫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劓刵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士團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忼慨，蓋鮮儷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寗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飛檣入，剪禽獸於深閨；斷路夾攻，蕩幺麼於險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為國效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崔猛號勿猛，是建昌地方做官人家的子孫；脾氣倔強，年紀小的時候，在書房裏讀書，許多讀書孩子稍稍得罪了他，便擎着拳頭打人。師父幾次勸戒他，他終不肯改；名和號，都是先生給他取的。到了十六七歲，氣力大得沒有打人得他過，又能夠拿一條長竹竿，跳在高大的屋子上面；歡喜打抱不平，因為這個，鄰舍人大家都敬重他。去求他告訴他的人，站滿了階沿，擠滿了屋子。崔猛打倒那

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眾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噉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眾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申喘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眾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砍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徧懸之，乃歸。

次日，崔還，以為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眾恇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挺，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眾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借巨砲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砲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崖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

一更向盡，遙聞馬嘶，暗覘之，賊果大至，繈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

對他說道：『我也自己想到了。但是一看見不平的事體，好似自己耐不住氣；用心改過了，可以免得這禍嗎？』道士笑着說道：『暫時不要問可以免得不可以免得，請你先自己問問自己能夠改過不能夠改過？祇叫你竭力自己耐住氣，如有萬分裏一分的改過了，我便告訴你一個免死的法子。』崔猛一生一世不相信做法事解救的法子，祇是笑笑不說話。道士說道：『我原是知道你不相信的，但是我所說的話，不是和那做法事的男女一樣的；做了也有極大的好處，便是不靈也不到得有損害你的地方。』崔猛便問他：『什麼法子？』他便說道：『方纔門外面有一個年輕的男人應該好好的看待他；待你到犯了死罪以後，這個人能夠救你的性命的呢。』喚崔猛走出去指給他這個人看；原來是趙家的兒子，名叫僧哥，姓趙的是南昌地方人；因爲荒年，便寄住在建昌地方。

崔猛從此便十分和他要好，喚姓趙的住在他家裏，看待他十分好。僧哥年紀十二歲，走進裏屋去拜見他的母親，兩人說定了結拜做了弟兄。隔了一年，他到東面去有事體，姓趙的帶了家裏人去了，信息便斷了。崔猛的母親自從鄰舍女人死了以後，管教兒子越發利害；有人來告訴他的，便推出去回絕他。有一天崔猛母親的兄弟死了，跟着母親去弔孝；在路上遇到幾個人，綁住一個男人，

兇惡的，保護那良善的，不怕別人怨恨他。稍稍不聽他的話，便石頭棍子一齊打下來，手脚身體被他打壞了。遇到他十分生氣的時候，沒有人敢去勸他的；祇是看待他母親很孝順，母親來了；他氣便沒有了。母親埋怨他許多說話，崔猛祇是是是的答應；聽着話，一走出門便忘記了。

隔壁鄰舍人家，有一個兒女人，天天虐待他的婆婆；他婆婆肚子餓得快要死了，他兒子偷偷的送飯給他吃。媳婦知道了，罵他，罵不住嘴，聲音響得四面鄰舍人家都聽得；崔猛聽了生氣，跳過牆去，鼻子耳朵嘴巴舌頭，統統割下來，立刻死了。母親聽了這件事體，十分驚慌，喚了鄰舍的兒子來，再三和他說好話，拿一個年輕的丫頭嫁給他，這件事體纔了局。母親生氣，哭，不吃飯；崔猛害怕起來，跪着求母親打他，又告訴他懊悔的意思。母親淌着眼淚不去理他，崔猛的老婆姓周，也和他一塊兒跪着。母親使拿棍子打兒子，又拿針刺他的臂膊，刺成一個十字的花紋，用紅硃塗在上面，叫他不要滅去；崔猛一齊依着，母親纔肯吃飯。

母親喜歡佈施和尚道士，常常給他許多飯米銀錢，滿他的心願；恰巧有一個道士在門口，崔猛走過，他跟前道士拿眼睛看着他說道：『官人臉上許多兒橫的氣色，怕不容易保得住好好的死！多年做好事的人家，不應該有這一種人。』崔猛新近聽了母親的勸戒，聽了這個話，便恭恭敬敬的

開了肚子，淌出肚腸來；李申的妻子，也精赤了身體死在牀底下。官疑心是李申做的，捉他去辦官立刻用極兇的刑罰、脚骨都露出來，到底不肯招認。過了一年多，吃不住這個苦寃枉招認了，定了殺頭罪。恰巧崔猛的母親死了，待到落葬以後，對他妻子說道：『殺死那個人，實在是我做的事體；祗因爲有年老的母親在，所以不敢說出來。現在大事體已經過了，怎麼可以拿我自己犯的罪，去害別人呢？我打算要到衙門裏去受死罪。』妻子驚慌起來，拉住他；他拉斷了衣角走去，自己到衙門裏去認罪。官聽了狠詫異，給他帶了枷送到牢監裏，放去了李申。李申不肯出來，再三自認罪。官不能夠定罪，把兩個人都關在牢監裏。親戚朋友都說笑李申，李申說道：『公子所做的事體，是我要做，卻不能夠做的呢；他替我去做了，又怎麼可以狠心坐着看他死呢？現在我便認定，算公子不會自己認罪的時候一樣。』他打定了主意，不肯換口供，再三和崔猛搶着認罪；日子多了，衙門裏的人，都知道他們的事體，硬放他出來，拿崔猛去抵罪。

快要到殺頭的日子了，遇到做卹刑官的趙部郎，到這地方來查看犯人；查到崔猛的名字，打發傍人走開，便喚他來。崔猛走進去，抬起頭來，看見大堂上坐着的是俗哥呢；又傷心又歡喜，老實告訴他。姓趙的肚子裏想了好半天，仍舊叫他到牢監裏去，叮囑牢頭禁子好好的看待他；後來因爲他

喝着罵着逼着他走路，又拿鞭子打他。鬧看的人，塞滿了在路上，車子也不能夠走上前去。崔猛問他：『什麼事體？』那認識崔猛的人，搶着去圍住他車子告訴他：前幾天有一個大紳士的兒子某人，在這一處地方強兒霸道；看見一個李申的妻子，臉兒長得標緻，要去搶他來，卻沒有法子。便吩咐家人騙他來賭錢，借錢給他；錢輸完了，又借給他。又拿他很大的利錢，逼着寫一張借票，拿他妻子做抵押；一夜工夫欠債幾千塊錢，過了半年，算一算本利，共有三十多千。李申沒有力量還他，硬打發了許多人搶了他的妻子來；李申到他門口去哭着，那有生氣，拉去綁在樹上，打他鞭他，拿針刺他，逼着他寫一張押去妻子不懊悔的憑據。崔猛聽得了這個話，氣塞住了胸口，好似一座山；打着馬跑上前去，心想去打他，他母親揭開車簾，便喚着他說道：『哼！又要這樣子了嗎！』崔猛纔站住。

待到弔過孝回家來，不說話，也不吃飯；直挺挺的坐着，眼光也直射着，好似肚子裏有氣惱的事體；妻子問他，也不說話；到了夜裏，拿衣服罩住頭睡在牀上，翻來覆去到天亮。到了第二夜，又是這個樣子；開着門走出去，便又走回來睡下。這樣子三四回，妻子不敢去查問他，祇是靜悄悄的看着他；停了一回，延挨了好半天，便反關上了門睡熟了；這一夜，有一個人殺死那紳士的兒子在牀上，破

從來也不拿他的薪水工錢，又呼喚着我和用人一般，是我心裏不願意的呢。』便氣哄哄的出去了。有人去告訴崔猛，崔猛聽了詫異他改了脾氣，但是也不去稀奇他，李申忽然告到公堂裏說：『崔猛三年不給他工錢了。』崔猛十分詫異起來，親自和他去對話，李申氣哄哄的和他爭辯，官說他的道理錯，打他趕他出去。

又過了幾天，李申忽然夜裏走到姓王的家裏去，拿他的父親兒子媳娘一齊殺死了；黏一張紙在牆上，自己寫着名姓在上面，待到追上去捉他，便已經逃走得沒有影兒，姓王的家裏疑心崔猛打發他來的，官不相信。崔猛纔明白前幾天的打官司，原來怕他殺了人延害自己呢。發文書到左近的州縣地方追尋他，捉拿他十分利害；遇到李闖強盜造反，這件事體纔不說起。

不多幾時，明朝滅亡了，李申帶了家眷回來，又和崔猛要好得和從前一般；這時候土匪來了許多，王家有一個姪兒名喚得仁，喚齊了他叔叔手下招呼來的一班強盜，霸住了山頭做強盜，在村坊裏放火搶東西。有一夜，他一窠裏的強盜，統統走來，借着報讎的名兒，崔猛恰巧到別地方去了，李申待到打開了大門，纔知道，跳過牆去，躲在黑地裏。那強盜尋覓崔猛不着，拉了崔猛的妻子，搶了銀錢東西便去了。李申回家來，祇有一個用人，又氣又心急，不能夠替他想法子，便割斷了繩子，分

自己來認罪的，減輕了罪名，充軍到雲南去。李申服侍他，跟着他去；不曾滿一年，照大赦的規矩，放他回來。——都是姓趙的力量呢，——待到回家以後，那李申到底跟着他不去，替他料理買賣產業的事體，給他錢也不肯收，爬竿子打拳的本領，十分去留心學習。崔猛好好的看待他，替他買一個女人，給他幾畝田過活；崔猛從此用心改去了以前的行為，每一回摸着手臂上針刺的疤，便水汪汪的吊下眼淚來。因為這個情形，鄰舍人家有人打架的，李申便假說是崔猛的說話，去勸解他們，也不去告訴他。

有一個姓王做監生的人，家裏十分有錢；四處地方無賴，不做好事體的人，在他家裏走進走出。本城有幾家有錢的人家，一大半被他搶了銀錢去；有人得罪了他，便打發強盜去殺死他在路上。他兒子也姦淫兇惡。王家有一個守寡的嬸娘，父子兩人都和他私通的；姓王的妻子姓仇的，去攔住勸那姓王的，姓王的把他吊死了。仇家的兄弟去告到衙門裏，姓王的送錢給官，把那告狀的反得了謊造的罪；兄弟兩人一肚子寃枉，氣惱沒有地方去說，到崔猛跟前來求他告訴他。李申回絕他們，推他們出去；過了幾天，有客人走來，恰巧沒有用人，喚李申送茶出來。李申不做聲，便退出去對傍人說道：『我和崔猛是朋友罷了，跟着他充軍出去，到一萬里路外面，不能夠說我是不好的了；

道：『娘子不認識路，聽着馬走去便了。』那馬捨不得小馬，從別路裏跑去；李申跟着他走出一處山腳口，李申拿火燒着繩子到處去掛着，便囘去。到了第二天，崔猛囘家來，認做十分丟臉的事體，他樣子神氣跳着嚷着要一個人騎着馬去打強盜；李申勸住了他，叫了許多村坊裏人來商量着，大家膽小得不敢答應。他再三勸他們，得到大膽願意去的人二十多個；又苦沒有刀鎗傢伙，恰巧在得仁的同族家裏捉住奸細兩個人，崔猛要殺死他，李申不肯。喚二十個人，每人拿着木棍子，一齊站着在跟前，便割去了他的耳朵，放他囘去。大家生氣說道：『這樣子的兵器，正怕被強盜知道，卻反給他看看；若說他統統帶了強盜打來，閤一個村坊保不住了。』李申說道：『我正要他來呢，誰敢收留強盜的便殺死他。』打發人到四處地方去，各人去借了弓箭火銃，又到縣城裏去借了大砲兩座；到天晚快的時候，帶着有力氣的人走到山腳口，擺一座砲對着當路，喚兩個人拿着火去躲着。叮囑他：『看見強盜來了便放砲。』又走到山洞口的東面，斫下樹枝兒來，擱在山頂上；停了一回，和崔猛各人帶了十多個人，分開在兩邊山上躲起來。

到一更快完了，遠遠的聽得馬叫的聲音；在暗地裏一看，強盜果然許多跑來了，和線一般接住了，

做幾十段，把短的繩子交給用人，長的繩子自己藏在懷裏，吩咐那用人：『爬過強盜窠去，走上了
半山地方拿火燒着了繩子四面散開掛在亂草堆裏便回身走去，不要去看他。』那用人答應着
去了。
李申看那強盜都是腰裏綁着紅綢帶子，便學着他的打扮，有一隻老雌馬纔生下小馬，強盜吊在
他門外，李申便綁住了小馬，騎着大馬，塞住了馬嘴便出去，一直跑到強盜窠裏。強盜霸住了一座
大村坊，李申吊住馬在村坊外面，跳着牆進去；看見強盜許多跑來跑去，手裏拿着刀不曾放手。李
申悄悄的問許多強盜，知道崔猛的老婆在姓王的家裏。停了一回，聽得裏面傳出話來，叫各人息
息力，大家齊聲答應；忽然有一個人來說：『東面山上有火！』許多強盜一齊出去一望，起初還祇
有一兩點；停了一回，多得和天上的星點兒一般。李申氣喘噓噓的連連喊着，喊着：『東面營裏有
火！』姓王的十分驚慌，穿紮起來，帶着許多人便走出去；李申覷人堆裏雜亂的時候，退在他後面，
回轉身走到裏面去。看見兩個強盜，看守住帳蓬；哄着他說道：『王將軍丟下了一把掛在身上的
刀。』兩個強盜搶着去找尋，李申從後面殺了一個；還有一個，聽得聲音回過頭來看他，李申又是
一刀殺死了他。一直進去，背了崔猛的妻子，跳過牆便逃出去；解下一匹馬來，拿馬韁繩交給他說

上他的但是要叫天底下沒有不平的事體，豈不是主意想過頭了嗎？」李申是一個小百姓，便能夠幫他做成功好事體，爬着棍兒飛也似的跳進去，趕去了禽獸一般的人，在女人房裏斷路夾攻，打去小強盜在山脚口，若說給他一面五丈大的旗，替國家做事體，怎麽不可以做到封王的地位呢」

（註一）巫覡　女人做法事的，喚做巫。男人做法事的，喚做覡。凡是看香頭，關肚仙，做道場，都叫做法事。

（註二）喈　大聲喝住人的口氣，喚做喈。

（註三）緣橦　緣，是爬；橦，是竿兒。爬竿兒是武藝裏的一種。

（註四）銜枚　銜，和含字是一樣的；枚，是馬嘴裏含着的一條鐵，橫擱在馬嘴裏，和筷子一般。馬銜枚走着，便不能叫喊了。

（註五）輜重　兵營裏的兵隊，分步，馬，砲，工，輜重，五隊。輜重兵，專管衣服糧食的。

王桂菴

王穉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游，泊舟江岸。鄰舟有榜人女，繡履其中，風姿韶絕；王窺瞻既久，女

走來不斷。等他走到山脚口，便推着樹木落下去，拏這個攔住他囘去的路；停了一囘，砲放出來，嚷着跳着叫喊的聲音震動了山谷，強盜立刻逃囘去，自己和自己人推着踏着。走到東面山脚口，不能夠出去；要喚許多人走攏來，又沒有空地方。兩面山上箭射下來，兩面打着，他來勢和發風落雨一般，斷頭斷脚的人，疊起來倒滿在山溝裏。祇剩下二十多個人，直挺挺的跪着求饒放他的性命；便打發人綁着送他囘去。趁打勝的勢力，一直衝進強盜窠裏。那把守強盜窠的人，聽得了聲音，逃開去躲着；擄得了他的銀錢衣服，便囘來。

崔猛十分歡喜，問他：『燒火是什麽計策？』他說道：『燒火在東面，怕他向西追來呢；繩子短的，是要他快快燒完，怕他看出來是沒有人的。後來燒火在山脚口，口裏十分狹小，一個人可以攔住他；他便是追來，看見火一定是害怕的。都是一時裏冒險的下等計策呢。』拉了強盜來問他，果然是追進山脚口裏來，看見火嚇退出去的。二十多個強盜，統統割去了鼻子，割去了耳朵，放去了他。從此威風名氣十分大，遠遠近近逃難的人，統統搬來，熱鬧得和大街上一般；招得了本地的兵三百多人，各處地方兇的強盜，沒有敢來搶刼他的。這一處地方的人，靠着他都過太平日子。

異史氏說道：『快牛一定能夠打破車子，是崔猛這一種人呢。解氣直爽，原是沒有第二個人趕得

歷；一門內，馬纓一樹，景象宛然。駭極，投鞭遥入，種種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既驗，不復疑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遥見王，驚起，以扉自障，叱問：『何處男子？』王逡巡間，猶疑是夢；女見步履漸近，閑然扃戶。王曰：『卿不憶擲釧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扉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既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焉用妾？』王曰：『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父母偶適外戚，行且至。君姑退，倩冰委禽，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遥呼：『王郎！妾芸娘姓孟氏，父字江蘺。』

王諾而出。罷筵早返，謁江蘺。翁逆入，設坐籬下。王自道家閥，即致來意，兼納百金爲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耳。何見絕之深？』翁曰：『適間所諾，不敢爲誑。』王神情俱失，拱別而返。不知其信否，當夜輾轉，無人可以媒之。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娶榜人女爲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爲媒，質明，詣太僕，實告之。太僕曰：『此翁致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太僕疑曰：『江蘺固貧，素不以操舟爲業，得毋誤乎？』乃遣子大郎詣孟。孟曰：『僕雖空匱，非賣婚者。曩公子以金自媒，諒僕必爲利動，故不敢附爲婚姻。既承先生命，必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愛，好門戶輒便

若不覺。王朗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爲己者，略舉首以斜瞬之，俛首繡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錠一枚遙投之，墮襟上；女拾棄之，若不知爲金也者。金落岸邊，王拾歸；已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其見釧研詰，心甚急；女從容以雙鈎覆蔽之，榜人解纜，順流逕去。王心情喪惘，癡坐凝思。時王方娶而喪其偶，悔不卽媒定之；乃詢諸舟人，並不識其何姓。乃返舟急追之，目力既窮，杳不知其何往；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至家，寢食皆縈念之。

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檣皆熟，而曩舟殊渺。居半年，貲罄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內疏竹爲籬，意是亭園，逕入之。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馬纓花』，此其是矣！過數武，葦笆光潔；又入，見北舍三楹，雙扉闔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窗，探身一窺，則椸架當窗，畫裙其上，知爲女子閨闥，愕然卻退；而內已覺之，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則舟中人也。喜出非望，曰：『亦有相逢之期乎？』方將狎就，女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爲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祕之，恐與人言，破此佳夢。

後年餘，再適鎭江。郡南有徐太僕，與有世誼，招之飲。信馬而去，誤入小村，道途景色，髣髴平生所

言之戲，矢日自白。芸娘始反怒爲悲，相向涕零。

先是第主莫翁六旬無子，攜媪往朝南海歸途泊江際，芸娘隨波下，適觸翁舟。翁命從人拯出之，療救終夜，始漸蘇；翁媪視之是好女子，甚喜，以爲己女，攜之而歸。居數月，欲爲擇壻，女不可；踰十月，舉一子，名之寄生。王避雨其家，寄生方周歲也。王於是解裝，入拜翁媪，遂爲至岳；壻居數日，始舉家歸，則孟翁坐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疑怪；旣見，始共歡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

王樨號叫桂菴，大名地方做官人家的子孫；這時候在南邊地方游玩，停船在江邊上。隔壁船上有一個搖船的女兒在船裏坐着繡鞋兒，那神氣模樣兒，都是很好的；姓王的看着他好半天，那女兒好似不曾知道。姓王的提高了嗓子，讀那『洛陽女兒對門居』這一句詩，故意叫那女人聽到；那女人好似懂得爲自己讀這句詩的，稍稍抬起頭來，拿眼睛斜看着他，低着頭依舊繡花朵兒。姓王的心裏越發動了，拿金元寶一隻遠遠的丟過去，落在他衣襟上；那女人拾着丟出去，好似不知道他是金子做成的，那金元寶丟在岸上，姓王的去拾着回來。又拿金鐲子丟過去，落在他脚邊，那女人繡着花兒不睬他。不多時候，那搖船的從別地方回來，姓王的怕他看見了金鐲要追問，心裏十

拘卻，不得不與商榷，免他日怨遠婚也。』遂起，少入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大郎復命。

王乃盛備禽妝納采於孟，假館太僕之家，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問芸娘曰：『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答曰：『妾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儻來物頗不貴視之；笑君雙瞳如豆，屢以金貲動人。初聞音聲，知為風雅士，又疑為儇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見金釧，君死無地矣；妾憐才心切否？』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問：『何事？』王止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祕；實告卿，我家中固有妻在，吳尚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莊其詞以實之；芸娘色變，默移時，遽起奔出。王躧履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驚鬧；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邑而歸；憂慟交集，又恐翁來視女，無詞可對。

有姊壻宦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歸；途中遇雨，休裝民舍，見房廊清潔，有老嫗弄兒廈間。兒睹王入，即求援抱，王怪之；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王舉兒付嫗，下堂趣裝。兒啼曰：『阿爹去矣！』嫗恥之，呵之不止，強抱而去。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方詫異間，芸娘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乃知為己子，酸乃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

望一張望，便看見一座衣架，擺在窗口，掛着繡花裙子在上面；知道是女人的繡房，心裏很詫異的退出身子去。那屋子裏已經有人知道了，有一個人跑出來看客人；那張粉臉兒稍稍露出一點，一看便是船裏那個人呢。歡喜得出於不是他心裏想得到的，說道：『也有和你見面的日子嗎？』正要走上去和他親熱，那姑娘的父親恰巧回家來；一刻工夫驚慌着醒過來，纔知道是做夢。便地方樣子，一樣一樣的好似在眼前，記在肚子裏不說出去；怕和人說了，便說破了這個好夢。

後來一年多，再到鎮江地方去；那府城南有一個姓徐的做太僕官的，和他家是幾代的朋友，請他去吃酒。他放着馬走去，錯走到一座小村坊裏；路上的樣子，髣髴是從前自己走過的。一座門裏面，馬纓花滿樹，地方樣子十分像；詫異得利害，停了馬一直走進去，樣樣東西樣子，和夢裏沒有分別。再走進去，那房子一樣和從前的數目一般，夢裏的樣子；既然對了，不再疑心；一直跑到南面的屋子裏。那船裏的人果在屋子裏。遠遠的看見這姓王的，慌慌張張站起來，拿門自己遮住了，喝着問：『什麼地方的男人？』姓王的站住了，又走上去，還疑心是在夢裏；那姑娘見他走得慢慢的近了，砰的一聲鎖上了門。姓王的說道：『姑娘不記得那丟手鐲的人嗎？』便再三說出他想他的苦楚，又說夢裏的情形；那姑娘隔着門盤問他家裏的情形，姓王的統統說出來。那姑娘說道：『既然是

分着急。那女人不慌不忙的伸過兩隻小脚去遮住了，那搖船之人解去了纜繩，趁着順水，一直搖着船去了；姓王的心裏慌慌張張的捨不下，呆呆的坐着，癡癡的想着。這時候姓王的纔娶了親，便死了老婆，懊悔不立刻託人去說媒說定了；便去問他自己搖船的人，一點不知道他姓什麼。便回轉船頭急急追上去，眼睛也看不見了，糊糊塗塗，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沒有法子，回轉船頭回到南邊去。事體做完了回到北邊去，又跟着江邊細細的去打聽，一點也沒有什麼信息；到了家裏，睡覺吃飯，都想着他。

過了一年，又到南邊去，僱着船住在江邊上，好似住在家裏一般；一天一天細細的數着走過的船隻，來來去去的風蓬，船身都看熟了，那從前的這一隻船，竟不看見。住下了半年工夫；盤錢用完了，纔回家去；走着路也想，坐在屋子裏也想，不能夠一刻工夫丟開他。有一夜，做夢走到那江邊的村坊上，走過了幾家門口；看見有一家人家，那柴門朝南開着，門裏疎疎的竹片攔着籬笆。心想是別人的花園，一直走那去，有一株夜合花一株紅色的花，一絲一絲的掛滿一樹；肚子裏暗暗的想：詩裏有一句『門前一樹馬纓花。』這地方是很像了。走進去幾步，一排蘆草籬笆很乾淨；又走進去看見北面一座三椽屋子，兩扇門關上了，南面有一間小屋子，美人蕉遮住了窗檻。伸進頭去，張

他太僕說道：『這個老頭子我和他有親戚的名分，是祖母的嫡親的孫子，怎麼不早說出來？』姓王的纔說出肚子裏的主意來，太僕疑心起來說道：『江離原是窮苦，一向不是做搖船的行業，可不行弄錯了嗎？』便打發兒子大郎到孟家去，姓孟的說道：『我家裏雖說是窮，不是那賣女兒給人做老婆的；從前那公子拿銀錢來，自己做媒；想我自己不是銀錢可以哄得動的，所以不肯和他結這個親事。既然承先生來說了，一定是沒有錯的。祇是我這個倔強的女兒，十分嬌養寵愛的；好好的人家，給他去說媒，便要倔強不答應。不能夠不和他去商量，免得過幾天怨恨我，給他嫁在遠地裏呢。』便站起身來稍稍進去轉了一轉，便回出來拱一拱說道：『統統依了你的話說。』定了日子，便分別了大郎回家去回話。

姓王的，便備了許多定親的禮物，到孟家去定了這一頭親事；借住在徐太僕的家裏，親自去迎接來拜了堂，住下三天，辭別丈人向北回去。夜裏住在船裏，問着芸娘道：『從前在這個地方遇見了你，原疑心你不像搖船人的女兒；那時候坐着船到什麼地方去？』他回答說道：『我叔叔家住在江北地方，偶然去借了一條船來，坐着去看望叔叔罷了；我家裏勉強可以自己養活自己，但是那憑空裏來的銀錢，很不看重他的。笑你兩隻眼睛和豆一般小，常常拿了銀錢來哄人。起初聽得你

做官人家的子孫，家裏一定有美人兒做妻子，爲什麼要用着我呢？』姓王的說道：『不是因爲你的緣故，娶妻子原是已經早已娶了。』那姑娘說道：『若眞的照你的話說來，可以知道你的存心；我這個心不可以告訴父母，但是也不聽父母的勸，便回絕了幾家人家了。金鐲子還在這裏，想來你有情的人，一定有信息來的呢。父母偶然到外婆家去，快要回來了；你暫時回去，託媒人來下聘禮，想來沒有不成功的。若說想不行禮便做成夫妻，便是你的主意打錯了。』姓王的慌慌張張要回出去，那姑娘遠遠的喚着王官人說道：『我名字喚做芸娘，姓孟，父親號叫江離。』姓王的答應着，記住在肚子裏，便走出來；吃完了酒，早早的回去，去見那孟江離老頭兒，迎接他進去，擺着坐位在籬笆下面，姓王的自己說出家裏的情形，便說出自己來的意思，又送上一百塊錢，算是聘禮。老頭兒說道：『小女已經許給別人了。』姓王的說道：『我打聽得很清楚，原是等人來聘娶呢；怎麼你回絕我這樣利害？』老頭兒說道：『方纔答應許配給人了，不敢來哄騙你。』姓王的神氣模樣兒都變了，拱一拱手分別着出來，不知道那老頭兒的是話不是眞的。一上夜睡在牀上，翻來覆去，沒有人可以替他做媒；從前想把這情形去告訴太僕官，怕因爲娶一個搖船的女兒，被先生笑話。現在心裏急得沒有人可以替他去說媒，到天明去看那徐太僕，老實把這情形告訴

人歡喜，抱着他坐在膝蓋上面老太婆喚着他他不肯下去。稍停了一囘，雨點兒住了；姓王的抱着孩兒交給那老太婆，走出客廳去收拾行李。那孩兒哭着說道：『阿爹去了！』老太婆聽了不好意思，喝着他他哭不住嘴；硬抱着他走進去。姓王的坐着等收拾行李，忽然有一個標緻女人，從屏風後面抱着孩兒走出來，便是芸娘呢。正詫異的時候，芸娘罵着說道：『沒有良心的男人！剩下這一塊肉，怎麼安排他？』姓王的纔知道是自己的兒子，一陣酸氣衝到心裏；來不及問他從前的事體，先把從前說的玩兒話，對着太陽罰呪，自己分辯明白。芸娘纔把一肚子氣變做傷心，兩個人對面淌着眼淚。

從前這屋子的主人莫老頭子，六十歲沒有兒子；帶着他老太婆到南海去燒香，囘家來路上停在江邊上。芸娘跟着波浪氽下來，恰巧撞住了老頭兒的船；老頭兒吩咐跟人救他出水來，醫着救着一夜工夫，纔慢慢的醒過來。老頭子和老太婆一看，是一個標緻女人，十分歡喜；認他做女兒，帶他囘家去。住下了幾個月，要替他配女壻；這女人不肯。過了十個月，生下一個兒子來，取他名字喚作寄生。姓王的躲雨在他家裏，寄生纔過一歲呢；姓王的便搬下行李來，走進去拜見老頭兒老太婆，便認做丈人女壻。住下幾天，纔帶着全得人囘去；到了家裏，那姓孟的老頭兒已經在他家裏坐等。

讀詩的聲音，知道你是風流的讀書人；後來又疑心是輕薄的人，認做我是蕩婦來調戲我的。若給父親看見了，那隻金鐲你死也沒有地方了；我可憐才子的心，可算得利害嗎？』姓王的笑着說道：『你原是刁滑得利害，但也上了我的當了。』問他：『什麼事體？』姓王的停住了話頭不說，又再三，追問他便說道：『離開家裏一天一天的近了，這個也不能夠到底瞞着你的；老實告訴你，我家裏原有妻子在的，是吳尚書的女兒呢。』芸娘不相信他的話，姓王的故意正經着臉色說話，說：『是眞的。』芸娘顏色變了不說話。停了一回，便立刻站起來跑出去；姓王的拖着鞋子追出去，便已經跳在江裏了。姓王的大聲叫喊起來，許多船裏人都受着驚嚇起來；夜裏的亮光，糊裏糊塗，祇有滿江面照着星點罷了。姓王的十分傷心了一夜，跟着江面上尋下去，出很大的價錢去尋他的屍骨，也沒有看見的人；肚子裏傷心回家去，憂愁悽涼，並在一塊兒又怕他丈人來看望女兒，沒有說話可以回答他。

他一個姊夫在河南地方做官，便僱了車子跑去，一年多纔回家來；在路上遇到天下雨，把行李搬下來寄住在百姓家裏。看見他房屋打掃得狠乾淨，有一個老太婆在廊簷下和一個孩兒玩兒；那孩兒看見姓王的走進來，便走近去拉着要他抱。姓王的看了奇怪，又看那孩子長得秀氣標緻，叫

鬈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首曰：『媪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媪見其志不移，遂去。

一日，王孫沈痼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起；急出舍，則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卻非閨秀，着松黃袍，細褶繡裙，雙鉤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首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遘？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得眞，託鄰媪素識張氏者，僞以託故詣之，而囑潛相五可。

媪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婀娜之態，傾絕一世。近問：『何恙？』女默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朝與爹娘負氣耳！』媪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爲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媪笑曰：『姑姑若配王郎，眞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可者，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冰，如何？』五可止之曰：『姥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媪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媪歸復命，一如媒媪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夢適合。大悅，意稍舒，然終不敢以人言爲信。

着兩個月了；那丈人纔到的時候，看見用人們說話神氣吞吞吐吐，心裏十分疑惑奇怪；待到見面，以後纔大家歡喜放心，一樣一樣說出他過來的事體，纔知道他就擱着日子，原是有事體的呢。

寄生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慧，鍾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菴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慧豔絕倫。王孫見之，心竊愛好；思慕良切，積久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爲嫌，卻之，而王孫益病。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

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小名五可，尤冠諸姊，擇壻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之；歸以白母。母探知其意，見媒媼于氏，微示之。媼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之，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媼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芸娘喜，即使往候王孫。媼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搖首曰：『醫不對症，奈何？』媼笑曰：『但問醫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已癡乎？』王孫欷歔曰：『但天下之醫，無逾和者。』媼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貌

竊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懟曰：『吾姪亦殊不惡，何守頭巾誡，殺吾嬌女？』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故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爲媵；女俛首不言，若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一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病始漸瘥。

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屆期以姪完姻，僞欲歸甯；昧旦，使人求僕輿於兄，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邇，即以所備親迎輿馬，先迎二娘。旣至，則妝女入車，使兩僕兩媼護送而去。到門，以氈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叱令吹擂，一時人聲沸聒。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來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亦拜訖。二媼扶女，逕坐靑廬，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爲；時漸濱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張怒欲遂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使歸，桂菴終不敢從，相對籌思，喜怒俱無所施。

張待之旣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靑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中閒，蹀躞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同會，母所見閨秀風致宜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閒言；衣履易著，相愛

過數日，漸瘳，祕招于媼來，謀一親見五可。媼難之，姑應而去。

久之不至，方欲覓之，媼忽忻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可向有小恙，日令婢僕相扶，一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娘行緩躚，委曲可盡睹。』王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早往，媼先在焉，即令縶馬村樹，導入臨路舍，設坐掩扉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經門外過，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王孫窺覘盡悉，髣髴又入夢中，喜顫不能自持。未幾，媼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遣妁要盟；乃媒往，則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即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誤。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月，雞骨支牀，較前又甚。

媼忽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癡公子！前日人趁汝來而故卻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雖然，尚可為力。早與老身謀者，即許京都皇子，我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策，媼命函啟遣伻，約次日候於張所。桂菴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日張公業有成言，延數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尚無函信。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菴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悅，病復起，由此閨秀之想始絕。

初，鄭子僑卻聘，閨秀頗不懌；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恍惚若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敢言；婢

母親想不出什麼法子來，暗地裏好好的對二娘說，祇求閨秀來看他一過。姓鄭的聽得了，越發生氣，說出罵人的話來；父母已經斷了想望，聽他去罷了。

府城裏有一家大戶人家姓張的，五個女人都長得標緻；年紀小的這個小名喚五可，格外比他幾個姊妹標緻，挑選着女婿還不曾說定人家。有一天，上坟去，路上遇到王孫從車子裏望出去見了；他回家去，對母親說。母親知道了他的意思，看見一個媒婆姓于的，稍稍告訴他這個意思，那媒婆便到姓王的家裏去；這時候王孫正害着病，問他知道了，笑着說道：『這個病老身能夠醫他！』芸娘問他：『什麼道理？』媒婆便說出張家的意思來，又說五可的標緻；芸娘聽了歡喜，便立刻叫他去問王孫自己。那媒婆走進屋子去，勸着王孫把這事體告訴他；王孫搖着頭說道：『這味藥不對我的病，可怎麼好呢？』媒婆笑着說道：『祇問這個醫生好不好便了，若說是好的，喚了這個那個來了，也是一樣的；一定要這個人去求他，等到老也等着他，豈不是太癡心了嗎？』王孫嘆着氣說道：『祇因爲統天底下的醫生，沒有比這個好的了！』那媒婆說道：『怎麼你的見識這樣不大呢？』便拿五可的臉兒顏色頭髮皮肉神氣模樣兒，嘴裏說着，手裏做着；王孫又搖着頭說道：『媽媽不用說了，這個是我心裏不想他的！』翻過身去，對着牆壁不再去聽他了；老太婆看他的心不動，

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卻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卻于媼耳！向未見妾，意中止一閨秀；既見妾，亦略靳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爲人病，而不能爲妾病，則亦不必強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媼，何得一覩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媼何能爲？過舍門時，豈不知耽耽者在內也？夢中業相要，何尚未之信也？』王孫驚問：『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爲妄；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直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存之。

異史氏曰：『父癡於情，子遂幾爲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魂之子？』

寄生號王孫，是府城裏有名氣的讀書人；爹娘因爲他在抱裙裏的時候，便認識父親，說他有前世的聰明，十分歡喜他。年紀大起來，越發長得秀氣標緻；八九歲便能夠做文章，十四歲中了府裏的秀才。常常自己挑選老婆：他父親桂菴有一個妹子名喚二娘，嫁給鄭秀才子僑，生下一個女兒，名喚閨秀，又聰明，又標緻，沒有人比得上；王孫見了，心裏暗暗的歡喜他，想得他實在利害。過了日子長久，睡覺吃飯，統統都忘記了；父母十分憂愁，再三盤問他，便把實在情形告訴出來。他父親打發媒人到鄭家去，那姓鄭的脾氣古板，說是表親要避着嫌疑，回絕了他；那王孫越發病得利害，他

道：『不是害病呢，天天和爹娘嘔氣罷了！』老太婆問他：『爲什麼事體？』回答道：『許多人家來說媒，都不願意，一定要和王家寄生一般的人纔肯嫁給他；是我做娘的勸得他利害了，使裝腔不吃飯幾天了。』老太婆笑着說道：『姑娘倘配了王官人，眞是玉人兒配成對了！他倘然看見了小姐這樣美貌的人，怕又要想死了！我回去便叫他請媒人來說媒怎麼樣；』五可攔住他說道：『媽媽不要這樣子，怕他不成功，越發叫人笑話呢。』老太婆再三說：『一定成功的。』他自己拍着肚子，五可纔微微的笑着；老太婆回轉去回話，樣樣和那媒婆說的話一樣的。王孫細細的問他穿的衣裳鞋子，沒有一樣不和夢裏看見的相同；十分歡喜，心裏便放開了。但仍舊不背把傍人的話十分相信，過了幾天，慢慢的病好了，偸偸的去喚了老太婆來，和他商量，要親自去見一見五可老太婆說：『怕不成功。』暫時答應着他去了。

隔了許多日子，不見他來；正要去找尋他，老太婆忽然笑嘻嘻的走來說道：『幸得有機會，可以想法了。五可一向有一點小毛病，天天叫丫頭老媽子，大家扶着他到對門院子裏去走一趟；你公子去躲着等他，姑娘們走路狠慢，上上下下可以統統看到。』王孫歡喜，依了他的話，到明天，坐着車子，一早跑去，老太婆先在那裏呢；便叫他將馬吊在空地樹上，領他走進一間靠近路口的屋子裏，

便出去了。

有一天，王孫害病利害的時候，忽然一個丫鬟走進來說道：『你想的這個人來了！』他歡喜極了，跳着便能夠走起牀來，急急走出屋子去，那美人兒已經在院子裏了；細細的去看他，原來不是閨秀；穿一件松花黃的袍子，細襉的繡花裙子，兩隻小脚兒微微的露出在外面，神仙也沒有他這般美貌；拜着問他的名姓，他囘答說道：『我是五可呢。你是狠有情的，卻獨歡喜這個閨秀叫人心裏氣不服。』王孫認着錯說道：『一生一世不曾看見你的臉兒，所以眼睛裏祇有一個閨秀，現在知道我錯了！』便和他立誓。正拉着手親熱的時候，恰巧母親來撲着他；立刻便醒過來，便是一個夢呢。囘過頭去想着他的聲音臉兒笑着的神氣，活像在眼前，暗暗的想：五可果然像夢裏一般美貌，爲什麼一定要那不容易得到的人呢？便拿這個夢告訴母親，母親歡喜他心裏稍稍改了，急急要替他去做媒；王孫怕夢裏看見的不能夠靠得住，託鄰舍的老太婆一向認識那姓張的，假推說是別樣事體，到張家去，卻叮囑暗暗的覷着五可

老太婆到了他家裏，五可正害着病，靠在枕頭上，拿手撐着頭兒；那美麗的模樣兒，可以蓋得過統天底下。走上去問他：『害什麼病？』那姑娘靜悄悄的弄着帶兒，不說一句話；母親代他囘答着說

飯的先吃。」有什麼疑惑呢。』桂菴依了他的話。

到了第二天兩個用人跑去，一點沒有兩樣說話；賞給他許多錢，回家來。王孫心裏快活，病又好了，

從此想閨秀的念頭纔斷了。

當初鄭子僑回絕了這一頭親事，閨秀心裏十分不快；後來聽說張家的親事成功了，心裏越發不舒服，糊糊塗塗好似害病，一天一天慢慢的利害起來。爹娘盤問他，不致說出來；丫頭看出他的心事來，偷偷的去告訴主母。姓鄭的聽得了生氣；不給他治病，要聽他死去；二娘生氣說道：『我的姪兒也實在不壞，怎麼聽着這迂腐的話，害死了我嬌嫩的女兒？』姓鄭的生氣說道：『你生的這種女兒，不如早早死了！免得給別人笑話。』從此夫妻反目，二娘故意對女兒說要給他依舊嫁給王孫，好似給他做小老婆；女兒低着頭不說話，好似很願意的。二娘和姓鄭的商量，姓鄭的越發生氣，悉聽二娘去；丟開女兒，好似已經死了一般，不再去查問他。二娘歡喜女兒十分利害，要依他的話；女兒便快活起來，病纔慢慢的好了。

暗暗的去打聽王孫做親已經有日子了；到了那時候，推說是姪兒做親，假說是要回娘家去。到一清早打發人去向哥哥要用人和車子，他哥哥和妹子十分要好，又因為他住的村坊在鄰舍左近，

放一張櫈子，關上房門去了。稍停了一回，五可果然扶着丫頭走出來；王孫打門縫裏拿眼睛去細看着，姑娘從門外走過，老太婆故意指點着天上樹上說着，拿這個延挨他小脚走路的工夫。王孫在裏面張望着看得十分仔細，好似又到了做夢的時候；歡喜得身體發抖，不能夠自己耐住。不多時候，老太婆來了，說道：『可以替得閨秀嗎？』王孫道着謝，回家去，就把這情形告訴爹娘，打發媒人去說媒。誰知媒人走去，那五可已經許配給別人了；王孫心裏失了望，懊悶得要死，立刻又害起病來。爹娘憂愁得利害，埋怨他自己躭誤自己；王孫沒有話說，祇好天天吃着米湯一。合過了幾個月，瘦得和雞骨一把；睡在牀上，比前又利害起來。

老太婆忽然來了，詫異着說道：『怎麼病得這樣利害？』王孫淌下眼淚來，把這情形告訴他；老太婆笑着說道：『癡公子，前幾天人家來求你，你故意推却他；今天你去求人家，便一定可以成功的嗎？雖說這個樣子，還可以替你想法子；早幾天來和老身商量，便自己許給了京城了的皇太子，我能夠弄他轉來！』王孫聽了十分歡喜，求他想法子；老太婆叫他寫一封信，打發人送去，和他說定第二天等在姓張的家裏。桂菴怕做事體莽撞，吃他們推出來；老太婆說道：『前幾天張先生已經有話說定了，延約了好幾次，便立刻反悔；況且他許配給別人家還沒有寫信去，俗話說的：「先燒

十分耽着憂。待到了三朝，一塊兒在母親房裏見面，看見閨秀的模樣兒長得叫人歡喜，願意讓他做姊姊，從此纔定了。但是做爹娘的都怕他日子淌得長久了，不能夠大家安分；那兩個女人沒有閒話，衣服鞋子替換着穿，大家歡喜得和姊妹一般。王孫纔問起五可回絕媒人的緣故，笑着說道：『沒有別的意思，也算報了你回絕于老太婆的讎呢！從前你不曾看見我的時候，心裏祇有一個閨秀，待到看見了我以後，也刁難刁難你。借着這個，看你心裏歡喜我，比歡喜閨秀怎麼樣呢？倘然你替別人害病，卻不肯替我害病，那也不必硬要你歡喜！』王孫笑着說道：『你報讎也算利害了，但沒有于老太婆，怎能夠見你的美貌？』五可說道：『這是我自己願意，與老太婆有什麼相干呢？走過屋子門外的時候，豈有不知道你在裏面烏溜溜的兩只眼睛看我麼？夢裏頭已經兩個人罰了咒，為什麼還不相信我呢？』王孫詫異起來問他：『怎麼知道的？』他說道：『我害病的時候，做夢到你家裏，認做是假的；後來聽說你也做夢看見我，纔知道我的魂靈一直跑到這裏來了。』王孫聽了詫異，便說出自己夢裏的情形來，時候日子統統都對得的。——父子兩人的好姻緣都是因為做夢成功的，也是奇怪事體呢！所以把他一塊兒記出來：

異史氏說道：『父親癡心在愛情上面，做兒子的便險些為愛情送了性命；所說的情種，是王孫的

便拿他預備去接新娘娘的轎馬，先去迎接二娘待到到了二娘家裏，便打扮着女兒坐進車子去，打發兩個男用人，兩個老媽子，管着送了去。到了門口，拿地毯鋪在地上，走進去；這時候吹鼓手已經來了，跟去的用人喝着叫他吹打起來，一時裏人的聲音吵鬧起來。王孫跑出來看，祇見一個女人拿紅手帕兒在頭上；他詫異極了，要逃去。姓鄭的用人走來扶住他，便給他對拜着，王孫不知道什麼事體，便也拜過了。兩個老媽子扶着女兒一直進去，坐在新房裏，纔知道他便是閨秀呢。一家人都慌張起來，不知道怎麼好。這時候慢慢的快晚了，王孫不敢再去行親自迎接新娘的禮；桂菴打用人把這個情形去告訴姓張的，姓張的生氣，要立刻和他斷絕。五可不肯，說道：『他雖是先去，却不會受過聘禮，不如仍舊叫他親自來迎接。』父親聽了他的話，把這個話去對那打發來的人說了；那打發來的用人回家去說了，桂菴到底不敢依他的話，大家臉對臉看着想法子，歡喜生氣都沒有法子想。

姓張的候了他好半天，知道他不來，也把轎馬送着五可來了；便另外收拾一間新房，在別個房間裏，那王孫在中間兩面招呼着，跑來跑去沒有法子安排。他母親便從中調停，叫他拿年紀排着大小；兩個女兒都答應。待到五可聽說閨秀比他年紀稍為大一點，喚他姊姊，有不願意的樣子；母親

王無詞，但謀所以爲計，妻曰『不得已，其妄謀諸兩弟。』

蓋妻范氏其祖曾任京秩，兩孫田產尙多也。次日妻攜女歸告兩弟；兩弟任其涕淚，並無一詞爲之設處，范乃號啼而歸。適逢夏。詰，且述且哭；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之哀楚，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慰之曰：『母子勿戚，妾當竭力。』范未遑謝，女亦哭伏在地，益惋惜之。籌思曰：『雖有薄蓄，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與質相付。』母子拜別，夏以三日爲約。

別後百計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諸其母。范母子已至，因實告之，又訂以次日；抵暮，假金至，合裹並置牀頭。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睨之，見一人臂上懸短刀，狀貌凶惡。大懼，不敢復作聲，僞爲睡者；盜近箱，意將發扃，回顧夏枕邊有裹物，探身攫去，就燈解視，已乃入腰橐，不復胠篋而去。夏乃起呼，家中惟一小婢，隔牆告鄰，鄰人集而盜已遠矣。夏乃對燭啜泣，亡何，婢睡去；夏引帶自經於櫺；婢覺，天已大曙，始呼人解，具懸四肢已冰。虞知，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而已。

時方夏，尸不僵亦不腐；過七日，乃殮之。既葬，紉鍼潛出，哭於其墓，暴雨忽集，霹靂大作；墓發，女亦震死。虞聞，奔驗之，則棺木已起，妻呻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尸，不知其誰。夏審視，始解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死，號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日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於殯宮，我未

這種人了。沒有這個會做夢的父親，怎麼能夠生出這飛出靈魂來的兒子呢？』

〔註一〕和緩　和緩是兩個有名醫生的名字；是周朝時候秦國裏的人。成王十年的時候，晉侯到秦國去求醫生，秦伯打發緩去瞧病；到昭王元年的時候，晉國又到秦國裏去求醫生，秦伯打發和去臨病。召和而緩至這一句，是拿兩個好醫生來比方說：求這個女人，來了那個女人；兩個都是美人兒，隨便得一個都是一樣的。

紉鍼

虞小思東昌人，居積爲業；妻夏歸甯而返，見門外一嫗，偕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嫗揮涕相告：乃知其男子王心齋亦宦裔也；家衰落無衣食業，浼中保貸富室黃氏金，學作賈。中途遭寇，巨挺中顚，喪貲，幸不死。至家，黃責償，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實無可以準之。黃窺其女紉鍼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責告之：『如其肯可，折債外，仍以女金壓券。』王謀諸妻。妻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冑；彼以執鞭發蹟，何敢遂媵吾女？且紉鍼固有壻耳，汝烏得擅作主？——』先是，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卯於襁褓中論婚。後孝廉官於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消息遂絕。是故紉鍼十五尚未字也。——妻言及此，

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慧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趾錯於門，夫妻為之簡對。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富而不仁，力卻之，為擇於馮氏。馮邑名士子，亦慧而能文；將告於王；王出負販未歸，遂逕諾之。黃以不得於虞，亦託作賈蹟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貲本；漸漬習洽，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昨日方受馮氏壻書。聞王言，頗不悅，呼女出告以情；女怫言曰：『債主，吾讎也！以我事讎，但有一死！』王無顏，託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我，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投狀邑宰。宰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宰不能堅，將惟女願之從。黃退，以金賂邑宰，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

一日，有孝廉赴都，道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於虞，轉詰之，蓋孝廉傅姓，即阿卯也。入閩籍，十八已鄉捷矣。猶以前約未婚，蓋母囑便道訪王，問其女已嫁否也。虞大喜，邀傅至家，歷述所遭。然婚姻千里，患無質實；傅篋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而真，乃共喜。翌日當覆審，傅投刺謁邑宰，其案始消，涓吉約期乃去。禮闈後，市幣帛而還；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自闈中還，蓋傅又捷南宮矣。復入京觀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傅亦以廬墓在遂，獨往遷父柩，載母俱歸。後數年，虞卒，子纔七八歲；女

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夫言，卽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虞負妻歸，范亦歸告其夫。夫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身有字云『偸夏氏金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死者卽其夫馬大也。村人白於官，拘其婦械鞫之，則范以夏氏措金贖女，對人感泣，馬大賭博無賴，聞之而盜心遂生也。乃押婦搜贓，則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賣婦償補責還虞。夏益喜，全金悉仍付范俾償債主。

葬女三日，夜大雷電以風，墳復破，女亦頓蘇；不奔其家，往扣夏氏之門，蓋認其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也！我級鍼耳。』夏駭爲鬼，呼鄰媼共詰之；知其更生，喜入內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捐金爲買婢耶？汝葬後，債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夏未諾，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范，范喜，急至；亦從女意，卽以屬夏。范去，夏強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之來，委諸門內而去。夏見之，驚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見女依依憐人，頗以爲懽。女紡績縫紉，勤勞臻至；夏病幾殆，女晝夜給役，見夏不食亦不食，面上時有啼痕。向人曰：『母有萬分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解顏爲笑。夏愈，聞之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復生一女如級鍼者足矣！』夏自少不育，踰歲，忽舉一男，人以爲行善之報。

建地方做官，一年多便死去，老婆兒子不能夠回家來，信息便斷了；因爲這個緣故，級鍼十五歲還不曾許配給人呢。妻子說到這個地方，姓王的沒有話說了，祇商量想一條什麼計策，妻子說道：『沒有法子，糊亂去和兩個兄弟商量商量。』

原來他妻子姓范，他的祖父曾經做過京官，兩個孫子，田地還很多呢。到了第二天，他妻子帶着女兒回家去，告訴兩個兄弟；兩個兄弟任他吊着眼淚，並沒有一句話替他想法子；范氏便放聲哭着回家去，恰巧遇到夏氏；問他，他一邊說着，一邊哭着。夏氏可憐他，看看他的女兒長得苗條，叫人歡喜；再加上他傷心可憐的樣子，便拉他到自己家裏去，請他吃酒吃飯。勸着他說道，『你母子兩人，不必傷心，我自然出力幫助你。』范氏連連的說謝謝，他女兒也哭着爬在地下，越發叫人可憐他；細細的想着說道，『雖說有一點點家產，但是三十塊錢，也不很容易，可以拿東西去當了錢來給你。』他母女兩人拜着出去。夏氏和他說定，三天工夫的期限。

分別以後，再三想法子弄錢，也不敢去告訴他的丈夫；三天工夫不曾凑滿這個數兒，又打發人向他母親去借錢。范氏母女兩個已經來了，便把這實在情形告訴他，又約定第二天。到了天晚，借的錢拿回來，并在一塊兒，包着擱在牀頭；到了夜裏，有一個強盜，挖着牆洞，拿着火把走進來。夏氏醒

撫之，過於其弟。使讀書早入邑庠，家稱素封——蓋傳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彈惡彰善，生死皆以雷霆，此「錢塘陣舞」也。轟轟屢擊者，爲一；人焉知紈鉞非龍女謫降者耶？』

虞小思是東昌地方人，守着家產過日子；妻子姓夏的，從娘家去了回家來，看見門外面一個老太婆，帶着一個年輕的姑娘，哭得十分傷心。老太婆抹着眼淚去告訴他聽，纔知道他的男人王心齋也是做官人家的子孫；家裏窮苦下來，沒有穿衣吃飯的地方。託中間人做保，借了有錢人家姓黃的錢，學着做買賣；半路裏遇見了強盜，一根大棍子打在腦殼上面，搶去了錢，幸得不曾死，回到家裏；姓黃的逼着向他要錢，算一算利錢本錢不下三十塊錢，實在沒有法子可以還他。姓黃的見他的女兒——名喚紈鉞——長得美貌，便要想法拿他來做小老婆；打發那個中人的去催着他，對他說：『若說他肯的，可以抵債外，仍舊把賣女兒的錢抵着借票。』姓王的和他妻子商量，妻子哭着說道：『我雖說窮得利害，是做官人家的子孫；他是做馬夫出身的，怎麼敢便拿我的女兒去做小老婆。況且紈鉞原是有女婿的了，你怎麼可以擅自做主。』從前同住在縣城裏傅舉人的兒子，和姓王的很要好；生下一個男孩子來，名喚阿卯，在蠟燭包的時候便說定了親。後來那舉人在福

丈夫說了，便拿他葬過的棺材坟地埋葬他；范氏拜着謝他，姓虞的背着妻子回家去，范氏也回家去，告訴他的丈夫。丈夫聽說村坊北面有一個人被雷打死在路上，身上有字寫着道：『偷夏氏錢的賊。』停了一回，聽得鄰舍女人的哭聲，纔知道那死的是他丈夫馬大呢。村坊裏人告到衙門裏，捉着他的女人，用刑罰審問他；那范氏因爲夏氏弄錢來替他贖回女兒，對着人感激得哭着。馬大是一個耍錢沒有行業的人，聽了他的話，便起了搶錢的心呢。便押着女人去搜他的贓，便祇剩了二十多塊錢；又搜着姓馬的屍首身傍，得了四塊錢。官判定賣去了他女人，補還姓虞的。夏氏越發歡喜，如數的錢統統仍舊給了范氏，叫他拿去還了債主。

葬下女兒三天以後，夜裏打着大雷大電，又加上刮風，坟又打破；他女兒也立刻醒過來，不跑到自己的家裏去，去打那夏氏家裏的門。原來他看見夏氏的坟墓破了，疑心夏氏又活過來了；夏氏驚慌着起來，隔着門問他，那姑娘說道：『夫人果然活了麼？我是紉鍼呢。』夏氏詫異起來，認做他是個鬼；喊起那鄰舍的老太婆來，大家問着他，知道他又活了。歡喜着走進屋子裏，姑娘自己說：『願意跟着做用人，不再回去了。』夏氏說道：『是不是因爲我拿出錢來，算我買了頭嗎？你葬過之後，債已經代你還了，可以不用疑心。』姑娘越感激着哭起來，情願當他母親服侍他；夏氏還沒有答

過來一看，看見一個人臂膀上掛着一把短刀，相貌兇惡，十分害怕；不敢去叫賊起來。假裝着睡熟的樣子。強盜走進箱子邊，他打算打斷鎖，門回轉頭來看見夏氏枕頭邊，有一個包兒，伸進身子去搶着出來。在燈光下面，打開來一看，看過了便塞在腰包裏，不再打開箱子去了。夏氏纔起來叫喊，家裏祇有一個小丫頭，隔着牆頭，告訴鄰舍人家；鄰舍人家跑攏來，那強盜已經去得遠了。夏氏便對着蠟燭火抹着眼淚哭着，隔了不多時候，丫頭睡熟去了；夏氏解下帶子來，自己吊死在窗檻上。丫頭知道了，天已經十分明亮了；鄰舍人解下他的繩子來，手腳已經冷了。姓虞的知道了，跑來查問丫頭，纔知道他尋死的原因；又詫異又哭着，給他埋葬罷了。

這時候正是夏天，屍首不僵硬，也不腐爛；過了七天纔收殮他。待到葬過以後，紉鍼偷偷的出去在他坟上哭着；狠大的雨忽然落下來，霹靂打得狠響，坟墓打破了，那姑娘也打死了。姓虞的聽得了，跑去一看，那棺材已經露出在外面，他妻子在裏面叫喊着；抱着他出來，看見姑娘的屍首，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夏氏細細的一看，纔認識了。正大家詫異的時候，不多時候，姓范的來了；看見他女兒已經死了，哭着說道：『原疑心在這地方，現在眞在這個地方了！』他聽得夫人自己吊死了，日日夜夜哭着不住聲；今天夜裏對我說：「要來坟上哭他。」我不曾允許他。』夏氏感激他的義氣，便對

子，也聰明會做文章；要去告訴岑王的，姓王的出去做生意，沒有回來，便一口答應他了。那黃家因爲被虞家推却，假說做生意去尋姓王的住的地方，擺酒去邀他；又借他做生意的本錢慢慢的交情深起來便自己說他的兒子很聰明，便提起兒子的親事。姓王的感激他的交情厚，又羨慕他有錢，便和他訂約；等到回家去，跑到姓虞的家裏。那姓虞的前一天纔得了馮家女壻的婚書，聽見姓王的說話，很不高興，叫女兒出去告訴他這個情形。姑娘沉着臉說道：『債主是我的仇人，叫我去嫁仇人祇有一死便了！』姓王的沒有臉兒去見姓黃的，託別人去告訴他，說馮家的親事；姓黃的生氣，說道：『女兒姓王，不是姓虞的；我的婚約在前，他的婚約在後，怎麼可以背約？』便到縣官那裏告狀。縣官因爲他婚約在前，判給姓黃的；姓馮的說道：「王姓將女兒給了姓虞的，向來說定婚嫁的事體和他沒有干涉；況且我有定婚的帖子，他不過喝酒時候一句說話罷了。』縣官不能做主，要看姑娘的心裏情願到那一邊。姓黃的回去拿銀子，送給縣官，教他幫自己；因爲這樣一個多月，沒有判定。

有一天有舉人到京裏去，路過東昌，教人打聽王心齋；卻巧問到虞家，轉問他那舉人姓傅，便是阿卯，入福建省十八歲考鄉場考中了。還以爲從前的婚約沒有改變，因爲母親叮囑他，順路打聽姓

應，姑娘說道：『我會做事體，也不會坐着吃的。』天亮了告訴范氏，范氏歡喜，急急跑來依了女兒的話，便將女兒交給夏氏，范氏去了，夏氏硬送姑娘囘去；姑娘哭着記挂夏氏，王心齋自己背着送他來，丟在門外便去了；夏氏看見他，很驚慌的問他，纔知道他的原故，便安心留下。

虞小思囘來，急急拜下去叫父親；虞小思向來沒有兒子女兒，看見姑娘跟在身邊，教人看了可憐，很歡喜他。姑娘織布做針線，又勤儉又勞苦，樣樣周到；夏氏害病幾乎死去，姑娘日夜服侍。看見夏氏不吃飯，他也不吃飯，臉上常常有哭過的印兒。對人家說道：『母親倘然有個好歹，我一定不肯再活着。』夏氏病稍稍有點好起來，纔喜着臉兒笑出來。夏氏的病好了，聽見他說的話，流着眼淚說道：『我四十歲沒有兒子，但願再生一個和紉鍼般的女兒，很心滿意足了。』夏氏從年紀輕沒有生產過，過了一年，忽然生了一個男孩子，人家以為是做好事的報應。

住了兩年，姑娘越長大了；姓虞的和姓王的商量，不能死守從前的說話。姓王的說道：『女兒在你家裏出嫁的事體，隨你的主意。』女兒到了十七歲，聰明美麗，沒人比得他上；這個話傳出去，做媒的人，脚尖碰着脚後跟的上門來。夫妻兩人替他挑揀夫家，黃家也打發媒人來；姓虞的厭惡他有錢沒有義氣，決決絕絕的囘報他。替他揀定了馮家，姓馮的，本城地方一個有名氣讀書人的兒

河間欒氏之家。段日益老，諸姪朝夕乞貸，一言不相應，怒徵聲色。段思不能給其求，而欲嗣一姪，則羣姪阻撓之。連之悍，亦無所施。始大悔憤曰：『翁年六十餘，安見不能生男？』遂買兩妾，聽夫臨幸之，不問。居年餘，二妾皆有身，舉家皆喜。於是氣息漸舒，凡諸姪有所強取，輒惡聲梗拒之。無何，一妾生女，一妾生男而殤；夫婦失望，漫冀將來而已。

一年餘，段中風不起，諸姪益肆，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詬斥之，輒反脣相稽；無所為計，朝夕嗚哭。段由是病益劇，尋死。諸姪集柩前，議析遺產。連雖痛切，然不能禁止之，但留沃墅一所，贍養老稚。姪輩不肯。連曰：『汝等寸土不留，將令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日不決，惟忿哭自撾。忽有客入弔，直趨靈所，俯仰盡哀。哀已，卽就苫次。衆不知其誰，詰之，客曰：『死者，我父也。』衆益駭，客始從容自陳。

先是：婢嫁欒氏，踰五六月，生子懷，欒撫之，等諸男；十八歲入泮；後欒卒，諸兄析產，置不與諸欒齒。懷問母，始知其故，曰：『既屬兩姓，各有宗祐，何必在此承人百畝田哉？』乃命駕詣段，而段已死。言之鑿鑿，確可信據。連方忿痛，聞之大喜，直出曰：『我今亦復有兒！諸所假去牛馬什物，可好自送還；不然，有訟興也。』諸姪相顧無色，漸引去。懷乃移妻來，共居父憂；諸段不平，共謀逐懷。懷知之，曰：『欒不以為欒，段復不以為段，我適安歸乎？』忿欲質官，諸戚黨為之排解，羣謀亦寢。

王的，問問他的女兒嫁了沒有；姓虞的很歡喜，邀姓傅的到他家裏，一樣一樣說出以前做過的事體。但是女壻從很遠的地方跑來，恐怕沒有憑據；姓傅的從箱子裏拿出從前答應婚姻的帖子，姓虞的叫姓王的來看了，果然是眞的。大家都很歡喜。這一天，正應該復審的日子，姓傅的送了名片去訪縣官；這件案子，纔消滅了，揀好娶親的日子，纔去會試過了，買了綢緞回來，住在他的舊房子裏，行了親自迎親的禮。中進士的報子，已從福建來了。因爲傅舉人又派在禮部的官職，再到京裏去上了任；回來，姑娘不喜歡到南方去，姓傅的也爲房屋坟墓在此，他便一個人去遷了父親的靈柩，迎接了母親，一塊兒回來。後來幾年，姓虞的死了，兒子祇有七八歲，姑娘待他比他親兄弟還要好，教他讀書，很早的中了秀才。家裏很有錢，都是姓傅的幫助他的。

異史氏說道：『龍裏邊也有俠客的嗎？不歡喜壞的人，歡喜好的人；一個教他活，一個教他死，都拿雷來用；這個好像在那裏作錢塘的跳舞，一陣一陣的雷響了好幾回，都是爲這一個人；說不定紉鍼，便是龍女，罰落在世上來的！』

段氏

段瑞環，大名之富翁也，四十無子；妻連氏性最妒，欲買妾而不敢，私一婢。連覺之，撻婢數百，鬻諸

稼既還，毛以情告；稼亦忿，遂與兄絕。年餘，妾生子，夫妻共喜。毛曰：『媼不知假貸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豈子已生，尙不償母價耶？』稼乃囊金詣媼，媼笑曰：『當謝大官人，無謝老身矣！身貧如水，誰敢貸一金者？』因以實告。稼始悟，歸與妻言，相爲感泣。遂治具邀兄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兄；兄不受，盡歡而散。後稼生三子。

段瑞環，大名地方有錢的人，四十歲沒有兒子；妻子連氏又狠妬忌。要買小老婆不敢買，偷偷的和丫頭要好了；連氏知道了，打丫頭幾百，賣到他河間地方欒姓的家裏。姓段的一天一天的老起來，他的許多姪兒，早晚來借錢，一句話不合，生氣的樣子馬上做出來。姓段的想：不能常常借給他們，要想承繼一個姪兒，那一羣姪兒不答應；連氏雖然兇，也沒有法子想。纔懊悔，發恨說道：『老頭兒年紀六十多歲，怎麽知道他不能生男孩子呢？』便買了兩個小老婆，隨丈夫和他們去睡，不去管他；過了一年多，兩個小老婆都有了喜，合家歡喜，從此家裏的氣惱慢慢的寬了。凡有姪兒來借錢，便狠兇的聲音囘報他；不到幾時，一個小老婆生女兒，一個小老婆生男孩子。不料生下來便死了；夫妻兩個人沒有望頭，祇有望着將來罷了。

再過了一年多，姓段的中風不能起床，許多姪兒越發沒規矩；牛馬傢伙，搶着自各拿去。連氏罵他

而連以牛馬故，不肯已，懷勸置之。連曰：『我非爲牛馬也，雜氣積滿胸，汝父以憤死；我所以吞聲忍泣者，爲無兒耳。今有兒，何畏哉？前事汝不知狀，待予自質審。』懷固止之，不聽，具詞赴邑宰。宰拘諸段口對狀。連氣直詞惻，吐陳泉湧；宰爲動容，並懲諸段，追物給主。旣歸，其兄弟之子，有不與黨謀者，招之來；以所追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終，呼女及孫媳曰：『汝等誌之：如三十不育，便當典質釵珥，爲壻納妾。無子之情狀難堪也！』

異史氏曰：『連氏雖妒，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觀其慷慨激發，吁，亦傑哉！』

濟南蔣稼，其妻毛不育而妒；嫂每勸諫之，毛不聽，曰：『甯絕嗣，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爲念，欲繼兄子；弟與兄言，兄諾，婦與嫂言，嫂亦諾，然故悠忽之。兒每至叔所，夫妻曲意撫兒，餌以甘肥，而問之，曰：『肯來吾家乎？』兒亦應之。兄私囑兒曰：『倘再問，答以「不肯」。』如問：「何故不肯？」答云：「待汝死後，何愁田產不爲吾有？」』一日，稼遠出行賈，兒至其家，毛又問之，兒果對如父教。毛大怒，逐兒曰：『妻孥在家，固日日算吾田產耶！其計左矣！』急不能待夫歸，立招媒媼，爲夫買妾。時有賣婢者，其直昂，傾資不能取盈，勢將不就；兄恐其遲爲而悔，竊以金付媒媼，僞爲媼所轉貸者。毛大喜，購婢而歸。

我姓段我到底回到什麼地方去呢？』生氣要去告官；許多親眷替他們解勸，大家的壞心也平了下去。

那連氏因爲牛馬被人搶去，不肯甘心；阿懷勸他隨他們去；連氏說道：『我不是專爲了牛馬的原故，零碎的氣積滿在心裏，你父親是氣死的。我所以忍氣吞聲者，因爲沒有兒子；現在有了兒子，還怕什麼？從前的事體，你不知道，讓我自己和他們理論。』阿懷苦苦的相勸，他不肯聽；寫好了狀紙到縣裏去告狀，縣官派差人拿姓段的來，一一審問，大家辯論。連氏神氣正直，說話痛快悲傷；縣官被他說動了，將許多姓段的統統查辦，追出拿去的東西。回到家裏，他弟兄的兒子，有不和那些壞人做伴的，叫他們來，拿追回來的東西分給他們。連氏活到七十二歲，臨死的時候，女兒和孫媳婦說道：『你們記着：倘若三十歲不生孩子，便可以當去了；釵環替丈夫買小老婆；沒有兒子的情景，實在難受呢！』

異史氏說道：『連氏雖然妬忌，但不能夠馬上回頭；是應該天給他有後代，出出他的氣，着他豪爽有志氣，咳！也算女人當中的丈夫！

濟南地方的蔣稼，他妻子毛氏，不生產，又妬忌；嫂子常常勸他，毛氏不聽，說道：『情愿絕嗣，不愿叫

們，便翻轉臉來對罵；沒有什麼法子，早晚啼哭。姓段的生病，越發利害；後來死了，許多姪兒立在棺材邊，商量分家產。連氏雖然悲傷，但是不能禁止他們；祇留好房子一所，養活老小。姪兒輩還不肯，連氏說道：『你們一寸地方都不留，要叫老太婆和手抱的小孩子餓死嗎？』天天商量不定，祇有恨着哭着，自己打自己；忽然有客人進來哭弔，一直跑到靈前，哭得很悲傷，哭完了便到孝子的草薦上。大家不知道他是誰，問他；客人說道：『死的是我的父親。』大家越發詫異。客人就慢慢的自己說出來。

從前丫頭嫁給欒家，過了五六個月生下的，取名叫懷；姓欒的撫養他，和自己的兒子一樣。十八歲中秀才。後來姓欒的死了，許多哥哥分家產，不理他，不當他姓欒的兒子；阿懷問母親：『什麼原故？』回答說道：『既然是兩家姓，各人有各人的祖宗，何必在此地分人家的一百畝田呢？』便叫了車子到段家，那姓段的已經死了；說得明明白白，實在有憑據。連氏正在生氣悲苦，聽了很歡喜，一直出去說道：『我現也有了兒子！大家揩去的牛馬傢伙，可以好好的送還來；不送來，有官司吃了！』許多姪兒，都你看我，我看你，臉上變了顏色，難爲情避了開去。阿懷領了妻子來，一塊兒守孝。姓段的人氣不過，大家想要法子趕出阿懷；阿懷知道了說道：『姓欒的不認我姓欒，姓段的又不認

老太婆笑着說道：『應當去謝大官人，不用來謝我的。我窮得一點也沒有，那一個敢借錢給我呢？』便把實在情形告訴他，蔣稼纔醒悟；回家和妻子說了，大家感激得流眼淚。便備了酒菜，請他的哥哥來；夫妻都跪着，拿出錢來還哥哥，哥哥不肯收。很樂了一天纔去。後來蔣稼生了三個兒子。

(註一)宗祊　家廟北面石壁裏藏木主的地方，——喚做祊；宗祊，便是說祠堂。

王十

高苑民王十負鹽於博興，夜爲兩人所獲；意爲士商之邏卒也，舍鹽欲遁，而足苦不前，遂就縛。固哀之，二人曰：『我非鹽市中人，乃鬼卒也。』十懼，但乞至家一別妻子。鬼不許，曰：『此去亦未便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新閻羅蒞任，見奈河淤平，十八獄厠坑俱滿；故捉三種人使淘河：小偸，私鑄，私鹽；又一等人使滌厠，樂戶也。』十從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在上，方稽名籍。鬼上曰：『捉一私販王十至。』閻羅視之，怒曰：『私鹽者，上漏國稅，下蠹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爲私販者，皆天下之良民。貧人竭斗銖之本，求升錙之息，何爲私哉？』責二鬼，罰使市鹽四斗，並十所負，代運至家。留十，授以蒺藜骨朵，令隨諸鬼督河工。

妖形怪狀的人來給我氣受！』年紀快到四十歲，很因爲傳代的事體耽心；專要承繼哥哥的兒子，兄弟和哥哥說，哥哥答應，妻子和嫂子說，嫂子答應，但是有意延宕着。他孩子常常到阿叔家裏來，夫妻兩人很親愛的哄着孩子，給他的東西吃，問他說道：『你肯到我家裏來嗎？』孩子也答應着。他哥哥偷偷的叮囑兒子說道：『倘然再問你的時候，回答他「不肯。」如果問：「爲什麼不肯？」回答他說：「等你死了之後，不愁田產不是我的。」』有一天，蔣稼很遠的出去做生意；孩子到他家裏，毛氏又問着他，孩子果然回答的說話，和父親叫他的一般。毛氏很生氣，趕着孩子說道：『老婆兒子在家是不是天天算計我的田產嗎？他的念頭想錯了！』急得不能等丈夫回來，立刻教了做媒婆的來替丈夫要買小老婆；這時候有賣丫頭的，身價很貴，家裏的錢統拿出來還不夠。事體快要不成功，哥哥恐怕他遲了返悔，暗底裏拿錢交給做媒的老太婆，假說是老太婆去轉借的；毛氏很歡喜，買了丫頭。

蔣稼回家，毛氏將情形告訴他；蔣稼也生氣，便和他哥哥斷絕往來。一年多，小老婆生出孩子，夫妻兩人都歡喜；毛氏說道：『做媒的老太婆，不知向誰人借的錢？一年多了，我們也擱着不問；這點好心，不可以忘記他的。豈有兒子已經生了，還沒有還娘的身價的呢？』蔣稼便拿了錢去尋老太婆，

負升斗之鹽則私之；本境售諸他境非私，而本境買諸本境則私之。冤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於貧難軍民背負易食者不之禁；今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貧難軍民。且夫貧難軍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盜，下知恥而不娼；不得已而竭十母而求一子。使邑盡此民，即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者，不但使之淘奈河，直當使滌廁耳！而官於春秋節，受其斯須之潤，遂以三尺法，助使殺吾良民。然則爲貧民計，莫若爲盜及私鑄耳：盜者白晝刦人，而官若聾；鑄者爐火亘天，而官若瞽；即異日奈河尙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日變日詭，奈何不頑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故事：邑中肆商，以如千石鹽貲，歲奉邑宰，名曰「食鹽」；又逢節序，具厚儀。商以事謁官，官則禮貌之，坐與語，或茶焉；送鹽販至，重懲不遑。張公石年宰淄，肆商來見，循舊規但揖不拜；公怒曰：『前令受賄，故不得不隆汝禮；我市鹽而食，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捋襟將笞，商叩頭謝，乃釋之。後市中得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至官。公問：『販者二人，其一焉往？』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否？』其人奔數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閒情，邑人猶

鬼引十去，至奈何邊；見河內人夫，纆續如蟻。又視河水渾赤，近之臭不可聞；淘河者皆赤體持畚鍤，出沒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舁而出，深處則滅頂求之。惰者，輒以骨朵擊背股。同監者以香綿丸如豆菽，使含口中，乃近岸。見高苑肆商，亦在其中，十獨苛遇之；入河楚背，上岸敲股，商懼常沒身水中，十乃已。

經三晝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豁然而蘇。先是：十負鹽未歸，天明，妻啓戶，則鹽兩囊置庭中；而十久不至，使人徧覓之，則死途中。舁之而歸，奄有微息；大惑，不解其故，既醒始言之。肆商亦於前日死，至是始醒；骨朵擊處，皆成巨疽，渾身腐潰，臭不可近。十故詣之，望見十，猶縮如衾中，首在奈河狀。一年始愈，不復爲商矣。

異史氏曰：『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官與商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規，土商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其售於他邑，則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而又設邏於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網；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釣。而越肆假冒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股，而後送諸官；官則梏桎之，是名私鹽。嗚呼！冤哉！漏數萬之稅非私，而

出。來水深的地方，浸着頭頂去；淘懶惰的，人便拿椎子打他的背脊和大腿。同監工的人用香錦丸和胡荻般大，叫他含在嘴裏，便走近岸邊；看見高苑地方店裏的東家，也在裏邊，王十獨有待他最兇。到河裏去打他的背脊，上岸來打他的腿；主人害怕，常常把身子藏在水裏，王十便罷了。

過了三天三夜，河工大半死去，淘河的事體也完了；前次的兩個鬼仍舊送他回家，忽然醒過來。先是王十背鹽沒有回來，天亮了，妻子開門，有兩袋鹺擱在天井裏，祇有王十好久不來；叫人到處去尋，看見死在路上。背他回來，微微的有一口氣，狠奇怪，不知是什麼原故；等到醒了纔說出來，店主人也是前天死去，到這時候纔醒。椎子打的地方，都變了大瘡；渾身破爛，臭得不能近人。王十有心去看他，看見王十，還把頭藏在被窩裏，和在奈河時一樣；一年工夫病纔好，不再做鹺商了。

異史氏說道：『鹽的這一種生意，國家的說他私，是不照着公理做的原故；官和鹺商所說的私，是不照他的私法做的原故。近來直隸山東地方的新規矩，士販到處開店，大家限制界限；不祇是那一縣人不許到他那一縣，便是這個店裏的人，不許到那個店裏。但是店裏暗暗的想法子勾引別縣的人，到他店裏買他的鹽，便減輕價錢；他賣給本地人，價錢便加倍的貴。又在路上設立了查私的，使得本縣的人不能逃出他的算計；凡有本縣冒充別縣來的，規矩不容寬恕。兩邊大家勾引，但

樂誦之。

高苑人王十，運鹽到博興地方，夜裏被兩個人捉住；疑心是巡查私鹽的偵探，丟下鹽要逃走。但是兩隻脚跨不上前，便被他們縛住；苦苦的哀求。兩人說道：『我不是鹽商裏面的人，是鬼差人。』王十害怕，祇求他到家裏和妻子分別；鬼不肯道：『這一遭去也不是一定死的，不過暫且當差罷了。』王十問地：『什麼事體？』他說：『陰司裏新閻王到任，看見奈河汚塞，十八層地獄的茅坑都滿了，所以捉三種人叫他淘河：小賊骨頭，和私鑄銀錢的，和販賣私鹽的。又有一種人，叫他洗茅坑的，便是開妓院的。』王十跟着進了城門，到一座衙門裏，看見閻王在上面正查人名簿子；鬼上前去說道：『捉着一個私販。』王十上去，閻王見了他，生氣說道：『販私鹽的，上逃國家關稅，下面苦害百姓生計的方；是那兇惡官吏和奸刁的鹾商指爲私販者，都是天底下的好百姓。窮人積了一些的本錢，以力求一升半斗的利息，怎麼叫他私呢？』罵着兩個鬼，叫他買鹽四斗，和王十所背的鹽，一塊兒送到他家裏，留下王十，給他鐵叉兒和椎兒，叫跟着許多鬼去監督河裏的工人。

鬼領王十去了，走到奈河邊；看河裏的工人密密層層和螞蟻一般，又看見河水渾得發紅，走近去臭得了不得。淘河的統統赤着身體，拿了畚鍤鐵箕，出來進去；朽的骨頭，爛的尸首，一籃一籃的提

到時節備了很重的禮，鹺商有事體去見官，官待他很有體面，請他坐了說話，有時候請他喝茶。送了鹽販子去，重重的責罰還恐來不及。後來張先生石年到臨淄地方去做縣官；鹽商來見守着舊規矩祇作揖不拜。先生生氣說道：『從前的縣官得了錢，所以不能不待你禮節好，我是買鹽吃的，什麼鹺商，敢在公堂上沒規矩嗎？』剝他的衣襟，纔要打他；他磕着頭討饒，便放他。後來街上捉着兩個販鹽的，一個逃走，有一個捉來見官；先生問：『販子兩個人，那一個到那裏去了？』販子說道：『逃去了。』先生說道：『你的腿是不是不能跑嗎？』回答說道：『能夠跑的。』先生說道：『既然被人捉住，一定不會跑的；倘然會跑，你可以起來試試跑跑看。試試看你到底能不能跑？』那人跑了幾步要停住了，先生說道：『快跑！不要停止！』那人很快的跑，竟跑出大門去了。看的人都笑起。來了先生歡喜百姓的事體不止一件，這個還是小事；淄城地方人還很歡喜講的。

韋公子

韋公子，咸陽世家，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嘗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罔不至。其不甚好者，信宿卽去；當意則作數月留。叔父某以名宦休致歸，聞其行，怒之，延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同師寢，踰垣而歸，遲明而返，以爲常。一夜，失足折肱，師始知之。告公，公怒，不

是換店假充的笨人越發多。一被捉住，便先用刀子棍子弄壞了他的四支，然後再送到衙門裏，縣官用脚鐐手靠釘起來，這個叫做賣私鹽。唉！寃枉極了！逃避了幾萬的不算私，那背着一升一斗的鹽便算私的，本地賣給別處不算私，那本地賣給本地便算私。寃枉不寃枉？法律裏面，鹽的規矩最爲嚴，但是對於窮苦百姓，背心上背了換飯吃的不禁他們，現在是一切不禁，專門弄死那些窮苦百姓。那些窮苦百姓，妻子兒女叫着肚子餓，對於上頭守着規矩不敢做強盜，對於下面知道難爲情女人不去當窰姐兒；沒有法子，拋着十個本錢去求一個利錢。如若一縣都是這種百姓，夜裏不關門也可以，不是天下好百姓嗎？他那些大資本的鹽商，不但教他淘奈河應該叫他洗茅坑；那做官的在春秋兩節，得着了大鹽商的一點點好處，便用了皇法幫人家殺我們的好百姓；這樣替平民百姓打算，不如做強盜，私鑄銀錢好了！做強盜的白天搶人，縣官好像聾子；鑄私錢的爐火衝天，縣官好像瞎子；便是將來淘奈河還不至於和負販的人所得着的沒有多少。——但是官的刑罰立刻來了。唉！上頭沒有慈悲賢惠的榜樣，祇隨刁惡的奸商，愈變愈奇怪，難怪那愚笨的百姓日日多起來，那好的百姓，便一天一天的死下去！

從前有一件故事：本城地方的鹺商，拿了許多賣鹽的本錢，每年去孝敬縣官，名目說是吃鹽；又碰

激優人，使訟於上。官公子，擢瀉橐彌縫，卒以浮躁免官；歸家年三十八，頗悔前。行妻妾五六，人皆無子，欲繼叔父公之孫；公以其門無內行，恐習氣染兒，雖諸嗣之，但待其老而後歸之。公子憤欲往招，公聞之嘆曰『是殆將死矣！』乃以次子之子，送詣其家，使定省之。月餘，尋卒。

異史氏曰『盜婢私娼，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而鬼神又侮弄之，又使自食其餘。尙不自剖其心，自刭其首，而徒流汗投鴆，非人頭而畜鳴者耶？』

——韋公子，咸陽地方的大族人家的人；任性喜歡淫蕩，丫頭老媽子有點標緻的，沒有不和他私通的。常常拿了幾千兩銀子，要去看天底下有名氣的婊子；所有熱鬧地方，沒有一處不到過。有不大好的，宿過一二夜便去；喜歡了，便留下幾個月。有一個叔父，在外做官，名氣很好的，辭官囘來；聽見他的行爲，生他的氣。請了好的先生，造了房子，叫他和子姪輩鎖門讀書；許多公子夜夜和先生同睡。他爬過牆頭囘去，天有一點點亮便囘來，常常是這樣的。有一天夜裏，失脚跌斷了大腿，先生纔知道；告訴他的叔父，叔父生氣，不去醫治他，還打了他一頓，使他不能囘來。後來再用藥醫他，一個多月慢慢好了；叔父和他立約『能夠讀書比兄弟加倍，文章做得好，出去不來管你；偷着逃走，和從前一般打你。』但是公子很聰明，讀書常常讀過規定的功課。這樣的幾年，中鄉場；要自己解約，他

之措，益施夏楚，俾不能返，而從藥之。月餘，漸愈，公與之約：『能讀倍諸弟，文字佳，出勿禁；私逸者，撻如前。』而公子最慧，讀常過程，如此數年，中鄉榜，欲自敗約，而公猶箝制之；赴都，以老僕從，授日記籍，使誌其言動，故數年無過行。後成進士，公乃稍弛其禁，而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曲中，輒託姓魏。

一日，過西安，見優童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女；悅之，夜留繾綣，贈貽豐隆。聞其新娶婦，尤韻妙，益觸所好；私示意惠卿，惠卿無難色。至夜，攜婦至，果少好，遂三人共一榻；留數日，眷愛臻至，謀與俱歸。問其家口，答云：『母早喪，惟父存耳。某原非羅姓，母少服役於咸陽韋氏，賣至羅家，四月生余；倘得從公子去，亦可察其耗問。』公子驚問：『母何姓？』答：『姓呂。』駭極，汗下浹體。——其母即生家婢也，——生無言。天明，厚贈之，勸令改業；僞託他適，約歸時召致之，遂別而去。後令蘇州，某邑有樂妓沈韋娘，雅麗絕倫，心好之，潛留與狎。戲曰：『卿小字取「春風一曲杜韋娘」耶？』答曰：『非也。妾母十七爲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君侯同姓，留三月，訂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韋，實妾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鴛鴦，今尙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是憤悒死。妾三歲受撫於沈媼，故從其姓。』公子聞其言，愧恨無以自容，默移時，頓生一策，忽然挑燈，喚韋娘飲，藏有鴆毒，暗置杯中。韋娘纔下咽，潰亂呻嘶；衆集視，則已斃矣。呼優人至，付以尸，重賂之。而韋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聞之，不解其故，悉不平，共賄

『不是的。我的母親十七歲的時候，是有名氣的妓女；有一個咸陽地方的公子，和大人同姓的，住了三個月，訂好約來娶他的。公子去了八個月生我，便取名字叫韋實任是我的姓。公子臨走的時候，送黃金鴛鴦現在還在；一去竟沒有信息，我母親因爲這樣氣憤死的。我三歲養在沈老太婆身邊，所以跟了他的姓。』公子聽了這話，又羞又恨得沒有地方去；靜想了半天，忽然想了一條計策，忽然挑亮了燈，叫韋娘喝酒，酒裏暗下毒藥，倒在盃子裏。韋娘纔喝下去，便哭鬧叫喊起來，大家跑來看他已經死了。叫那鴇兒來，交給他尸首，給他很多的錢；但是韋娘的要好客人，都是有勢力的人家，聽見了，不知道什麼原故，都不服，大家暗裏送錢給老鴇，哄他，教他告到上司官那裏。公子害怕，倒空錢袋去買囑；到底因爲性子暴躁，革官回家。時年紀三十八歲，很懊悔從前的行爲；妻子和小老婆，五六個人都沒有兒子。要承繼叔父的孫子，叔父因爲他家裏沒有規矩，恐怕壞樣傳到兒子，雖然答應承繼，祗等他老死之後纔給他。公子生氣，要親自去叫他來；叔父知道了歎口氣說道：『這個人恐怕就要死了！』他叫第二個兒子的孩子，送到他家裏；教他服待他，一個多月便死了。

異史氏說道：『偸了頭宿婊子，他的壞處說也不能說：』但是拿了自己生的兒女，去嫖別做父親，已經是丟臉的了。那鬼神又拿他開玩笑，又叫他自己蹧蹋自己生的兒女；還不知道自己破開肚

叔父還是管束他進京去叫老用人跟着，給他日記簿子，叫記公子的說話事體，所以幾年沒有錯處。後來又中進士，叔父便管束得寬了一點；那公子要想做什麼事體，祇恐怕叔父聽見到妓院裏去，常常假說姓魏。

有一天，走過西安地方，看見做戲的羅惠卿，年紀十六七歲，清秀美麗和標緻的女孩兒似的；喜歡他，夜裏留他住着耍好，送給他的東西狠多很好。聽說他新娶老婆，更風流標緻；越發碰着生平的喜歡，暗中把心地告訴惠卿。惠卿沒有爲難的樣子。到夜裏，領了妻子來，果然年紀輕很美麗，便三個人共一只牀，留了幾天，親愛得了不得；商量着要帶他回去，問他：『家裏有幾個人？』回答說道：『母親早已死了，祇有父親活着；我原不是姓羅，母親年紀輕的時候，在咸陽地方姓韋的家裏，賣他到羅家，四個月便生我。倘然跟了公子去，也可以打聽信息。』公子驚慌着問他：『母親姓什麼？』回答說：『姓呂』很吃驚嚇，出一身汗來。因爲他的母親，便是公子家裏的丫頭。公子一句話不說，天亮了，給他狠多的錢，勸他改行業；假說到別處去，約好回來的時候來叫他，便分別開丢了。

後來做蘇州一個地方的縣官，有一個彈唱的妓女沈韋娘，風雅美麗沒有人比得上的；心裏愛他，暗暗的留他和他親熱。笑着說道：『你的小名是取「春風一曲杜韋娘」的意思嗎？』回答說道：

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為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其機之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闥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為百年，不為一夕；郎果愛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一握纖腕為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啟扉。宿遽入，即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鳴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為期。宿以為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成犬，致貽汙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意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婦藏匿；婦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外，踏一物，軟若絮帛，拾視，則巾裹女舄。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身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家；門戶不悉，誤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蹟，知為女來

子，自己割下腦袋來，卻祇是淌着汗，拿毒藥毒死自己的女兒。這種人不是裝上人的頭喊出畜生的聲音來的嗎！

胭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小女字胭脂，才姿慧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淸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去既遠，女猶凝眺。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答曰：『不識。』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溫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闋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委冰焉。』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惙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即覺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尙無人致聲鄂郎；芳體違和，非爲此否？』女頳顏良久，王戲之曰：『果爲此者，病已至是，尙何顧忌？先令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嘆息曰：『事至此，已不能收；但渠不嫌寒賤，卽遣媒來，疾當愈；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頷之，遂去。王幼

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旣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牀，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梏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無良士！』嚴械之。宿自供：『賺女是眞；自失履後，未敢復往，人實不知情。』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遂以自承。招成報上，無不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賢能稱最，又有憐才卹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寃枉，語言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寃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鞫。問宿生：『鞵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言：『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供言：『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而屢拒之矣。』公曰：『何忽貞白如此？』命搒之。婦頓首出血，力辯無有，乃釋之。又詰：『汝夫遠出，寧無託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旣集，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謂：『曩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

者。心愈怒，操刀直入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不能復言，俄頃已絕。於牆下得繡履，媼視之，胭脂物也；逼問女，女哭而實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自至而已。天明送於邑邑宰拘鄂鄂為人謹訥，年十九歲，見客羞澀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益信其情眞，橫加梏械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誣服。既解郡，敲撲如邑；生寃氣塡塞，每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官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知鄂生寃，籌思數日，覆鞫之，先問：『胭脂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卽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別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並無關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胭脂供言「殺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寃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愼，致父

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兔起反噬之心。穴壁入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繡履，遂教魚脫網而鴻離。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即斷首領，以快人心。——胭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摽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爲因一線纏縈，致使羣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鷙鳥之紛飛，並名秋隼。蓮鉤摘去，難保一瓣之香；鐵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木於斧斤，可憎才直成禍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縲紲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冰人。』案既結，遐邇傳誦焉。自吳公鞫後，女始知鄂生冤；下堂相遇，靦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爲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爲人姍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令爲之委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愼也！縱能知李代爲冤，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紬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靜之，何

令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廉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加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鬼神指之；使人以氈褥悉障殿窗，令無少隙。祖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命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眞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煙煤濯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煙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蹈盆成括殺身之禍，成登徒子好色之名；祇緣兩小無猜，遂野鶩如家雞之戀，爲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牆，便如鳥墮；冒劉郎而入洞，竟賺門開。感帨驚尨，「鼠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柳，「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爲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幺鳳於羅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於襪底，寧非無賴之尤？蝴蝶過牆，隔窗有耳；蓮花卸瓣，墮地無蹤。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誰信？天降禍起，桎梏至於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笞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青衣，開彼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滑無籍，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蹟；求漿值酒，妄思偸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天，魂攝於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逕泛

聲兒不說話，王氏問他：『認得這位官人嗎？』回答說：『不認得。』王氏說道：『南巷裏的鄂秀才，名字叫秋隼，是舉人的兒子；我和他同巷，所以認識他。世界上的男人再沒有他和氣的；現在穿素，因爲妻子的孝沒有滿。姑娘倘有心，便去傳句話，教他央媒人來。』姑娘不答，王氏笑着去了。過了幾日沒有信息，心裏想王氏沒有工夫到那面去；又疑心官家子孫不肯娶小戶人家的女兒，悶悶不樂。想來想去，很不耐煩，慢慢的不要吃茶飯，就生起來病了。王氏正來看望他，苦問害病的原因，他回答說：『自己也不知道，祇從那日分別以後，便覺得恍恍惚惚的不自在；挨着命吊着一口氣，早晚便要死了！』王氏低低的說道：『我家丈夫做生意沒有回來，還沒有人去傳話給鄂官人；你身體不自在，是不是爲這個呢？』姑娘紅着臉好半天，王氏取笑他說道：『果然爲了這個，病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避忌？先叫他夜裏來，和你見一面，他豈有不肯的理？』姑娘歎口氣說道：『事體到這個地步，已經不能收回說話；祇要他不嫌我窮苦，立刻教媒人來說，病便能好了。倘若偷偷的和人約會，斷乎不肯！』王氏答應他便去了。

王氏年輕的時候，和鄰舍人家的秀才宿介私通；等到嫁後，宿介打聽他丈夫出去，常常來仍舊要好。這一天夜裏宿介又來了；便說起姑娘的說話當玩兒，叫他轉言給鄂秀才。宿介向來聽得姑娘

怪覆盆之下，多沈冤哉？——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寃抑，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眞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興焉文，誤記水下；錄畢而後悟之，料無不黜之理。作詞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峯尖，珠結樹顚。這一回崖中眞跌，撑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淹殺？」此亦風雅之一斑，憐才之一事也。

東昌地方姓卞的，行業是做牛醫的；有一女兒名字叫胭脂，人既聰明，相貌又標緻。父親狠喜歡他，要給他配好人家；但是大戶人家嫌他窮苦，不願和他結親。因爲這個，到了十六歲還沒有許人家。住在對面人家姓龔的妻子王氏，狠活潑喜歡說笑話，是姑娘閨房裏談天的好朋友；有一天，送他出門去，看見一個年紀輕的人走過，白的衣服和帽子，神氣狠風流。姑娘的意思好像有點動了，眼珠兒跟着那人身上轉；年輕的人，低着頭急急走過。去遠了，姑娘還呆呆的望着；王氏看出他的心事，玩兒着說道：『有姑娘的才貌，能配得那人，眞正沒得說了！』姑娘臉上起了紅暈兒，呆呆的一

宿介等到出來，又到王氏那裏去睡；等到睡下，心裏不忘記那隻鞋子。暗中摸衣裳袖子，竟是沒有；急急的起來點燈，抖着衣服尋尋，問他，不說話，疑心王氏藏着。王氏笑起來，疑心他，宿介瞞不住，把實在情形告訴他；話說完，到門外到處照過，竟是不見，很不高興的去睡。暗喜夜深沒有人，失落總在路上；早起去尋，也不看見。——從前巷裏有一個叫毛大的，游蕩得沒有家裏；常常要調戲王氏調戲不着。知道他和宿介要好，想去捉了姦再逼他；這一天夜裏走過他的門口，推着沒有鎖，蹓着脚進去。將到窗外，踏着一件東西，很輭像棉花；拾起來一看，是手巾包着女鞋子。躲着聽他們，聽見宿介自己說的話狠仔細；歡喜極了，立起身來便出去。過了幾夜，跳過牆頭到姑娘家裏；門戶不仔細，錯走到老頭兒屋子裏。老頭兒看見窗子外面有男人，看他的說話樣子，知道他爲了姑娘來的；心裏氣極了，拿着刀一直追出來。毛大害怕，回頭便走，正要攀住牆頭跳下去；追着了，離身子很近，急得沒有地方逃，回轉身來奪刀。老太婆起來大喊，毛大走不脫，便殺死他；姑娘病有些好了，聽得熱鬧纔爬起來。大家照着看，老頭兒腦殼破了，不能再說話，一回兒斷氣死在牆下。看見一隻繡鞋，老太婆一看，是胭脂的東西；逼着問女兒，女兒哭着實實在在告訴他。祇是不忍連累王氏，說鄂秀才自己來的罷

模樣，聽了這話暗暗歡喜，——歡喜的可以趁機會，——正要和王氏商量，又恐怕他妬忌便裝作無心的樣兒，問起姑娘家裏的閨房很仔細。第二夜裏，爬着牆頭過去，一直到姑娘的屋裏，用指頭敲窗；姑娘裏面問：『那個？』回答說：『是鄂秀才。』姑娘說道：『我的想你爲百年，不是爲一夜。官人果然愛我，祇應該急急打發媒人；若說私下要好，不敢聽你的吩咐。』宿介暫時答應他，苦苦求他捻一捻他的手臂做憑據；姑娘不忍再回絕他，勉強掙紮着開窗子。宿介急急的進去，緊抱着要和他親熱；姑娘沒氣力支撑，倒在地上，氣喘得接不上來。宿介急急扶他，姑娘說道：『那裏來的壞人？一定不是鄂官人。果然是鄂官人，他這人很和平；知道我生病的原因，應該要可憐我，怎麼便粗暴得這個樣子？要是再這樣，我便要叫喊名氣壞了，兩人都沒有好處。』宿介恐怕假裝的樣子被他看破，不敢再免強，祇求他後來相見；姑娘說：『要等成親以後。』宿介又嫌太遠，再央告他；姑娘厭他糾纏不清，約他等病好了。宿介問他要東西做憑據，姑娘不肯；宿介捉住他的脚，脫下繡花鞋子拿去了。姑娘叫他回來說道：『身子已經許給你，還有什麼愛惜？祇恐怕事體不成功，鬧出笑話，被人家傳說不乾淨的話。現這私下東西已經到了你的手裏，料想不能反悔；你倘然沒良心，祇有一個「死」字。』

的是誰？』王氏回說：『不知道。』先生假說道：『胭脂供出來說：「殺姓卞的情形，你統統知道」—怎麼可以瞞人？』女人喊起來說道：『冤枉麼？淫丫頭自己看相男人，我雖然有做媒的說話，不過和他玩兒；他自己引了姦夫到家裏去，我怎麼知道呢？』先生細細的問他，纔說出他前前後後玩兒的說話；便叫姑娘上來，生着氣說道：『你說他不知情由，現在怎麼說出自己做媒呢？』姑娘流着眼淚說道：『自己不好，弄得父親死得苦，結案子不知在什麼時候，又連累別人，實在不忍心。』先生問王氏：『既然說笑話以後，有沒有告訴別人？』王氏說：『沒有。』先生生氣說道：『夫妻在牀上，應該沒有話不說的。怎麼說沒有？』王氏供說：『丈夫出門長久沒有回來。』先生說道：『雖然這樣說，大凡取笑人的都是笑別人笨，要顯出自己聰明；再不和一個人說，你哄誰？』吩咐：『夾他的十指！』女人沒法子，實在供說：『和宿介說過。』

先生便放了鄂秀才，捉了宿介。宿介來了，自己供說：『不知道。』先生說道：『宿妓女的，一定沒有好讀書人！』狠狠的夾起來。宿介自己供說：『騙姑娘是眞情，自從失落鞋子以後，不敢再去殺人的情由，實在不知。』先生生氣說道：『爬牆頭的什麼事體不幹？』又夾起來。宿介吃不起刑罰，便將這事自己招承，招狀成功，報到上司，沒有不稱讚吳先生的聰明，案子定得千眞萬眞的了。宿介

天亮送到縣衙門裏，縣官捉鄂秀才；鄂秀才做人老實不會說話，年紀十九歲，見了人羞答答的和小孩子一般，被人捉去害怕極了，上公堂不知道辯論，祇有發抖；縣官越發相信這情形是真的，很用了手梏脚鐐的刑罰。讀書人受不起這苦，因為這樣，便冤枉招承；等解上府，敲着打着，和在縣裏一般。秀才冤氣塞滿了一肚子，常常要和姑娘當面責問；等到見面，姑娘便怨他罵他，便伸着舌頭不好說話。因為這樣，便定了死罪；來來去去的再審審了幾個官，沒有別樣說話。後來交代濟南府，再審這件案子。這時候吳先生南岱做濟南府官，一看見鄂秀才，疑心不像殺人的；暗中叫人慢慢的查問他，教他統統把情由說出來。先生因此便知道鄂秀才冤枉，法子想了好幾天，纔審他先問：『胭脂訂約以後，有人知道麼？』回答說：『沒有。』『遇見鄂秀才的時候，遇着別人麼？』也回答說：『沒有。』便喚秀才上來，說好話安慰他；秀才自己說：『從前走過他的門口，祇看見從前鄰舍的女人王氏，和一個年輕姑娘出來；我便急急走避，後來並沒有一句說話。』吳先生罵着姑娘說道：『方纔說沒有別人，為什麼有鄰舍女人呢？』要上刑罰。姑娘害怕了，說道：『雖然有王氏，和他沒有干涉。』

先生停審叫人捉王氏；幾天便到；又關着姑娘不許和王氏見面；立刻上堂審問，便問王氏：『殺人

能寬赦。』大家齊聲說：『沒有殺人的事體。』先生三副夾棍擱在地下，要把他們統統夾起來；剃去頭髮，脫得精光。大家叫起冤來，先生吩咐放他，和他們說道：『既然不肯自己招，祇好請鬼和菩薩支使他。』叫人拿氈褥子統統遮了大殿窗子，要和一點沒有縫兒露出這些犯人的背脊，趕他進黑的地方，纔給他們臉水。一個一個教他們自己洗臉洗完了，吊在牆壁下，叮囑他：『對着牆壁不許動。殺人的，有菩薩來替他背心上寫字的。』停了一回，叫出來查看；指着毛大說道：『這個眞是殺人的賊！』因爲先生先叫人拿灰塗在牆壁上，又用煙煤洗他的手；殺人的恐怕菩薩來寫字，便挨背心在牆壁上，便有灰的顏色。臨出來的時候，用手掩住背心，便有煙煤的顏色。先生本來疑心是毛大，到現在越發相信；用起重刑，統統說出眞情來。

他定罪的公文說道：『宿介自己去找尋性命交關的嫌疑，出了無賴好色的名氣；祇因他兩個年輕的男女，不知道避嫌疑，便拿野夫妻當做眞夫妻，一般親熱起來。祇因一句說話漏了出去，便叫他有了一個女人，又起了霸佔兩個女人的心思；學着古時的仲子跳過牆去，便好似飛鳥一般落下來。假冒着別人的名字，到女人房裏去哄騙着他；把門開了走進門去，驚動屋子裏的人。做人要臉面，怎麼做出這種事體來？偷女人，尋姑娘，讀書人沒有品行像什麼樣子？虧得他聽得那女人害

便伸頸頸子等到秋天殺頭了。但是宿介雖任性不規矩，本來是山東地方有名氣的讀書人；聽見學臺施先生學問才幹頂好，又有愛惜讀書人的好處，便寫了一張狀紙，告他自己的寃枉，說話很悲傷。先生討了他的招供，翻來覆去用心想着，拍着桌子說道：『這個讀書人寃枉的！』便求臬臺，移過案子來再審，問宿秀才：『鞋子失落在什麼地方？』供說：『忘記了。祇有敲女人的門的時候，還在袖子裏。』轉問王氏：『宿之外，奸夫幾個？』供說：『沒有。』先生說道：『淫蕩的人，豈有祇偷一個人的？』供說：『自己和宿介，年紀小的時候便要好，所以不能來使不來；後來不是沒人來調戲，我實在不敢依他。』便指出一個人的做引證，供說：『同巷的毛大，常常來調戲，常常回絕他的。』先生說道：『爲什麼忽然貞節到怎樣？』吩咐拷打，女人磕頭磕得出血，苦苦的分說沒有，便放他。又問：『丈夫狠遠的出去，怎麼假託有事體到你家裏來的？』說道：『有的。某人某人都因爲借錢，送東西，到我家裏來，過一兩回，因爲那幾人都是巷裏浪蕩子，有心要我，又不敢發作的。』先生統統寫上他們的名字，一塊兒捉來。

來齊了，先生到城隍廟，叫他們統統跑在桌子面前；便說：『前回做夢，神仙告訴我：「殺人的不出你們四五個人裏面。」現在對了菩薩，不好說謊話；倘然肯自己出頭，還好寬恕。說謊的，查出來不

一把刀直刺過去，也不怕鬧出人命來。走頭沒路的強盜，不可去追他，他心裏急了，便要回過身來，起了咬人的心思；打着牆洞，走到人家裏去，祇想冒着別人的名字去偷女人。因爲抵敵棍子便落下了繡鞋，便使那強盜逃走出去；風流事體裏，便跳出這個惡鬼來，溫柔的地方，怎麼有這樣的妖怪呢？便殺去他的頭，叫傍人聽了也快活。——胭脂他的身體，還不曾許給人，年紀已經到十四歲了；因爲長得和月宮裏的仙人一般標緻，自然應該有一個新郎和玉一般漂亮的。本來是一個好人家的小姐，怎麼怕沒人娶去養在家裏？如今他自己想到夫妻的事體，便要想嫁男人，竟連做夢也記得這個事體；恨自己到了出嫁的時候，便想得一個好男人，便害病連姑娘的魂靈也飛去了。祇因爲有這一點點的關係，便叫許多壞人都尋上身來；搶着歡喜這個女人的臉兒，怕得不到胭脂，引得壞人都出來。所以名字喚做秋隼，小脚鞋子脫了去，不容易成功這件好事體；大禍臨頭，幾乎要害了這個好小姐。嵌點紅兒在骰子裏，相思的骨頭，竟變了禍根；可憐父親死在刀下，這個好男人正變了禍水。姑娘自己有主意，留得一個乾淨身體，不曾弄齷齪；在牢間裏再三爭辯，幸得這件好事體還可以想法子，好得他有人走進門來，知道推出去，原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心思；依了他看中這個男人的心事，也是風流場中的有趣事體。吩咐那知縣官去做他的媒人。」

病，說了可憐的說話，還肯愛惜女孩兒；見了這沒有氣力的姑娘，那種軟弱的樣子，不會做出強姦的事體來。講到他放了那女孩兒，逃出他手裏，還有讀書人的樣子；後來在他脚底下脫去鞋子，硬要和他說定終身的事體。豈不是壞人裏頂不好的樣子？——待到他跳出牆去，窗子外面有人在那裏偷聽；一隻小脚鞋子落下了，落在地上便不見了。假冒別人，別人假冒他的事體，便在這個時候生出來冤枉的情形，以外還有冤枉的情形。有什麼人相信半天裏落下來的禍水，從這地方起來受罪受刑罰，差了一點要送了性命；自己作的孽滿了，斬下頭來，險了一險要接不上去。他跳過牆去，攢進洞去，原是不像一個讀書人；但是叫他他別人受罪，實在是不能夠消去他的怨氣的。是應該不去打他，祇算他從前已經受過的刑罰；暫時革去他的功名，叫他做貢生。開一條給他自己用功向上的路。——像毛大這種人，生成刁滑，沒有家的人，是在街上閒蕩的兒人；被別的女人推出來，他的淫心還不死。等那不規矩的秀才，走進屋子去的時候；他做賊的聰明，忽然有了主意。偷偷的走進門去，心裏快活，可以學着那秀才，到從前去過的地方去；本來要去找女人的，卻聽得了別個女人的事體，妄想去做那個風流事體。不想天奪了他的魄去，鬼捉了他的魂去；亂走亂闖，直走到人家屋裏一直撞進去，錯尋了小姐的房間，便弄得女人偷不成功。這風流事鬧出禍水來，拿

曾用到。稍稍有一點冤枉事體，一定要和和氣氣保護他來不肯兇狠狠的對待讀書人去，趨奉有勢力的人。眞是孔子門下保護讀書人的人，不單是一個時候的學臺看文章不冤枉人罷了。但是歡喜有才學的人和命一般，越發不是後來的學臺，空照着規矩做做的人，能夠及得上他的。那時候有一個有名的讀書人，到考場裏去趕考，做一篇寶藏興焉的文章，題目錯記了在水的一句下面，抄完了以後，明白過來，自己想沒有不要趕出的道理，便做一首詞說道：『寶藏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峯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眞跌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先生看文章看到這一篇，便和他一首詞說道：「寶藏將山誇，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章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淹殺！」這個也是先生有趣的一段故事，歡喜有才學的人的一件事體呢。』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酗於酒，戚黨皆畏避之。偶適族叔家，繆爲人滑稽善謔，客與語，悅之，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座，忤客；客怒，一座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謂左袒客，又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

案子定了以後，遠遠近近的人都拿這個批語讀着。自從吳老爺審問過以後，姑娘纔知道鄂秀才是冤枉的；走出衙門，兩人看見了，便紅着粉腮兒，眼睛裏含着一包眼淚，好似有十分可憐他的說話，祇是不好意思說出來呢。感秀才激他看中他的情份，歡喜他想他實在利害；但是又想他是小戶人家的人，況天天到公堂上去，被許多人手指着看着，怕娶了他被別人見笑；日夜轉念，心裏總想不出妥當的法子，自己打不定主意。待到官的批語下來，以後心裏纔定了；縣官替他去下聘，吹吹打打送他去成了親事。

異史氏說道：『要緊啊，審堂的不可以不小心呢！便是能夠知道第一個人是冤枉的，什麼人再想得到第二個人也是冤枉的？但是事體雖說是私下事體，一定有他一番真情在裏面；大概不是細心考究，不能夠知道的呢。唉，別人都佩服明白道理的人審問案件明白，但是不知道那做好官的用心苦了！世界上有一種做官的，下一回棋消消閒，睡在綢被頭裏；吩咐審堂；地方上的情形，百姓的苦楚，越法不肯勞動，他心裏想一想。待到打起鼓來，大堂門開了，直挺挺的坐在上面；有人多說話的，便拿刑罰嚇得他不許開口。怎麼怪得在昏官手下有許多冤枉案件呢？」愚山先生，是我的師父，在他手裏中秀才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我瞎瞎的看他勸人讀書，用盡心思，好似心還不

謂穉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繆伏地哭，惟言：「悔無及。」賈叱之曰：「舅在此業酤，頗有小聲望，必可極力。適者飲乃東靈使者，常飲舅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言，浼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即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銳然自任，諾之。繆即就舅氏宿。次日，皂帽人早來覘望。賈請間，語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壓券，餘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賈曰：「只金幣錢紙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

待將亭午，皂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矚。賈囑：「勿遠蕩。」諾而出，見街里貿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似是囹圄。對門一酒肆，紛紛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莫測深淺。方跱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趨出握手，懽若平生。即就肆內小酌，各道契闊。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醑。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絮瑕疵翁。翁曰：「數載不見，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言，益憤，擊桌頓罵。翁睨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捽翁帽。翁怒曰：「是眞妄人！」乃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脇脛，堅難動搖，痛徹骨腦。黑水半雜溲穢，隨吸入喉，更不可過。岸上人觀笑如堵，並無一引援者。

家人來，扶捽以歸。纔置牀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盡。繆死，有皂帽人縶去。移時至一府署，綠碧爲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訟鬬毆。」回顧皂帽人，怒目如牛，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口角，或無大罪。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翌日早候。」於是堂下人紛紛藉藉，如鳥獸散。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著，縮首立肆簷下。皂帽人怒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焉歸？」皂帽人曰：「顛酒賊！若酤自啗，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

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顧皂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皂帽人，且囑青眼，俄頃出酒食，團坐相飲。賈問：「舍甥何事，遂煩勾致？」皂帽人曰：「大王駕詣浮羅君，遇令甥顛詈，使我捽得來。」賈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案，駕未歸。」又問：「我甥將得何罪？」答言：「未可知也。然大王頗怒此等輩。」繆在側，聞二人言，觳觫汗下，盃箸不能舉。

無何，皂帽人起謝曰：「叨盛酌，已徑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駕歸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訶。十六七歲時，三盃後喃喃尋人疵，小不合，輒撾門裸罵。猶

到他身上來。阿叔沒有法子，跑去告訴他家裏。家裏的人來，挽扶着回去；纔到牀上，四支都直了。摸摸他一動不動的斷了氣。姓繆的死了，有戴皂隸帽子的人牽了去；停了一回，到一座衙門裏，紅紅綠綠世界上沒有他那高大美麗的。到階沿下，好像要等見官長，自己想着：『我犯什麼罪呢？恐怕是客人告我打鬧。』回看戴皂隸帽子的人，生氣的眼睛和牛一般大，不敢問他；但是自己暗想：『副榜和人家口角，總沒有大罪的。』忽然堂上，一個差人傳出話來：『告狀的明天早晨來等着。』於是堂下的人亂哄哄和雀兒走獸一般的散了。姓繆的也和戴皂隸帽子的出來，再沒有地方去住宿，低着頭立在店面廊檐下；戴皂隸帽子的人說道：『發酒瘋的無賴子！天快晚了，大家去尋吃飯睡覺，你到什麼地方去？』姓繆的戰戰競競的說道：『我自己還不知道什麼事體，並沒有告訴家裏人，所以一點沒有盤費；這樣子叫我回到什麼地方去？』戴皂隸帽子的說道：『發酒瘋的賊！你買酒自己喝，便有了錢；再推說，老拳頭打破你的瘋骨頭！』姓繆的低着頭不敢說話。

忽然有一個人從門裏出來，看見姓繆的，詫異的說道：『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姓繆的一看，是他的娘舅；娘舅姓賈，死了已經幾年了。姓繆的看見了，方纔覺得自己已經死了；心裏越發悲傷害怕，對娘舅滴着眼淚說道：『阿舅救我！』姓賈的回頭對差人說道：『東靈大王不是別人，免強到我

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攜以歸，曰：『子不可爲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爲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鉞。』繆大懼，泣言：『知罪矣！』賈乃曰：『適東靈至候汝爲券，汝乃飲蕩不歸；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緡令去，餘者以旬盡爲期。子歸宜急措置，夜於村外曠莽中，呼舅名焚之，此願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臥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鼻氣隱隱如懸絲；是日蘇，大嘔，嘔出黑瀋數斗，臭不可聞。吐已汗濕裀褥，身始涼爽。告家人以異，旋覺刺處痛腫，隔夜成瘡；猶幸不成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繆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王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惕然不敢復縱飲。里黨咸喜其進德，稍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亦漸萌。一日，飲於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擯斥出，闔戶逕去。繆譟踰時，其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曰：『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繆永定江西地方的翰林副榜，素性愛酒，醉了發酒瘋；親眷都怕他避他，偶然到本家阿叔的家裏，姓繆的做人活潑會說笑話，客人和他說話，歡喜他，便一塊兒放量喝酒。姓繆的喝醉了，發脾氣，罵同桌的人，得罪了客人；客人生氣，一桌子大鬧。阿叔在裏面兩面解勸。姓繆的說他幫客人，越發氣

謝他，很爽快的應承答應他；姓繆的便跟着阿舅睡。第三天，差人早來看望，姓賈的請他等一回兒；談了好半天，來和姓繆的說道：『成功了！』停了一回便又來：『我先盡我所有的拿去做定錢，餘多的等甥兒回去慢慢的補給他。』姓繆的歡喜說道：『共總要多少？』答道：『十萬。』說道：『外甥那裏有這許多錢？』姓賈的說道：『祇要金元寶紙錢一百掛便夠了。』姓繆的喜歡說道：『這個容易辦的。』

等到日中差人不來；姓繆的要到街上去玩一回兒，姓賈的叮囑不要遠走，答應着出去。看見街頭巷裏買賣行販，一樣和人世上沒有分別；到一處地方，很高的牆頭排着尖東西，好像是牢監。對門一家酒店，亂哄哄來去的人狠多；店門外一條長的溪溝，黑水流來流去，不知道有多少深淺。正在立着細看，聽見店裏有一個人叫他道：『繆先生從那裏來？』姓繆的急急看他，便是鄰舍翁先生，是十年之前做文章的朋友；跑出來拉着手，要好得和老朋友一般。便進店裏喝酒，大家說分別以後的話。姓繆的正自己想着生氣好的時候，又碰見老朋友，寬心喝酒，很醉了，立刻忘記他已經死，老脾氣發作起來。便嘰嘰咕咕尋翁先生的錯處，翁先生說道：『幾年不見，還是這個樣子嗎？』姓繆的向來最厭惡人家說他的酒毛病，聽了翁先生的話，越發生氣，敲着桌子大罵起來；翁先生瞟

們家裏來。』兩人便進來，姓賈的從新和差人作揖，又叮囑他好好的看待；一回兒拿出酒菜，一塊兒坐着喝酒。姓賈的問起：『外甥什麼事體，叫你們去捉來？』差人說道：大王坐了車子去見浮羅君，遇見你外甥吃醉了罵人，叫我捉他來。』姓賈的問：『見了大王沒有？』說道：『浮羅君爲了花子的案子，還沒有回來。』又問：『外甥要得點什麼罪名？』回答說：『不能知道，但是大王恨這頂種人。』姓繆的在旁邊，聽了兩人的說話，嚇出一身汗來，盃子筷子也不動了。

一回兒那差人起身道謝，說道：『打擾了好酒，已經喝醉了；便將你的外甥交給你，大王回來再來拜望。』便去了。姓賈的和姓繆的說道：『甥兒沒有弟兄，父母愛得和手心托着的大珠一般，常常不捨得罵一句；十六七歲的時候喝酒，三杯之後，便嘰嘰咕咕的尋別人的錯處。稍稍有點兒不合意，便打着門說得精光罵人。還當他年紀小，不想不見了十幾年，甥兒一點兒不長進，現在怎麼好！』姓繆的跪在地下哭，祇說：『懊悔來不及！』姓賈的扶他說道：『阿舅在此地開酒店，小小兒有點名氣，我一定盡力；方纔飲酒的是東靈大王的用人，阿舅常常請他喝酒，和我狠要好。大王一天要料理千萬樣的事體，也不見得記得清楚；我婉婉轉轉的和他商量，央告他用私情放甥兒回去，或者可以答應。』後來又想了一想道：『這件事的責任很重，沒有十萬錢不能了結。』姓繆的謝

走路。家裏人都勸他還陰司的債，姓繆的算着不是好幾塊錢不能買，很覺得可惜；說道：『從前或者是喝醉了做夢裏面的空想頭，倘然是眞的，他用私情放我，怎麼敢再教陰司裏的主人知道？』家裏人勸他，不聽，但是心裏常常耽着心事，不敢再發性子喝酒！鄰舍親戚都喜歡他有了規矩，慢慢的有人和他同喝酒。過了一年多，陰司裏報應慢慢的忘記了，心便寬了，舊性子也慢慢的發出來。有一天，到姪兒家裏去喝酒，又罵主人家的座客；主人趕他出去，關上大門便走。姓繆的噪鬧了好半天，他的兒子纔知道，攙扶着回去；進屋子對牆壁跪着不起來，自己說了許多認錯的說話，說道：『立刻還你的債。』說完倒在地下，看看他氣已經斷了。

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謔忤邑豪，豪嗾家奴亂捶之，舁歸而斃。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年十六，出閣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經歲不得結；壻家遣人參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獨無父母乎？』壻家聞之，慚而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留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為汝兄

了他一眼，拂着袖子一直走出。姓繆的追到溪邊，摘下翁先生的帽子；翁先生生氣說道：『這個眞是壞人！』便推姓繆的跌落溪溝裏；溪水倒不很深，但是水裏尖刀和苧蔴一般密，刺破腰脊和腿，痛得連頭腦骨髓都痛起來。黑水裏半夾着尿汚，跟着進喉嚨裏更加難受；岸上的人看着笑着相打牆一般，並沒有一個人去撈救他的。

這時候正在着急，姓賈的來了；遠遠看見吃了一驚，攙扶着回去。說道：『你不能改好的了！死了還不相信，不能再做人，還是跟着東靈大王那裏受刑罰去。』姓繆的很害怕，哭着說：『自己知道錯處了。』姓賈的便說道：『方纔東靈大王的用人來，等着你寫契約；你是喝酒鬧蕩不回來，他忙得很，不能等你，我已經立了條約，付了他一千吊錢，教他去，餘外約他十天爲限。你回去要快快買辦，夜裏到村坊外面空地上，叫我的名字去燒，這心願便可以了結了。』姓請的統統答應着；便催他走，送到城外，又叮囑他道：『一定不要忘記了連累我！』便指點他路徑，叫他回去。這時候姓繆的挺着屍了三天，家裏人當他喝醉了死了，祇有鼻子裏隱隱的有一絲兒氣息進出；這一天醒過來，大吐，吐出黑水兒幾斗，臭得不好聞。吐完了，汗濕透了被頭褥子，身子纔爽快；告訴家裏人聽這件奇事，慢慢的覺得刺破的地方又腫又痛，隔了一夜變成瘡；還幸虧沒有被爛，十天便能拿着拐杖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爲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爲人，卽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況碌碌與世沈浮者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也。』

王漁洋云：『麗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從前的諸葛城有一個商士禹是讀書人；因爲酒醉說玩話得罪了本地的富人，富人叫家人亂打他一頓；抬到家裏便死了。商士禹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商臣，小兒子叫商禮；一個女兒叫三官，年紀十六歲，已經有出嫁的日子。因爲父親的事體，不能辦喜事；兩個哥哥出去告官，一年還沒有結局，女壻家裏叫人和母親商量，要求勉強做過喜事。母親將要答應他，姑娘進來說道：『那裏有父親纔死，便做喜事的？他難道單單沒有父母的嗎？』男家聽見，難爲情，便不說了。不到幾天，兩個哥哥吃官司吃輸了，含着寃枉回來；一家人又悲傷又氣，兄弟二人商量，要留着父親的尸首，做再吃官司的憑據。三官說道：『人被人家殺了，官不做主，這時候的事體不公平，可以知道了；天爲了你弟兄兩個專生出一位和閻王一般的包老爺嗎？屍骨暴露在心裏怎麼忍得過呢？』兩個哥哥佩服他的說話，便安葬父親。

葬過了，三官夜裏逃走不知去向，母親不好意思，祇恐怕夫家聽見，不敢告訴本家親戚，祇教兩個

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骸骨暴露，於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慚怍，唯恐埒家聞，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半歲，杳不可尋；會豪誕辰，招優爲戲，優人孫淳攜二弟子往執役。其一王成，姿容平等，而音詞清徹，羣贊賞焉；其一李玉，貌韻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雜兒女俚謠，合座爲之鼓掌。孫大慚，白主人：『此子從學未久，祗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即命行酒。玉往來給奉，善覷主人意向，豪悅之。酒闌人散，留與同寢。玉代豪拂塌解履，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益惑之，盡遣諸僕去，獨留玉。玉俟諸僕出，闔扉下鍵焉。諸僕就別室飲。移時，聞廳事中格格有聲，一僕往覘之，見室內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響聲甚厲，如懸重物而斷其索。亟問之，並無應者；呼衆排闥入，則主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絕墮地上，梁間頸際，殘綆儼然。衆大駭，傳告內闥，羣集莫解。衆移玉尸於庭，覺其襪履，虛若無足；解之，則素舄如鉤，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研詰之；孫駭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實不知所自來。』以其服凶，疑其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邏守之。女貌如玉，肢體溫輭，二人竊姦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忽腦如物擊，口血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衆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郡官問臣及禮，並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之，判二兄領葬，勅豪家勿讎。

怪，叫孫淳來盤問，孫淳害怕得說不出話來，祇說道：『李玉一個月前來拜他做他的徒第，情愿跟我來拜主人的壽，實在不知道從那裏來的。因爲他穿孝，疑心他是商家刺客，暫時用兩人傍邊守着；姑娘的臉兒和玉一般白，身上四支又熱又輭。兩人暗暗的商量要強姦他，一個人抱死屍翻身，將要解他的帶子，忽然腦殼上像東西打着一般，嘴裏的血和潮水似的吐出來，立刻便死了；那一個很害怕告訴大家，大家和菩薩一般的敬重他。天亮了，去告知府，知府官問商臣商禮都說不知道，祇有妹子逃走了半年了，教他去驗看，果然是三官，知府官很敬重他，判兩個哥哥領囘去安葬，叫富人家不要再做讎寇。

異史氏說道：『家裏有女俠客，還不知道，他哥哥做的男子便可想而知！那三官的做人，便是古時的荊軻見了也要慚愧的；況且平常跟着人家做事體的人呢？但願天底下閨闥裏邊的人；買了綵線繡他這個人，那功德也和供着關公一樣的。

王漁洋說道：『古時的龐娥，謝小娥和商三官一樣的，可算三個俠客。』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壠。苗勤，田畔多

兒子暗暗找尋他。將到半年，一點兒信息沒有。碰着富人生日，請戲子做戲；戲子孫淳帶了兩個徒弟去做戲，內中一個王成相貌平常，但是聲音說話清楚響亮，大家稱讚他。一個李玉相貌模樣兒清秀得和標緻的女孩兒一般，叫他唱曲兒，推說不會，硬要他唱，唱出來的曲兒，一半夾着男女土白。一桌子拍着手發笑，孫淳很不好意思，告訴主人說：『這孩子跟着學得不很長久，祇曉得替人獻酒罷了。千萬不要責罰他！』便叫他服侍斟酒。李玉走來走去服侍，會看主人的心思；富人喜歡他，酒吃完，客人去了；留着和他同睡。李玉代他拂牀脫鞋子，伺候得很周到；吃醉了說話調戲他，總嬉着嘴笑。富人越發迷惑，把一羣用人統統打發開去，祇留下李玉。李玉等許多用人出去，關上門下了鎖，許多用人到別個屋子裏喝酒。

停了一回，聽着廳上有格格的響聲，一個用人去看他；看見屋子裏漆黑，靜悄悄的沒有聲音，便要走開。忽然有聲音很響，好像挂重東西斷了繩子；急急問他，並沒有一人答應。叫了許多用人開打門進去，那主人頭和身子分做兩斷，李玉自己吊死了；繩子斷了，跌在地下，梁上頭頸上剩的繩子還在。大家很詫異，去告訴裏面；許多人跑攏來，不知什麼原由。大家把李玉的屍首擱在天井裏，覺得他的鞋子襪子空空的，沒有東西，脫下來和鈎兒一般的小脚兒，套着白襪子，是個女人。越發奇

「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專刼人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吃耶？」二人乃不復言，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啜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顚末，初：崇正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劉時在淄爲主捕隸。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答云：『夫婦聚纔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在油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將死，日向我討麻醬以爲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緊要，賤則售之，否則已耳。』男子因言：『今粟貴如珍，自度非三百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兩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騭行之耳！』劉憐之，便問馬：『出幾何？』馬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貲，馬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囊與之，夫妻泣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獎歎。劉自此前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衆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芒然改容，吶吶斂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素醇謹，喜爲善，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生平可知矣。古云：「爲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

植桃，桃初實子往攀摘；劉怒驅之，指爲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慰之，怒不可解，忿而去。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曰：『子聲望衆所共知，我素識苗某甚平善，何敢占騙？將毋反言之耶？』乃碎其詞紙，曳入肆，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竊肆中筆，復造狀藏懷中，期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哀李爲之解免，言：『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罷訟，數株桃，何敢執爲己有？』李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猶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辭，無敢少辯。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爲驚歎。翼日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殷問訊，且請臨顧。李逡巡問曰：『日前忽聞凶訃，一何妄也？』劉不答，但挽入村，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曩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畏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劉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物，己爲占有，此等橫暴，合置鐺鼎。」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簿，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勾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正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妻完聚。」吏曰：「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怒告曰：

恐怕是說的反話呢？』便撕了他的狀紙，拉進店裏，要替他講和；姓劉的氣得不得了，偷了店裏的筆，再寫狀紙，藏在懷裏想要一定告他。不多時，姓苗的來了，仔細說出原因，求姓李的替他解勸；說道：『我是種田人，半世沒有見過官長，祇求不吃官司幾株桃樹，怎麼敢說我要？』姓李的叫姓劉的出來，告訴他讓你的意思；姓劉的還是指天畫地，叫罵個不了。姓苗的總是和氣的樣子，謙虛的說話，不敢計較一點兒。

等到完結，過了四五天，聽見村坊的人傳說姓劉的已經死了；姓李又吃驚又感歎。第二日到別處去，看見拿着拐杖來的，好像是姓劉的；等到走近了，很親熱的招呼，還說請到他家裏去。姓李的遲遲挨挨的問他道：『前幾天忽然得着你的死信，為什麼這樣造謠？』姓劉的一時也不回答，祇拉他到村坊裏去；到他的家裏擺出酒菜，便說：『前天的傳說不是假的。先是走出門去，看見有兩個人來捉我去見官府；問他：「什麼事體？」祇說：「不知道。」自己想着衙門裏進進出出幾十年，不是怕見官長的人，也不害怕跟他去，到公堂；看見上面坐的官兒有生氣的樣兒，說道：「你便是姓劉的嗎？犯罪做惡事體多極了，不知道自己懊悔，又拿別人的東西霸佔，說是你的；這樣兒惡，應該罰在油鍋裏。」有一個人查簿子說道：「這個人做過一件好事，應該不死。」上面的人看簿子，臉

耶？」

（附）淄川志義厚傳——一則——

李永康字翠石生有至性，急患難，樂施予；淄城西南三十里龍泉溝有孔道，居人將為橋，以便往來。橋橫跨兩崖，計費千金，康破產以助，乃得訖工。又捐貲修橋於焦村，未成而歿；弟永譽竭力助成之，從兄志也。鄉有豪惡某姓者，與苗姓相連；苗種桃數株，苗子飼桃，某怒，以為攘己物也，將訟諸官。康見之，碎其詞，力為排解，某猶怒不已。會以陰譴悔悟，乃德康焉。唐太史龍泉橋記蒲明經聊齋志異可按也。邑侯張公嵋書「名高月旦」四字以表其門。邑人之榮。

本縣有一個姓劉的，是人面獸心的人；後來從臨淄搬到沂水，脾氣不改，同鄉人都討厭他，怕他有幾畝田，和姓苗的隔一條隴；姓苗的勤儉，田傍邊都種着桃樹。桃子結實，兒子去採，姓劉的生氣趕走他，說桃樹是他的；兒子哭着告訴父親，父親正在奇怪，姓劉的已經到他們外去叫罵，還說要和他打官司。姓苗的笑着勸他，生氣還不平，氣憤憤的去了。這時他同縣的李翠石開當店在沂水地方；姓劉的拿狀紙進城去，齊巧和他碰着，——因為同鄉所以認得，——問他：『做什麼？』姓劉的告訴他，姓李的笑着說道：『你的名氣大家都知道，我向來知道姓苗的狠和氣，怎麼敢霸占騙人？

不了死，何必這樣呢？不敢說實話，祇求你當好事做罷了。』姓劉的可憐他，便問姓馬的：『肯出多少錢？』姓馬的說：『現在女人祇值一百多錢罷了。』姓劉的求他不要減他的價錢，又願意貼他一半的價錢，姓馬的打定主義不肯；姓劉的年紀輕硬氣，便和男人說：『他下流小器，不要去理他！我可以拿這個數目送給你，你能夠逃荒，又團圓了夫妻，不是更加好嗎？』便打開錢袋來給他，夫妻哭着拜謝便去了。

姓劉的講這件事體，姓李的很感歎很稱讚；姓劉的從此以前的行爲，忽然改變了。現在七十歲，還很健旺。去年，姓李的到姓劉的村坊裏去，碰着姓劉的和人家爭鬧，大家圍住了勸不開；姓李的笑着叫他說道：『你又要吃桃樹官司了嗎？』姓劉的忽然改了臉兒，說不出話來，垂着手去了；

異史氏說道：『李翠石弟兄兩人，都是有錢的人家；但是翠石向來厚道，歡喜做慈善事體，從來不拿有錢來自己誇大的。實在是誠實的上等人！看他解鬧，勸人學好，他的一生一世便可以知道的了。古人說「做富人沒有義氣。」我不知道翠石是先有義氣，後來富的呢；還是先富了，後來纔有義氣的嗎？』

「附」淄川志義厚傳——一則——

色稍稍和氣，便說道：「暫時送他回去。」幾十個人齊聲喝着趕我，我說道：「因爲什麽事體捉我來？又爲什麽事體叫我去？還要請你說個明白。」差人拿了簿子下來，指出一條給我看，上面記着崇正十三年，用三百錢救一個人夫妻團聚。差人說道：「不是這樣，今日的性命沒有了！應該在畜生的一道裏。」害怕得很，便跟着二人出來。二人討錢，生着氣告訴他說道：「不知道我姓劉的在衙門裏進進出出，二十幾年，專想別人的錢財，怎麽敢來對老虎討肉吃嗎？」二人便不再說，送到材坊外，拱過手說道：「這一趟差使，連水也不曾喝一口。」等到兩人去了，進門來便醒了。這時斷氣已經隔了一天了。』

姓李的聽了很詫異，便問他做好事的原由。當初是崇正十三年，年歲很荒，人吃人；姓劉的那時候在臨淄做捕快的；碰着有一男一女哭得很傷心，問他們，回答說道：『做夫妻祇有一年多，現在年歲荒，不能活兩條命，所以悲傷。』停了一回，在油店門口又看見他們，好像爭東西似的；走近去問，店主人姓馬的便說道：『他夫妻餓得快要死了，天天向我討蔴油過活；現又要賣女人給我，我家裏已經買了十幾個人，這打什麽緊；便宜便買他，不然，可以不買罷了。』男人便說：『現在米貴得和珍珠一般，自己計算，沒有三百文，不能逃出去的用度；本來要想兩個人都活，倘然賣妻子還免

潤，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

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爲旗籍太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衞，馳與同行；時以言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爲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撝卑，祗奉殷勤；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僕疑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慚，揮鞭遂去。

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前，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望王，垂手拱立，謙若廝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汎汎適相值，不爲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衞，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盹寐欲墜。或先之，或後之，因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我清河人，姓許，臨淄令高繁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夤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葭莩親，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頷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溫涼，兼詢其兄況；許約暮共主人，

李永康號叫翠石從小便有頂好的性情；救人家的急難，喜歡施舍。臨淄城的西南三十里外有龍泉溝有一條狹路，住家的人要造橋來去可以便利。橋橫架兩個山腰裏，計算起來，要費一千兩銀子；永康賣了家產拿去幫助他，便能成功。又拿出錢到焦村去修橋，沒有成功便死了。弟弟永譽盡力幫助他成功這件事體，如了哥哥的愿心。同鄉裏有一個惡富人，和姓苗的並排住的，姓苗的種了幾株桃樹，兒子吃桃子，他生氣，以爲奪了他自己的東西，將要去告官。永康看見了撕破了狀紙，盡力勸解，他還生氣得了不得；後來因爲陰間的責罰，覺得懊悔了，便感激永康。唐太史龍泉橋記蒲明經聊齋志異可以查他的實事的。縣官張先生名字叫嵋的，寫了「名高月旦」四個字貼在他的大門上，同縣的人看了很榮耀。

念秧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劙囊刺橐，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誤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浸

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圉。」王因命僕代攝草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叫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爲兜，許不解，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爲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雛，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些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棲霞隸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啁哳；首者言佟姓，爲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敍同籍，笑請復博爲戲。衆各復博，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佟遂搜王裝橐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贏得如干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不過暫掩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友，遂實取君償耶？」王故長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

王諾之。僕終疑其僞，陰與主人遲，謀留不進，相失，遂杳。

翼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秀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屆客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欷歔，如不自勝；王略致詰問，少年歎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爲部中主政，便載細小來，可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面塵沙，使人薅惱！」因取紅巾拭面，歎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

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牀，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攜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卽移他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攜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爲許告；俄頃，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殽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

因戒童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無不利。』至涿，一人繫馬坐烟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直。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疑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爲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政，罰黃強使釂，鼓掌作笑，吳益悅之。

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吳，遂各出橐金爲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寐無諾。』吳去。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則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惜錯囊垂罄，議質其馬。忽聞撾門聲甚厲，吳急起，投骰於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扃啓關，有數人洶洶入，搜投博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捋吳被，指爲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檢吳鳴，方不能與之撐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吳急出鳴呼，衆始懼，曳入之，但求勿聲。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鹵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

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橐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啓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

衆發王裝物，估入己橐，修乃轉索許張而去。

少年遂襆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臥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著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尙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騾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爲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被念「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自薦，今者？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迹殊杳。始悟張許修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攜取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

爲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驩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又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爲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

竊感佩，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攜有香醞，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去，秀才牽裾苦不令去，後乘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窗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爲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跽而請；吳亦啟戶出，頓足大罵，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

女子又啼，甯死不歸。內奔出嫗婢，捽女令入；女子臥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以重價貨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綳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貲，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捉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憩；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西斜，尚無迹響，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傖，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託病殂。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懼，賄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故，吳即賜之。

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旋；不料吳固偉男，大爲鑿枘，嚬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憊不能起，託言暴病，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半鹵簿，皆狐爲也。黃於途益諂事吳，暮復同舍，斗室甚隘，僅容一榻，頗潔；而吳狹之，黃曰：『此臥兩人則隘，君自則寬，何妨？』食已逕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

坐良久，狐不至。倏聞壁上小扉有指彈聲，吳拔關探視，一少女豔妝遽入，自扃門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潸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卽被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傾心於君，乞垂拔救。』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

忽聞黃與主人，搥闥鼎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爲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瀋，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何爲？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兇暴；如兩人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庭耶？帷薄不修，適以取辱；且爾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竊

他進京去。」稱呼很謙虛奉承得很周到；跟着走了幾十里，約他同住。王秀才在前面，便鞭着驢子追着他落在後面，便停在路傍等他。用人疑心起來，便沉下臉兒叫他走開去，不要他跟着姓張的很覺得自己難爲情，揚着鞭子便去了。

等到天晚，到客店裏歇息；偶然走到門外，又看姓張的在外面屋子裏喝酒。正在詫異疑心的時候，姓張的看見王秀才，垂下手恭恭敬敬的站起來，謙虛得和書童用人一般；稍稍問了幾句話，王秀才也當是平常郤巧碰着他的，不去疑心他。但是王秀才的用人，一夜到天亮的留心他；等到雞已經啼了，姓張的來叫他同走，用人喝他回報他，纔去。太陽已經出來了，王秀才纔得上路；走了半日多，前面有一個人，騎着白驢子，年紀有四十多歲，衣服帽子齊整乾淨。低着頭很疲乏的神氣，磕睡得要跌下來；有時比他先，有時比他後，遲遲挨挨的十幾里。姓王的奇怪起來問他：「是幹什麼？便要疲倦得這個樣子？」那人聽了，忽的驚醒伸懶腰，說：「我是清河地方人，姓許臨淄地方的縣官高繁是我的姑表親，我哥在衙門裏開館，我去看望他，稍稍得着一點點送我的東西。今天夜裏客店裏錯同「念秧的」同住，害怕得不敢閉眼睛，使弄得白天昏迷。」王秀才故意問道：「念秧是怎麼一回事？」姓許的說道：「你作客的時候少，不知道危險鬼詐。現在

，吳歸琴瑟綦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即其夫，——蓋史郎金也，——有一襲紬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羽甚衆，逆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巽連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古言「騎者善墮。」信夫！

異史氏說道：『人情和鬼蜮，一般到處都是這樣；南邊北邊大地方，他害人的法子更利害：好比彎着好的弓，騎着好的馬，在中國之外和人家打仗的，人人都知道的了；或者有剪了包裹，割破了袋子，走路的人回過頭去，錢財貨色已經沒有了。這個不是比鬼蜮更利害的嗎。現在又有不認得的人忽然認得了，說話甜得和好酒一般；他起初的時候；來得慢慢的，他騙人的工夫，用得很深的。認錯了他做好朋友，便惹了丟錢財的禍水；到處乘機會安排害人的陷井，情形不止一種。人家因為他用說話慢慢的騙人，名目叫做「念秧兒。」現在北邊路上都有的，受他害處的人更多。

我的同鄉，叫王子巽的，是縣裏的秀才；有同族的先生，在京裏做旗人的太史官。正要去看望他，收拾行李；到北方去，路過山東，走了幾里路，有一個人騎了黑驢子，跑上來和他同走，常常用說話去引誘他。王秀才很和他問答說話，那人自己說：「姓張，做棲霞縣的差人，被縣官有公事差

歡他，稍稍的安慰他。年紀輕的說道：「方纔我先跑出來，家眷望得很久還沒有來，怎麼運用人們也沒有一個來的？天已快晚，怎麼好呢？」停留着盼望後面，走得很慢。

王秀才便先跑，離得漸漸遠了；天晚進了客店，等到進房去，那邊的一張牀上，先有客人把行李擱在上面。王秀才問店主人，便有一個人走進來，拉他出去說道：「儘管請住下，我便立刻搬到別地方去。」王秀才一看，便是姓許的；王秀才留着和他同住，姓許的也便留住了，便和他坐下談天。停了一回兒，又有帶了行李進來的，見了姓王的姓許的兩人在屋子裏，回轉身急急的跑出去說道：「已經有客人住着。」王秀才仔細一看，便是路上碰着的年紀輕的人；王秀才還沒有說話，姓許的急急的站起來，拉住他，年紀輕的便坐下來。姓許的便問他的家鄉住址，年輕的又把在路上告訴過王秀才的話，告訴把姓許的聽；一回兒打開袋子拿出銀子，那袋子滿滿的很重，稱了一兩多，給店主人，叫他辦酒菜，預備夜裏好說話兒。兩人搶着勸住他，到底不聽；一刻兒工夫，酒菜一塊擺在桌子上，年紀輕的談論文章很風雅。王秀才問起江南考場裏的題目，年紀輕的統統告訴他，幷且自己念他的破題承句，和一篇文章裏面的歡喜的句子。話說完，心裏很爲不佩服，大家替他可惜；年紀輕的，又因爲家眷失散，夜裏怕沒有用人，恐怕不會管牲口，王

有不好的一類人，用好話引誘過路客人；慢慢的想法子，和他一塊兒住宿。因爲這樣，乘時機拐騙。昨天有一個遠地的親戚，因碰見了這個，不見了盤費。——我們都應該留心提防着。」王秀才點頭道是的。從前臨淄的縣官，和王秀才認識；王秀才曾經做過他的師爺，認得他的門客，果然有一個姓許的，便不再疑心。便說些敷衍的話，并問起他哥哥的景況。姓許的約他天晚了同住客店，王秀才答應他；用人總疑心他假裝的，暗暗的和主人商量，遲挨着不走，大家失散得很遠。

第二天，太陽直的時候，又遇着一個年紀輕的人，——年紀大約十六七歲，——騎了很強壯的騾子，帽子衣服清秀整齊，相貌很美；同走了好半天，沒有說一句話。等到日落西山，年紀輕的忽然說道：『前面離開客店不遠了！』王秀才有意沒意的答應了一聲。年紀輕的長吁短嘆，好像自己耐不住的樣子；王秀才稍稍的盤問着他，年輕的歎口氣說道：「我江南地方姓金的，三年辛苦，想得着一點功名，想不到自己的名字竟落了榜；我哥哥是部裏的主政官，便帶了家小一塊來，指望可以排解心事。平生不慣走遠路，灰塵沙泥，撲到面孔上，叫人煩惱。」便拿出紅的手巾來揩臉兒，不停嘴的歎氣。聽他的說話，打着南方口音，嬌柔得和女孩兒一般；王秀才心裏喜

家都很害怕；姓佟的大聲威喝那王秀才，王秀才也拿了太史官的聲勢旗號來抵敵他。姓佟的氣便平了，和王秀才認同鄉，笑着叫他再賭着玩兒，大家又各人聚賭起來。姓佟的也賭，王秀才和姓許的說道：「輸贏不來管賬，只要睡覺不要來鬧我。」姓許的不聽，仍舊來來去去報給他聽；等到散場，大家算籌碼，王秀才輸欠的錢很多，姓佟的便收王秀才的行李袋子還賭債。王秀才生氣，跳起來和他爭鬧；姓金的拉着王秀才的臂膀，暗暗的告訴他說道：「他們都是歹人，他的手段都是人家猜不着的；我們是做文章的朋友，沒有不大家照顧的。方纔場上我贏了多少錢，可以抵得過；這個應該問許先生拿出來的，現在可以劃過去，便教姓許的還姓佟的，你還我，不過暫時遮人家的耳目，了這個時候，仍舊還你的；難道是這樣有道理有義氣的朋友，便一定要你還債的嗎？」王秀才向來忠厚，便也相信了他。年紀輕的走出去，把大家掉換的法子告訴姓佟；姓佟的便當着大家的面，打開姓王的行李來，估量價錢，藏在自己的袋子裏，姓佟的便轉鬪姓許的姓張的，討了錢去了。

年紀輕的便捧了被褥來，和王秀才一個枕頭睡下，被頭褥子都是很華麗的，王秀才也叫用人上床來睡，大家靜悄悄的睡下。好一回兒，年紀輕的故意做出翻身的樣子，用下身去貼牢用人，

秀才便叫用人替他料理乾草豆料，年紀輕的人很感激他。坐了不多時候，忽然蹬着脚恨恨的說道：「一生一世懶的出門來也碰不着好事體；昨天夜裏在客店裏，和壞人同住，擲骰子叫喊，耳朵裏震得很響，心裏煩惱，叫人睡不着。」

南邊聲音叫骰字做兜字；姓許的不懂，細細的問他，年紀輕的做手勢，說他的樣子。姓許的便笑起來，到袋子裏去拿出一顆來，說道：「是這東西嗎？」年紀輕的說道：「是的。」姓許的拿骰子作酒令，大家很歡喜的喝酒；等到酒喝完，姓許的要大家擲骰子，贏一個東道主人。王秀才推說不會，姓許的便和年紀輕的大家擲骰子；又暗暗的叮囑王秀才說道：「你不要漏出說話來，這位公子很有錢，年紀又輕，不見得怎麼知道骰子的訣巧；我贏他一點點，明天再請你過來。」兩人便到隔壁房間裏，後來聽見許多人，一塊兒賭得很熱鬧；王秀才暗暗的去偷看他們，看見棲霞縣的差人也在裏面，很疑惑，鋪好被褥自己睡了。又停一回兒，大家都來拉王秀才去賭，王秀才苦苦的推說：「不知道。」姓許的情願替他看骰子，王秀才又不肯，便硬代王秀才擲骰子；不多時候，到床前來報王秀才說道：「你贏了多少錢了！」王秀才睡夢裏答應他。忽然有幾個人打着門進來，外國話嘰嘰咕咕的；第一個說是姓佟旗下人捉賭的。這時候禁賭禁得很利害，大

本縣有一個吳秀才，號叫安仁，三十歲死了妻子，一個人睡在空的書房裏；有一個秀才來和他談天，便大家要好起來。跟了一個小用人名叫鬼頭也和吳家的書僮報兒要好；好長久了，才知道他是狐狸。吳秀才出遠門總和他在一塊兒同在一間屋子裏的人，不能看見他。吳秀才做客人到京裏去，快要回來，聽見王先生遭了「念秧兒」的禍水，便吩咐書僮留心狐狸。笑着說：『不必這樣；這一路走沒有不吉利的事。』到涿鹿地方，有一個人吊着馬坐在烟店門口，狐皮衣服穿得很齊整；看見吳秀才走過，也站起來，跑馬跟着他，慢慢的和姓吳的說話。自己說：山東人，姓黃，在戶部衙門裏值堂的；今要回到山東去，很歡喜同路不冷靜。從此姓吳的停住，他也停住；常常一塊兒吃飯，總替姓吳的還飯錢，吳秀才面子上狠感激，暗中疑心他。私下問狐狸，狐狸祇說：『不妨事的。』吳秀才的疑心便放下了。等到天晚，同找客店，先有一個年輕美貌的人，坐在裏面；姓黃的進去，和他拱拱手行禮，笑着問年紀輕的：『什麼時候離北京的？』回答說：『是昨天。』姓黃的拉他和他一塊兒住，對吳先生說道：『這個史官人，是我的姑表兄弟；也是讀書人，可以陪先生談風雅的說話，夜裏說話不會冷靜了。』便拿出銀錢，辦了酒菜，大家喝酒；年輕的風流文靜，便和吳先生很要好很歡喜。喝酒的時候，常常拿眼睛教吳先生酒盃裏做法子罰姓黃的，硬勸他喝酒，拍着手笑他，吳先生越發歡喜他。

用人也翻身避開他年紀輕的再過去尋着他肉碰着屁股上，光滑的和脂油一般。用人的心動了，試試看和他幹那年輕的人奉承得很周到。被縫兒口響動，王秀才很聽見他們；雖然很詫異，很奇怪，但是總不疑心他有別的事體。天稍稍有點亮，年紀輕的便起身，催他早走，又說道：「你的騾子疲乏，夜裏寄在我那裏的東西，到前面路上去還你。」王秀才還沒有回答，年紀輕的已經背了行李騎上騾子；王秀才沒有法子，祇得答應他。騾子跑得飛快，慢慢的去得遠了；王秀才料想前面路上總等着，起初還不在意，便將夜裏聽見的事體問用人，用人老實告訴出來。王秀才纔吃驚着說道：「我們被念秧的人騙去了！那裏有做官人家，有名氣的讀書人，自己去薦給用人的？」又轉心一想，他談論的說話很風雅，不是念秧的人所能夠的；急急的追了幾十里，一點兒影子都沒有。纔想到姓許的，和姓張姓佟的都是一黨；第一次騙不進，再換一個法子，硬要叫他上這個圈套的，還債換行李，早已藏着一個抵賴的法子。倘然拿行李的法子用不着，也一定拿着以前的說話，硬奪了去的。

為了幾十兩銀子，彎彎曲曲的幾百里；恐怕用人敗露他的事體，便拿身子來和他結交，他的法子也很苦的了！——後來幾年，又有吳秀才的一件事體。』

先生的身體強壯，很配不上，叫贓着有點當不住，苦苦求他罷了；—吳先生硬求幹他完那事兒，用手去一攪，血流得自己身上都是的了，便放他叫他回去。等到天亮，姓史的疲乏得不能起身，假說是生急病，祗請吳先生和姓黃的先動身；—吳先生臨走的時候，送他銀子做吃藥的用費。路上告訴狐狸，纔知道半夜裏的導子，都是狐狸扮出來的。姓黃的在路上，越發奉承服侍吳先生；天晚了，仍舊同屋子住。屋子小很窄，祗有一張牀擱得下，很和煖很乾淨。但是吳先生嫌他太狹，姓黃的說道：『此地睡兩人便太小，待一個人睡便寬暢了，沒有什麼要緊。』吃完，便一直出去了。吳先生也喜歡一個人睡，可以接待狐狸朋友。

坐了很長久，狐狸不來，忽然聽見牆上的小門兒上，有人用指尖兒敲門的聲音；吳先生拔開門閂，伸出頭去看，見一個年輕的姑娘，打扮得很華麗，裝急的跑了進來，自己鎖了門窗，對吳先生笑起來，美貌得和神仙一般。吳先生歡喜，去細細的問他，誰知是店主人的媳婦；便和他親熱，兩人很親熱很喜歡。女人忽然水汪汪的滴下淚來，吳先生吃了一驚問他；女人說道：『不敢瞞你，我實在是主人打發我來引誘你的。從前一進屋子，便被他們來捉住；不知今晚為什麼許久不來。』又嗚嗚咽咽的說道：『我是好人家的女兒，心裏實在不甘心；現在我的心都在你身上，求你可憐救我！』—吳先生聽

後來姓史的和姓黃的，商量要賭錢，大家要拉姓吳的一塊兒去，便各人拿出袋子裏的錢來做公注；狐狸叮囑報兒叫他暗暗的鎖了板門。叮囑吳先生說道：『倘然聽見人聲熱鬧，儘管睡覺，不要說話。』吳先生答應。吳先生每擲骰子，押得錢少便輸去，押得錢多便贏了；一更多的時候算算得了二百兩銀子，姓史的姓黃的，挖着袋子要快完了，商量當他的馬。忽然聽見打門的聲音很利害，吳先生急急站起來，拿骰子丟在火裏，蓋着被頭假做睡着；好半天，聽見主人尋鑰匙尋不着，打破了鎖開開了門，有幾個人很兇惡的跑進來，搜捉賭錢的。姓史的姓黃的，都說沒有一個人賭錢的，竟把吳先生被他們指實了說是賭錢的；吳先生呼喝他們，幾個人硬搜吳先生的行李。正在沒法兒和他們抵敵的時候，忽然聽見門外車子和馬，差人呼喝的聲音；吳先生急急跑出去叫喊，大家纔害怕，拉他進去，祇求他不要聲張。吳先生便慢慢的包裹了交主人，等到導子去遠了，幾個人便走出門去了；姓黃的和姓史的，都現出又驚又喜的樣子，一個一個的尋地方睡覺。

姓黃的叫姓史的，和吳先生同牀睡；吳先生將身邊的銀子擱在枕頭底下，纔叫拿被頭來睡。姓史的揭開吳先生的被頭，赤着身體撲進吳先用的懷裏，輕輕的說道：『歡喜你豪爽，情願和你要好。』吳先生心裏知道他的奸計，但是這個法子也中意，便大家抱住。姓史的很用心的奉承他，不料吳

見了，臉色變了灰色；秀才喝着罵道：你們這些畜生行爲已經統統露了出來，這個我們客人看了都要氣不平的。』姓黃的和主人，丟下刀和捧兒跪着哀求；吳先生也開出門來，立刻生氣大罵秀才又勸住了吳先生，兩邊纔得和解。

女人又哭起來，情願死了不肯回去；裏面跑出老太婆了頭，拖了女人叫他進去，女人倒在地下哭得愈加悲傷。秀才勸主人用好價錢賣給吳先生，主人低着頭說道：『做了老娘三十年，今天顛倒包起來做小孩兒也沒有什麼說的，便依了秀才的話。』吳先生一定不肯出重價錢，秀才在主人客人兩邊調和，講定五十兩銀子；人和錢交付完了，早晨的鐘已經響起來，便大家收拾行李，帶了女人一塊兒走。女人沒有騎過馬，跑得很乏力；午時稍稍歇力，喚報兒不知到那裏去了。太陽已經往西面斜了，還是沒有影子，狠想着詫異；便將這事問狐狸，狐狸說道：『不用耽心事，快要自己來了。』星和月亮都出來了，報兒纔來；吳先生問他，報兒笑着說道：『公子拿五十兩銀子，給奸滑下流人；我心裏氣不過，方纔和鬼頭商量，回轉去討他回來。』便拿銀子擺在茶几上。吳先生很詫異的問他的原故，因爲鬼頭知道女人祇有一個哥哥，出遠門十幾年不回來；便變了他哥哥的樣子，叫報兒冒充弟兄，進門去問他要姊妹。主人害怕，假說是生病死了；兩個書僮要去告官，主人越發害怕，用銀子買囑他，

了，又吃驚又害怕；沒有法子想，祇叫他快去，女人祇是低着頭。

忽然聽見姓黃的和店主人，打鬥鬧得和滾水似的；只聽見姓黃的說道：『我一路奉承你，當你是個人，怎麼便來引誘我的弟媳婦？』吳先生害怕，逼着女人叫他出去，聽見壁門外有春東西的聲音；吳先生匆忙的時候，汗淌得和水一般，女人也跪着哭。又聽見有人來勸住主人，主人不肯聽，門敲得愈加急了；勸他的人說道：『我請問你的意思要怎麼樣？倘然要殺他，有我們這些客人，一定不肯坐着看你行兇的；倘然兩人之中有一個逃走，抵罪的事體你怎麼推得開？你倘然要告到衙門裏去呢，家裏不規矩，正是自已討沒意思；并且你住在客店裏，明明像陷害人的奸計，那裏保得住女人沒有別的說話？』主人瞪着眼，說不出話來；吳先生聽見了，暗暗的感激他，究竟不知道他是誰。起初店門將關的當兒，便有秀才帶了一個用人來，進外面屋子裏住着；帶了很香的酒，一屋子的人，統統給他們喝。勸姓黃的和店主人更利害，兩人推說要去，秀才拉着袖子，苦苦的不放他走；後來乘會逃了出去，拿了棍兒跑到吳先生那裏。秀才聽得噪鬧，纔進來勸解；吳先生伏在窗子口張望，便是狐狸朋友，心裏暗暗的歡喜。又看見主人的樣子，消消的和平了，便說利害的話威嚇他，又和女人說道：『為什麼一聲兒不說話？』女人哭着說道：『自己恨比不上別人，被人家逼着做下賤的事體。』主人聽

床下。既久，陰以宵情問婢，婢言無之，——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臥。少間，聞床上睡息已動，潛起登床捫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卻拒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尚須汝奔就耶？』——林乃下床出。

——戚自是孤眠，林——使婢託己往就之，——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疑焉；摸其項，無痕，知為婢，又出之。婢慚而退。既明，以情告林——使速嫁婢；——林笑云：『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即亦幸求。』——戚曰：『苟背盟誓，鬼責將及，倘望延宗嗣乎？』——林翼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臥己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佃人來矣！深愧錢鎛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既而舉事，婢小語曰：『私處小腫，顛猛不任。』——戚體意溫卹之。事已；婢偽起溺，以林——易之。自此時值落紅，輒一為之，而——戚不知也。

未幾，婢腹震；——林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納婢，而君弗聽；設爾日冒妾時，君誤信之，變而得孕，將復何如？』——戚曰：『留犢鬻母。』——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暗買乳媼，抱養母家；積四五年，又產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林半月，輒託歸寧，一往看視。婢年益長，——戚時時促遣之，林——諾；婢面思兒女，——林從其願，竊為上鬟，送詣母家。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義男，

慢慢的加到四十二兩，書僮便走。報兒統統說出他的原故，吳先生便賞了他。

吳先生回家去，夫妻很和睦，家產越富了；細問女人，從前美貌年紀輕的人，便是他的丈夫。因為姓史的便是姓金的，偷來一箱子的綢衣服，說是從山東人姓王的那裏得來的，因為他的同黨很多；客店主人都是他的一黨，誰知道吳先生所碰見的人，便是王子巽叫苦連天的人，豈不痛快？古人說的：「騎馬的人，常常要跌下來的。」實在是眞話！

林氏

濟南戚安期，素挑達，喜狎妓；妻婉戒之，不聽。妻林氏美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偽諾之。適兵佩刀繫床頭，急抽刀自頸死；兵舉而委諸野；次日，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稍嚬呻。扶其項，以竹管滴瀝灌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半年，林平復如故；但首為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以為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為置媵，戚執不可。逾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業誓不二，鬼神寧不聞之？卽嗣續不承，亦吾命耳；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者耶？』林仍託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襆被臥其

的筋牽住，常常好像看左邊的樣子；姓戚的不當他難看，比從前更加親愛。堂子裏的玩兒，從此絕脚不去。林氏自己覺得樣子難看，將要替他買小老婆，姓戚的一定不要。過了幾年，林氏不生孩子，因勸他收丫頭。姓戚的說道：『已經罰咒不近別個女人，鬼和菩薩難道不聽見的？便是後代接不着，也是我的命罷了！倘然不應該絕後，你難道是眞個老了不能生育了嗎？』林氏使推說有病，叫姓戚的一個人睡；打發丫頭海棠拿被鋪睡在他的床下。等到長久了，暗暗問丫頭夜裏的情形，丫頭說沒有事體；林氏不相信，叫丫頭不要去，自己到丫頭睡的地方去睡着。停了一回兒，聽見床上眠鼾已響起來，悄悄的爬起來，爬進床上去摸他。姓戚的醒轉來問：『是誰？』林氏耳朵邊去說道：『我是海棠呢。』姓戚的推卻他說道：『我有罰咒的說話，不敢改變的；倘然在從前幾年，還等你自己來尋我嗎？』林氏便走下床來，跑出去。

戚安期從此便一個人睡，林氏又叫丫頭，冒了自己的名字去尋着他；戚安期想妻子一生一世從來不肯做人家沒有防備的人，疑心起來，摸他的頭頸沒有紋路，知道是丫頭，又推他出去。丫頭難爲情了，跑出去。等到天亮，把這情形告訴林氏叫他快把丫頭嫁了。林氏笑着說道：『你不要太煞固執，倘然得着一個男孩子，也是很好的事體。』戚安期說道：『倘然背了罰咒的說話，鬼的責罰

業配之。』

又數年，子女俱長成。値戚初度，林先期治具，爲候賓友；戚歎曰：『歲月驚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闕者，膝下一點。』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兩亦非難，何況一也？』戚解顏曰：『旣言不難，明日便索兩男。』林言：『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不解，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爲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尙可絕乎？』戚感極，涕不自禁；乃迎婢歸，偕老焉。——古有賢姬，如林者，可謂聖矣！

濟南地方的戚安期性情輕薄，喜歡嫖妓女；妻子很柔和的勸他，不肯聽。妻子姓林，又標緻又賢惠，碰着北兵打進來，被人擄了去；晚上睡在路上，要去調戲他，林氏假裝答應。齊巧那兵挂的刀，吊在床頭邊，急急抽出自己勒死了，兵抱着他丟在草地上；第二天，一塊兒都去了。有人傳說林氏死了，姓戚的悲痛可惜的跑去看他，還有一絲氣息；背他囘來，眼珠慢慢的有點轉動，稍稍的有點響聲。扶了他的頭頸，用細竹管兒一滴一滴的灌湯水給他喝。姓戚的拍拍他說道：『你萬一能夠活轉來，倘然廝待了你，我一定碰着惡死！』半年工夫，林氏創口平復，和從前一樣，但是他頭被頭頸上

女兒林氏依了他的心思，暗暗的教他梳了頭，送到母親家裏去。和姓戚的說道：『天天說我不嫁海棠母親家裏有一個承繼兒子，我已經許配給他了。』

再過幾年，兒子女兒都已經長大了；跪到姓戚的生日，林氏預先料理酒席，替他請了親戚朋友。姓戚的嘆氣說道：『日子過得和走馬一般快，忽然過了半世；幸虧我和你都強健，家景也不受凍受餓。所缺的一點兒是身邊沒有孩兒！』林氏說道：『是你古板不聽我的話，去怨誰去呢？但是要得孩子，兩個也不難，何況一個？』姓戚的開笑臉說道：『既然說是不難，明天便問你討兩個孩子。』林氏說道：『容易得呢。』早上起來，叫了車子，則母親家裏去；把兒子女兒，打扮得端端整整，坐了車子，一塊兒回來進門來教他並排站着，教他叫父親，磕頭拜生日。拜定完了起來，大家看着玩兒好笑；姓戚的疑心詫異，不知道什麼原故。林氏說道：『你向我要兩個男孩子，我現在添上一個女兒。』纔把從前的事體，源源本本的說出來。姓戚的歡喜說道：『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回答說道：『早說恐怕賣他的母親。現在兒女已經成人，還可以賣他嗎？』姓戚的感激極了，禁不住淌下淚來；便接了丫頭回來，一塊兒過到老。——古時候有賢惠的女人，和林氏這樣的，總算頂好的了。

細侯

便要來了，還望接後代嗎？』林氏第二天笑着和戚安期說道：『凡是種田的那些人，出來種田的好不好，不能知道下種的老規矩不好錯的。晚上耕田的時候到了！』姓戚的一笑，懂他的意思；等到夜裏，林氏熄了蠟燭，叫丫頭睡在自己的被頭裏。姓戚的跑進來，玩兒着說道：『種田人來了！種田的傢伙不好，很難爲情的，空耽誤了好田地！』丫頭一聲不響，一回兒便幹這事。丫頭輕輕的說道：『下身一點點瘂，你發狂的幹我是受不得的。』姓戚的用很溫存的體惜他，事體幹完了，丫頭推說起身解溲，叫林氏去掉換他。——從此以後，碰着月經乾淨以後，便這樣的做一回；那姓戚的並不知道。

不多日子，丫頭的肚子有點震動；林氏常常叫他靜靜的坐坐，不叫他到面前來做事體。故意和姓戚的說道：『我勸你收丫頭你不肯聽，倘然那一天冒我的名時，你錯相信了他和他做了事體，有了喜，便怎麽樣呢？』姓戚的說道：『留了兒子賣了娘。』林氏便不說了。不多幾時，丫頭生了一個兒子，林氏暗暗的僱了奶媽，把孩子抱去寄養在母親家裏。過了四五年，又生一個男孩子；一個女孩子。大兒子名字叫長生，已經七歲了，住在外公家裏讀書；林氏過半個月，推說去看父母，去看一趟孩子。丫頭的年紀越發大了，姓戚的常常催送林氏嫁他出去，林氏答應着；丫頭天天記念兒子

三年莫能歸，偶笞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饋遺，以是得無苦。

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故聽之。有富賈某慕細侯名，託媒於媼，務在必得；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敬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使久羈之；歸告媼云：『生已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媼曰：『無論滿生已死，或縱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而終也，何如衣錦而厭粱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且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卽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賈衣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

無何，生得門人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仇己也；然素念無郤，反復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心甚淒楚；因以所苦，託市媼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亡歸滿；凡賈家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顧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昌化滿生，設帳于餘杭，偶步村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頭，仰視，一雛姬倚閣上，妖姿娟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爲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託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干，攜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細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汚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歸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囑堅相約從，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效作一首，恐難使佳妙，爲聽覩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生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爲也。四十畝聊作自給；十畝可以種桑，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和對，君讀妾織，則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略可幾多？』曰：『依媼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貲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爲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

生即棄館南游，至則令以小誤免官，僦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爲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

詩喝酒可以消遣，封一千家的侯爵也沒有什麼稀奇。』秀才說過：『你的身價大約是要多少？』回答說道：『依老太婆的貪心，怎樣能夠滿呢？多不過二百兩銀子罷了。最可恨的我年紀輕，不知道可惜錢財，得着了便去交給母親，所私底裏藏着的一點點沒有多少；你能夠弄到一百兩，過了這個關節，便不用耽心事了。』秀才說道：『我的窮，你是知道的，一百兩怎樣自己辦得來？有一個結拜朋友在湖南做縣官，常常來叫我去，我因爲路遠，所以怕走；現在爲了你的原故，只好去和他商量，大約三四個月可以回轉來，祇要忍耐等我。』細侯答應他。

秀才便丟了館到湖南去，等到到了那裏，縣官因爲辦錯了公事，革去了官職，寄住在百姓的房屋；袋袋裏沒有錢，不能幫他的忙。秀才流落了，不能回轉去，硬在本城教學生讀書了，三年不能回去。偶然打學生，學生自己投水死了，東家捨不得兒子，去告他的先生，便被人捉了去關在監牢裏。幸虧有別個學生可憐先生沒有錯處，常常拿東西去送他，因爲這樣還不吃苦。

細侯自從分別了秀才，關着門不接一個客人；母親問的得了這個原故，勸不聽，也有意聽他去。有一個有錢的生意人，敬重細侯的名氣；託人去和老太婆商量，一定要得着人，不可惜錢財的。細侯不肯。生意人因爲做買賣到湖南去，仔細打聽秀才的信息；這時候案子已經快要了結了，生意人

昌化地方的滿秀才，在餘杭地方開一個館；偶然走到街上，走過靠街的樓窗底下，有荔枝殼兒落在肩膀上。擡頭看看，一個小姑娘靠在窗檻上，嬌嫩的相兒很靈巧很有趣，不覺定着眼珠看得發癡；姑娘低着頭微微一笑跑進去了。問起來，知道是窰子裏姓賈的女兒，名字叫做細侯，他的身價很高貴；一己想不能隨自己的心願，回到書房裏暗暗的想念，一夜到天亮不睡。明天，去送進名片去，大家見面，說說笑笑狠歡喜，心思越發迷住了；推說有事體問朋友借錢，湊成了多少銀子，帶了到姑娘家裏，奉承得很周到。便在枕頭上嘴裏念一首詩送他說道：『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細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很不高興的樣子說道：『我雖然不乾淨下流，常常想得着同心合意的人嫁他；你既然沒有妻子，看我可以做你的妻子麽？』秀才很歡喜，便叮囑大家訂了很深的約，細侯也歡喜說道：『吟詩的事體，我自己想沒有難處；常常在沒有人的地方，要學別人做一首；恐怕不見得便好，被人家聽見看見的人笑話。倘然能夠大家房夫妻，你要教我的呢。』便問起秀才：『家裏田地家財有多少？』回答說道：『不好的田五十畝，破做十幾椽罷了。』細侯說道：『我嫁你以後，應該常常在一塊兒，不要再去坐館的了。四十畝田稍稍可有自己過活，十畝田可以種桑，織得五匹絹，繳太平租說儘彀了。關上門大家在一塊，你讀書我織布，有做

轉諒他們的情形，聽他去不來查審。咳！——古時的壽亭侯回到漢皇這裏，同他有什麼兩樣？但是弄死了孩子再去也是天底下狠心的人。—

錢卜巫

夏商河間人，其父東陵豪富侈汰；每食包子，輒棄其角，狼籍滿地。人以其肥重，呼之「丟角太尉」；暮年，家綦貧，日不給餐，兩股瘦，垂革如囊，人又呼「募莊僧」。——謂其挂袋也——臨終，謂商曰：『余生平暴殄天物，上干天怒，遂至凍餓以死；汝當惜福力行，以蓋父愆。』商恪遵父命，誠樸無二，躬耕自給，鄉人咸愛敬之。富人某翁，哀其貧，假以貲，使學負販，輒虧其母，愧無以償，請爲傭，翁不肯，商瞿然不自安，盡貨其田宅，往酬翁。翁詰得情，益憐之，強爲贖還舊業，又益貸以重金，俾作賈。商辭曰：『十數金尚不能償，奈何結來世驢馬債耶？』翁乃招他賈與偕，數月而返，僅能不虧；翁不收其息，使復之。年餘，貸貲盈輦，歸至江，遭颶，舟幾覆，物半喪失；歸計所有，略可償主。遂請賈曰：『天之所貧，誰能救之？此皆我累君也。』乃積籌付賈，奉身而退；翁再強之，必不可，躬耕如故。每自歎曰：『人生世上，皆有數年之享，何遂落魄如此？』

用銀去賣囑管牢監的人，叫他儘關着他。回去告訴老太婆，說道：『秀才已經餓死了。』細侯疑心他不確實，老太婆說道：『不要說是滿秀才已經死了，便是不死，與其跟了窮秀才，粗頭布衣的過一生，不如穿綢衣服喝酒吃肉的好呢；』細侯說道：『滿秀才雖然窮，他的品性狠清高的；跟着下流的生意人，實在不是我情願的。况且半路上傳來的說話，怎麼叫人相信？』生意人再傳託了別個做生意的，造出滿秀才的絕命書寄給細侯，可以死了他的心；細侯得了信息，祇是早晚痛哭。老太婆說道：『我從小待你，撫養你很辛苦，你成人了三年工夫，所得着報答我的日子也沒有幾天；既然不願意做這生意，便又不肯嫁人，怎麼想法子過活呢？』細侯沒有法子，便嫁了生意人；生意人給他的衣服簪兒耳環，供給他得很富厚；一年多，生了一個孩兒。

不多幾時，秀才得學生的勢力，明白了寃枉出來，方纔知道生意人的有意關住自己，但是想着一向沒有仇寇，翻來覆去想不出他的原故來。學生有義氣的，幫貼他盤纏回來；後來聽得細侯已經嫁人，心裏很痛苦，便把自己的悲傷，託街上賣漿兒的老太婆，傳給細侯。細侯很悲傷，纔知道從前的許多法子，統統是生意人的詭計；乘生意人跑出去，弄死了手抱的孩兒，帶了他自己所有的東西，逃走到滿秀才那裏；凡有生意人家裏的東西一點不會帶去。生意人回來生氣，告到官廳，官

獄。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器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居無何，宰遷南昌同知。踰歲，商以懋遷至南昌，則宰已死；妻子將歸，貨其粗重，有桐油如干簍，商以直賤，買之以歸；既抵家，器有滲漏，瀉注他器，則內有白金二鋌，徧探皆然。兌之，適得前掘鏹之數。商由此暴富，益贍貧窮，慷慨不吝。妻勸積遺子孫，商曰：『此即所以遺子孫也。』鄰人赤貧至爲丐，欲有所求，而心自愧；商聞而告之曰：『昔日事，乃我時數適至，故鬼神假子手以敗之，於汝何尤？』遂周給之。鄰人感泣。後商壽八十，子孫承繼，數世不衰。

異史氏曰：『汰侈已甚，王侯不免，況庶人乎？生暴天物，死無飯舍，可哀矣哉！幸而烏死鳴哀，子能幹蠱[二]；窮敗七十年，卒以中興。不然，父孽累子，子復累孫，不至乞丐相傳不止矣！何物老巫，遂宣天之祕？嗚呼，怪哉！』

夏商河間地方人；他的父親叫東陵，很有錢，很考究。碰着吃包子，常常棄了角兒，丟了滿地。人家因爲他生得又胖又重，喚他綽號叫「丟角太尉」。到了年紀老的時候，家裏很窮，每天三餐也沒得吃了，兩條腿，瘦得挂着皮和袋子一般，人家又叫他「募莊和尙」。因爲他挂着袋子的原故呢。臨要死時，和夏商說道：『我一生一世很糟蹋了好好的東西，上頭犯了上帝生氣，便挨到凍死餓死。你要惜福，虔心做去，可以蓋過你父親的罪孽。』夏商很虔心的守父親遺命，誠實儉樸，得殺有八

會有外來巫，以錢卜，悉知人運數；敬詣之。巫，老嫗也，寓室精潔；中設神坐，香氣常熏。商入朝拜訖，便索貲；商授百錢，巫盡內木筒中，執跪坐下，搖響如祈禱狀。已而起，傾錢入手，而後於案上次第擺之；其法以字爲否，幕爲泰。數至五十八皆字，以後則盡幕矣。遂問：『庚甲幾何？』答：『二十八歲。』巫搖首曰：『早矣！官人現行者先人運，非本身運。五十八歲，方交本身運，始無盤錯也。』問：『何謂先人運。』曰：『先人有善，其福未盡，則後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禍未盡，則後人亦受之。』商屈指曰：『再三十年，齒已老耄，行就木矣！』巫曰：『五十八以前，便有五年回潤，略可營謀，然僅免寒餓耳。五十八之年，留有巨金之來，不須力求；官人生無過行，再世享之不盡也。』別巫而返，疑信半焉。然安貧自守，不敢妄求。

後至五十三歲，留意驗之：時方東作，病痁不能耕。既痊，天大旱，早禾盡枯。近秋方雨，家無別種，田數畝，悉以種穀。既而又旱，蕎菽半死，惟穀無恙；得後雨勃發，其豐倍焉。來春大飢，得以無餒。商以此信巫，從翁貸貲，小權子母，輒小獲；或勸作大賈，商不肯。迨五十七歲，偶葺牆垣，掘地得鐵釜；揭之，白氣如絮，懼不敢發。移時氣盡，白鏹滿甕。夫妻共運之，秤計一千三百二十五兩。竊議巫術小舛。鄰人妻入商家，窺見之，歸告夫，夫忌焉，潛告邑宰；宰最貪，拘商索金。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賈禍。』盡

起來，倒錢在手裏，然後到桌子上一個一個的擺開了他的法兒，以字當不好的運氣，幕算好運氣。數到五十八字以後，都是幕數了。便問他：『年紀多少？』回答說：『二十八歲。』算命的搖首說道：『還早呢！官人現在交的是先人的運，不是本身運；要到五十八歲纔交本身運，纔沒有跌蹉呢。』問他：『怎麼叫做先人運？』說道：『先人有福氣沒有享完，便傳給後代；先人有不好的事體，他的禍水沒有完，那後人也要替他受。』夏商數着手指說道：『再過三十年，年紀已經老了，快要到棺材裏去了。』算命的說道：『五十八歲的以前，便有五年回過運氣來，稍稍好一點的運，稍爲可以做點生意；但是祇可以不受凍，不挨餓罷了。五十八歲的這一年，有很多的錢自己會來的，不用你用力去賺；官人一生一世沒有做錯的事體，到來世福氣還享不盡呢。』辭別了算命的回去，一半疑心，一半相信；自己安安眈眈的守着做窮人，不敢存別的想頭。

後來到五十三歲，留心試試看，這時候正是做種田的事體，生瘧疾，很長久不能耕田；等到病好了，天碰着大旱，早稻統統枯死，快到秋天纔下雨。家裏沒有別種東西，有幾畝田，統統種了稻子；恰巧又碰着天旱，蕎麥大豆大半枯死。祇有稻子沒有病，得着後來的雨水，忽然長大起來，他的收成好了一倍呢。明年春天，碰着大荒年，能夠不得到挨餓。夏商因爲這樣，相信算命的靈驗，去向老頭子

比得上的，親自種田過活；同鄉人都敬重他，歡喜他。有一個有錢的老頭兒，可憐他窮，借給他本錢，叫他學做買賣，常常虧本；他因沒有錢陪還人家，不好意思，說情願給他當用人。老頭兒不肯。夏商兢兢惕惕的過意不去；統統賣了他的田產房屋，去還老頭兒。老頭兒問出情由，越加可憐他，硬替他贖回家產，再借很多的錢給他，叫他可以做生意。夏商推辭說道：『十幾兩還不能還你，怎麼又結來世變驢變馬的債呢？』老頭兒便招別個生意人和他一塊兒，幾個月回來，祇能不虧本；老頭兒不收他的利息，叫他再去做生意，一年多，賺錢財滿車子。回到江南碰着大風波，船幾乎翻了，東西丟了一半；回來算算所有的東西，祇可以還主人。便和生意人說道：『天要我做窮人，還有誰人可以救我？這件事都是我累你的呢。』便查清賬簿，交給生意人，光身子回來；老頭兒再要勸他，一定不要，親自種田和從前一樣。常常自己歎口氣說道：『人家活在世上一世，都有幾年運氣的；怎麼我便流落得這個樣子？』

碰着有一個外路來的算命的，拿錢來起課，統統知道人的運氣，誠誠心心的去請教他。算命是個老太婆，呢住的房子又好又乾淨；中間擺着神坐，香氣常常薰着。夏商進去朝上拜完了，便問他討錢，夏商給他一百錢；算命的統丟在木筒裏捧，着跪在神坐下面搖，的響聲和求籤的樣子完了，站

個地步；所以鬼和菩薩，借你的手來害我的。在你有什麼錯處？』便送錢給他，鄰舍家的人感激得淌出眼淚來。後來夏商壽活到八十歲，子子孫孫接着幾代不衰。

異史氏說道：『考究得太利害，王侯也不免要落難的，何況是平民百姓呢？活着糟塌了天生的東西，死了沒有吃飯的地方，可憐得很呢！幸虧和雀兒一般，臨死的時候說的說話很可憐，兒子能夠蓋過父親的罪孽；窮苦了七十年，到底後來興旺起來。不然的話，父親連累兒子，兒子又連累孫子；不到乞丐相傳不能了。什麼算命的老太婆便漏洩天上機關；咳！奇怪極了！』

(註一)盤錯　彎彎曲曲稱做盤，橫七豎八稱做錯；盤錯是比方說事體顛顛倒倒，不順手的意思。

(註二)幹蠱　蠱，是說人犯罪，做錯了事體；幹蠱，是說贖回他的罪孽來。

庚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麗而賢，逑好甚敦。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鄉；金攜家南竄，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爲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卻，

借錢，做小買賣，常常得着一點點利息。有人勸他做大點的生意，夏商不肯。等到五十七歲，偶然修理牆頭，掘地下，得着一隻鐵鍋子，揭開來看，有白煙和煙花一般，害怕得不敢打開來。停了一回，白煙完了，看見滿甕的白銀；夫妻大家搬進去，稱着算算看有一千三百二十五兩。暗想算命人算得稍稍有點弄錯了，鄰舍人家的老婆到商家來，偷看了去，回家告訴丈夫；丈夫妒忌他們，暗暗的去告訴縣官。縣官的貪心很重，捉了夏商問他要銀子。妻子要藏他一半，夏商說道：『不是應該得着的錢，留着他惹禍水。』統統送了出去。縣官得了銀子；恐怕他有點私下藏着；又要藏銀子的傢伙；拿銀子搬進去，盛滿了，便放了夏商

過了不多時候，縣官升了南昌的同知；夏商因為做生意到南昌地方，那縣官已經死了。妻子快要回去，賣他的粗笨傢伙；有桐油好幾甕，夏商因為價錢便宜，買了他回來。等到回家，油傢伙有漏的地方，倒在別的傢伙裏；那銀子裏有銀子兩甕，個個油甕子裏去尋，都有銀子。兌他起來，齊巧是從前掘着的銀子數目。夏商從此忽然的做了富人，越發去救濟窮人，爽爽快快的一點不可惜。老婆勸他，留點給兒子孫子，夏商說道：『這個便是留給子孫呢！』那鄰舍人家弄得精窮，直到做化子，要想問他去借錢，他是自己心裏難為情。夏商聽得，和他說道：『從前的事體，是我的氣數該到這

庚娘力切之。不死，號而起；又揮之，始殪。媪髣髴有聞，趨問之，女亦殺之；王弟十九覺焉，庚娘知不免，急自刎。刀鈍不可入，啓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寃狀。羣以爲烈，謀斂貲作殯。天明，集觀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百金，於是葬諸南郊；好事者爲之珠冠袍服，瘞藏豐備焉。

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晚，至淮上，爲小舟所救。——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金既蘇，詣翁申謝；翁優厚之，留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決。俄白：『撈得死叟及媪。』金疑是父母，奔驗果然；翁代營棺木。生方哀痛，又白：『拯一溺婦，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王十八婦也。向金大哭，請勿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婦益悲，翁審得其故，喜爲天報，勸金納婦。金以居喪爲辭，且將復讎，懼細弱作累；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將以報讎居喪去之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卜葬翁媪，婦縗絰哭泣，如喪翁姑。

既葬，金懷刃託鉢，將赴廣陵；婦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豺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讎事，洋溢河渠，姓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汚辱，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

又念其攜有少婦，應亦無他。婦與庚娘同居，意度亦頗溫婉；王坐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其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險，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望，乃乘間擠金入水。金父見之，欲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

母出時，庚娘在後，已微竊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無憂，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贍給，保無虞也。』女收涕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懽；女託體姅，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聞婦曰：『若所爲，雷霆恐碎汝顱矣！』王乃撾婦，婦呼云：『便死休，誠不願爲殺人賊婦！』王吼怒，捽婦出；便聞骨董一聲，遂譁言：『婦溺矣！』

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登堂見媼；媼訝非故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庚娘笑曰：『三十許男子，尚未經人道也？市兒初合巹，亦須一杯薄漿酒；汝沃饒，當亦不難。清醒相對，是何體段？』王喜，具酒對酌；庚娘執爵，勸酬殷懇。王漸醉，辭不飲；庚娘引巨碗，強媚勸之。王不又拒，忍飲之；於是酣醉，裸脫促寢。庚娘撤器滅燭，託言溲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索王項，王猶捉臂作昵聲，

』庚娘謝之，自拔簪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託言船風所迷；耿夫人巨家寡，媪自度見庚娘大喜，以爲己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庚娘緬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母款之若壻，邀至其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眥，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讎，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蹤彥雲也？』

金大用是中州地方大戶人家的兒子。娶的是尤知府的女兒，名喚庚娘，相貌標緻，又是脾氣賢慧，夫妻兩人十分要好。因爲遇着逃兵造反，家裏的人四面逃開去，姓金的帶着家眷，向南逃去；路上遇到一個年輕的人，也是帶着妻子逃難的。自己說是揚州地方的王十八，願意領着他走路；姓金的歡喜，走着住着和他在一塊兒。到了黃河邊上，庚娘暗暗的對姓金的說道：『不要和這年輕的人在一塊兒坐船，他常常看着我，眼睛轉動着，臉色變了，他心裏不可料呢。』姓金的答應他。姓王的狠熱心的去找尋了一條大船來，替姓金的搬着行李，辛苦得很利害；姓金的不好意思推卻他；又想他帶着年輕的女人，料他也沒有別的心腸。那女人和庚娘同住着一處，看他神氣性格，也十分和氣。姓王的坐在船頭上，和搖船的人說着話，好似他認識的親戚朋友。不多時候，太陽落

自居于媵妾。

會有副將軍袁公，與尹有舊；適將西發，過尹見生，大相知愛，請爲記室。無何，流寇犯順，袁有大勳；金以參機務，敍勞授游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巹之禮。居數日，攜婦往金陵，將以展庚娘之墓；暫過鎭江，欲登金山。漾舟中流，欻一艇過，中有一嫗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娘。舟疾過，婦自窗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羣鴨子飛上天也！』少婦聞之，亦呼云：『猧兒欲吃貓子腥耶？』——蓋當年閨中之隱謔也。——金大驚，返棹近之，眞庚娘也；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庚娘，庚娘驚問，金始備述其由；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

先是：庚娘旣葬，自不知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夫不死，尙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祇覺悶悶，亦無所苦。有惡少年，窺其殮具豐美，發冢破棺；方將搜括，見庚娘猶活，相共駭懼。庚娘恐其害己，哀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睹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鬻我爲尼，更可少得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鎭江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

不多幾時，到了南京地方，引着庚娘到他家裏；走進客堂，見他的老太太。老太太詫異他怎麼不是舊時的媳婦，姓王的說：『那媳婦吊下水去死了，新娶了這個媳婦了。』回到房裏，又要強姦他；庚娘笑着說道：『三十多歲的男人，還不懂得做人的規矩呢！小家人家的孩子，第一天成親，也要吃一杯薄水酒；你是有錢的人，便也不難。清醒白醒的兩人對坐着，算什麼樣子？』姓王的高興起來，做了酒菜，對面坐着吃酒；庚娘拿着酒杯勸他吃酒，很親熱。姓王的慢慢的酒吃醉了，推說不會吃酒；庚娘拿了一大杯酒，硬裝着笑臉勸他吃，姓王的不好意思推託，便吃得爛醉。脫得精赤，催他睡；庚娘拿去了碗盞，吹熄了蠟燭。推說是去小便，走出房去，拿着刀走進來，暗地裏伸手去摸着姓王的頸子；姓王的還拉住他的臂膀，說出齷齪說話來。庚娘用力切下去，不曾死，叫喊着坐起來；又斬下去，纔殺死了。那老太太模模糊糊的聽的聲音，跑去問他，庚娘也殺了他。姓王的兄弟，名喚十九知道了；庚娘知道不能夠逃走，急急自己刎着頸子，刀口鈍得不能切進肉去。開着房門便跑出去，十九追着他，他已經跳在池子裏了；喊着去喚那住着的人來救起他來，已經死了。標緻得和活的一般。大家去看姓王的屍首，看見窗子上一封信；拆開來一看，便是庚娘仔仔細細訴說他冤枉的情形。大家說他是烈女，商量湊些銀錢給他埋葬；到天亮，走來看的人幾千個，看他的面貌，都對他拜

下去，水路狠遠，白茫茫的一片大水，不能夠認出南北的方向來；姓金的四面一看，又冷靜又兇險，狠有一點疑心詫異。停了一回，雪白的月亮纔升上來，看見滿眼都是蘆草；待到停下了船，姓王的拉着姓金的父子兩人，走出艙門外去看望，開一開眼界。便覷他不防備，推他下水去；姓金的父親看見了要叫喊，那搖船的人拿篙子撞他也淹在水裏去了；金大用的母親聽得聲響，走出來看看，又推他淹在水裏，姓王的纔喚着救命。那母親走出來的時候，庚娘跟在後面，已經稍稍有一點看見；待到聽得一家人都淹死了，便也不害怕，祇哭着說道：『公公婆婆都死了，叫我回到什麼地方去呢！』姓王的走進來勸他說道：『娘子不要躭憂，求你跟我到南京地方去；家裏田地房屋很可以養活你，保你不用憂愁呢。』庚娘抹乾了眼淚說道：『能夠這樣子，我心願也足了。』姓王的十分快活，服侍他十分要好。待到天黑以後，拉着庚娘求和他尋快活；庚娘推說是身上月經來了，姓王的便到他女人房裏去睡。第一更打完了，夫妻兩人吵鬧起來，不知道他爲什麼事體；祇聽得那女人說道：『你做的這種事體，那天上的雷要打破你的頭了！』姓王的便打他的女人，那女人喊着說道：『立刻死也罷了！實在不願意做殺人強賊的老婆！』姓王的大喝着生氣，拖着女人出去；祇聽得「骨蓋」一聲響，女人落水了。

得不錯，對他說明，暫時替他收養着姓金的便答應他。看定坟地，埋葬着老頭子老太婆：那媳婦披麻穿孝哭着好似死了公公婆婆一般。

待到埋葬完了，姓金的藏着刀拿着飯碗，要到揚州去；這個女人攔住他說道『我姓唐祖宗傳下來，一向住在南京和那個豺狼是同住一塊地方的；前頭他說是揚州是假的。况且江湖上的水強盜一半是他的同黨；雖不能夠報得，反招出禍水來呢。』姓金的踱來踱去，想不出什麼法子來；忽然傳說那女人殺死讎人的事體，黃河兩岸的人，統統知道了，說着姓名，十分明白。姓金的聽了心裏一爽快，但是越發傷心，回絕那女人說道：『虧得沒有糟塌你家裏出了這樣子有志氣的女人，怎麼好意思壞了良心再娶妾子？』那女人說道：『已經說定在前了，不肯半路上變卦，情願自己站在小老婆的地位。』

恰巧有一個副將軍袁先生，和姓尹的是老朋友；正要動身到西邊去，來看姓尹的。見了金秀才，兩人十分要好歡喜，請他去做書記；不多幾時，那逃兵造反，姓袁的有大功勞，姓金的因為幫着想打仗的法子，查出他的功勞來，封他做游擊官。回來，夫妻兩人，纔行了花燭的禮；住下了幾天，帶着女人到南京地方去，打算要去上庚娘的坟。暫時路過鎮江地方，要上金山去游玩，搖着船在江中心；

着。一天到晚的時候，湊着一百塊錢，於是去葬他在南門歡喜做事體的人，替他穿戴着珠帽袍子，埋葬得十分考究。

當初金秀才的落在河裏，擱在一片板上，虧得不曾死；快天晚的時候，到了淮河裏，被小船上撈救起來。那隻船原是一個有錢的百姓尹老頭子，專門備着去救那淹在水裏的人；姓金的待到醒來，去見那老頭子，說謝謝他。老頭子好好的看待他，留他住下，教他兒子讀書。姓金的心想：不知道父母的信息，便要出門去打聽，所以打不定主意；停了一回，有人來說：『撈着了死的老頭子和老太婆。』姓金的疑心是自己的爹娘，跑去一看，果然不錯，那老頭子替他買辦棺木；金秀才正傷心大哭的時候，又有人來說：『救着一個落水的女人，他自己說：「金秀才是他的丈夫。」』金秀才淌着眼淚慌慌張張的走出來，那女人已經走進來了；一點兒不像庚娘，是王十八的妻子呢。對着姓金的放聲大哭，求他不要丟開他。姓金的說道：『我一點心裏已經亂了，怎麼有空工夫替你想法子？』那女人越發傷心。姓尹的打聽出他們的原因來，歡喜起來說：『這個是天報應。』勸姓金的收了這個女人，姓金的拿守孝的話推託；要又報讎，怕帶着女人拖累不便。那女人說道：『照你的話說來，譬如庚娘還在你身傍，你也要因爲報讎守孝的事體丟開他嗎？』那老頭子聽他的話說

說道：『虧得你們來，給我能夠看見天和太陽頭上的簪子耳環，你們統統拿去。情願給你們賣我去做尼姑，還可以稍稍得幾個錢，我也不說出去的。』那班強盜磕着頭說道：『娘子又規矩又烈性，神道和人都敬重的；小人們不過窮得沒有法子，做這個不存好心的事體。祇求不要說出去，已經運氣了，怎麼敢賣你去做尼姑呢？』庚娘說道：『這個是我自己願意的。』又一個強盜說道：『鎮江地方的耿太太，守着寡沒有兒子，若看見了娘子，一定十分歡喜的。』庚娘說着謝他，自己拔下珠子首飾來，統統給了強盜；強盜不敢收他的，再三給他，纔大家拜着收下來。便推着車子送他去，到了耿太太家裏，推說是船被風吹到這地方迷了路。耿太太是大戶人家，一個寡老太婆，自己過活着。看見庚娘十分歡喜，便算是自己生出來的。——恰巧母女兩人打金山地方回去呢。庚娘仔仔細細的說出原因來，姓金的便走過船去拜見老太太；老太太看待他和女壻一般，請到他家裏去，留住他住了幾天，纔回家去。——後來來來去去不斷呢。

異史氏說道：『有大禍水到了眼前，那淫蕩的女人便貪活着命，貞烈的女人，便送去了性命，活命的人，叫人生氣，送性命的人，叫人淌眼淚；至於像庚娘這樣說說笑笑不害怕，親手殺死了讎人；千年以來剛強的男人裏面，難道是能夠多看見這種人的嗎？什麼人敢說女人便不能夠比得上王

一轉眼一隻船搖過，裏面有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女人。他很詫異，這年輕的女人很像是庚娘；船很快的搖過；那女人從窗口看着姓金的，那神氣模樣兒，越發像了。又詫異又疑心，不敢追上去問他，急喊着說道：『看一羣鴨子飛上天去呢！』那年輕的女人聽得了，也喊着說道：『貪嘴的小狗兒，要吃貓的魚腥嗎？——』原是前幾年夫妻在房裏的啞謎笑話呢，——姓金的十分詫異；掉過船頭搖近去一看，眞是庚娘呢。丫頭扶着走過船來，兩人抱住了狠傷心的哭；那水面上來來往往的客人，看了也傷心。唐氏拿見大老婆的禮去見庚娘詫異起來問他，姓金的；纔原原本本的說出他的情形來。庚娘拉住他的手說道：『同在船裏談了一回天，心裏常常不忘記；不想到兩家雖人變做一家人了。承蒙你代我葬了公公婆婆，是應該先謝你的，怎麼拿這個禮對我行着？』便拿年紀來排大小；唐氏比庚娘小一歲，喚他做妹妹。

從前庚娘已經埋葬以後，自己不知道過了幾個年頭；忽然有一個喊着說道：『庚娘你的丈夫不曾死，還可以再見面呢！』便和夢一般醒來，伸手摸着，四面都是石壁，纔明白自己死過去已經埋葬了；祇覺得氣悶，也沒有什麼難受。有一班壞的年輕男人，看見他埋葬的穿戴，又多又値錢；掘開坟來打破棺材，正要搜括衣飾，看見庚娘還活着，大家看了都詫異害怕；庚娘怕他欺侮自己，求他

之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撲席，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家門，役至門而去。

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心腹，與席關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合而執不從；今聞於王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冥王益怒，命置火牀。二鬼捽席下，見東墀有鐵牀，熾火其下，牀面通赤。鬼脫席衣，掬置其上，反覆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捉使下牀，著衣，猶幸跛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云：『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闢，痛不可禁，顧亦忍受不復言。鬼曰：『壯哉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

彥雲的烈性嗎？」

（註一）叵測　叵，是不能夠；測，是預料。說人心奸刁，不能夠料得定。

（註二）體姅　姅，是女人身上月經來了；體姅是說身上有經血，是齷齪的意思。

（註三）彥雲　魏朝的王彥雲名凌因爲立楚王的事體，不成，自己殺死。人稱他是烈性丈夫。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戇拙；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郤，羊先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搒我矣！」俄而身赤腫，號呼遂死。席慘怛不食，曰：「我父樸訥，今見陵於強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

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潸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賄囑，日夜搒掠，脛股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筆爲詞；值城隍早衙，喊冤以投。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席忿氣無所復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

爲前馬所執；縶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藹儀瑋。問席何人，席寃憤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緬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愬，宜卽爲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卽上帝殿下九王，所囑卽二郎也。席視二郎，修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

九王既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慄，狀若伏鼠。二郎援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二]以速官謗。而乃繁纓棨戟[三]徒誇品秩之尊；羊狠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斤斲，婦子之皮骨皆空；魚食鯨吞，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掬西江之水，爲爾湔腸；卽燒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四]——城隍郡司，爲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五]卽或勢逼大僚，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鷙之手，既罔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獪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贓而枉法，眞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骨，仍令生胎。——隸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蓐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

闢矣。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然身忽復合；猶覺鋸鋒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

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念陰曹之昧暗，尤甚於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為帝勳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捽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鳴呼？為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頤之壽，於願足乎？』乃註籍中，嵌以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滑賊！頻頻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為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反見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闢；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閾，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視，身已生為嬰兒。

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搖搖不忘灌口，約奔數千里，忽見羽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

飯，說道：『我的父親是老實人，現在被兒的鬼欺侮，我要到陰世裏去替父親出出這口冤氣呢。』

從此不再說話了，有時坐着，有時站着，樣子好似癡子一般。原來他魂靈已經離開身體了！姓席的覺得纔走出門去，不知道向什麼地方走好；祇看見路上有走路的人，便問他：『縣城裏在什麼地方？』稍停了一回，走進城去，他的父親已經捉去關在牢監裏了；走到牢監門口，遠遠的看見他父母睡在廊簷下，樣子好像十分可憐。抬起眼睛來，看見他兒子，水汪汪的眼淚淌下來，便對他說：『牢監裏的差官，統統拿了別人的錢，聽了別人的話；日日夜夜拷打他，腿上股上打傷得十分利害了。』姓席的生氣，很很的罵牢監裏的差官說：『父親若犯了罪，自然有一定的皇法；難道說你們這班死鬼可以做得主的嗎？』便走出去，拔出筆來做狀子；遇到城隍菩薩早晨審堂，喊着冤枉，送進狀子去。姓羊的害怕起來，裏裏外外送錢去打通了，纔坐起堂來審問。城隍說他：『告的事體沒有憑據。』十分說姓席的不好。姓席的一肚子怨氣，沒有地方再去說，糊糊塗塗的走了一百多里路，到了府城裏，拿這做官做差人有私情的情形去告到府官衙門裏。隔了半個月的工夫，纔能夠去審問；那府官打姓席的，仍舊批着叫城隍再審這案子。姓席的到了縣城裏，吃着種種刑罰，傷心怨氣，不能夠自己出得；城隍怕他再來打官司，打發差人押着送到他家門口。差人走到門

吏爲尊助酷虐於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於法場之內，剁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撈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賞席生之孝。——即押赴東岳施行。』

又謂席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因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鈔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既至，席先蘇，令其家人啟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及索鈔詞，則已無矣。

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爲席有；里人或有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穫；於是復鬻歸席。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況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席方平是東安地方的人，他的父親名喚廉，脾氣又戇又笨，便和同住在一條街上的有錢人家姓羊的有讎恨。姓羊的先死去幾年工夫，席廉害病將死時候，對人說道：『那個姓羊的，現在拿錢去叮囑陰世裏的差人打我了。』停了一回，他身上紅腫起來，叫喊着便死了。姓席的傷心得吃不下

麼說話？』姓席的說道：『我親身吃着的苦楚，統統要說出來的。』閻羅王又生氣，吩咐『拿鋸子分開他的身體來。』兩個鬼拉着走去，看見豎着一枝木頭，高有八九尺多，有木板兩塊，朝天擱在下面；上面下面結着的血塊，模模糊糊。正要上去給他綁起來，忽然大堂上面大聲喊着姓席的兩個鬼，便又押着回下來。閻羅王又問他：『還敢打官司嗎？』回答說道：『一定要打官司！』閻羅王吩咐：『捉去，快快解開他的身體來！』待到拉下去，鬼便拿兩塊板夾住姓席的，綁在木板上面，鋸子纔下去，覺得頭腦慢慢的劈開來，痛得不能夠耐得住。但他也熬住了痛，受着不再說話。鬼說道：『好倔強呀！這個男人。』鋸子沙沙的響着，慢慢的到了胸脯下面；又聽得一個鬼說道：『這個人十分孝順，沒有罪惡！把鋸子稍稍的歪一點，不要弄壞他的心。』便覺得鋸子彎彎曲曲的鋸下去，他的痛加倍利害。停了一回，半個身體分開了；板放開兩片身體一塊兒倒下地來。鬼走上大堂去，很響的聲音去通報；大堂上傳下來，吩咐叫他合起身體來去見閻王。兩個鬼便推他合起來，忽然身體幷在一塊兒，還覺得鋸子口子經過的一條紋路，痛得又要破開來；走了半步，又倒下地去。一個鬼在腰裏拿出絲帶子來交給他，說道：『送你這樣東西，算報答你的孝心。』接過來綁起來，一個身體立刻有氣力了，一點沒有小小的痛苦。便走上大堂去，爬在地下，閻王又問他和以前問的

口，便囘去了。

姓席的不肯走進門去，逃着到閻羅王衙門裏，告那府官縣官的兒很貪贓的情形。閻羅王立刻去捉來，當面審問兩個官；暗地裏打發心腹人，和姓席的講人情，答應給他一千塊錢，姓席的不答應；隔了幾天，那客店掌櫃對他說道：『你倔強得已經算利害了，官府裏着和你講和，你卻打定主意不答應；現在聽說在閻羅王跟前，他兩個人都有信送進去，怕事體要弄壞了。』姓席的認做是路上人傳來的謠言，還不肯十分相信他；停了一囘，有一個穿黑裳的人來，喚他進去。走上大堂，看見閻羅王有生氣的樣子，不許他說話，吩咐打二十棍；姓席的氣憤憤的問：『小人犯什麼罪？』閻羅王糊糊塗塗的好似不聽見。姓席的一面吃打着，一面喊道：『吃打是應該的，什麼人教我沒有錢的呢！』閻羅王越發生氣，吩咐拿出火牀來，把姓席的抛下去，燒火在他下面，牀面上燒得通紅；鬼脫下了姓席的衣服，捉着擱在他上面，翻來覆去搓着按着，痛得很利害，骨肉焦黑，恨不能夠死去。大約一個時辰多，鬼說道：『好了。』便扶他起來，拉他走下牀來穿衣服。還撐得蹺着脚還能夠走路；再走到公堂上面去，閻羅王問他：『敢再打官司嗎？』姓席的說道：『十分寃枉的事體不曾明白，這一顆心還不曾死；若說我不打官司，是欺瞞大王了！一定要打官司！』又問道：『打官司有什

跑去。兩個鬼害怕，說好話勸他回家去；姓席的故意慢慢的走，走了幾步路，便要在路旁息息力。鬼肚子裏生着氣，不敢再說話。大約半天工夫，走到一個村坊裏，一座門半過開着；鬼拉着和他一塊兒坐下，姓席的便坐在門檻上。兩個鬼趁他不防備的時候，推他到門裏面去；驚嚇住了，自己一看，身體已經生下來，變做小孩兒了。

生氣哭着不吃奶水，三天工夫便短命死了。魂靈飄飄蕩蕩的不忘記灌口地方，大約跑了幾千里路，忽然看見前面傘扇過來，旗槍攔着路。要穿過路去躲避，便衝撞了執事；被前面騎馬的人捉住了，綁起來，送到車子跟前去。抬起頭來，看見車子裏一個年輕的神氣模樣，高大漂亮。問姓席的『你是什麼人？』姓席的冤氣正沒有地方出，又想到：這個一定是大官，說不定可以有賞罰權柄；便細細的告訴他吃的苦，和肚子裏的傷心。車子裏的人吩咐鬆了綁，叫他跟着車子走。停了一回，到了一處地方，做官的人十多個，迎接出來，站在路傍；車子裏的人，一個一個的去和他們問着話。停了一回，拿手指着姓席的，對一個官說道：『這個是地下世界上的人，正要去告狀，應該立刻替他審問審問明白。』姓席的去問那跟着的用人，纔知道那車子裏的，便是上帝殿下的九王爺，他吩咐的便是二郎。姓席的看看二郎，長的身體長，許多鬍子，——不像世界上人說的樣子，——

語一樣，姓席的怕再吃兇惡的刑罰，便回說：『不打官司了』。閻王立刻吩咐他送回陽世裏去。差人帶着他走出北門外面，指點着告訴他回家去的路，回轉身便去了；姓席的想想：陰世裏官的塗糊，更比那陽世裏的來得利害，無奈沒有路可以去告訴上帝知道！世界上人傳說的灌口地方二郎菩薩是上帝有功勞的親眷；他這菩薩，又聰明又正直，去告訴他，一定有用處。暗暗歡喜，兩個差人已經去了，便回轉身體向南方跑去；正快跑的時候，有兩個人追到了，說道：『閻王疑心你不回家去，真正的不錯了。』拉他回去，又去見閻王，暗想：閻王越發要生氣了，吃的苦楚，一定越發利害。那閻王卻一點沒有兇的樣子，對姓席的說道：『你的心思，原是孝順的；但是你父親的寃枉，我已經替他伸的了。現在已經去投生在有錢的做官人家，爲什麼要你這樣傷心呢？現在送你回家去，給你一千兩金子的家產，到八九十歲的長壽命，你可以心滿意足了嗎？』便寫定在簿子上，蓋上一顆大印，拿給他親自看過。姓席的道着謝，走下去；鬼和他一塊兒走出去，到了路上，趕着他罵他說道：『姦滑的賊！常常翻悔，叫傍人跑來跑去，辛苦死了。再犯了罪，便要捉去，放在大磨子裏，細細的磨着他。』姓席的張大了眼睛喝着說道：『鬼兒子！怎麼樣呢？我的脾氣歡喜吃刀鋸子，不歡喜吃棍子打！求你一塊兒回去見閻王，閻王若叫我自己回去，也再要你送什麼呢？』便回轉身體

換去了骨，仍舊給他在肚子裏生出來。——那做差人的，已經在鬼的一類裏了，便不能夠算人類的了；祇應該在衙門裏做好事，纔可以囘到那做人的身體。怎麼可以在苦海裏再生出波浪來？越發造出遮住大一般大的罪惡來，大膽胡行；在狗一般的臉上，做出六月裏落霜一般兇的事體來。亂跳亂叫，和老虎一般兇惡；攔斷了大街的路上，做出極惡的事體在陰世裏。人人知道牢頭禁子是爲的怕，幫着行兇作惡在糊塗官身上，大家見了這殺人魔王，很害怕；應該在殺人場的裏面，鋸去他的手腳，再在湯鍋子裏面，撈出他的筋骨來。——那姓羊的有了錢，沒有良心，奸了，還十分假做作；金質的亮光鋪滿了一地，便使得閻羅王殿上統統是烏雲遮住了，銅的臭氣薰着天，便害那在枉死城裏的鬼，全看不見太陽月亮。一點點臭銅錢，便可以打發鬼做事體；狠大的力量，直能夠打通菩薩。應該抄沒姓羊的家裏，拿他的家產，賞給席秀才的一點孝心。便押着到東岳大帝跟前去辦這件案子。』

又對席廉說道：『想你的兒子孝順有義氣，你的性格又好又老實，可以再賞你到陽世間去活三紀。』便打發兩個人送他囘家去。姓席的便抄下他的批語，在路上父親兒子一塊兒讀着；待到了家裏，姓席的先醒過來。打發他的家人打開棺材，看他的父親，直挺挺的一個屍首，還是冷的，守候

九王走去了以後，姓席的跟了二郎走到一座衙門裏；祗見他父親和那姓羊的，還有那衙門裏的差人，一塊兒都在那裏。稍停了一回，囚車子裏有犯人走出來，便是閻王和府官城隍呢，在大堂上對面審問着；姓席的說的情形，都是不錯的。三個官害怕得發抖，樣子好像爬在地下的老鼠。二郎拿起筆來，立刻定了案子；停了一回，發下批語來，叫案子裏的人一塊兒看着。批語說道：『講到做閻王的，功名封到王位，親身得到上帝的恩典，自然應該規矩乾淨，去管着許多做官的；不應該貪贓枉法，叫傍人說是壞官。如今便在馬上全副打扮着，擎着刀槍，空裝着官銜的；犬和羊一般狠，和狼一般貪，竟弄齷齪了做臣子的名氣。拿斧頭打着刀割着，女人男人的皮骨一齊空了，和魚一般吃下去，鯨魚一般吞下去；和螻蛄螞蟻一般的小性命，可憐得狠！應該捧了西江的水，替你洗着肚腸；便燒去了東牆邊的牀，拉你到瓶裏去。——城隍府官，是小百姓爺娘一般的官，替上帝好似看着牛羊的人一般；雖說是官位在下面，那忠心的人，便不怕辛苦，便是有那大勢頭逼着的大官，那有志氣的人，也應該倔強。乃今卻上上下下拿出他鷂鷹兒狠的手段來，又不想到百姓家裏窮苦；又四面派出他和狐狸一般的奸人，越發不嫌惡他和鬼一般瘦的苦人。祗知道貪贓又枉法，眞是長了人的臉面，野獸的心腸；是應該剔出骨髓，拔去毛根，暫時罰他在陰世裏死，是應該剝去了皮，

（註三）繁纓檠戟　繁，是多的意思；纓，是排蘇，是打扮在馬身上的。檠戟，是塗金色的刀槍棍棒。都是封王用的東西。

（註四）入甕　甕，是甏；古時有一個大官周興犯了罪，皇太后派來俊臣去審問他；他兩人正對坐着吃飯，審問犯人。來俊臣說道：『那犯人不肯招認罪名，你可有什麼法子？』周興說道：『拿一個大甏，把犯人裝在甏裏，四面燒起炭來，他自然招認了。』來俊臣便吩咐拿甏來，對周興說道：『請君入甕。』周興害怕起來，便把自己犯的罪，統統招認出來。

（註五）折腰　晉朝的陶潛做彭澤地方的縣官；府裏派了一個差官來，要陶潛穿着禮服，縛上腰帶見他。陶潛說道：『我不肯為了五斗米的俸祿，對鄉下小孩兒折了腰。』便立刻不做官，回家去了。那時做知縣官的，每月祇有五斗米的俸祿。

偷桃

童時赴郡，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演春。」余從友人戲矚，是日遊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喧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

他一天工夫，慢慢的和暖起來，活轉來了。待到搜尋那抄的批語，便已經沒有了。

從此家裏越發有錢，三年工夫好的田地，到處都是的；那姓羊的子孫沒有錢了，樓屋田地統統是姓席的拿去。鄰舍人家日裏去買他的田的，夜裏做夢看見菩薩喝着他說道：『這個是席家的東西，你怎麼可以買去？』起初人不相信，過了幾天，種下稻子去，便一年到頭一升一斗也沒有收成；因爲這個，又賣給了姓席的。姓席的父親，活到九十多歲便死了。

異史氏說道：『人人說乾淨地方，卻不知道一個活着，一個死去，已經隔開一世；心裏的想頭都糊塗了，是什麼地方來的也不知道了，又怎麼知道從什麼地方去的呢？又況且死了再死，活了再死的呢？忠臣孝子主意打定了，吃着一萬遍苦，也不忘記的。好奇怪啊！這個席秀才，怎麼這樣有大志氣呢？』

（註一）灌口二郎　古時，四川地方的李冰做秦國的將軍，派他第二個兒子，鑿開離堆山，開成一條河。拿河水去灌成都府裏十一州縣的田，有功勞在百姓身上；四川百姓替他立廟。到清朝雍正五年，封李冰做敷澤興濟通佑王，第二個兒子，做承績廣惠顯英王。

（註二）貪墨　做官貪贓，喚做墨；好似墨水一般齷齪。

泣曰：『是必偸桃，爲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筒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遊；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爲故桃，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咸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筒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筒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爲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年紀小的時候，到府城裏，正是立春節。舊規矩：前一天各種行業的生意人，紮成五采牌樓，吹吹打打到藩臺衙門裏去，這個名叫「鬧新春。」我跟着朋友一同去看，這一天遊玩的人擠得和牆頭似；緊公堂上四位官員，穿着紅袍子，東西兩邊相對坐着。這時候正是小孩子，也不知道他是什麼官；祇聽見人說話的聲音狠嘈雜，敲鼓吹打的聲音耳朶裏狠鬧熱。忽然有一個人，領着一個頭髮披散的小孩子，挑着擔子走上來，好像在那裏說話似的；許多聲音鬧著，也不聽見說些什麼。祇聽得堂上發出笑聲來，便有穿黑衣服的人，聲音狠響的喊：『開戲！』那人答應了纔動手，問：『做什麼戲？』堂上大家商量着說了幾句話，差人跑下來問：『會做什麼戲？』回答說道：『能夠顚倒生出東西。』差人便去回復官員，一回兒又跑下來，叫他取桃子。

牽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爲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顚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

術人聲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爲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唯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取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即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掛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個阿翁亦大憒憒！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嗚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往，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爲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盌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眞僞。

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墜；視之，其子首也。捧而

的人拿來拿去看了好久，也不知道是眞是假。

忽然繩子落下來，變戲法的人慌着說道：『不好了！上面有人割斷了我的繩子，孩子到那裏去了？』停一回，又有一件東西落下來；一看，是他兒子的頭。捧起來哭着說道：『這個一定是偷桃子，給管園的知道了，我的兒子死了！』又停了一刻，落下一隻脚；一回兒全身四肢一樣一樣的落下來，沒有一件缺少的。變戲法的很悲傷，一件一件的拾起來，藏在箱子裏蓋好，說道：『老頭兒祇有這個兒子，天天跟我東南西北的跑；現在奉了長官的命令，再也想不到碰着這場災難，祇好拿去葬了他。』便跑上堂去跪着說道：『爲了桃子的原故，我兒子死了；倘然可憐小人，幫助點埋葬的錢，一定結着草來報答的。』坐着的客人又吃驚又奇怪，大家都賞他些錢；變戲法的接着藏在懷裏，便去敲着箱子叫道：『八八兒！不出來謝賞等什麼？』忽然一個蓬頭的孩子，頭頂着箱子蓋出來，朝北跪着，便是他的兒子。因爲他的法子奇怪，所以到現在還記得；後來聽得說「白蓮教」裏的人，能夠做這種法子。或者這個是他的徒弟嗎？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念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

變戲法的人答應着，脫去衣服，蓋在箱子上；故意做出怨恨的樣子道：『上官實在不明白！很厚的冰還沒有化，那裏來的桃子？不取又恐怕做官人生氣，怎麼好呢？』他的兒子說道：『父親已經答應了，還有什麼法囘復他？』變戲法的想了好一囘，便說道：『我樣樣法子都想到了，春天的雪還堆着，人世上那裏尋得着？祗有王母娘娘的花園裏，一年四季不會凋謝的，或者有的，一定要上天去偸纔好。』兒子說道：『呀！天可以搭梯子上去的嗎？』他說道：『我有法子。』便開箱子，拿出一團繩子，——大約有幾十丈，——找着一頭，望半空中丟上去；繩子便立在半空中，好像有東西掛着似的。停了一囘，愈丟愈高，深深的丟進雲霄裏，手裏的繩子也完了。便叫他的兒子說道：『孩子來！我老了，沒有氣力，身體又重又笨，不能上去，要你去一遭。』便拿繩子交給孩子。他兒子道：『拿這個可以上去麼？』接着有不願意的樣子，埋怨着說道：『父親也太糊塗！這樣一條線似的繩子，要我攀着他到萬丈高的天上；倘若半空中斷了，尸骨也沒有了。』父親又硬逼着他說道：『我已經出口，懊悔也來不及了，要孩子去一遭；你不要耽心，倘然偸了來，一定有一百元的賞錢，好替你娶一個美貌的媳婦。』孩子便拉着繩子，慢慢的上去；手攀脚踏，像蜘蛛盤絲一般，慢慢的走進雲端裏，再看不見了。停了一囘，丟下一個桃子，和碗一樣大；變戲法的人歡喜，拿着獻到公堂上。上

王心逸云：『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窺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鏗，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王漁洋云：『頗似王于一猶定集中李一足傳。』

村坊裏來了一個女人，年紀大約有念四五歲，帶一袋藥做醫生；有人叫他看病，他不能自己開方子，等到黑夜裏請教神仙。晚上收拾一間小屋子，自己關着門坐在裏面，大家圍住門窗外面，側着耳朵靜聽，祇好低低的說話，沒有敢欬嗽的。裏面外面，一點兒沒有聲響；到半個更次，忽然聽得門簾響聲，女人在裏邊說道：『九姑娘來了嗎？』一個女人回答說道：『來了。』又說道：『臘梅跟着九姑娘來嗎？』好像一個丫鬟答道：『來了。』三個人細細說着閑話，綿綿的說個不了。後來聽得門簾鉤兒又響起來，女人說道：『六姑娘來了！』隨接着又說道：『春梅也抱着小官人來了嗎？』一個女人說道：『拗性的孩子，呵他不肯睡，一定要跟着娘子來；身體像有一百斤重，抱得吃力煞人！』後來聽得女人謙遜的聲音，九姑娘問話的聲音，六姑娘說話的聲音，兩個丫頭大家道辛苦的聲音，小孩子嬉笑的聲音；一齊亂嘈嘈的。便聽見女人笑着說道：『小官人也很好玩兒，遠遠的路帶着貓來。』

室，閉置其中；衆遶門窗，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欬，內外動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又曰：『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俄聞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子曰：『拗哥子！嗚之不睡，定要從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喜笑聲，一齊嘈雜。卽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要，遠迢迢招貓兒來。』

既而聲漸疏，簾又響，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路有千里且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各道溫涼，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卽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爲宜得參，六姑以爲宜得芪，四姑以爲宜得朮。參酌移時，卽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戢戢然，投筆擲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投筆觸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爲授藥並方，反身入室。

卽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兒啞啞，貓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羣訝以爲眞神，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卽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王心逸說道：『在京城偶然走過街上，聽見胡琴唱歌的聲音；看的人和打牆頭一般；走近去望望看一個年紀輕的人，直着喉嚨唱曲兒。並沒有絲絃傢伙，祇有用一雙手指捺着顋邊；一邊捺，一邊唱，聽着叮叮，噹噹，和絲絃傢伙沒有分別。——也是有口技的徒弟。』

王漁洋說道：『很像王于一做的書裏邊所說的李一足的事體。』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當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爲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逆旅。雨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莝荳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遊，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給，客幸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貲業，惟日設博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剉芻，芻束溼，頗極參差。丁怪之，少年曰：『實告客：家貧無以飼畜，適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非業此獵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贊歎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

停了一回，人聲漸漸的停了，門簾又響；滿屋子人都熱鬧起來說道：『四姑娘爲什麼來的這樣遲』有一個小女孩子嬌細的聲音說道：『路有一千多里，和阿姑走了這許多時候，纔到，阿姑走得又慢。』便一個一個的說了些客套話，接着移凳子的聲音，教添凳子的聲音，亂哄哄的都做着，熱鬧着滿屋子。一頓飯工夫，便聽得女人問病；九姑娘說：『好用人參。』六姑娘說：『應該用黃芪。』四姑娘說：『可以用朮。』商量了好半天，便聽見九姑娘叫：『拿筆硯來！』不到一回，拆紙兒的聲音戢戢的響，拿筆丟筆帽的聲音丁丁的響，磨墨的聲音隆隆的響，一忽兒擱筆碰茶几震震的響，接着又聽見撮藥，包藥，悉悉索索的聲音；停了一回，女人揭起門簾，教病人來給他藥和藥方子，回進屋子去。

便聽見三位姑娘分別回去，三個丫鬟分別回去；小孩子嘰嘰呱呱，小貓兒唔唔的叫着，一刻兒工夫又都熱鬧起來。九姑娘的聲音又清又爽，六姑娘的聲音又慢又低，四姑娘的聲音又嬌又婉；又和那三個丫鬟的聲音；各人有各人努鬚的樣子和聲音，聽着清清楚楚，可以分辨得出來。大家奇怪，以爲眞的神仙；祇有試試他的藥方，看也沒有什麼效驗。這個便叫做口技，祇好靠着他來賣錢罷了；但是也算難得的了！

得沒有東西，客人祇好原諒他。』問他：『主人做什麼行業？』說：『沒有家產行業，祇有天天擺了賭場，弄點飯吃。』第二天，雨還沒有停，供給他的東西和前日一樣。姓丁的奇怪起來，年紀輕的說道：『老實告訴你，家裏窮得沒有東西喂牲口；方才娘子拆了屋頂上的茅草。』姓丁的越發奇怪，恐怕他家因爲要得房飯錢；天亮了給他錢，不肯收，硬要年紀輕的拿進去。一回溜出來，仍舊還了姓丁的，說道：『娘子說：「不是拿這個騙飯吃的。主人在外面常常好幾天不帶一個錢；客人到我家裏來，怎麼好要錢呢？」』姓丁的又稱贊又歎息的去了。叮囑着說道：『我是諸城地方的丁前溪，主人回來，便可告訴他，有得空工夫請他來。』

好幾年沒有信息，碰着年歲荒，姓楊的窮得利害，沒有法子想。妻子無意中勸他去找姓丁的，丈夫聽了他的話，到諸城，把自己的名姓和管門的說了；姓丁的糊裏糊塗的不記得，提起從前的說話，纔記起來，拖着鞋便跑出去，作着揖請他進來。看見他衣服破了，鞋子露出腳後跟；請他住着很和暖的屋子，擺酒席請他吃，歡喜他，敬重他，得和別人不同。第二天，替他做鞋子衣服，裏裏外外都很暖和；姓楊的感激他；但是想起家裏越發憂愁，私心不能不望他有點接濟。住了幾天，還不說送行的話；姓楊的心裏很着急，告訴姓丁的說道：『實在不敢瞞你，我來的時候，家裏沒有一升米；現在

數年無耗。值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爲計；妻漫勸詣丁，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躧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異常。翌日，爲製冠服，表裏溫煖；楊義之，而內顧增憂，褊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急，告丁曰：『顧不敢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伻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

歸見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即有車徒齎送布帛菽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爲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爲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丁前溪，諸城地方人，很富，有錢有米；愛打抱不平，歡喜古時郭解的做人。御史行臺官去捉拿他，姓丁的逃走了，到安邱地方，碰着下雨，身子躲在客店裏；雨下到日中沒有停住。有一個年紀輕的人來，舉動很闊氣；停了一回，天晚了，便住宿在他家裏，拿草喂牲口，送飯食很周到。問他的名姓，年紀輕的說道：『此地主人姓楊，我是他的內姪；主人喜歡交朋友，已出去了。家裏止有他的娘子在，窮

』笑言：『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託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又能覆翼人；某侍郎亦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引見公主，當亦非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即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不肯效牛馬。』御史亦佩戴之，臨別訂約：『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旦晚當有以報尊命。』

越數日，始至，騎駿馬甚都，謂御史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日相接；自晨及夕，常不得一間。今得少隙，宜急往，誤則相見無期矣。』御史乃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祗候。王先持贄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遞傳呼，侍御傴僂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飾炳耀。侍姬著錦繡，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簷下，金碗進茗；主略致溫旨，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韈貂帽。

既歸，深德王，持刺謁謝，則門闔無人；疑其侍主未歸，三日三詣，終不獲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錀；詢之居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賃屋有居，今去已三日矣。反僕命，主僕爽氣而已。

有一個御史家裏的用人，偶然站在街上，有一個人衣服帽子很華麗，走近來和他談天；漸漸的問

承你待我的情分厚，我果然歡喜。不道知妻子怎麼樣了？』姓丁的道：『這個不用你憂愁的；已經替你整頓的了，請放心多住幾天，我幫盤費。』差了用人叫了許多賭錢的人，叫姓楊的坐做頭家，一夜工夫得着一百塊錢，便送他回去。

回家見了妻子，衣服鞋子又新鮮又齊整，有個小丫頭服侍他，奇怪起來問他妻子，說道：『自從你出去之後，第二天便有車夫送了布匹柴米堆積了滿屋子。說道：「是姓丁的客人送來的。」又異有丫頭一個給我使喚。』姓楊的感激得不得了。從此家裏稍稍有點錢，不高興再做從前行業了。

史氏說道：『窮了喜歡客人，是喝酒賭錢沒有行業的人最做得到的；最奇怪的，祇算他的妻子了。受了人家的好處，不知道報答，怎麼好算是人呢？但是吃一頓飯的恩典都不忘記，便是姓丁的這種人。』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扳談。漸問主人姓字，又審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內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宦途險惡，顯者皆附於貴戚之門，尊主人所託何人也？

傳喚，御史彎着腰進去，看堂上坐着一個美人，好似神仙一般。衣服裝飾發出光彩，伺候的丫鬟多穿了繡緞的衣裳，一排一排的站着；御史拜見盡他的禮節；傳旨賜他坐在廊下，金的盃子送上茶來。公主輕輕的略爲說了幾句，御史恭恭敬敬的退下來；從裏面傳喚，賜出緞靴貂帽。

等到回家，很感激姓王的，拿着名片去那謝，那大門關着沒有人；疑心他伺候公主沒有回來，三天工夫去了三趟，終久沒有見他。叫人到公主府裏去問，看見大門鎖得緊緊的。問他的鄰舍，大家都說此地沒有公主；從前有幾個人租這房子住，現在去了三天了。用人去回話，主人僕人懊悔極了。

又

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爲天子近侍。」茶已，請問，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劵爲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尙在，誰將就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

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參謁，殊傲睨，不甚爲禮；其人持劵向某曰：「適與內兄議，計非萬金不可，請卽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其人笑曰：「兄

到主人姓名，又問起官級，家人統統告訴他。那人自己說：『王富貴人家的用人，說着話慢慢的投機起來，便說『做官一路的刁惡，做大官的都要攀附皇親國戚的門下，』你的主人倚靠的是誰家？笑着說道『沒有。』姓王的說道：『這個叫做可惜小錢，忘記了大禍水的人！』用人說道：『不知道託誰好？』姓王的道：『當今的公主待人很有禮，又能保護別人；有一個侍郎，也是我介紹進去的。倘然不惜一千兩的見儀，引他去見公主，也不是什麼難事。』用人歡喜，問他：『住在什麼地方？』便指着他的大門：『天天住在同巷不知道嗎？』用人同去告訴御史，御史歡喜；便擺了好酒席，叫用人去請姓王的，姓王的很歡喜的來了。在酒席上說起公主的性情，和天天所做的零碎事體很仔細；還說『不是鄰舍的交情，便賞我一百兩金子，也不肯和人家牛馬似的去跑。』御史也很感激他，臨走的時候約好，叫御史：『備好禮物，他得機會替他說話，早晚總有話來回覆你。』

過了幾天，纔來；騎着好馬很華麗，和御史說道：『要快快的收拾了走！公主事體很多的，去見他的腳跟天天接連着不停；從早起到晚，常常沒有一點的空兒。現在得着一點空工夫，要快去！躭擱了，恐怕見他沒有時候。』御史拿出很多的錢很厚的禮，跟着他去；彎彎曲曲十幾里，纔到公主的住宅，下馬伺候。姓王的先拿了見儀進去，好半天，出來，傳說『公主召御史。』便有好幾個人連接着

益你這邊，一絲一縷也不要你的。說定了多少數目寫在紙上當憑據等到召見過以後再求實缺。沒有效驗，那你的銀子還在，那個能從你的懷裏來搶你的麼？』將軍歡喜，答應他。第二天又來領將軍去，見他的阿舅；說是姓田──威武得和大官的家裏一般。將軍拜著見他，十分尊嚴，不很答禮；那人拿紙契和將軍說道：『方纔和阿舅商量，這件事不用一萬兩不能辦，請你簽名在後面。』將軍聽他的話，姓田的說道：『人心猜不透，事體到後來，恐怕要反悔。』那人笑道：『阿哥想頭太多了！既然能夠給他，怎麼不能夠奪他呢？況且朝裏有大官，願意結交攀不到的；將軍後來望頭正大，大約不至於沒良心到這個地步。』將軍也發了咒纔回去。那人送他說道：『三天後便來回話。』

過了兩天，還在傍晚，幾個人喘着氣跑進來說道：『皇上坐着等你了！』將軍很驚惶，急急的上朝去；看見皇帝坐在殿上，近侍禁兵和樹林一般站着。將軍拜跪完了，皇上說道：『賞他坐。』問話問得很親熱。回頭去對近侍說道：『聽說這人武藝很高，現在看見他，眞是個將軍的才幹！』便說道：『有一個要緊的地方，現在交給你，不要忘了我的好意，將來可以有封侯的日子。』將軍拜謝皇恩出來，便有前日穿狐皮騎馬的人，跟到他客店裏去，照筆據上的款子付了他拿去。從此安心睡

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

逾兩日，日方夕，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眞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券對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所遇，半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駭，豈朝室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副將軍某人，拿錢進京去，要想做官，苦得沒有門路；有一天，有一個披狐皮騎馬的人來拜望他，自己說：『阿舅是皇帝親信的用人。』茶喝過了，便囑託他，說道：『現在有一處將軍缺空着，倘然不可惜許多錢，我去託阿舅在皇帝跟前提起，你這個差使可以得了。有大勢力的也不能奪你的。』將軍疑心，忽然自己來說恐怕假造；那人說道：『這個不用疑惑，我不過要在阿舅那裏抽點小利

藝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李亦以常琴供之，未肯洩所藏也。

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肆一曲，無亦願聞之乎？』爲秦湘妃幽怨，若泣；李亟贊之。丞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相益勝。』李忻然曰：『僕蓄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終祕？』乃啓櫝負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塵，憑几再鼓；剛柔應節，工妙入神。李聞之，擊節不置。丞曰：『區區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荊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閨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適此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閣，小生不及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請攜琴去，當使隔簾爲君奏之。』

李悅，次日，抱琴而往，程卽治具懽飲；少間，將琴入，旋出卽坐。俄見簾內隱隱有麗妝，頃之，香流戶外；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魂魄飛越。曲終，便來窺簾，竟廿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釂，內復改絃爲閑情之賦；李神形並惑，傾飲過醉，離席興辭，索琴。丞曰：『醉後防有蹉跌，請明日復臨，當令閨人盡其所長。』李乃歸。

次日，詣之，則廨舍寂然，惟一老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攜眷去，不知何作，「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既暮，並無音耗；吏皁皆疑，以白令；破扃而窺其室，室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達之上臺，

着等接任，天天在親眷面前誇榮耀；過了幾天，去探聽消息，誰知從前的缺分已經有了人。很生氣，氣吼吼的跑到兵部大堂去爭論，說道：『我是得皇帝的賜命，怎麼可以給了別人？』司馬官奇怪他，等他說出以前的事體，半像夢裏；司馬官生氣，捉他下到廷尉那裏，纔供出引見人的姓名，滿朝裏並沒有這個人。又化去了一萬銀子，纔革了職放他回去。——奇怪極了！武官雖然笨，豈有朝堂也可以假的嗎？疑心他裏面有遮掩法子的，人家說的「大強盜不必拿槍劍」的話了。

又

李生嘉祥人，善琴；偶適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賤值得之，拭之有異光，安絃而操，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蒞任，投刺謁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為人風雅絕俗，議論瀟灑，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懽笑益洽。

由是花晨月夕，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于程廨中見繡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問：『亦諳此否？』李言：『非所長，而生平好之。』程訝曰：『知交非一日，絕技胡不一聞？』撥爐爇沉香，請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其聲冷冷，有絕世出塵之意。李更傾倒，

先生說道：『不很精，但是一向愛他。』姓程的詫異道：『知己朋友，不是一天兩天，有此本領，爲什麼不彈給我聽一回？』撥開爐灰，添上沉香，請他彈一折小曲兒；李先生恭恭敬敬的答應着。姓程的說道：『眞好手段！我也願意獻獻我的壞本領。做先生的不要笑徒弟的呢！』便彈一折列子御風的曲兒，他的聲音叮叮咚，有避開世界脫離凡塵的意思；李先生更加佩服，情願拜他做先生。從此兩人因爲彈琴的交情，情分越發深了。一年多，統統傳授了他的本領。但是姓程的每逢到李家，李先生也用平常的琴給他使用，不肯說出自己藏着好琴。

一日傍晚，有點酒醉；知府說道：『我新譜了一折曲子，你愛不愛聽嗎？』替他彈了一折湘妃曲，聲音細得和怨和輕輕的哭聲一般；李先生不停的稱讚，知府說道：『可惜沒有好琴！倘然得好琴，聲音調兒還要好聽。』李先生很歡喜的樣子說道：『我藏着一張琴，狠和別的東西兩樣；現在遇到知己，怎麼敢始終藏着？』便開了箱子，將袋子除去。姓程的用袍袖子抹去灰塵，靠着茶几再彈；高低合拍，好聽得和神仙的音調一般。李先生聽着，不停的拍着桌子，知府說道：『一點點不好的本領，糟塌了；好琴若得妻子一彈，應該有一兩聲好聽的。』李先生狠詫異的說道：『你的家裏也精這個嗎？』知府笑說道：『方纔這折曲子，便是夫人教我的。』李先生說道：『可惜他在閨房裏，我

並不測其何說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程故楚產，三年前，以捐貲授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並無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之術；三年前，忽去不復見，疑即其人。』又細審年甲容貌，脗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為琴也。知交年餘，並言不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惑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於李生也。天下之騙機多端，若道士，獨騙中之風雅者也！

李先生，嘉祥地方人，精于彈琴；偶然走到城東空地裏，看見做工的人掘着古琴，便拿便宜價錢買了來。抹着有好看的光彩，裝上絃線彈起來，清脆響亮，不同平常的琴；歡喜極了，好像得了貴重的美玉一般。藏在繡花的袋子裏，擱在深密的屋子裏；雖頂近的親眷也不肯給他看。本地知府姓程的，新上任拿了名片來拜望姓李的，姓李的向來少結交朋友的；但是因為他先來，去回拜他。過了幾天，又請他去喝酒，苦苦的邀他纔去；姓程的性情風流雅致，沒有俗氣，說話清高，李先生很歡喜他。隔一日寫帖子回請他，說說笑笑越發投機。

從此以後早上開花兒，晚上有月亮，沒有一時不在一塊兒的；一年多，偶然在程知府的衙門裏，看見繡花袋兒包着琴，擱在茶几上，李先生便拿出來看着玩。姓程的問道：『你也會弄這個嗎？』李

來生長在湖北的三年之前因爲報效銀錢給他嘉祥地方的缺；現在拿了他的名姓問他住的地方，湖北地方並沒有這個人。有人說：『道士姓程的，會得彈琴；又傳說他有點鐵成金的法子：三年前頭，忽然去得不看見。』疑心便是這個人。又細細的根究年紀相貌比起來一點兒不錯。纔知道道士的捐官，都爲了琴；知亡了一年多，並不說起音樂，慢慢的拿出琴，慢慢的獻出本事來，又慢慢的拿美人兒來迷惑他，緩緩款款的三年，得着了琴便去了。道士的好癖，比李先生更利害；天底下騙人的法子許多，像道士這樣的，還算騙子當中風雅的人呢！

人妖

馬生萬寶者，東昌人，疎狂不羈；妻田氏，亦放誕風流，伉儷甚敦。有女子來，寄居鄰人寡媼家；言爲翁姑所虐，暫出亡。其縫紉絕巧，便爲媼操作，媼喜而留之。踰數日，自言宵分能於按摩，愈女子瘵蠱。媼常至生家，遊揚其術，田亦未嘗著意。生一日，於牆隙窺見女，年十八九以來，頗風格，心竊好之。私與妻謀，託以疾招之；媼先來，就榻撫問已，言：『蒙娘子招，便將來；但渠畏見男子，請勿以郎君入。』妻曰：『家中無廣舍，渠儂時復出入，可復奈何！』已又沈思曰：『晚間西村阿舅家招渠飲，即囑令勿歸，亦大易。』媼諾而去。妻與生行「拔趙幟易漢幟」計，笑而行之。日曛黑，媼引女子至，曰：『郎君晚回家否？

便不能聽見。』知府說道：『我們和弟兄一般，原不應該形式上拘束；明天，請你帶了琴去，我叫他隔了簾子，彈給你聽。』

李先生歡喜㊄，第二天抱着琴去；姓程的預備酒菜，歡歡喜喜的喝酒。停一回兒，捧琴進去，隨卽回出來坐下；一回兒看見簾子裏面隱隱約約有美人兒，一回流出香氣。又等了一刻，絃子的聲音細細的響起來；聽了不知道什麼曲子，祇覺動心軟骨，弄得人之魂靈兒搖搖不定的飛起來。一曲完了，便到簾子縫兒裏去張望，竟是二十幾歲的一個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標緻人；和姓程的用大盃子勸他喝酒，裏面又改了調頭彈閒情的曲兒。李先生的人和心被他迷惑住了；一盃一盃的喝得狠醉；立起來辭別主人，問他討琴。知府說道：『喝醉了恐怕人跌，你請明天再來，我叫夫人統統拿出本事來。』李先生便回去。

第二天去看他，那公堂房屋靜悄悄的，祇有一個老差人看門；問他，說道：『五更頭帶了家眷去了，不知道去作什麼？說道：「來去大約三天。」』到了日子，再去看他，天已經晚了，並沒有信；差人都疑心起來，去告訴縣官。打開門來看他的屋子，屋子精空，祇有桌子和牀剩在那裏；告到府臺衙門裏，都猜不出他的意思。李先生不見了琴，睡不着，吃不下，不怕遠幾千里路尋到他家裏，姓程的本

異史氏曰：『馬萬寶可云善於用人者矣！兒童喜蟹可把玩，又畏其鉗因斷其鉗而畜之。嗚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可也？』

馬秀才萬寶是東昌地方人，性情豪爽不守細規矩；妻子田氏，也是豪爽風流，夫妻很要好。有一個姑娘來寄住在隣舍人家寡婦老太婆家裏，說被公婆磨折，暫時出來躲避；他做的針線很靈巧，便替老太婆做事體，老太婆喜歡了留住他。過幾天，他自己說：『能夠在夜裏推拿，醫女人癆病。』老太婆常常到馬家去，稱讚他的本領；田氏也不很在意。姓馬的有一天在牆角裏張見姑娘，年紀大約十八九歲，很風流，心中暗暗的看相他，偸偸的和妻子商量，教他妝病請他來。老太婆先來，到牀邊去拍着問他，問完了，說道：『承娘子叫他，便領他來；但是他怕見男人，請你不要叫官人進來。』妻子說道：『家裏沒有多屋子，他常常跑來跑去，這可怎麼好呢？』後來又想着說道：『晚上西村舅舅家裏請他去喝酒，便叫他不用回來，也容易的。』老太婆答應着去了。

妻子和丈夫行暗地裏掉換的法子，笑着做起來。天晚，還老太婆領姑娘來，說道：『官人晚上可回家來嗎？』田氏說道：『不回來了。』姑娘歡喜說道：『這樣纔好。』談了幾句，老太婆回去，田氏便點燈，鋪牀，讓姑娘先上床，已經脫衣服吹蠟燭。忽然想道：『幾乎忘却了，廚房沒有關，防狗去偸着

『田曰：『不回矣。』女子喜曰：『如此方好。』數語，媼別去。田便燃燭，展衾，讓女先上床，已亦脫衣隱燭；忽曰：『幾忘却，廚舍門未關，防狗子偷喫也。』便下床，啓戶易生。生窸窣入，上床與女共枕臥。女顫聲曰：『我爲娘子醫淸恙也！』間以昵辭，生不語。女卽撫生腹，漸至臍下，停手不摩；遽探其私，觸腕崩騰。女驚怖之狀，不啻誤觸蛇蠍。急起欲遁。生沮之，以手入其股際，則擂垂盈掬，亦偉器也。大駭，呼火。生妻謂事決裂，急燃燈至，欲爲調停；則見女投地乞命，羞懼趨出。生詰之，云：『是谷城人王二喜；以兄大喜，爲桑冲門人，因得轉傳其術。』又問：『玷幾人矣？』曰：『身出行道不久，祇得十六人耳。』生以其行可誅，思欲告郡；而憐其美，遂反接而宮之，血溢隕絕，食傾復甦。臥之榻，覆之衾；而囑曰：『我以藥醫汝，創痏平，從我終焉可也。不然，事發不赦。』王諾之。明日，媼來，生紿之曰：『伊是我表姪女王二姐也；以天閹爲夫家所逐，夜爲我家言其由，始知之。忽小不康，將爲市藥餌，兼請諸其家，留與荊人作伴。』媼入室視王；見其面色，敗如塵土。卽榻問之，曰：『隱所暴腫，恐是惡疽。』媼信之去。生餌以湯，糝以散，日就平復。夜輒引與狎處；早起，則爲田提汲補綴，灑掃執炊，如媵婢然。居無何，桑冲伏誅，同惡者七人，並棄市；惟二喜漏網，檄各屬嚴緝。村人竊共疑之，集村媼隔裳而探其隱，群疑乃釋。王自是德生，遂從馬以終焉。後卒，卽葬府西馬氏墓側，今依稀在焉。

留着他和妻子做伴兒。』老太婆走進來看他看見他臉上顏色變得和灰塵一般；走近牀前去問他，他囘答說道：『下身忽然腫起來恐怕是個惡瘡。』老太婆相信了囘去。秀才給他湯喝，替他敷藥；一天一天的好起來，夜裏常常領他一塊兒親熱睡覺。早上起來，便替田氏提水補衣服，掃地抹桌子煑飯，和丫頭小老婆一般。過了沒有幾時，桑冲教裏的人被殺，同伴的七個人統統殺頭，祇有二喜逃脫了；寫了榜文各府各縣的嚴拿，村坊裏的人暗中統統疑心他，叫攏村坊裏的老太婆，隔着衣服摸他的私下地方，大家的疑心纔沒有了。王二喜從此感激秀才，便跟着姓馬的終身；後來死了，便葬在府城裏西面姓馬的墳傍邊，現在髣髴還在。

異史氏說道：『馬萬寶可以說他會得用人的了。小孩子喜歡蟹可以玩兒，又怕他兩只鉗，便折斷了他的鉗養着咳。明白了這個意思，教他去做官便狠好的了！』

吃。』便下牀開門換進丈夫，丈夫窸窸窣窣的摸進去，上牀和姑娘同一個枕頭睡。姑娘顫聲的說道：『我替娘子醫毛病呢！』說時夾着狠親熱的說話。馬秀才一聲不響，姑娘便去摸馬秀才的肚皮，慢慢摸到肚臍眼下面，停着手不摸；忽然伸手摸他下身，碰着手臂硬挺挺的。姑娘驚慌的樣子，好像錯惹了蛇和蠍子一般，急急的爬起來要逃走；秀才攔住他，用手摸他腿邊，又累累垂垂的捻滿了一手，也是一件大東西。狠詫異，叫：『點火！』秀才的老婆以為事體鬧翻了，急急的點了燈進來，要來解勸，看見姑娘跪在地下叫救命，又害羞又害怕，跑出去。秀才問他說：『是谷城地方的王二喜；因為哥哥天喜，是桑冲的徒弟，便是轉傳他的法子。』又問他：『壞了多少女人？』他說道：『我出來行法子，行不狠長久，祇有十六個女人。』秀才想他的行為雖然可殺，因為可憐他的美貌，將他反綁，替他將陽物割去，血流得暈過去。一頓飯工夫醒過來，給他睡在床上，蓋好被頭，再叮囑他說道：『我用藥醫你創口，平了，跟我一世，好不好？要是不肯，事體敗露出來，你的罪不能赦的。』王二喜答應他。

明天，老太婆來，秀才騙他說道：『他是我的表姪女兒王二姐，因為生不能和男人交合的病，被夫家趕出來，夜裏和我們說出原由，纔知道忽然有一點點小毛病，要買藥給他醫；還要和他家裏說，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再版

聊齋誌異　定價（精裝的—二册—大洋三元二角）（平裝的—六册—大洋二元六角）

不許翻印照樣

句讀者　許嘯天
校閱者　胡翼雲
發行者　沈繼先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北京佩文齋書莊　自強書局及本外埠各大書莊

分類整理 新式標點 史記

精裝三冊洋四元四角
平裝七冊洋三元四角

經許嘯天先生用科學的方法整理過的有十五萬字以上的新考證并新序附三代戰國秦漢詳細地圖八幅及表格多種

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化的來源和一切制度學術的沿革都要在這一部史記上去探討在文學史學上史記是第一部應該研究而很有價值的書可惜從來讀史記的祇知道在文學上欣賞而絕少在史學上研究的殊不知史記是中國歷史學上一部最古的書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化的來源和一切制度學術的沿革都要在這部史記史去探討如今經許嘯天先生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出來用新式的標點校讀以後不但使史記的文學更明顯又能叫史記歷史的科學從此發生效能加上卷頭十五萬字的新考證把中國一切制度的來源整理得清清楚楚凡是研究文史的學者似乎都應該看一看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名言大辭典

許嘯天譯輯并句讀

從來說的一語值千金名人的名言眞是一語千金我們一世的經驗一生的學問往往不敵名人的一言許嘯天先生盡數年的心力搜集中外古今名人的言論短簡有味外國名言并附原文共得數萬句實學生修養的好書行文引證的寶庫全用新式標點分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四大類每類又分十餘目檢查極便現已付印出版在即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三國志；簡直是家奴分贓不勻打架殺人的罪案；也是自有歷史以來的强盜擄掠史百姓痛苦史罷了！……祇因主人懦弱，弄得小醜跳梁……」

還幾句，是許嘯天先生三國志長序裏的話。你們要知道三國時候强盜刧奪財產搶坐交椅欺殺主人的實況，不可不讀三國志；你們要知道過去和現在一般强盜的……實況，越法不可不讀三國志。

新式標點 三國志

許嘯天句讀并序

用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洋裝的——兩冊——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的——四冊——大洋二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儒林外史

許嘯天句讀并序

用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小說的效用第一在寫實儒林外史爲中國社會小說中寫實派的第一枝筆讀了可得文學的利益情感的效力是國語教科書的第一善本

全書六百餘頁

精裝的——一冊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冊 大洋一元三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分類精選 **曾國藩書札類鈔**

分學問事理家政軍事四類

人無論新舊以修養人格爲第一要義

曾國藩的言論是最注重修養人格的

許嘯天先生序文裏說『我們現在中了思想的毒獸得利害我們還不如揀那平易的方法做些修養人格的實驗工夫罷』這部書札類鈔是從曾國藩全集裏精心揀選出來上面的言論句句可以實驗的

精裝的——一册 大洋一元一角

平裝的——二册 大洋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隋唐**

這部書一方面能寫出隋煬唐明兩個皇帝的荒淫能給人民以反對帝制的暗示一方面也能寫出帝王的不自由連戀愛也不自由能覺悟多少帝王的迷夢

精裝的——二册 大洋二元四角

平裝的——四册 大洋一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列國志

許嘯天句讀并序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他是依據正史作材料的讀了可以明白軍閥禍國帝皇誤國的實狀爲後世的好教訓又可以明瞭周秦學術的派別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文：

洋裝的——二冊　大洋三　元

平裝的——四冊　大洋二元四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兒女英雄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提倡女子尚武精神又是在舊式婚姻中得戀神精的社會小說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文：

洋裝的——二冊　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的——四冊　大洋二　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一百回的 **紅樓夢**

許嘯天刪改句讀并序

新式標點分段的；
刪節改正一百回的。

有許嘯天先生的長序：

「……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在文學點論理點上，都有刪改結構補正事實的必要；使他在文學上佔定完善的席位，教育上顯出感化的效能……」

洋裝的 三册——大洋三元八角

平裝的 六册——大洋二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我們要研究適合於現代的文字，
便不能夠不研究過去的文字；
過去的文字，都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
在小說中越法顯明——：

新式標點 **今古奇觀**

許嘯天句讀并序

這一部書，代表時代精神的地方很多，
是四五百年前創造的白話短篇小說。

洋裝的一册——大洋一元二角

平裝的兩册——大洋九角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統篇用新式標點，分段的。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全唐演義

加新式標點符號的

分段的

「改正完善可做歷史的國語教本又是提倡平等精神的書」

全書五百餘頁

洋裝的——一册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册　大洋一元三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新式標點 水滸

許嘯天句讀并序

洋裝的——兩册大洋二元二角

平裝的——四册大洋一元六角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文：

「……小孩子落下娘胎來，天便給他一份新產業；是什麼？是「人權」。」如今這產業被帝皇貴族軍閥官僚土豪資本家……劫奪去了；這個債，我們要去討回來。水滸便是一篇人民索債團的宣言書。……」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售。

新式標點 白話註解

小倉山房尺牘

在文學上思想上都有一部分的價値

我們從前請許嘯天先生用白話註解了一部秋水軒雪鴻軒尺牘合璧出版不多幾天便已由再版而三版一般讀者的歡迎可想而知了如今又請許先生註解這部小倉山房尺牘比較的有價值因為他用古典又多又深奥又有思想在文學上思想上都有一部分給讀者的利益不能拿他專當尺牘書看也可以當文學書思想看至於許君白話註解深入淺出的技能你們倘然看過本社出版的聊齋誌異和秋水軒雪鴻軒尺牘的人總可以知道倘然沒有看過這兩種書的越法應該買一部看看現已付印卽日出版

精裝的——一册大洋一元二角

平裝的——二册大洋九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封神

神怪小說寄託極深外國說部中如天方夜談等中國神怪小說長篇的算是封神傳西游記兩書封神傳是鼓吹革命的文章以皇權無限便假託許多神怪看了很有趣味也很有深意

精裝的——二册 大洋二元四角

平裝的——四册 大洋一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THE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Oriental
Collection
5759
L63
1925
v.2
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Y
Los Angeles
This book is DUE on the last date stamped below.

RETURN TO ORIENTAL LIBRARY
OVERDUE RATE: 25¢ PER DAY

JUL 2 1965
SEP 20 1966
OCT 13 1966
SEP 5 1967
AUG 11 '67
NOV 21 1967
DEC 5 1967
JAN 10 '68
OCT 1 - 1974
RET'D OCT 7 1974
APR 1 1975
1975
SEP 5 1978
OR. LIB.
NOV 5 1979
NOV 17 1979
REC'D OR-LIB
MAR 21 1980
MAR 11 1980

L9–50m-11,'50(2554)444

LIBRARY
OF CALIFORNIA
ANGELES